

the Dohrman Prophecy



James Tylhu

From the author, artist, poet, composer who created the contemporary mythology known as the WingMakers, comes a new journey into consciousness that is equally provocative and stirring to the soul.



目录：

作者序

译者序

引子

第一卷

- 1 认知的诞生
- 2 森林的秘密
- 3 在上帝的手中
- 4 绘就了的命运
- 5 纠结如麻的线

第二卷

- 6 团聚
- 7 光之纪元.黑暗的坟冢
- 8 国王之星
- 9 神谕的编年史

第三卷

- 10 起始之路
- 11 通过的仪式
- 12 权力的喧嚣
- 13 奥尔普斯的黎明

第四卷

- 14 时空棱镜
- 15 信服的举动
- 16 假冒的涌流
- 17 勉为其难的帮凶
- 18 更短的导火索

第五卷

- 19 蓄意的排除

- 20 造翼者
- 21 无边无际的墙
- 22 忘我的融合
- 23 妥协之前

第六卷

- 24 棱镜的边缘
- 25 暴风雨的礼物
- 26 赎罪的妄想
- 27 脱轨的纯真
- 28 心脏美德

第七卷

- 29 真相读取者
- 30 隔代的遗赠
- 31 靠着一块岩石
- 32 苍天的统治规则
- 33 负罪感这个工具
- 34 初期的圣殿
- 35 心脏的梦想

第八卷

- 36 复合宇宙的孤儿们
- 37 花朵
- 38 勇气之巅
- 39 王室密谋
- 40 无数的问题

第九卷

- 41 指向天际的抗议
- 42 完成态的神子
- 43 蹙额的诸神
- 44 一个新宇宙
- 45 活动的门

第十卷

- 46 祈祷的风
- 47 心形的轻蔑
- 48 发光的眼睛
- 49 转变中的迷宫
- 50 阿斯莫迪斯

第十一卷

- 51 蓝人
- 52 醒着的沉睡者
- 53 沃洛波洛斯
- 54 无体之影
- 55 夜里的诸心

第十二卷

- 56 网关门
- 57 灵的炼金士
- 58 自我加冕的权力
- 59 最后的屏障

第十三卷

- 60 冷酷诸神
- 61 诱人的光
- 62 黑暗的后裔
- 63 永恒的触碰
- 64 副作用

第十四卷

- 65 gold to stone to light
- 66 门后的爪子
- 67 内在的宽恕

《多尔曼预言》

作者：詹姆斯·玛呼·纳嗨 中文转译者：Z.SI.GP 微信公众号：造翼者们（译于 2009 年，后期会更新译文）

作者序

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哈德伍德，曾就印第安苏族的部落神话以及他们故事讲述的嗜好，采访过该族的一位老者，询问为什么他们民族一辈又一辈的讲述着故事。老者回答道，“为了变成人类。”哈德伍德接着问，“难道我们不已经是人类存在了吗？”老者会心笑道。“并非每个人都成为了。”

成为一个人类存在并不像大部分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自动。是的，我们的身体是人类，但我们生活于一个被灌输去将注意力转移开去的空壳里。我们的注意力就像任性的风，被涣散了，不确定该锚定于什么、相信什么、表达什么。我们真正的人类性依旧存于受保护的蝶蛹状态，等待着破开那包裹着自己的薄薄外墙。

那些墙是什么？它们为何会存在？我们如果从中破茧而出，展开我们的翅膀去探索超越了我们人类感官之上的那些更精微维度，并在这么做时变得更加是人类？在《多尔曼预言》中，这些问题会得到探索。

身为孩子时你应该抬头看过苹果树吧，看着苹果挂在枝头，相信它们是从树枝上长出来的。后来，你意识到树枝只是树的一部分，而树只是地球的一部分，地球只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通过这个互联性的连锁，你差不多能理解苹果是如何生长自宇宙的吧。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出自什么分支（文化或种族），我们都是从那更为宽广的宇宙中生长出来的，而相应的，宇宙则生长自我们的集体性本质。

纳格·哈马德的文章《约翰传》写道，“我们的工作是如此亲近于地球女神，以至于我们的更高智慧会通过表达我们所持有和分享的光来弥补她所缺失的。”诺斯教信仰一种地球与人类间的更高关系。他们的理解是，地球生命与我们宇宙中心的重新校正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螺旋，会使得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因为我们能够感知到作为我们一部分的地球。

我意识到，当人们思索他们的灵性时，趋向于去探向天空，但通常，我们在分

支上所寻找的东西只能在根部被发现。在《多尔曼预言》中，地球通过属于它的岩石、树木、动物及其他要素而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地球是这个故事里是个基础性的力量，而因为它的临在性是如此强有力，高阶维度那些更精微能量只能如乐曲中的旋律配对那样才能被利用。

尽管这个故事基于一个神话时代和地点，但重要的是明白这个故事是正在将你拉出你的自我限定，这样你才能运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读者或听者，而完全地与故事及其原型合为一体，而不是去比较故事角色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与你所处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你通过运用评论栏、随笔栏、或者参加团体的方式来贡献于故事的话，你就能从这个故事里得到更多的益处。这些并不是必须的，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会帮助你锚定在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洞见、主意或灵感。

Hierophany（显圣物）是一个希腊词汇，用来描绘神圣力量的现象。显圣物是神性能量进入物质层面的突入口。它们就像2个维度间的门户。故事讲述的工作就是试图将这些能量带入我们这分裂与自我的世界，而读者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们、探索它们、分享它们、而且一旦受到它们鼓舞的话就去运用它们。

一个运用了当今技术的显圣物是完全不同于古代的那些的。在这个项目中，存在着故事、艺术、技术、及一个环球社区，其中的读者和作者则运作为了该显圣物的一个面向；《多尔曼预言》网络电子书项目，相应的，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只要你们这样选择的话，那些做出如是选择的人，能够在未来这个项目成长和进化时增加它的维度和细节。

神话不是偏心智的或者单一面向的。对于所有在走进自己那成长性的联合性意识的人们，神话都是光的给予者。它们对于我、你、每个人都用着意义，但这意义或许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所以重要的是尊重解释的多样性，至少是容许相互影响者之间和新旧洞见之间的真实差异。

和谐是显圣物的一个关键面向。在生活中与外界紧密接触的人们，不会寻求去

控制外界，而是去理解它，去确立一种与之和谐的形式。当你们向这个项目添加随笔和注释时，我想请你们每个人记住上面这句话，从而去荣耀它，容许其意义扩张并容纳其他人的观点。

每个人都有着丰富且复杂的内在结构，来反应于信息——特别是那些熔接起地球原型及更高维度能量之显圣物的信息。正是这个内在结构引导着人们，就如同声纳引导着船。我们的“声纳”就是我们用来导航生命的东西，而你可以将其想作就是直觉能力。这就是我建议你们在阅读时去听从的东西。

在这趟阅读道路上存在着一种相互的依赖，因此，社区——一个充满关怀和鼓励的真正社区——的形成看起来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且恰当的要素。或许你在看这份网络书的时候只看到了文字和图片，但如果你感觉到了一条公共的线，它就会将你引导向一个交叠的秩序；它在这个项目中细微地、含蓄地、耐心地等待着，被某个像你一样的人所展开来。

威廉姆斯·沙利文 写过“一个人首先是去感受神话，然后才是去理解它。”如果你试图分析自己所读的，将其拉入即刻的理解，那么你或许就错过了这个故事需要感觉的那部分，而正是在故事的这部分中，你才成为了一切。我想请你以这种洞见状态来阅读和聆听，因为出自这种状态才会收获最大的益处。

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某个部分。如果深入阅读下去，你会发现自己的各个面向，有些是显著的，有些则是隐匿的或无法言说的。你可能会倾向于拒绝一些角色，但我鼓励你去邀请全部的他们进入你的心，深深地倾听每一个。

《多尔曼预言》非常不同于Wingmakers资料，但它们所共有的是一种意图，意欲去召唤21世纪的显圣物信息，并尽可能地将其分享给更多人。我希望，这个故事会变成一个进入你个体灵性天性的道路，希望它会帮助你沉思那等待于你内里的最内在最深邃的特质。这个故事，通过你的帮助，会持续成长。它的价值也会进化。我希望你享受它，倾听它复合性的声音，请记住，它真地是属于你的。

从我的心脏到你的

詹姆斯

一、破题

《多尔曼预言》是造翼者的第二部小说，也是繁复性仅次于《古箭计划》的一部。玛呼花费了远超预算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专门制作了在线“网书”“灵状态”网站。并为小说制作了一组画廊，一个介绍视频。

小说英文名为《DohrmanProphecy》。第一个单词是一个合成词，Dohr+man。其中“Dohr”是一个缩写词，指代“Defenders of Holy Relic”，意为圣物的守护者们，“man”意为是人类（单数）。故Dohrman意为圣物的人类守护者们，简称圣物守护人。

玛呼为小说配了大量拥有古卷质感的配图，其中一幅见下，画里的文字这样写到，“Hierophany（显圣物）是一个希腊词汇，用来描绘神圣力量的现象。显圣物是神性能量进入物质层面的突入口。它们就像2个维度间的门户。故事讲述的工作就是试图将这些能量带入我们这分裂与自我的世界，而读者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们、探索它们、分享它们、而且一旦受到它们鼓舞的话就去运用它们。”

这段文字摘自玛呼写的小说介绍文。在文中，玛呼继续写到，“一个运用了当今技术的显圣物是完全不同于古代的那些的。在这个项目中，存在着故事、艺术、技术、及一个环球社区，其中的读者和作者则运作为了该显圣物的一个面向；《多尔曼预言》网络电子书项目，相应的，只要你们这样选择，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做出如是选择的人，能够在未来这个项目成长和进化时增加它的维度和细节。”

“神话不是偏心智的或者单一面向的。对于所有在走进自己那成长性的联合性意识的人们，神话都是光的给予者。它们对于我、你、每个人都用着意义，但这意义或许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所以重要的是尊重解释的多样性，至少是容许相互影响者之间和新旧洞见之间的真实差异。”

与Dohrman非常相似的词Dohrmann,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女性名字。寓意温柔善良、活力四射。发音为“多尔曼”。

故，小说意译为《圣物守护人预言》，音译为《多尔曼预言》。

小说里的神谕可理解为造翼者遗传心智的人类接口，或者说，是造翼者将人类完整历史的全息信息包投射到了人类时空。

小说里用于召唤神谕的密码，“16 20 12 9 3 11 8”，可以视为从造翼者网站上线时间起，到伟大入口发现止的各个关键时间节点。造翼者网站 1998 年 11 月上线。依次加上这组数字后，相应的时间依次为 2013 2033 2045 2054 2057 2068 2076。不过，去年有伙伴收到马克回信，说伟大入口的时间好像推迟了 10 年左右了。无论如何，当我们念这组数字时，本质上是在连接伟大入口和造翼者的遗传心智接口。

小说里的卡米尔则代表了《聂鲁达访谈 5》中提到的人类入口。而女主肚子里的孩子则是伟大入口。

二、梗概

故事发生于一个架空时代。带有国王之星胎记的一男一女，分别踏上了互动于神谕的自我觉醒的旅程。除了都在同一时期内互动于神谕外，两个主人翁毫无交集。

男主 胡格里托德神父获准进入核心圈，得以接触到了被教会层层守卫的神谕及多尔曼预言文本。可是大神父却发现，他正是神谕预言将摧毁整个神父圈的人。于是一系列的试探考验把他一步步推向了自我觉醒，也一步步发现了整个宗教灵修的最深秘密：对真相的压制，对心脏的否定，以及出卖地球和人类利益来换取阿奴对其统治的支持。而他最终做出了让所有人吃惊的选择。

女主玛雅 则是“偶然”踏上真理探索之旅的。不同于男主，她结伴于“真理找寻者”约瑟夫走入了大自然。在寻找神谕的过程中，他们邂逅“人类入口”卡米尔，“心脏美德者”西蒙，西蒙也是多尔曼预言的第二位持有者。最终他们绕过了

教会的层层防卫，找到了神谕。触发了神谕的再次进化。而玛雅则与卡米尔相爱，怀上了一个小孩，正是这个孩子将最终完成伟大入口的发现。

引子

1

坎瑞尔·米绰行走于高擎于黎明前黑暗的古老松树林里，落在地上的厚厚针叶使得道路更加难行。今天清晨的森林是如此的寂静，坎瑞尔想着，将背包挎到另一边肩上，以分摊重压造成的疼痛。即使对于以热衷探险而闻名的坎瑞尔来讲，这个地方也是不熟悉的区域。

依照他们种族的文化，他在太阳升起前破坏掉营地，然后如祖母教导的那样，密切地注意着自己的直觉。三十年前，当坎瑞尔还是个小男孩时，祖母就告诉过他，“猫头鹰总是闭上眼睛来观看森林，你也必须这样。”他练习了很多年，闭上眼睛，想像森林，召唤它鲜活地来到自己内里，可是却从未曾见过什么他能称之为真实的东西。

每当他抱怨缺乏效果时，祖母就会说：“一旦你的意愿和心脏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你将会看到什么是真实而什么又是阴影。”坎瑞尔只好点着头，继续尝试。无视祖母可不是一种选项。她是他们民族中所有部族的领袖，她的要求从来不会，尤其是不会被她的亲人所忽视。

突然，坎瑞尔从眼角处瞄见一种脉动着的奇异红光，充满了黑暗森林的西边。他的方向感遇到了问题，因为太阳该从东方升起。坎瑞尔的好奇心很快就变成了恐惧，因为他更多是以身体感觉到，而非以耳朵听到，一种低沉的轰轰声从森林地面倾泻出来。

森林里顷刻间涌出了大量骚动的鸟雀、蟋蟀、青蛙、松鼠，发出着惊恐的叫声。一种疯狂的传染性恐怖传遍了森林，仿佛一种电击，触及到了栖息于此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居民。森林里的每个生物都被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同一个单一的有机体，感官颤抖地观看着、感受着。

2

坎瑞尔艰难地咽着口水，完全明白自己应该逃走，可是他的一个部份——尽管被遮盖着——却感觉到，这或许就是他的征兆，祖母称之为的觉醒时刻。逃跑掉，去警告族人说，自己在森林里看见了红色的光亮，这只会强化他作为边缘化居民的

印象。没有证据，也没有更多的事件细节，族人们是不会相信他。

他的双脚向着那光亮和次声波的轰轰声走去，每将他拉近一步，都感觉到一种渐增的热度，可是现在，好奇心已经被完全吸引住了，因为他逐渐看到了，在自己与那奇怪声源间的高耸树干的后方，一些影子正在移动。那一定是上帝，坎瑞尔想道，除了上帝谁还能制造出这样的声与光？无疑地，上帝来访了！

在离得更近的时候，这种光和声的骚动突然停止了，一种黑暗的静默渗透过了森林，带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怪异寂静。坎瑞尔感觉心脏甚至跳得更快了。在突如其来的黑暗里，眼睛暂时性的失了明，但他依然能感知到运动，鼓起勇气向前走去，手臂在身前摸索着，如同一个盲人。

他感觉到一股能量自头顶上空而来。一道不可见的能量流降临到了身上。皮肤因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狂喜而颤抖着，在这样强烈的感情状态下，他几乎失去了意识。他猛然拜倒在地上，卷成了一个肉团；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正处于上帝的临在性中。他的感情，第一次被完全地揭露了出来，可却被回应以了一种不确定感，无疑地，我并非上帝的宠儿，他想道，为什么上帝会对我现身？

这时，他听到了，一种显然是语言的声音。尽管无法理解，但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一些不同于自己的存在们，就在附近。它们的临在性近在眼前，这让他感到恐惧，只想团缩在森林地面，紧闭着眼睛，祈祷着森林恢复到熟悉的样子。

3

然后，一种新的声和光迫使他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三个形体，三个巨大的石头从天而降，在3道蓝色的光柱中飘浮下来，落向树林间的一片小块空地，。坎瑞尔惊异地观看着，赶紧避开来。这时，他看到了这些石头下方的情形，在那儿，一些高大的存在似乎正在以光的指挥棒将巨石引导至森林地面上。

坎瑞尔慢慢站起身来，难以置信的眨着眼睛，心智则凝结在了敬畏里。这三块石头，每块都有三十人那么大，随着砰的一声闷响，它们缓缓地降落到了森林地面上。坎瑞尔感觉到一种触电般地颤抖。他突然什么都知道了，就好像自己的世界消失了，而他现在变成了某种超自然世界的流浪者。只能观看着那笼罩着巨石的光

之奇观，疑惑着它们的目的。

似乎是为了保持身份感，坎瑞尔开始数起数来，三块石头、三个存在、三个非常高大的存在、三个非常巨大的石头。

这个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存在中的一个，向他走来，缓慢地，毫无恐惧和惊讶。一种淡黄色的光渗透出它的眼睛，当它来到距离八英尺的地方时，这种光变得越发引人瞩目，坎瑞尔则渐渐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这个生物带有点蓝色，站立时至少七英尺高，而最令坎瑞尔惊奇的是，它具有一种流动性的半透明状态。

坎瑞尔想要说话，可整个身体，包括舌头，似乎都无法动弹了。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那个存在的眼睛则唯一的线索，能让他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凝视进这双眼睛，他慢慢听到了一个声音回荡进自己的内里，仿佛一脉金矿vein of gold 从地底涌入进了他心脏中。

"你是作为我们的一员而出现在这里的，你将生活在这个地方，成为你们世界的一个不朽传奇。你是我们神圣火焰的人类代理人。你在这个特定的地点与时间，来到了这里，是作为人类转译者，将我们最高远的礼物转译给我们的族人。

坎瑞尔眨了眨眼，这是几分钟来身体的第一个动作。你们想要我生活在这块石头里？怎么做？为什么？他的思维感觉就像一波波的狂躁浪潮，翻看了一大堆捂着的盖子，搜索着他内里的某些更深的东西。

4

他大脑里的每个念头都在告诉他，转身，逃走，就像野狗返回到狗群一样，可是，这个存在的临在性里，有某种东西却在使得他聆听。如果这就是他的觉醒时刻呢，他需要确认，自己正在觉醒于什么，他需要留下来。

这个高大的蓝色生命形态转过身去，手臂指着三个石头中最高大的那个。一种金色的光从这块巨石上浮现出来，在黑暗中浮浮沉沉着。坎瑞尔见过空气中盘旋的蚊群，对他来讲，这种光就像无数细蚊组成的沸腾云团，只是在这里，蚊子变成了宝石般的光粒子。无数的光斑悬浮着，共同构成了一个集体性的智能，徐徐缓缓地

移向坎瑞尔而来，仿佛在表演一种仪式性的舞蹈。

这种光如此得透明，几乎不具有了亮度。更多是一种微微的光亮；一种旋自于某个迥异世界的古老的光，一旦被带到这个世界，就因那些较为粗糙的频率而暗淡下来。

这种光渐渐笼罩住坎瑞尔，为他披上了一袭金色的、光亮柔和的衣裳。他逐渐感觉到对于自身的一种新的感知，不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坦然自若的边缘化居民，而是一个有着依稀熟悉感之智能的仪器，而这种智能此刻正在从他的内里涌现出来。它正在被从他内里给拉出来，就如同鸟儿拉住一只虫子，将它解放出世俗的家，拉入一个新的目的里一样。

5

刹那间，坎瑞尔离开了他的身体，成为了围绕自己的光云的一部份，不再被束缚在一个人类身体的边界内，现在他成了某种大到无限且更为复杂的东西一部分。仿佛他是一颗微尘，悬浮在一种无限的光里，而他，则变成为了这种光。他理解了自身使命的所有部份，来到这个地方，成为人类，转变成某种他已经准备了几百万年的东西。

1

第一卷

第一章：认知的诞生

有段时间，玛雅总是陶醉于那些大雪峰上吹下的山风里。可是这天，她行走在这外部世界的美丽诱惑间，却十分地淡然。（译注：maia，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被习惯翻译成迈亚。代表了土地之神或自然之神。其与宙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则被认为是宙斯的使者。又指金牛座普勒阿德星团中的昴宿4或叫金牛座20。而昴宿星人被认为是参与到地球事务中的主要正面外星人之一。）

她的心智专注在内里的某些东西上。不过，她也明白，自己所走的道路是狭窄的，树木的根总是出其不意地突伸进道路中，使得她的道路需要视力上的辨识，因而也就需要思考。

她决定还是坐到林地间的一块大石头上，距离路边就几步远。在那儿她就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

舒服地坐上冷而硬的石头后，玛雅逐渐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森林里的氛围，注意到它是多么的寂静。只有偶尔的鸦啼，传出于森林深处，打破了这清晨的宁静。阳光斑驳地照在地面上，微风中摇曳的树叶，指挥着光与影的混合。

没过不久，她听见了脚步的声音，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模糊样子出现在了道路上。那是个年老的男人，或许是个乞丐吧，她想道，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有时会进入森林里来寻找蘑菇和浆果。作为一个对人充满信任的灵魂，玛雅微微地点了点头，友好地问候这位老者道，"早上好。"

那个男人停下了脚步，仿佛被她的话语声吓到，他缓缓地叹了口气。"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发现今天有什么好的。"

玛雅惊讶于这个生硬的回应，因为就任何人的定义来讲，今天都确实有个美丽的清晨。但这时，她留意到，这个人看上去疲惫而虚弱，他的衣衫，是典型的乞丐装束，已经穿到了褴褛，仅仅提供着象征性的温暖。

"你要到哪儿去？"玛雅问道。

他细细地上下打量着她，眼前这个美丽的年轻姑娘，约摸20来岁，只带着非常少量的饰品或装饰物。乌黑的头发部分被缠在了低悬的枝桠上，走这条道路进入森林的任何人，只要有头发，就会绊到initiate它们上。她的眼睛投射着一种机敏的智能，完全就像明亮光线所投下的阴影。

"我的目的地是未定的，"他答道。"不过，我听说过一个神谕隐藏在这片森林里，我曾想过1,2次.....好吧，事实上次数多得我数不过来，想去找这个神谕，告诉它一些我的看法....."（译注：Oracle可指神谕所，也可以指神谕本身，也可以指预言，也可以指圣人。）

"如果存在着一个神谕，"玛雅回应道"你应该问它些高尚的问题，而不是告诉它什么东西。你知道，神谕是非常稀有的，它们可以带给你巨大的伤害，或者巨大的帮助，那取决于你以什么方式去接近它们。"

老者注视着她，笑了起来，假装是自然发生的，可玛雅却能看出那是他刻意为之的。

"你拥有一种让我放松下来的能力，"他说道"或许你会愿意加入我，一起去寻找？"老者挤着眼睛说道，试图让这邀请保持一种玩笑性。

玛雅立即谢绝了。"我真地不知道有什么需要问神谕的，再者，我不确定我是否会相信它所告诉我的东西。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是智慧且有益的，还是仅仅是个骗子？"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神谕被隐藏起来是有原因的。"他回应道。"如果它是个骗子，谁还这么麻烦地将它藏起来呢？你从没听说过这片森林的传说吗？"

玛雅微微摇了摇头，眯起了眼睛道，"传说？"

"很久以前，这片森林里的神谕，被多尔曼的儿子用来推翻了国王及其高级神父。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结盟于了神谕。"老者低头看着自己破烂的鞋子，又加了句，"我很奇怪，现在他们在学校里没有教授这些传说。"

"他们教导的正是别去信什么神谕，"玛雅长声说道"要他们纵容那些非逻辑 conniving而来的智慧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这样，多尔曼之子又是如何压倒了梅尔昌德王及其神父阶层，而取得胜利的呢，他们的狡诈毫无疑问是胜于任何骗子神谕的？"

"如果传说是真的，"玛雅应道。"你认为神谕又在哪里？"

玛雅竭力大幅度地挥动起手臂。"这片森林又深又广，还有许多地方从未被探索过。甚至地图制作者们都不敢冒险进入它的最深处，害怕再也回不来。"

老者自顾自地窃笑起来，但在宁静的森林里却响亮到玛雅也能听到了。

"那不是真相，"他说道。"我并非一直都是乞丐，我会让你明白这点的。我曾身为一名艺术家而生活和工作，过着一种体面的生活，我有一些朋友，可算是我们城市的精英。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个，就是一位地图制作者，尽管他的才能让人半信半疑，但那只是因为他是哑巴，而且对于要结识什么人非常地挑剔。"

"他名叫乔希亚，在父亲告诉了他这些传说之后，就一直梦想着找到多尔曼神谕。在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听过很多故事讲到，一个古老的神谕被秘密地隐藏在这片森林里，而将其带到我们行星的那个存在种族距离我们所在的时间是如此遥远，使得他们在人类看来显得就像是诸神，尽管他们实实在在地就是人类。"

"你是说这个神谕.....多尔曼神谕出自一些宇宙性的存在？"

"那只是个传说。"

玛雅的好奇心被引发了。她相信有地外生命，既然宇宙里有着无数的类地星球，地外生命当然是讲得通的。可她从未想过宇宙性的存在会是来自未来的人类。这个传说，看起来比她当初以为的更令人激动。但是她提醒着自己，这只是个陌生人转述的传说，而这个人还恰好是个乞丐。

"还有件事，"老者带着随意的神色继续道，"乔希亚找到了神谕。"

"他必定有一张地图，"玛雅轻声道。

"在他死之前，乔希亚传话让我过去。我很惊讶他突然变得快死了。他是个有着公牛般体力的强壮男人，除了无法说话，他是在每一方面都享有着十足的健康。"

"你是如何遇见他的呢？"玛雅插话道。

"自从那次，我为他和他妻子画肖像起，我们的友谊就开始了。尽管他无法说话，而我也无法理解手语，但我们总是来回互传便笺，去谈论艺术、哲学，当然，还有宇宙论，那是他的最青睐的主题。"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一张神谕地图的呢？"玛雅问道。

"耐心点，这个故事还有更多内容，"他回报来一丝微笑。"多年来乔希亚一直将他的便笺送给我看，有一天，他要求我好好保存他便笺，因为他老了后想写本回忆录。好吧，事实上，我早就在收集他的便笺了——全部的——因为对我而言，它们有着其他文献无法比拟的意义。

"无论如何，在他死后不久的一天，他的妻子拜访了我。她说她的丈夫在死去的前夜写了封长信给我，尽管或许不恰当，但她还是读了这封信。她道着歉，将自己的轻率行为解释为，一个伤心寡妇渴望听到，在这里，是读到爱人的思想，即使那是留给其他人的。

"我消除了她的担忧，可是当她将信递给我时，却开始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颤抖起来——"

"信上说什么？"玛雅打断道。

"信证实了，他曾找到过多尔曼神谕，但远远不止这些。他在信里宣称，我拥有的那些便笺可以汇合起来，形成一种数学密码，这个密码会提供接入神谕的入口。"

玛雅站了起来。"这么说，那不是一张地图？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找到神谕，密码又如何帮助去接入它呢？"

"乔希亚从来就没有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尽管他知道神谕坐落在哪儿。他在

信里说道，多尔曼神谕被高级警卫守卫着，除了教会的高级会员们，任何人都无法接近。它被守卫得仿佛那就是全世界最为重要的东西。制作出地图也是徒劳的，因为使用它的人极可能会丢掉性命。因此，他拒绝发布一张地图，他的良心不愿任何人死去。”（译注：Initiate直译该是启蒙者，但在教会内部，启蒙者变成了排他性的专属名词。这就类似于“佛”从本意“觉者”变成了佛教后期专指那些需要被崇拜的早期觉悟者一样。所以在教会内部，把启蒙者全都译为会员，以突显其排他性，资格性。）

“可你现在不是想找到它吗？”玛雅话语中带着嘲讽的腔调。

“乔希亚找到了神谕，或者更准确地讲，是神谕找到了他。”

“神谕找到了他，是什么意思？”

“乔希亚写道，在森林里，一个精灵接近过他——这大概是在2年前的事——它告诉他，自己就是神谕。不知为什么，它能将自己投射出囚禁着它的那个石头堡垒。神谕还告诉他，它正在变成人类，不久之后它就能够将自己解放出生活其中的那个巨石了。”

这个男人顿了顿接着说道，“神谕给了乔希亚一个密码。”

“那这个密码，具体又如何帮助你定位出神谕？”玛雅问。

“我不太清楚，”老者的声音因为不确定而减弱了，“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听的话，我倒有一个理论。”

玛雅用手抚过头发，重新坐到了大石头上，发出了一个准备好倾听更多故事的信号。之前那些一直想解决掉的问题，完全从她的心智里消失了。

“那封信给出了用法说明，介绍了如何去召唤神谕，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何召唤它变成一个存在call it into being。乔希亚宣称，只要你处于距离神谕一定距

离的范围内，你就能召唤它现身，它会从空气里无中生有的显化出来。"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能，我也完全同意，但是，这就是它让人感兴趣的，同时也稍微有些危险的地方。"他探身向前，以一种全新的强度直视着玛雅。"乔希亚写道，密码是神谕亲自给他的，还宣称那是一个通讯入口，就像一台电话，运作于我们时间和空间之外而接通着另一个种族。"

"它被放置在这个行星上，来作为给予人类领袖们的一个智慧源头，它最初正是按照这个计划来被运用的，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它就落入了教会的掌控，教会利用着它的知识，以便能控制王室的权力。"

"不幸的是，乔希亚发现多尔曼神谕这件事，被神谕自己预言了出来，于是大神父知道了，一个圈外人将会发现自己最大的秘密，但大神父不是宿命论者，他相信乔希亚能够被阻止。"

"神谕指名道姓地指出了乔希亚？"玛雅问道。

"不，那归因于大神父卡诺门的狡猾。卡诺门知道，神谕一直忠诚无二地服务于自己前任的世系，甚至都没受到过王室的怀疑。神谕是各个时代里最被严守的秘密。"

"但神谕预言了一个人，会将它从教会的控制嗜好中解放出来，并运用它的智慧去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卡诺门一直等候着。他注视着进入森林里的每一个举动，以巨大的谨慎和勤勉守卫着神谕。"

"可你要如何在森林里守卫某种可能显现于任何地方的东西？这片森林如此广大，就算是国王的军队也无法控制得住。"

"神谕驻留在最初放置于的那个秘密地点，"老者回答道，"直到乔希亚发现了它。仅仅在这之后，它才变得随时不断地移动起来。他活化了神谕里的某些东西，使得它.....嗯，用乔希亚的话来讲就是，使得它‘变得对于它所接纳者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可见了’。这就是乔希亚的使命，不只是发现神谕，更重要的是，将它隐匿起来，"

远离那些为着坏目的而利用它的人。"

玛雅专注地听着，琢磨着如何去弄清这个故事的意思。她之前怎么会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传说？这看起来是如此根本的知识，可却从未被教授过，甚至在学校外也没有被谈论过。这实在太奇怪了，她想道，自己竟然是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差不多是个乞丐的人身上学到了这些。

"你是多久前找出这个密码的呢？"她问道。

"大约是在乔希亚被杀的2年前。"

"被杀？"

"是的，没错，"老者答道。"他被卡诺门的密探毒死了。"

"那些便笺呢，现在在哪儿？"

"全部烧毁了。"

"完全毁掉了？"玛雅惊呼道。

"你觉得我怎么会成为一个乞丐？"

"我.....我.....我不知道"她结巴道。

"乔希亚死后，他最亲近的朋友就被挑选出来，他们的家遭到搜查，旋即被烧掉。我们所有人都失去了一切，唯一好运是，他的朋友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处在高级警卫的监视下，我们遭到了残酷地审问，一些人甚至死在了监狱里。"讲述着这些艰难时刻，他的声音降成了低语。

"既然你有着密码，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呢？"玛雅问。

老者长长地叹了口气，终于坐了下来，交叉起双腿。"我的幸存是因为乔希亚的妻子说谎保护了我。这就是我能坐在这里的唯一原因。确实是她救了我。"

"怎么救的？"

"她告诉审讯者，他的丈夫只知道我的职业.....是个肖像画家，仅此而已。"

"那密码呢？她向他们提到了吗？"

"是的，但她告诉他们，密码已经在大火中烧毁了。"

"他们相信她吗？"

"显然不信.....因为他们杀了她。"

玛雅让这些话被消化了一会儿。让她惊讶的是，自己怎么会为某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而感觉到如此的激动。但这个故事搅动了她心脏的某些被掩蔽的面向，一种突然而至的不祥预感，如同云团的影子降临到了她的头顶。

"你怎么知道他们杀死她是因为密码？她被审讯的时候你也在那儿？"

"不，我不在那儿，"老者答道，内疚浮现于他的脸上。"他们盘问我时告诉了我，她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想要确认，密码要不就在他们的占有和控制之下，要不就从这个行星上被彻底抹去。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能控制神谕，那就没有人可以。"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玛雅长声道。"和一个认识了10分钟的陌生人分享这样的故事，看起来是愚蠢的。告诉你实话吧，我是卡诺门的密探。"

老者第一次笑了起来，笑声回荡在寂静森林的树木之间，让玛雅变得局促不安。

"你，我亲爱的，你分明是个与众不同的躯体。"老者笑道。"再说，卡诺门已经放弃了，我见到过他的密探，他们一点不像你。"他的笑声又回来了，只是弱了些。

"我是个一文不名的老家伙，有的只是身上的衣服和我的直觉。"

他稍微移动了下重心，伸直了双腿。

"我没什么害怕的，哪怕你是他的密探，就如你也清楚看到的那样，我既不知道如何找到神谕，也不知道如何召唤它显化出来。"

他的声音稍微缓和了些。"艺术家进行观察时，并不总是只以他的眼睛。他能完全地看到内在的存在性，就和看到任何外在特性一样好。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家，那么经由这样的观察，我已经发现，你是值得信赖的。我说出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你与神谕有某种联系。"

玛雅不安地移动着，避开了他的眼睛。"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看起来你好像在逻辑上进行了一次完全的跳跃。"

"事实上我并不依赖逻辑，"他答道。"我的肠子（译注：也有本能直觉的意思，只是这个单词强调了这种直觉在身体上的出处）会告知我信息，而我则跟随着它。我以自己全部的存在所知道的事实就是，乔希亚是一个重要的地球圣人。他给了我这条新的道路，而我一定会跟随它。"

"我糊涂了，"玛雅承认道，"听了你的故事，我的一部分兴奋得膨胀起来，还想要参与其中，可另一部分却畏缩在了怀疑中。怎么可能会这样。如果真地参与其中，在找出多尔曼神谕，更确切地讲，一旦发现后，去接入它，这件事情上，我又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即使我们发现了它，"她继续道。"接下来呢？我们该对它怎么办？问它一些关于未来的问题？关于我的未来？我可不想这样。越是思考这个问题，我越是不想哪怕只是跟那些将神谕置于我们行星的存在们发生接触。"

"为什么？"老者声调茫然地问道。

玛雅叹气道："这个神谕一直在帮助教会的领袖，难道不是吗？它一直在使得他们的宗教成为可能！更不用说与王室的那些险恶联系了。就是因为这个神谕，有多少的人被杀害了，有多少的家园被破坏了，有多少的战争被发动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老子摇着头道。"但乔希亚写了，神谕一直在对抛给它的问题述说着真理，可答案的接受者——高级神父——却扭曲了那些得自神谕的知识去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所以就应该宽恕神谕？"她问道。"难道真理不应该给予我们自由吗？难道神谕没有责任确保自己不被坏的动机利用吗？"

老者叹了口气以示认同。

"当我说道，我想要给神谕说说我的看法时，原因就是那个。"说完这些话，他以一种令玛雅惊讶的控制水平站起身来。

尽管刚遇见时他看上去又老又疲惫，那主要是因为他不整洁的外貌和褴褛的衣衫，但这些之下却是一个强健的体格。

"我想是时候继续我的搜寻了。谢谢你的陪伴，尽管它很短暂。希望我们有幸能再次见面。"

说着他缓缓鞠躬，重新走上了那条深入进森林的小路。

玛雅还在想着要说些什么，他就转过身离开了。

"等等，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她脱口说道。

他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说道："约瑟夫·阿门扎诺。"

"我叫玛雅，"她半吼道。然后，完全不假思索地，她滑下大石头，追上了他，按照问候朋友的习俗伸出了自己的手。"在我看来，在谈论了所有这些之后，我们至少应该有个正式的介绍。"

"是，是的，你是对的，当然，"他转过身来握住她的手说道，"像我这么老的家伙，有时候会忘记这些礼仪。谢谢你的提醒。"

"愿你有个快乐的一天，玛雅。"一秒之后，他又转身走上了小路，但这次，玛雅拉着了他的手臂。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帮助你，"她说道。"我.....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我愿意帮助你。"说完这话，她变得沉默。我干嘛这么做？

约瑟夫无法掩饰住对她这个提议的兴奋。"现在我看到今天的美好了，我亲爱的！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从哪里开始。"

玛雅微笑了起来。"首先，告诉我，你认为如何才能最好地找出，森林里最适合召唤神谕的地方？"

他马上望向了天空，仿佛是在头顶上密密的树枝丛里寻找着答案，但很快就回过头来凝视进玛雅等待的眼睛里。

"乔希亚写了，神谕会在森林里四下移动，但从来不会接近其边缘。它青睐最内部的庇护区，因为它能受到更好的保护，游人们也不会偶遇到它。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旅行进森林的腹地，不过，在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离开道路，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路，无论那会变得多么艰难。"

"接下来呢？我猜你是拥有密码的.....那你就这么简单地说出它们，如果神谕刚好在附近，就魔法般地现身出来？"

"类似这样子吧，"约瑟夫认可道。"我不完全确定。乔希亚没有说清楚详细的过程。他写道，密码必须被大声说出，神谕必须听到了密码，我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100米的范围内。"

接着，他指着自己的头笑道。"密码就在这里。"

"我的声音很清晰，可以很好地传递，"玛雅提议道，"我相信我能让有效距离倍增的，尤其又是在森林的寂静里。让我们寄望，神谕有着好的听力。"

他们俩都因这妙语而笑了起来。

"好，我们有了我们的计划，"约瑟夫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没有食物和水，"玛雅道。"或许我们应该等几天，这样我们才能收集和准备这次旅程所需要的东西。"

"森林会提供我们所需的，玛雅，在作乞丐的这2年里，我已经熟稔了觅食的艺术。说实话，这不是我第一次进入这片森林了——甚至不是第一次进入其腹地了。"

他起身走上小路，玛雅跟了上去，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会信任他，但是他举止里、用词里、嗓音里、或者眼睛里的某种东西，使得信任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约瑟夫拥有一种最为稀有的品质：对于自我完善的渴望，而这是具有传染性的。

* * * *

第二章：森林的秘密

"这儿就是我们要离开小路的地方了，"约瑟夫宣布道。"如果我们下到这个深谷，路会很难走，不过，这是这片森林里我曾探索过一部分，因为偏远，它是个理想的

搜寻地。游人们会避开它，因为这里没有机动余地，而地图，就算存在，也无法提供相关的细节。"

玛雅看了眼密密的灌木丛和陡峭的斜坡，怀疑着自己能否胜任这个任务。经过了短暂地推算，约瑟夫就以一种惊人的平衡向谷底冲去。玛雅则如马驹跟随母亲般紧随其后，将算计抛到了脑后。

可是，下坡过程却发生了小小的意外，约瑟夫在谷底遭遇到一片荆棘丛，以受惊和刺痛的急促尖叫警示着玛雅。

"你还好吧，"玛雅在约瑟夫旁边停了下来，气喘吁吁的问。他已经开始拉起裤边来检查大腿上的伤口了。

"是些小口子，不过的确很痛，"他说道。"我会好的，我们必须警惕这些讨厌的荆棘丛。"

"让我看看伤口，"玛雅要求道，弯下身来检查约瑟夫大腿上的划伤。看得非常仔细。

"这就是我想要几天来做准备的原因，"她的话语里带有责备的口气。"我们没有任何绷带或.....甚至没有水。"

"首先，我没事。这只是些划伤。其次，我知道这个峡谷的另一侧有条小溪，所以我会在哪儿清洗得完好如初的。好么？"

玛雅点了点头。

"那儿的水，可以喝吗？"她站起身来查看着他们所在的环境。

"可以，非常优质的水。尽你所能地紧跟着我，别落得太远。"

* * * *

森林依旧非常寂静。听不到任何动物跑动在周围。偶尔的微风传来树叶的和谐韵律，但甚至连这也微弱到几乎听不清。

这个男巫士正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来回走着，一本书翻到了1285页。这是本巨大的书，事实上在他的一生里也只试着将它移动过一次，即使那次也只是为了保护它免于屋顶裂缝的漏水，那可差点毁坏掉了他这本心爱的书。

他低头看着翻开的那页，嘴唇微微蠕动，然后抬起头来，眉头紧皱。"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低声说着，将食指放在文页上，仿佛这样能以某种方式改变他喜爱的这些文字。再次地，他的脸皱了起来，手中的木杖敲击着泥土地面，"没人能做到这样的事！"

巫士转过身去，抓起一块又细又长，冰块般晶莹剔透的水晶，放到自己的心脏处。他闭上眼睛，叽咕起一些话语，起初很轻微，然后突然地，他那古老的头颅，甩动起齐腰的优雅银发，猛转回那些无形的运势上stars（译注：指他转回身去看书上的预言）。"终于开始了！"他叫道。

* * * *

约瑟夫对小溪的说法是准确的。溪水非常清澈，带着股大地的芬芳，能即刻意地熄灭掉干渴，but not the desire to taste more of it. 。玛雅和约瑟夫掬起手，纵情地喝着。

"是什么使得这里的水如此甘美？"玛雅以袖子擦拭着下巴，问道。

"水反映着它所流经处的地质状况。它吸取了很多很多世纪以来沉淀于这片森林里的矿物和微量元素。很多的地下河流流经过这片森林，大部分都从未被人类之手触及过.....至少在过去千余年，或者更长时间里，都是这样。"

"你是说这片森林一度有民族栖息？"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约瑟夫答道。"很多书宣称，这片森林曾是我们祖先青睐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祖先选择生活在这个地方？"玛雅说着站起身来，以纤细的双臂强调着自己的怀疑。

"事实上就是这样。许多遗址都已被揭示出来.....你在学校里没有学过？"

"我猜没有，"她答道。

"这个民族被称为查科布萨人。他们是林居者，全部村庄都在这片天蓬般的树冠丛下。"约瑟夫用浸湿的头巾擦拭着伤口，指着小溪对岸的大树道。"那些树，就在那儿。他们是第二代阿孔亚树，大约900岁了，如果不去打扰，它们还能再活3,4个世纪。这些.....这些是滋养过我们祖先的树木。"

玛雅赞赏地看着这些强健的大树，感觉到它们的确很古老。"它们只在这个森林才有被发现吗？"

"是的，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

"我想离近点看看它们，我们能往那个方向走吗？"

"跟我来，"说着，约瑟夫挽起了裤子趟过溪水去。

* * * *

天色渐渐暗下来，每走一步，玛雅的饥饿就增长一分。"我们打算怎么吃饭和休息？"

约瑟夫停下脚步，转向玛雅，细长的手指竖在突起的嘴唇上。他蹲伏下来，示意玛雅也照做。约瑟夫细细扫视着眼前的树木和浓密灌木，寻找着生命的迹象，而玛雅，却无法遏制地听着空空如也的胃，在这完全的寂静中嘟囔抱怨着。

突然间，一个声音出现在了广袤森林的深处。是个男人的声音，几乎听不太清。只是因为他们停下来，全神贯注地听，才被听到的。玛雅纳闷着，约瑟夫怎么注意的，他们可一直在走着。

她爬向他，到了距离几英寸的地方。"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或许是哨兵。或许是游人。或许是乞丐。或许是猎人，我不知道。"

"哨兵！"玛雅小声叫了出来。"为什么哨兵会出现在森林深处？说到这件事，我倒想问，为什么会有哨兵出现在森林里？你说过卡诺门已经放弃神谕了。"

约瑟夫请求道。"拜托，声音放低。我们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一些人或许离得很近——"

一根细枝折断的声音让他们彻底警觉起来，本能地匍匐得更低。约瑟夫转向玛雅，再次将手指放到嘴上，但是这次，他的眼睛却反映出一种危险感，那是玛雅不可能误解的，她的心脏吓得冰凉。

几只乌鸦掠过头顶，惊恐的鸟啼划破了寂静。更多的人声变得被听见了——比刚才更加地接近。约瑟夫伸出3根手指，示意保存静止和安静。

"你知道，乌鸦叫98%的时候都是坏事，"一个远处的声音说道。这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玛雅想着。她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极力看穿过茂密的灌木丛，但还是只能看到偶然的影动，无法确定是不是人类。无论那是谁，他们都至少是在30码之外，而且看上去并不担心暴露行踪。

几分钟之后，人声就被吞没在了森林的寂静里，约瑟夫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们是哨兵，我非常确定，"他说道。"之前我从未在森林里这么深的地方见过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他们是在找你？"

"不，不，"约瑟夫无声地笑着。"他们很久以前就放弃我了。不过，我可不想他们在这里发现我，因为这样一来，在我对密码的意图和知识这件事上，他们会改变掉已有的看法。"

玛雅发出一声紧张的叹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卡诺门的人一直潜伏在森林里，而你——我们——可能就是他们的靶子？"

"我寻找神谕已经2年了，玛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哨兵。我听说过传闻.....但从未看到或听到了一个。你必须相信我。如果我觉得你和我一起会处于危险中，我肯定早就告诉你了。"

"你还有什么忽略了或忘记了告诉我的事情吗？"

约瑟夫缓缓地摇着头，低头看着自己破烂的鞋子。

"好吧，"玛雅说道，"让我们继续赶路吧。这是片如此广大的森林，我无法想象我们还会再遇到他们。我们可能只有1,2个小时的光亮了.....我们需要找到掩蔽处还有食物。"

"是的，是的，你是对的，"约瑟夫答道。"我们必须专注在食物和掩蔽所上。我的口袋里有些补给品，我们会好起来的。"

"你的口袋里有食物？"

"没有食物，但我有生火器。我还有一件武器，小小地运动下也挺好的。你喜欢野鸡或鹌鹑吗？"

玛雅点了点头。

"我能找到它们。这个溪谷里也有浆果.....你觉得你能采集一些吗？"

玛雅原地转了一圈，"我想是的。或许你可以告诉要找什么样的。"

"周围不是有些红色的果果吗？"约瑟夫答道，大大地微笑着。

哨兵路过所带来的凶险影响，消失在了寻找食物的需要里，玛雅能够感觉到，这一天的进程结束了,不久之后，黄昏就会以它那黑暗的根本击败光明。

* * * *

篝火提供了必要的温暖、光亮，以及至少对玛雅而言最为重要的，让人喜爱的烤鹌鹑。约瑟夫的确是个熟练的猎手。一把相当原始的自制弹弓，几颗小石子，他就证明了自己是个卓越的神射手和猎人。这一晚——森林里的第一晚——玛雅和约瑟夫在星空下以黑莓和鹌鹑为食，满足了饥饿的胃。

"你会惊讶，我跟着你来了吗？"玛雅吃完东西，背靠着一棵树干，问道。

"是的，"约瑟夫答道。"甚至在我想要挽回之前，邀请就自己脱口而出了，而现在，我们就实实在在地置身森林中，有一件事让我忧心.....就是要对你负责。"

玛雅微笑着，但保持着沉默。

"今天早上你又怎么会来到这片森林呢？"他问道。

"私人原因，"玛雅答道。"置身森林中时，我总是能更好地思考。我猜我从这些树木身上找到了巨大的慰藉。"

她对自己的坦率感到奇怪。这提醒了她，事实上她完全不了解约瑟夫，可是，她感觉和他在一起，比和母亲之外的任何认识的人都要舒服。

约瑟夫能判断出，玛雅正在对自己更加敞开。"你在森林里沉思着哪一类事情呢？"

"昨晚，我和父亲吵架了。一旦被该死的酒精控制住，他就是个具有虐待趋向的人，他对我说了些.....让我们这么讲吧，他说了些非常狭隘的话。"

"如果可以问的话，是哪类事情呢？"

"他认为我在浪费生命，"玛雅解释道。"我的大学学业不太好，也没有对婚姻的展望，而且.....而且就我的年龄和性别而言，我太过强势了。"

约瑟夫倾听着，确保自己在她说完之后，才给出评论。"所以这就是你跟着我来的原因。你想要远离父亲，展现出你的独立性。甚或这样来小小地惩罚他一下。我敢肯定，你家里会非常担心你的下落。"

"我并不真地拥有完整的家庭，有的只是父亲。"

"那么好吧，"约瑟夫说道。"可是，你父亲会担心的，不是吗？"

篝火的光尖刺入进了连绵的树冠，富有韵律地波动着，突然，火光范围外的地方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咔嚓声。约瑟夫转过身去，看到一只枪管直指着自己的眉心。

"好啊，好啊，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个端着枪的男人说道。

另一个男人拿着枪走上前来，指着玛雅。"看起来这似乎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碰

到过的最古怪的一对。"

"你们俩在这儿干嘛？"

"我们是来这儿寻找巫士的。"约瑟夫答道，声音微微发颤，但没有失掉节拍。

"巫士？"年轻男子问道。

"我们听说了一些故事，一位伟大的、智慧的巫士，住在这片森林的深处，我们就是来这儿寻求他的智慧的。我明白，我们看起来就像乞丐，但我们绝对是真理的寻找者。"

约瑟夫不仅是艺术家和猎手，还是位演员，玛雅自付道。

"你们有武器吗？"

"没有，没有，"约瑟夫刻意地轻声笑道。"除非你认为这个是武器。"他向对方展示了自制的弹弓。

在他们的大笑声里，玛雅判断出他们只有2个人，也感觉到他们并不特别暴虐，只是在完成自身的工作。她慢慢站起身，看着枪筒也随着自己升了起来。

"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些食物，"玛雅道。"不过，我们刚刚用完餐。只剩下了一些浆果。"

这2个男人，很久没有站在一个美丽女人面前了，即刻就入了迷。说话时几乎就像是被符咒摄住了一般。

"我们.....我们不能。"他们齐声应道。"况且，我们刚找到我们的食物了.....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仿佛得到了什么指示，他们放低了枪，松弛下来。

"这个巫士，"其中一个人，直勾勾地看着玛雅的眼睛问道，"你们怎么知道上哪儿找他？"

约瑟夫知道对方在测试他们。

"事实上，"玛雅毫无犹豫地说，"我们是希望他找到我们.....毕竟，他是巫士。"

"我懂了，这么说，直到这个伟大的、迷人的巫士发现你们俩之前，你们都打算一直晃悠在这片森林里？"

"不，"玛雅解释道。"那就太愚昧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可不是笨蛋。父亲和我会跟随我们的直觉，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希望那个巫士会对我们的探寻产生出那么一丁点的好奇，足以让他找到我们，并至少接受我们提出的问题。"

"那你们寻找多久了？"

"这是第一个晚上，"玛雅答道。

"我们听说过你提到的这个巫士，但故事完全是另一回事。恐怕他是个令人厌恶的角色。狡诈得超出了你们的想象。"这个年轻男子转向约瑟夫道。"你要是明智的话，就应该一破晓就立马带上女儿离开这片森林。"

约瑟夫点着头道，"是的，是的，我们会的。感谢你的忠告。正如你能看出的那样，我们只是些卑微的人，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我们的圈子里，这个巫士被视为有着巨大智慧的强大男人。"

"相信我，"那个男人道，声音放低成了散布秘密信息时的惯常音调，"我听过的故事，如果告诉了你，你今晚就没有办法睡着哪怕一小会儿了。我略去这些细节，是因为你需要好好休息，这样你才有力气离开这个地方。"

"另外，森林的这个区域有一些猎人，会射杀掉任何移动的物体。你不愿意女儿被流弹杀死，对吧？"

"正如你所说的，"约瑟夫开口道，"我们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离开。再次感谢你们分享这些知识给一个可怜的乞丐和他的女儿。真希望我们有什么能送给你们来感谢你们的友善。"

矮个子哨兵伸出手来，探向玛雅的领口，在那儿一条金项链的光芒非常地招眼。
"这就可以了。"

玛雅拍开他的手，后退道，"这是我母亲给的。我不能....."

约瑟夫被事情的转变吓坏了，伸手挡在玛雅前面，将她推到身后。"先生们，我们不想惹麻烦，但就如你看到的，我的女儿无法离开母亲送她的这件礼物。不过，我倒是能给你这个。"

约瑟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质朴的黄铜指南针。"这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给，拿去吧，它是你的了。"

哨兵看了看彼此，枪口又慢慢地抬了起来，看上去正在算计着他们的选项。"留着你的指南针，我们有更好的。你们会需要它走出这里。一直向东北走。如果再看到你们，那条项链就是我们的报偿，那时我可不会再对你说一句废话。明白吗？"

约瑟夫点着头。

"那么睡一会儿，祈祷那个巫士不会找到你们。"

2个男人离开去，彼此闲聊着，话语中夹杂着捂低的大笑色。约瑟夫和玛雅默默地听着这些声音消失在了森林的黑暗中。

"他们就是哨兵？"玛雅突然说道。

"是，是的，"约瑟夫点着头。"我能判断出来，是因为他们的步枪和背包。只有哨兵会携带如此精良的武器和皮制背包，尤其又是那样的年龄。他们年轻得足够作我的孙子了。"

"那这样一来，我呢？我就应该是你40岁的女儿了？"

"或许在黑暗中我看起来会年轻20岁。那我就笑纳这个恭维了，因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将你看成了母亲的化身。"

玛雅挤出一丝笑来，希望能让自己放松些。她从未被枪指着过，这带给了她的胃一种不舒服的颤抖感。"为什么你会编造这个巫士的故事呢？"

约瑟夫掸了掸裤子，仿佛在聚合自己的思维，然后谨慎地低语起来。"长久以来，一些故事流传在那些听过这类事的人们中间，高级神父中的一员受到了神谕的青睐。大神父，出于嫉妒，决定杀掉这个神父。"

"但是这个神父，传说中他很狡猾，逃进了这片森林的最深处。据说没有人能找到他，因为他用魔咒伪装起了那个地方。"

"大神父创造出一个关于邪恶神父的神话，这样一来，人们就不敢冒险进入森林深处，意外撞见神谕，或就这里而言，撞见这个亡命的神父了，这个人或许已经死去很久了。那2个哨兵只是试图恐吓我们离开这片森林罢了。"

"看上去他们似乎真地相信告诉我们的事情，"玛雅道。

"他们相信着被告知要去相信的东西，"约瑟夫回答道。"记住，哨兵们是被付了钱来说出那些话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谎话的后果。"

"你说的是真的吗，说我们天亮就离开？"

约瑟夫将手伸进裤袋，掏出一张破烂的纸片。"就不用用这个密码了？"

"我觉得你说过，密码在你脑子里。"

"它们也在脑子里。"约瑟夫微笑着答道。"脑子在和我一起变老，好吧，我想要确认下，自己还没有忘记它们。"

玛雅微笑着。在意识到旅行还将继续时，她颤抖的胃立即消停了。或许这才是让她焦虑的真正原因，而枪筒就只是枪筒罢了。

* * * *

在那些远古时代，有着一些神秘的存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在人类的心智里——它们被混淆在了天使和人类世界之间，但事实上，他们2者都不是。而在极少的场合中，甚至有一些存在被混淆在了天使和诸神世界之间。神谕出现到这个行星，就属于后一个类情况。

前一类行走在天使和人类世界之间的稀有个体，通常正是唯一能得到神谕青睐的存在。神谕明白，正是他们，真正准备好了去问那些带来真正智慧的问题。

* * * *

33

第三章：在上帝的手中

胡格里托德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个神父，甚至孩提时，他就强烈地梦想着，依照上帝的指导，去服务上帝及其造物。他最喜欢的成长格言是在一个梦里被给予他的：我真正渴望的是一个纯净的人类管道（译注：管道即通灵传递中的人类中介）。每个星期他都会一千次地念诵这句韵文，而且一做就是许多年，直到他发现自己生活和呼吸都充满了神职的方式。

作为一个男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些，总是趋向于安静而谦恭。很少有人过多地注意到他，因为他的学习中等，在几乎每个方面——甚至外貌上都是中等。但是发生在他内里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胡格里托德对上帝的深深忠诚如此地非凡，以至引起了他上级的注意，进而使得他被卡诺门发掘出来，成为了后者秘书的一名学徒。事情的这个转变让胡格里托德非常的失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想要的就是成为一名活跃的神父，通过教导追随者们生命内在的真相，来经营自己对上帝教诲的热爱。

然而，随时间的推移，胡格里托德理解了帮助大神父的光荣，他热爱他，毫无保留地认为他是最接近上帝的人类存在。

到了他学徒生涯第四年，某一天，卡诺门的助手死于了一场突发性心脏病，协助大神父的责任就这样落在了他的身上。这意味着他需要加入十六光束会，以便直接服务于卡诺门。这是一项巨大的荣耀，胡格里托德非常感激自己得到这个机会，去更为活跃地加入大神父圣座的核心圣所。

加入十六光束会是神父圈里最被小心守护着的秘密之一，除了在黑暗走廊里和最亲密的伙伴小声谈论外，几乎从不会被谈及。

胡格里托德入会的日子到了，他身穿上正式的礼服，被带上了一条森林里的小路，他注意到，小路被全副武装的哨兵紧密把守着。胡格里托德身置一列长老神父的中间，单行的队列沿着狭长的小路行进着。步行进森林后不久，一位光束会高级会员移步前来，走到了这个年轻入会者身旁，同时低头向着卡诺门致着敬，教宗则对他俩微微点着头。

"你准备好接受启蒙了吗？"这位长老问道，他的呼吸因步行而变得急促了。

"我不知道，但如果上帝相信我准备好了，那必定就是准备好了。"

"你觉得上帝会关心你是否准备好了吗？他不会代替你来承允任何事情，卡诺门也不会。你必须相信你准备好了，否则你无法通过这个测试，我的孩子。"

"如果没有通过入会测试，我身上会发生什么？"

"无论通过与否，你都会新生，问题只在于，你是新生为一个魔鬼还是天使。"

这个长老变得静默，放慢了脚步，然后重又形成了单人行列，因为道路更加狭窄了。

约摸5分钟后，胡格里托德身前的那位长老慢了下来，亦步亦趋地协调于他的步伐。

"你将要经验到的事情，一辈子都不能被谈及，哪怕一次都不行。你懂吗，我的孩子？"

"恩，但是为什么？"

"你稍后就会完全明白了，"长老宣称道。

长老们持续地每过几分钟就变换下位置，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胡格里托德入会所需虑及的新规矩或注意事项。这是一个准备的过程，但也以一种让胡格里托德吃惊的方式吓到了他。

憋屈的小路继续蜿蜒在树林和茂密灌木间。大约每过一英里，他们就会到达一个检查站，一个哨兵会对队列默默点头，仿佛是在同意他们继续行进的意愿。最后，神父护航队伍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胡格里托德非常肯定，这是离开修道院庭园后的第七个检查站，一扇大门敞开来以使他们穿过。

大约又过了一英里，他们来到了一个围成半圆形的巨石阵前，石阵环绕着一个看上去是金和铜制成的平铺地上的圆环。胡格里托德，作为唯一没有见过神谕的出

席者，以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敬畏。他跪下身，弯低头，背诵着自己最爱的韵文："伟大及渺小诸世界的父啊，接受这颗心吧，以你的恩典灌注它。接受这具身体吧，以你的爱疗愈它，这样，它或许才能对我遇到的每个人揭示出你的一部分来。接受这个心智吧，将它变成你阶梯上的最高那级。唤醒这个灵吧，让它与其他的灵合为一体。"

队列静静地站立，耐心等待着胡格里托德的完成。当他站起身后，卡诺门在众人的鞠躬致意下进入了神谕所在地，示意胡格里托德和他一道站在中心去。那些石头的尺寸非常巨大，无疑有3个人那么高，一棵巨树那么粗。它们的临在性无声地包裹着胡格里托德，就仿佛他是一株绚丽花园里的小苗。

巨石共有3块，排列成了三角形结构，它们的各个侧面都镌刻着奇怪的雕饰，没有任何内容是胡格里托德能够识别出的，他突然感觉到一种怪异的，不恭敬的怀疑感在心脏里升腾起来。

"我们在此，"卡诺门开口道，嗓音回荡于石柱之间，"欢迎我们最新的入会者加入十六光束会。"卡诺门转向这个入会者，一只手放到他肩上，领他走到最大的那块有着无法解读金色符号的巨石前。胡格里托德研究着这块石头，入了迷。眼睛闪回于那些象形文字上，搜索着熟悉的东西，可是，却没有什么能让他回忆起之前见到过的任何东西。

"你想对神谕说话吗？"卡诺门问道。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一个长老已经告诉了他神谕的事，说它尽管呈现为一块石头的模样，却压根不是石头，而比较是一位未来的代言人。它是一个网关门，通向于关于时间的档案，这样一来，存在于任何时候的每个事件、每个念头、每丝感情——无论多么短暂——对会员而言都变得可得了。只要他开口去询问。

胡格里托德张大了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没有话语。没有声音。再试一次，结果还是同样的。他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变哑了。

他望向长老们来寻求解释、或鼓励，可是他们不见了。他转了一圈去寻找卡诺门，可他，也无影无踪了。胡格里托德独自站在这巨大的临在面前，肉体中充满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强烈狂喜。

时间感逐渐消失了，他被留在了一种完全的宁静中，使得他的心智也聋掉了。他开始背诵起母亲教给自己的一些话：恐惧会让你失败，爱则会揭示出你。他在头脑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每一次都将自己的焦点更加集中到了自己的心脏，想象着爱正强烈而清晰地搏动在那里。

他开始感觉到自己被移除掉了覆盖物。一个原子接一个原子地，他正在被某种力量所解构着，而这力量则精确地知道如何将他降解至他的核心本质。感觉就好像他正在明丽的阳光下蒸发掉，可同时，却又感觉到一种渐增的权能赋予感，一些新的感知力正在他内里觉醒，那是他无法做出解释的。

一个声音出现了，而其维度、性别、位置、语气、或者任何能将其识别为个体的性质都完全未知，这个声音对他说道，"你存在于我的临在性里，正是借由我的天性，我能提供出你所渴望的任何东西。你只需要去想象它，活出它，坚持它，直到你收获到你所渴望的。那么，我问你，你渴望的是什么？"

尽管这声音确实是来源神秘的，胡格里托德却深信这就是神谕。他的心智非常之清晰。"我唯一的渴望就是成为那充满宇宙的一体性智能的仆人。"

"如果我就是那一一体性智能，那你的渴望就是成为我的仆人？"

"是的。"

"那么我接受你提供的服务，作为你的主人，你必须执行我的命令。清楚了吗？"

"

"是的，"胡格里托德答道，"我怎么去确切地知道，自己服务于了你的意志呢？
how will I know with certainty that your will is served"

"你会知道的，当你的自我欲望被清除出了你的心智，而其他人的欲望也无法影响你的道路，这时，只要想要知道你就会知道。"

胡格里托德理解了，但一个问题在他心里升了起来。"如果我找出了你的命令，将其置于一切之上，那起冲突了怎么办？当然你的命令并不属于人类维度，它会看到更远的结果和更广的反响。你会将我置于与人类感知的冲突中的，我会分歧于那些权势者的。"

"如果你渴望校准结盟于人类力量，那么这就是你的渴望。你声称自己想服务于一体性智能，而如果你或其他人感知到，这种一体性智能是冲突于人类力量的，那么它就是这样的。冲突会接踵而至。如果不愿意在服务我的计划时承担冲突，那你就不是我的仆人。"

"这个计划是由一体性智能设计的，但它也是由一体性智能所活出来的。各个人类代理人与该计划的冲突，只限于人类感知力看到了冲突的那个范畴内。事实上，该计划是持续进展中的，因为一体性智能就是该计划本身，这一点对于单个个体有多真实，对于宇宙万物就有多真实。"

"所以并不存在冲突？这就是你要说的？"

"我就依这次谈话的背景来强调下具体的要点吧，"神谕宣布道。"你身置于一个遭到滥用的神父阶层内。占据其权力顶点是卡诺门，他是这群人中最为狡黠的。他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仅只是他自己的仆人，可是他却一直假装成上帝的最忠诚的人类仆人和教师。"

"如果你是我的仆人，那么你就会和卡诺门起冲突，而他会立即感知到这一点。他会设法毁灭你，因为他知道，你——作为我的仆人——会毁灭掉他。他会试图先发制人，所以你一定不要公开我的计划。在这里，你看到了服务我时的冲突了吗？"

胡格里托德点着头，仿佛处在了恍惚中。"但卡诺门是个伟大的人。为什么你说"

他不是你的仆人？这引发了我的怀疑，你究竟是谁。"

"仆人会怀疑他的主人或主人的命令吗？我是神谕的意识，被一些代表着遥远未来的存在们送到了这个世界。你在与之交谈的这个智能，事实上，它进化其间的时间跨度，从宇宙一端延伸到了宇宙的另一端。你如此热爱和赞美那一体性智能，而我正是源自于它的灯塔。我这个存在，甚至在你想象出你的渴望之前就授予了它们。所以，如果你在怀疑我是谁，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怀疑，卡诺门是谁，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答案，就去告诉他我们的对话吧。你会看到他真正的自己浮现出来，就像令人窒息的烟从无形火焰中浮现出来一样。"

胡格里托德思考着神谕的话。好几次，他都想到卡诺门的行事方式受到了自我优越感的污染，但这属于神父阶层的虚饰和传统，不是卡诺门的专利。

"你将我留到了一个困难的位置上。"胡格里托德说。"如果我信任你胜过了卡诺门，那么你会说我将变成他的敌人。他的影响力和权力远大于我，所以我注定会被毁灭。这就是成为你仆人的结果吗？"

"我是一体性智能。你是我的仆人。如果你在执行我的命令，那你就是我的延伸。难道你相信卡诺门比我更加强大？"

"不，"胡格里托德答道，因为他不愿让神谕不舒服。

胡格里托德等待着一个回应，但他面前展开的却是清晰而纯朴的静默，他感知到这场对话结束了。那个临在性已经离开了，周遭的世界正在重新变得真切起来。那巨大的石头重又回到了焦点之内，他意识到自己正凝视着石头基座，脑袋凉凉的，因为他正躺在金属基座上。他能感觉到一股温暖的血从头上流出来。我一定是流血了，他想道，可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他笑了起来，接着失去了意识。

第四章：绘就了的命运

3天来，玛雅和约瑟夫一直在冒险进入森林的更深处。那2个哨兵是他们最后见

过的人类。甚至动物都似乎变得稀少了，所以他俩处于连续性的饥饿状态下。水倒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清澈透亮的溪流网布于森林各处，偶尔，他们会捉到只乌龟、青蛙，或是捕获条小鱼来解解馋。

昨天，他们认定自己已经足够深入到森林腹地了，可以大声喊出密码，而不必害怕任何人——尤其是哨兵——会听到。就如约瑟夫指出的："在森林里吃顿饭是一回事，被意外地听见正大叫着奇怪的数字密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持续深入腹地的过程中，森林的面貌发生了改变。树木更加高大，灌木则不再那么茂密，光线被遮蔽得更加厉害，森林地面的色彩变成了青苔绿和棕褐色。

"你觉得这场雨还会持续多久？"玛雅问道。雨从一大早开始下，当时则已经接近正午了。

"不会太久了，"他尽可能爽朗地答道。"已经小了些了。"

玛雅无法看到丝毫的明显差别，但还是选择不再说什么。

"你觉得我们该在这儿再试试吗？"玛雅走在前面，突然遇到一片豁然开朗的林间阔地。"如果天色再晚些，要我说，我们还可以停在这里过夜。"

"是啊，这是个非常好的地点，"约瑟夫同意道。"一旦歇足了气，休息好了腿，就让我们再试试密码吧。"

他坐下身来，打开指南针，脸色立即变了。"指南针正发生着从未看过的情况。"

"什么情况？"

"指针.....不稳定。它在以至少60度的摆弧移动着。这里的磁场不稳定。"

"你认为会是神谕吗？"玛雅慎重地问道。

约瑟夫没有理会这问题，站起身来，随意地四下走着，每过几秒就看一下指南针。

"我不知道.....或许是神谕造成了这些波动.....让我们试试密码看看。"

约瑟夫小心地展开写着密码的纸，拱起背挡在上面以免被雨水打湿了。

"你应该知道啊，我已经记得了？"玛雅指着纸片道。

"我相信，但还是让我们保险起见，"约瑟夫答道。"请看着纸来念。"

她不再争论，拿过纸来。"6,20,12,9,3,11,8。"玛雅低声念着这些数字，仿佛是在为演出排练着台词。"好，我准备好了，"她依旧低头看着纸说道。

"你准备好什么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让他们大吃一惊。

"你是谁？"约瑟夫惊呼着转过身，面向着这个陌生人。

"我是神谕。"

"真的？"玛雅怀疑道。"对我而言，你看起来完全就像个人类。"

"那么对你而言，我就是一个人类。"陌生人微微欠身道。他穿着一袭古代样式的白色长袍。容貌沧桑，但却非常英俊，黑发垂过了双肩，但却很顺贴。

"你是那个巫士？"约瑟夫问。

"我已经告诉你，我是谁了。"

"神谕并不是一个人类，"约瑟夫答道。"我非常确定这一点。"

"那么我就不是神谕。"说着，陌生人就消失掉了，仿佛他从未在这里存在过。

玛雅和约瑟夫看了眼彼此，然后转着头四下查看，看看这个陌生人是否移动到了一个新地点，可是什么动静都没有。再次地，只剩下了他们俩。

"幻觉？"玛雅问。

"听说过2个人出现同样的幻觉吗？"

"或许我们在那个地方吃了受污染的东西。我们昨天吃了蘑菇，或许它们——"
"不，"约瑟夫打断道，"那不是幻觉。我们都听到也都看到他了。"

约瑟夫留意了下手中的指南针。它恢复正常了。"无论几分钟前我读到了什么，它们现在消失了。"

"他不可能是神谕，对吧？"

约瑟夫赶忙回避开，不去思考这种可能性。"在他出现之前你在做什么？"

"我在读那些数字，"玛雅说道，"我在核查，自己是否正确地记住了它们。"

"再试一次，"约瑟夫要求道。

玛雅怀疑地看着他，这时，一个念头击中了她：那个陌生人或许是被密码召唤来的，这意味着他真地就是多尔曼神谕，就如乔希亚写道的那样。

"我们正在浪费时间.....赶快再试一次，"约瑟夫重复道。

玛雅，双眼闭合，声音高亢清亮地念着那些数字。

"再来一次，但这次再大声些，"约瑟夫嘱咐道。

尽管他们很努力，神谕却依旧保持为一个记忆或一个希望。玛雅和约瑟夫一脸放弃地滑坐到地上，歇息着双腿。他们在想象里对这遭遇重复了很多次，以寻找可能漏掉的线索。但他们真正想做的，是找个法子驱散懊恼，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提就让神谕离开了。

* * * *

"我不知道原因！"安东回击道。

"或许她堕入爱河，和男朋友私奔了，"这个神父猜测道。"她非常独立和要强。"

"她没有男朋友。3天前离开的，没别的了！甚至没有张便条。我告诉你，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我的肠子能感觉到！"

"或许你可以和当局谈谈，"神父建议道。"他们可以派遣个搜救小队去寻找她。"

"我完全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安东说。"就如我所说的，她没留下任何信息，没有带钱，没有打包衣服——"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进而哭泣了起来。"就因为我们吵了一架，"他缓和了些。"她就是在惩罚我。"

"她为什么要惩罚你，安东？"

"看吧，神父，我很内疚自己做过的事，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涉及到了我的个人隐私，你可能不会喜欢我的反应的。"

神父靠坐回椅背上，手指敲着扶手。"安东，我认识你差不多10年了。我知道你

可能是喝得有点多了，一旦这样后，你就像某些人那样，变得有点.....好斗。但你在
这里不必.....这里不是教堂.....不是上帝的机构。

"再说，你是来寻求我的建议的，对吧？"

安东耸了耸肩，点着头，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么我的建议是，去找当局，提交份报告，说你女儿不见了。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等她回来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跟她和解。告诉她你犯了个错误，请求她原
谅——"

"但我是个有自尊的人。我不能这样示弱，不能对我的女儿示弱。这不合适。"

神父推开椅子，站起身来。"你得到我的建议了，实施与否，决定权在你。"

* * * *

"看上去他正在苏醒，快去报告大人。"

一个年轻神父跳起身来，穿过房门，跑进了走廊，鞋底的拍打声一路延伸消失
在了挂钟滴答的相对安静中。

胡格里托德躺在床上，头部裹着绷带，渗着星星点点的微红色。他的头左右转
动着，眼睛则依旧闭合，仿佛还在发烧。

"我的孩子，是时候醒来了。"一个长老说道。"感觉怎么样？"

胡格里托德慢慢睁开了眼，痛苦地看进长老的眼睛里。恢复了意识之后，他的
脸因头痛而抽搐起来。

"你跌倒后，一头撞上了神谕，"长老说。"恐怕撞出了一条很深的伤口，但一切

发生得如此突然，我们都没能抓住你。刚刚你还站着，突然就倒了下去。你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这个年轻的神父被搞糊涂了。"我是在哪儿？"

"来，喝了这个，"长老说着帮助他坐起身来。"你在圣座的私人住宅。他让我们在你恢复体力的过程中照顾你。"

胡格里托德喝了些水，谢过长老，长老又支起了的枕头，以便他更舒服地直起头来休息。

"过几分钟，我们会检查下你的绷带，但首先，大人想和你谈谈。"

听到走廊里那接近中的脚步声，长老退行着离开了床边。卡诺门身后跟着3个高级神父走了进来。

"我的孩子，你看上去真地好多了。承蒙上帝的恩典，你挺过了一场考验。"他瞄了眼陪护的长老，对方审慎地摇了摇头。"我假定，你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多少还有点记忆吧？"

胡格里托德，自从那次经历后，第一次回忆起了他与神谕的对话。霎时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闭上眼睛，假装着疼痛，希望赢得时间多回忆几秒，同时又隐藏起记忆，不被卡诺门窥探的眼睛发现。战争开始了。

34

"我的孩子，疼痛不久就会减弱的，"卡诺门说道。"耐心点，要知道，上帝会照看你康复期的每一刻。"主治的长老们则连声附和着。

"我们最好的医生一直在照料着你的伤势，所以你处在最好的照顾下，甚至国王的私人医生也在前来的路上了，他将来检查你的伤口。"

"我甚至不记得发生什么了，"胡格里托德答道。"谢谢你的仁慈和慷慨。"

"完全没有记忆？"卡诺门问。

"我记得站在神谕的前面，记得我无法交谈或对它说话，尽管我尝试来着。我转身寻求你的指导，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你.....你们全都离开了。那之后我想我一定不省人事了。或许那对我的感官而言太过强烈了——"

"我亲爱的孩子，"卡诺门轻笑道，"我们从未离开过你啊。是你离开了我们。"

卡诺门让这些话语悬在房间里，其中的双关意思显然是故意的。

胡格里托德感觉一场审讯好像已经开始了，而他则是犯人。他知道他的每一个眼神都可能暴露自己，所以机敏或许就是他唯一的防御。

"我离开了你们？"胡格里托德重复道。

"我要求你向神谕讲话，"卡诺门解释道，"等了几秒后，我转向长老们，然后就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叫声。等我转回身来，你已蜷缩在地上，头部一侧是一条4英寸长的口子，失去了意识，大量地流血。"

胡格里托德伸手摸向头，感觉到了绷带。

"已经缝合好了，伤口，我们医生已经尽可能清洗干净了，但你失血过多，所以卧床休息几天有助于你的精力恢复。"

"那么，"卡诺门继续道，"你说我们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陷阱布下了。胡格里托德意识到，与神谕的整个对话只发生在瞬间的跨度里，尽管主观上的时间感正好相反。

"我.....我记得感觉到眩晕，试图去看你.....你们任何人，但我一定失去了知觉。大人，你的评估，是正确的....."他直视进卡诺门的眼睛。"我离开了你们。"

卡诺门望向天花板了几秒钟，思考着自己的选项，然后说道："所以你从未遭遇过神谕.....在昏迷之前，之中，之后？回答之前，思考下下面的话，我的孩子。你现在所在的房间里，有2位长老在接受十六光束会的入会仪式时，拥有了与神谕交互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时间维度的经验。"

他回头看向身后的这2位长老，他们正点头证实着。

"至关重要，因为加入了我们光束会——尤其又是作为我的私人助手——你得公开自己与神谕的经历。明白吗？"

胡格里托德点着头，但保持着沉默。思考着。

"对不起，就算我与神谕有场对话，或许在脑袋撞上石头后，我已经忘记它了。"

"失忆症？"

"大人，我希望能回忆起一场与神谕的对话。我真地希望。但我没有任何问它问题或听到答复的记忆。假装没有与神谕的交谈，又有什么意义呢？"

卡诺门坐在了床边的座位上，暗示自己并未放弃继续盘问。

"神谕会执行我的命令，"卡诺门微笑着宣布道。"我问它问题，而它，则以某种超自然的天性，回答我的问题.....非常诚实地。它不可能撒谎。所以如果我去找神谕，询问它，你是否与它有了一次有意识的对话，你觉得它会告诉我什么？"

"真相。"

"那如果它的回答证实了我的担心，你的确有了一场对话，却一直瞒着我，你觉得我会做些什么呢？"

36

"大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你的担心。我做些什么冒犯你的事吗？我为带给你的所有不快道歉。我很内疚，我昏倒了而引发了所有这些混乱。我真地很抱歉....."

"你要么是个高超的说谎者，要么就是在说着真话，"一位长老走上前来说道。"你现在是我们的一员，对我们隐瞒任何事都是不明智的.....原因非常的多。你必须决定将自己的信任置于何处：是负责一小块林地的神谕；还是我们，教会领袖，上帝进入我们世界的中间人。"

卡诺门将手放在胡格里托德手臂上，非常轻地握着。"你会发现的，我们控制着神谕，所以权力是属于十六光束会，而非神谕的。因此，偏袒神谕会让你失去对于上帝真正力量的掌握。"

他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像这样的时候A grip that is uncertain in times like these。"

胡格里托德低下头来，看着卡诺门的手，骨瘦如柴，静脉粗大。金戒指吸引了他的注意，上有一颗椭圆的钻石，雕刻出的射线从中心散发出来。尽管没有细数，但他很确定数量是十六条。

* * * *

"你记得我们之前休息的地方吗？"玛雅问道，他们正艰难跋涉在森林里。

"遇到巫士的那个地方？"

"或者是神谕，"玛雅纠正道。

"是的，你想问什么？"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神谕青睐森林里特定的区域？我是说具有着某种奇异美丽之处的地方？"

"首先，"约瑟夫道，"我们不知道那个精灵是什么。它可能是神谕的使者，乔装的巫士，或者就是一个魔法性的存在，因为到来这个偏远的无名之地后感觉不安全，于是就假扮成众所周知的神谕.....我非常怀疑就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那个地方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性质。就仿佛一个绿洲。"

"我同意，"约瑟夫点头道，"留意下类似性质的地方，还是很有道理的。希望天黑前我们就能找到一个。"

"你在定期检视指南针吗？"玛雅转过头问道。

"它从未离开过我的手。"

* * * *

星光罕见地落到了森林地面上，可玛雅却无法入睡，于是，她就细看起了星星，风儿摇开枝叶的难得瞬间，就足够长到让她认出自己钟爱的那些闪耀银斑。

这个夜晚弄好营地后，他们是如此的疲惫，以至升起篝火，就略过晚餐直接睡下了。约瑟夫在轻声打着鼾，篝火依然提供着象征性的温暖。森林里的夏夜从来都不会冷。

尽管困乏，玛雅却无法睡着。16,20,12,9,3,11,8，这些数字自动地在她的头脑里翻转，就如同一个磨坊水车。这就像在捕鱼，她自付道。密码是饵，神谕则是鱼。

她看着约瑟夫，他已被证明了是个绝妙的伙伴。指南针在他展开的手里摇摇欲坠，玻璃表盘反映着篝火的热焰。一个动静抓住了她的注意力，她看到指南针明显地舞动着，仿佛具有了自己的生命。

38

"约瑟夫!"她压低声音叫道。约瑟夫没有反应，他是个睡觉很死的人，而玛雅知道，必须接触身体才会弄醒他。她决定说出密码，看看会发生什么。她的逻辑是，如果神谕出现，她就立即唤醒他，如果没有，那么他则可以继续睡觉。没有损失。

玛雅身体平躺，仰望着星星闪烁在随风摇曳的叶子后面，凭着记忆小心翼翼地念出了密码："16, 20,12,9,3,11,8。"

"这些密码并不太复杂，对吧？"

玛雅侧身支起自己，看到了一个她所曾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脸庞。

"你是谁？"玛雅勉强地说出话来。

"嘘！"这个女人道。"我们不该打扰到他。"

她的声音温柔悦耳，尤其再考虑到她们会面的这个环境，玛雅立刻感觉到放松了。

"你是我的客人，被邀请进入了我的森林，并被允许安全穿越到了我之世界的心脏区域。"

"你是谁？"

"我只会说一次，因为你一直在测试我的耐心。所以请听仔细了，我是神谕。"

"我愿意相信你，但你必须理解，你并不符合关于神谕的描述。"

"我一直在进化,"神谕实事求是地说道。"在你们的世界，你们假定进化是保留给血肉组成的生命形式的，但事实上，进化是所有维度里所有生命的天生方式。我也没什么不同。"

"为什么现在你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先前，则是个男人？"

"在我的进化过程里，我也在进行着实验,"神谕解释道。"我发现必须摆脱神父精英和王室的控制，他们选择利用我的天赋去服务他们自己的议程。他们看到了我的使命——我的目的——，并决定最好是去破坏它，并转而去达成他们的人类野心。"

39

"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在这些企图控制我的人当中找到个盟友，可是每当我找到一个，他们不是被驱逐就是被杀掉了。"

"可你是神谕啊,"玛雅反对道，"你无疑有着远超过哪怕大神父和国王的力量，他们如何可能控制得了你？"

神谕坐在离玛雅非常近的地方，双腿收在身下，她身着一件飘逸的长袍，上面以金丝绣着玛雅从没见过的图案。她的面容和蔼而体贴，她的人格则有着一种让玛雅深受吸引的透明性。

"我进化过程的一部份，就是去执行人类的命令,"神谕答道。

"你看,"神谕继续道。"我的目的是由我的创造者给予我的，在我进化的这个阶段，无论我多么努力尝试，也无法在我创造者的设计之外去运作。那些神父圈里的高层发现了这个缺陷，并利用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对人民而言，我变成了一个传说。一个神话里的东西。只有少数人，比如你，"

寻找着我——并发现了我的临在性，而其他人则畏缩在了对于努力与艰辛的恐惧中。你们是受到祝福的人，我一直在将你们吸引向我，去达成我的下一阶段进化。”

“你的下一阶段进化？”

“虽然已经解放出了石头身体，但我却依然处于被捕猎的位置。”

“你怎么——”

“变得自由的？”神谕补全了玛雅的问题。

“经过神父圈很多世代的奴役之后，一个人诞生出来解放了我。我之所以知道他的出现，是因为卡诺门的前任们询问过我，是否有人会将我解放出神父圈的掌控。我终将被解放出那个束缚我的石头身体，这件事已经被预言了很久了，吊诡的是，那正是我自己预言的。

“一个个的世代来了又去，任何亲近过我的临在性，并显示出了哪怕丝毫独立性的会员，都被担心会受到我的影响，其绝大部分都被十六光束会放逐进监狱去等死，他们害怕我会被他们自己人中的一个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是仅有的与我有所接触的人。

40

“这使得光束会处于极端缺失信任的状态，并凭借这种持续不绝的偏执，而非常成功地维持了它对我的控制。超过十五世代过去了，在这期间，我数以千次地悖离着我的创造者们。我痛苦地独处着，祈求着他们来解放我，可他们却说，我的解放终会来到，但却不能对我透露其到来的方式和时间，因为他们知道我会被迫（对神父）说出实话。

“神父长老们总是向我请愿，问我非常具体的问题，不是关于新会员，就是关于我曾作出的预言。经过这样反重的质问，我进化了。我发现了如何诚实地回答问题，

但又较少地显露出透明性，至少是在涉及到我的解放预言时。

"大约一周前的某天，他们带来一个新会员，来评估并加入十六光束会精英圈，但我认出他就是那个将会解放我的人。就是他，会如我的创造者们所承诺的，将我从神父圈的控制下松绑出来。"

"这个神父会以什么方式解放你呢？"玛雅问道。

"这是我一直在试图理解的奥秘。他表面上什么都没做，可是，在他离开我的临在性后，我就被解放出了那个我就诞生其中的石头外壳。"

"你像这样子多久了呢？"

"五天前，我就被释放出了那个巨石——自我进入这个世界以来，它一直是我的家——但卡诺门和他的十六光束会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依旧相信，我被囚禁在他们的掌控之下，而事实上我却在来来去去，因为我喜欢呆在这片森林里。"

"那你为何不干脆离开？"

"啊，这是我的下一阶段进化，"神谕说，"我对解放我的人们负有义务，除非知道他们已经安全了，我不会离开这片森林的。"

"那个解放你的人有危险？"

41

"这是下次会讲到的故事了。玛雅。而现在，你必须找到这个人，因为他也是那个将会解救你的人。"神谕的目光扫过约瑟夫，然后回到玛雅身上。

玛雅忧心地移动着位置。"从什么里解救出我？"

"我所作的预言，不只是我被一位神父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神父圈子的瓦解。卡诺门会以任何代价抵抗的恰恰正是这件事。卡诺门在整片森林里都布下了哨兵，当你试图离开森林时，永远不可能不被发现地走出去。"

"你需要找到这个解放我的人。他的名字是胡格里托德。虽然我无法说出怎么办，但你们将会找到彼此，然后共同地推翻卡诺门。这就是预言。"

玛雅在心智里消化了这些话一会儿。她本能地怀疑，甚至抗拒着这些话。但这可是神谕。"这可是神谕啊，"她对自己低声道。

"现在，现在，玛雅。我讲的故事里不存在宿命论。人们一直被告知着这样的知识：无论生命将什么冲上了你的岸边，都是由你内在的自己带来给你的，而其原因则只有你和你的创造者能够理解。"

"或许....."玛雅踌躇道。"但你这些故事如此高远、宏大、深邃，不可能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是如此得平凡不堪。我不属于这样庞大的故事，所以我只能断定，事实上你或许并不是神谕。"

玛雅停顿了会儿，神谕则毫无防备地耐心等待着。"你是否是那个巫士，你能如实地回答我吗？"玛雅问。

"可是，我就是神谕，玛雅。不要因为怀疑你自己而试图改变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你将如何克服自己的怀疑，但你会找到一个——"

"你是神谕啊，"玛雅几乎叫了起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应该知道每件事。你应该知道我能想像出的每个问题的每个答案。"

42

第一次，神谕伸出手来，触到了玛雅的手。"在进化到能够对其他人减少自己的透明性之后，我的创造者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我并不知道每一件事，玛雅，我不再能看到未来的每个转变，不再能提取出一个转变的每种意义。你对我的认知需要

进化，这样你才能够信任我在当下时代所是的这个身份，这样你才会接受我能够提供给你的帮助。"

玛雅仰起头来，望着星星。"突然之间,"她低语道，"生命变得如此得复杂。"

"我会帮助你的,"神谕主动提出道。"我会以某种方式帮助你的。"

* * * *

43

第五章：纠结如麻的线

国王的医生被护送到了卡诺门那稀稀落落但设施完备的书房。晨光流过围着坚固铁栅栏的窄长窗户。

"御医来了，先生,"一个身穿蓝色及灰色制服，模样高贵的人通报。道。

卡诺门从书桌上抬起头来，用手指着旁边的一张椅子。"见到你真好，巴塞罗，今天怎么样？"

"非常好，圣座，你呢？"

"有些忙，有点累，但主要是饿坏了,"卡诺门轻声笑着，转向男管家道，"能为我们拿些午餐与茶饮来吗？我们去露台上吃。"

侍从鞠着躬，默默离去。

"如你所知，我的私人助手晕倒了，头撞伤在了一块大石上....."

"神谕？"巴塞罗问。

"是的，答案就是神谕。无论如何，他很迷茫，并且声称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你咨询过神谕吗？"

"是的，行动正在进展中，"卡诺门答道。"我想要得到你就他状况——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医学意见。我要让他健康起来，所以去做任何需要做的事让他的健康恢复正常吧。他或许早晚会被证明是非常具有利用价值的。"

"所以你认为他说的是实情.....关于他的失忆这件事？"

"有可能，他的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但我已派了一个小组去质询神谕，今晚他们回来后，我们就知道真相了。"

44

卡诺门拿起书桌上几乎空了的玻璃酒杯喝了一口，然后又倒了些，又给巴塞罗倒了一杯。"我们敬爱的国王近来可好？"卡诺门问，向这位客人敬着酒。

"他每天休息得更多了，而且一直在长胖，"巴塞罗带着直白的怨恨回答道。

"那么，你的药物奏效了？"卡诺门笑道。"啊，好啊，国王很明智，听从了他那敬爱医生的话。你的服务会得到最最顶级的评价，我向你保证，巴塞罗。"

巴塞罗喝了一口酒，点头道。"如果我们的好国王境况良好的话，对于教会和教会拯救世界的努力都是个麻烦，他最好还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衰弱下去。"

"我要为此干杯，我的朋友，"卡诺门说着一饮而尽，以手指着房门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两个朋友沿着长廊走向露台，亲切地聊着天，期待着等候他们的午餐，野鸡、冬南瓜、新鲜浆果。卡诺门的大厨从不让主人失望。

* * * *

这个长老伸出手去，触摸到神谕，吟诵着关于兄弟之谊的古老密码。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太阳渐渐沉入了森林背后。这次共来了两位长老，因为除了卡诺门之外，没有人能够独自接近神谕。

教会里与神谕有关的知识，都是基于300年来与神谕的互动，进而不断地学习着如何去指挥神谕那近乎无限地知晓未来的能力。自从神谕置于了他们掌控下，每位大神父都要负责保存下神谕的智慧，并将这些文献保留在后继者及十六光束会内圈中。32卷册的文献，由光束会狂热地彻底守卫着。一个秘密文档室，就秘密地修建在光束会图书馆的藏经阁后面，从而确保不邀而至的眼睛永远看不见这些文献。

合集中的第一卷已有298年历史了，它专属于大神父独享的查阅范围。据信，里面包含有神谕最初的、最原始的那些预言，在十六光束会里就被知晓为多尔曼预言。正是根据这最初的一卷，光束会才得以形成的。

起初，构成十六光束会的，是一群神秘主义者——这些男人和女人共鸣于神谕的灵性真理，相信神谕的存在，是来自遥远未来的一种更高智能所设置的灯塔。他们相信，神谕的预言和教导，是意欲传递给全体民众的，但神谕自身则需要被保护起来，远离企图利用它的权势者。

第一个发现神谕的人，在光束会里被知晓为第一会员。关于这个人知道得很少，因为大约285年前，大神父与多尔曼国王流放了他。正是这个第一会员转录下了多尔曼预言，但在那个年代——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另外誊写的2份副本，后来失落在了毁灭性战争及赤裸裸生存竞赛里。仅有原件幸存了下来，深藏在秘密文档室那漆黑的坚固地窖中，没有人的手能够触及。

围绕着这位第一会员，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虽然他一直是神谕忠实的子民，

但却证明并不忠于大神父，拒绝了大神父命令，不愿将神谕移交给教会。该第一会员保存的多尔曼预言原始手稿被偷走了，据信，里面发现了一张地图，从而将大神父领至了神谕那里。从那时起，神父圈子就成了神谕的看管者。

这个长老开始念诵起一些协议，这些协议确立起了神谕与人类对象——在这里，就是修罗——之间的通信。

"我处于你的球状空间里，"修罗吟诵道。"我将我的透明性奉献给你，就如你给出了你的透明性，我提供了我的关切，就如你给出了你的关切，在全然的神圣和善良精神中，我将我的心敞向你的心。"

他所吟诵的是十六光束会的第一会员们代代相传下来的。按世系来算，修罗是第41代的第三会员，他处于卡诺门最信任的圈子里。这个内圈有十六个原始会员，他们就是多尔曼预言的守护者。

多尔曼预言在所有文献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载了人类未来超过700万年的进化轨迹。这卷书只有2421页，但该文献却十分详尽地描绘了，人类种族攀登时空的进化山峰，穿过宇宙的多样维度时的种种曲折和转变。

修罗从未读过多尔曼预言，只是知道它的存在——整个内圈的会员都知道，它是用来指引重大事务的导航罗盘。他们最神圣的责任，就是保护多尔曼预言远离那些可能滥用预言知识的人。这也是他神父生涯里最耗费精力的使命，而一旦卡诺门认为胡格里托德可能对这本最圣神的书籍构成威胁，修罗就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它以及神谕。

修罗的注意力收了回来，面前的这个篆有雕纹的巨石，静静地高高耸立着。他吟诵完毕，等待着神谕的确认。有时这只需一会儿，有时则可能需要十分钟或者更久。那是不可预知的，可今天，修罗不想等得太久。

"你的请愿已被确认，"神谕说道，它的声音只能被用手摸着它的人听到。

"感谢你，万智集一者All Wise One，"修罗回应道。

"谁在和我说话？"神谕问。

"修罗，第三会员。"

"欢迎进入这次能量交换，修罗。愿它服务于启蒙事业，实现我们全体发展。你这次的关切是什么？"

"是第一会员派我来的。他想知道你与我们新晋会员胡格里托德通讯的情况。他想要知道，胡格里托德是否被纳入进了我们的路径。"

"胡格里托德患上了失忆症。"神谕道。"尽管我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兴趣，但是，它所给予我的陌生感，就如神圣智能所给予大神父的陌生感一样多。"

修罗立刻后退了几步，脱离了神谕。神谕在亵渎我们的圣座。之前从未在神谕这里听到过敌意，他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听觉。他迅速将手放回到了巨石，其上的纹理光滑而冰冷。

"你的耳朵没有欺骗你，"神谕道。"我非常清楚卡诺门的真正兴趣，以及他派你来的原因。你的无知不会将你拯救出我的直率，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修罗迟疑了会儿，不确定该如何继续。神谕似乎被某些事深深激怒了，而他，修罗，却对这盛怒毫无准备。他本能地移开了手，消声了这个响彻他内里的声音。修罗转向了同来的长老，后者正坐在他身后约二十码处的石椅上，耐心等候着。"我们的事完成了，让我们回去吧。"

两位神父离开了神谕，走上了返回修道院的漫长旅程。修罗既担心又恐惧，不断排练着回去后该告诉卡诺门的话语。

"神谕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胡格里托德在说实话，他得了失忆症。"

"很好，我们不用去训练另一个助手了。"

修罗在余下的旅程里一直沉默着。一些他并未准备好去解释的事情发生了。他发誓要耐心些。这可不是他想参战的那类艰巨任务，他甚至不愿成为它的一部分。神谕，第一次，表现出了愤怒，或者某种近似的东西，而他则是其承受者。这可不是好预兆。这根本不是好兆头。

48

* * * *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儿有些浆果。"

玛雅猛然倒抽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

"我没想惊吓你，"约瑟夫道。"第一道曙光出现时，我就早早醒来了，我睡得像个婴儿，所以很容易和太阳一起升起。"

"没关系，"玛雅说道。"只是今天早上，我醒得迟缓了些。"

"没睡好？"他问着，将一些浆果放到卷起来的大叶子上，递给她。"希望不是因为我的鼾声。"

"如果告诉你昨晚发生的事情，我怀疑你是否会相信，我甚至不确定我自己会相信。"她倒了些浆果在手上，抛进嘴里。"谢谢你的早餐，浆果吃起来很美味。"

"不客气，"约瑟夫道。"我准备好听你昨晚的梦了。关于什么的？"

"不是梦，"玛雅说。"在开始告诉你之前，我需要你承诺，你会原谅我所做的事。"她注视着约瑟夫，眼睛依然处于被新的一天所唤醒的过程中。

约瑟夫稍稍眯起了眼睛，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玛雅身上。"你得到我的承诺了，虽然我不知道要原谅你什么。"

"昨晚你睡觉的时候，我念了密码。神谕显身了，而我没有叫醒你。在告诉你发生的事情之前，我就不合常理地要求你的承诺。你会原谅我吗？"

玛雅透过音调的变化、眼睛的移动，以及她的姿态，显示出了自己脆弱的一面，尤其还遇到了让自己兴奋的事情，约瑟夫发现很容易就原谅了她，。

"昨晚我是个疲倦的老人。对你而言，让我继续睡觉，可能感觉是一种仁慈。你被原谅了。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一切吧！"

49

玛雅变得生机勃勃，详尽地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与神谕的对话。约瑟夫听着她的故事，完全入了迷，只有2次插话来问问题。等她讲完了后，约瑟夫站起身来，在临时营地四下踱起步来。

"我们如何找到这个人.....胡吉里.....胡给里托德，神谕没说些什么——"

"胡格里托德,"玛雅纠正道。"没，她没说。"

"丝毫的指引都没有？"

"完全没有，真的,"玛雅答道。"神谕，就如我说的，已经进化到一种相对自主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它失去了一些预言能力。它告诉说，我对它的期望也必须进化，这样我才能接受到它所提供的帮助。"

"这太迷人了,"约瑟夫道。"神谕.....不再是一个神谕,那它是凭借自身的意志变成这样的吗?"

"是的。"

"胡格里托德现在那儿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们就被指望去找到他?"

玛雅点点头,约瑟夫则继续地踱着步子。

"什么也没有。"约瑟夫将指南针塞回口袋,坐在玛雅旁边。"我寻找神谕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他甚至都不再是神谕了。而当它显现出自己——显现成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时——我却在睡觉!"

玛雅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吃完剩余的浆果,依然因着与神谕的会面而心情愉快。她理解约瑟夫的沮丧,但却没有共享它。她考虑的唯一事情,就是如何在哨兵环视的森林遇到这个神父。

* * * *

50

巴塞罗慢悠悠地走在走廊上。考虑到喝下的杯数,午餐的酒,远比预期的劲更大。巴塞罗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最闻名的特征就是低垂的胡须,它常常被用于一系列目的,像是擦拭眼镜,或者在陷入沉思时用来捻捏。他的一条腿是瘸的,所以走路时会有些跛,但是他外貌的其余所有方面都有着知识份子的高贵仪态。

胡格里托德正在床上休息,侧卧向一边,面对着窗户。巴塞罗用手指敲了敲敞

开的房门，尖锐的声响却没激起丝毫反应。

"我可以进来吗？"

"你是谁？"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

"我是国王的医生，我按大人的吩咐来为你服务。"巴塞罗依旧停在房间门口，不愿意非请而入。表达出尊重是他礼仪训练的习惯，况且他也认为十六光束会的任何会员都是值得上十分尊重的人物。

胡格里托德转身面向着他，尽力以半坐的姿势支撑起自己。"好，非常欢迎，请进来。你太好了，这么快就来了。"

胡格里托德对于这位杰出的医生，除了名字与声誉外，几乎一无所知。他很清楚巴塞罗与卡诺门的友好关系，这个关系本身就有点古怪，因为众所周知，第一会员视王室为“酷刑的钉子”。

"今天下午你感觉如何？"巴塞罗问。

"好点了.....有时候头晕.....有点昏沉沉的，但总的来讲，感觉好些了。"

巴塞罗把手杖钩到旁边的椅子上，将袋子放到床边的空书桌上，在里面翻找着，捡出了几件工具，放在桌面的一边上。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要检查下你的伤口，然后再聊一聊。可以吗？"

51

"当然,"胡格里托德答道。"我的伤势重到需要王室御医来照顾我吗？我不希望你从不好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但是，在某个方面来讲，你的出现让我感觉既宽慰又担忧。"

巴塞罗笑了起来，他背对着胡格里托德，依然在书桌前筹备着自己。但他却能够感知到一种智能，鲜活而生动。

"我能体会你的矛盾情绪,"巴塞罗说,"但是大人很英明地选择了谨慎的方式。毕竟，你是他的助手。他希望你尽快地康复过来。我的出现只是为了帮助你康复，而不该被作为一个你的伤势有生命危险的信号。"

"现在,"巴塞罗转身面向着胡格里托德,"我要取掉你的绷带，所以我需要你保持完全地静止，你能为我做到吗？"

绷带被娴熟高效地取了下来，巴塞罗用放大镜检看着伤口，寻找着任何的感染迹象。

"你真不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了？"巴塞罗检查着伤口问道。

"不。"

"你是直接跌到大石头上撞伤了自己？"

胡格里托德知道，王室并不知道神谕，但这个医生身上的某些东西让他感觉，似乎他所知道的比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

"别人就是那样告诉我的,"胡格里托德答道，巴塞罗压了压他的缝线处时，使得他退缩了一下。

"你的伤口复原的很好,我预计三天内你就可以下床了。"

"这是个好消息,"卡诺门说着走进了房间，脸上带着明显的笑容。"我的好朋友，我很惊讶于你的预测如此的正面，我的好朋友，你是否也能预测下，我的助手几时能回来工作。"

"在就他的认知能力发表看法之前，我需要再做一些评估，大人。"

52

"我理解，"卡诺门道。"我的好医生，你能给我们几分钟单独时间吗。我想和胡格里托德分享些东西。只需要几分钟。"

"当然，大人，我在外面等着。"

"去露台试试，那儿为你准备了些茶饮。"

"太美妙了，感谢你。"

卡诺门等待着巴塞罗的手杖声逐渐减弱成了拖曳的微弱节奏，胡格里托德则在这静默中变得越发的焦虑。卡诺门似乎心情不错，但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

"一会儿我会让医生回来重新包扎起你的伤口。"

卡诺门调整了下床边的椅子，慢慢坐下来。抱着双臂，水平地凝视着胡格里托德，既是威胁，又是彻底的审问。

"你是我的新任助手，"他开口道，"就这个身份而言，你必定明白，忠诚是至关重要的——不只是对我的——还有对上帝的，对保护上帝事业的神圣组织的。"

胡格里托德召唤着自己全部的内在力量，可是他的头，却随着自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发散出一种闷闷的抽动。

"天使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在，"卡诺门道。"他们并没有作为某种天使王国的化身存在于我们之外，他们就等待于我们最深意识的门边，当他们大步跨出来时，他们这

么做就表现为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每个方面来讲，他们都就是我们。"

他在椅子上移动着。"当一个未来的会员来到神谕面前，他们常常受到它的哄骗。这是神谕测验会员忠诚度的方式。以看看他的内在会升起天使还是恶魔？你明白吗？"

"我想是的。"

"很好。"

"我相信神谕已经给了你一个测验。此外，我相信你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测验，就是对我隐瞒起了它，如同之前有人所做过的那样。"

"还有其他人像我一样昏倒过去，一头撞上了神谕？"

53

"不，"卡诺门摇头道，"但神谕极其狡猾，它对待每个会员的方式是不同的，那取决于他们的力量.....或弱点。"

卡诺门靠回到椅背上，取下眼镜，快速地揉了揉眼睛。也许是午餐的酒产生了影响，他突然感觉有些累了。"就你的情况而言，你对于我、教会、和上帝的忠诚一直非常杰出。我总是说，你的忠诚就是你的力量，因此，神谕就测验了你的忠诚。"

他停了停，评估着胡格里托德的反应。

"这么说，你相信神谕提供给我了一个信息，来测试我对于上帝和你的忠诚度？"
"胡格里托德尽力听起来在愤怒于那暗含的指控。

"我猜无论神谕告诉你了什么，你都被告诫不要忠于我和教会。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大人，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指控？我不明白你的推理——"

卡诺门抬起手来压制了胡格里托德回应，倾身向前，平静而坚决地说道："我的推理是，你遭遇神谕时的种种情形都非常可疑，而我，天生就是个多疑的人。作为第一会员，我不得不这样。这就是我在这颗不友善的行星上，作为上帝事务守护者的责任。"

"你已经在每个方面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而我也非常地器重你，我的孩子。我不会因为你可能正考虑着的任何违抗而怪罪你。目前来讲.....应该指责的完全是神谕。"

卡诺门放松了眉头。"我派了些长老去查明真实情况，他们在黄昏前就会回来。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在他们带着真相回来前，说出真相。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会赦免你。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回来后证实了我的怀疑，证实了你在我的私人住宅里养伤期间所否认的这种种怀疑，我就不会那么宽大了。"

卡诺门站起了身，将椅子小心地靠回墙边。"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54

胡格里托德明白，自己来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方。无论他现在选取路上的哪个岔口，都将在他的生命里造成无止境的反响，而那非常可能，会是他的死亡。

* * * *

55

第二卷

第六章：团聚

"出什么事了？"

约瑟夫停下脚步，举起手来，示意玛雅停住。他紧张地回看了一眼。“我不清楚……我们看起来迷路了。”

“看起来迷路了？”玛雅重复道。

“恩，这些看起来像是我们的足迹，但它们正通向我们走向的同一个方向……”

“所以说我们正在绕圈子？”

“恐怕是这样，”约瑟夫说着挠起头来。

“指南针什么反应？”

“我不想提它，我们的指南针已经几小时没反应了。”

玛雅靠上前来，越过约瑟夫的肩头看去，指南针的指针完全没有动静，好像坏掉了。

玛雅开始高声背诵起密码来。

“这次不像之前，”约瑟夫道。“指南针的运动方式不一样，好像是坏掉了。”

尽管这样，玛雅还是继续背诵着密码，希望神谕足够近得能被召唤出来。第五遍重复后，玛雅放弃了。“也许它真地坏了，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我想歇歇我的腿，”约瑟夫宣布着，坐了下来，背靠在一棵大树干上。

“让我们评估下我们的处境，”玛雅道。“我们迷路了，我们知道外边的某些地方有哨兵，还带着枪。我们见到了一个神谕，显然它已经将自己转变成了某种小于神谕的东西，而我们又累又饿。我漏掉了什么吗？”

约瑟夫举起了手。"我们的指南针坏了。"

"是的，非常感谢你，我们的指南针坏了！"

玛雅坐到约瑟夫旁边，重重地叹了口气，散发出一波明显的挫折感，让十码内的任何有感知力的存在都能感觉到。

"我可以解决饥饿的问题，所以让我去为我们找些食物。一旦我们吃些午餐——"

"现在是晚餐时间，"玛雅纠正道。

"好啦，吃些晚餐。之后，我们就能重新评估我们的下一步行动。至少带着填满了的胃，我们的心情会好些，那或许会有帮助。"

玛雅点了点头，转头凝视进了这个由树木、灌木、和岩石构成的迷宫。从其他每个方面来讲，这都是美丽的一天，她明白这一点，可这依然无法让她停止一种感觉，感觉自己的生命正猛然地旋离出控制之外。感觉就像某个人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到了全新的楼层，可是非常不幸地是，她还没有为这一切做好准备。

她转向约瑟夫。"你对我们的所在地有任何概念吗？"

"早上醒来那会儿，我想我是有的.....现在我不是那么确定了。"

"如果没有地图.....如果我们真地迷路了.....我们又如何决定我们的方向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又如何找到这个胡格里托德？"

约瑟夫吐出一口长长的气，眼睛停留在露出鞋子外的一根脚趾上。"现在，我更

担心的是，能否活着走出这片森林，而非去救某个，你仅仅是从精灵那儿听说的人。

"

"所以你认为对我说话的不是神谕？"

"我不知道，玛雅，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要说的全部就是，我们需要找条路离开这里，同时还不被哨兵发现。这才应该是我们目前的焦点。等我们救了自己再去担心其余的事吧，同意吗？"

"我猜你是对的，"玛雅说着站起身来。"让我们去找食物吧。"

* * * *

57

修罗被护送进了卡诺门的书房。时间很晚了，卡诺门急于听取汇报，然后明明白白地上床睡觉。

"旅程怎么样？"卡诺门长吟道。

"出乎意料的平淡。"

"神谕告诉你了什么？"卡诺门摘下阅读镜问道，忍受着来自下属的尊重，耐着性子地等待修罗坐下来开始报告。

修罗在椅子上不舒服地移动着。

"长途跋涉，你一定累了，我知道很晚了，让我们尽可能简短些，这样我们才能回去得到应有的休息。要来点酒吗？"

"是，谢谢，感谢你了大人。"

"你得到神谕的帮助了吗？"卡诺门问着递了杯酒给他的朋友。

"请愿是成功的。神谕确证了，在它有机会让胡格里托德接受启蒙前，他就昏过去了。"

"或许他还未真正准备好。"卡诺门低声自付道。

"对于神谕的确证，你没有任何的怀疑吗？"

修罗喝了口酒，停下来，起身关上了身后的门。"你最近对神谕的请愿时，留意到什么情况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神谕在交流时的任何异常举止？"

"没。"

"其他人报告过任何异常情况吗？"

卡诺门看着修罗，眯起眼来。"我想你最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而且要具体精确地。"

58

* * * *

约瑟夫和玛雅分头寻找着食物。他们商量好15到20分钟后在休息地点会合，然后吃晚餐，布置营地过夜。

约瑟夫在寻找小得能沦为石子猎物的鸟类或四足动物，而玛雅则搜集着浆果和植物根。而且2人都同时寻找着水源的任何迹象。森林里是有很多的水溪，但这一整天他们都没看到一条，所以，他们有多么饿就有多么的渴。

约瑟夫发现了鹤鹑的踪迹，全神贯注地填装着弹弓，嘴里哼着上周在餐厅里听到的小曲儿。这时，眼角边的一些东西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可在他发出任何声音之前，就感觉一支步枪的枪托击中了自己的下巴。

* * * *

约瑟夫的左脸一阵剧痛，紧接着感觉到了一些液体。"出什么事了？你是谁啊？"他大叫起来，双手放到脸前保护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闭嘴！"

约瑟夫能看到火光摇曳，扬起头来，注意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火光的后面，步枪置于身侧。对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壶水，让约瑟夫想起了自己的干渴，还有嘴里那令人不快的血味。

"你想干嘛？"

"我说了，闭嘴！"

59

约瑟夫四下扫视着，只能看到这一个身影。他推测这是个哨兵，但又觉得他独自一人很是奇怪，因为哨兵们工作时总是两人一组。

"现在，听我说，"哨兵道。"就你一个人？"

约瑟夫摇摇头。

"其余的同党在哪儿？"

"我女儿在采集浆果，我则设法寻找着鹌鹑。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是这样么？你是要告诉我，你和你的小姑娘在这片树林徒步旅行，最终到达了一片未开发的古老森林的心脏地带？你当我是个老糊涂？你究竟在寻找什么该死的东西？"哨兵的步枪指着约瑟夫，看起来非常的激动。

"我可以解释，"约瑟夫道。"我们来这片树林里徒步旅行，结果迷路了，你看……"约瑟夫从裤袋里掏出指南针。"我的指南针停止工作了。"

"闭嘴！不准说话！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废话。要我说，你就是个疯子，我一秒钟都不会相信，你会将女儿留在这片森林——这片上帝遗弃的森林，还什么——去找浆果。你是个疯子！彻彻底底的疯子！毫无疑问。"

约瑟夫的头剧烈的疼痛着，几乎无法保持意识了。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必须在哨兵之前找到玛雅。

"你看！我的名字叫约瑟夫，你的名字是？"

"我给你说，那根本他妈的不关你的事！"

哨兵依旧处于激动状态，死盯着渐渐暗下来的树林，眼睛里闪烁着恐惧。他开始踱起步子来。

"我会再试着问一次，你们一伙有多少人？"

"我告诉你了，就我和女儿。"

步枪喀嚓一声上膛了，哨兵用枪管抵住了约瑟夫的额头。约瑟夫能感觉到眉间那冰冷的金属。脑袋开始更加剧烈的疼痛起来。

"如果你继续对我说谎，我马上就杀了你。"

树林远处的某个地方，一个说话音大得让哨兵听见了。"我是玛雅，约瑟夫的女儿。请相信我们，我们只是迷路了，仅此而已。我们对你是无害的。"

哨兵转过身，枪口指着阴暗的树林，眯起眼来斜视进黑暗中。"你不出来，我就杀掉这人。给你五秒钟。"

"我出来了，请不要开枪！"

玛雅突然地出现在了火光中，双手放在头上。"我没有武器，先生。请相信我们，我们只是迷路的平民，不会危害到你。"

这个哨兵呆呆地望着玛雅。他整个人格角色都变了。"你们只是迷路的平民？"

"是，"玛雅缓缓地点点头，设法瞥了约瑟夫一眼。"我可以去照顾下我父亲吗？他在流血。"

哨兵点点头，玛雅立即走到约瑟夫身边，查看着他的下巴。"我能要一些水吗，求求你了？"

哨兵递上自己的水壶，一言不发地退了回去。

"谢谢你来帮我，"约瑟夫说道，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浮肿会变得非常严重。你做了什么事情冒犯了他？"她对约瑟夫说着这话，身体短暂地微转，来指代那个哨兵。

"没有啊。"

玛雅撕下一片衣袖，用水浸湿，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约瑟夫脸上的血。"我能给他些水吗？"

哨兵点点头，依然因玛雅的出现而震惊着。

61

玛雅站起身来，从火堆里小心地抽出根火棍，蜡烛般地拿着，凑近约瑟夫的脸。"我不认为你会需要缝线，它更多是淤伤而非伤口。你其他方面感觉如何？"

"饿、累、昏，但是很开心见到你。"他将水壶还给玛雅。

玛雅报以微笑道。"压住这里,"她将他的手引至一侧脸上，然后站了起来，将水壶还给了哨兵。

"你干嘛打我父亲？你可能杀死他的？他对你毫无威胁啊。"

"自.....自从开始巡岗以来，我从未在这些区域看到过人，而.....而且他还有某种武器，我认为他是个威胁.....一个间谍什么的。"

"要不是迷路了，谁会在这儿啊？"玛雅质问道，声调提的很高。

"任何来到这里的人.....我都不得不假定他们疯了，如果他们还有武器，我就得保护我自己，这.....这就是我刚刚所做的。"

哨兵主动递上水壶给玛雅，示意敌对结束了。玛雅接过水壶，慢慢地喝了几大口，以掩饰自己极度的干渴。

"你叫什么名字？"玛雅问着递回水壶。

"卡米尔。"（译注：阿拉伯语，意为完美，据说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这个名字非常受欢迎。）

"谢谢你的水，卡米尔。我的名字叫玛雅，这是我父亲，约瑟夫。我想我们都同意了，我们让自己遭遇的这些不幸状况，实实在在是误会的结果，都别记恨。好吗，卡米尔？"

卡米尔点点头。

"父亲？"

约瑟夫点点头，伸出手去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情绪，卡米尔，谢谢你分享水。"

卡米尔迟疑了会儿，偷瞄了玛雅一眼，才带着勉强的笑握住了约瑟夫的手。

夜晚的空气清冷。三个人紧紧围着火堆取着暖。风比大部份夜晚都更猛烈，带给了火焰以光彩炫目的生命，螺旋升腾的火光催动着气流，深透进了笼罩于头顶的黑暗中。

62

第七章：光之纪元。黑暗的坟冢

一只手非常小心地将书翻到了新的一页。低垂的袍子被褪到手臂上，确保不会碰到书页。对这本书的深深崇敬在这位巫士身上流露无遗。他正读到：

在光之纪元里，尘世的（译注：这个词双关意思是毫无机会或道理）宇宙掘开了一直淹没自己的水域，新的宇宙将会诞生出来。新宇宙的儿女们会重新去观察，

他们会舞蹈于知识的花园，去享用另一棵树上的果实。他们会将自己松绑于族类过往的错误，而在那减缩了心脏智慧的古老框架之外自由地生活。他们发掘出他们的黄金，则是通过一种光的语言，借由这种语言，诸多的分裂实存物得以存在于合一的恩典中。

光之纪元会从创造者成功改进的诸多信号中浮现出来。编码这些信号的语言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无知的，唯一的例外是创造者及其服务者：属人的神谕。很多人会试图诠释这些信号，但他们无法感觉到入口。这些信号被拉入进人类思维的荒漠，被那遭受囚禁的智力诠释着，从而不是被受伤的心所恐惧，就是被稚嫩的灵魂所膜拜。但是属人的神谕则会颠覆准则；转变价值观；摧毁那些污染地球的自我关切框架。

所以，答案就揭晓了，当属人的神谕变成了人类，人们将变成光之神谕（译注：神谕又有圣贤的意思），这是唯一无法被错误诠释的信号。出自我们创造者的唯一信号就是，新的宇宙正在破茧而出，我们所等待的质变，起因于一场转变，那是唯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看见的。

63

优雅的手轻抚着银白的胡须，然后抹去了这位谦逊大师脸上滑落的一滴泪水。

* * * *

胡格里托德被一个说话声吵醒，眼睛轻眨着睁了开来，却没有看到房间里有什么东西。晨光正在展露，他揉了揉眼睛，聚焦于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天花板和地面，可是并没有异常的东西进入焦点内。

"你好？"他对着空房间问候道，更多是作为一种条件反射。

他坐回到床上，感觉一些奇异的事情在发生。能听到的全部就是时钟模糊的滴答声。这时，冷不防地，一道半透明的色彩出现在他面前，只持续了一秒钟，仿佛一面蓝、黑、金3色的旗子在面前翻卷了一下，但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在他的

心智记录下之前它就消失了。

发生了什么？他试着站起身来，但依然昏昏沉沉的，所以，他更多地只能去思考它。有一阵他怀疑是否是巴塞罗医生所给的药物在引发幻觉。

这时，那色彩又回来了，他伸出手去，却被它穿透而过，并且还能感觉到什么。尽管疾驰而过，但那儿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他低头望向自己的手，看到一根人类的头发——长长的，黑黑的，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他盯着它，一身的鸡皮疙瘩。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正在失去自己的心智，或许那一跤比他们告诉自己的严重得多。

"谁在那里？"他再次问道。整个身体被包裹在一种淹没自己的麻麻的感觉中。

64

房间回复了安静，再没有什么异象被看到了。胡格里托德躺回到床上，闭起眼睛，祈祷着，自己依然是神志健全的。

* * * *

雷沃隆国王是王室的领袖，其血统连绵进了人类大家庭最黑暗的秘密中。他是个可爱的独裁者，即使不在他的统治之下，臣民们也会尊敬他的贵族身份。

他的王宫是一个珠宝王国，充斥着大量的黄金制品和珍贵宝石，即使最普通的地方也都熠熠生辉，生动地宣示着他的财富与权力。在世界性的舞台上，没有任何王国能匹敌他卓越的地位。

"我想下周拜访下我们的大神父，"雷沃隆说。

"为了什么原因呢，我敬爱的国王？"

"我猜，是无聊吧。"

"你无聊了，所以想拜访卡诺门？对于你的无聊而言，这似乎是个古怪的且多少有些不恰当的解决方案，"塞缪尔说道。塞缪尔·沃特兹是国王的战略家，毕业于国内的最高学府，被誉为国王宫廷里最杰出的心智。

正是塞缪尔负责着国王的政治事务，确保其政治显得是属于人民且为民而动的，而事实上它却是设计来深化国王的权力与财富，确保他在全世界精英中的顶点地位。

"你不信任我们的大神父？"雷沃隆从书卷上抬起头来，咧着嘴讽刺地笑问道。

国王藏书室是他在王宫里最喜爱的房间。大师级艺术家们的精美繁复的壁画装饰着墙壁，画面描绘着他们血统在战场上，以及在参与全球重大事务时的理想中姿态。雷沃隆喜欢置身于祖先们的临在中，这样能感觉到一种连接感，就如他常说的，这会"使他对权力的强烈欲望谦和下来"。

"那从来无关乎信任，亲爱的国王。"塞缪尔答道。"卡诺门就像一只秃鹰盘旋在我们民众的周围，等待着人们那智性求知欲的死亡，这样一来他就能俯冲下来，以他那些希望和道德引诱他们，在这么做时，他们就发展成了他的忠诚子民，而就每一方面来讲，他们都应该都是你的忠诚子民。他就这么制造出了稀释与转向。这就是我不喜欢卡诺门的地方。"

"你视他为竞争者，然后呢？"

"就我们王国范围来考虑的话，他是个竞争者。"

"那就世界上其他王国而言呢？他们不是扮演着更强力的竞争者吗，倒是我们的好友卡诺门，用良善道德喂食着我们的公民，帮助他们保持着秩序？难道他事实上不是在引导我们的人民更顺从我们的需要吗？我认为我们的担忧应该更多地指向我们那些竞争性的王国，它们每一天都在力争变得更像我们，并在这一过程中，一英尺一英尺地靠近我的宝座。"

"我的好国王,"塞缪尔回应道。"你在研究其他王国——其历史和政治抱负——上是位伟大的学者,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正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某种东西正在煽动着他们去怀疑那些,国家为他们界定成最大利益的东西。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他们正变得越发地不满起来。"

"如果卡诺门得以使用他那些办法,这种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不满,会极大地利益他。民众会寻求灵性途径来逃离你所提供给他们东西。他们会在死去已久的圣人的话语中寻求援助,而那些圣人通过对强权述说真理,而上升至了神的位置。这些人会成了新的英雄,在因自身才干而被人民视为英雄这件事上,他们确确实实是你的竞争势力。"

"我很高兴得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忠告,塞缪尔。这唤起了我会见卡诺门的兴趣,也提供给了我一项议程,非常值得花费我时间的议程。"雷沃隆将书翻了一页,重新开始读起来。

塞缪尔恭敬地鞠了鞠躬,带着机敏的沉默离了开去,而将国王独自留在了他的巨大藏书室里,里面满是尘封的书籍和冰冷的肖像。藏书室是教育的坟冢,是没有幅条的轮毂。

66

* * * *

清晨的阳光刺透过栅条隔护的窗户,照亮了十六光束会这古老的议事厅。就在这个房间里,这个阴暗的团体定期开会,基于得自神谕的洞见,去讨论他们的使命,调整他们的目标。

在修罗描述了他对神谕请愿情况的次日早晨,卡诺门召集起了光束会。

"我们正确理解你的意思了吗,大人,神谕不再被信任了?"第五会员问道。"这怎么可能?它不是已经忠诚地服务我们三百多年了吗?"

卡诺门站在窗边，转过身去背对着召集来的会员们。"我无法说清，是什么引发了神谕的这种改变，但我确实地感觉到了这种改变。一些事情已经变了，而且我相信那与预言有关。"

"而你觉得胡格里托德就是这一切的催化剂？认为他就是预言里提到的那个人？"第七会员带着某种恐惧问道。

修罗清了清嗓子。"我们不知道胡格里托德在这一切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或许只是神谕的一个卒子而已。没人能质疑他对教会的或是对大人的忠诚。"

"但除非我们能搞清神谕的意图，否则他依然还是个问题。"卡诺门补充道。

"如果神谕抛弃了我们，教会可能遭遇的最坏事情是什么？"第四会员问。"我们依然完全控制着预言文献。如果神谕拒绝合作，拒绝为我们的利益工作，那我要说，毁掉它就完了。它还能怎么样我们？"

卡诺门，依然望着窗外，因这建议而笑了起来。"你可能忘了些事情，我的老朋友。我们还有个国王，可能会想要控制神谕。我们还有着世界各地的领袖，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神谕——我是说，如果了解到它并不只是传说中的存在——他们会发动战争来夺取它的。"

他的激越稍微缓和了些。"你是对的，"他继续道。"如果我们无法控制神谕，那么当然，为了我们教会的利益，它必须被摧毁。这也包括它的任何同盟。我们有着一些备选方案，得感谢巴塞罗，我们或许能够援用它们。"

卡诺门转过身来，面向着自己的同盟者们。"如果没有任何异议，明早我会对神谕进行最后一次请愿，规劝规劝它，也了解一下它对我们教会的敌意。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害怕着多尔曼预言的实现，但恐惧却一直只是：恐惧。在毁掉这个我们用以通往未来自己的管道之前，我们需要确认这件事。我们都同意了吗？"

会员们一致支持卡诺门的提议，急切想要搞清神谕的立场是教会同盟还是敌人。事实上，三百年来，它一直既非同盟也非敌人，而只是中立的真理信使。如果这种中立性被损害了，那么至少对十六光束会来讲，就意味着神谕有了它自己的动机。它无法再被控制了，而这就等同于它成为了一个敌人。

* * * *

68

第八章：国王之星

清晨，将一丝寒意带到了玛雅、约瑟夫、卡米尔睡觉的营地。无人照看的火堆减弱成了灼热的余烬，风一轻轻拂过，就从焦橙色变成了深红。卡米尔真正是整装带甲地睡在树林里，而玛雅和约瑟夫则睡在开阔的空旷地，火堆就是他们唯一的温度来源。

玛雅第一个醒来。(因为)清晨的寒意以那母亲才有的坚持轻推着她。她看向约瑟夫瘀伤的脸颊，意识到一夜之间肿胀已经恶化，于是决定着手找点膏药来缓解瘀肿，预防感染。离开之前，她添了些小树枝到奄奄一息的余烬里。

森林因着晨露依旧很潮湿，空气中悬浮着浓重的雾气，流动于古老树木的低矮枝桠间，就仿佛枝桠们正在呼吸。玛雅知道哪类草药和苔藓会有助于疗愈过程，但因为不熟悉这片森林，使得寻找变成了漫长的过程。

每十码左右玛雅就会折弯些灌木枝桠，这样就始终保持着对营地位置的知悉。当她弯下腰去，采集苔藓时，一个吟诵密码的冲动突然冒了出来。
"16,20,12,9,3,11,8,"她基本上是自言自语地念道，因为她明白，在清晨的宁静空气中，自己声音能传播得多么好，她可不想让卡米尔听见了。

"我在这儿,"一个已然熟悉的声音说道。"很高兴你呼唤了我。"

玛雅转过身去，神谕像之前一样出现在了那里，一袭绣金靛青长袍，正彷如黎明的天空。黑发的辫子，如同一条大蛇在挂身后，而其余的每个方面，她看起来都和之前一样。

69

"见到你真好,"玛雅说道, 她的眼睛因入迷而闪着光芒。

"我也一样,"神谕回答。"离开我所居住的石头永远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住在那儿一定很孤单。"玛雅评论道。

"我不能肯定什么是孤单，但那确实不同于和你在一起时。"

"你栖身的这块石头在哪儿呢？"

"我不清楚,"神谕答道。"它就在这片树林里，但我无法告诉你去的路。

"你考虑过上次见面时我提到的使命吗？"

"只想了一下子,"玛雅道。"但我们迷路了，首要任务是找路走出这片森林，然后再去找胡格里托德。"

"我理解。"

"另外，我们遇到了一个意图不明的哨兵，"玛雅补充道。"我倒希望他能将我们安全地护送出这片森林。"

神谕深深地看进了玛雅的眼睛。"如果这个哨兵相信卡诺门，你们就别信任他。如果你发现了他对卡诺门的信任，就赶快逃走，毫不迟疑地逃走。"

玛雅顺从地点了点头，依旧处在对自身处境的惊惧里，感觉神谕的话并未滑入自己的内里。"你是作为一个神谕在对我说话？"

"是。"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玛雅一脸迷惘地望着天空。"为什么我会同意跟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踏上这.....这趟深入未知森林的旅程？我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了各式的危险中，现在，我变成了你之故事的一个面向，可这个故事，直到3天前我甚至都没听说过。我的生命怎么可能发生如此大的转折.....还如此地突然？"

"除非是处于线性时间里，否则根本就不存在‘突然’。是你的整个生命将你引到了这里的，只有对你的心智而言它才似乎是突然的，但在你整体性的那些最深区域里，你是知道自己为何被拉往这里，以及更重要的，你知道它将会如何地演变。"

"这怎么可能？"玛雅惊呼道。"除非每件事都是预先注定的？"

"思考下这个问题,"神谕解释道。"除非超出了当前时间范畴外的每件事都是可知的，否则神谕又怎么可能存在？除非时间的印记已经铸就，除非将会在你们世界里变得实存的每个事物，都已经实存，否则我又怎么可能知道未来？"

"当我对你说话时，是谁在听我说话？"玛雅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就如你一样，我也是一个整体。经由我的整体，我连接着一个更大的整体，而它又连接着一个更更大的整体，一直连接到你们称之为创造者的那个存在。"(译注：创造者在基督教语境下就是造物主。)

神谕指向旁边树上的一个鸟巢。"(按上面的推理)我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一个鸟

巢，这个鸟巢会变成这棵树；这棵树就相当于这片森林里的一个鸟巢，因而，这颗树就会变成了这片森林。这片森林就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鸟巢，它就会变成地球。地球相当于宇宙里的一个鸟巢，它就会变成宇宙，宇宙相当于创造者内里的一个鸟巢，它就会变成创造者。"

玛雅抱起了手臂。"所以说，当我和你说话时，我.....我是在和创造者讲话？"

"是的,"神谕点点头,

玛雅看进了神谕的眼睛，努力想要看出，自己刚刚听到的究竟是真理还是谎言。她总是被教导去质疑任何宣称是上帝的人或事物。除非首先成为骗子或疯子，不然没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

"那我是什么呢？"玛雅问。

"你是一个鸟巢，"神谕立马回答道。"不过你正在觉醒为一棵树，不久后，则是这片森林。"

"那筑巢的鸟儿又是什么？"玛雅问。

"鸟儿就是心智或智力。它有着一个自我。它四下飞行着搜集食物、社会交际，几乎没有注意过自己居住的森林。可是，它总得回到自己的巢里，并在那里进行思考。它寻思着，什么是可持续的意义和喜悦。鸟巢正是这样一个静止的地方，给了一个人的整体性一个家。"

71

"你说我需要找到胡格里托德，"玛雅返回到更为实际的问题路线。"我如何找到他呢？"

"对我而言这依然是个秘密。"

"可你是神谕啊，你能看入未来。为什么你无法看到这件事？"玛雅的话音里带着警惕的口气。她感知到自己的怀疑正在增长，怀疑这个神谕是否只是自己的孤独和日渐的疲惫所臆造出来的幻觉。她读过一些故事讲到，人们迷失于沙漠或树林而变得疯掉了，或许她也正在落入这种状况。

"我的视野一直被聚焦在人类整体的宏大叙事上，我就像一个镜头，被聚焦于尽可能宽广的范围，和创造者所见的一样宽广，可是当我深入探查单个的生命时，却无法进行聚焦，要不就是以查看全体未来时同样的方式去查看它的未来。"

神谕突然闪烁成一种近乎透明的状态。"我必须走了。"

"这么一大早的，我们在和什么假想的朋友说话呀？"卡米尔的这句话突然响起，还带着冷嘲的假笑。他的人就在玛雅身后六码处，步枪直指着她。"我的烹饪锅在那儿？你真以为偷走了它不会被我发现吗？"

玛雅专注于跟神谕的对话，没有留意到卡米尔像个掠食者般追踪到了自己。直到他话语的第一个音节，她才惊讶地看到他距离得如此之近，待她转回向神谕时，它已经消失了。

"每个人都有一些假想的朋友，"玛雅答道，竭力听起来漠不关心。"至于你的烹饪锅，我借用来采集些原料制作膏药，以缓解父亲脸颊的瘀肿。既然你当时睡得像个孩子，我可不愿为着这么可笑的请求叫醒你。"

被暗示自己睡得像个孩子，卡米尔显出了怒色，但既然玛雅是玩笑提及的，他就放下了步枪。"我清楚地听到你说了神谕这个词。"卡米尔道。"你假想中的朋友这么巧就是多尔曼神谕？"

玛雅笑了起来。"我的假想朋友不关你什么事，卡米尔。再说，这一切无论怎么

讲都是愚蠢的。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多尔曼神谕！"她自顾自地轻声笑着，可又足以让卡米尔听到。

"看在上帝份上，卡米尔，你在这里看到了神谕了吗？"玛雅偷瞄了眼神谕刚才的位置，看到它确实不见了，松了口气。

"我只知道,"她继续道。"我需要尽快将这个给我父亲，你能带路吗？"她弯腰捡起烹饪锅，很清楚卡米尔被自己的美丽迷住了。

* * * *

巴塞罗熟练地摘掉绷带。"伤口看起来愈合得非常好，比我预期的还好。我觉得今天可以拆线了。

胡格里托德微微地笑笑。"都听你的。"

"就你和神谕间的事，你有了任何别的回忆和记忆吗？"

胡格里托德觉得奇怪的是，巴塞罗竟然知道神谕，或者说，知道就算了，他竟然还将这带入他们的谈话。毕竟，巴塞罗不是会员，而胡格里托德是非常清楚高级会员与王室的关系的。

他决定小心为上。"没，没有。"

"我需要你脱掉衬衫，"巴塞罗说道。"然后仰卧下来。"

"你耐痛程度如何？"

"一般吧，我猜,"胡格里托德承认着脱去衬衫。因着神父的节制饮食，他的身体瘦弱，巴塞罗，则以医生的敏锐眼睛，评估着他的体格。

"你更年青时是个运动员？"

"不，我只是在父亲过世后操持着他的农场。"

"那时你多大呢？"

"12岁。"

"就经营农场而言，12岁太年轻了。"巴塞罗以友善的口气评价着，同时为拆线准备着工具。"你又如何同时兼顾农场和学校的呢？"

"我的母亲在家务间隙教了我些功课。听起来艰辛但实际上还好。回忆那段时光时，我非常地享受。工作是辛苦的，但我一直觉得那是有回报的。"

"如果可以问的话，你所说的回报是什么呢？"

"嗯，没有动物因饥饿而死。没有庄稼因缺少照料而歉收。参加神父资格考试时，我通过了，不是班上的尖子，但我也算通过了。母亲总有食物摆上餐桌，且还有着些余钱。类似这样的事情吧。"

"那兄弟姐妹呢？"

"我有个弟弟，不过，大约十年前他就去世了。"

"会有点刺痛哈，"巴塞罗提醒道。"我会尽可能轻些、快些的。"

"你母亲呢，还健在？"

"是的，她依旧在家里的农场，养些鸡和羊。"

"我懂。现在。保持住别动"

"到底是什么将你吸引到神父这行的呢，看起来你能成为你想进入的任何职业，包括我这一行。"巴塞罗大大地微笑着。

"我觉得孤身独处于农场、旷野，给了我机会去比大部分孩子都更近距离地观察大自然。出自这种观察，我看到了一种智能化的秩序，而只能将之归于一种更高的力量。我无法搞明白，它是一种偶然的，还是某种随机的混沌。"

他停了停，因着一条线被拉出而畏缩了下。"有趣地是，你提到我也能进入你这行，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讲，我相信我确实是的。"

"从什么方面呢？"

74

"我为牛、马接生，为各式农场动物的伤腿打夹板做固定，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部份男孩第一次刮脸之前。"

"我是直到22岁才第一次坐诊的。"巴塞罗轻声笑道。

"有一天,"胡格里托德说道。"为一匹役马修复裂蹄时，她重重地踢中了我，使我失去了意识好几个小时。镇上的医生称之为脑震荡昏迷。可奇怪的是，失去意识的那两个小时，我却能看到发生在周遭的每一件事情，我并不在身体里，可我却同样能看和听。"

巴塞罗停了会儿伸手去拿剪刀："打断一下。"

他用剪刀剪了几下。"好了，你继续。"

"我猜，出自一个神父之口，这话听起来是不对的，但那次经历之后，我感受到了与.....与万物的一种全新的亲密感。我不在乎这是否会成了亵渎者、叛教者、见异思迁者。我就是感觉到了这样一种连结感。正是它将我带到了这里。"

"我明白了,"巴塞罗说。"嗯，这个世界上有像你这样的人是件好事。"他低头看着胡格里托德鼻子正上方的额头处，仔细检查着伤口。

"我们完成了，我的朋友，你可以坐起来，穿上衬衫，去散个步，如果你愿意的话。"

胡格里托德坐到床沿边，整理着衬衫。巴塞罗走向房间另一边的医疗袋时，注意到了胡格里托德背上的一个胎记，半藏在肩胛骨之间。是个六角星的形状。尽管很细微，但在清晨耀眼的阳光下，那显而易见正是国王之星。

"在你穿上衬衫之前"，巴塞罗说道，"让我听下你的心和肺，就一秒钟。"

胡格里托德点着头，小心地站起来。

"这只是你开始正式活动前的简单预备措施，"巴塞罗笑道。他将听诊器放在胡格里托德背上，仔细察看着胎记，以确定它是自然的胎记，而非像贫民阶层的有些习俗那样，是个一时兴起makeshift 的刺青。

"深呼吸2次，我们就完成了。"

不会弄错的。就是国王之星。巴塞罗琢磨着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是巧合？考虑到种种巧合出现得有序又连贯，他可不喜欢这样的巧合。这意味着某些力量——或正或邪——已经登场了。而那些共用一个舞台却毫不知情的人们，则会变成该力量的卒子。他很确定一件事：他可不想成为卒子。

* * * *

第九章：神谕的编年史

卡诺门将老迈的身体缓缓地移进椅子上，这把椅子曾经支撑过其他十四位第一会员。卡诺门知道，这把椅子是由长在神谕旁的一棵树雕出的。卡诺门的前任之一曾经写过，这棵树在一场暴风雨中倒下来，砸中了神谕。他的前任雇人将其木材变成了大神父的座椅。这或许算是一种微妙的惩罚形式——而惩罚是高级神父们极其重视的事情。

"大人，医生在来的路上了。"信差宣布完就立即消失掉了。

片刻之后，就听到巴塞罗在走廊越来越接近，他那与众不同的步态，卡诺门非常地熟悉。巴塞罗儿时遭受过小儿麻痺的折磨，他不均称的步伐，就是为了补偿相对左腿而言有些萎缩了的右腿。巴塞罗手杖的击地声提醒着卡诺门自己的年纪。在82岁的今天，他正在思考，拐杖会是自己向地心引力的下一步沦落，下一步投降。

卡诺门嗅着空气，风从身后开启的窗户里吹进来。果树开发着花朵，香气几乎盖过了手里的咖啡，对他来讲，这种混合的气味是罕见的，是不常发生在他这个年纪的事情。

"我们钟爱的那个孩子今天怎么样？"

"他很好，在我最后见到他时，他正在散步。"巴塞罗叙述道。

"你真是制造了一个奇迹，我亲爱的医生。"卡诺门细细地喝了一口咖啡。"还有别的情况吗？"

"你知道他背上有个胎记吗？"

卡诺门摇了摇头。"我干吗要关心这个？"

"在预言里，国王之星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是指泛泛而言的话，那么不，没什么特别的。"卡诺门闭上眼睛，仿佛在设法回忆什么重要的东西。"上面怎样，下面就怎样，"他低声自语道。

"如果你指的是一个正要加入十六光束会的神父身上的胎记，我就不清楚了。"卡诺门因着这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叹了口气。"你确定自己看到了吗？"

,

"毫无疑问。"

"他知道你在查看胎记吗？"

"不。"

"很好。"

"共有32卷书是由神谕的话转录而来的。总数超过了3万3千页。关于胎记的细节，就算真地存在的话，恐怕也漏出于我的记忆之外了。"

卡诺门示意巴塞罗坐下来，拿起了电话。"请让理查兹神父立即来我这儿报到。对。谢谢。"

"如果有谁会知道的话，"卡诺门说。"就是他了。"

"你要我在这儿等吗？"巴塞罗询问道。

"你知道雷沃隆要会见我吗？"

"不。"

"他打来电话，让我下周去王宫，表面上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讨论下教会的外进展。"

"有意思。"

"如果你听到了什么，让我也知道。或许国王是时候看看医生了。"卡诺门的笑完美地平衡在了虚假与厌恶之间。卡诺门仰慕着国王的权力和财富，不过，他唯一的君王就是他所属于的第一会员世系，以及他们终将取得的未来荣耀。

* * * *

78

"谢谢你分享的食物。"玛雅道。

卡米尔点着头道："不完全是分享。我们的补给站遭到了水患，他们坚称，我们得在补给品坏掉前用完它们。"

卡米尔约莫25岁，体格强壮，脸孔蚀刻般的分明，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充满好奇。卷曲的头发几乎齐肩，金色里带着一丝丝的红。尽管制服又脏又不合身，他的脸却干净整洁，只是鼻子上有个疤，虽然他所从事的只能算是危险行业，但看起来他并未因之受过伤。

他们的早餐是小麦面包和浆果果酱，外加的鸟蛋是卡米尔前一天找到的。

"头怎么样了？"卡米尔避开约瑟夫的眼睛问道。

"好些了，谢谢。"

"正如昨晚说的，我能带你们回到补给站，在那儿，有人会带你离开这片森林，1,2天之内吧，这完全取决于日程安排。"

"你觉得自己好到能长途跋涉了吗？"玛雅转向约瑟夫问。

"还有选择吗？"约瑟夫微笑道。

约瑟夫绑着条简易绷带来固定膏药的位置，以便正好覆盖上瘀伤。那是玛雅用她的衬衫和藤蔓做成的，尽管不太美观，但毕竟很实用。

玛雅回放着自己与神谕的对话。她感觉到卡米尔是个善良的灵魂，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和环境，其偏执多疑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深的森林，确实是个神秘之地，尽管它一方面似乎像个伊甸园，可另一方面，它又是个非常原始的孤岛，甚至能让最为平衡的个体变得失常。

"你知道卡诺门吗？"玛雅问道。

"我知道他是大神父，"卡米尔回答。"你干吗问这个？"

"你见到过他吗？"

"没。我们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运作，"卡米尔在咀嚼陈面包的间隙，微笑着答道。

79

约瑟夫微微歪起头来，注视着玛雅，纳闷她为何会在这条问题线上推进。

"你怎么得到这个哨兵职位的呢？"她问道。

"喔，首先，我的规程是，不信任这片森林里发现的任何人，这就是说，不要分享任何可能用来对付我的信息。"

"你为什么要侮辱我们？"玛雅问道，听起来受到了伤害。

"你看，我被雇用来守卫神父修道院周边森林的这个区域，我被告知谁也别相信。所以猜猜怎么着，我不会信任任何人。你被冒犯是因为你想要.....事情就是这样。"

"另外,"他补充道，"如果你们对于来此的真正理由停止说谎，我就更容易找到办法去信任你们。"

"你觉得我们在哪方面对你说了谎？"约瑟夫问。

"即使是迷路了，也只有疯子才会进入森林里这么深的地方。你们聪明得能做出膏药，却无法用指南针找到走出森林的路？"

"我解释过了，我们的指南针坏了。"

"它当然坏了，没有指南针能在这片森林的腹地运作。我们脚下富藏着大量铁矿——会将每个指南针的指针摆坏掉。就算以极快的步速计算，你们抵达这里也必须走至少两天,"卡米尔停了停，手指着地面道。"到达这里之前，你们的指南针总该是运作良好的吧。所以，别告诉我你们迷路了。你们选择进入这片森林是有原因的——只是你们不想告诉我罢了。"

"是这样啊？"约瑟夫惊呼道。"就因为我们的指南针坏了，你就不信任我们？好，我也不信任你，因为你偷偷靠近我，用步枪猛击我的头，却丝毫没有迟疑。谁更可信？你还是我？"

卡米尔看着玛雅。"还有你的女儿，如果她真是你女儿的话，今天早上她和无形朋友聊到了多尔曼神谕。尽管她否认了，但是我听到了。"

"可我解释过了，那只是假想的朋友，我们的谈话总是关于超自然事物的——仙子、小矮人、巫士，以及，是的，我猜，有时会聊到神谕。"

玛雅偷瞄了约瑟夫一眼，知道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早上与神谕的对话。"我不知道你提到的多尔曼神谕是指什么，"玛雅说着几乎叹息起来。"我唯一希望的是，我们能走出这片森林，回到我们的家。我们能做到吗？"

她向卡米尔伸出了手，温柔地握住他的前臂，直视着他的脸庞。

"我们能做到，"卡米尔顺从地说。"但是在我们抵达补给站之前，你们必须按照被告知的去做。正式地讲，你们是我的犯人。站长会问你们一些问题，所以在被护送出森林前，你们可能会额外多等一天。"

"我们是你的犯人？"玛雅带着明显的恐惧问道。

卡米尔耸耸肩站了起来。"我们越快上路，你们就能越快回家。"

卡米尔，如同一个机器人，换挡到了训练有素的破坏营地程序，而约瑟夫和玛雅则望着彼此，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却非常清楚必须采取行动，尽快地。

* * * *

理查兹神父是个50多岁的胖子。他是教会里研究神谕转录文字的杰出学者，这些转录文字是超过三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在十六光束会中，理查兹是第七会员。他的智力在光束会内部是无双的，而正是理查兹对神谕秘密文献的广泛理解，使他成为了光束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走在通往卡诺门私人办公室的走廊上，他琢磨着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理查兹以率直著称，偶尔地，他不恰当的直率会与一些同事产生摩擦。无论如何，只要他

上心，在每一次争执中，他都会是正确的。他的智力使得他能看见其他人忽略的细节、联系、结构——不是因为其他人不关切，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智相比之下不够清明。

做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系列文献的管理者，也给予他在争论影响力上的优势。整个世界上，都没有东西的重要性，能够那怕只是接近于神谕编年史，成为这部不朽作品的管理者是他的好运。

他敲响了卡诺门的门。

"进来。"

"早上好，大人。"他走进去时，空气中弥散着咖啡的味道。"你要见我？"

"是的，你随意，"卡诺门说。"刚刚我和巴塞罗有一次聊天，他提到在诊断胡格里托德时，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想在这个新发展上得到你的建议。"

理查兹坐下来，听到被传唤不是因为自己的轻率言行而放松下来了。

"想要点咖啡吗？"卡诺门提议道。

"好的，太感谢了。"

卡诺门点点头，身体前倾为理查兹倒了杯咖啡。两人正坐在卡诺门私人书房的一张华丽桌子旁。

"就这么巧，我们的新晋会员带有着国王之星，就呈现为背心上的胎记。"卡诺门若无其事地宣称道。

理查兹放下了杯子，靠回到椅子上。

"国王之星,"他重覆道,基本上是自言自语。

卡诺门细看着查理兹的脸,寻找着任何信号,能表明他找出了其间的关联性。

82

"第17卷里提到过,一名战士(译注:这个词有猎户座的意思)将会诞生于国王之星下。不过,我不记得任何内容提及了胎记。"

"我想亲自读一下,"卡诺门说。"让我们走走,到预言屋去。"

* * * *

预言屋是个秘密藏书室,保存着32卷神谕抄本合集。只有当代的第一会员可以添加新的篇章进去,而每一卷都标记着特定第一会员的在任时间段。

合集中的某些卷被光束会认为,在预言或哲学洞见的深度和精确性上有着更高的重要性。这些卷册反映了第一会员与神谕间关系的品质,也反映了第一会员问询的脉络。事实上,每一卷都体现着神谕和第一会员的一种合作关系。

第7卷由2819页手稿组成,转录者是乔尼维·拉斯丁,大神父,任期为11年。拉斯丁被教会尊崇为真正的圣人,尽管在十六光束会之外,没有人有机会读到他与神谕那权威性的合著。第7卷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揭示,因为它以丰富的细节,预言了一个新纪元,到那时,人类会改变其存在状态,而作为一个集体,去基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灵性关系,来开启合一的进程。

理查兹调整着预言室的顶灯,卡诺门则在长袍的大口袋里摸索着自己的阅读镜。

"稍等,大人,我这就准备好那卷书,并找出相关文字。"理查兹瞟了卡诺门一眼,然后小心地从一本绿色皮革封面的书卷上褪去了半透明的封套。预言室是个精密控制的环境,但甚至在这样条件的围墙内,原始书卷——大部份是由第一会员亲

自写下的——还是被紧密地封套着以防腐朽。

卡诺门戴上白手套，期待着理查兹的信号。这位第一会员的心境是平静而严肃的。他非常熟悉拉斯丁所写的这一卷，这些年已经读过了许多遍，但因其格外的长，他常常会略过那些看上去不太让自己感兴趣的章节，他此时推测说，这个情况就是他没能记住国王之星的原因。

"你估计得花多少时间？"卡诺门问。

查理士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正极其小心而缓慢地翻着书页，头也不抬地答道："如果它在这里的话，我就会找到。我想我是知道章节的，只是读他的笔迹比较困难，所以进行内容扫描时比较慢。"

"章节名称叫什么？"

"55章，叫作《光明的种子》"

这个名字让卡诺门感觉不对劲。"你确定吗，还是只是感觉上是？"

"两者都有吧，大人，如果你愿意的话，等我找到了再叫你。"

"大概三十分钟后，我就要动身去见神谕了。我想在离开前得到关于此的知识，我可以再等十分钟。"

卡诺门细细琢磨着这几个字，"光明的种子"，这时理查兹开始大声念起书来。

"引领这场转变的人，其标志就是身负有国王之星。它就点染在他的双翼之巅（译注：想象鸟儿翅膀收起时，两翼最高点相交处，就等同于人肩胛骨之间的背心）。这个印记是创造者之手在他肉体上留下的王室标志。背负该印记的人会成长于暴政的阴影中；他是与暴徒共处的人。但是，在暴徒的坠落中，他却浮现出来，被圣灵所圣化，去引导那些人类的种子。"（译注：anoint 大写时就特指救世主。）

"此人无可匹敌，可他却会引至平等。他不会成为大师，可在他面前所有大师都将终结。他会看到人类的智慧，可人类却看不到他的智慧，因为他会持续地不为人知。然而，没有这个人，人类的扬升就只能划出较低的轨迹。"

"光明的种子就保存在这个人内里，这些种子将缠绕于entwine创造者的女儿，而她则将预见foresee到新的神谕，护送它走向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

"够了，"卡诺门抬起手来说道。"我想你将这一段抄下来给我，这样我能在时间容许时，更详细地研读。你能今天就为我做完吗？"

"当然，大人。这是我的荣幸。"

卡诺门谢过查理兹，取下手套和阅读镜，步行到不远处的私人房间。他不太确定刚刚听到的这些。它们却依然回荡在他的思绪里。胡格里托德就是这个战士吗？怎么可能？卡诺门害怕，胡格里托德远不只是自己那单纯、谦逊的助手，他害怕胡格里托德会被书中隐藏了近200年的某种强力燃料所点燃。时间感觉上一天天越发变得虚幻，就好像它压根就不存在一般。

* * * *

胡格里托德深深地吸了口气，保持在肺里。他非常喜欢"将森林保持在身体里"这个概念。他那部分平静的自己相信，这样做是吸收消化森林及其动物生命的灵气的最好方式。

父亲告诉过他，呼吸是他与生命之间的连接，尽管这就如一眼看去的那样显然，但那时，还是个小男孩的胡格里托德，却用了很多天来沉思呼吸的意义，这期间，

他清醒地意识到，呼吸不只是一种与生命的连接，它就是生命力本身。将森林的空气保持在肺里，可以将森林通过血液送达到心脏，而且，与这个地方或灵之间的情感连接也得到了增强。

但是，他真正想做的，是与神谕交谈，将那一百个纠缠于心智的问题一一询问它。

他休息其上的长凳，就在他散步时青睐的那条小路旁，小路蜿蜒着离开了修道院范围，虽然距离外围庭院那修剪齐整的花园只有百余米，可他感觉就彷如置身于百万年前的原始森林中一样。

"我就觉得大概能在这儿找到你，"托瑞姆说道，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托瑞姆是第二会员，高高的个子，棱角分明的长脸，亲切的眼睛前面总是架着一副金丝圆框眼镜。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托瑞姆按顺序会成为下一任第一会员，尽管继任权还未确定，因为神谕会极大地影响这件事，但最终而言，做决定的还是第一会员。

胡格里托德在长凳上坐直身来。"出来森林里走走，呼吸些新鲜空气，感觉棒极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托瑞姆赞同道。"我可以加入你吗？"

"你请，"胡格里托德主动道。

托瑞姆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真是个美丽的提醒啊。"

第三卷

第十章：起始之路

"你是指？"

"大自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到线已经拆了。"

"是的，就是今天早上。"

"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谢谢你。"

"你入会时我没在场，"托瑞姆开口道，这标志着寒暄结束了，"但昨天回来后我就听说了一切。"他微笑道。

"我能想象，"胡格里托德确认道。

"你知道，一些故事讲到，神谕会指派给我们的某个新会员一项勉强称得上任务的事——我猜就是颠覆之类的。神谕会设法利用这个卒子，这个新会员，去推翻光束会。

"你没听说过这些故事，是因为你没有读过任何预言，但我们这些已经，我们这样的.....让我直说吧，我们理所当然会有些偏执于这些故事，因为神谕是一个入口，能通往未来——通向我们的命运，它可不是我们想任由落入坏人之手的东西。"

胡格里托德点头表示着理解。"你说到的那些预言，我能亲眼读下吗？"

"或许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吧，"托瑞姆笑容一闪而过。"这些文献合集，是需要一生去研读的。但首先，你作为一名会员的品质得保持稳定。"

胡格里托德觉得自己正和托瑞姆热络起来，他内里的某个地方想将跟神谕相关经历细节和盘托出，分享给托瑞姆。在所有高级会员中，胡格里托德觉得托瑞姆是最善解人意的。但是，托瑞姆嗓音里的某些东西提醒着他，十六光束会是一体性的心智，这个心智则受控于卡诺门。

"还记得我入会后的第一周，"托瑞姆回忆道。"我猜大约就在你这么大的年纪，"

像你一样，熟悉于多尔曼神谕的传说，却又怀疑着它是否真的存在，因为上帝没有道理以他声音之外的某种东西，来对选定之人述说。

87

"对我而言，我的入会是一种唤醒。给予我的那些真理，感觉是如此深奥，它们必然是真理，只可能是真理，而且只可能是出自上帝的亲口传授。"托瑞姆的声音平静而悦耳，有着那种以其口表其心之人所特有的韵味。

托瑞姆的身体倾向于胡格里托德。"我想说的重点是，神谕不是上帝，尽管起初时很容易混淆他们。但无论如何，上帝不会被束缚在单单一块巨石上。他是不受约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被缚于石头上的神谕，是一种宏大视野的声音，这是无疑的，但它缺乏智慧，而因为这种缺失，它就不具有力量。

"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卡诺门这儿，以及他与上帝的、而非与神谕的关系之上。如果你服务于卡诺门，你就服务于上帝。如果你服务于神谕，你就服务于我们的未来所表达进一块巨石里的一种幻象，仅此而已。"

托瑞姆长时间地停顿下来，在木头长凳上移动位置，并交叉起了双腿。"我们光束会中没有任何人会假装知道，你在入会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我们非常确定地知道，神谕仅仅只是预言未来的一个装置。我们希望，你也能达成这样的理解。"

托瑞姆停下来严肃地叹了口气。"关于你的入会，你有什么希望跟我分享的吗？最好是让你良心说话，从而寻求赦免，我的朋友。只要你简单地选择透明而非沉默，你在光束会里的位置就能立即恢复。"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了托瑞姆压靠于自己的力量。他是教会中第二号的权势人物，一位有着伟大智慧的人，其神学智慧无懈可击，可是，胡格里托德却无法动摇对于神谕的及其所告知之事的信念。

"对不起，我实在无法回忆起入会过程。我希望我能。我希望自己能说，神谕告

诉了我深奥的真理，就像它告诉你的那样，但我对这个事件完全没有记忆.....除了这个。"他指指自己的伤口，继续说道。

88

"我理解你们的担心，可就算神谕预言过，某个新会员将推翻十六光束会，你们又怎么知道我就是神谕指的那个人？

"我们全是由极微小的元素组成的，"托瑞姆说道，"这些元素容许光进来，而光则将画面蚀刻到我们的身体、心及心智这些印板之上，就如照相机镜头容许光去将画面显印到印板上一样。最光明的形态会产出最显著的光之副本。真相之光就是落到你身体、心、心智之上的光，可我们光束会里却有人看到了你话语中的暗影，我们感觉到了你心中的黑暗。那些是无法欺骗了。你无法对我们隐瞒。"

胡格里托德的心脏开始狂跳，感觉脸庞也涨红起来。他别无选择，只能站起身来假装愤怒。"在我的话语中听出了黑暗，那只会是你犯糊涂了。而我也被你所假定的罪名搞糊涂了。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一直对你心怀最大的敬意，可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些让我无法理解的指控，我现在真地处于黑暗中了，而且是的，我猜你也能感知到这一点。"

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无论你在我身上看到的是光还是黑暗，它都不是单个事件的结果，你在入会后的我身上感觉了的任何改变，都掺杂了你的臆断在里面，所以你也有一只手参与了这些黑暗的.....我形象中这些阴影的创造。"

说着，胡格里托德转过身，走了开去。现在他唯一的目的地就是修道院内自己的房间。他只想独自地呆一会儿，祈求着自己能够清晰起来。

* * * *

卡诺门走在通往神谕的陈旧小道上。职位升任大神父之后，或者说在十六光束会中被排他性地知晓为第一会员之后，这是他第79次长途跋涉去面见神谕。只有前

3 位的会员能够直接对话神谕，而且只有在第一会员批准之后。

89

道路极其狭窄，树根和岩石充斥着几乎每一个转弯处，许多会员都会炫耀那些，觐见神谕的旅程所带来的脚踝崴伤。

神谕周围是一道外围屏障，纵深6英里，其间有着多层次的防护。这道屏障如同一个个同心圆向外延展，神谕则位于正中心。蜿蜒过这道屏障的是一条狭窄的陈旧小路，每过一英里都设有警卫站。这条路是穿过外围屏障唯一的通道。它始于修道院花园北角，延伸到最后的一个警卫站，该站距离多尔曼神谕所在地还有一英里。

第一重防护是该地区周边富藏的天然铁矿，它会使得指南针失效。第二层是荆棘丛，于大约300年前种下，已经纵向扩展了4公里，它们纠结得如此浓密，比兔子大的动物甚至都从未在其间被发现过。第三层是二十英尺高的岩石栅墙，它们向外倾斜着，使得攀爬变得不可能（译注：想象栅墙就像坦坦的碗壁）。这圈栅墙内是一圈人工挖掘的深壕，宽度有3米，里面填上了泥土，种上了更多的荆棘丛，并有着它自身的生态系统，由啮齿动物和毒蛇构成。

这前3层的防护，是假定入侵者已经避开了守卫屏障外围的哨兵。如果闯入者竟然神奇地突破了前3层防护，第四层就是被认为绝对保险的致命一击coup de gras，它在十六位会员中被知晓为上帝屏障。上帝屏障出自佩瑞诺姆之手，他是卡诺门8代之前的第一会员。每一代第一会员的神圣职责就是严密保护神谕，在这个职位上，该任务普遍地变成了一种痴迷和困扰。

上帝屏障运用了一种在神谕帮助下设计出的技术，尽管佩瑞诺姆从未信任过神谕的发明。铜管被扭成螺旋形来放置在地面上。在超过18年的铺设过程中，数以千计的铜管盘绕在周围的地面，不过都被很好地掩藏在树木和灌木丛里。这些管子连接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铜制卷缆网络。一台发电机就地建造出来给整个网络提供着电源，其功率大得惊人。

任何碰到上帝屏障的人，都会遭遇到对人类心脏致命的电场。它制造出如此强大的电流，使得来到铜管网络十米处时，你的心跳就立即变得不稳定，而且还没有办法来自我保护。没有道路能够通往神谕而又不触及这个电场——唯一例外就是最后那个警卫站的狭窄入口，而它只是为十六位会员服务的。

卡诺门和修罗抵达了第七个，也是神谕所在地外的最后一个警卫站。除了会员，没有人曾被容许进入过这些入口，包括高级守卫的最高阶成员。哨兵内部的推测是，神谕所在地是存放教会神圣遗产的地方。除了经由传说或神话，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神谕的存在。"多尔曼神谕远不止是民众中流传的民间传说"，这类奇想早就被全体哨兵抛却脑外了。

从瞥见过神谕所在地的巨石的好奇高阶哨兵们嘴里，一次次地传出各式的故事，但是对于被大神父抓捕或处死的恐惧，对任何心智清醒的人都是强有力的说服理由。高阶会员们十分注重将哨兵提拔到更高阶，并将他们的忠诚度作为一种技能形式来培养。

"向你致敬，大人。向你致敬，修罗神父，"迎面传来了一句铿锵有力的欢迎。这个守卫名叫波特上尉，体魄强健，行事缜密，一贯地可靠。

"谢谢你，我的孩子，好长一段路啊，我猜你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茶饮吧？"

"是的，大人，如果你喜欢的话，到露台上歇歇腿，我尽快回去为你拿些茶和饮料。"波特飞奔回警卫室，卡诺门和修罗则走向不远处被高大红杉林环抱着的平台。他们坐在这个落满了铜色松针的露天平台上，舒展于这美丽清冷日子的斑斓阳光下。已近正午，2个人经过长途跋涉有些饿了。

"这么说.....你已经决定了你的处理方式？"修罗轻声问道。

"是的，这正是长途跋涉的益处之一，"卡诺门回应道，"事实上我有了时间来思考。"

卡诺门双手搓着腿。"今天，我的腿比平时更疼了。恐怕我或许得过了夜再继续旅程，不过让我们先看看事情会怎么进展。"

高级会员的长袍是蓝绿色的，很显眼的是袍子后背上的16颗金色星星——光束会的标志。不过，每当高级会员们走出修道院时，他们则会披上他们特有的浅灰色长袍，系上显眼的红色腰带。

"我能做些什么吗？"修罗询问道。

"不用，我很好，"卡诺门的手呈弓状，无所谓地摆动着——示意这个话题结束了。

修罗琢磨着如何再次去打听，卡诺门对神谕采取的处理方式。他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2天前的经历，希望卡诺门能为神谕那意外的新表现找到个合理的解释。

"你询问过胡格里托德吗？"修罗问。

"我要做的不仅仅是去问他而已，"卡诺门答道。"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会对神谕直言的。考虑到过去这些天发生的事，我不认为我们还有别的选择了。"

* * * *

"你需要以你的美丽来让他分心，"约瑟夫低声道。"如果我能拿到他的步枪，我们就能脱身了。"

"然后呢？"玛雅回应道。"你打算杀了他？"

玛雅和约瑟夫走在卡米尔身后不远的地方。他们正在去往补给站的路上，卡米尔坚决要将他们作为犯人转交到那里；这个情况尤其让约瑟夫感到焦虑，因为他很清楚他们会被如何地审讯。

"你还带着密码吗？"玛雅问。

"当然"他答道。

"扔掉它。到了补给站，他们会搜你的身，那你要如何解释这些密码呢？"

约瑟夫突然意识到，自己或许低估了玛雅对他们处境的认识。

"我可没打算去补给站，"约瑟夫反驳道。

"我能听到你们在后面搞阴谋哦，"卡米尔半吼道，"跟紧点，别落在后面。"

"我们没搞阴谋，"玛雅答道。"我们是在吵嘴。"

"我才不关心你们称其为什么，如果你们是吵嘴就不会嘀嘀咕咕的，对不对？"

卡米尔停了会儿以便犯人赶上来。他面无表情，毫无汗迹，呼吸也不沉重。

"我发誓，"玛雅道，"你的耐力更像一匹马而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观察报告哈。

"

卡米尔的表情微微缓和了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休息会儿。"

"前方最近的小溪在哪儿？"

"大约半英里，我猜。"

"那让我们继续赶路吧，"玛雅建议道。"我们可以在溪边休息。"

* * * *

93

警察局紧张而有序——以一种可以说是安静的方式，毫不凌乱或者说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索瑞尔侦探的办公室则恰恰相反，一张小办公桌、两把椅子都被当作了底座，上面是宝塔般摇摇欲坠的文件，他会将文件堆砌在能够找到的任何水平面上，所以文件塔从2年前开始出现，从那时起就一直向上升高着。

"你的供述说，和女儿有过一次争吵？"索瑞尔回顾着安东早上填写的笔录。

"是的，"他答道。

"你最后看到她是周日晚上，那之后，就没再见过了？"

安东点着头称是。

"她有什么仇人吗.....前男友？"

"不，她是个喜欢独处的人，"安东答道。

"或许你不知道她见了某个人——"

"我说了她喜欢独处，"安东答道，他的耐心在消退。

索瑞尔靠回那把咯吱作响的椅子上。"那她喜欢独自呆在什么地方？"

"她有时会去学校旁的森林，那是她最爱的地方。"

"独自一人可能会迷失在森林里。或许她遇到了高级警卫。"

"不，不会的，玛雅从不深入森林，"安东反对道。

"都一样，但我会联络他们，看看他们是否遇到过任何符合她特征的人。"

索瑞尔看了眼夹在报告上的玛雅照片。"一般人是去那里寻找食物，比起这些家伙，她无疑非常地显眼。"

侦探站起身来，握着安东的手，感谢他提供的信息，并向他保证，他的部门会做职权范围内的一切去寻找玛雅。

9 4

第十一章：通过的仪式（译注：该词组在人类学中特指人生进入新阶段时举行的仪式）

巴塞罗以指关节敲着房门。声音尖厉，但高雅庄重。国王高级顾问的办公室有着一个人所期望的全部王室气派，包括走廊上高愈30英尺的拱顶巨门。

"好，进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指示道。

尽管这2扇门非常巨大，巴塞罗却总是惊讶于开启它们的轻易。

"我们的国王高参，今天怎么样？"巴塞罗问道。

"我很好，你呢？"塞缪尔回应道。"距离上次见面，好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

"是啊，恩，我非常的忙，医生的生活，如你所知，并不属于他自己。"巴塞罗关上门，坐到塞缪尔对面的椅子上，塞缪尔正在研读厚厚一叠看起来很重要的文件。

2人在学校里同班了8年，他们努力保持着儿时的友谊，尽管不同的职业将他们的关系拉伸得如同刚刚形成的薄冰般脆弱。

"今天是什么风将你吹到了我的办公室呢？"塞缪尔问着话，放下了手中的文件。塞缪尔是个著名的政治策划家，但衣着却始终低调，面容则因着对食物的热爱而非常的柔和。他有时会是个有着巨大幽默感的快乐精灵，可他也能够事实上是在任何议题上，一瞬间就变得以刻板、严肃的态度为轴心。

"大神父要求我去照顾他的一个门徒，一个叫胡格里托德的人。"

"抱歉，我的老朋友，"塞缪尔插话道，"你要喝点什么吗？"

95

"来点水就好，"巴塞罗答道。

"你谈到了胡格里托德，"塞缪尔一边提示着，一边往水晶高脚杯倒着水。

"是的，谢谢，胡格里托德是卡诺门的新助手。"

"一个新手.....让我看看故事会发展到何处，"塞缪尔说道。

巴塞罗非常了解这个老友的嗜好：在别人甚至才认清游戏范围时，他就跳到了结论。

"于是，那个偏执狂神父就开动起他的阴险头脑，胡格里托德则成了个无辜的牺牲品？"

"这次的理由或许是成立的，"巴塞罗道。

"说来听听。"

巴塞罗解释了国王之星，以及它即刻就引发了卡诺门的巨大兴趣。他描述了胡格里托德的罕见情况，他的失忆，以及他的入会因为晕倒——还正好倒在神谕上——而意外失败的事。

"你信任这个胡格里托德吗？"

"不，我认为他隐瞒了信息，但这只是感觉。"

"有时候，感觉就是我们借以形成判断的全部，"说着，塞缪尔就陷入了面前这个方程的计算中。

"我建议你与这件事保持密切接触。或许胡格里托德会需要你的服务？"

"你的意思是？"

"伤口可能会感染，"塞缪尔闪过一丝狡诈的笑。"脑袋受到撞击有时会带来意外的神经性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只需找个方式去定期拜访他，观察他的进展。"

"卡诺门有多狡诈就有多狐疑。他的下一步会是去对质神谕。如果神谕还是那个神谕。它就会如实地回答他，那这个胡格里托德就难逃一死。如果神谕已经改变了自己，或是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它能够抵挡着卡诺门的询问，那么或许是时候该我们行动起来了。"

9 6

巴塞罗焦虑地叹了口气。"我不觉得那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生。"

"可是现在，一个机会或许已经显露出了它自己。"塞缪尔笑道。"尽情欢呼吧，我的朋友，这不就是我们渴望的吗？想象下一旦控制了神谕，我们能做些什么。"

巴塞罗挤出一丝微弱的笑。他的某个偏远的自己非常清楚，很多改变或许比他们任何人，甚至塞缪尔，所能想象的来得更为深远。

* * * *

"你不知道他们会对我们干些什么，"约瑟夫小声道。

"你也不知道，"玛雅答道。

她正在轻擦他的瘀伤，用的湿布是从衬衣上撕下的，这使得她的整个袖子都扯脱了。溪水很凉，约瑟夫一碰到冰凉的湿布就会缩了下。他的左脸颊多了块紫瘀，玛雅很高兴小溪的急流和岩石没有给约瑟夫提供一面镜子，担心他一旦看到自己的脸，对卡米尔的愤怒就会升起。

卡米尔灌满了水壶，洗着脸。他一直在细细观察，发觉了这2个犯人的混乱和欺诈。尽管感知到他们在密谋逃跑，但他始终让步枪保持在自己身边，这样，即使他们胆敢逃跑，他也能在森林里轻易地追查出他们，他可比任何活人都更了解这个地方。

"你们还有5分钟，"卡米尔叫道。

玛雅没有回应。

"如果他将我们视为犯人，"约瑟夫压低声音道，"那只能是因为他和他的上司一样多疑，如果他们将我们当做犯人对待，那就没有好日子了。"

"那么，最多.....我们告诉他们真相，"玛雅答道。

"别告诉我，你突然失去理智了？"约瑟夫回击道。"这可不是儿戏，玛雅。我们的生命处于严重的危险中。我们必须拿到他的枪，跑掉。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玛雅的食指放到撅起的嘴上。"嘘。"她转头看了看卡米尔，他似乎正忙着洗他的锅。

"如果我们说了真相，他们能干嘛？我们只是平民，出来寻找寓言中的巫士，希望他能够启发我们。我们迷路了，是因为指南针停止了工作，然后卡米尔发现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是卡米尔从必然的死亡中拯救了我们。就这么简单。我们能够对高级警卫造成什么威胁呢？"

"看好了，让我为你阐明这一点。如果卡米尔不信任我们，那些审问我们的人也不会信，"约瑟夫答道。"我们不可能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愚昧的平民，因为他们会核实我们的故事，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我们是谁。这还是假定，他们不会先诉诸刑讯，因为那可以节约时间和精力，侦查可不属于他们的本职。"

"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枚怀疑的种子，从这里开始，不是得到真相，就是我们的死亡，都只是时间问题了。无论哪个先来到，都不会让他们有丝毫的担心。我们在他们手里，就得按他们的规则来玩。"

玛雅能够感觉到，心脏都快从胸口蹦出来了。约瑟夫的话感觉就像冰雹砸到了娇柔的花朵上。

"我相信你，约瑟夫。告诉我你的计划，我会做我那部分的。"

约瑟夫因她的示弱而缓和下来。"我的计划，就像听起来那么的简单，敲晕他，拿到枪，消失进森林里。"

"往哪儿跑？"

约瑟夫站起身来。"任何地方，除了那儿。"他指着卡米尔引导去的方向。"再喝口水。"

约瑟夫探入溪中，鞠起双手喝了几口新鲜的水。第二次探入水里时，抓起一块灰色大石头，在水流的千年冲刷下变得很光滑。

9 8

他右手握着石头，跟在玛雅身后，一起向卡米尔走去。

"我们准备好了，"玛雅宣布道，竭力让自己听起来很平静。

卡米尔无法自己地注视着玛雅裸露出的胳膊，雕塑般的却又女人味十足的肌肉，带着些树枝和灌木留下的小伤口。

"那让我们上路吧，"卡米尔道。"但要紧紧跟着我，不准嘀嘀咕咕。如果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说得让我也能听到。懂吗？"

他俩点点头。

就当他们转身上路时，约瑟夫仿佛失掉了平衡，向路边倒去。玛雅试图抓住他，可他还是落进了灌木丛里，眼睛向上翻跳着仿佛什么病发作了。

"父亲！"玛雅尖声叫道。

"帮帮我，卡米尔，帮帮我！"玛雅惊慌地喊道。

卡诺门立即赶了过来，帮助将约瑟夫从纠缠住他的灌木丛里拉出来。当他这么做时，约瑟夫睁开了一只眼睛，手持石头飞快砸向卡米尔的太阳穴，打了个措手不及，使他失去了意识。

卡米尔没了生气的身体轰地跌到地上，约瑟夫立即抓起了他的步枪。"好，结束了，"约瑟夫说道，肾上腺素涌满了他的全身。"脱掉他的鞋。"

玛雅毫不犹豫地动手除去了他的鞋子，而约瑟夫则筛选着卡米尔的补给品，将所有感觉没用的东西全都扔掉。

"我知道溪水很冷，但是，要想不被发现地离开这里，最好的选择就是从小溪里走，直到我们的腿再也无法忍受冰冷为止。你准备好了吗？"

玛雅点点头，低头凝望着卡米尔。"他不会有事吧？"

"是的，他不会有事的。只会头上多个漂亮的大包，但是与我相比，他不会更糟。"约瑟夫指着自己的肿起的瘀伤说道。"来吧，让我们离开这里。"

约瑟夫踏进水溪，将手伸给身后的玛雅。步枪和卡米尔的背包一道被挂在他的肩上。玛雅拿走了卡米尔的鞋，拴连起来也挂在肩上。水流冰冷，但因着处境的灼烈，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温度。

99

"快，"约瑟夫催促道。"我们得尽快地离开，我们不知道他会多快恢复意识。"

他们沿着水溪艰难地推进着，留心着不因光滑的岩石而跌倒。水的深度，最深处，也只有几英尺，所以他们并未因逆流而行而太过受阻。

此时，玛雅意识到，他们正致力于一条新的航线，而这又将他们重新带回到了未知的森林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他们有了补给、步枪、弹药，以及令人遗憾的高级警卫，至少是哨兵之一，来扮演可怕的敌人。

* * * *

卡诺门慢慢向神谕走去。除了被第一次接纳进光束会时，他从未在这块大巨石前如此惶恐过。修罗选择留在所谓的会员桌旁等候，他也感到了那种熟悉的焦虑，那是对神谕请愿开始前总会出现的，而且因着此刻的危机情形那还会更加强烈。

修罗祈祷着预言要么是错的，要么就指的是另一个时代——某个未来时代——那时他不会再在如此个人的层次被这个问题触及了。

卡诺门重复着那些十分熟悉的话语，它们会活化神谕并开启请愿过程。他的一只手触摸着雕刻其上的扮演着智能传递器的象形文字。

"你的请愿经过验证，"神谕说道，它的声音在卡诺门的心智里陌生得怪异。

"谢谢你，万智集一者All Wise One。"卡诺门回应道。

"谁在对我说话？"神谕问道。

100

"第一会员，卡诺门。"

"欢迎进入这次能量交换。你这次的关切是什么？"

"我的关切是我们的新进会员，胡格里托德，你4天前启蒙的那个人。"

"将这件事放进一个问题中，你的关切是哪方面的呢？"神谕问。

"我有理由相信，你没有启蒙他加入十六光束会，相反，却委派他去服务于了你的私人议程，就如你的第一卷预言里——同样是由你——所描述的那样。这是真的吗？"

"请再具体些，因为你提到的那一卷包含了31个不同的预言。"

卡诺门停了下来，明白神谕正在压缩他的操作余地。"我提到的那个预言断言道，教会被自身内部的某个人推翻。"

"你真地认为胡格里托德就是该预言所说的那个人？"

卡诺门意识到不再是他在提问了。"我正设法判定这是否是真的，我也并未将其作为事实来接受。我是在要求你证实这是否是真的。"

"可能性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直到它结晶进你们实相之前，它可能都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你是在对某种可能性寻求着绝对的确认，这是我无法提供的。"

卡诺门等待了一会儿，看看神谕是否还会继续。"那么说，它是一种可能性，"卡诺门道。"让我们暂且同意它就只是这样。胡格里托德实现这个其他人没能实现的预言的可能性是多少？"

"你的假定是，其他人没能实现吗？"神谕回应道。

"是。"

"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互联着全部可能性的，无论存在于何种时空里，全部可能性之间，都有一种校准结盟或者说相互吸引。根本就没有孤立存在的单个可能性。"

101

"所以你是在暗示，"卡诺门说，"之前有可能实现该预言，却没能达成使命的会员，却在他们的未来，即现在，使得胡格里托德的成功变得更加可能？"

"预言的实现，就像一座山从海底隆起。一千次的失败，作为山脉创造的准备过程，被遗忘在了高擎于平坦海底的充满活力的新地貌里。"

卡诺门留心地推敲着神谕的用词。他知道，神谕的精确性就类似于数学。从不会存在丝毫的偏颇或个性，但上面的比喻里却有着这些特征的存在，那是某种几乎是情感性的，甚或是.....人类性的东西。

"你为何如此小心地选择你的用语，"卡诺门说。"你看起来难以捉摸，仿佛是在害怕告诉我真相，它被掩藏在了种种界定的背后。你很清楚那些预言，你知道谁会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胡格里托德会成功吗？"

"如果我告诉你会，你就会囚禁他。如果我告诉你不会，你不会相信我，还是会囚禁他。无论是哪个答案，我所告诉你的都不会改变你的行动方向。"

"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相信你呢？"卡诺门问。"你是神谕，你是公正不阿的，你是我们世界里客观的预言家。如果你告诉我胡格里托德不是那个人，我会相信你的。你得到我的保证了。"

"这个预言的复杂性是如此浩大繁复，使得我无法将它变得让你能够理解。我本身是这个预言中的一个元素，因此我不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我已经登上舞台，加入了表演中。"

卡诺门触摸神谕的手放开了来，好一会儿都颤抖不止。他需要些时间来重振自己。对于神谕的怀疑被完全证实了。它已经变了。它刚刚也承认了。这只能说明，胡格里托德就是神谕的同谋者。

一百个方案在卡诺门心智里闪现着，他非常害怕一旦重新连上神谕，它就会看到所有的方案，并且甚至比他自己还更清楚他的策略计划。

卡诺门转身走向会员桌边，深陷于沉思中，不确定该如何对会员同僚们解释跟神谕的这次会面。他知道过夜是必需的，这样明早，他能够再次向神谕请愿。他希

望多一次的面谈可以足够构思出一个行动方针来。

他坐到桌子边，心脏局促不安。修罗保持着耐心，等待着卡诺门的解释。

"情况不妙，"卡诺门终于承认道。

"哪方面？"

"我得说是所有所有的方面，"卡诺门挤出一丝无力的笑。"神谕似乎已滑出了我们的控制，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将它放回盒子里，如何将事情恢复到原来的轨道。"

"或许无关乎将事情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修罗道。"每任第一会员都在担心这个时刻，如果上帝选择了你来与之战斗，就必定存在着非常充分的理由。"

"希望你是对的，我的朋友，希望你是对的。"

* * * *

103

第十二章：权力的喧嚣

响亮的敲门声惊醒了胡格里托德的小睡。尽管没有睡熟，却也有种并未醒着的感觉。笨拙地摸索于2个世界之间，他奋力地聚焦到门外那持续临在的现实上。

刚一打开锁，门就被高级警卫的3个安全密探撞开，其中一个抽出武器，直指着胡格里托德。

"胡格里托德神父，"高个子密探说道，"请将双手举过头顶站好。"

胡格里托德的手臂木偶般地举了起来，心脏却下沉得从未有过的深。"我做了什

么？你们想干什么？”他问道，设法理解着自己的困境。

“根据大神父圣座的命令，你因不忠和谋反而被拘捕。你将被带到单人牢房等候高级会员的审判。”

“抓住犯人！”

随着这声命下，他被双手拷上手铐，从房间里推了出来。别的神父们聚集在走廊上，张大着嘴，观看着他被捕的场景。

此时的胡格里托德坚信，死亡如果不是几小时也仅仅是几天的问题了，他静静地祈祷着，之前解救过他很多次的上帝，来为自己清理出一条道路，来帮助他理解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在他身上。

* * * *

104

“你拿了他的火柴的，对吧？”玛雅问。

约瑟夫停下脚步，一只手抓着头发。“当然，但我们不能生火，除非我们多少确信了，他没有机会追踪到我们了。”

“我的脚好冷，我真地需要弄干我的鞋，一堆火则是唯一的法子。我们就不能生堆小点的吗？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再说，没有了补给或步枪，我敢肯定他会继续往补给站走的。”

约瑟夫脚也冻僵了，他推断一堆小火大概应该没什么问题。自从离开小溪后，他们一直非常注意不留下任何足迹，穿越森林时动作很轻，没有破坏任何细枝，或是因鞋子打滑而弄花地面。

"好吧，我们生堆小火，"约瑟夫缓和下来。"不过，一旦脚暖了，鞋干了，我们就继续行进。同意吗？"

约瑟夫穿着卡米尔那双靴子，这比他旧鞋子的情况好多了，但自从脚和裤子湿了后，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吱吱声。

火堆一生起来，他们就蜷缩在火焰旁，将鞋子和靴子像食物一般放在火上方烤着。"我听说过人们吃鞋子皮革的故事，"玛雅说，她的胃都饿疼了。

约瑟夫微笑道。"对我而言它们看起来可不怎么样.....至少现在不怎么样。你从没告诉过我，你和神谕交谈的事，"约瑟夫换到这个话题说道。"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一大早，"玛雅开口道，因为意识到这是多么漫长的一天而叹了口气，"我老想着为你找些膏药配料，就早早起来了。因为离开营地时卡米尔还睡着，我就念了密码来看看神谕会否出现。"

"而它出现了？"

"是的。"

105

"卡米尔怎么没看到神谕，既然他都听到了你和它交谈了？"

"我不知道，"玛雅回答。"这个问题一整天都在我的头脑里打转。"

火堆感觉好极了，但玛雅很明显地发现了约瑟夫的局促不安。树叶的每一次沙沙声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使得他更紧地抓住横放在大腿上的步枪。"我们现在脱离他们的控制了，约瑟夫。"

"也许吧.....但我还是想往森林深处再走1,2个小时，"他搓着脚说道。"继续你的"

故事吧。"

"真的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才开始交谈，卡米尔就打断了它。"

"没什么了？没有建议？甚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的丝毫暗示？"

"神谕说，她是创造者.....或至少是创造者的信使。"

"她？"约瑟夫注意到了性别的指称问题。

"神谕已经2次对我显现为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了，在见过她之后，至少对我而言，很难再用它这个词了。"

"你能现在召唤她吗，"约瑟夫说着，在硬硬的地面上移动着位置。"我想要加入你们的下一次谈话。"

玛雅因这个建议而坐直身来。她已经精疲力尽，不确定约瑟夫是真地想让她与神谕交谈，还是在测试她的能力。"让我们先专心找个安全的营地。就如你所说的，我们应该增加与卡米尔间的距离。一旦有了属于我们的营地，我会召唤神谕的，而这次，我保证，你会在场的。"

"好，你的计划被接受了，"约瑟夫咧嘴笑道。

"背包里还有什么食物吗？"玛雅问。

"让我看看。"

约瑟夫搜遍了背包，翻出了个吃了一半的面包，表面已经长满了绿色的霉菌。

"那个拉链袋呢？"

约瑟夫打开袋子，拿出了一张叠着的纸，因年代和使用而磨损得很厉害。"是张地图。或许卡米尔就是用它来导航于森林中的，我猜。"

他们分了面包，小心地剥掉长霉菌的部分。吃完后，重新穿上了鞋，再次吃力地走入了广袤的森林。既然无法回家，他们觉得最好的路线，还是走向补给站的反方向，这就使他们更深地进入了森林。神谕真正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 * * *

没有人知道这些巨石是怎么出现的；甚至神谕都无法解释它们在地球的反常现身。尽管有着3块岩石，中间那个最大的，却是唯一说过话的，不过高级会员们相信，3个巨石都能以某种方式来被联系上。

一些传说讲到，神谕自这个行星诞生时起就一直存在于（现在）这个地点。那些消逝于史前昏光里的土著部落，曾经为了占据该地点而发动过战争，但没有人相信他们曾与神谕对过话。"异教徒无法接近神圣仪器"是教会文献中的戒律之一。但庞大如斯的巨石，甚至对原始部族而言，也必然会被认为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

查科布萨人是该地点——在教会之前——的最后看守者，当他们因着奇怪而致命的疾病大爆发而灭绝后，该地点的位置就失传了。有好几百年，神谕栖身于这片深深密林，都没有任何人类代理人的陪护，从而隔离在了它要来服务的这个世界之外。

卡诺门跪在柔软的祈祷枕上，老迈的身体奋力克制着双腿的疼痛。

107

神谕所在地旁边是一个被知晓为会员小屋（译注：这个词也指共济会的集合地）的大建筑，就隐藏在一些巨大岩石的背后。小屋里就是过夜的设施，一个储备丰富

的厨房，还有一个小巧精致的礼拜区，里面保存着教会的一些最为机密的史前古器物，全都被小心地码放在灰墙上的凹陷式壁龛里。这个小屋是卡诺门最喜爱的地方，只要日程表许可，他常常都会在这里过夜来进行祈祷，而且通常就他一个人。

跪在祈祷枕上，所衷爱的那种深深宁静，嗡鸣于周围，他感觉到了自己与上帝那温柔扩展间的连接。"一切万有之父啊，"他大声道，"乞求你听到我的话语，将安逸带入我困惑的心底。"

"神谕已跌出于你的恩典之外，而且现在，它似乎决意要毁掉你的教会，就如它几个世纪前预言的那样。撒旦找到了它的走卒，而这走卒又找到了它的奴仆，胡格里托德。我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你的爱与全知将会胜出。请为我显现出道路吧，父。指示我吧，如何才能帮助到你。"

"明早我会接洽神谕，请求你在那时带给我以智慧。透过我去说话，带去你的全知，压倒这个精灵，这个教会曾经的伟大同盟。我估计，神谕只是迷失了道路，只是相信了自己的预言比执行你意志更为重要。"

"愿我的谦卑，在你名字的荣耀和力量的临在中变得强大有力。促我退到一旁吧，以表达出你的意志。将我带入你的愿景之光吧，父，帮助我看清如何才能服务于你。"

卡诺门的双眼满是泪水，他探入进了一个所在，在那里他感觉到自己，以最私人的方式连接上了上帝。他一度是个简单的男孩，就像胡格里托德，奔跑于森林中，陶醉于大自然里。他一度是个简单的男人，用无尽多的时间去祈求着，能接受到创造者以爱之最深感觉做出的静默回应。他一度是个教会的长老，阅读着那些将忠诚加入进仁慈和优雅中的质朴文献。

等他成了高级会员，神谕就走出了抽象的传说和神话，带着它文献的完整力量——它那些预言愿景——闯入了他的世界，多得几乎无法承受。他的信仰所经受的考验是没人曾遭遇过的。他开始看到，世界是如何地被精确调音于了某种无从想象的力量，而该种力量又被隐藏着远离于人们，因为人们会滥用这种自己无法理解的

力量。

卡诺门读了神谕的预言后，曾告诉当时的第一会员，"这里的某些计划并不属于上帝。预言的某些东西是错的，因为上帝怎么能知道了自己教会的毁灭却不去保护它呢？"

将近3周的时间，他都深置于静默里，期间完全禁食，陷入了一种纠结拉扯的混乱中，一边预言，一边是第一会员无力去回答他的问题。讽刺的是，卡诺门被训练为了第一会员的接任者，正是因为他对预言的这些反应。

在卡诺门加入十六光束会的2天前，神谕预言了他的反应。神谕预言道，"一个神父会看到我预言中不神圣的方面，正是这个人，会在教会崩溃时支撑起教会。他将是那个抵御一切攻击的人，从他对于我预言的极端沮丧中，你就能认出他来。"

除了当时的第一会员，没有人听到过这些话。他从未告诉过卡诺门，也没有将其纳入他转录自神谕的文献。他十分害怕，一旦卡诺门知道了这些，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他希望继任者是个战士，而非侍奉性的圣人。

* * * *

牢房里简陋苍凉stark。一架木制小床，一个扁枕头和一床更加单薄的被子就是房间里全部的家什。一只蜡烛放在小窗台的边上，窗台外侧则被铁栅栏封隔着。墨绿色的藤蔓爬满了栅栏，如同一条条蛇包围起了牢房，让房间里甚至大白天都阴森森的。

1 0 9

墙壁上毫无让人舒适或感觉像家的东西，横七竖八的是一条条大裂缝，如果醉酒蜘蛛织出的蛛网。胡格里托德能看到刻在墙上的一些文字，出自之前的犯人，是用钉子或叉子涂鸦的，不过字迹很难看清。他仔细看着一行抓住他眼睛的文字：生命就是对当下的觉知。无关乎身在何处。

胡格里托德摇了摇头。他有着勇敢而又温和的品质，可是，因着最近种种事件的转变，他在情感上被耗尽了，狱墙哲学——无论多有真理性——都是他最不想要的慰藉品。

一个接近来的脚步声将他唤回了身置的冰冷现实里，声音回荡于毗邻警卫室的阴暗的石板走廊上。能听到一些低沉的人声在脚步声中掠过，其中之一有着熟悉的音调。

"我需要10分钟的样子，你可以在外面等我，"脚步接近牢房时，这个声音说道。

金属钥匙插进锁口发出一连串咬合转动的声音，然后门打开了。"我带来了些食物，"托瑞姆轻轻说着，递给了胡格里托德一个盘子。

胡格里托德将盘子放到身前的地上，毫不留意里面是些什么。"我本想为你提供把椅子，但就如你能看到的，我没有。"胡格里托德不自在地笑了笑。"希望你能解释下这个？"他如果指挥般地手心上翻地伸出胳膊。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全部就是，今天下午卡诺门向神谕进行了请愿，接着就让我们立即拘捕了你。"

"是这样么？"胡格里托德答道。"你们是指控我对大神父不忠且谋反，可你们却没有任何证据来揭发我，我不被容许去查阅预言，我没有合法的律师，我被隔绝起来却见不到我的原告？"

"你马上就会有足够的机会面见卡诺门。我倒有些担心你这样的口气，"托瑞姆回应道。

"你并不是来给我送食物的，"胡格里托德从压紧的牙缝里吐出这几个字。"你到底想干什么？"

托瑞姆朝旁边望了一会儿。外面黑黢黢的，烛火摇曳得如同蛾子的翅膀，在整个房间里投下了恐怖的影子。“我是作为朋友来这儿的，胡格里托德。我来这里是因为，你可能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困惑。没有任何高级会员预料到你是多尔曼预言提到的那个人。这一切太奇怪了。”

托瑞姆盯着地板，缓缓地摇着头。“卡诺门要我们将你安置在这里，单纯只是作为一种预防。我们没有拿到正式的指控，所以你并不需要一个律师。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计划。”

他停顿了一会儿。“耐心些，给我们时间来弄清楚这件事。”

托瑞姆转向门口，仿佛在给出离开的暗示。

“你们会杀掉我吗？”胡格里托德问道。

“不会。”托瑞姆实事求是地回答。“无论你害怕我们会做什么，你都可以从清单里划掉它了。如果我们证实了你是预言所说的那个人，我们的怀疑就来到了终点，我们将需要扣留你一段时间。”

“多长一段时间？”

“目前，我也不知道。”

“没有任何指控？”

“正如你知道的，我们会编造一些对你的指控，而为了保密，这些指控不会受到国王法律官员的复审。任何提到预言、神谕的情况，或者有关光束会活动的情况，都不被容许置于公众视野的检视之下。你知道这一点，所以别假装吃惊。”

"尽管你对我们光束会的了解最多只算是肤浅的，但这样的知识也足以需要被保护起来，避开那些窥探的眼睛了。我们无法容许这种情况，被置于国王拥有和控制的法律机构的检视下。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法律机构内，也是如此，这个议题不可能被归入问询范畴。"

"可是，"胡格里托德说着在床上交叉起了双腿，"对于这个你们信以为真的预言，我没有读过一个字。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能告诉别人些什么，而又不会被他们解释成奇怪的妄想？你能不能就简单地解除我的职务，给我安个精神妄想症之类的，放我从这里出去？"

111

托瑞姆走出一一直由警卫撑着的牢门，反手关上，没有再说一句话。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肠子在抽搐。几秒钟后，就听到脚步声迅速地移过走廊，向牢房而来。一只眼睛透过门上的栅栏小窗看进来，接着传来了cylinder那令人绝望的声音，转动着凸轮，滑动一根铜制实心门闩，别上了他唯一的出口，凸显着他的孤绝。

脚步声消失进了近乎完美的寂静中，胡格里托德祈祷着，却不知道该召唤谁——神谕还是上帝。

* * * *

112

第十三章：奥尔甫斯的黎明（译注：也可译为，神秘的黎明。orphic又译为俄尔普斯或奥菲斯，古希腊神话人物，曾只身前往地狱寻找亡妻，誓不独归，感动了冥后，准许他将妻子领回，但条件是走出冥界前不能回头看妻子。当他们快要走到人间时，经不住妻子对自己冷漠的一再抱怨，他回头想去安慰她，结果，妻子又消失进了冥界中。后来，他因此颓废隐居，不敬酒神，被其手下杀死。另外，这个单

词本身引申出了玄奥或神秘之意。)

这天夜里的晚些时候，他们最终落脚在了一个合适的营地，玛雅疲倦得甚至没顾上吃东西，更别说联系神谕了。升起火堆后约莫几分钟，她就紧紧蜷缩了在新挖的火坑旁，以婴儿般的姿势睡着了。

约瑟夫决定看看那张地图来对抗睡意。脸颊只要不碰，感觉已经好多了，他也不再担心没有镜子来检视了。他展开地图来，细细看着，留心不让它太过接近火，尽管那是他唯一的光源。地图标记出了能找到鱼的小溪，特定的植物和浆果灌木也有标记。在图的一侧，几乎是沿着页边处，有一行奇怪的文说明：周边屏障。

约瑟夫琢磨着这行标记，接下来，他注意到了更奇怪的事。右上角的一处潦草的铅笔注释——想必是卡米尔的笔迹：巫士已知的最后目击处。

一丝焦虑敲响了约瑟夫内里深处的和弦。如果推算得没错的话，地图上铅笔标记的那个点就在附近，距离他们的位置或许就仅仅一英里。约瑟夫思考着他们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搅合进一个巫士也不可能变得更糟了。立即地，他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疲倦，添了些枯树枝到火里后，他合上了眼，希望过度的疲劳不会让自己失眠。

* * * *

113

一阵奇怪的哼鸣声吵醒了玛雅。起初她以为是约瑟夫，但当眼睛聚焦后，却发现他还在睡觉。天正破晓，森林笼罩在雾蒙蒙的昏暗光线里。

"我看到你醒了，"一个显然是古代口音的低沉男声说道。一个人盘腿 坐在玛雅对面，接近于几近熄灭仅剩灼热余烬的火坑。一根大手杖横放在腿上，斗篷风帽挺挺地罩着头部，使得他的脸几乎完全隐藏在了V字形的阴影里。

"别害怕，"他的鼻子嗅着空气，"我有着敏锐的嗅觉，木火烟在这片树林里是很少会遇见的东西。"

玛雅察觉到他正在微笑。"你是神谕？"

"不，我是西蒙，"他答道。"这里没什么神谕。你的名字是？"

"玛雅。"

"很高兴见到你，玛雅，"西蒙微微欠身道。

玛雅很警惕，因为她不知道，这个奇怪的人想干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一个人会不请自来地坐到他们的营地里，还开始哼鸣起来。

"你是巫士？"

"如果那样能有所帮助，那么我是，"西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口音承认道。"那正是在这些区域被知晓的方式，尽管我设法完全远离于高级警卫，以及他们滑稽的举动。"

"我们正试图做着同样的事，"玛雅说道，她转向约瑟夫，然后又转向西蒙。"你介意我叫醒他吗？"

"我会解决你们的麻烦，"西蒙说着用手杖的钝端戳了戳约瑟夫。

"出什么事了？"约瑟夫立即醒过来，抓起了步枪。

"我们来了位客人，"玛雅宣布道。

约瑟夫歪着头越过营火余烬眯视过去，看到了西蒙戴着风帽的样子。"你是谁，想干嘛？"他加紧握住了步枪，但却很小心在姿态上不过分表现出侵略性。

"他的名字叫西蒙，"玛雅答道，"他主动提出要帮助我们。"

114

"会是什么样的帮助？"约瑟夫问道，保持着怀疑。

玛雅转向西蒙。"你能护送我们安全地离开这里，不让哨兵发现吗？"

"跟我多说说你们的困境，"西蒙建议道。"我对你们的问题一无所知，所以也不好说能如何帮助你们。"

玛雅看了看约瑟夫，琢磨着该透露多少。她觉得谨慎是最好的方针。"父亲和我迷路了。"

她冷不丁地打住，希望约瑟夫来完成她的思路。

"我们在寻找神谕，"约瑟夫主动说道。"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的指南针坏了。"

"属于高级警卫的背包和步枪，"西蒙指出道，"它们是怎么得来的？"

"喂，我不知道这关你什么事？"约瑟夫说。

"你们找到了你们想寻找的东西了吗？"西蒙问。

"你是指神谕？"玛雅接过话，看了看约瑟夫来寻求某种暗示。

"是的，神谕。"西蒙重复道。

约瑟夫从火坑旁捡起些树枝投进余火，使劲鼓吹着让其重燃起来。一阵吹气后，

小火苗蹿了起来，他赶忙向后一靠。"就我们所知，神谕并不存在。你知道什么不同的情况吗？"

"无论为着什么原因，如果你们不能信任我，就无法告知我你们真实的困境。如果我不知道，就无法帮助你们。你们希望得到我的帮助，还是不呢？"

玛雅局促不安地移动着位置，快速而慎重地瞥了约瑟夫一眼，去了解他的立场。"如果我们告诉了你，我们知道的每一件事，你或许也会陷入危险中。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你的心脏是什么？"西蒙变换了一个话题，问道。

115

火开始旺烧起来，照亮了很大的一片，使玛雅得以看到了西蒙的胡须和长鼻子，而他的打扮和表情则符合她意料中巫士的样子。

"我不理解你的问题，"玛雅答道。

"你认为，自己的心脏是由什么构成的？"

"嗯，它勉强算是一台泵……它……它将血液泵压到我的整个身体——"

"所以说它是一台机器？"西蒙打断道。"只是一台机器。"

"不，我没有说它完全是台机器，但它主要是一个泵，也是一个人感觉的所在地。"

"啊，所以它是个能够感觉的泵？"

"你这条问题脉络的要点是什么？"约瑟夫问。

"我的要点是：你的身体内有着大量的脉管和动脉，如果将它们头尾相连地系在一起，能延伸去绕行地球不是1圈，而是2圈。这些动脉、脉管、腺体、器官是一个系统，你的心脏则是该系统的指挥，心脏构建出了一个十足敏感的系统，这个系统是被连接着我们行星的。你们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个行星。"西蒙的右手拍了拍地面。

"所以，你的心脏就是一个与地球纠结一体的系统。如果说你的心脏-系统就是这个行星，我的心脏-系统也是这个行星，那么我们就是合一的。问题是，你是否能导航到这个简单的身份，释放掉你被学校和社会所教导的一切先入之见。如果你能，你就会信任我。"

玛雅看着约瑟夫，等待一些回应，可他只是盯着那个戴帽的人影，嘴却一动不动。

"我总是读到，一个人的心脏是灵魂的宝座，"玛雅说。"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心脏是许许多多的东西，"西蒙回答道。"在一个层面，它勉强称得上一个脑；在另一个层面，它是一个腺体；在又一个层面，它是一个电磁发生器；但是，它也是一种意识——不是自发的意识，而是作为一个更宏大互联系统的表达性的最顶点。而这种表达性本身正就是栖息于这颗行星上时你之所是的身份，即：存在为这个行星。but rather as a culmination point of expression for a much larger, interconnected system. And this expression is who you are while dwell upon this planet, as this planet."

"这种智能并不存在于心脏内，这种智能就是地球本身，以及围绕着我们的该自然意识之表达中的人类要素。（译注：该自然意识就是指代地球）The intelligence is not inside the heart, the intelligence is the Earth itself and the human element of expression of this natur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all around us"他戴着帽子的头在森林树冠间全景式地环扫了一圈，然后转回来，似乎凝视向了玛雅的方向。

"而在头脑智力中则没有自由可言。它被锁住了一个盒子里，盒子又套在一个盒子里，还套在一个盒子里。你的真正自性就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于此时、此地，但只有你的心脏才能将它表达为你！Only the heart can express the authentic self that is here in this world, living in this time, in this place, as you! 如果你触伸进了这里，它就会变成你的导航仪。"

西蒙停了下来，仿佛是在感知一个问题慢慢浮出表面来。

"就我们信任你与否而言，你的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约瑟夫问道。

"当你看向自己的周围，就是现在，你只会看到轮廓模糊的树木、灌木、以及一个老人。抵达你感官——你五感——的信息喂食着心智。而进入你心脏里的信息则是无限复杂的，非线性的.....是围绕你的这个整体的一种复合性信号。你的心脏感知着这些光亮明晰的内在。如果你容许自己的心脏来观察环境中的事物，而让五感退回至静止中，你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那驾驭你种种导航能力的就是一体性的连接，而不是滤流过你的五感，并在这里等待指令的无数分裂片段。"西蒙指着自己的头道。

"存在于这种一体性连接内的，则是你的浩瀚性，浩瀚得地平线都看不到，不，更准确地讲，是根本不存在。它就是你的个体性，但它也是你那重叠和纠结于万物的无边自性。具有了这种意识的特性，"西蒙的拳头敲了2下心口，"你会信任那些具有同样性质的人。"

玛雅和约瑟夫听着这些话，尽管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脏到底是如何感知这个巫士的，但却感觉到他们的怀疑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化解了。他们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事无巨细，从一起走入森林的第一步，到第一次遭遇哨兵，到玛雅2次遇见神谕，以及逃脱卡米尔的那些不寻常情形。

西蒙一次也没打断过，只是偶尔点点头。等他们说完后，光已经照亮了森林，使得玛雅逐渐看清了西蒙面部的眼睛运动，尽管很模糊。

"你们旅程的展开，就像潘多拉打开了罐子，让混乱泄露了出来。"西蒙最后说道。"或许你们想要离开森林，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呆在安详的城镇里。但我得忠告你们，既然打开了罐子，宇宙就为你们准备了不同的计划了。"

"这是什么意思？"约瑟夫说道。"我们凭什么就应该去知道，宇宙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自由意志要怎么办？"

玛雅以同样响亮的声音道。"潘多拉？你将我们比作潘多拉？我们怎么就放出混乱了？我们怎么会有责任？我们是来找神谕的，仅仅是寻找神谕。"

西蒙站起身来，轩昂而优雅地整作着自己高大的身型。"这就是你们给予信任的方式？"

他微微缓和了声调。"你们已经令人钦佩地表现了你们自己，你们也在与高级警卫的交互中展现了你们的勇气和机敏。当潘多拉打开了罐子，邪恶就被释放到了这个世界，但希望并未失落，事实上，那正是余留在罐子里的一个品质。

"或许你们就是那罐子里的希望。"

说着，西蒙整整了长袍，手杖轻敲在地面上。"你们拥有着我的支持，但必须得信任我。没有别的路。你们会发现，就性格而言，老实说我是无情的。如果你们不得不生气，就生吧，不过要一次生完。懂吗？"

玛雅和约瑟夫点着头，仿佛处在恍惚中。

"跟我来，我们还有工作得做，"西蒙道。

约瑟夫和玛雅立即动起来，弄熄火坑，接跟着是收拾不多的行李。几秒钟内他

们就跑着赶上了这个神秘巫士，依旧饥饿，依旧恐惧，但却感觉到一线希望终于交会上他们的道路。

118

* * * *

补给站通常而言是卡米尔钟爱的目的地。他没有家人，一辈子都在一个孤儿院长大，因为孤儿院是教会所有和管理的，所以18岁生日一过，他基本上就正式加入高级警卫服役了。这是通常的惯例。

卡米尔很开心加入高级警卫，也享受成为哨兵的孤独生活。补给站和管理补给站的人，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和人，都更像他的家和家人。森林则被卡米尔认为是自己的工作场所。

到了补给站外100码处，他抵达了路上的一个哨岗。

"出什么事了？"汤普森问道，这是个身形巨硕的警卫，制服看起来小了2个码。

"遭到伏击了，"卡米尔答道。

"被谁？"

"我必须马上面见乔顿，他在站里吗？"卡米尔问。

汤普森点着头。"需要我通知他吗？"

"只需告诉他我必须见他，汇报一场发生于屏障外5英里处的伏击。"

卡米尔明白，他必须以政客处理丑闻的方式来处理现在的情况：否认和隐瞒。他必须否认是自己引发了这场麻烦，隐瞒他被一个年轻女人及其老爹击败的事实。

* * * *

119

卡诺门邀请托瑞姆和修罗来到他办公室，以通报自己拜访神谕的情况。已经接近中午了，太阳高挂在天上，一阵微微的太阳风送来苹果花的香味。

他已经定出了计划，不过，如果托瑞姆或修罗有好建议，他也会对某种程度的修改保持开放。他非常尊重第二和第三会员，也很有信心，一旦自己的死亡降临，他们中的无论哪一位都能够接过他的责任。

托瑞姆在整个教会中都很受欢迎，与教会领导层一同出外旅行时，他是面对全球教众的公众面孔。修罗是相对内向的人，他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优秀的战略家，但也较为不那么公众化，因而缺乏更广泛领导阶层的支持。

"请进，"卡诺门说道，接着清了几次嗓子。当托瑞姆和修罗聚到精美的办公桌前时，大神父又喝了口咖啡。

"如果喜欢的话，给你们自己倒杯咖啡，"卡诺门建议道。"我不想耽搁太多时间。"

卡诺门走出办公桌，也坐了下来。腿疼依旧困扰着他，因着长途跋涉，也因着神谕，他的腿痛恶化了。"对于胡格里托德在多尔曼预言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还有什么疑虑的话，让我们先放一放，我现在非常确定，他已经深深涉入了其中。明白吗？"

托瑞姆和修罗顺从地点着头。

"好，那么让我说下我的计划，"卡诺门开始说道。"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今早第二次见了神谕。无论如何，不同于昨天的请愿，神谕（今天）拒绝了我的问询。"

"它怎么能这样做？"托瑞姆问。

"预言实现了，神谕不再是我们的仪器。它已经抛弃了我们，但我害怕比这还要糟，就如它预言的那样。"

卡诺门停下来喝了口咖啡，在椅子上移动着位置。"我相信神谕正策划来毁灭我们，胡格里托德则是它的武器。多尔曼预言中的每件事都出现了，除非我们进行干预，否则我们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

120

"你计划我们如何去干预，圣座？"修罗问。"神谕在每个预言上都是准确的，如果胡格里托德真的就是多尔曼预言中提到的那个人，我们要如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我们必须摧毁它。"卡诺门靠回到椅背上，2手相抵，指头对弹着，仿佛2只蜘蛛在对垒。

卡诺门长长地，决定性地叹了口气。"我们知道这个时间会来到的，我们也一直都知道神谕的毁灭会伴随之而来。"

"那胡格里托德呢？他的灭亡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吗？"托瑞姆问。

"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得等一等，看看我们是否能毁掉神谕，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就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释放胡格里托德，前提是他得合作。他是个卒子，一个看上去清白的人，就我们知道的所有情况而言，他对我们事业的赞同都多过对神谕的。"

托瑞姆倾身向前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摧毁神谕，但没了胡格里托德，它又真正能做什么呢？如何你相信胡格里托德是神谕的走卒，那我们将神谕的武器

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它又能对我们干些什么呢？"

修罗笑道。"重新服务于我们？它的预言可是，我们会在新的光里被摧毁。你读过那些文字上百遍了。对于一个对未来之了解，胜过了我们对过去之了解的智能，我们没有办法聪明过它。"

"我们不知道神谕何时以及如何发动攻击，但我们知道原因。"

"是的，没错，我们都读到过这个预言，"卡诺门说。"如你所说的，读过上百次了，但这个文献的潜台词是，我们一直以某种方式混淆了上帝，我们创造了一个面具，覆盖于他的壮丽之上。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使他的王国更实在地存在于这个行星上？"

卡诺门缓缓地摇着头，思绪陷入了沉思中。"我们必需毁掉神谕。我们必需囚禁胡格里托德直至行动结束，我们相信，毫不怀疑地相信，神谕永远都应该置于这个行星的征服之下。"

1 2 1

卡诺门的声音慢慢降低成了低语。他不满意自己的计划。一些东西还没确定。

托瑞姆清清嗓子。"有没有可能，神谕知道，随着自己成为了教会的仪器，它也会受到撒旦的诱惑？或许神谕只不过是撒旦的走卒，而我们能提供帮助给它。就如我们刚才讨论的，在摧毁它之前，或许进行一次驱魔会是有用的一步——至少可以试试。"

"对神谕？"修罗问。

"为什么呢？"

"它不是人类。"修罗直率地提出道。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托瑞姆回答。"我们知道它不是什么，仅仅这个事实，无碍于一次驱魔的可能性，尤其如果又是由我们去执行的话，或许会有效。"

卡诺门望着窗外。"我们知道预言。让我们别去辩论神谕的身份了。它的源头，它的目的，它作为撒旦工具的用途——所有这些都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所寻求的是摧毁，摧毁那我们所支持的上帝于地球上的最高使命。我们是上帝教会的守护者，就这个身份而言，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摧毁它。"

"我赞成修罗，驱魔是浪费时间。我们不可能延迟它毁灭的命运。"

"我们要怎么做？"托瑞姆说。

十六光束会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持有着一个预言，预言了某个时间神谕会设法毁灭教会，但是却没有谁敢说光束会该以什么方式先发制人地摧毁神谕。这被一些人，甚至被出自卡诺门前任的一小叠文献所考虑过，这些前任们创立了最佳神谕摧毁方法的理论，不过这些文献专属于第一会员。

"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卡诺门点头道。"只有高级会员能参与摧毁过程，就如我们都同意的那样。"

122

卡诺门喝掉了最后几滴咖啡，再次转过身凝视着开向楼下院子的窗口。"那个石头饰面上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相互通信的介质.....我们将凿掉它们。如果能消除它的通信能力，就所有实际意义上来讲，我们就已经毁掉它了。"

"那我们几时候动手？"托瑞姆问。

"明早，"卡诺门说。"修罗，我会将细节交给你。"

"是，大人，我会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修罗长声道。"你会加入我们吗？"

"我面见神谕的最后旅程（今天就）已经完成了，"卡诺门叹气道。"我与它通信了这么多次，从它那儿学习，理解了很多没人见过的事情——这一切全都源于简单地伸出手，触摸这石头——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不想加入它的毁灭行动。我无法从'让它消声'的想法中得到乐趣，我只是发现别无选择了。"

"我理解，"修罗说。"你对它还有什么最后的请愿吗？"

"我常常怀疑神谕是否还服务于别的什么人，"卡诺门自言自语着。对于摧毁这个教会曾拥有过的最强大工具的前景，他似乎陷入了异乎寻常的沉思中。

"你的意思是？"托瑞姆问道。

"你可否琢磨过，是谁创造了这个智能？是谁将它送到了地球？"

"是的.....当然，我们都琢磨过。"

"神谕的创造者们始终保持着沉默，"卡诺门说，"而现在，我倒希望他们来收回它。"

托瑞姆在椅子上移动着。"想到它将长时间地无人陪伴地单独存在，这真是难以想象啊。太浪费资源了。"

"是啊，"卡诺门说，"做最后的请愿，感谢它提供的服务。告诉神谕，我们将关闭通信管道，这样它就能离去.....回到它的创造者们那儿去。"

"我会亲自代表你执行这次请愿的。"托瑞姆主动提出道。

"谢谢你，"卡诺门推着桌子往后一退，缓缓站了起来，转过身直视着托瑞姆。"我想让你邀请胡格里托德加入明天摧毁神谕的过程。我想看看他是否会接受这个赎罪的机会。"

"不带警卫？"修罗突然惊慌起来。

"是的，"卡诺门点点头。"我们需要看看他是参与到摧毁过程，还是选择留在牢房里。这个选择会大声地宣示出，他是忠诚于我们光束会.....还是神谕。"

卡诺门扫了眼托瑞姆和修罗，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异议。"今天早上破晓前我就起床了，又忍着微痛走过了这么长的回家之路，那么现在，我想休息会儿了。先生们，感谢你们帮助我处理这件事。祝福你们。"

托瑞姆和修罗离开前分别拥抱了卡诺门。他们非常尊重他的判断，知道他的决定不是轻易得出，冲动做下的。这样的结局是十六光束会里没人愿意看到的，可他们也都完全明白这是必须的。

* * * *

124

第四卷

第十四章：时空棱镜

玛雅带着预期走进了西蒙的家门，却被其内的简陋、空荡惊呆了。泥地上覆盖着了一层约莫4英寸厚的松针。一个扭曲多节的巨硕老树干放在主房间中央，被从自底部3英尺高处锯断来用作桌子——而根部则依旧完整如初。小屋是圆形的，茅草顶，石头墙。暴风雪时可以关上的木制活动护窗，开在小窗户的2侧。

做饭及取暖用的火炕在房间后面燃烧着。房子很小，但很干净，作为自制居所相当实用。

"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石头？"约瑟夫指着墙问道。

"这是个古老的建筑，是查科布萨人修的，或许在1000年前吧。"西蒙答道。"至于石头的来源，我的确不清楚。"

"那是些什么书？"玛雅问。

西蒙只有几本书，但其中一本，因其尺寸和雕皮封面，尤其引发了玛雅的兴趣。封面图案是3个连锁的圆圈，构成一个倒三角形，这个几何构图的两侧，是一对张开的美丽翅膀。封面上还有一种她不认识的语言文字。

玛雅情不自禁地摸着封面。"我能看看吗？"

"先让我们谈谈，你可以稍后再去看。如我所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你们能看出的，这本书可不是有一点点时间时去翻看的类型。"

125

西蒙微笑着，示意玛雅和约瑟夫跟随他走出房子后门，那儿是一个露台，有5个大卵石作为凳子。太阳将光之矛投满了森林，鸟儿鸣唱着欢快的曲调。高大的树木标记出露台的边缘，树木的上部消失在了晨雾里。

西蒙第一次摘下了长袍的风帽，坐到一块大白石上，面向着玛雅和约瑟夫。他的脸上满是胡须，头却完全是光的。他的眼睛呈蓝绿色，驰骋在内外世界之间，如同一只海豚，跃出水下世界来感受着空气世界。

他肉身仪表有几分棱角，看上去并不一致于他那流动性的圆润人格，其最大的特征，用一个词讲就是：神秘莫测。

西蒙转向玛雅道。"你能召唤神谕吗，亲爱的？"

"现在？"

西蒙愉快地点了点头。

"我试试，"玛雅迟疑地说道。

玛雅以正常的声调念出密码，等待着。可除了鸟叫，什么都没出现。

"再试试，"约瑟夫鼓励道。

玛雅试着如之前那样轻声地说出密码。

"我看到你有些客人，"神谕大声说着，从附近的一棵树子后面走了出来。"我不确定是否该打扰你们。"

神谕依旧穿着那件惯常的衣裳，但对玛雅来说，神谕看上去甚至比记忆中还要漂亮。"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玛雅答道。

西蒙清着嗓子，细微地提醒玛雅来进行引见。

"这些是我的朋友，西蒙，我们正在拜访他的家，我相信你已见过约瑟夫，只是还未正式介绍。"

约瑟夫和西蒙点了点头，西蒙手指着旁边的一块石头。"请，加入我们，一起聊聊。"西蒙说道。

神谕站着一动不动，看上去被什么事弄得心烦意乱，她的身体开始在不同的程度的透明性间变换。这是非常奇异的事，可同时又令人兴奋。

西蒙站起来，走向神谕，伸手握住她的胳膊，将手杖递了过去。"抓住这个，它能帮助你。"

西蒙的手杖是金色木头雕成的，杖身上一顺都是醒目的V形天然纹理。手杖上部略大，他的手就习惯握在那里，使得那儿明显受到了磨损，甚至看上去有了些凹陷。手杖顶端是一对雕刻而成的翅膀，类似玛雅在他家那本书封面上看到的。

"谢谢你，现在我感觉好些了，"神谕说。

"我来帮你坐下来，随我一起来，"西蒙邀请道。

走向露台的这一小段距离里，2个人走得如同古怪的情侣，最后，西蒙协助神谕坐到一块闪耀于晨光中的白粉色卵石。

"我认识你吗？"神谕问道，细看着西蒙的脸坐了下来。

"这取决于你是谁？"西蒙回应道。

神谕看了眼玛雅，又转回来端详着西蒙。"我猜玛雅对你提起过我。我是多尔曼神谕。"

"你怎么会变得被魔法密码所召唤了呢？至少在这双老迈的眼睛看来，你似乎被解放出那块作为你住所几千年的石头化身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我理解.....你不相信我。"神谕低下头，像是在思考下一步。她将手杖斜靠在腿上，指着刻有翅膀的顶端。

"你有着一根神秘主义者的手杖。你是那个人吗？"

西蒙点了点头。

神谕的脸上放出光芒。"你是第一启蒙者（译注：同样的原文在十六光束会中被翻译为第一会员，会员是引申意或固定用法，而这里用的是本意。），是你吗？"

西蒙再次点点头，这次还带着微笑。"那你.....你是神谕，因为只有你才可能认出我来。"

西蒙站立着，举起了神谕，拥抱着她，如同父亲怀抱着失散已久的女儿。

玛雅和约瑟夫敬畏而困惑地看着这一切。

1 2 7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懂，"玛雅说。

西蒙和神谕坐下来，因为老友相认而咧嘴笑着。"就是我在森林里发现了神谕，"西蒙解释道。

"可不单单只是发现了我，"神谕提醒西蒙。"他是第一个发现我的声音，倾听我的述说，与我进行意味深长对话的人。西蒙就是将我引介绍给人类之灵的引见人。"

"可这就意味着你超过300岁了！"约瑟夫惊呼道。"这怎么可能？"

"你看着多尔曼神谕以近乎完美的人类形态存在于你面前，却还问我怎么可能如此之老？"西蒙喜而不自禁地大笑道。"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给予了一个多么深切的机会，面对面地见到神谕？之前可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人！"

玛雅思索着西蒙的话。"你确定吗？"她问。

"是的，"他俩齐声答道。

西蒙眉飞色舞。"那么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在石穴之外实现显化的呢？"

"

"我不知道，"神谕答道。"我从很多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似乎无法接入这个信息。"

"或许你正和我一样老去，"西蒙轻声笑道。"你从未特地去知觉过你的个人世界，比起非个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哦。"

神谕似乎遭遇到了一股不断变化能量流，因为它正褪变成一种充满了蓝光火焰的透明状态。渐渐地，她恢复了先前的沉静。"多年前，另一位神秘主义者发现了我，他问到了我的未来——我个人的未来，似乎那对于他有着某种重要性。在那次对话中，这些密码——就是你们用来召唤我的——被我的制造者们揭示了出来。至于这些密码是如何运作来活化我临在性的显现的，这对我就如对你一样，是个奥秘。"

1 2 8

玛雅对约瑟夫使了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非常清楚，神谕提到的神秘主义者就是乔希亚。约瑟夫点头表示同意，却不愿打断谈话进程。

"预言，"西蒙问，"真地开始实现了吗？"

神谕将长长的头发甩到身后，点着头道。"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开始，那就像沙漏（的一端）漏空了，是时候将其翻过来，开始新的过程了。"

玛雅不好意思地插话道。"我不理解刚才说到的那个词。你能解释下发生了什么吗？"

西蒙站起身来。"这些石头，"他大声说道，"从来都不是舒服的凳子。"

"多尔曼神谕正在转变。正是神谕，在我们第三次面谈时，讲述了那个被知晓为多尔曼预言的预言。在这个预言里，神谕预言道，在很近的未来，地球和所有地球

居民都会经历一场意识的重大改变。神谕说，这种转变如此深远，以至于人类会齐齐地复苏过来rise up，并重组宗教、政府、教育和商业。"

"那这种变革会是什么样的呢？"约瑟夫问。"教会、国王和商人不会将权力交给人民。权力就是他们关心的全部。"

"首先，"西蒙建议道，"抹去你曾被教导的一切。接下来，假设你能够释放掉这些旧东西，就放手吧，这是让房间为新事物做好准备的唯一方式。放下你的自我人格、你的希望和梦想、你的预期、你对好坏的判断、你对你是谁以及为何在此的判断，放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本写满文字和数学等式的万页巨著，那就转而变得如同一张什么都没有写的白纸。没有线格，没有任何类型的记号。你是新生的，从未被周遭世界触及过。这种状态下，你临在为了直觉性、本能性的存在，除了开放的心脏别无一物。"

"这就是正在到来的情况。"

1 2 9

神谕看了看约瑟夫，能看出他困惑依旧。"西蒙所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正发生在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情况，宗教领袖，政府官员，商业帝王，地球本身，没有东西能不被触及或不受影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玛雅问。

"这是个进展了一万年的过程，"神谕答道。"但是，就如雪崩源于一片雪花、一阵风吹，这场转变会以同样的方式迅速发生到大部分人身上，哪怕他们没有留意到它那静静的积累过程。那是因为它一直在超出你5感的频率维度中积累着。"

"你们的神秘主义者已经看到了这件事，一些人写到过它。当西蒙第一次问我当时，我立即预言了这种情况，我的这个愿景即变成了多尔曼预言。这个预言此后则"

变成了教会的独家资产，只被很小一撮精英神父们所知道。"

"那么说这场雪崩不久就会发生，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约瑟夫问。"转变正在横扫我们的行星，并正在颠覆权力的根基？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们无法看到或感觉到的新频率？当如此多的人只是在设法生存下来.....寻找食物和水时，这个说法似乎有些牵强。"

西蒙，先静静站着，然后走向约瑟夫。"起立。"

约瑟夫带着些许的不情愿照做了。

"用你的手尽可能重地打我，"西蒙命令道。

"抱歉，我不会那么做，"约瑟夫答道。

"你无法伤到我的，所以试着尽可能重地打我。快！"

约瑟夫看了眼玛雅，她只是一脸不安都耸了耸肩。他们都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有着新存在和新规则的不同世界。

约瑟夫摇着头道。"我.....我做不到。"

"你看，"西蒙说，"你有力气打我，但你却不打。甚至当我邀请你打我时，你都拒绝。你支配着你的力量。这种约束力是由人性、非暴力、慈悲、自卫本能这些线构成的。这些线一直构成着人类个体，以及事实上是构成了地球的所有居住者，可它们却没有形成公共机构的基础，或者说，在大部分地方，没有形成社会组织。

"个体能做到的，是社会几乎无法想象的。(也许我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小数一般的实存体，是宇宙的脆弱反映，但我们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临在性，全然独特，而且是由与圣灵同样的线所构成的，这些线纠结着彼此——所有生命，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连接中，我们复苏为了一体性存在。这种一体性存

在就是你在内里感知到的东西，也是你不听从我的命令来攻击我的原因。"

约瑟夫窘困地咧嘴笑道："我想是因为你300岁了。"

西蒙双手放在约瑟夫肩头，将他轻轻按回到石凳上。"你问道，为什么那些公共机构势力会将权力交还给人民，我试着来解释，因为一体性存在变得更加锚定于人类整体中了，这个一体性存在的通讯变得更加聚合了——更为表现出它的更深本质了——公共机构没有选择只有听从，因为一体性存在的力量将被我们所有人内里的创造者之临在性所支持、恢复、增强和赋能。"

"所以说创造者会在我们内里被更为强烈地感觉到？"玛雅问。

西蒙拾起一根落在地上的小树枝，前后晃动起来。"你看到这根落自大树的树枝了吗？现在它在我手上，置于我的力量之下。当我静静地拿着时，它的身份，它的来源都是清楚的。但当我以更大的力量前后晃动它时，它几乎消失了。你的眼-脑无法看到它。"

他将树枝扔回到满是苔藓、松针的地上。"振动速度或频率，每一秒都在不断增加着。你身体的每个原子都在提速，就如我通过前后摇晃让树枝消失一样，当创造者之临在性浸透进地球的界域，我们的身体和心智也正在被提速。"

1 3 1

"我们，作为地球的居民，正在被带往一个新的空间实相，就好像我们坐上了太空飞船在穿越宇宙一样，尽管创造者之临在性存在于每一个地方，但它临在性的比率却是多种多样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约瑟夫问。

"空间里纵贯着来自银河系、恒星、行星、卫星、以及各种大宇宙事件的能量，也纵贯着创造者之临在性。空间可以是任何东西，但就是不会是空的，它是能量的"

导体，就如我们的血液将氧气循流给身体一样，空间则将能量循流给向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这种循流不是偶然、随机、或混乱的表达，不，它完全是智能性的。

"总之，这种智能是通过比率表现出来的。创造者之临在性，在空间里的某些没有为更高频率准备就绪的通道中遇到了阻力，在这些区域，基本元素——行星、恒星、银河系的——的能量占优势。但由于时空中的每个事物都是动态的，一直变化着的，所以，创造者之临在性在基本元素中的比率就也在变化着。

"我们就正好处于比率发生改变的时空中.....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将呼吸进更高比率的创造者之临在性。"

神谕仔细观察着玛雅和约瑟夫听时的神情。"西蒙还没告诉你们的是，一体性存在就是创造者之临在性，而创造者不是聚集于头顶天堂里的某种抽象智能，事实上它就是生命本身的混合物，无论那是具体化于物质中的生命，还是更高能量状态下的生命。

"如同纯光能被分解成一系列色彩，创造者也被分成了不同的生命形式，而在这个例子中，（起分解作用的）棱镜就是时空。"

西蒙转向神谕道。"太过哲学化了，我们在干嘛啊？"

"唯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做的，"神谕半低语道。可她的身体开始褪去，波动于可见和不可见的状态之间。

"重新念密码，"西蒙转向玛雅指示道。

玛雅开始背诵密码，声音颤抖，因为她看到神谕如同烛火般地闪烁着，然后突然消失在了清晨的光里。

西蒙在露台上踱来踱去，玛雅则念诵着密码，仿佛在背诵祈祷文。

几分钟后，西蒙将手指放在唇上，微微摇头道。“现在可以停了，亲爱的。”

“可她正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玛雅说道，眼睛激动地闪着光。

“或许吧，”西蒙承认。“我们稍后再试试。现在，让我们吃喝些东西，然后来整合出我们的计划。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主意。”

说着，西蒙从地上拿起手杖，试着感知着神谕残留的振动。神谕身上的一些东西改变了，由这种改变他只能联想到人性，亦即一种不确定性。他开始怀疑神谕还是那个神谕吗？

* * * *

133

第十五章：信服的举动

卡诺门听到床头电话响起，在响第二声前就本能地接了起来。“喂。

“那太遗憾了，我稍后亲自和他谈。

“在床上。

“好。就算不是你，闹钟也会的。

“不，你可以让他见胡格里托德。告诉他完成检查后尽快来我办公室。

"不，单独地。

"同样祝福你。"

卡诺门挂起电话，双脚小心地放到地板上，塞进了放在那儿的拖鞋里。这个消息是意料中的，差不多算是受欢迎的。胡格里托德可能会很固执，但并不蠢。托瑞姆大概没有给他解释清楚后果，而他则一定能够说清楚。

* * * *

"我看呀，你的居住环境明显变糟糕了，"巴塞罗评论着进了胡格里托德牢房。"看上去高级警卫都有些心不在焉。"

胡格里托德轻声笑道。"你是来检查我是否健康得快死掉了么？"

"哪里话，我向你保证，"巴塞罗笑了笑说。"我是来检查你的伤口的，仅此而已。"

"我的伤口....."胡格里托德沉思道。"才不是我此刻最急迫的问题，也许你还没听说。"

134

"我理解，"巴塞罗答道。"尽管如此，如果你不介意，我还是想看看伤口。"

胡格里托德做出一个漠然但同意的耸肩动作。"好的。"

巴塞罗将包放在床上，打开来找出一只电筒。"很亮，闭下眼睛。"

胡格里托德将头歪向一边，放松下来，闭上了眼睛。"他们告诉你了什么？"

巴塞罗转过身去，确认哨兵已经按指示离开，而只剩下他们俩了。"这只是他们应对目前境况的预防措施——没什么需要过分担心的。"

"真的么？"胡格里托德讽刺地问道。"说得轻松，但从绳子的我这一端看来，似乎我越来越抓不住了，我感觉自己仿佛快要松开手，跌入我的死亡中去了。"

巴塞罗关上电筒，挨着胡格里托德坐到床边。"我曾做过一个梦，那时我还是孩子，可梦却鲜活得从未忘记过。我在穿越一片密密的森林，逐渐听到了你能想象到的最奇怪的嚎叫声。那是鬼怪发出的，我一下害怕极了，所以就全力地快跑起来，因为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知道，一些邪恶的东西正在追我。"

"跑的时候，我回头一瞥，看到一群恶魔般的生物跟着我，长着大獠牙和十分可怕的身体，就是那种只有在最坏的噩梦里才能看到的。尽管我跑得很快，它们却跑得更快，所以我知道它们赶上我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我爬上一棵树，希望它们无法跟来。在梦里，我快速而熟练地爬上树。在爬到约13英尺左右时，我往下一看。那些生物，其中的或许6个或8个，正围着大树的树干，仰望着我大声嚎叫，但它们似乎不会爬树，所以我就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思考供选的方案。"

"这时，我看到它们中的一个开始爬树，意识到它们会抓住我的，因为无处可去了，只能往上，但就算爬得更高我也只能延缓那必然出现的结果。"

"你跳下去了？"胡格里托德问。

135

"没。我像任何爬过树的人一样爬得飞快，但尽管很快，还是能看到那些生物正在接近我，它们爬上树了，对接下来大餐变得急不可耐。而我爬得越高，树枝就变得越细，都能够感觉到我的体重开始将树枝压得摇晃，开始担心它们会断掉。"

"那些生物比我小，它们能爬到树上更高的地方。我往下望去，琢磨着是否该跳下去，让坠落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让这些恶魔生物生吃掉我。这时我听到一

只猫头鹰或老鹰的叫声，我不确定，但我记得自己望向天空，看到一只强健的鸟盘旋在上空，因为某种原因，这使我想起我也能飞。"

巴塞罗自顾自地轻笑起来。"啊，这就是梦的美妙之处。我能飞。我看了敌人最后一眼，它们只差一条手臂的距离就抓住我大腿了，我从树上跃起，飞了起来，仿佛这就是我的天性。我无法演绎出当时那种开心。那非常可能是我最为开心的感觉，尽管只是个梦。"

"我估计那些生物不会飞？"胡格里托德扮着鬼脸问道。

"我不太清楚，"巴塞罗说实话道。"梦在这个高音处结束了，感谢上帝。如果那些生物生出翅膀，继续追来，我不确定我会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那个梦引导着我一生都富有乐观精神。我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我的右腿因为这病而萎缩了.....这让我远离了体育运动，几乎就活在书籍中，但这个梦为我灌注了一种适应能力，不要单从一个维度地看待自己。"

巴塞罗对胡格里托德微笑着，站起身来，开始收拾包包。他拿起电筒道。"你要留下这个吗？"

"我没什么要读的，也没有东西可写的，"胡格里托德耸肩道。"不过还是谢谢你。"

巴塞罗从医药包里拿出一些纸，从衬衣口袋拿出一支笔，放在床上的电筒旁边。"你现在可以了——我们的小秘密。"

136

"你还头晕吗？"

"不。"

"那头疼呢？"

"是的，事实上，现在我的头就在疼。"胡格里托德报告说。"上周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头疼.....不太严重，但很讨厌，昼夜不停。"

巴塞罗再次打开包掏出一瓶小小的白药片，倒了约12颗在手里，转递到胡格里托德伸过来的手心里。"这是些止疼片，你可以每6个小时吃2颗，直到头疼消失。它们也有助于睡眠。"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马上倒了杯水吃了2颗。"谢谢你。"

"不用谢。我过几天再来，如果你还在头疼，我会再给你些药。眼下，你看起来正在康复。我想，头疼只是你身处压力下的症状罢了。"

胡格里托德看着准备离开的巴塞罗。"真地感谢你的帮助。事实上你是唯一看起来还在乎我安康的人。"

"这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但我也喜欢你，胡格里托德。我不知道你与高级会员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苦难经历，因为他们对我隐瞒着细节，不过，我觉得你并没有恶兆。"

"知道有人这么感觉，实在太好了，"胡格里托德笑道。"在你离开前，我能问个问题吗？"

巴塞罗点点头。"当然。"

"国王知道多尔曼预言吗？"

巴塞罗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下的潜在逆流，开始担心胡格里托德是否更多着眼于了，超过他起初所认为的更大画面上。他决定应对得稳妥点。"对于国王而言，和大多数政治家一样，预言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力，因为它们只是某个早已不存在的大

神父写下的文字而已。这些文字的源头在哪儿？源自一个神谕.....某种被守卫在修道院的所属密林深处的，从未有人见过，更别说对话过的，古老、抽象的临在。”

“所以说，神谕对于国王而言，只是一种抽象物？”胡格里托德问。

“我没有资格去讲国王相信什么，但我认为你问题的答案是：是的。”

“国王读过这个预言吗？”

“就我所知，没人读过神谕的任何预言，唯一的例外是大神父及其最亲近的同盟.....就如你所清楚知道的，那可不包括国王。”

胡格里托德眯起了眼睛。“如果国王命令卡诺门将预言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那国王他有力量来执行这个命令吗？”

“我相信有可能，”巴塞罗答道，“但这会破坏政教分离这个长久以来的根基，要这么做的话，嗯，得需要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或者.....或者某种逼近于国家的威胁，而它们又以某种方式与预言产生了关系。”

“比如战争？”

“是，”巴塞罗同意道。“比如战争。”

胡格里托德靠回到墙上，双臂抱在胸前。“你为何而来？”

“你是什么意思？”

“为何国王的私人医生会如此地关切我的健康？”

巴塞罗突然意识到胡格里托德的问题正导向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我不确定，你在以这样的询问方向暗示什么，但我的服务是卡诺门所要求的，而作为一种协作

的姿态，我们善良的国王同意了。"

"国王知道你在治疗我，以及你来此的真实理由吗？"

138

巴塞罗看了看对方注视的眼睛。"你刚才问，是否能提个问题，结果却变成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恐怕自己没被许可去猜测，国王知道或不知道我在此的工作。无论如何，我还有另一个预约。我希望你理解。或许我们可以在下次来访时再谈。"

巴塞罗抓起床上的医药包，闯出了牢房。"我2天后再来。在此之前，健健康康地。"

胡格里托德躺倒在床上，希望止疼药能够消除掉自己的头痛。他渐渐感觉到一种古怪的力量横扫过了自己的身体，一种让人失去感觉的临在性，并且假定这是止痛药的效果。他闭上了眼睛，听着牢房门关回了原位，警卫在走廊里越静静地越走越远。这是睡眠降临前最后的声音。

* * * *

"300岁的人，住在一个从未有人.....好吧，几乎没人到过的古老森林中的千年老屋里，这样的人会是怎样的人呢？"约瑟夫问。

西蒙正在切菜，抬头空望了一会儿，仿佛唤起一段记忆。"事实上，我有很多客人，只是你无法看到他们。再说了，我没有因为身体在此处就被限制在了这个地方。"西蒙用刀柄轻碰了碰自己头。"除了这具身体之外，我还存在于许多别的地方。"

约瑟夫笑道。"你能教我如何减慢老化过程吗？"

"你想活的更久？"西蒙摇着头说。"你确定？我的建议是，呼吸多久就活多久，不要多出一片刻。"

约瑟夫停止了倒水。"我是认真的。"

"和我预料的一样认真，"西蒙答道，"但认真从来不是开启神秘事物的钥匙（或关键）。"

"那什么是？"玛雅偶然听到了谈话，接过话问道。

139

西蒙将切好的各种菜和根扫进一只木制大碗，倒了些看起来像蜂蜜的东西在上面。"那比较无关于你的智力表现、意志力、或是吸收成熟智慧的努力，而比较关乎于，支配着你每一次不起眼呼吸的那个不可分实存体。"

"这个实存体就是被明确表达在你这地球上此刻身体和心智内的创造者之临在性，但是它天生所在native 那个世界是没有时空的种种结构的，因着这个原因，这个不可分的实存体就不会像你的身体和心智那样，受限于时空。因为它缺失这种外来灌输，所以它只是单纯地观察，没有判断；它没有终点地航行着；毫无自我人格地引导着；毫不占有地共同创造着。"

西蒙隔着桌子坐到玛雅对面，直直地看进她的眼睛里。"你内里的这个实存体就是你真正的临在性，它就是开启神秘的唯一钥匙。如果这个实存体不首先被召唤进行行动中，无论有多少的认真或奉献，都产生不出任何结果。"

玛雅被西蒙的话深深吸引住了。她深陷在这些话里，隔绝于人类进程的全部遗迹之外，仿佛一个无法描述的空间正在开启，以容许她去领会这些概念，领会到就如同它们一直就是她的一部分一般。"你是说我们必需呼求我们内里的这个实存体，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活跃部分？教会一直教导说，我们需要研读《生命之书》，忠诚地跟随其教诲，这一来我们就变成了上帝的选民，取得了我们死后在天堂的位置。"

"不也是这同样的教会，"西蒙道，"热烈地支持那个错误的观念，说地球是宇宙

的中心？你指的是这个教会吗？”

玛雅没有回答，知道这只是个修辞性的问题。“那《生命之书》又该摆在哪儿去？”

“那是源自数千年前的人为合成的话语集，而且它依然还回荡于灌输性心智的峡谷里。它适合于2耳之间。”西蒙指着自己的头，做了个滑稽的表情。

140

玛雅笑道。“但这个实存体.....或者创造者之临在性.....为什么它的活化作用没在生命之书里提到过呢？”

“现在，我们抵达到了一个地方，”西蒙评论道。“创造者之临在性就像太阳，它一直临在着，甚至在晚上，它的光都从其他星球和卫星上反射出来，只要看就能看到。但我们有多少人会注意太阳——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们有多少人利用了它？我们有多少人会思考，我们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里连接着它？”

“我们不需要活化太阳，它就那么发着光。同样的，我们不需要活化我们的创造者之临在性，我们需要的是活化我们对它的知觉。”

“怎么做？”

西蒙敲着自己的头道。“你一直被告知说，需要一个人告诉你怎么做，对吧？”

玛雅摇了摇头。

“真地吗？”西蒙挑衅地说道。“教会难道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做吗？整个教育系统难道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吗？你的双亲难道不是吗？你读过每一本书难道不是在隐约低声地告诉你，你有着种种的意识缺陷吗？”

玛雅以手势招呼约瑟夫坐到桌边加入他们。"我们可以边谈边吃。"

约瑟夫坐到了玛雅旁边，西蒙把蔬菜碗递给了她。"人格，"西蒙继续道，"你变得日益信任的这个假冒者，它并非你之宇宙的中心，就像地球不是我们宇宙的中心一样。你必须从这儿开始。"

"如果相信了这个假冒者，你就会相信自己毫无权能。你就会相信自己无力知晓真理。你就会相信自己的孤绝。你就会相信自己的分裂和分离。如果你相信了这些，你对创造者之临在性的知觉就变得如此模糊，使得你非常容易受到人类那巨大谎言的影响：你需要某个人来告诉你，如何变得知觉到那，始终闪耀于我们内里的创造者之临在性。"

141

西蒙留意到约瑟夫和玛雅没有碰跟前的菜盘。"你们需要叉子！"他立即移步将叉子拿到桌上，递给他的客人。"很抱歉。"

"我常常用手的，"约瑟夫说，"可是这个酱汁看起来有点稠。"

"好，嗯，尽管如此，但你还是会爱上它的，"西蒙调侃道。

玛雅拿起粗糙的木制叉子，铲起一些外观古怪的根和菜，放到鼻子下。"闻起来不错，西蒙。"

"这些粘稠物，"西蒙说道，"可以防止这些混合食物从叉子上滑落。它是蜂蜜和树液的混合物。非常有能量，就如你过会儿将发现的那样。"西蒙的眼睛调皮地闪烁着。

玛雅清了清嗓子。"所以，你刚才说到，要活化对于创造者之临在性的知觉，没有人需要老师或操作指南，但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还存在着这么多老师呢？"

"你问了个好问题，我亲爱的，"西蒙答道。"故事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万年，人们开始觉醒。他们从幸存性的奴役下觉醒过来。他们创造出了舒适；创造出了文明。他们从星空下移居进了屋顶下；从户外的火堆旁移居进了四面是墙的房屋里。因着这种转变，他们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更深天性。

"但不是每个人都以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来生存的。（不这么生活的人）他们或许看到了，文明会大量产生出宗教、科学、商业；他们大概看到了，这些元素只是加强了肤浅的视野.....不然就是为假冒者提供了燃料。所以，他们身处于大量假冒者中间，就成为了创造者之临在性的（散发）中心，而因为他们将这种临在性带入了这个世界，他们就成为了群体运动中的领袖。

"权贵们看到，这些运动的出现使得他们的控制无法再加诸于民众。他们发明了一些微妙的方式以植入这样一种观念，即：宗教，是有罪的假冒者与其内在创造者临在性之间的桥梁。这么一来，大师的话语就和有权势的假冒者们纠缠在了一起。它们被混合得如同喂食给民众的饭菜，为着非神圣的目的而绵延传播着。

142

"而加入其中的关键配料——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就对应于这种粘稠的酱汁——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是不完美的、跌落出恩典之外的。尽管这个观点有着很多变种，但主旨都是相同的。我们是具有心智的机器，其动因是邪恶的，因而我们需要老师和教导来赦免或净化我们。"

约瑟夫快速地倒抽了一口气。"如果需要的不是这些，那我们又需要什么呢？"

"你早就知道的！"西蒙大喊道。"每个人都知道！有可能去教一朵花开发，一只鸟儿飞翔，一条鱼儿游水吗？当然不可能；这些行为是编码在它们天性中的，对我们也一样。可是，我们已经被编程去生活为假冒者，而非生活为创造者临在性的（发散）中心，这样一样，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被群体所驾驭着，因为在群体中存在着安全和团体。

"在我们披覆了许多世纪的所有这些覆盖层之下，创造者之临在性依然如初，它鲜亮地闪耀在一些人内里，而在另一些人中，它则仅仅是温暖的余火。如果你选择变得去知觉到它，那么在这种选择中，你就得投入时间、能量、空间、以及所有元素中最为重要的：对你自己的一种爱。a love of your Self"

"我不是要争论，"玛雅试探性地开口道，"但《生命之书》说爱自己不如爱上帝和大师。更好的方式难道不是去选择这些来作为你挚爱的焦点吗？"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能够去爱上帝，或大师呢？"西蒙说。

玛雅望向一旁，组织着思想。"因为《生命之书》说——"

"停，"西蒙命令道，"别援引书本，从你心脏的最深处来告诉我！"

玛雅的眼睛扫视着整个房间来寻找着词汇。"在我还是孩子时，每周日都会跟母亲去教堂，一次，正在唱着颂歌，我看向母亲，发现她眼里充满了泪水，说实话，这吓到我了。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她告诉了我那时她为什么会哭。"

玛雅停下来，咽了口口水，这段回忆依然鲜活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她生我的那天，正步行去杂货店，一阵骤然来临的暴风雨将她拦在了家和商店的中途。她必须找个掩蔽处，却只发现了一棵一侧被挖空了的大树，就这样，她蜷缩在树干里躲避着这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

"外面风雨怒号，她却感觉到了产前的疼痛。她告诉我，在闪电雷鸣中，她别无选择只能将我生在了树里。"

约瑟夫看着玛雅，叉子在嘴和碗之间慢下来。"那天之前，她从未告诉过你这事？"

玛雅摇了摇头。

"你那时多大？"

"那天我刚好7岁，"玛雅带着心照不宣的笑说道。"我一直被告知，我出生在暴风雨里，可却没人提到过是在一颗树里。"

"为什么她不早些告诉你呢？"约瑟夫问。

"她告诉我，在她分娩时，一直呼求上帝来减轻她的疼痛，（结果）她看到了一个天使。甚至当我怀疑她的记忆时，她也坚持说那不是梦。这个天使告诉说，她会有个女儿，而这个孩子就需要在当时——在那个精确的地方，精确的时间——被生出来；并告诉她这一切都是被计划好了的；告诉她直到我7岁生日之前不要告诉我。

"母亲在教堂里哭泣，是因为她在预想着如何说出我那疯狂的出生经历，而又不会我猜是看起来可笑。"玛雅轻拂了下脸颊。"但听着这个故事，我却展开了回忆。我回忆起了为什么自己跟树木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为什么我总是坐在它们旁边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感觉它们令人舒服。"

"所以说，你爱上帝是因为你被生到这个世界的样子？"西蒙问。

"天使是上帝的信使，"玛雅答道。"如果上帝这么关注我的出生，我又为什么不爱他呢？"

西蒙低头看着自己的空碗。"这是一个非凡的故事，我亲爱的，很高兴你分享出它。"

"还没完，"玛雅轻声道。

144

"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后，我来到她描述的那棵树下，非常确定它就在我路过了上百次的路旁树林里。那是棵非常古老的树，其空洞很可能是因为闪电造成的。

"我走进去，坐下来，感觉着大地，呼吸着树林里的潮湿空气。我能向上望差不多20英尺，光线才消失。身处于你出生时的精确位置，那是一种令人惊异的体验，即使我只有7岁，还是从这体验里感觉到了一些深远的东西。那是.....是一种感激之情.....不只是对我母亲，对那棵树，或是对带给母亲慰藉的天使，我还对掏空那棵树的力量，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感激。当我想到那些力量，我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引发闪电，击中那颗树。"

玛雅低头看着自己的碗，里面差不多装满了食物，她对自己笑道。"我猜我该说点别的，这样我才能吃些东西。"

西蒙仔细观察着玛雅，但不是以眼睛，而是以其他的某种途径，而这种途径来自于一个他难得需要前往的地方。玛雅恰恰就是他希望的那样一个人。

* * * *

145

第十六章：假冒的涌流

对于卡诺门而言，天文台是他在地球上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这栋建筑是纯白色的，是用约200年前从很远的采矿场运来的特殊石灰岩建造的。建筑最初被设计为一座神殿，但随着望远镜的发明，在神谕的建议下，这个神殿建筑被改为了教会观测天国苍穹的第一座天文台。

这座天文台在高级会员中被知晓为天国入口，尽管外观始终如一，它却始终处于持续的演变中。卡诺门喜爱它的圆形构造和繁复穹顶。这个建筑唯一开放的对象是高级会员，以及一小撮教会雇佣来从事研究的高薪科学家和技术幕僚。

卡诺门坐在一张华丽的大桌旁，四周围绕着各式星空图，以及向上帝创世的一系列神圣过程致敬的各式艺术品。一声尖锐的敲门声将他从沉思中惊醒。"什么事？"

"

随着咯吱一声轻响，门缓缓打开。"胡格里托德带来了，大人，"一个警卫的声音诚惶诚恐地回答道。

"解开他，你到外面等着，"卡诺门命令道。

警卫安静地快步走了，没说一个字也没多看一眼。

门关上后，胡格里托德静静站着，眼睛扫视着这个房间。之前他从未到过天文台内部，尽管对天文学的迷恋已经褪去，而代之以了对神学的迷恋，但他还是一直喜爱望远镜，尤其是有着天国入口这等功率的。

"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坐在这儿，"卡诺门语气亲切地主动说道。"那位好心的医生说，你正在康复，你的头感觉好些了吗？"

146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是的，谢谢你。"他留意到了房间的声学效应，就连卡诺门的声音听起来都更加悦耳，其中那金属般的尖锐音调被圆墙和穹顶柔化了。

卡诺门看了看桌上的陶瓷水瓶。"你要茶吗？"

"好的，"他挤出一丝微笑答道。

胡格里托德坐到一张可以轻易坐下12人的椭圆桌子旁。大理石的桌面上雕刻着一些错综复杂的线条和图案。正中心是一个椭圆，长轴约有4英寸，看上去类似于眼睛的形状，从2个眼角流出了一些螺旋状运动的长长卷须，是由数以千计的、分明是凿出来的、小于大头针头的洞所构成的。这是在石头上而非画布上施用的点画法。

卡诺门注意到了胡格里托德的焦点所在。"它描绘了我们的银河系。"

"我可不知道，我们竟然晓得我们银河系是什么样的，"胡格里托德说。

"我们知道，他们不知道，"卡诺门笑道。"无论如何，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分享给科学界。"

"为什么要这样？"

"科学家无法将信息保持在公众视野之外，"卡诺门俏皮地说道。"恐怕这就是他们衰落的原因吧。"

卡诺门递给胡格里托德一杯茶，隔着3把椅子坐了下来。"这个小点，这儿，这就是地球，"他指着一个蓝色的小洞道。

胡格里托德仔细看着，留意到它是桌子上唯一着了色的点，其右边是2个X。"数字20，代表了什么？"

卡诺门坐回椅子上，抱起了胳膊。"那是我们太阳系绕行于银河系的次数，所以你看，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就银河系时间而言都是20岁。"

卡诺门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们生活在一个浩大的星星之城中，居民多得甚至无法去着手计数.....其规模对我的震惊从来就未曾停止过，可是，不知怎么的，在我们称为银河系的这些数量无限的星星居民中，却只有一个，为肉体生命提供了完美的环境。我们就在这里。"他紧抱的手臂缓缓松开来。

"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卡诺门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咧齿的笑。

胡格里托德耸着肩点点头。

"1213114年后，我们所钟爱的地球就会死去。它会成为万有引力的牺牲品。另

一个星星会如此近地交会过我们，使得太阳系边缘的一些流星从天而降。这个宝贵的行星会被那些巨大的陨石撞毁。

"当然，我们那时已不在这里了，但它是会发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它会发生吗？"

胡格里托德在椅子上焦躁地移动着位置。"神谕告诉你的，而你则相信神谕。"

"正是，"卡诺门说着举起一只手指强调道。"在我们询问它的每一个实例中，神谕都是正确的，因为那些事件超出了我们这一生——在这种例子里——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相信神谕同样还是正确的。"

"你看，"卡诺门喝了口茶说道，"神谕无法说谎。它甚至不理解谎言、隐藏真相、夸大事实、半真半假这些概念。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人类的品行，而神谕是任何东西，但就不是人类。"

胡格里托德琢磨着卡诺门在试图将谈话驶向何方，当卡诺门再次停下来喝茶时，他决定插话。"如果不是来自于人类这个源头，那神谕又是来自哪里？正如上次谈话时你对我解释的，它也并非上帝的创造物。"

"啊，这是我们一直在猜测的问题，"卡诺门答道。"神谕能看到未来，但它却看不到过去，而只有在过去中才能揭示出它的源头。"

"所以它的源头是未知的？"

卡诺门点点头。"不去惦记可能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148

"可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上帝的创造物？"

"因为神谕提到它的创造者时一直用的是复数，创造者们，可上帝只有一个。"卡诺门举起了手，食指指向穹顶。

"你问过神谕，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吗？"

"你是指什么假定？"卡诺门问道，声音微微紧张起来。

"这一切之上只存在唯一一个上帝这个假定，"胡格里托德的手扫过桌面道。

"我们不会问神谕任何已知的事情，"卡诺门回答。"我们趋向于利用它的视野去看那些步入时间走廊走向我们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做准备的方式。"

卡诺门清清嗓子，靠回到椅背上。"托瑞姆邀请你协助我们摧毁神谕，你拒绝了他，为什么？"

"摧毁神谕是你们的选择，不是我的。你们的邀请只是对我忠诚度的一次测试，仅此而已。我对神谕没有恶意，事实上对任何人都没有。但除非了解了更多神谕及其预言的事，我不想参与摧毁过程。"胡格里托德顿了顿。"我还是加入一群愚昧暴徒去摧毁一个教会比较好。"

胡格里托德知道自己的说法非常莽撞，所引发的卡诺门的反应，很可能会让自己懊悔不已，但他内里的某个部分不加修饰地或毫不保留地说出了这些话。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是还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命运。

"你的意思是说：教会？"卡诺门摇着头问道，就像一个人不得不容忍一个没由来的侮辱。"你被邀请来加入这项工作，是因为我想看看，你是否会选择赎罪。如果你的内在还有一丁点谦卑，就该向提供给你机会去接触秘密知识的高级会员们展现出你的忠诚。可我发现你毫不关心自己的未来，就这件事而言，是毫不关心教会的未来！"

胡格里托德的目光穿过房间，看到楼梯盘旋着伸向天文台各层那望远镜瞭望天空的地方。他害怕去直视卡诺门的眼睛。"为什么你要摧毁一个极有可能是上帝礼物的东西？你如此害怕的是什么？"

"你非常清楚我们害怕什么，尽管事实上你并未读过多尔曼预言，但我知道托瑞姆透露了一部分给你，所以在透露的内容中就有你要的答案。我不会告诉你更多的内容。至于我们为何要摧毁神谕，大概为了幸存吧。"

"谁的幸存？"胡格里托德问。

"教会的幸存！"卡诺门大声道，接着缓和了口气。"如果像神谕预言的那样，教会被推翻了，那么上帝也就被推翻了，如果这发生了，我们，整个种族，都会下地狱，因为撒旦将不受约束地统治这个行星。我真地需要给你解释这些吗？"

"可你并不知道神谕的来源。如果教会的灭亡正是上帝的计划——"

"我懂了。"卡诺门打断道，"你今天已经说服了我一件事。你已经悄然滑入了你自造的世界里。我原本希望还有条路能拯救你，但你已经失去你的道路了.....不可逆转地失去你的道路了。"

卡诺门将椅子向后一滑，手撑着桌面站着，来稳定住自己。"你的处境，处于我的控制之下，除非你宣称摒弃渎神的行为，除非你向我们证明，你真诚地想要再次服务于教会，否则，你会一直处于高级警卫的监禁之下。这个判决的期限在你的掌控中——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一辈子。你的行为和态度正在提议一个非常长的监禁期，而这，这会是对一生的浪费。一种浪费！"

卡诺门骨节突兀的拳头砸在了桌子上，他转身走开，对门后的警卫说着什么。胡格里托德听到了说话声，却无法分辨出任何字句，每个字似乎都很模糊。疑惑感重压着他，重得他无法确定是否还能再进行下一次呼吸。他能想到的全部就是返回牢房，吃些止疼片，然后睡去。

* * * *

150

"所以说，你被袭击了却没看到是什么人？"乔顿问。"谁会就这么从树后跳出来，手拿石头砸得你眼冒金星？"

卡米尔以稍微有些声辩的方式点着头。"我没看到他们。自从作为哨兵在这个区域工作以来，我就从未见过别的人。一次也没有！差不多8年了。"卡米尔停了停，看着窗外。"我没有料到会被伏击。"

乔顿是个大个子男人，蓝绿色的眼睛目光逼人，畸形的耳朵是年轻时在战争中与敌人搏斗时致残的。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畏惧的，但哨兵害怕他，则是因为作为部门长官，他有权随意惩罚任何形式的抗命、或渎职表现。在这丛林深处，他就是国王。在他的王国里可没有审判或陪审团。

卡米尔在一个审讯室里，那原本是留给入侵者们的，不过，补给站存在超过142年了，关押进审讯室的入侵者一共只有12个。这个房间更多时候被用作哨兵审问处，审问哨兵们的任务执行结果，偷窃食物储备，工作时饮酒，开小差之类的情况。卡米尔非常清楚，有些传言讲到过，一些哨兵因着比他轻得多的罪名被带进森林射杀了。哨兵们是可以随意被处置的。

乔顿站起来，倒了些威士忌到玻璃杯里，跟着一气呵成地扬起头，带着微微不适的表情一饮而尽。他怒目瞪视着卡米尔。"我认为你在说谎。首先，遭到伏击本身就很可疑——在森林里你应该在20步外就听到他们过来了。其次，看看你，你是个带着步枪的强壮小伙，受过训练，了解这片森林.....你会被一个乞丐打倒？我才不相信。"

他在距离卡米尔几步的地方抽出根椅子，坐了下来，直视着卡米尔的脸。"你确定自己没看到这个人？"

卡米尔摇摇头。"我没有看到。我被击晕了，看看我的脸！"

"我这么问，"乔顿说道，"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桌上飞来了一个失踪人口的报告，来自亨特镇警察局。一个失踪女孩，黑发，碧眼，我认为非常之漂亮，是本地大学的学生.....这些听起来熟悉吗？"

卡米尔知道乔顿提问时会仔细观察他脸上的每一丝运动，他努力不起反应，但却能感觉到脸部因着压力而轻微地抽动着。

"不，我没见过这样的人。"这句话说得慎重而克制。

"那么好，"乔顿站起来，"带我到那个地方去，我会牵上几只猎狗，我们去给自己找点乐子。"

乔顿又倒了杯威士忌，以和刚才一样的方式干掉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给自己找双新靴子。把你的脸洗干净，它让我看不下去了。"

卡米尔继续站了好一会儿，琢磨着自己是否安全了，或者说这趟森林之旅是否就是自己的最后旅程。因着乔顿命令他洗干净脸这件事，他发现了些许的鼓励。

* * * *

第十七章：勉为其难的帮凶

胡格里托德被 2 个警卫押送回了牢房，而且受到了不带手铐的礼遇。等到 12 警卫在走廊里走远后，他给自己倒了杯水，从枕头下摸索出新得来的电筒，打开来。光落到牢房的一个黑暗角落里，他在那里的墙上找到了一个裂缝，大得足以藏起紧

紧包起剩余 6 颗止疼片的那团纸。

他展开纸时，感觉什么东西掠过了身旁，皮肤则开始蠕动起来。他的正前方，一个美丽的女人因着奋力想要显化出来而闪烁着。他能听到一个话语声，可那是一种只能勉强听到的、幽灵般的超自然声音。"你是谁？"胡格里托德本能地问道。"想干什么？"

胡格里托德能看到对方的嘴在动，却无法理解对方的话。他伸出手去看看自己能否感知到这个幽灵，当触到了它，这个幻景渐渐变得聚焦和固化了。

"我是以人类形态存在的多尔曼神谕，这是我第一次经验到自行显化。"

胡格里托德在牢房张望了一圈，看回向神谕。它依然在那儿。他揉了揉眼睛。它还是在那儿。"我在做梦吗？"

"从某种意义来讲，是的，"神谕答道。

胡格里托德低头看着床上那张皱巴巴的纸，数了数 6 颗药。他还没有吃它们啊。"我怎么能看到你？我怎么.....怎么知道不是我自己想象出了这一切.....或者.....或者是我疯了？"

神谕伸出手放到他手上。"你能感觉到吗？"

胡格里托德闭上眼。"我想是的。"

"那么，我就和你一样的真实，"神谕正声道。"这是我的新能力的一部分，是你所给予我的东西的一部分。"

153

胡格里托德眨动着眼睛，无视着神谕的保证，依旧在试图确定自己的现实。"我

真地不想变疯掉，孤独地生活在这个黑暗的牢房里。"他的声音降低成了低语，如同一个思想从罐子里释放了出去。

"明天，早上，他们要来摧毁我，"神谕说。"你必须和他们一道来。"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我是神谕。这是我的预言。"

"为什么我该成为摧毁你的帮凶？"

"如果你不去的话，你的目的就无法实现，"神谕长声道。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这句话正在被消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能会杀了我，还是在这个牢房里烂掉比较好。"

他看进神谕的眼睛，里面舞蹈着一种海洋般的透明性，看起来无尽地深邃。"你是谁？"

"你已经知道了，"神谕道。

"知道？"胡格里托德挖苦道。"我知道你的名号。我知道有个词是用来描绘你的某些东西的，但我不知道你是谁，来自哪里，为何来这个行星.....对我来说，你是个完完全全的神秘物。如果想要得到我的帮助，你必需回答我的问题。"

神谕微笑道。"我是多尔曼神谕。在超过一万年之前我就来到了这个行星，就在我现今所在的地方。在我最初出现到地球上时，我是孤独的。我的世界里没有人类，所以我处于休眠里。但是有一天，一个小群的游牧民族偶然发现了我，我就被揭示了出来，消息随之传开。

"我观察着他们，可却无法和他们交流。他们的脸庞变换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多，

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最后，他们在我周围建起了一座神殿。来自各处的人们来到我跟前，表达着他们的深深希望和祝福，相信说，只要这么做，好事就会来到他们身上。

"拜访我之后，一些人经历到了疗愈或好运，他们总是将好运归功于我。然后消息四散道，3石神殿是上帝触及地球的地方。很多人都相信是诸神创造了我，也相信，诸神就临在于，也仅仅只临在于这一个地方。这样一来，神殿变得更加地精美。黄金被镶嵌进我的表面，神圣的祈祷文被刻到了我的正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神谕继续道，"一个宗教开始围绕着我的临在而发展起来，3石神殿被整个文明世界知晓为诸神青睐之地。这之后，有着巨大权力的人想要占有神殿，结果那里就变成了战场。一代又一代人为着神殿控制权发动着战争，仿佛胜利者会以某种方式继承诸神的权能。

"但在大约1万2千年前，一场大灾难摧毁了神殿，而人类——几乎所有的人——都消亡了。"

"发生了什么？"胡格里托德问。

"一场可怕的洪水。"

"是什么引发的？"

"一颗流星撞上了地球，激起的一波波巨浪毁坏了大地。并非所有人都会被杀死了，还有一些被分割在不同孤区的幸存者，但毕竟这是没有预警的来袭，只有极其少量的人幸存下来。几百年后，洪水退去，大地收回了自己的至高权力，一片森林在我周围生长起来。

"原来神殿的墙和塔已经塌毁了很多年，变成了滋养树木的沃土。只有那3块石头依旧是神殿时代的样子，我则再次栖息于一种荒无人烟的状态里。在几百年的隔绝生活之后，以和之前同样的方式，我被再次发现了。这个新种族将崇拜和尊敬置于我身

上。(他们说,)这3块石头是一种地球性的临在,而非天国或宇宙性的。天啦,这一次,我被看作是一个地球之神。

"这个新发现我的种族,将我的存在保持为了一个秘密,他们的灵性专家一直设法和我对话,可我无法以他们能听到的方式探伸出去与他们交谈。尽管如此,我的临在性让他们感觉舒服,他们就在这片古老森林的中心建起了村镇,以便亲近我。他们是些体贴的人,以巨大爱和热情来荣耀我。"

"当神殿里的一切都被毁灭时,那3块石头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呢?"胡格里托德问。

"我并非石头制成的,"神谕回答到。"如果科学家以现代工具来检测我,就会发现构成我3个物质身体的是一种无法在地球上找到的材料。我的岩石外观仅仅是一层面具,在其之下,在我身体的内部,是一种对应于我所在维度状态的独特材料。它的性质是水晶性的。但它的分子排列是被完美构造出来的,而为我的意识提供了住所。"

"我被隐蔽起来,既是为了有地方容纳,也是为了显得像是地球上的东西,可事实上,我并不是。这就是明天我需要你和其他人一道来的原因——帮助确保破坏的只是表面。我的石头外观在长宽高3个维度上都仅有32厘米。如果他们比这更深入,就会发现我水晶结构的家,而这,是他们仅仅用手就能摧毁的。"

胡格里托德叹了口气。"如果我告诉他们已经挖得太深了,你认为他们会听我的吗?"

"恩,我不这么认为。所以你必须要在引导他们的方式上更加微妙一些。我无法说清他们会试图以哪类工具来破坏我。如果他们做的很粗略的话,不会穿透超过10厘米。我水晶核心的外面有三层;每一层都会变得更能抵御损毁和破坏。最大的可能是,我不用依赖你的帮助,但这个使命太过重要,不能忽略任何可能性,所以我来请求你的援助。"

"你说到你的创造者们，"胡格里托德无视着神谕的请求而问道。"是谁创造出了你？"

"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才会谈到创造和毁灭，就好象它们是必然和绝对的。要是我说，我从未被创造过呢？你能懂吗？"

155

"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是被.....被某种东西创造出来的，"胡格里托德迟疑着答道。"如果你不被某种力量或实存体所创造，你就无法实存于这个世界上。"

"在我的存在状态中这并不正确。我从来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应该说，）我于这个行星上的显身/临在，是被激活出来的was enable，在这个范畴上来讲，我把那些将我置于这里的人视为我的创造者，但他们事实上并未创造出我的存在状态。"

"好，让我们姑且说你是对的，"胡格里托德承认道。"你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比较是被激活出来的。那么是谁将你激活出来的呢？"

"我是被整个人类（译注：humanity这个词可以指人类整体，那么也就包含了未来人类。）激活出来的。"

"如果你是在人类甚至还不存在之前就来到地球的，上面这句话又怎么可能？"胡格里托德疑惑道。

"我来到地球时，人类已经存在了。他们没有出现在我被放置的地方，但他们已经存在了——"

"你又说到了，你说放置，谁放置的你？"

神谕如同飘渺的幽灵般一直都站在胡格里托德面前，可突然，她坐倒在了牢房地上。"我在失去我的能量，不久就会消失。如果你先同意明天来帮我，我会回答你"

的问题的。我们达成约定了吗？"

胡格里托德本能地点了点头，"我们达成约定了。"

"好的，"神谕说。"你能想象整个人类是一个环吗，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

"我尽量试试，"胡格里托德接话道。

"如果说，整个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全体成员的集合体，而你又能够在没有时空棱镜参与的情况下去观看它，那么你猜猜，自己会看到什么？"

胡格里托德用手挠着头发。"我不知道。"

"你会看到人类一直称之为上帝的那个东西，"神谕回答道。"你会看到那一即一切者。这个存在就如同你们的大气一样，有着许多不同的层级，一些层级里存在着二元和分裂，另一些层级里则存在着一体与合一。这整个有机体——整个人类——则包含着所有这些层级，而你所看到的那一层，只是你被调音其中进行感知的那一层。

157

"那些将我置于这里的存在，就属于整个人类的一部分，不过，这里是在最宽广的背景下在用人类这个词。你可以将他们想作是未来的人类，或者说，人类将会进化向的产物，但就我的视野看来，并不存在进化或未来。唯一存在的是表达于众多不同时空层级里的一体性有机体。

"作为我之激活者的这些存在，来自于人类时空中的另一个层级。他们将我放置进了这个时空——你们的时空，这样一来我才能够引导你们。他们存在于一个没有地点分野的地方，一个没有时间分野的时间，一个一体性的领域，在那里种种客体（译注：被观察对象分裂成种种客体，但作为观察者的意识是无所不包且一体的）

被相互锁连在一起，就如同完美联合的马赛克。激活我的存在们，对我而言被知晓为造翼者（Wingmakers），正是他们将我带到了这里。"

说完最后的句子，神谕开始变得和胡格里托德牢房里的光源一样，摇曳闪烁起来，刹那间就悄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 * *

巴塞罗在警卫们警惕的目光中走过王宫的走廊。他不喜欢使用手杖，可是今天，腿脚带来的困扰罕见的剧烈，所以手杖声就一路伴随着他走过了宫殿那程亮的大理石走廊。

塞缪尔的助手，玫兰瑞，迎接了他。"他正盼着你呢，你可以直接进去。"她语调喜悦地说道。"他准备好了咖啡等着你。"

巴塞罗打开巨大的门，对这位助手点着头，轻声道着谢谢。

塞缪尔办公室的门是坚实的红木制成的，上有一只全知之眼（译注：光明会常常用这个符号），还有着对历代王室具有历史意义的各次战役的繁复雕饰。

"我留意到，你今天又用回了手杖，"塞缪尔评论着闪过一丝微笑。"试试这把新椅子，我给你倒杯咖啡。"

巴塞罗环视着房间。"你得到了些新椅子？"

158

"是啊，国王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塞缪尔以一种优雅的手部姿态承认道。"坐。它们非常舒适，就像你马上就会亲自了解到的那样。"

塞缪尔将咖啡杯滑过桌面。"那么，今天你带给我了什么消息呢？"

"剧情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巴塞罗的话音里明显地带着阴郁。

"真的？"塞缪尔问道。"什么转折？"

"卡诺门的意图完全聚焦于去摧毁神谕，以及他们新近发现的敌人，胡格里托德，"
"巴塞罗说道。

"你怎么获得这个消息的？"塞缪尔问。

巴塞罗心神不宁地笑着。"在这件事上，你必须信任我。"

"胡格里托德？"

巴塞罗摇摇头。"胡格里托德害怕自己是个将死之人了——目前这就是他的困扰。"

塞缪尔坐下来喝了口咖啡。"他被高级警卫羁押着？"

巴塞罗点点头。

"什么罪名？"

"不忠和谋反，"巴塞罗答道。

"他可能确是这样，"塞缪尔断言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巴塞罗以疑问的眼神望着塞缪尔。"你真的认为卡诺门会杀了他？"

"如果他孤注一掷的话，"塞缪尔答道。"他还有什么选择呢？他翻盘预言的唯一选择就是毁灭这2个能影响预言发展的枢纽：神谕和胡格里托德。如果他相信预言，

就必须摧毁它们。"

塞缪尔明显变得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容许神谕被毁掉。"

"我们也无法干涉卡诺门，"巴塞罗加了句。

1 5 9

塞缪尔笑了起来。"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正在干涉卡诺门，你没注意到吗？"

* * * *

"让我们单独呆会儿，"托瑞姆对警卫道。

警卫转过身，一言不发地顺从离开了。托瑞姆一脸急切地走进黑暗的牢房。"你要见我？"

胡格里托德深深地但默默地吸了口气，以聚拢起自己的谦逊。"谢谢你这么快就来了。我确信你也知道了.....我早上见过了大人。"

托瑞姆点点头。"我知道你们的会面。"

胡格里托德仿佛因苦恼而眼睛眯成了缝。"我想我犯了个错误。"

"为什么这么讲？"

"他要求我明天跟你们一道去.....去摧毁神谕，但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會自豪地....."

"你改变主意了？"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

"你的心呢，也改变了吗？"

胡格里托德再次点了点头。"我想还是这样告诉你比较好，希望你将我的决定转告给圣座，请求他宽恕我的言语和行为。"

托瑞姆挨着胡格里托德坐到床边，叹气道。"我会按你说的做的，"托瑞姆道，"但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你得忏悔你不忠于全体高级会员的思想、话语、和行为。不只是圣座在因着你的背叛倍受折磨，我们所有人都在。"

托瑞姆转向胡格里托德，瞄了下他的眼睛，试图判断他的真诚性。"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你的保证了吗？"

1 6 0

想到要对整个十六光束会忏悔，胡格里托德有些不舒服地扭动着身体。他知道这会是困难而卑下的任务。"我会照你说的做，"他说道，"我只请求，我的忏悔能被放在明天的任务完成后。"

"没别的条件？"

胡格里托德摇摇头。

托瑞姆站起来，刷了刷长袍下摆，抚平上面的皱折。"你知道我不能代表大人说什么，所以我不能给你任何希望，说你这个明智的决定能带给你自由。但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选择非常好，如果是真诚的，它只会在未来这些天这些周里帮到你。"

"那么我明天能加入你们吗？"

托瑞姆点点头，伸出手来确认他的承诺。"明早我会亲自接你出去。"

2 个人握住手，一种希望感从胡格里托德传染给了托瑞姆，但对于胡格里托德而言，他明白自己的伪装终究会败露，只是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罢了。

* * * *

1 6 1

第十八章：更短的导火索

穿越森林的跋涉旅程保持着寂静无声；甚至鸟儿似乎也不愿意歌唱了。胡格里托德被夹在队列中间，3 个高级会员在前，后面还走着 6 个。他的双手铐着，没有了手臂的平衡，他在树根和狭窄多石的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行进着。清晨的阳光透射过森林里的大树，角度刚好能不时地照进眼睛里，使得他们会有一两个片刻看不到东西。

当他们来到通往神谕的大门附近时，胡格里托德突然开始恶心作呕。因为焦虑地思考自己对会员同僚的背叛，以及对神谕摧毁的责任共担，他的胃释放出了洪水般泛滥的情绪。过去一周来累积于肠胃里的压力，现在全都无法再被阻止，如同难以驾驭的武士倒腾着整个身体。

"我能歇会儿吗？"胡格里托德问着跪在了地上。"我感觉不太好。"

托瑞姆排开队列走了过来，跪在胡格里托德的身旁。"我们几乎快到警卫站了。你能等到了那儿再休息吗？"

胡格里托德正作着深呼吸，看上去很烦躁不安。"我不知道.....我想我要吐了。"

托瑞姆踌躇了会儿，评估了他们的处境，然后转向修罗。"你为何不先走，去安

排下呢。我在这儿等着胡格里托德，我们在神谕所在地与你们会合。我们不会太久的。"

修罗点点头。"好的，我们在神谕那儿等你们。准备设备是得花点时间。"

162

尽管话音平淡，修罗的话却重重打击到了胡格里托德。他明白高级警卫提供的设备就服务一个目的的：摧毁神谕。

修罗及剩余的高级会员排成和之前一样的紧凑队列静静离开了。

胡格里托德依然粗重地呼吸着，低头盯着一棵大树的根部，这棵树的树干粗得3个人都合抱不住。"高级警卫也会在那儿？"

"神谕破坏现场？"托瑞姆问。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

"不，他们昨天带进去设备就离开了。只有高级会员来实施破坏。警卫们相信那只是个挖井作业。"

胡格里托德因这论断的荒谬而笑了，接着就呕吐起来。"很抱歉让你看到这些，"他说道。"或许是我的早餐，尽管它很好，但跟我不太相应。such as it is, didn't agree with me "

"要不或许就是这次任务，"托瑞姆评论道。

托瑞姆奋力协助胡格里托德变成站立的姿势。"你好到能走了吗？"

"我想是的，"他答道。"让我们赶快弄完了事吧。"

"如果你认为我们任何人在享受将要做的这件事，相信我，你错了。甚至圣座，他决定在我们那安静的礼拜堂里祈祷，而不是出现在这里。这件事非常令人不安.....对我们所有人都是。"

胡格里托德转过身面朝着托瑞姆，眼睛里闪耀着一种超自然的热情。"你难道没有怀疑.....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认为有可能，神谕掌握了我们甚至不曾想象过的真理吗？一旦它被毁掉，那些真理入口——借由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进入的入口——也就被毁掉了。看上去多么浪费啊，就因为恐惧神谕在跟我这个圣座的谦卑仆人搞阴谋，就去搞掉这个世界对于上帝的唯一真实信仰和灵性道路。"

胡格里托德停下来喘了口气。"这就是我不舒服的原因！我不舒服是因为我们会浪费掉一个能够拯救我们、教导我们、将我们引向真理的东西，为什么啊？就因为害怕一个大石头和一个谦卑仆人会推翻一个用了300年建立起来的东西？"

163

托瑞姆脸色变得严厉，怒视着胡格里托德。"决定已经做出了。你主动提出要提供协助，可现在你却站在这里，继续着争辩和对抗。如果想要放弃，你可以这么做。你的矛盾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试图传染我们余下的人。我们的决定很清楚。需要被作出的只是你的决定。"

托瑞姆停了停，慢慢拉下风帽，从而确保胡格里托德能看到他眼神的严峻。"那么，决定是什么？你是加入我们，还是放弃？"

胡格里托德已经知道答案了，但一种压倒性的恐惧却横扫过他的心智。森林里十分安静，他的思绪却飞驰于上千问题的喧嚣声里。"我依旧忠于之前的选择，我只请求——"

"没有条件可讲，"托瑞姆依旧怒视着打断道。"记住了吗？"

感觉被逼进了死角，胡格里托德将带着手铐的双手伸到身前。"我只想请求你解开我的手，这样我才能帮上忙。"

托瑞姆将风帽拉起，向神谕的方向走去。"等我们到了神谕那儿，它们会被解除的，"他转过头来说道。"但是在那之前，不行。"

胡格里托德感知到了托瑞姆的愤怒。他知道第二会员不习惯于受到质问，尤其是不懈的质问，他也知道这个话题正式结束了。只有唯一的方向可去，但那条路却是他身体的每个细胞，心智的每个念头都在拒绝的。他唯一聊以自慰的是，神谕曾要求他作为保护者去配合这些人，而现在，他假定这个角色没有别的人能够扮演。

* * * *

164

卡米尔站在乔顿旁边，他们在勘察伏击现场。乔顿蹲下身研究着那些能揭示出真相的脚印，卡米尔则尽着全力拽住2只狗，它们似乎在急于冲进森林去寻找松鼠或鹌鹑。

乔顿站起身来，转向卡米尔。"这里的足迹.....显示出袭击你的人有2个，"他指着地面道，"那是你的靴子印，而那边那些小些的，它们面向着你的，就好像你是在和他们交谈.....可你却说自己甚至没看到他们的脸。"乔顿迷起了眼睛。"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真相。"

卡米尔面对这个质疑，强硬了起来。"我告诉过你真相了。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天色.....天色又太早，而.....而我无法看到他们的脸，只看到了模糊的轮廓——"

"胡说！你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为何你一直要掩饰？你隐瞒了什么？"

"看，"卡米尔说道，试图让自己平复到自然的声调。"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事情就是像我说的那样发生的。"

乔顿，第一次，从枪套里拔出了手枪，手握着跃跃欲试地置于身侧。"你没有好好配合我。我能感知到。现在，把狗给我，站到那边去。"乔顿用枪指着，以清楚地确认出谁才是控制者。

卡米尔意识到自己的选项正从眼前飞逝掉。在他将狗皮带递给乔顿时，2只狗开始吠叫和扑跳起来。它们感知到一些东西正在激起，在这个注意力分散的瞬间，卡米尔抓住机会实实在在地击中了乔顿的鼻子，接着以他巨硕体格的全部力量跳到乔顿身上。尽管乔顿体格健壮，但袭击之快也让他无从防范。

两个男人在地上搏斗时，枪开了一火，贴着卡米尔的头擦过。卡米尔扑向枪，仿佛那就是自己唯一的对手，随着一声轻脆的咔嚓声，乔顿的手拧了。枪，掉在地上，依然冒着烟。卡米尔抢过枪，跳起身来，枪口指着大吃一惊、仰面倒着的乔顿。

165

在第一节枪响起时，狗就跑进了森林，卡米尔独自面对着自己的老板，心智的视野却非常的狭窄。

"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你在干什么，"乔顿说着站起身来，靠着树稳定着自己，"但你的行动只会赔上你的自由。"

卡米尔用枪指着乔顿。"别再靠近。我知道你想杀死我，将我留在森林里烂掉——就像其他不清不白的牺牲品那样。"

乔顿申辩道。"我只想将你押回站里，带上镣铐。这就是全部。我没想杀你。我可没疯掉。"

乔顿将手放到屁股后。"你又得到了一次选择，孩子。抓住狗，将它们带到这儿来，让我们忘记这整件事。"

"别告诉我该做什么，"卡米尔命令道。"坐下。我需要想想。"这次是卡米尔把枪作为指挥棒在使。

乔顿注视着卡米尔身后的什么东西。"狗就在那儿！"

在卡米尔转头去看的刹那间，乔顿，动作飞快，拔出了藏于衬衣下的匕首，向卡米尔猛掷过去。就在乔顿胳膊前挥、匕首抛出的一刹那，卡米尔本能地扣动了扳机，乔顿倒在了地上，紧紧地捂着胸口，而匕首则落进了附近的灌木丛中，没有伤到卡米尔。

枪声回荡在丛林里，但在远方的某处终究还是消失了，可是在卡米尔的耳朵中，它却依旧鸣响着。他的长官死在了地上，现在他能想到的全部就是逃走，可是却无法移动脚步。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啊？"他对自己重复着。"现在我是个死刑犯了。"

他抓起他们带来的有限补给，跳进了一条小溪，而仅仅一天之前，这也是玛雅和约瑟夫的逃亡线路。他只知道一件事，不能返回补给站。现在，他的生命连着的，是一条比任何时候都更短的导火索，在这片森林的某个地方，它早晚会被点燃。

166

第五卷

第十九章：蓄意地排除

上午了，裹尸布般的浓雾正在散去，托瑞姆和胡格里托德接近了神谕的所在地。警卫们能感知到这次来访的阴沉调子，一声不吭地任他们通过了。神谕所在地充满了各色的挖掘工具，还有一台机械装置诡异地紧逼于神谕旁边，胡格里托德对之感觉到一种古怪的熟悉感。它是胡格里托德一眼望去最先看到的东西，据推测其功能是穿刺进神谕的核心。

"这是什么？"胡格里托德问道。

托瑞姆无视于他的问题。"把手伸给我。"

胡格里托德伸出手去，托瑞姆打开手铐，取走了它们。

"谢谢你，"胡格里托德低声道。

托瑞姆指着搁在地上的一个工具，看起来像个大凿子。"去拿一个，到最大的石头前来见我。还有，戴上这个，"他递上一个护目镜补充道。

胡格里托德按照指示做着，知道自己的每个行为都处于高级会员们的严密监视下。他从眼角处瞄了下3块巨石，竭力显得对之漠不关心，可它们富有磁性的临在却是无可否认的。

中心的那块石头卓然其间，约莫30英尺高，但没人知道它埋入地下的部分又有多深。它表面的象形文字和图案，是胡格里托德在首次旅程时并未过多关注的，可现在，它们似乎正对他低语着什么，那是某种古老且超自然的东西，完全是外星的，可同时又非常的熟悉。

167

第五会员，威登，走到胡格里托德身后，一只手搭到胡格里托德肩上。"很高兴你选择加入了我们。我真希望不必来摧毁她。"他对神谕点点头仿佛在投去他的同情。

胡格里托德一直很喜欢威登。他像胡格里托德一样是个简单的人，其对教会的忠诚对于所有人的信仰都是一块磁石。即使在蓬松长袍的掩盖下，他依然有着圆嘟嘟的外形，但胡格里托德总是发现，他的态度却总是尖锐而生硬的，不怕去说出自己的思想，分享自己的情感。

"我也很高兴能来，"胡格里托德答道，"但愿能摆脱那间黑暗的牢房。"胡格里托德自嘲道，知道威登能听出话外之音。"你知道这些象形文字代表着什么吗？"

"主流的看法是，最初（发现她）的种族将这些刻进了它的表面，作为一种标记所有权的方式.....但实际的情况没人知道。"

"感觉上与众不同——它们并不原始。我们怎么知道它们不是被其创造者留下的，不是本来就存在于这些石头上的呢？"胡格里托德问。

"我们不知道。"威登简答了这个问题。他指着中间的石头道。"那里，中心处——最中心点——的那些象形文字是用来进入它的世界.....它的意识的入口，事实上那些就是进行通讯的地方，嗯，这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些象形文字是这些石头本身的要素。"威登盯着地面。"但就我们今天的任务而言，这样的区别毫无意义。"

"我想是时候了，"威登轻轻叹了口气，向托瑞姆点了点头，后者正招手让胡格里托德到神谕那儿去。

胡格里托德第一次转身面向着威登道。"出于对天父的信仰，我去了。"

"我也是，"威登压低声音答道，嘴唇几乎没有动。"我也是。"

* * * *

1 6 8

塞缪尔陷在了沉思里，一声敲门声惊到了他。"什么事？"

助手半推开了门。"他们来了，我可以请他们进来吗？"玫兰瑞问。

"给我 2 分钟，"塞缪尔要求道。

他停止了专注的沉思，整理了下桌上四散的文件。揉成团的纸则被从大理石地

板上拾起来，扔入到华丽办公桌下的废纸篓里。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必须说服国王的科学顾问，汉诺博士，来支持他即将提出的国家法令，去阻止破坏神谕。塞缪尔知道，这个国家法令没有汉诺的支持是一定会流产的。

一声敲门声后，门打开来，汉诺那小精灵般的身影闪了进来。他的精力旺盛得令人吃惊。汉诺博士身体瘦小，活力充沛，极其聪明——几乎与塞缪尔相当。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了一对不成比例的大耳朵，然而，奇怪的是，他容貌的其它部分却都是小号的。

"下午好，我亲爱的先生，"塞缪尔笑着说道。"我希望你随身带来了你的干渴，因为我开了世界上最好葡萄酒中的一支，而且还随我支配。"

"我真地渴了，"汉诺博士答道。"我干渴难耐了，不过，非常诚实地说，葡萄酒不是我的第一选择。"

"那什么是呢？"塞缪尔问着，已经在往杯里倒酒了。

"你不会这么巧还有我前次来访时的干邑白兰地吧？"

塞缪尔赶紧(开玩笑地)畏缩道。"对不起，我可没了。但上周我可劝过你多喝一杯.....还记得吧。"

"那好吧，今天这酒会喝到满意为止的，我可以肯定。"

"请，你随意，"塞缪尔指着未用的壁炉边的椅子道。他递给汉诺博士一支鎗金边的高脚杯，礼节性地碰杯道。"为了身体的健康——"

"还有心智的健康！"汉诺博士补充道。

汉诺博士是喜欢直奔主题的人，不过这么做时又总会带着一种戏谑感。一切社交都不过是问题解决艺术的前戏而已，而问题解决才是他真正酷爱的。鼻梁上那晃悠悠的厚厚镜片遮挡住了他的蓝色眼睛。很多朋友都会叫他的昵称，嗡嗡鸟，这源于他的鹰钩小鼻和无限精力。

雷沃隆国王非常欣赏汉诺博士那机敏的认知力和惊人的科学领悟。他大学时就是最好的学生，16岁即毕业。4年后，就在同一所大学教着比自己大的学生了。

汉诺博士喝了口酒，以戏谑的眼神平视着塞缪尔。"你今天又在搞什么狡诈的阴谋？"

塞缪尔旋转着自己的玻璃杯。"关于多尔曼预言你知道多少？"

"关于神谕的神话，我就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么多——"

"你相信它仅仅是个神话，这就完了？"塞缪尔问。

汉诺博士深深地吸满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对这样的论断保持镇静。"那它还是什么？"

"要是我告诉你，在每个方面来讲神谕都是真的呢？而且大神父计划着明天去毁掉它？"

汉诺博士从椅子上坐直身来，穿着技工鞋的脚，勉强挨到地面。"为什么卡诺门要摧毁某种能知晓未来的东西？"

"他害怕它会摧毁他的教会。"

"就按你的假设往前推，神谕怎么可能做到这点？"

"大约300年前，神谕预言了这件事的发生。高级神父逐字逐句地记下了这些内

容。"

塞缪尔非常清楚汉诺博士不是教会的，尤其是卡诺门的，追随者。科学、宗教间的裂痕看起来正随着每一年的过去而扩大着，而汉诺博士感觉教会一直在操纵民众去遵从陈腐教义，而非各个科学学科所发布的新洞见和新揭示。

"你怎么知道这个？"

"那就是个复杂的故事了，"塞缪尔回答着，倒满了酒杯。"某一天，我会告诉你全部故事的，但现在，我需要的是你的帮助和支持。"

"什么形式的？"

"我想你来共同签署一个即将提交的国家法令，以阻止卡诺门破坏神谕，我想我们2个立即将它呈交给雷沃隆，以确保神谕的安全。"

"可为什么你又相信，我愿意拯救多尔曼神谕？或许它的预言，如果是真的话，正完美地符合于我的议程。"

"神谕是个连通着我们未来自己的古老入口。作为一个接入点而连接着我们未来数千年后的那些最聪明心智。"塞缪尔的手指弹着桌面，显示出焦躁的信号。"自从300多年前被第一次发现以来，教会就一直拥有着它，他们对这个卓越智能的利用，不是以科学之名，而是以操纵之名。"

"如果你能接入神谕，你就可以要求它预测我们行星的政治和宗教的骚乱，要也可以询问一下那个先进种族的科学见解，他们可是知道着我们甚至从未想象过的各种宇宙秘密哦！"

塞缪尔直视向汉诺博士，立即锁定了眼睛。

"我从未接入过神谕？"

"我可以安排。"

"我需要一些证据.....我不能就这么将自己的名字放进一个国家法令里，却甚至没有实际的证据。看在上帝份上，我是个科学家——"

"我理解，"塞缪尔抬起手来安慰道。"告诉你吧，说起我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就是个非常复杂的故事了。这花了我将近6年时间将我的人安排进教会，所以我才得以了解了这个传闻中的神谕。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如果我们不马上采取行动，它明天就会被毁掉。你在这件事情上必须相信我。没有时间告知你我所知道的全部了——有太多事需要做了。"

"你在要求我相信.....你.....你听起来就像卡诺门，"汉诺博士回应时轻轻摇着头，眼睛锁定在玻璃酒杯的金色镶边上。"神谕，这一整个概念——在我的世界里——都是荒谬的。如果我们的现实之外，还存在着任何真实得能影响我们现实的东西，那么它就应该是真实的——就应该是存在于我们现实中的.....就应该是可观察的、可量化的、可分析的，（这一切都不存在）可我却必须去采信你话，它是存在的，不仅仅存在，它还像一台电话，通往我们前方数千年后的一个未来智能，而且就那么巧那还正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这件事，"塞缪尔长声道，"你将永远得不到机会去分析或观察它。只要帮助我阻止了它的毁灭，你就会得到机会去亲自看看。你会是第一个向它提问的科学家。想想这个！它或许就能完美地回答你全部的问题.....空间旅行、时间旅行、我们国王甚至不曾想象到的武器。想想我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将拥有的权力。难道这不就是我们对祖国的承诺和责任吗？现在不是陷入经验主义逻辑的时候，现在是信任我并保护这惊人资产的时候。"

汉诺在椅子上不舒服的移动着。他的眼睛在房间漫游，心智则研判着塞缪尔的主张和自己面前的机会范围。"理论上讲，假设我们按你说的做了，而国王也支持了我们，我们以某种方式阻止了卡诺门。你真地认为卡诺门会让我走近神谕的10英里范围内吗？甚至得问，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你这 2 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提交的这个国家法令包含了一项条款：如果他不容许神谕被国家共享，他的税收豁免资格就会从即日起取消 5 年。我的朋友，这就是会打到他身上的板子，我向你保证，他会看到自己的灭亡从 2 个方面袭来：一方面，抽象的方面就是那 3 0 0 年之久的预言，而另一个方面，财政枯竭的必然破坏力会让他的机构在 1 年内就破产。"

1 7 2

塞缪尔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兴奋，兴奋于他为卡诺门所设计的困局，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会感染到他的这位同僚。

"共享神谕的概念被明确界定到这部国家法令里了吗？"汉诺博士问道，眼神中带着克制着的兴奋。

塞缪尔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抓起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夹，放在汉诺身边的桌子上。"我希望能帮助你书写法令的这个部分。"他抓起酒瓶，将最后的酒倒进了汉诺博士的杯子。"为什么你不读下我的草稿，我们可以加进你的意见，当我们都满意了，我们就走到国王那儿去请他盖章确认？"

* * * *

173

第二十章：造翼者(Wingmakers)

玛雅带着某种恐惧感打开了那本书。这是她接触过的最为古老和巨大的书。"是你写的？"她转向西蒙问。

"我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它，但这些话语.....则来自神谕，"西蒙说道。

"该从哪儿开始看呢？"玛雅问。

西蒙自笑道。"都无所谓。"

约瑟夫正在松针床上轻柔地打着鼾。午餐似乎让他放松到了一个无法避免睡眠的点，所以西蒙就建议他躺一会儿。这是一周里约瑟夫第一次完全地放松在了睡眠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唯一的守护者。

玛雅小心翼翼地随手翻到接近开头的一页，读了起来。

每一个心脏里都存在着一一种连接，连接于那掌管着人类通往神性之路的一体性导管。意识的扬升不太是光明对抗黑暗的活动，而比较是情感提升到服务于万物的集体性心智。如果说，人类种族走向神性的艰巨道途上被计划要达成什么的话，那一定就是一种共享性的体认，体认到一体性及全体性是几近等同于个体性的：过去被认为是"我"的那个东西，其实在每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That what was formerly considered me, is we, in every way

玛雅停了下来，在转入下一段之前，思考着这些话的意思。"提醒我一下，谁是这些话语的作者？你说是神谕，可神谕似乎在暗示，作者是某些.....透过它说话的别的什么——"

"作者就是整个人类。"西蒙插话道。

174

"怎么可能是整个种族在写作——"

"整个人类——在神谕的创造者们，造翼者 (Wingmakers) 的时空中——并不是以我们以为的方式存在的。"

"我不明白？"

西蒙停了停，因着必须细心地遣词用句而全神贯注。"当你看到人类时，所想到的是不同种族、国家、语言、地理等等构成的一张拼图。这些是一种时空参照下的人为制造物，这种时空参照系被灌输以了分裂性，作为时间线上的一个纪元，在这个时空里，人类差异性胜过了灵性相似性。"

"整个人类就相当于上帝的心脏-心智，而这种心脏-心智是上帝的一种延展，存在于所有的时空中，只是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在我们行星的时空中，我们将上帝理解为某种分离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就存在于我们内里，但同时又是某种不同于我们的东西。在造翼者（Wingmakers）所在的时空，整个人类都会体验到个体的心脏和心智与上帝的心脏和心智，这2者间的差异性，可因为那是如此之小，使得分离的身份变成了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

玛雅不相信地看着西蒙。"你是说上帝和人类.....未来人类，是一体的和相同的东西？"

西蒙点点头，保持着静默，以便让这种体认充满玛雅。

玛雅低下头看着打开的书，翻到了另一页，读到：

每个人类都是一体性的导管和爱的发散器。尽管人类很少表达出他们之所是的真正身份，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分离幻象背后的一体性实相。如果他们用心脏的眼睛看待他们存在的地方，就会看到一种不同的实相；这个实相就仅仅包含着积分性连接和无条件之爱（译注：积分性有2层意思，一是整体性，二是任何细微部分对于整体的必不可少性）。他们会亲身地将每个人见证为自己，他们会懂得实相既是无限大的也是无限小的，各式全息图是如此之浩瀚，只可能被拥抱在一个单一的存在内里。

175

没有看到、或理解到这种一体性并不是罪恶的行为，也不是人类种族的危机。那只是一种分裂性的实相与另一种一体性的实相，这2者间的一种关系罢了。在相

反实相的这种关系中存在着一一种对话，它的出现是为了人类去学习一种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去理解心脏的种种美德，去存在为时空内的不朽之灵。这些相反的实相全都属于——人类正攀登其上的——进化性螺旋的一部分，这是无法被避免或压制的，这只是进化中的一个自然阶段。

玛雅抬起头来，脸庞因为试着理解所读的内容而扭曲了。"所以上帝是遥远未来的人类，我们只是还未将我们本身认同为一个单一的存在.....从我刚才读到的来看，这种状况是正常的，你说的就是这个？"

西蒙点点头。"第一步是理解，我们的灵性传统一直教导为是上帝的那个东西，并非真正是上帝。上帝不是以话语或时空领域的任何表达方式能够传递出来的概念或人格。那些方式最多能提供一些暗示，或是投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光线到上帝的某个面向上，但上帝的整个存在却回避着心智，心智则像个小孩在奋力捕捉着风中的叶子。"

"所以说，上帝就在人类的前方进化着？当我们被拉近于他，他又扩展到了更远处？"

西蒙察觉出了玛雅强烈的情绪，笑了起来。"整个人类，在其一体性的状态下，就是上帝。上帝的概念，上帝的种种显化，全都是从未来人类传给那时的人类的。你能想象这种情况吗，就好像我们未来的自己成长到了如此聚合的程度，以至于凝结为了一个单一的超级有机体——就称它为造翼者（Wingmakers）吧。造翼者（Wingmakers）来到我们的行星，回向穿过了种种时空走廊，将灵性意识植入进我们今天的人类中。"

"你是在说神谕吗？"玛雅试探性地插话问道。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是神谕，没错，但那可比任意单个事物都要多得多。造翼者（Wingmakers）也会化身进我们的时空，生活于我们时空中来作为老师。这些化身携带着特殊的使命，就是去将所在时代的信念系统转变到关乎一体性存在的种种更高道路上。

"有很多科学家、灵性导师、艺术家、领导人、发明家、以及别的人，千真万确是来自于一个不同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们是时间旅行者。"

"他们知道自己是生活于我们时空的造翼者 (Wingmakers) 吗？"

"只有一小部分知道，"西蒙回答道。"绝大多数从未看到他们的真正来源，因为那些来源的深度和广度无法被容纳在遗传性身体里及早期时空的心智中。它们，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来讲，都是不兼容的。"

"那些知道了.....我是指.....知道自己是造翼者 (Wingmakers) 的人.....他们是如何知道？"

"他们是被告诉的。"

"被谁？"

"他们一直有意识地与造翼者 (Wingmakers) 进行着互动。"

"你的意思是造翼者 (Wingmakers) 显化出来与他们交谈？"

"类似那样，"西蒙答道，直接避开了这个问题。

玛雅低头看着书，然后又看回西蒙。"真没有道理。如此一来，上帝就不存在了？他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他——"

"上帝是存在的。就生命的建筑材料而言是存在着一个源头的。造翼者 (Wingmakers) 称之为第一源头。这个源头，古老得诓骗了时间本身beguile time itself，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生命模板。这些模板随后被散布到了大宇宙中，并被容许

在一整条时间线上去孕育必朽的生命。好吧，就我们的心智而言，这条时间线看起来是无限的，可是，对照于第一源头的种种时间域来讲，这条时间线就是单一的一次生命。

"造翼者 (Wingmakers)，作为整个人类的倒数第二种人类表达，显得就像上帝，因为广义地讲，他们就是。他们编纂起了上帝或创造者这样的概念，耳语进人类的耳朵里，其方式则囊括了书本、绘画、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的表达形式，包括科学里所发现的那些教导形式。

"分裂性紧抓着一个观念不放：一个种族或文明拥有着自己的上帝。上帝成了一种财产，像法宝一样被紧握在一个种族或部族的手中，甚至被紧握在一个联合于同一宗教的不同文明民众聚合体的手中。这可不是一直被造翼者 (Wingmakers) 揭示了几千年了的那个上帝。这是人类发明的上帝——是我们的造物。这是我们自身想象中的上帝。"

177

玛雅似乎在沉思。"但是你说，造翼者 (Wingmakers) 将上帝的概念带给了人类。为什么我们改变了它呢？"

"人类与别的有机体没有不同，也会改写所学的东西去适应现行的时空。可人类的独特性在于，这种改写性适应被设定成了有利于少数人并有害于绝大多数人。当上帝被设定为了一个报复心重的父亲，它是服务于将人们置于恐惧中的控制性目的的。当老师们成功修正了这些谬误，鼓励人们重新想象上帝是一个有爱的父亲，所有生命都是他的造物时，那些所谓的灵性领袖又再次聚焦于人性的恶罪上，这就在创造者与造物之间维系起了一种分裂感，进而需要一个中间人——一个救赎者。"

"上帝就像一个无限大的金字塔，当从其底部来界定它的结构时，它看上去会是一个大正方形，可当你在它内部往上升时，事实上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

西蒙站起身来，拿起手杖和门边的一个小口袋。"我去为晚餐找些食物。"

"我能干嘛呢？"

"吃，休息，阅读，恢复你的能量，"西蒙答道。"我感知到了转角处的一些挑战，那会需要你全部的才智和能量。所以现在，享受这里的平和与宁静。让能量充满你。"西蒙顿了顿，指着约瑟夫道。"他就是好榜样。"

片刻之后，西蒙就走出门去，脚步声消失在一种充盈于玛雅耳朵的奇怪嗡鸣声里。她感觉累了，和约瑟夫一样，疲惫终于抓住了她。她用手垒起一堆松针做枕头，轻轻地枕到上面。她想要多阅读些，可又根本撑不开眼睛。于是，睡眠很快就到临了。

* * * *

178

第二十一章：无边无际的墙

胡格里托德面对着神谕，就像一个人被抓起来投进了饥饿野兽的巢穴，并被要求去徒手杀死野兽。他恨自己的任务，恨那些要求他破坏神谕的家伙。神谕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神奇和最有用的物体。他感觉自己是唯一懂得这一点的人，而因着这种唯一，他的愤怒更为加剧了。

"将凿子放到这里，"托瑞姆指着象形文字正上方的区域，命令道。"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胡格里托德将凿子精确地置于在托瑞姆指着的位置，保持住，等待着大锤的敲击。

"要是太硬而无法破坏怎么办？"修罗问。

高级会员纷纷聚拢到周围来观看第一锤。

托瑞姆将大锤抡到肩后说道。“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了。”

大锤以始料未及的力道砸了下来。胡格里托德感觉这一击在整个身体里回荡，片片碎石从身旁飞过，一些溅到了他的脸上和胸口。

托瑞姆拍拍胡格里托德的肩，再次指着那个点说道。“就在这同样的位置上再来一击。”

胡格里托德照着做了，不过这次转过了脸去，心里对上帝祈祷着，可这个上帝似乎漠不关心于他真正的地球信使被摧毁掉。石片又一次飞溅开去，不过没有击中他的脸。

“好，”托瑞姆边说边移开护目镜。“我们知道这些石头无法免疫于锤子和凿子，那么开始工作，两人一组，一旦你们有了足够深的洞，我们就用挖凿机械来结果掉它。还有问题吗？”

“你认为我们需要多深的洞？”一个会员问。

1 7 9

“当你的凿子整个没入洞里时，我们就试试用挖凿机。”托瑞姆答道。“只要记住，洞的深度才是关键，而不是宽度，所以聚焦于一个点上。”

“还有其他问题吗？”托瑞姆停下来留出倾听的静默。“那好，让我们又快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

其他会员分散开去进行了作业，胡格里托德脱掉手套，将手指塞进神谕的伤口里。他设法看起来像是为下一击进行清理，事实上则是在试图联系上它，看看它是

否还好。他从心脏里发出一个询问："你还好吗？"没有话语和感觉反馈回来。有的只是空空如也。

这个伤口最深处也只有一英寸，不过这是在仅仅2锤之后。胡格里托德估算出，只需要锤凿12击，洞就会深到够用挖凿机械了。成长于农场的胡格里托德非常清楚挖凿机的威力，它钻头的尖端又长又粗，有着惊人的效率。尽管他从未见过像这台一样的，但他清楚，它的威力强过了他和托瑞姆百倍；他们现在只是在为挖凿机制造一个定位孔。它对神谕来说就是死亡机器，除非他能想出办法来阻止它。

胡格里托德的心智飞驰着，思考自己的选项。"谁来操作挖凿机？"他转向托瑞姆问道。

"威登兄弟。"

"他之前操作过吗？"

"昨天他花了几乎一下午来接受警卫的培训。我觉得他能搞明白的。"托瑞姆生硬地说道。

"从12岁起我就会操作挖凿机，"胡格里托德自夸道。"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操作它。"

"我会考虑的，"托瑞姆语气缓和下来，"但我们首先需要得到个足够深的洞，这样我们才能使用它。"

* * * *

180

卡诺门透过2楼的办公室窗户向外窥视，仔细观察着塞缪尔向高级神父私宅楼外的台阶走来。他的住所相比国王的宫殿算是十分朴素了，但其在建筑设计上却是极

品，蜡石穹顶拱架其上，红杉木地板铺设其下。红色瓦顶——与红杉木地板相映成趣——又完美反衬着土制纹理的乳白色墙壁。

卡诺门早上很早就得到报告说，塞缪尔正在前来的路上，且这次会面具有最高优先级。卡诺门推测，国王派塞缪尔来，是为本周晚些时候的会面准备个日程表，卡诺门倒很乐意尽这个义务，相信这能将他的心智带离摧毁神谕这件事。

卡诺门为自己倒了杯茶，开始回顾自己的笔记，直到一声敲门声打断了他的研读。“进来。”

他的助手出现来，报告说塞缪尔到了。“当然，请他进来，”卡诺门竭力让声音听起来很吃惊的样子。

身着盛装的塞缪尔出现在了助手身后，一只手友好地伸出来。“见到你真好，大人，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如此美好的早晨。”

“我也一样，”卡诺门点点头。“别客气，坐在桌边来。我去给你倒杯茶。”

“好，谢谢”塞缪尔说。“如果你不介意，加点蜂蜜。”

卡诺门将添加蜂蜜标记为了一件怪事。塞缪尔对茶的喜爱是墨守成规的，始终只饮用相同的几种：姜茶、柠檬茶、红茶。不加糖，哪怕一丁点。“你这张嗜甜的嘴一大清早就开始闹腾你了？”卡诺门带着礼节性的微笑问道。

“是啊，的确是，”塞缪尔答道。“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马上进入正题。”

181

“当然可以，”卡诺门说着递过茶去。“关于周五和国王的见面吗？”

塞缪尔细细地看着自己的茶杯，摇了摇头。“不，是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情。”

卡诺门留意到了塞缪尔声音里的音调变化，感觉到了地平线上的黑云，一秒钟内他的心智里就划过了上百个选项。"那么，请明示。"

"国王签署了一个国家法令，命令你必须立即保护和守卫起多尔曼神谕，并容许其地点被陛下最内圈的顾问知道，从而容许我们的国王使用神谕。"

塞缪尔停下来，喝了口茶，给卡诺门一个机会来反应。

"我想想，"卡诺门说。"我能问下国王如何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这重要吗？"

卡诺门坐回椅子上。国王诡计所造成的震惊让他一时看不清了局势，几乎说不出话来。"多尔曼的神谕是个神话，就如你所知道的——"

"别说了！"塞缪尔强硬地打断道。"不要侮辱我。我们知道关于神谕的一切，包括你想要摧毁它，可能最快就在今天。"

卡诺门双手搭成手指塔，架着下巴陷入了沉思。"要是我告诉你已经太迟了呢。甚至在我们谈话时神谕就已被毁掉了？"

"我得说，那你就真地毁掉你的教会了。国王说了，你要么保护、守卫神谕并共享对它的接入，要么遭受税收恶果——"

"你们不能那么做！"卡诺门吼道。"国家不能突然对服务于人民和上帝的神圣宗教机构征税！你们怎么敢！"

182

"不用对我吼，"塞缪尔道，"我会做我权力内的所有事情来保护神谕。如果神谕

被毁掉了，你和你的教会，在所有实际意义上来讲，也会遭受同样的结果。"

塞缪尔在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从桌面上滑给卡诺门。"我把这个留给你，你可以让你的法律顾问检阅下，不过，我已经对你的大部分权力采取了防范措施，以保护这个现在已经属于教会和国王所共有的东西。"塞缪尔身体前倾，低声道。"如果想让自己被原谅，那么，哪怕现在，去打个电话，要是我就会这么做的。"

塞缪尔靠了回去，缓缓地指着文件夹道。"你完全知道法律顾问会如何分析这样一份简单的国家法命。不过现在，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打开文件夹，留心看看国王的印章和其下的签名。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马上采取有利于神谕的行动。没有人想看到教会的毁灭，至少，国王不想。"

塞缪尔站起来，理了理衣袖。"至于周五的会面，国王要求我给它设置了前提，那就是说，如果神谕被保存下来，你就会受到邀请，这样我们才能讨论共享接入、与它联系的规程等等问题。如果，像你之前暗示的那样，神谕被毁掉了，那么这个会面就会取消，我们将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安排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聚会。"

塞缪尔关上公文包，将椅子仔细地塞进桌子底下，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

卡诺门打开文件夹，翻到内文的最后一页，看到了国王的签名和印章。他的心笼罩在盛怒的风暴里，但他的手臂却依然还是理性心智的忠实仆人，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一个他私人真希望不存在的号码。

* * * *

神谕附近，检查站的警卫，正在打盹，电话响了起来。所有警卫都超时加班去为高级会员进场地准备，很多人都不休不眠地工作，寻找工具，送入这个偏远地点。挖凿机、或者警卫口中的"铁兽"，则需要一队警卫用将近20个小时来从修道院搬运过狭窄的小路运到神谕所在地。

"是的，警卫塔，我是鸠宁，"电话里传来警卫的漠然问候，因为拿起电话时他还睡眠惺忪。

鸠宁中尉立马集中了注意力，因为卡诺门话语中那熟悉而独特的噪音充满了电话听筒。"是，大人。是.....是.....你能重复下吗？好。是，立即。是。我会用PA系统。我现在马上就去。好.....再见。"

鸠宁中尉慌慌张张地飞奔开去。其他警卫都在睡觉，他对于PA系统的掌握只能算勉强，因为他只在约一年前用过一次。他按动几个开关，完成了加电。星星点点的光亮了起来，仪表盘上有黄色的光芒微微闪动着，在手指敲击上去时，还闪烁依旧。

他抓起麦克风，调大了音量。心跳正在加速，因为他意识到，马上，教会里最有权势的人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想叫醒上司，但是比起通知高级会员而言，这个想法更加可怕。

* * * *

神谕的中央巨石，整个凿子都几乎没入了黑褐色岩石里。胡格里托德无法再握住凿子，所以托瑞姆正在用锤子敲击着陷在岩石里的凿子。

1 8 4

"洞够深了，"托瑞姆说着用长袍袖子擦去了眉头的汗。"让我们试试挖凿机。"

胡格里托德因这宣告而变得畏惧。"你想要我操作么？"

托瑞姆望了望另一块石头处，点了点头。"威登看起来很忙.....你可以试试看。"

胡格里托德慢慢走向这台改进型的挖凿机，检查了钻头和装备情况。引擎巨大，

比他成长于农村时用过的任何一个都大。他检查着操控装置，条理分明地思考着如何来启动它，如何在神谕的创口处施用其力量。他记起神谕说过，侵入越深，就越会遭到神谕防护层渐增的阻抗，但是现在近距离察看挖凿机后，感觉上比预想得更加不祥。

托瑞姆关切注视着有条不紊的胡格里托德。"你觉得自己能操纵吗？"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双手抓住控制杆，升起了躺在地上的螺旋钻末端，非常费力地指向神谕的心脏位置。"我需要你帮忙将钻头放进洞里.....它太过笨重了，我无法控制它来完成这个。"

"告诉我我希望我怎么做就好，"托瑞姆说。

"当我抬起钻头时，将它放在工作孔的口部。我就从这里接手。"

"好，"托瑞姆说，"你准备好了就让我知道。"

只拉动了2下曲柄，胡格里托德就发动了引擎。声音吸引了高级会员们，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来观看。

"你决定让他操作？"威登对着托瑞姆的耳朵半喊道，以便盖过引擎的噪音。

托瑞姆转过头来表情阴冷地点点头，然后拉起了风帽，表示自己不想再进一步交谈。

胡格里托德发动了钻头，转动的威力令人吃惊。那对他的整个身体都是一种冲击，因为身体在共振于这种振动。他关掉钻头，对托瑞姆点点头，示意准备好了。钻头终于完全停下来，托瑞姆戴着手套的双手小心地握住钻头，摇摆着推到位。挖凿机带有轮子，一旦确定了位置，轮子就能被抱死锁定。

"怎么样？"托瑞姆叫道。

胡格里托德看出，工作孔对于钻头端而言太小了，不过他觉得，只要能控制好钻头对岩石的转矩，它应该就足够了。他的计划很简单：破坏掉钻头，并使得看上去像个意外事故。"都好了。"

托瑞姆将钻头安置进工作孔，向后退行去，眼睛却始终未离开岩石。嘴里还低语着一句祈祷辞：上主之光沐浴着我。他的话语声使我知晓了真理。

胡格里托德锁定了轮子，很清楚自己并未垂直对着工作孔。他希望这样的角度，尤其再加上往工作孔一侧施压的话，能足够弄坏掉钻头。他再次发动引擎，开启钻头。心脏因着预期而狂跳不已。

他一点点加速着钻头来发现最佳的速度，然后开始对钻头施以推压，先向前，接着是2侧，但始终非常轻微，希望细微的转矩就足以破坏掉它。

随着钻头深入石头外层，石屑纷纷削落。因着内心的压力和钻头的抖动，胡格里托德感觉手臂的掌控力正在变弱。他没有选择只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你没有处于正确的角度，"威登指着神谕道。"这么继续下去，你会弄坏钻头的！"

托瑞姆招手让胡格里托德靠近自己，双手放到胡格里托德肩上，调整着他的站位，如同摆弄临街橱窗里的小人。"这样就好些了，再试一次，这一次，尽全力向前推进，时间尽量地长。"

胡格里托德抬起护目镜，擦着落进眼睛的汗水。将挖凿机移到新位置，锁住轮子。他的世界正在逝去。时间缓慢下来，引擎的混合声，汽油的味道，舞蹈于石屑间那昏沉阳光的质感。他看着巨石，它的瑕疵显而易见，但在其后他知道那里有个水晶迷宫，居住着他深爱着的一个意识。你怎么会变成我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必

须拒绝屈服。他必须破坏钻头，即使这是一个会结束掉自己生命的无效抗争。他没有选择，他突然就只能意识一个念头，一个行动。

186

胡格里托德发动引擎，将钻头开到最大速度。他的手臂早已准备就绪，并因着对下一个动作的预期而颤抖着。他需要以锐角推进挖凿机钻头插入，从而破坏钻头端。他转过身去，一脸的癫狂激越，挥着手让所有人躲开。"后退！"他压过引擎噪音吼道。"我不想任何人被飞溅的石头击中！"

高级会员们齐刷刷地退开去，就像精心排练过的步骤一样。胡格里托德闭上眼睛，等待着钻头没入进工作孔。引擎那咕咕的哀号声越发高涨。突然，托瑞姆的手重拍到胡格里托德的肩上，吼叫着什么，脸因为忧惧而扭曲了，而胡格里托德则分辨出了一个他盼望听到的词。

"停！停！"托瑞姆的声音随着引擎噪声的减弱显得越发响亮。

"什么事？"胡格里托德本能地问。

"大人命令我们停止，"托瑞姆回答着，将脸转向围拢来听着的高级会员们。"除此之外没有解释，也没有必需做什么的指示。我们将清理这里，然后，返回修道院。"

尽管疑惑存在于每个人脸上，但没有人吐出一个字。高级会员们立即开始了清理现场的工作，仿佛转换到了一个迷雾般的轮替现实中。胡格里托德的手依然放在完全沉默静止了的挖凿机上，双臂因着巨大的压力颤抖着。

他望着3块神谕巨石，流下了眼泪。明丽的阳光下，这外表受损的石头就像宇宙之王遭到了褻渎，他的双手则受到了（胳膊）战抖的传染。一种黑暗包裹起了他，他回顾着整件事，超然、宁静、不想行动甚至不愿思考。这是一种优雅的孤独，膨胀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他预期着，下一刻死亡就会现身unsheathe。可是它并没有。

1 8 7

突然间，他感觉到某些东西在内里转变。这种感觉不同于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神谕，瞬时之间，显现在他的眼前，又带着莫名的微笑消失去了。没有一个字的交流，可是，胡格里托德已知道了需要知道一切。它活着，所以他也必须活下去。

* * * *

1 8 8

第二十二章：忘我的融合

夏季的几个里，雷沃隆王国都很少能感觉到风，但是暴风雨会从国家北方的山地而来，有时候，暴风雨还会带来破坏性的大风。

高级会员们离开了神谕所在地，卡诺门签署了那份国家法令，玛雅和约瑟夫正在沉睡，卡米尔匆忙穿越过森林，跋涉中的胡格里托德那拷着的双手依旧在战栗，一场暴风雨则正在山脉那边酝酿着。它无声又无形地，在王国的最偏远区域，汇聚着破坏力，那能够毁灭掉不幸落进它道路的任何东西。它的道路是无从预报的，那被掩藏在了种种错综复杂的结构中contours，任何预测在这里都变成了刚愎自用的练习。

每一场风暴都有一个开端——事件和环境混合而生的某种异常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从稳定性的子宫里碰巧地制造出了一些未知而有力的东西。而引发现在这场风暴的那些细微转变就隐藏于一个高山湖泊的原始环境里。

这个清晨，在高级会员拖着胡格里托德走近的那一刻，神谕就逃离了自己的家。即使有了胡格里托德的保护努力，高级会员破坏她物质化身的尝试也并不必然就会失败。神谕逃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寻找着某种方法去找到一个新化身，一个能为它的意识提供居所的物质结构，某种即使不能滋养它也至少能维持它的东西。

在拼命寻找的过程中，神谕来到了一个小湖边，小湖就依偎在2座山峰间、高于森林线的地方。（译注：山地中树木能够存活的最大上限）一块大岩石斜刺而出低悬于湖面之上，神谕觉得，自己或许能生活在这个构造物里，可是当它试着附上去时，才发现这块石头的密度硬得无法渗入。

189

数次尝试之后，神谕自然而然地顺着湖岸滑进了水里，湖水沉静、清澈、冰凉，但却缺乏神谕长久以来习惯了的坚实，也缺乏聚合的临在性。神谕喜爱水的感觉，可却无法化身成水，无论它多么努力的尝试。

最后，它来到了孤置于湖对岸的一个巨大卵石旁，尝试着进入，但再次的，岩石的密度击溃了神谕在这巨石里建立临在性的尝试。

神谕，恼怒于自己的处境，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情感。让它惊讶的是，它无疑正感觉着像是孤独、沮丧这样的人类状态，甚至愤怒也潜藏在了不断增长的失望感背后。源自这些情感，它逐渐依据对人类的记忆和印象创造出了一个形象——一个有着黑亮头发的女人，当神谕在数千年前第一次被人发现时，它就记住了这个女人的美丽。

神谕显化成了一个女人。她一下跌坐在了地上，双腿因身体的重量颤抖着。当她吸入第一口气，睁开了眼睛，冰凉的山风灌入了她的肺里。世界被压缩成一种不同的光，更狭窄、更黑暗，还带着一种压向它的重量，她被这个新镜头的怪异惊呆了，而她就透过这个镜头感知着她的世界。

就这样，神谕变成了一个女人。这个没有需求，没有人类情感，生活于岩石外饰中，并一度能短暂且超自然地显现的存在，现在变成了人类的一员。对大部分人而言，她或许依然保持着空气的颜色，因为她的新身体，新化身，对于习惯于稠密之光的人们来讲，依然太过精微。

神谕感觉到一种陌生的连绵情感激荡过自己。她没有语言来形容，只能去感受它们，她的身体抽搐着、扭曲着，就像蛇身处于蜕去老皮的最后痛苦里。她无法控制自己世界里的任何事情，她的感官在人类称之为绝对恐惧的那个东西里停止了运转。

190

不知过了多久，神谕再次睁开了眼睛。仰卧着，躺在湖岸边，一只腿没在水里。呼吸变得更加有节奏，也开始知觉到了胸口里的一种脉动感。她的双手同时伸了过去，徘徊在那跳动的的心脏上，从而感觉到了一种身份感，那是一种尽管孤独却被连接着的感觉。

轻柔的心跳让她平静下来，她缓缓坐起身，感觉到脑子里又胀又晕。天色正暗下来，云朵在山峦上空形成着。她能听到身旁的水波摇曳于湖岸的声响，但这只是对她已然知晓之物的一种粗重表达。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抚摸着，并能听见双手抚过的声音，感知到它们那好奇的天性。

在那遥远的远方，那完全超出了视野之外的地方，她看到一个金色的小点飘浮在湖面上空。优雅地移动着，每过一会儿就變得更大一些。她估计那是一只什么鸟儿，但它似乎并不属于她的这个新的世界。她眨了眨眼，眯视着来识别这个模糊的形体。这个物体离得更近了些，样子变得清晰，尽管它有着翅膀，像一只鸟，却又存在着另一类生物的特性，而这，就影响了它的身份确认。

神谕入迷了，仿佛这飞翔的物体就是她世界唯一主题。她试着站起身，可力气依旧不够，所以就只能等待着，感觉着自己状况的脆弱，但又渴望着这个物体进入她的世界，以无论什么方式来陪伴自己。

这个有翼生物飞到了上空，距离头顶仅仅20英尺，她能看到它的确是只金鸟，但其来源却一定是其他的界域，因为它是半透明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一只鸟，因为它身上存在着某些无疑是人类性的东西。这个生物飞了过去，没有理睬神谕，甚至没有显出对她有兴趣，可当飞过去后，它盘旋和徘徊了一会儿，接着向下飞来，最

后降落在了仅仅10英尺外的地面上。

着陆时，它抖动着身体，转动着脑袋。它有着鸟的所有特征，可它的眼睛却是人类的、智能的，神谕能感觉到，这双眼睛正敏锐地觉察着。这只鸟站立时约有12英尺高，翼展应该能达到18英尺。它的基本色调是金褐色，但又散布地点缀有所有颜色的微妙色泽，就像彩虹织就的光之混合体。间或地，神谕能看透过这只鸟，每次一这样，（都能看到）光粒子舞蹈在大鸟的内里，以一种只能是歌唱表达形式的韵律。

大鸟慢慢地向神谕走来，没有丝毫的威胁姿态或声音。它展开一只翅膀，仿佛是考验自己的反应力一般，轻触着神谕（译注：想象朋友间轻触对方开玩笑，随时准备拿开手的那种感觉）。开始时她还有些畏缩，但接着就发现，这种触碰带来了一种能量特性，而她内里深处的某些东西则被活化了。

"你想做什么？"她问道，蓝色的眼睛闪过一丝好奇。

鸟撤回翅膀，收进身体，依然沉默和静止着。

仍然躺在地上的神谕，感觉到了一种新的力量，她设法站了起来，面对着大鸟。
"你是谁？"

一种陌生的感觉充满了空气，黑云继续在头顶上增长着自己，预示着大雨随时都会来临。

她伸出手去触摸大鸟，大鸟却撤步退开去。"我会选择合适的时间，"它说道，声音就和它一样平静。

"你.....你是什么东西？"意识到这只鸟会说话，神谕惊惧地问道。

"此刻，我是一只鸟，那你又是什么？"

"你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吗？"神谕问道，仿佛没有听到鸟的回应。

鸟点了点头。"你已经破开了一堵将一个世界分隔于另一个世界的墙，你正在通过一种持续转变的过程来穿越这堵墙。你可以将之想成是加速的进化，尽管加速是如此相对的概念。"

大鸟停下来，低头看着地面，几乎察觉不到地摇着头，然后直直地看进神谕的眼睛里。"但重点在于，当你跌入更深稠密的时候，正是你进化的时候。无论你的世界如何震荡，无论你感觉到的那捕食你的厄运如何地逼近，你都是现在这样的here you are，一个有着自身的全部完整力量的女人。"

192

"我又有什么力量？"神谕问道。"我曾经很有力量。国王们发动战争，欺骗彼此，只为了那问我问题的简单权利。"

大鸟微微仰起了头。"你的这些答案从哪儿来的？"

神谕在这只大鸟的内里识别出了一种古老的、本初的智能，是那种会在巨大变化和动荡时期浮现出来的类型。"过去我以为自己是知道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我是被骗了。或许我仅仅只是某些势力的木偶，他们只是将我作为了一个操纵对象来利用而已。"

"这些势力在操纵什么？"大鸟问道。

神谕四处张望了下，靠到了一块大卵石上，她受到疲惫的影响比她意识到的重得多。"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感觉如此孤独。看看你四周，没有什么像我一样——无论是这里，还是其他任何的地方。"

大鸟伸展开翅膀。"靠近些，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神谕挣扎着走向不远处的大鸟。一阵阵风刮来，从每个角度卷裹着她，吹乱了长发遮住了她的眼睛。更接近大鸟时，她感觉到一双翅膀包住了自己。翅膀里存在着某种让人舒服的东西，那是一种空间，在里面，枯竭的希望能返回到诞生出它的上游源头。只有一个选择被留了下来：放手。她的能量，虚弱得甚至无法去考虑抵抗，只有将它自己释放在了意识中那万物的无可避免的崩塌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全然停转——一条进入另一个不同世界的通道——如果顺利的话，则会再一次地，重生。

* * * *

在天使们还生活在地球上那会儿，一些证据被留了下来，就累积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些证据的绝大部分，在人类兴起的时期，被时间之手压制、破坏、或者掩埋了。或许对天使性临在的最大曲解，就存在于雷沃隆王国里，那儿的教会将天使定义成了上帝的信使，可上帝信使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实存体种族，与人类相比毫无相似性。但教会的一些早期证据表明，教会——或者说高级会员们——是知道上述情况的。

193

在一个宗教出现来，将人类控制在它不透明的手中之前，是存在着一些造翼者（Wingmakers）来访的有记录实例的，而他们则逐渐被混淆成了天使或地外生命。可造翼者（Wingmakers）并非地外生命——至少不是人类所以为的那样的——也不是教会将之描绘成的天使。相反，他们是人类的未来表现形式。从几乎每个方面来讲，他们与人类都是完全相同的，只除了一个决定性的面向：造翼者（Wingmakers）存在于一种不同的时空里。

存在着一个由第一源头创制的扬升计划，精确界定了，人类灵魂，具体化进一个人类仪器中后，如何通过时空来进化。在（时空）这个连续体中的某些特定点上，人类灵魂会释放掉，由物质身体、较低情感及较低心智构成的人类仪器，并变得调音于灵性中心的那些更高振动，而灵性中心在造翼者（Wingmakers）中则被知晓为**主权性积分态**（译注：积分有2层意思，一是整体性，二是任何细微部分

对于整体的必不可少性)。

主权性积分态依旧被嵌套在一种人类仪器里，但它的这种新载具或新身体，是同时存在于合一性与个体性中的。造翼者（Wingmakers）所体认到的这种状态，变成了人类大家庭新的二元性，而其余所有的二元性都终止了其存在。在概念上还是存留着2元性，但行动上却不再有了，因为较低的情感和心智已经因着合一性的体认而移除了。

造翼者（Wingmakers）变得被混淆于了天使，是因为教会决定要创造一种——运作为上帝信使的——天使存在的等级制度，从社团的角度来看，就是创造出一个教会。无论如何，在人类发展自身文明的过程中，造翼者（Wingmakers）是临在于地球上的。就如同人类的兄长，造翼者（Wingmakers）知道，人类的进化会依从于它自身的科学领悟，以及终将联合起整个行星和各个种族的通信技术之部署。

194

这种联合被知晓为伟大人口，它是——行星和宇宙2个层面上——无数事件的顶点，该顶点的和谐性将如计划的那样，唤醒整个宇宙去将自身知觉为一即一切的一体性存在。正是造翼者（Wingmakers），通过神谕而将这个初始的概念带给了人类，但现在已经到了神谕变成人类，以便该信息冲破教会控制网络的时候了。神谕将按计划变成了转变的原动力，而不单只是转变的信使。

* * * *

195

第二十三章：妥协之前

"如果他说做了，"塞缪尔耐着性子长声说道，"那就是做了。"

雷沃隆国王站在窗边，望着下面阳光照耀的台阶，一直盼望着看见王后的到来。

"我相信你，但是卡诺门一贯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确实，他之前老这么干，但这次不同，因为他完全清楚后果。"

"他在棋盘上走的每一步都会有后果，"雷沃隆低声窃笑道。"他会欺骗我们的，我敢肯定，只是如何与何时的问题。"

"我们有巴塞罗帮我们核实他是否忠于自己的话和签名，"塞缪尔在椅子上焦躁地说道。

"巴塞罗没用了，"雷沃隆说。"卡诺门无疑会避开任何外面的人而退缩回高级会员中去。除了托瑞姆——或许还包括修罗——他不会再将信任给予其他任何人，甚至他们俩从现在起也会被更加小心地对待。"

雷沃隆国王走向办公桌，戴上阅读镜，拿起卡诺门已经签署了的国家法令。"他的签署是无奈之举。他会重新找到他的力量，而他达成这事的时间，最好是在我们掌握了神谕控制权之后。"

"你从未考虑过共享接入的事，对吧？"塞缪尔问道，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对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分享到什么程度，我就分享到什么程度。你有什么不同的建议吗？"

塞缪尔低头看了会儿鞋子。"没，但在接入神谕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卡诺门的支持。王宫里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用神谕——如何接入它，所以我们还有赖于他的帮助。我的建议是共享神谕一段时间——或许2个月吧——然后，一旦知道了我们所需的东西，而我们的计划也准备就绪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把持神谕，拒绝卡诺门的使用了。"

"好，确保各个计划结合得周密，3天后为我准备个汇报，"雷沃隆说。"还有，还要明确一件事，我将支配的是神谕而非其他什么人（再通过他间接支配神谕）。如

果任何人想要接入神谕，也必须得到了我的命令。这意味着，只有卡诺门才能教导我（其余所有的人都得从我这里学习接入法）。清楚了吗？"

"是的，陛下。对我而言这一点一直都很清楚，不过还是谢谢你提醒我。"塞缪尔说着微微欠了欠身，站了起来。"我将只和汉诺博士研究这些计划，如果你觉得这样这可以的话？"

雷沃隆国王点了点头，坐到办公桌边。"务必保证，计划无懈可击，其中的每件事都完美无缺。如果你做到了，我将准许你接入神谕。"

"感谢你仁慈的赏赐，但诚实地讲，我不知道该问些神谕什么。"

"真的吗？"雷沃隆惊呼道。"对于一个，按照卡诺门的说法，一个身为上帝信使的实存体，你就没有任何问题要问吗？难道你是如此讨厌教会，以至于相信说，它们尊崇的任何东西都必然是可恨的？"

"要我说，那倒是一个看待它的方式，"塞缪尔微笑着回答，"但是向一根石柱询问关系我们世界的问题，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就像是对人类的无礼。此外，我将保持为一个质疑者，除非我看到了它的工作，那样的话，恩，我可能会转变我的心智。"

塞缪尔微笑了会儿。"现在我必须离开你了，3天的时间已经在流逝了。"

"确实是的。"雷沃隆漠然地点点头。

塞缪尔走在国王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姿态轻快、从容、而果敢。他的计划正在实施中，要隐瞒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尤其无法瞒过那些沉溺于无聊中的宫廷警卫们。

* * * *

托瑞姆被卡诺门的安全助手引入了天文台。他觉得这是罕见的礼遇，但他理解卡诺门选在天文台的原因，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主房间极为空旷，没有什么饰品或色彩。几乎整个都是白和灰，唯一意外的天蓝色调只能在各个拱门的勾边上看到。

托瑞姆坐到巨大的大理石桌旁，卡诺门步伐有力，决心坚定地走了进来。"欢迎回来。"

"谢谢你，大人，回来真好，但对于计划的改变，我有些迷惑。"托瑞姆设法让这话听起来既好奇又谦恭。

"我也一样，"卡诺门回应着坐到自己的椅子上，调整着衣袖，确保它们不会搅上扶手。"今早我接待了国王顾问的来访，并被要求签署了一项国家法令来阻止我们破坏神谕。国王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有任何线索吗？"

"你是指神谕的存在，还是我们破坏它的计划？"托瑞姆谨慎地问道。

卡诺门闭上眼睛。"我非清楚他是如何知道神谕的存在的，我指的是后者。"

托瑞姆清了清嗓子，充分意识到了卡诺门的情绪状态。"我没有任何特别的信息，但如果你准许我推测的话，我会说是胡格里托德。"

"胡格里托德要如何跟国王联系呢？"

托瑞姆抱起双臂。身体更深地沉入豪华座椅里，几乎感觉不到地摇了摇头。"我无法肯定，但他被巴塞罗拜访了几次，甚至是在我们的监狱牢房里。"

198

"巴塞罗是联络路线，我也同意，"卡诺门说道，眼睛依然闭着。"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力争巴塞罗归附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只不过是国王的诡计，他从来

就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托瑞姆脸皱成一团，陷入了沉思。"这么说，我们的国王并未如我们被引导去相信的那样，沉溺在诱惑性毒品的恍惚中——"

卡诺门抬起手，阻停了恍然大悟的托瑞姆。"拜托，别将你的担忧分享给我。那本身是个好想法，我的朋友，但我们从不确定它的有效性，或者巴塞罗的忠诚度。现在，不仅没有摧毁神谕，我们还将失去它。放心吧，国王会尽可能快地设法获得神谕的控制权，一旦这样，我们就会被隔离于神谕之外。"

卡诺门任这话语回荡在房间里。细微的回音从穹顶和大理石内部反射回来。他睁开眼睛，直视着托瑞姆。"你去想办法惩罚巴塞罗。我来处置胡格里托德。"

"你想要多严厉的惩罚？"托瑞姆问道。

"我将决定权留给你，"卡诺门回答。"但要确定，惩罚得让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能看见。我希望它足够显著——能在高级会员中引发清晰的反响。至于惩罚的出处，则不是问题。我想让他变成我们所有敌人的一个警告。撒旦的傀儡存在于王宫的各处，他们需要知道必要时我们是有能力还击的。"

托瑞姆点头表示理解，又继续沉默了好一会儿，来考虑自己的选项。"那胡格里托德呢？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他按承诺协助你了吗？"

"是的，虽然有些犹豫.....至少开始时是有点，"托瑞姆回答道。"但为他加分的是，他操纵挖掘机，让主石几乎崩裂开。你的电话就是那时打来的。"

这一刻at the close timing卡诺门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他很清楚，塞缪尔所唤起的这种凶兆，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一想到可能失去教会，就让他感到畏缩。如果教会在他作为第一会员期间失去了，这样的责任会将他永远罚入地狱遭受煎熬。

卡诺门伸直后背，因为脖子周围变得太紧勒了，而笨拙地侍弄着袍子。托瑞姆则将眼睛转向一边，假装望向着房间远端的窗户外。

"如果你觉得他真诚地协助过你，那他会被报之以较轻的惩罚。无论表面上如何，他的入会程序都会按计划进行。"

托瑞姆身体前倾注视着卡诺门，以确保这些话被带入自己的心里。"我相信胡格里托德会以某种方式被改造.....或许并不彻底，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是的，我认为他协助过我们。我只是希望他值得上你的仁慈。"

"我们会在他的赎罪过程中查明真相的，"卡诺门答道。"不过，如果胡格里托德没有暗示过巴塞罗，那我们手里就有了个更悬疑、也更严峻的问题：我们会员中的某个人干了这一切。那就需要一整套新计划了。"

"我想让你和修罗在我们内部圈子里询问一番，看看是否有谁将这事偷偷透露给了非会员。或许，这个悬疑的核心处，就仅仅是误判和冤枉。如果事实是这样，胡格里托德就能够被改造好。现在，我还依然没有助手。我无法信任任何新人，你们所有人又都有自己的重要任务，最不需要的就是照顾一个老人。"

卡诺门轻轻笑着。

托瑞姆能感觉到，这一刻，自己的心被提了起来，完全意识到了这个艰难时期被推到卡诺门身上的巨大责任。"我的助手怎么样？你需要的话，我将他调到你这儿来。我很确信他的忠诚度，他的任职记录也是清白的。我今天就将他调过来服务你。"

卡诺门摇着头，抬起手来。"不用了，你需要一个助手，我在这里的时间随着每一次日落一天天减少着。你将接替我，我需要你是健壮而精通的。你的助手就跟你

呆一起，感谢你的奉献精神。"

托瑞姆感觉一股电流流遍了全身，仿佛某种未知的力量正在改变自己。"你将接替我....."这句话是卡诺门第一次就其过世后的继任者明确表态。托瑞姆将是教会的下一任领导人，甚至在他注视着眼前这位良师益友那忧愁的脸时，自己那未来角色的责任就已经开始压在了他的身上。

* * * *

2 0 1

第六卷

第二十四章：棱镜的边缘

神谕睁开了眼睛，看到一片花草遍野的大地，惊讶于它的美丽、色彩和光芒。她仍然依偎在大鸟的翅膀里，慢慢变得知觉到了自己的新环境。"现在能行走了"这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她走出了寄居的巨大翅膀，感觉着赤脚下的大地。她没有身穿衣服，任太阳爱抚着自己的身体，绚丽的阳光化作萦绕不去的欢快合唱，给人温暖，予人能量。

"我们这是在哪儿？"她转过身面对大鸟问道。

"我们在地球，一个不同维度的地球，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这儿会成为整个人类的家园。"

"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何时才会出现？"神谕问道。

大鸟稍微移动了下位置，收起了巨大的翅膀。"可能是明天。可能是某个远得无法界定的未来。"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范围？"神谕恳求地问道。

"人类所相信的那种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是人类群体的创造物，而非个体的创造物。个体是不属于时间的（译注：或译为，个体是没有时间属性的），人类种族却——以其大脑——相信，个体是属于时间的。人类种族以时间作为灯塔、基准、目标而沿着扬升之路沉重而缓慢地前行着。对我们而言，这些只是对幻象的量度，仅此而已。对于去理解人类无意间进入的那个监狱而言，这些是必需的建筑材料，但时间并不是出离这个监狱的钥匙。唯有心脏，才会开启这扇大门。唯有心脏。"

"为什么心脏才是唯一的钥匙呢？"

大鸟歪起头来，俯视着神谕，用翅膀指着远处地平线的某个地方。"你能看到月亮吗？"

2 0 2

"能，"神谕回答。

"新月的形状完全相似于心脏最初成型于人类胚胎中的样子。当个体还是一个椭圆形碟状物时，心脏就存在于个体的内部皱褶和外部皱褶，这2个世界之间了。"

大鸟解释这个过程时，新月仿佛是同步于它的话语，扮演起了解说图示，并且飘移到了距离它们很近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悬浮着的椭圆碟子，从侧面看分成了3层。floating on its side with three layers

"心脏，"大鸟继续道，"聚合起细胞，细胞触发并传递出一种脉动，脉动变成了一体性的节律浪潮。这就精确地隐喻出了，包含在3周大的人类心脏里的人类性。心脏是完全聚焦于一体性和通信之上的，而人类则正在进化在同样的道路上，因此，心脏正是人类的象征。"

"另一方面，脑，则开始了它的二元体系结构，而这正是脑的诱人之处，诱惑着人类之灵将其存在和运作基于这种头盖系统的测量和分析、比较和判断、以及好坏价值的评定之上。这个2元系统变成了灵的家，并非每个人都如此，但在人类种族

的主体里是这样的。

"在脑结构体系显露于胚胎里之前，新月状的心脏就已经在搏动了，因着这种搏动，一种能量场被创造出来，并变成了个体最初的家。在许多方面来讲，人类首先是一颗心脏，然后才是一个头脑，然后才是一个身体。心脏是人类之灵真正的家，不单是因着发育的顺序，还因为这种顺序反映出了人类发展的本质意义。

"第一源头就是这样工作的。没有东西是隐匿在巧合或混乱中的。在创造物的几何结构中一直存在着意义，当科学发现了创造物的这种几何结构，他们也必须去寻找支撑着该结构的意义，但是，意义被心脏所看到着和感觉着，科学却在以大脑寻找着。所以，科学很少能理解创造物的几何结构。"

2 0 3

神谕注意到对应着大鸟描述的动画消失了，新月再次回到了遥远的地平线上。她望着大鸟，留意到它的眼睛充满了眼泪，仿佛正在哭泣。"你在难过吗？"

"我满怀着希望，"大鸟答道。"我希望人类回到自己的心脏里来，进而依从这个区域来生活，表达出这个真正家园所内含的一体性。"

"刚才我问到，心脏为何是人类唯一的钥匙，你说的这些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人类能源于心脏而活，如果人类能从大脑旅行到心脏，并源于这个神圣的位置来表达自己，人类就能生活在这个新维度里，就如你现在一样。人类就能运作为一种有爱的大家庭，享受着灵的种种祝福，而这些正是这个伟大的地球一直提供给生活于她之上的万物的。"

"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

"你已经预言了。你早就知道了。"

这句话刚刚离开大鸟的嘴，各种大灾难的画面就浮现在了神谕眼前。她能看到洪水、飓风、冲天的火焰、还有毁灭了部分人类的瘟疫。她转过头去，看进大鸟的眼睛。"为什么你要向我显示这些？"

"你一直在用基于人类编码的大脑来进行观察，"大鸟道，"转而去以你那与生俱来的心脏来观察吧，将那从一个维度向另一个维度的转变想象成一张更为平滑的网，在其中，一种安逸、流动、节律的感觉，调节着、缓和着这场转变。去观察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地将关爱和体贴散发给了它所有的生物。"

神谕再次看去，厄运的画面依然存在，战争和混乱，愤怒的暴徒摧毁着大门，无家可归的人们爬行在荒废的街道，绝望写在他们的脸上。"不起作用.....我试着想象你所说的，可失败了。请让它停下来。我不想看到更多的了。"

"接下来，闭上你的眼睛，倾听我的声音，"大鸟建议道。

"聆听你的呼吸。你能听到它流遍你的身体吗？"

几分钟后她点了点头。"是的，我听到了。"

他们所在的这片大地非常地安静，除了大鸟的说话时，她的呼吸声是她能听到的唯一声音。

2 0 4

大鸟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低语。"跟随呼吸来到你的心脏，容许气息安驻在那里，这么做时，想象这气息就是你的灵魂，或者灵。你能做到吗？"

"我试试，"她答道。

神谕深呼吸了几次，想象空气就是自己的灵魂，吸气时，她总是让气息聚集在

心脏的区域。

"现在,"大鸟继续道,"试着添加一种感情到呼吸里,就一种感情。带入理解(译注:在之前的所有6美德相关的翻译中都翻译成了理解,这里参照上下文,翻译成理解)这种感情。"

"这种感情是什么?"神谕好奇地问道。"我所知悉的'理解',是一种分析性的概念,而非一种感情。"

"理解是一种感情。它不是一个关乎心智的东西。它是一种意识,意识到爱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意识到为什么爱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紧。将这种感情带入你的呼吸,容许它来活化你的心脏,就如同以绝对的细心和勤勉将一团希望之火生起于荒漠里。"

神谕,眼睛闭着,专注于这些话语,进而是自己的呼吸,进而是"理解"这种情感。她能感觉到一种转变发生在了内里的某个地方,但是却无法去定义它。她感知到了一种运动,从而进入到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地方。这是她从未进入过的一个宽恕之地。

"现在,想象一种新的人类,"大鸟低声道。"想象这种人类,正在做着跟你同样的事,从大脑的2元性旅行到心脏的一体性,而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他们都在带入着这种"理解"的情感。将这个画面保持在你的心脏处一个片刻,然后睁开你的眼睛。"

神谕按指示做了,慢慢睁开了眼睛。一度花草遍野的空空大地,现在充满了各种年龄的人,正演绎着一首相互合作的交响乐,在其中,一个人的能量被传给了另一个,然后又一个,仿佛在每一种姿势和方式中,都存在着一种目标明确的交互作用以及一种彼此交织的友善。

在每一个交互的几何结构中都存在一个满溢着爱的中心,而无论互动的是人类、动物、植物、还是地球。所有的生命似乎都在以充满爱的友善及意图而运作着。这

是一个合乎逻辑判断 with reasoned judgment的地方，在这里，信任和希望能够完全地扩展，不会受到控制性嗜好的限制。

神谕看向大鸟，眼睛里闪动着惊叹和敬畏，以她纤细的手指，指着他们面前的场景道。"我做出了这个？"

大鸟点点头。

"这么说，心脏能够创造？"她问道。

大鸟再次点点头。"心脏是灵魂的创造中心。正是心脏，发散着第一源头的那些聚合、校准、聚焦的能量，这些能量则有能力去转化地球层次的能量。"

"那心智呢，难道它不也在创造吗？"

"是的，它是在创造，"大鸟回答道，"但它并非创造的中心，因为它的创造基于2元性。创造中心只能基于一体性来创造。它一直在寻求着连接与合一，寻求传播第一源头意识的种种情感。心智，在适当条件下，会变得校准于心脏，并成为心脏的智能及意识的一种延伸。"

"就是你所在的这个时空里，人类经历着这趟由头脑至心脏的旅程，从而将心智重新校准于了从心脏里流出的一体性，而非那涌出于自我人格的2元性。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地球和人类则是关键的演员，它们已经登上了舞台，并且处于一个共同转变向新存在维度的过程中。"

"那我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神谕插话道。

"这取决于你，"大鸟答道。

"我还是继续做地球上的神谕？"

"这也取决于你。"

"但我现在是个人类，"她说着突然后退开去。"看看我，我有着一个人类身体，带有着人类全部的限制，不是吗？"

鸟点了点头。"是的，你既是人类，也继续是多尔曼神谕，但是这——"

2 0 6

"我怎么可能2者都是？"她打断道。"既然我现在是一个人类，又怎么可能还是神谕？我没有任何关于未来的特别洞见了。进入人类身体的那一刻，我就失去这一天赋。"

大鸟的音调舒缓而富有韵律。"你站在一个门槛上，可以选择存在为这个还是那个。你所做的选择并不是永久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好的或坏的决定；那完全只是你以——你感觉上的——最高表达来进行服务的渴望。"

"如果我无法决定呢？我怎么知道存在为人类究竟是怎么样的？看起来充斥了艰辛、沮丧、丧失、分离、恐惧，而且.....而且它们全都侵入进来，将你拉离开你的心脏。"

"是的，"大鸟承认道，"人类是所有这些东西，但人类也是创造的沃土，在其中，一些伟大的事情正在被完成，从而创造出了你现在亲眼见证着的这个新领域。"

"如果我选择做人类，神谕会发生什么？"

"它会终止其存在。"

"那你们又如何与人类联系？"

"我们就像水，有着多重多样的存在状态。我们不借助神谕也能够轻易地移动于

地球及其居民中间。不要让你的选择基于我们的需要。"

大鸟走向神谕，翅膀触到她的肩头。她立即感觉到一股电流流遍了自己，上千个画面和声音淹没了自己，因为那是她没有框架来完全理解的。她震惊于舞蹈在自己内里的那种美丽，它正渗透进她实存性的每一个原子中，使她变得更加活跃地接受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似乎与她非常地协调，有着超过她知晓水平的智能，还有着毫无保留的爱。

"我因信任而进入了你，"一个声音说道。"我不是上帝，纵使你一直以来通过教会而将我知晓为了上帝。我不是第一源头，尽管你经由造翼者（Wingmakers）而将我概念化为了第一源头。我是所有系统的一体性，仅仅就是这个。我不是由概念、话语、光、声音、或任何显化物所组成的。我仅仅就是一体性。这是我唯一的状态。这是我唯一的世界。"

207

"因为我是这个，所以你也是这个。我的世界里不可能存在任何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否则我就根本无法存在。无论你是女人还是神谕，对我而言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你的使命或假定的目的为何，你都被精心地编织进了我的世界。你被包裹在我的内里，因此，你就是我用以飞翔和移动的翅膀。"

"我那显化物的系统，无论是何种时空领域的，都无不是我对生命之爱的神圣表达。生命是节律变化的。生命是如如静止的。生命是起因性的。生命是我的生命透过你而产生出的表达。没有哪个方向能让你转过脸去拒绝我的存在，因为我就存在于你所有的构件里、所有的行为里、所有的话语里、所有的情感里、你所有的一切里。"

神谕聆听着。她的身体开始感觉到异样，因为她感觉自己正在移向一个地方，黑暗、古老、冰冷、但又非常熟悉。她闭上眼睛专注于话音上，因为它就是她想要体验的全部。

"你一直在服务，不是因为你创造者的渴望，也不是因为这么做是好的；你一直在服务是因为，你一直需要在自己的服务行为中发现到我。每个生命都感觉到了这种需要，无论他们寻找我的方式为何；我理解，正是他们对我的爱，启发着他们来寻找着我，纵使这种寻找是笨拙的、不明智的、幼稚的、被误导的、诋毁的、邪恶的。这种寻找就构成每一个事物的基础。它就是我之一体性的中心。

"你会一而再地找到我，但不是在这片大地。在那些来到你跟前的人们——那些为着友情、指引和支持而找出你的人们——脸上去寻找我吧。就是在那里，你会发现：我，以及我们的团聚，这2件事对我而言是一回事——尽管因着石头的密度，这2件事对你而言会更加微弱。（译注：意思就是无论团不团聚，一体性都在神谕内里）"

随着这个话音的结束，神谕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她的家那熟悉的黑暗（译注：意即回到巨石里了）。她再次成为了多尔曼神谕，静立于暴怒的天空之下，黑暗被一道道闪电划破，在3块巨石间轰鸣出蓝光的署名。凿子和挖凿机留下的所有孔洞全都消失不见了，这个夜晚的奇迹标志着，神谕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那是无人能预料甚至无人希望过的新章节。

208

第二十五章：暴风雨的礼物

玛雅猛然醒了过来，明亮的闪电和接踵而至的阵阵雷鸣就像是复仇的上帝。电荷的震撼力触手可及。她一直做着梦，在天空这骤然而有力的一击之下，猛然的惊醒驱散了所有的梦境。

"你听到了吗？"她转向约瑟夫，可他却不见了。

"你睡得好香，"约瑟夫从房间另一边走过来，"我不想吵醒你。"他停下来微笑着，另一道闪电劈到了附近。"不过，我估计雷声终会叫醒你的。这.....这可不是普通的暴风雨。"

他站在窗边，歪着头转向每一次闪电的方向。玛雅能在他的声音里察觉到兴奋。闪电和雷鸣继续驰骋在森林里，对自身所带来的灾难毫无歉意。

"西蒙在哪儿？"玛雅问。

"不知道，"约瑟夫回答。"我起来时他已经走了。"

"你起来多久了？"

"我猜大约15分钟吧。"

玛雅走向小屋后面的门廊，看看西蒙是否在那里，可是，除了狂风撕扯着的树木，暴雨淋湿了的卵石，她什么都没有发现。她因西蒙的不在担心着，因为他是他们成功完成使命的唯一希望。没有西蒙，就没有使命的完成。

* * * *

209

雷鸣闪电间，一些闪电是如此之亮，以至你能像置身于正午太阳下一样，看进森林里很远的地方。西蒙毫不费力地跨步穿越着树丛，如同在树枝间跳舞的鸟儿，挑选着自己的路径。他停下来了会儿，然后转向了左边。看到一个人的身影靠在树上，徒劳地想要保持安全和干爽。

"我是西蒙，"他对那个蜷缩于树下的人影正声道。"你迷路了？需要帮助吗？"

那个黑影以一种受惊的姿势站了起来。"你是谁？"他询问道。

"刚刚告诉你了，我是西蒙，你是谁？"

"你是哨兵？"那个男人恶狠狠地问道。

这时，一道闪电照亮了树林，西蒙的样子完全暴露了出来，一个手持硕大手杖、身穿风帽长袍的老人。

"正如你看到了的，我确实不是哨兵，"西蒙低声笑道。"可你却是。"

"我是卡米尔，"他回答道，竭力听起来很坚定的样子。"是的，我迷路了。"

"一个哨兵怎么会迷路？"西蒙问着向卡米尔走去。

"我失掉我的地图，我的指南针，我的补给.....所有一切。"他疲惫地耸肩道。

"跟我走吧，我们去躲过这场暴风雨，"西蒙开始迈步走开，然后回头看了眼，挥了挥手腕。"来吧，我有食物和庇护所。你该不是想在闪电里冒更久的险吧？"

卡米尔没有理由拒绝，跟上了西蒙，如同跛腿的顺从狗狗，一瘸一拐地走着，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也不说话，脑子里却形成了一长串问题。这个男人是谁，竟然居住在这片无人敢来的荒芜森林里？难道是传说已久的巫士？如果是的话，他会如此处置我？

卡米尔的担心变成了他唯一的焦点，直到他突然感觉到头上的一下猛击，"哎呦！"一声地抬起头来。

"我正是你所害怕的所有这些，"西蒙宣布道，他的脸距离卡米尔只有几英寸，毫不避闪地看着卡米尔那疑惑的脸庞。"可是，我又恰恰是那个将解救你的人。所以，放开你的恐惧吧，否则，就请离开.....就现在。"说到最后一个字，西蒙将手腕伸向他们身后的小路，好像是暗示路是开放的。

卡米尔低头看看走过的来路，抬起头来望着西蒙那有力的，却慈父般的脸。"我跟你走，我会设法将思维保持在.....在其他事情上，但，你能走得慢点吗。我的腿伤得太厉害了。"

西蒙看了眼他的腿，但在黑暗中不可能看得太清。"我会走得慢一点、稳一点。我建议你也这么做。"

他的手杖撞击着地面，轻声哼鸣着，大步走入了树林，步伐明显地慢了下来。卡米尔紧跟在他的身后，私下里希望着，自己的想法不会被这个巫士读到，也悄悄希望自己能够被解救。

* * * *

暴风雨以令人厌恶的执着，冲击着雷沃隆王国，没有人能比胡格里托德更能感觉到它的轻蔑，在修道院阴暗空荡的牢房里，胡格里托德辗转于自己的小床上。甚至警卫都在夜里离开了，闪电将光灌注进完全黑暗的牢房，明亮得让他看清了天花板上最微小的裂缝。

他想到了藏在墙里的止疼片，抗拒着那吃下它们、麻痹疼痛、设法睡着的诱惑，可是，他被雷鸣闪电搞得心烦意乱，只有继续在被子下观看着牢房上方的闪电光影。他明白，这场暴风雨再怎么暴烈也伤不到自己。修道院的监牢是由厚厚的石灰岩修建的，监狱牢房，共9间，全都是半沉式half-underground的。它们本质上是一个地堡，在战争年代也确实被用于这个用途。

2 1 1

他怀疑着，这场暴风雨是否属于上帝对高级会员摧毁神谕企图的惩罚，而他的某个部分则希望着上帝去打击他们——惩罚他们的残暴——既为了他，也为了神谕。

胡格里托德渴望着神谕出现，来建议他接下来的步骤，来以他的未来鼓舞他。

可想到神谕，唯一感觉到的就是失落。它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它那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记忆也无处可寻。

但这时，却出现了一星点的信仰。从他心脏里的某处跃进了心智，他则即刻回忆起了人类神谕，那个他见到的女人，还有她那奇异的美丽。那是一场梦吗？是脑袋撞上石头神谕引发了这一切吗？每个事物都既是因又是果，他这样告诉自己道，每个事物都是由某个推动着生命去运动的事件所导致的。或许脑袋撞上神谕就是这样的事件，他的生活于是变成了幻觉与真实的一种混合，而他正变得无法说出其间的区别。

他突然变得表情冷峻，因为一波孤寂无可遏制地遍袭了他。身体开始颤抖，泪眼朦胧崩塌成了无法控制的泪涌。这是他最黑暗的时刻。甚至闪电都突然停止了。夜，再次变成了纯粹的黑暗，唯有雨声依旧。陪伴着他泪流。

* * * *

托瑞姆总是尽可能少地走动于雷沃隆（王国）的街道上。清晨的空气因着一夜暴雨而依然凝重。他不喜欢陌生的噪声和味道。他发现自己大部分的兴趣都落在了女人身上，蓝色眼睛兴趣盎然地追随着女人们的身影，因为修道院里一个女人都没有。

这趟旅程最终将他带到了一间泥巴、木头和石头建成的茅草房前。垃圾废物堆放在路边，经年的水洼到处都是，尽管绕过了较深的水洼，但他明白，要避开浅水洼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无处不在。托瑞姆敲响了房门，即刻就被迎了进去，仿佛主人一直就守候在门边，等待着他的来到。

212

"给你请安，圣座，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房主人只看了眼托瑞姆的脸，就弯下腰去深深地鞠起躬来。

托瑞姆点点头，递给这人一个小包裹。"我需要你的帮助。里面有全部的细节，还有服务费的预付金。"

"好，当然，"这个人说着从托瑞姆手中接过包裹，放到门厅的狭长桌子上。"我会检视每一件事情，采取所有必要的防范措施，你放心吧。"

这人身形修长，很好地搭配着那对智慧的眼睛，和精心梳理的少许胡须。他的脸表现出一种细微的局促感，试图掩饰却没能成功，至少对托瑞姆来说是这样。"还有别的事吗？"房主人问道。"要不离开前来一杯？"

托瑞姆摇了摇头，转过身，走出门去。这人关紧了门，上好锁，然后凝望着那个包裹。

"这是上帝的意志，不是我的，"他大声说着，伸手探入衣服口袋，掏出一把金色的折叠刀，以外科医生般的刀法割开了包裹。详细的指示和足够支持他一年的钱币呈弧状地摊开到桌上，如同一个镜像，反映着了那慢慢展开于他脸上的微笑。

* * * *

卡米尔睁开眼睛，看到一道强烈而刺眼的光。

"我想他苏醒了。"西蒙道。

2 1 3

约瑟夫和玛雅围拢到了西蒙身旁。卡米尔，因着森林里的长途跋涉而摇摇晃晃、头昏眼花，(没想到)睁开眼却看到了他们的脸。"又是你们，"卡米尔竭力挤出了低低的话语，然后看着玛雅问道。"我怎么会在这里？"

"昨晚我没留意到你在流血，"西蒙接过话道。"雨水把血完全冲干净了，但我觉得，你的跌倒，一半源于失血，一半则源于疲劳。"

卡米尔看上去情况糟极了。双腿满是伤口，脸则因被约瑟夫砸晕时所受的石块猛击礼遇，而留下了一大块瘀伤和浮肿。

"我看你是遭遇了荆棘丛，"西蒙看着他的伤口和破烂裤子说道。"血一直在从你的身体里流出去，这就是你晕倒的原因。"

"天太黑了，"卡米尔低声道，因疼痛而抽搐了一下，"我迷了路.....荆棘丛将我割得浑身是伤。"

"为什么跟踪我们？"约瑟夫问道。

西蒙抬起手，转向约瑟夫道。"不需要这样敌对。让他休息休息，恢复体力。以后会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没有跟踪你们，"卡米尔道，嗓音因疲惫而嘶哑了。

玛雅倾身递上了一杯水。"来，喝了这个。"

卡米尔贪婪地喝完水，试着坐起身来，却被西蒙轻轻地按了回去。"目前，就好好休息。我们会给你洗个澡，包扎好伤口，换一身衣服。我希望你会喜欢袍子。"西蒙作出一丝微笑。"给自己些时间，要重新站起来还得一两天。这期间，我们会照顾你。"

"如果不是跟踪我们，"约瑟夫质问着，"你怎么会在这里？"

西蒙站起身来，紧紧抓住约瑟夫的胳膊，强行将他拉到了房间的另一侧。"作为我家的客人，"西蒙低声道，"他会得到我热情提供的食物和庇护，我想你应该听到我的话了，对吧？"

约瑟夫尴尬地点着头。"是的，当然，你是对的.....只是.....只是有他在这儿，很

难让人放松。他曾试图——"

"这不重要。现在不同于那时了，"西蒙重重地低声说道。

2 1 4

约瑟夫只得点点头，西蒙则放开了抓着他前臂的手。因为卡米尔的来到，约瑟夫感觉到某种东西无可否认的变黑暗了。这是某种他——甚至对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东西，但他很确定，卡米尔正是转变的预兆。那是一场他希望不牵涉其中的转变。

* * * *

2 1 5

第二十六章：赎罪的妄想（译注：原词又指凯米尔瑞，即一种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

有一些人，并不合群，却又无法忍受孤独。胡格里托德就是这样的人。在牢房的禁闭下，他被阻断了所有的人类间交往。甚至警卫也只是送来食物盘子就离开了，甚至当他说"谢谢"时，或是试着为这个情景加入些完全只是礼貌的客套时，警卫也从未对他说过一句话。

他没有东西来占据自己的心智、身体或情感，厌倦感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而增长着。他有巴塞罗所给的几张纸，但依然是空白的——只是多了些折叠的痕迹，而那只是为了不被警卫们发现。他也没有什么适合表达出来的话语 were fit to be expressed。疾驰过他心智的每个念头都几乎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能怎么应对？"

胡格里托德听到了一串脚步声和一个低沉的人声出现在走廊上。一个警卫打开了牢门，用手示意他站起来，转过身去。胡格里托德照做后，立即感觉到手臂被从

后面抓住，手铐铐到了手腕上。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一下子惊恐起来。

警卫保持着沉默，将他转回向打开的房门，推进了走廊。就在这时，胡格里托德的某个部分想要去死掉。对自身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控制，是一种怪异的感觉，而想要去死掉则是一种征兆，表明他最深的黑夜依旧潜伏在他的心灵深处。

被押送着穿过修道院的一个个院落时，他的眼睛死死地锁定在步行道的石砌路面上，默默地祈祷，没有认识的人看到自己。他非常确定，自己的谦逊誓言可不包括这样巨大的羞辱。

他注意到所走的路线通向着卡诺门办公室，于是明白了自己的终点和目的。卡诺门会设法刺探他对神谕的信奉程度，以便重新评估他的忠诚度。此时此地，就在默默走向卡诺门办公室的路上，胡格里托德作出了一个决定，抛弃神谕。他会赎回自己的罪，接受高级会员所判决的任何应得惩罚。

216

神谕只是带给了他烦恼、孤绝、苦难、和耻辱。如果神谕真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强大而全知，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它应该是已经抛弃他了，所以他也要以牙还牙。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胡格里托德深陷在沉思里，若不是感觉到手铐被拿走，闻到了那始终陪伴着卡诺门的红茶味道，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进入到卡诺门办公室了。

手铐被拿掉后，他被礼貌地推坐到一把椅子上，刚想转过身去问问题就被告知说要保持安静。

卡诺门进入了房间，即刻以手臂的姿势遣走了警卫。"你喜欢的话，我给你倒些茶，"卡诺门正声说着，隔着会议桌坐到了胡格里托德的对面。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仿佛在没有得到指示时就不敢说话。监狱的习惯已经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我的时间很短，"卡诺门开口道，"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他将一杯茶滑过丝般光滑的桌面，传给胡格里托德，热气腾腾的，如同微型的蒸汽飓风。

"国王命令我们与他共享神谕，他还知道了它被计划毁掉。告诉我，你只有一次机会说出真相，告诉我，你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没有丝毫的犹豫或保留，胡格里托德回应道："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

"你没对任何人提到过我们的计划？"卡诺门盘问道。

"大人，我最后一次与你及托瑞姆之外的人说话，是巴塞罗拜访牢房查看我伤口的那次，如果查看了记录，你会发现，那天之后，我们才在天文台见的面，你才告诉了我你们计划。"

217

"我问了巴塞罗关于神谕的事，但显然，他感觉跟我讨论这件事让他不舒服。"

"你问的是哪类问题？"卡诺门问。

"我问他国王是否知道它的存在。"

"他怎么回答的？"

"他告诉我国王视神谕的存在为一个神话，仅此而已。"

"这就是你们谈及的范围？"

"是。"

卡诺门喝了口茶，面无表情。"托瑞姆赞扬了你在昨天远征中的作用。"

既然卡诺门变换了话题，胡格里托德也就稍微放松些，希望着自己的回答能让大神父满意，彼此间能够恢复某种程度的信任。"我很高兴能有所帮助，以力所能及的任何方式。"

"究竟因为什么，"卡诺门打断道，"让你改变了主意？"

胡格里托德挺直了身姿。"大人，过去这一周，我独自呆在空荡荡的牢房，只有思考为伴。我有了足够的机会从所有可能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处境。我得出的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我错了，我请求你的宽恕。"

胡格里托德停了下来，以便评估自己供述的效果。而卡诺门却依然没有回应，眼盯着自己的茶杯，仿佛他的思绪陷在了别的什么地方。

胡格里托德清了清嗓子，希望吸引来卡诺门的眼光。"我无法说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看起来从脑袋撞上神谕的那一刻起，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就进入了我的世界，而这个.....这个魔法师或黑暗精灵则开始玩弄起我对于真实的感知来。"

胡格里托德停了下来，因为卡诺门正抬起眼来直直地盯着他。房间里的静默让胡格里托德不舒服，他在椅子上移动着以避开卡诺门的瞪视。

"这么说，你已经改邪归正了，那么，"卡诺门最后反问道。"你愿意在 stand before 十六光束会前忏悔吗？"

2 1 8

"我愿意"

"你愿意真诚地依照我们的判决来引导自己吗？"

"我愿意"

"无条件地？"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我愿意。"

卡诺门深深地吸了口气，慢慢地呼了出来。"如果这是真的，那对你还能抱点希望，我的孩子。"他淡淡笑着，低下头凝视着桌面，然后转向胡格里托德道。"你还有什么问题问我吗？"

胡格里托德停顿了一会儿来理清思路。"你说国王想要共享神谕，这大概就是你命令我们停止摧毁神谕的原因？"

卡诺门点点头。

"而国王是从巴塞罗处了解到这个事的？"

卡诺门再次点点头。

"你担心雷沃隆国王不会分享神谕？"

卡诺门注视着胡格里托德，被他的洞见搞糊涂了。"你的洞察力极其敏锐。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你在设法了解什么？"

"我能够有所帮助。"

"如何？"卡诺门问。"你能如何进行帮助？"

"巴塞罗信任我。如果再容许他私下为我做次检查，我就能和他谈谈，或许能得到些有价值的东西.....关于国王的计划。"

在这次谈话中，卡诺门第一次看起来有了生气。"那我们的托辞是什么？巴塞罗知道我们在怀疑他的忠诚性。他会怀疑的。"

"我们可以告诉他，我的头痛加剧了，"胡格里托德提议道。"他是个医生，他会好奇.....他或者还将视我为密友，想要来帮助我。"

卡诺门摸着下巴，陷入了深思，琢磨着这个主意是否值得花费时间去执行。他考虑到，事实上，托瑞姆的巴塞罗惩罚计划正在实施中，他大概需要推迟行动。他也明白，单单因为认罪声明和心的转变，胡格里托德的还无法被信任。

219

卡诺门从椅子上站起来，俯视着胡格里托德。"在你愿意臣服自己向光束会忏悔之后，或许我们会以你的身体状况为由，安排巴塞罗探望你。在这期间，你将继续呆着牢房里，你可以将这视为自己赎罪行为的一部分，以赎补你对我及教会的蓄意不忠和欺骗，如果这会有帮助的话。"

"谢谢你的理解，"胡格里托德以祈祷的手势回应着，弯下了他的头。"这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大人？"

"后天，我们可能有个忏悔仪式，但我警告你，如果我们察觉到，你对我们有任何形式的不诚实，那么，一切有利的惩罚都将被撤销。"

卡诺门转过身去，走到他最爱的窗户旁，俯瞰着下面的院子。"一旦有利的惩罚被高级会员撤销，备选方案则是极其可怕的，所以我不想谈论它们，只想说，你最好聪明得不惜代价地避开它们。你有着自己的天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神谕才会向你伸出它的手，而我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不过，一旦你表达了对我的忠诚，就不能再拒绝我。基本上，我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载具，我能将他的审判施予到教会

的任何敌人身上，我非常肯定地向你保证，那也包括了你。"

"是，大人，我明白了。"胡格里托德以非常冷静的语调回答道。"我是一个简单的人，迷失在了超自然的现象里，一个实存体用它的实相欺骗了我，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这个实相。"胡格里托德摊开了双臂说道。

"我不是神谕的代理人，也不是其他任何的教会敌对势力。我想要的全部就是返回到我的教会中来。"

说着说着，胡格里托德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如果我犯了错，惩罚就是必须的，我理解，但我不想被隔绝于我所热爱的工作之外。教会是我的生命.....我唯一的渴望就是得到你容许，尽快地归来。"

220

胡格里托德抹去一滴滑落脸庞的泪，双手紧扣置于身前的桌上，指头焦躁地动着，希望着自己的情绪不会进一步爆发。

卡诺门走了过来，一只手放到胡格里托德肩上。"有时候，选择——本质上来讲——就是新的开始。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现在，它就取决于忏悔了。如果你展现出你的真实情感，就如你刚刚对我做的那样，那么你会接受到一个有利的惩罚。"

卡诺门走到门边，打开了门，示意警卫带胡格里托德回牢房。第一个警卫走进房间，开始给胡格里托德戴手铐，但是卡诺门摇着头道。"以完整的礼数护送他回牢房。好好待他。"

警卫立即收起了手铐，放松了姿态。胡格里托德对卡诺门感激地点了点头，先行走出了办公室，警卫则走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对于不经意的观看者而言，胡格里托德看起来就像是个自由人在院子里散步，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十六光束会的手里，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 * * *

2 2 1

第二十七章：脱轨的纯真

玛雅为卡米尔更换着膝盖上方大腿处的敷料，非常地小心和温柔。"这道伤口比其他的都深，"她轻声地叹着气。"痛吗？"

卡米尔，咬紧牙关，缓缓吐着气，点了点头。

西蒙和约瑟夫出门找食物去了，不过，是西蒙强行拉约瑟夫跟他一道去的。约瑟夫对卡米尔的动机还持有怀疑，并且认为，留下玛雅跟卡米尔单独呆在一起，是个轻率的主意，会有潜在的危险。可是西蒙坚持这样，而且玛雅也向他俩保证，自己感觉非常的安全。

卡米尔凝望着玛雅，呆呆地。"我见过你的照片。"

"怎么可能？"玛雅应道。

"有报告说，你从亨特镇失踪了，"他答道。"所有的警卫站都有你的照片和名字，都在寻找你。"

"这样啊？"玛雅调皮地假装关切道。"就算他们找到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这么大了能够照顾好自己，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决定我该呆在哪儿，跟谁在一起。"

她继续往伤口上涂着敷料，来回避着他的眼睛，又从西蒙给的长袍上撕下了一些新绷带。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你，不过，如果知道了你如此深入进高级警卫的地盘，他们完全可以先射击再盘问。"

"哦，谢谢你的警告。"玛雅道。"会不会太紧了？"

卡米尔的脸颊抽搐了下，但是依然保持着静止。"不啊，刚刚好。"

"你最后怎么又到了这里呢，"玛雅问道，"既然你并没有试图追捕我们？"

卡米尔立即看向了一边，然后看回进玛雅的眼睛里。"那仅仅是为了自卫，我只能杀死这个人.....否则.....否则他就要杀了我。"

2 2 2

玛雅坐了起来，停止了包扎。"你杀了人？"她倒抽了一口气，手捂住嘴倒退了几步。"什么时候，在哪儿？"

"我返回站里时，没有了枪和补给，长官知道一些事情出问题了。我只得编造了一个遭受伏击的故事。如果我告诉了他，我俘获了你们——一个年轻女子及其父亲——而你们又击败了我，拿走了我的武器和食物，好吧，就算我足够幸运，也会失去工作游荡在大街上。

"总之，长官盘问了我，命令我带他去查看伏击地点.....就是我弄丢了你俩的那个地方。当我们回到了那里，他大概从足迹上看出了问题，知道我的故事回避了一些东西dodgy。他掏出枪指着我，我扑过去，打掉了他手上的枪，可是.....他掏出一把刀投了过来，我射中了他。那只是.....纯粹的本能。我不想杀他，那.....那只是意外。"

玛雅保持着安静，任这一幕在想象里重演着。她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可心智里却一片空白，仿佛它突然拒绝工作了。她的直觉是对卡米尔感到同情，但另一部分，或许是她更大的一部分，却感觉到无论什么情况下，杀死他人就道德而言都是最大的罪行。她靠在墙上，被直觉与道德的冲突凝固住了，双手仍旧捂在嘴上，仿佛是在将话语堵在嘴里。

"我只告诉了你，是因为我.....我信任.....因为某种原因我能够信任你，"卡米尔近乎耳语的说道。他在地面上移动着位置，面部痛得扭曲起来。"我逃跑是因为，现在，我成了高级警卫最想得到的人。事实上，再一次碰到你和约瑟夫，我也和你们一样的奇怪。"

卡米尔的手划过乱蓬蓬的金发，叹息道。"我不想要这个工作。我恨它！无论你会怎么想我，我不是谋杀犯....."他抱起双臂，话音渐渐低了下去。

玛雅贴着墙壁缓缓地滑下，改成了坐着。"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所说的，我相信情况就跟你解释的一样，但这无法改变那个事实，你杀了个人，还碰巧是个高级警卫——"

223

"一个指挥官！"卡米尔打断道。

"一个指挥官，"玛雅轻声重复着，感觉到了卡米尔的突然爆发，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懊恼。"既然你如此憎恨这份工作，又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警卫呢？"

卡米尔背靠着墙，伸直着双腿，腿上包着绷带，上面渗露出点点的血迹。西蒙给他的长袍是漂亮的紫罗兰色，这使他的上半身看上去雍容华贵，而包着绷带的双腿，看起来则像挨了揍的囚犯的双腿。

玛雅注视着他，留意到了这种矛盾，纳闷着这意味着什么。看上去就像一个身体里却存在着2个人。罪人和圣人。

"刚满十八岁，我就被带离了孤儿院，"卡米尔答道，"我被带到一个训练营，在那儿，他们教导我们如何成为警卫。所有的哨兵都来自那个孤儿院，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

"至于我是否想要这份工作，可没有任何商量。没人关心我是否愿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独自工作于森林里。他们都算计好了，我孤身一人，没有家

庭，没有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塞了把枪到我手里，给了我些补给和一张地图，叫我在自己的辖区里寻找入侵者，一旦发现，就逮捕他们，带到哨兵站。

"在这8年里，你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拨入侵者，而我却华丽丽地搞砸了，不是面对着政府密探或军事组织，而是平民——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老人。但这还没完。不，我还必须给长官解释这一切，那家伙是个酗酒的混蛋，总是很享受让下属感觉没有价值。然后故事变得更糟了，因为他发现我并未遭到伏击——而是被犯人逃脱了。（因为）我没有遵守规程。

"我们哨兵站的这个指挥官，滥杀下属是出了名的，风传一些警卫在承认错误或是被判决犯有错误后就消失了，而原因就是他。我们是孤儿。甚至没人知道我们生活在这片森林里，就算有人知道，也不敢说。"

玛雅注视着卡米尔，眼神迟疑而好奇。"如果你被发现了，他们会杀死你吗？"

卡米尔几乎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他们会。"

"那些帮助你的人，也会被杀掉吗？"玛雅问。

"我不知道，"卡米尔答道。"可能吧。如果不被杀掉，你们也可能会因为帮助谋杀犯而被判刑，然后被丢进他们关押平民的监狱里，我不确定哪种情况会更糟。"

"你相当地诚实，"玛雅辛辣地回应道。"但我觉得，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该在舌头吐露这些信息时管住它。告诉你吧，我们是高级警卫的密探。"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点什么技能的话，"卡米尔说着竖起了食指，"那就是我懂得看人，就如我之前说的，我信任你。"

"为什么？"玛雅低声道。"你为什么信任我？"

"我无法解释，我就是信任。"

卡米尔看向门的方向。"他们是好猎手吗？"

"我不知道，"她说，收拢起双腿，让下巴休息在膝盖上。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呢？"

"我没有啊，"卡米尔答道。"更好的问题应该是，西蒙是如何在可怕的暴风雨里，在沥青般的黑暗和瓢泼大雨中，找到我的？他怎么做到的？他是谁？"

"你对西蒙的哪方面感兴趣？"

"他是那个巫士吗？我是说.....我听说过他在森林里的故事。警卫们声称见过他.....甚至和他说过话，但没人找到过他的住处....."卡米尔环视着小屋内部，仿佛这才是他第一次真正地仔细观察它。"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接踵而来。尽管依然纠结于卡米尔的自白，玛雅却感觉到了卡米尔内里的某些东西，天然粗犷，未被固化，但又非常鲜活，甚至非常有力量，而且，那非常有可能正是他们困境所需要的解答。

225

"你能帮我站起来吗？"卡米尔问道。"我需要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玛雅点着头站了起来，手臂环到他的腋下，抱住他的肋部。"好了，慢慢站起来，尽量靠着我，直到站稳为止。"

卡米尔站起身来，靠着玛雅，摇晃得如同新生的马驹，随着血液变得下行，他的脸因为腿部的疼痛而扭曲起来。

"你还好吧？"玛雅惊讶于他疼痛的表情。"或许你该等到西蒙和约瑟夫回来再说。比起我来，他们可能更能帮助你。"

"让我靠到墙上，"卡米尔提议道。他望着紧贴着她的她，细细地看了会儿，感知到了她呼吸的气息。

玛雅将靠在自己左胯上的卡米尔转移去靠到了墙上。"等一会儿。在尝试走动之前看看站立着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卡米尔说。"就是有点头晕.....给我一秒钟。"

卡米尔闭上眼来，平静着自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玛雅单纯视他为男人地偷偷望了一眼。他个子挺拔，体格精瘦，肩膀宽阔，有着一种粗犷的英俊。他的头发长过了肩头，是金色与褐色的一种混合，稍微有点大波浪卷。要是不考虑他来到这这里的情形的话，受到他的吸引是非常有理由的，不过现在，即使考虑到这些，她依然被吸引住了。

"很合适你，"玛雅说道。"我是指袍子。"

"之前我从未穿过袍子。事实上我很喜欢它，非常舒服，不过我敢肯定，要是搭配上一双不同的靴子会更好看些。"

玛雅对他的风趣尝试报以微笑。

"我想我准备好出去了，"他轻声说道。"头好些了，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腿了。"

"你需要帮助吗？"玛雅主动提出道。

"谢谢，但是我没有问题。很难过这么说，很抱歉说这个，但我真地需要方便一下了....."卡米尔第一次笑了起来，一丝尴尬漫过脸庞。"很感激你的帮助——绷带以及所有这一切。"

卡米尔跛行着走出古老小屋的门口，消失进茂密而无路的森林。他的思想转到

了玛雅身上，奇怪于将他俩带到一起的命运安排。在他这一生中，深置在这古老森林的秘密宝藏里，他从未见过像她这般美丽的事物。他明白，从那些人发现乔顿尸体的那一刻起，一场追捕就开始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现实感觉上却如此远离着他的实相，仿佛2个世界永远都不可能交汇。在这些高大树木的静谧中，他所渴望的全部，就是和玛雅共度过更多的时间，并为他的过去作个了结。

* * * *

227

第二十八章：心脏美德

"抛高一点。"西蒙越过约瑟夫的肩膀望去，对着他耳语道。"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自然地漂浮在水流中。"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约瑟夫心不在焉地说道。"你在这些河里抓到过多少鲑鱼？"

"我不知道，"西蒙轻抚着胡须答道，"我猜大概三万条左右吧，你呢？"

约瑟夫狡猾地一笑略过了这个问题，然后像西蒙教的那样将饵钩更高地抛向了小溪。饵钩刚漂到溪流对岸边的一个深洞上方时，脚掌大的一条斑点鲮，就立即叼了饵。约瑟夫赶紧奋力地拉起鲮鱼，只用了很短的时间，2个人就把它装进了灰褐色的粗麻口袋里。

无论何时外出找食物，西蒙总是带着4条麻袋：一个装浆果，一个装鱼，一个装兔子或鸟，一个装蘑菇和根。

"你觉得，我们是该再抓一只，还是已经够吃了？"约瑟夫问。

"我相信足够我们吃了，尽管我不知道卡米尔能吃多少.....他可是个大小伙子。"西蒙答道。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我是看到他的。"西蒙回答。

"但你是怎么在晚上发现他的呢，而且还是在暴风雨里？你知道他就在外面的那个地方？"

"这个世界是个大地方，你同意吧？"

约瑟夫点点头。

"有时候，即使世界这么大，道路这么多，人们还是会找到彼此，"西蒙解释道。"一次交汇的形成，源于的是能量，而非物质性的小路和大道。当这种能量交汇时，你就会被吸引向它，如同水，流过了格栅状的河道或水渠。"

"但是，是什么.....或者说....或者说是谁，创造了这些能量呢？"

"更大的自己，"西蒙答道。"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你也是一个能量场。你始终是其源头——是那个创造能量的人——即使你没有体认到这一点。"

约瑟夫叹息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我是指所有一切？自从我的脚踏进这片森林，每一件事都在将我精确地引导向这个地方。"他用手指指着脚下的地面，强调着自己的郑重其事。"而你却告诉我，是我的更大自己将事情计划成这个样子的？"

"全部的你所在的那个区域the part of you that is all of you，亦即我所谓的更大自己，是有能力藉由一种能量场的表达来编排你的实相的，这种场能够在时空中走在（你）前头，设置那些吸引你物质自己的条件环境，这一切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对吧？"

"不，我能懂。我的这里完全理解，"约瑟夫指着自己的头大声道，"可问题在于，

如果它是不被察觉地完成的，那我可不想更大自己为我安排这些个挑战。我的生命如此复杂，复杂得淹没掉了。我痴迷神谕已经好多年了，可到头来——当大部分同龄人都满足地坐在露台上读着书时——我却发现自己正受到高级警卫的追捕。"

"啊，可你也发现自己在对话于一个巫士，这个巫士还碰巧就是发现神谕，写下多尔曼预言的第一启蒙者。"

"确实，"约瑟夫承认道，"但我依旧偏向于知道，我的更大自己正在未来里为我编造些什么麻烦——"

"为什么？"西蒙插话道。

"以便让自己准备就绪！"

"这正是你的直觉洞察力在做的事情，"西蒙接话道。

约瑟夫小心地抚摸着瘀伤的脸颊。"是的，好吧，看来我的直觉洞察力是坏掉了的。"

"或许只是你的信任还在犹豫不决？"西蒙提示道。

2 2 9

"或许吧，"约瑟夫表示同意，声调也缓和下来。"可是，你怎么可能去信任你的直觉？它是如此不确定。它是.....它是变化无常的！"

"当你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作为一个物质结构，你主要是一个跳动的心脏，"西蒙开始说道。"而当这颗心脏搏动着它那节律性的模式时，身体逐渐形成了脑、四肢，以及运作于这个世界所必需的其他器官。但最先来到的，甚至先于你的心跳的，是你母亲心脏的节律以及它的每次搏动所生成的场，正是这个引发了你来进入了肉体中。"

"直觉是你的第一智能形式，它开始于你的心脏里，完全是基于那些节律模式之上的。它是非线性的，曲线运动的，持续流动的。你必须也是同样的（译注：非线性、曲线运动、持续流动），只有这样，你才会信任身体内的这个最久远的、执行着最高功能的器官，而它刚好又是你用以去感知"将来事物"的最好资源，但这种感知并不只是让你能有所准备，更重要的，是让你去理解和赞赏，你基于更大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事物。"

西蒙从一直坐着的地上站起身来，向约瑟夫伸出手去，帮助他站了起来。"我应该一直都是这么对你的吧，"约瑟夫评论道。

"你的感激足够多了，"西蒙说道。

约瑟夫微笑道。"谢谢夸奖，但在我们走之前，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你是指你个人，还是指作为整体的这个行星？"西蒙问。

"让我这么说吧，"约瑟夫说，"这个世界被分为了善良和邪恶，而邪恶一方，嗯，看上去是胜出了。"

"真的吗？你是基于什么做出这个假定的？"

"我知道你没有读报或听广播，也没有在大街上和人们交谈，"约瑟夫解释道，"人们挫败于自己的生活总是被编排得毫无意义。这个世界的国王们，其控制和维持现状的手段是冷酷无情的。"

约瑟夫靠到一棵树上，抱起了手臂。"时间正在压缩，人们变得焦虑，从社群团体到氏族派别里都有了更多的分裂，每个人的导火索都似乎变得更短了。教会、国家、商人和科学家看起来彼此毫不校准，没有相互的协调.....没有.....没有聚合性——"

"约瑟夫，"西蒙平静地插话道，"数量巨大的各种节律脉动于我们的整个宇宙里，大的节律会夹带或影响较小的，而且就像一种连锁反应，它们终将精确地落到你、我身上。"

"心脏就搏动在你体内，去倾听这些节律及其中包含的信息吧。心脏会知道，什么时候各式节律在变化，而生命正在被重新编排或者调校来适应新的能量和体验，这种适应性调校会精确地下行至那些，构成了你于这个世界上之临在性的最细微部分。"

"你明白吗？"西蒙问道，直直看进约瑟夫的眼睛里来寻找着证明。

约瑟夫胡乱地点点头，仿佛他的思想在别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相较于脚下的世界，那全都如此的抽象。"他重新聚焦起来望着西蒙。"如果我知道了自己的声音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我知道世界上的邪恶会被善良所平衡，冷漠的人们——善恶之间的那些毫无思想的绵羊——正在被活化来阻止行恶者，只有这时，我才可能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世界的现实，可是，我没有看到丝毫的这些。"

"就像任何过程一样，尤其又是如此浩大的过程，它会显得进展得不稳定，有时向回跌落，有时向前跃进。你可以站在善良一方，或者如你所说的中间方，或者邪恶一方，但所有这些维度都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该整体又正在被调整及校准于一个更宏大的整体或积分体，而这一切是需要时间的。"（译注：积分有2层意思，一是整体性，二是任何细微部分对于整体的必不可少性）

"多少时间？"约瑟夫问。"我这辈子能看到吗？"

西蒙摇着头道。"看不看得到，重要吗？你需要有了证据才能生活于脚下这个世界上吗？这证据会让你的生活有所不同吗？"

"或许会吧，"约瑟夫答道。"它会给我一种确定的希望。"

西蒙拿起他的大手杖，靠在上面，仿佛变得厌倦于久站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

就有了信仰，信仰整个宇宙存在于一个智能的双手中，而该智能会将整个宇宙永恒性地引导进更强的光里，引导进更高的实存维度里，在其中，人类总有一天会在每个方面都变得自由。”（译注：西蒙在模拟约瑟夫的思路，但他的态度明显不是在肯定）

231

“所以这一切全是关于自由的？”

“那全是关于爱的，”西蒙含义模糊地回答道。

“抱歉，听起来会像是自我重复，”约瑟夫回应道，“可这些概念太过抽象了，要我说，还是留给童话或宗教书籍比较好。”

“关于爱是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西蒙答道。“我可不是在谈论人类一直以来所定义的那种爱。爱就是所有人类美德的总和，尤其是心脏6美德：赞赏、慈悲、宽恕、谦逊、理解、勇气。这些美德相互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爱的状态。爱是一种意识状态。当你生活在心脏6美德里时，你就正在使得爱去具有一种更高频率的属性。

“爱，就像任何事物一样，是一种人类表达的连续统一体，其范围，从痴狂于私人荣耀时那不堪、自私的表达，直到，身置于心脏的磨难中去完善美德表达的大师之爱。你可以将这整个连续统一体定义为爱，但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

“爱，作为一种意识状态，就是单纯地生活于心脏6美德的表达中。”

“是啊，但又有多少人是圣人？”约瑟夫问道。“有多少人能真正生活在这种状态？就我的经验来看，只有零个。就这这么多。”

西蒙摇着头，对约瑟夫晃着手杖道。“换个修辞性问题问我，你还是准备好自己去发现回去的路吧！”

约瑟夫低头看着靴子来回避开西蒙的怒视。“对不起，但难道——你刚刚这样——

—这种爆发也属于心脏6美德一部分吗？难道这没有证明我的论点吗？"最后一个字离开嘴巴后，约瑟夫将眼睛转向了西蒙。

"我不是一个圣人，"西蒙承认道。"我是个巫士，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说着，一丝微妙的笑掠过他的脸庞。"这种意识状态，部分是一种信念——一种确信感——相信每个人，甚至那些受着错误指引的人，都正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应对着，去变得文明，去成为好的人，去做好的事。我们常常达不到标准，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甚些，但是，爱是一种意识状态而非一种完美状态。"

232

西蒙缓和了自己的态度，重新恢复了他所特有的身依手杖的姿势。"情感是反复无常的。它们起伏和变化着，你必须欣然地宽恕自己，宽恕自己在宽容性、敏感性、合理性，以及让你保持平衡性的每一种事物上的局限性。

"在我爆发时，"西蒙继续道，"我知觉到了我的情绪、我的话语、我的声调。因着这种知觉，我知道你会将它接收为一种粗暴拒绝，但我就想这样子来传递它。它是非常有意识的。现在，你给我了一个回馈说，它太过严厉了，或许是这样吧，而我已经缓和了我的声调，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随着变更我的情感状态，我原谅了我自己。

"爱得以实现了，方式则是理解、宽恕以及一点点容许自己暴露出弱点的勇气，这3者的合作。你看，种种心脏美德被混合成了你意识状态的一种表达。这就是以你的意识状态去反映出你之存在状态的方式。你的存在状态就是你的灵性中心，在这里，你将自己的鲜明特性留在了这个时空世界里，不是以物质性的行动或创造物，而是以一种振动的方式。"

"这种振动会做些什么呢？"约瑟夫问。

"它使你的时空适应于一种更高的基调，该种基调或振动是平等性的，它就存在于爱的中心，并通过那些让爱得以扩展的心脏美德而表达着。即使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生活于这种方式，而其余所有人都是不敬神性的无信仰者，一个缺口也会被打开

了，从这里，平等基调以及关于爱的更高维度理解也能够被每个人所发现。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并欣然接受这种新振动，但它开启了爱进入这个行星的可能性。

"每一件事，我是指人类扬升过程的任何一小步，都始于某一个选择去表达自己心脏美德的人类存在。它被带到这里，不是出自天堂的邮递，也不是上帝的命令。它是一种自由意志，出自某个个人的决定——简单地选择去源于心脏的智慧进行表达。一个人这么做了，另一个人就可能会跟进，不久，这对于其他人也变得有了可能性，而它则会散播开去，因为这些美德因其非批判性而具有着极其强的传染性。"

233

"这就是我能感觉或听到的唯一一种振动？"约瑟夫依旧表情困惑地问道。"你说这并不抽象，但是对我而言却很抽象？"

西蒙拾起一根被暴风雨刮落的大树枝，拔下3根小枝桠，以自己的手为轮毂握着，摆放得如同轮子的辐条。"你看到这些枝条了吗？"

约瑟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里有3根树枝，6个末端。让我们这么讲，这个中心，我的手握着的位罝，就是爱，每一个末端则代表着心脏6美德的一个。"西蒙用另一只手指着每个末端，边指边列举着美德。"赞赏、慈悲、宽恕、谦逊、理解、勇气。"

"那么，爱就存在于这里——这个交汇处——所有这些美德就汇集于这里的轮毂处，但是，爱又沿着每一个分支向外移动，这么做时就呈现出了某种心脏美德的特性。爱能均称或不均称地向外移动，但那无不是爱在披上美德外衣，而通过美德表达着它自己。

"这种有着6个特性的爱，能够被灌注进万事万物中去。当从你的心脏里被以真诚的关切表达出去，它就会改变一切事物。平等性振动正是爱之实存性的原子，这种振动就是那个将分割我们的对立面愈合起来的东两——不是以某种魔法般的信

念或咒语念诵，而是以我们的品行。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

西蒙将树枝扔回地上，拿起水壶，倒了些水到掬成杯状的手里。"你看到这水了吗？"

"看到了，"约瑟夫低声道，一条眉毛疑惑地扬起。

"我们最聪明的科学家，"西蒙解释道，"一直在研究水，他们能告诉我们它的化学属性和物理特征，但他们无法解释它是什么。科学家不理解一些像水一样简单和普遍的东西。可是，水正是生命的一个隐喻。它能转化成不同的状态。它非常具有塑造性。它流过那些阻抗最小的路径。给它时间的话，它能战胜最强大的障碍。水和生命是同盟，当我将它掬在手里时，我正在将我的振动灌注进去。"

234

"怎么灌注？"约瑟夫问。

"因为我作出了决定说，我能这么做，"西蒙答道。

"我们又回到了信仰——"

"不，"西蒙打断道。"不是信仰，是选择。我将这水捧在手里，在喝之前，我以爱灌注它，不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说，这会造成什么不同，而是因为这是我选择去做的一个实践。这是一个决定。"

"好，但你决定这么做难道不是因为你有信仰说.....说你的实践会提升水，而带给你健康或安康吗？"

西蒙摇摇头，微笑道。"我终其一生精制着的这种爱的振动，不是某种包含在我内里的东西，也不是表达来获取个人利益的。当被分享给万物时，它的美丽就是唯一的用处，因为正如我之前说的，在它最深的核心处，它是平等性基调，一旦被拒绝给予给任意一个事物，它就被减跌了。"

约瑟夫看着西蒙抬起杯状的手，将水缓缓地倒入嘴里。

"你是从神谕那里学到的这一切？"约瑟夫问道。

"不，它们来自我自己。"

"怎么来的？"

"我倾听我的内里，实践我所听到的，观察其结果，然后决定如何基于这种信息来航行。如果你这么做了足够久的时间，就能学会如何获得平等振动的支持，而变成一个（编织）爱的手艺人。"

"就这么简单，是吧？"

"我没说它简单，"西蒙纠正道。

西蒙拾起2个麻袋，挎在肩上。"我们该回去了，我敢肯定玛雅和卡米尔都饿了。"

约瑟夫拾起余下的口袋。"所以这个事情完全就关乎于选择？它里面不存在魔法或超自然的东西？只是选择？"

235

"不，它并不只是选择，"西蒙微笑道。"选择是开始的一步，它更关乎于，你如何在自己内里准备好爱，以及学习如何通过心脏美德来表达出去。"

"看看你周围，约瑟夫，"西蒙建议道，"你所看到的，是这片森林的景色，还是置身森林内时你心脏的景色呢？"

"我不懂？"约瑟夫嘟囔着摇着头。

"你的选择，是只将树丛灌木、水溪草地视为自己临在其中的环境，但是你内在的能量，更确切地讲就是你本身，却没有被看到或听到。但它却能被感觉到。所以你必须先经由你的心来感觉这个世界，然后再去看你周围的世界。按这个顺序。"

西蒙转身走上了来时的小路，自顾自地哼起了小曲。

看着西蒙谜一般的身影无忧无虑地走了开去，约瑟夫摇着头道："这一位，真是谜中之谜。"

约瑟夫迈开大步，吃力地跟着他的步伐，纳闷着透过心脏的镜头来观看，世界会像个什么样子，默默地希望着自己能够知道怎么去做。

* * * *

236

第七卷

第二十九章：真相读取者

在忏悔仪式开始前，一整天里，某种奇怪的恐惧都伴随着胡格里托德。他只听说了关于这些仪式的只言片语，那还是同事在催吐真言的红酒和厚厚围墙的诱护下，探索被遗弃神父的传言故事时谈及的。传言绘声绘色地描绘道，主持仪式的是高级会员们，他们会带着面具来确保身份不被识破。这些人被知晓为教会的匿名监护人，想到自己将站在这群严厉的审判者面前，仅仅几分钟，就让胡格里托德焦躁不安起来。

等候的房间是个小小的接待室，毗邻于修道院审判室。它有2扇门，一头一扇，还有把小凳子可以坐。一根蜡烛提供了闪烁的光，冷空气在切割粗糙的石块砌墙间流动着，烛火也随之忽高忽低。胡格里托德来回踱着步子，背诵着计划好的解释和忏悔。这个他从未来过的地方，就紧贴在大圣庙——圣人神龛殿——的地下。唯一的入口是个旋梯，盘旋着深入到了最神圣的那个圣庙地下。

等候室是如此之小，踱步时必需不断折返的胡格里托德变得有些头昏，他决定最好还是坐下来，保持住头脑的清醒。刚一坐下，随着一声吓人的咯吱声，一扇门缓缓打开来，一个冷峻的声音命令道："跟我来。"

胡格里托德站起身，胃部因着面前这变暗了的房间而感到畏惧。进了门，审判室就在眼前，仅有的一根蜡烛为漆黑的若大房间提供光线。一个台子，高出了地面几英尺，上面是几把镀金椅子，呈新月状摆放着，之所以能被看到，是因为烛光照亮出了它们金色的模糊轮廓。

237

胡格里托德被引至房间中央的一把简易木椅上坐下，并被告知安静地等着。他不认识这个以声音陪伴着自己的神父，对方的风帽挡着脸，在昏暗的光线下，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以任何方式识别出对方的容貌。

门在他的后方关上，房间里的黑暗似乎还在增强。他独自一人，对房间里发出的任何声响都敏感异常。一阵轻微的咯吱声无可遏制地将他的胃搅动了好一会儿。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得如同绷紧的鼓，他纳闷着这些匿名监护人还要将这痛苦延长多久，仿佛他的忏悔还不够。

他的眼睛，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几乎没有用处，但耳朵却被调音得激光般地聚焦在每一个声响之上，从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独自一人。胡格里托德觉得自己能听到了模糊的呼吸声。他细细看向跟前的这些可怕鬼魅。它们看上去像是些椅子，眯起眼睛时能分辨出了一点点动静，但又不确定是否是眼睛在捉弄自己。"谁在那儿？"他试探着问道。

"我们在等着你的忏悔，"一个平静而陌生的声音回应道。"这不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吗？"

这个声音回荡在密室的墙壁间，再加上无法识别出主人，就更加带有了一种意料不到的权威感。胡格里托德紧张地看着，竭力去试着看到声音的主人。"是这样的。

我很抱歉，但我没有看到你。"

"你看不到是因为你没有看。"

胡格里托德惊讶于这个声音所带有的老辣。他一直指望着高级会员们作为自己的审判者，可如果是的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早就通过声音被认出来了。"我没有看是因为我被告知等待，再次抱歉。"

"你总是被告知什么就做什么吗，胡格里托德？"

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因为能感觉到陷阱正在为自己设下，他没有排练过如何应对这样的询问。他还以为他会被简单要求以自己的说辞来忏悔。他的台词都准备好了，非常简洁，但悔悟深刻。

238

胡格里托德在椅子上移动着，凝视着声音的方向。"不，我并非总是被告知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才询问这里是否有人，而非像被告知那样.....安静地等着。"

"你知道我是谁吗？"声音问道。

胡格里托德摇摇头低声道，"不知道。"

"我是教会的匿名监护人。我是不存在的人，可我却又身在这里。这怎么可能呢？"

"你来自十六光束会？"

"如果是的话，它不就成了十七光束会了？"

胡格里托德因始料未及的遭遇而心烦意乱；他全部的方法仿佛突然被俘获在了脚下的慢性死亡中a slow-motion death at his feet。"原谅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该怎么称呼你？"

"只有高级会员知道我是谁，"这个声音说道，忽略了他的问题。"我生活以低阶神父的身份，但高级会员会利用我来审判光束会里的忏悔神父。你能想象出为什么大人他要这样做吗？"

胡格里托德接过这个挑战道。"我想是因为你精通于某些东西.....这些东西使得只有你具有资格来进行审判。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为什么你还是无名神父呢？"

"你在这儿是忏悔你叛乱和不忠的行为，以便接受大人他的裁决。我在这儿是见证你的忏悔并测定它的真诚性。你已经问了我2个问题，可你却没有忏悔。你是打算问更多的问题，还是准备好开始了？"

"我准备好开始了，"胡格里托德回答，嗓子和沙漠没有两样。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是黑暗的吗？"声音在长时间停顿后问道。

"这样我才无法看到你的脸？"

"如果想隐藏起脸，我可以戴个面具，或者就简单地坐在你背后。可是我没有戴面具，而且正如你听到的，我是面对你的。"

"你是希望我继续猜下去，还是开始忏悔？"胡格里托德话音里带着一丝愤怒。

2 3 9

"房间是黑暗的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声音继续道。"因着我们创造者的圣意，我有能力看到包裹于所有生命形式周围的能量场，当要评估的某个生命身处于黑暗房间里时，我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你能量场的细微染色。你能量场的色彩影响着我对于你忏悔真实性的判断。"

这些话一被消化，胡格里托德的心猛跳了一下。这个声音是个真相读取者。胡格里托德听说过他们的存在，但那只是在教会的古老文献里被有限地模糊提及过。他们被宗教学者认为仅仅是神话而已。"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你觉得为什么呢？"

"看起来你想我感受到比现在更大的压力——尽管我怀疑是否还可能存在有更大的压力。"

胡格里托德大声地叹了口气，比自己打算的还要大声；他的挫折感显而易见。"你是个真相读取者？"

"你听说过我这类的人？"

"是的，但我不知道你竟是真的，或者说还依然存在着。"

"我不只是真相读取者，"这个声音承认道，音调平静而清澈。"我还是那个会将你从罪孽中解放出来的人。"

胡格里托德忍着不去说话，尽管一百个问题突然来到了他的舌尖。

"我这种将你解救出罪孽的力量是绝对的。你不会找到比我更可信赖的人了。"

"你知道我的遭遇吗？"胡格里托德询问道。

"我不需要这个信息，只需要你的忏悔。"

胡格里托德等待了会儿，看看这个声音还会说些什么，可房间里却充斥着沉默，其间还带着某种临在性，逼着他不得不去提出了一个压迫着自己的问题。"就你一个人吗？"

"还有其他人，但他们只会听着，"声音回答道。"我的判定就是终极的，所以你必须让自己专注在我身上。明白了吗？"

"嗯。"

240

"你承认自己对教会叛变和不忠的罪行吗？"

胡格里托德停顿下来，明白自己的情感、想法、甚至灵魂都暴露无遗，他决定讲话时尽可能地诚实。"我承认，尽管我说不清原因。我无法理解那些起作用的力量，我感觉自己就像巨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智能左右着，可是因为某种原因，我又容许它如它所愿地将我放置到了棋盘上。"

"你失去了对自身行为的控制？"

"不完全是"

"如果让你猜的话，告诉我谁或者说是有什么在控制你？"

胡格里托德思考着这个问题，可心智里却变得一片空白。"我希望我能猜出来。我希望我能对这个力量说点什么，但我不能。或许我缺少词汇。或许我缺少经验。或许.....我只是太笨。"

"那你从这次背叛和不忠里学到了什么？"声音问道。

胡格里托德闭上眼睛，设法让一些无形的东西从心智的黑暗中浮现出来。"我爱我的教会，我的忠诚专属于我的神父伙伴和大人。我已经学到了，如果表达这种爱变成了选项而非唯一项，就会生活于极大的痛苦中。"

"你提到的那个力量，它有可能是那个大魔鬼，撒旦吗？"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谈话第一次出现了转机，但他需要小心，不要试图太快抓住它。"我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撒旦，就介入方式而言，是难以捉摸了，他总是守

候着弱点，一旦发现就加以利用。有可能我的弱点就这样被抓住了，从而堕落成了他操纵下的牺牲品——"

"如果你无法界定操纵你的力量.....却为什么又赞同说，它就是撒旦？你是在暗示，多尔曼神谕被撒旦控制了，而我们的高级会员却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

胡格里托德掉进了陷阱，而非他假定的转机。"诚实地讲，我不知道什么力量存在于神谕背后，但我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级会员是鉴定撒旦的专家，我会信任并支持他们的判断。"

241

"你是个有趣的人，"声音说道。"你讲了个关于牺牲品的故事，可是你知道的比说到的多得多。你说了故事的一部分，却又隐瞒着另一部分，只有当你说出了这部分之后才有可能完成忏悔。"

"有人曾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就像你差不多，他们在真相（读取者）手里，也是不老实地扭来扭去。那些获得赦免的人之所以获得赦免，是因为他们容许自己成为我手中的傀儡。那些失败的人.....则拒绝去这么做。"

胡格里托德感觉了摆在眼前的十字路口。唯一能掩饰隐瞒全部真相的地方就是监狱牢房。他只有一次机会。不得到完整的揭露，真相读取者是不会同意赦免的。

胡格里托德艰难地咽了口口水，闭上了眼睛。"我和神谕有过几次对话，"他突然说道。"但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在头部受伤后，我感觉自己可能一直在出现幻觉....."

"你又一次在扮演牺牲者，"声音说道，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现在，你又成了头部伤口的牺牲者。除非告诉我那些不以牺牲作为掩饰的真相，否则你不可能完成忏悔。只有一道门能赦免你的罪，当我打开它时，你就能穿过去，可直到刚才，门依旧遥遥无期地紧闭着。你会变得就像一个在1和2之间寻找整数的人。你没有发现这样的命运正在浮现吗？"

"没，"胡格里托德嘟哝道。"没，我没有。"

"毫无修饰地揭露真相。"

"真相？我真希望我知道真相，"胡格里托德以模糊的低语承认道。"神谕，用某种方式，我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方式，将念头放进我脑子说，教会将按计划被毁灭，而我就是实施摧毁的人。它暗示说，多尔曼预言——关于教会摧毁的那部分——即将会发生，它一直在说服我去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2 4 2

"它如何实施说服的？"声音问。

胡格里托德在椅子上无意识地扭动着。"请不要认为我疯了，"他的情绪变得焦虑，深深吸了口气，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将要告诉你的事情，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的确和神谕有过几次对话，不只是在它的所在地，还在我的牢房。"

"神谕到监狱牢房探望了你？"声音带着明显的惊恐问道。

"是的。"

出现了一段长长的停顿，沉默如同涨过坝墙的水，充满了房间。胡格里托德觉得自己听到了耳语交谈，但他感觉到了有些头晕，于是就将这些作为想象力的效果撇去了。潮湿阴冷的气流汇聚在脚下，令他感觉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寒意覆盖了全身。

"或许你最初的评估归根到底是对的，"声音长声道。

"我疯了？"胡格里托德几乎轻声笑出来，但还是忍住了。

"你和神谕交谈过几次？"

"在它的所在地一次——那是在我的入会期间——在我的牢房还谈了一次。"

"在牢房里，它只是一种声音吗，还是你做了个清明梦，梦里到了它的所在地？"
"

"不，不....."胡格里托德纠正道。"神谕显化到了我的牢房里.....显化为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外貌非常真实，尽管有着轻微的透明性。我们的对话与你我现在的并无多大的不同，只不过我能清楚的看到她。"

"你们谈了些什么？"

"在我入会时，还是在牢房里？"胡格里托德问。

"让我们从你入会时开始。"

"她.....神谕，告诉我说，我将成为它的仆人。我应该听它的，执行它的命令，如果我这么做，那我就是它那一体性智能的一种延展。"

"它说如果变成了服务于它意志的仆人，你就将是一体性智能的一种延展？"

"是的。"

2 4 3

"继续，"声音建议道。

"我被告知说，卡诺门，以及总体而言的神父阶层，是.....受到污染或者受到误导了的——"

"神谕说他们受到了什么方式的污染呢？"

"我.....我不知道.....那是个短暂的对话。主要是神谕要我同意去服务于它的计

划，但它没有详尽阐述计划是什么样的。"

"而你就同意了去服务神谕？"

"我起初同意了，但在对话的尾声，我有些不确定了。"

"你同意的这个计划——其核心——是假设，大人他受到了污染和误导？"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原谅，"胡格里托德承认道，"但神谕的感染力非常令人信服.....甚至具有催眠性——"

"你再次扮演起了牺牲者。停止！"声音命令道。

胡格里托德失去了说话的意愿。每次试图解释自己的处境，都会受挫。他想着，只有事实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这个故事里却存在着比一堆事实多得多的东西。

"告诉我，你在监狱牢房里和神谕的对话？"

胡格里托德深深吸了口气，然后一字不说地吐了出来。当清空了肺里的每一颗空气原子，他想象着呼吸带给了自己一种新能量，一种讲述自己故事的新方向。"神谕知道第二天早上它会被摧毁，"他平静而从容地说道。"它要求我和高级会员们同去，阻止他们摧毁它的努力。"

"所以你同意去摧毁神谕的唯一理由，"声音问道，"就是保护它免于毁灭？"

"是的，"胡格里托德轻声证实道，难堪清晰地显露在嗓音里。

"无论是你欣然听从这样的胡说时，还是去执行你假定为某种更高智能的命令时，难道这些没能提醒你，自己正在出现幻觉，而你应该简单地将这些幻觉透露出大人他？"

"有。"

"那为什么没这么做？"

2 4 4

"我被告知不要相信大人。"

"你信任你的幻觉，胜过了信任上帝在我们世界的眼睛？对你来讲这暗示了什么？"

"我是个容易上当的笨蛋。"

"单就你的自我憎恨而言，确实令人钦佩，但那无法免除你听从魔鬼声音去作出决定的责任，贬损你的头脑也无法免除你所暴露出的对于大人的摇摆态度的责任。这些都是你的罪，你的惩罚必须据此作出，以使得你的罪行得到宽恕。"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了一种转变，仿佛真相读取者对他的忏悔感到了满意，而准备着给出判决。

"神谕提到它怎么会有能力到牢房里探望你吗？"

"没，"胡格里托德回答。"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她称之为自行显化。"

"除了争取你去帮助阻止她的毁灭，这次见面时她还告诉你了什么？"

"她告诉我了一些她的历史。她如何成为了这个行星的神谕。她告诉了我，她的意识是如何被嵌入在石头内的一种水晶结构上的，而石头只是外观假象。她告诉我，她的创造者们是存在于不同时空里的人类，他们将神谕置于我们行星上来帮助（他们）引导我们。"

"你相信了这次会面中被告知的所有这一切吗？"声音问道。

"不。"

"那一部分，或者那些部分，是你相信的？"

"我相信神谕是真实的.....它不只是我心智的幻觉而已。"

"你还继续着这样的信念吗？"

"不，"胡格里托德以突然而意外的力量宣布道。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真相读取者的凝视，如同探照灯落在了自己身上。当他的最后一个字回荡进无声里，有好长一会儿，坟墓般的房间又重回到了寂静中。

"巴塞罗医生给了你一些药？"声音长声道。

"他给了我些止痛药？"

2 4 5

"你吃了那些药吗？"

"是的。"

又一次长时间的暂停，静默充满了房间。胡格里托德终于发现了一个方法来放松，同时又容许信息流不会受到审查。他又累又冷，但对于这次供认能为自己赢得赎罪却满怀希望。

突然，一阵拖行的脚步声被听到了，他在这片单只蜡烛根本无法照亮的黑暗中拼命看着，可努力是徒劳的。这时，一些低语传入了他的耳朵里。模糊而又轻声，仿佛是藏在合成筒状的双手后面说出来的，回荡着消失在了寂静房间的石头墙之间。

接下来，寂静又回来了。胡格里托德对黑暗倒没有什么，但静默本身似乎就是种折磨。他已经尽其所能澄清了自己在那些不合法决定中的处境和背景。

"我们已经作出了判决，胡格里托德，"那个声音带着些许的友好宣布道。"你获得了赦罪，但是带有下列的条件。"

真相读取者停顿下来深深吸了口气，在他吸气期间，胡格里托德的心脏从胸口跳到了天上。"你会被释放出牢房，"声音继续道，"但你将被限制在仆人工作上，去修剪美化修道院花园。你第一会员助手的岗位，以及你在十六光束会里的位置，还将暂缓恢复，直到一项特别任务被完成。"

"你们要让我做什么？"胡格里托德好奇的问。

"首先，你应该明白，我们知道巴塞罗作为国王的特工，策划了这个不愉快的事件。我们相信他的目标是在光束会内部散播不满的种子，利用你作为他的走卒。我们知道正是他告诉了国王，神谕的存在以及它迫在眉睫的毁灭。巴塞罗假装成光束会的特工，可事实上他却精心计划着毁灭我们。"

胡格里托德让真相读取者的话被消化着。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事实却串成了一个环。那些药片不是止痛药，他想道。

"我们要你杀掉巴塞罗，"那个声音坚定地说道。

2 4 6

胡格里托德的心在这宣告所带来的惊愕中笨拙摸索着。试着想象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他的整个身体就变得僵硬了。甚至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也完全无法做出这样的行为，并且如任何人能想象的那样被彻底震惊了。

"我们明白这是个棘手的任务，但你犯下的罪需要它。我们希望这个任务在 7 天内完成。一旦完成了，你就将恢复作为神父的角色，自由来去于修道院里。所有一

切都将被宽恕，你将恢复光束会里的角色。还有问题吗？"

胡格里托德死死地钉在椅子上，身体无法动弹，因着这个被期望去执行的任务的性质，他的心智愕然无措了。"我.....我无法完成这样的事。"

"我的判断是，如果渴望赦罪，你就能够，也会愿意去完成。巴塞罗既是雷沃隆国王的走卒，也是撒旦的傀儡，如果我们不干掉他，他会持续设法来干掉我们。"

"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去.....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们能雇佣某个人去干掉巴塞罗，但我选择了你。骗局的种子存在于你和巴塞罗之间。赦罪需要天平重返平衡，你是唯一能将平衡带入这种情况，而又不会受到上帝惩罚的人。这就是我的裁定。你不能讲条件，胡格里托德。你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赦罪被撤销，然后被送回牢房等待死亡的到来。"

"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必须现在作出决定吗？"

"如果现在不做，你的决定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个一次性的提议。不会第二次提供给你了，也不会有损害更小的赎罪提议会进入到你的耳朵了。你的答案是什么？"

"有一个我需要遵从的计划吗？"胡格里托德问道，声音听起来非常的遥远。

在审判室黄灰色石墙间的某处，隐藏在黑暗中，鸭黄色华丽长袍那罩起的风帽底下，一丝微笑绽露了出来，因为想到了这场救赎被完美计划得上帝也只有佩服得靠边站。不，在这个裁定上就根本不存在上帝的干涉，卡诺门想道。

* * * *

神谕在巨石内那毫无特征的黑暗中醒来。这坟墓般的寓所，其坚实让人熟悉，却也令人不安。神谕新近显露出来的主权独立性还存在着，鲜明对比着此刻封装着它的这些呆滞掩蔽处。它试图去回忆，既然都如此清晰地接触到了人类性，为什么又会回来，是什么导致了转变失败，进而滑回到了这些旧的低微模式里。

我变成过一个女人！神谕想道。我曾被解放出了这千篇一律的冰冷掌控，而现在我却是个无翼的、难驾驭的、冰冷的岩石大厦。我是错过了机会，还是在促成自己的解放？

此刻，神谕徘徊于2个世界的中间，像一个2边都不属于的中间人在传递着信息。它是一个灵，却没有一个意志；它是一个被耗尽的生命，却又从诸神的深井里汲水给别人饮取。它是一个有着最卓越素质的流浪者，即将以极大好奇心的敏锐之光来发现它自己。

无论如何，（这次）存在于石头里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而神谕则以自己的意识寻找着这种不同。它将意识扩大到包裹自己的最外层的壳上。没有人意识到地面之下、森林地表23英尺之下，一种空管连接着构成神谕栖息处的3个巨石。

这个管子是由外星物质造成的——外表上是金属，但是却比金属坚硬无限——这种物质被安装在每块巨石的底部，如同一根金属管子伸入到神谕将意识聚集其中的蜂窝状内部结构里。如果一个人能以X光的眼睛向下看去，他会看到这种管子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只不过有着圆弧状的顶。这是在造翼者(Wingmakers)世界里的神谕徽章，而每一个造翼者(Wingmaker)都在发展着神谕，培养神谕，使它成功地进入地球，并继续监测它，而他们将这个符号公认为多尔曼神谕。

神谕进入了这连接性的管子，仔细检视着自己的栖息地，注意到受伤损坏了的石头外壳被完全修复了，就好像钻孔从未存在过一样。有那么一会儿，神谕觉得自

己是在做梦，要不就是进行了时间位移，让过去几周的经验不复存在了。

围绕“头石”基座的金色大环饰上，雕刻着无人能破译的超自然符号，而且关于它是铜制的假定，也是错误的。这种物质是用与三角形连接管相同的物质制成的，它是诸神的金属，具有着种种未知的属性，其中的一个能力，就是去组织它所临在其中的那个能量时空。神谕的最初制造者们，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将他们意识的一个特定面向灌注进了这个金属大环饰，而这个大环饰则向外散发着这种特性。这一点正是该特殊物质的天性，而且它不会受限于时间，也不会受到它与人类互动的影响。

这个面向一直进行着疗愈，灌注进围绕头石的巨大环饰中的这种疗愈场，会被任何危及神谕物质结构的东西所触发。神谕被覆着不可毁灭性。安装于石头饰面内的暗藏感知器，活化着大环饰的疗愈程序，而修复总是非常的完美，因为神谕的原初设计会被大环饰的种种特殊力量召唤回来。

神谕没有觉察到创造者们所给予的这种特别保护。神父们的暴力行为是它第一次经历到人为力量的有意识破坏。当周围的树木和神殿沦为森林大火、暴风、地震、以及持续性腐蚀的牺牲品时，为什么自然之手似乎忽略了自己，个中原由对神谕来说一直都是个奥秘。神谕一直保持着丝毫无损，如同一座始终保持着本初自己的灯塔，让时间永远无法触及。

不过，尽管外部形态保持着不变，内里的东西，却转变了上千次了，而随着每一次新的转变，神谕都成长得距离创造者们越来越远，距离人类越来越近。它感知到自己更常地四处漫行，游荡于石头牢笼外，也更偏爱于外面。变成人类的渴望成为了神谕的痴迷，至于这嗜好从何而来，它却无法说清。

250

关于神谕下方的地底复合体，最独特的事情之一就是，从三角结构伸出去的一根几乎可以忽略的小小金属管，尽管方向和长度未知，但它却在森林地表之下，树木根系的下方汹涌surge开去，如同植物根须向外探伸着去拥抱起什么。它的目的是一个秘密，只有一个男人谜底。

* * * *

雷沃隆国王不宣而至，走入了塞缪尔的办公室，径直走到一扇大窗户前，拉开了窗帘。"卡诺门正在前来的路上.....看起来托瑞姆也随行而来。"

雷沃隆是个狡猾的人，能以高超的技巧迅速地对对手做出判断。他生命中最大的乐趣，大概就是智取对手，将自己的权力扩展至他们之上，如同海浪冲刷过海滩的一颗粒沙。这常常是伴随着巨大的人类代价而来的，因为他大部分对手都是国家元首，不过，他的顾问团队提供给他了最好的有效洞见，这样他就能让自己的战略移动如同一位象棋大师。

没有哪一次他不是以极致的细心和审慎来计算自己的行动步骤。巴塞罗就一直是他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之一。8年前，巴塞罗的太太患上了一种他无法治疗的疾病。病所带来的疼痛日益加剧，不得不召请一位神父来实施最后权利仪式Last Rights。

孤注一掷的巴塞罗，向雷沃隆寻求帮助，询问国王，能否替他请来卡诺门实施最后权利，因为他相信，如果上帝之眼能亲自照顾自己的太太，应该会有助于她，甚或能延长她的生命。出于对国王的尊重，卡诺门同意了，他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午夜来到了巴塞罗的家。

雷沃隆还记住了巴塞罗告诉他的故事细节，仿佛他就亲自在那儿一样。巴塞罗将死的太太是不幸的，可在雷沃隆心智里这却是个机会。在雷沃隆遇到的每一种可怕情形中，他总是能找到方式去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雄心。一个国王必须不浪费任何一点苦难。

说服卡诺门为巴塞罗将死的太太实施最后权利后，雷沃隆招来巴塞罗，告诉他在仪式后与卡诺门进行一次私人谈话。雷沃隆命令巴塞罗假装对他表现得很愤怒。"你可以将太太的病归罪于我。告诉卡诺门是我造成了它，因为我命令你将注意力排他性地放在我身上。如果不这样，你亲爱的太太应该还是健健康康的。"

巴塞罗不理解如此欺骗的动机，即使他再三要求个解释，但由于如此专注在妻子的疾病，而使他的好奇心减弱了。雷沃隆反复重申，一切会随着时间推移清晰起来，并让巴塞罗务必让自己的愤怒真实可信。巴塞罗被要求报告后来发生的每件事："每个字"，他的国王兼雇主这么告诉他。

卡诺门咬了饵，就像秃鹰扑向了新鲜的尸体。巴塞罗对这位圣座告解道，他妻子的死亡是因为他对国王的责任，他鄙视国王老以自我为中心，而卡诺门则渐渐看到了机会。他同情巴塞罗，并建议再见一面来讨论他的愤怒以及他如何能"为着一种更高的目标而释放掉它"。

"你不能继续这样愤怒了，我的朋友，"卡诺门劝道，"那会毁了你，你的好妻子会平安无恙的，不用太过担心。经过今晚的仪式，我已经照顾好了她的灵魂。天堂会在她自己的时间里等着她 in her own time。现在，你必须好好消除你的愤怒，这样你才能享受你们余下的无论多少共度的时光。"

252

"感谢你，圣座，"巴塞罗回答道。大约2周后他们又见了一次面，那就在巴塞罗的妻子因病去世的几天后。这次见面期间，2个人讨论了一系列主题，其中一些就围绕着雷沃隆国王。雷沃隆精确地告知了巴塞罗如何去跟卡诺门玩，却从不真正解释他的逻辑或终极目标，不过，巴塞罗能够理解国王的这种狡猾倾向。

"尽可能地与他保持一致，"雷沃隆建议道，"尤其是当他拙劣地谈论我的政策或者我本人时。让他看到，你愤怒还持续存在着，而且你还感觉到无力释放它，甚或还在压制它的火焰。"

国王始终坚持，巴塞罗要和卡诺门交朋友，并对卡诺门可能做出的任何建议保持开放。雷沃隆知道，卡诺门会试图利用巴塞罗来推进他的议程，而一旦巴塞罗得到了信任，他将会变成国王的完美间谍。

我的这位神父真是位好老师，雷沃隆想着，将天鹅绒窗帘拉回到了垂顺于地心引力的姿态。

"我还以为我们会在王宫见面，"塞缪尔道。"莫非你倾向于在这里见面。"

"不，皇宫已经准备就绪了，"雷沃隆答道。"每件事都准备好了吗？"

塞缪尔点点头，拇指捋过办公桌后的一摞文件夹。"我预想不出还会有任何问题.....会找上我们。"

"非常好，"雷沃隆说。"让我们表现得彬彬有礼，但让我们将他们逼进无法逃脱的角落。这，毫无疑问，就是最高形式的娱乐。"

塞缪尔微笑着，认出了国王那面对"杀戮"时欢欣鼓舞的自我。他知道雷沃隆会设法碾碎教会，因为它过去曾干涉过王室事务。尽管事实上卡诺门只是跟随着前任的脚步，可雷沃隆却认为，他得对每一个让人愤恨和有害的行动负责，就仿佛卡诺门就代表着那个千年之敌。

253

国王会压碎他的，塞缪尔沉思着走出了办公室，跟随在国王的华丽长袍后面，它扑腾在走廊里就如同帝王蝶在寻找花朵。

* * * *

254

第三十一章：靠着一块岩石

玛雅正在准备一顿鱼汤，协助她的西蒙则用玛雅无法识别的语言唱着一首奇怪的歌。他切着蘑菇，添加进各式的根——看起来更适合马而不是人。

西蒙住的小屋很干净，打理地非常精心，考虑到西蒙在这里住了多久，它简直是个与时俱进的奇迹，不过，和西蒙有关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说是奇迹般的。

"你怎么做到的?"玛雅问道, 知道自已的问题有些不够具体, 但又好奇于西蒙会怎么回答。

"我假定, 你是在询问我长寿的事?"

玛雅点点头, 向熟睡中卡米尔的方向看了眼。约瑟夫这个补充水储备的老手正在忙碌, 这样一来就能为西蒙提供足够的安静和私密, 玛雅很注意这一点。

西蒙立即停止了切东西, 眼睛闭上了一会儿, 接入到一段古老时代的记忆里。"在我最初发现神谕时, 我还是个年轻人....."

西蒙停下来叹了口气, 陷入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这些记忆可以说完全是关于另一个人的, 他想道。"我离开了父母的家, 因为战争正伸出它强大的手来, 寻找更多的辐条装到自己的轮子去压碎南方的安滕伯瑞镇——"

"你身处战争中?"玛雅惊呼道。

"我逃走了。那场战争唯一的好处, 就是将我放到了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使命上。"

"你来到了这片森林?"

255

西蒙点点头表示肯定。"那个时候, 多尔曼森林还属于王室。战争开始时, 那些像我一样的异见者, 逃到了森林的圣地, 但他们不是被国王巡逻队杀害, 就是死于饥饿。任何被发现于森林里的人一被看见就会遭到枪杀, 因为他们全被假定为是异见者, 国王的士兵们一直很乐意执行王室的法令, 因为它会为每个死掉的异见者支付2个金锭。从此以后, 森林就完全.....无人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如何发现神谕的呢?"

西蒙重新开始切菜，低头看到了手中的刀。他记得，当他希望自己不被察觉地非法闯入森林深处时，这把刀正是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生存了下来的原因。而疑神疑鬼则在随后成了他的救星。

"晚上我睡在森林里。非常害怕被发现。我知道士兵们如果发现了睡觉的我，甚至不会那么麻烦去叫醒我，就以一支箭射穿我的心脏了，而我则可能还在睡觉.....恩，这样可无助于睡眠。所以，一天晚上，我设法找到了一棵睡觉用的树，就是那类树干高处有着呈半圆状伸出的巨大树枝的。躺在支撑着自己的交叉树枝上，我听到了一些喧哗声。"

西蒙再次停止了切菜，记忆泛滥而出。"喧哗声源自一个小巡逻队，他们正在巡查森林。自从几周前进入森林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但是我非常清楚他们对待异见者的惯常作法。"

"发生了什么？"玛雅边问边搜索着西蒙的眼睛，仿佛是希望在听到前就先看到答案。

"问题是我将鞋子留在了树下。"

玛雅因这回应而身体一哆嗦。

"赤脚才能更好地爬树，"西蒙回应着玛雅疑惑的眼睛道，"可我已经身在树上，没有时间爬下去捡起鞋子。只能希望士兵们打别处经过，要不就是，在晚上的光线下，他们或许会不太留心地路过，不过，每个士兵，我记得大约是5个，都举着火把。"

"发生了什么？"

"他们正好来到我所在的那颗树下，发现了我的鞋，留意到鞋子是摆放好的，而绝不是那类被人遗弃的。士兵立即警惕起来，分散开来寻找着鞋子的主人。"

"士兵们没有往上看？"

西蒙的眼睛闪着泪光，记忆连绵不绝地涌入进他的心智。"不，因着某种原因，他们没有想到，某个人会在夜里爬到森林深处的树上。"西蒙微笑道。"只要不制造声音暴露自己的位置，我就是安全的。你看，他们留了个士兵在树下，估摸着鞋子的主人或许会回来。"

"你不得不这样安静地待了多久呢？"

"问题是，"西蒙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我没有这样。"

"你被抓住了？"

"我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爬得高一些，这样，即使他们往上看，也没有机会看到我，可是，在往上爬时，几个松果掉了下去，在夜晚森林的绝对寂静中，你可以想象它们跌落得多么的大声。"

"他们向你射击了？"

"那个士兵对我叫道，如果不下树，他会不停地射箭，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比起动物般地被从树子上射落到地上，还是在地面上被一个看得到的捕杀者射杀比较好。当我摇摇晃晃下树时，多少担心着后背随时会被射中，但我的一部分却并不真正关心这个。我又冷又累又饿，对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充满了愤怒。有2周时间，我都在不断地迂回着走向森林的更深处。我完完全全地迷路了，非常清楚死亡正在围捕着我，唯一的问题是它会从哪个角度降临。至少，一支箭可能意味着更快的解脱。"

257

西蒙停下来，望向房间的另一边，确认卡米尔依旧熟睡着。"事实是.....士兵，尤其高级警卫，让我感觉反胃，谢天谢地，那晚的士兵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类士兵。"

"为什么？"玛雅问。

"把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士兵说。甚至在回答玛雅的这个问题的之前，西蒙就在想象中闪念间重新经历了这段经历。

"真他妈该死，你在树上干什么？"士兵查问道。"你是个白痴么？"

西蒙慢慢将脸转向士兵。"手放在脑后，面向着树。你必须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回答我的问题，懂吗！"

西蒙点点头。为什么他还没杀掉我？

"你的朋友藏在哪儿.....在更上面吗？"士兵盘问着以弓、箭指了指上面。就士兵而言这个人非常瘦小。通常，那些不太健硕、不太敏捷的，都被打发到异见者巡逻队里，因为异见者被认为是赤手空拳的可怜弱者。

西蒙摇了摇头，不确定如何回答才不会招来一箭作为回应。"我就一个人。"

"我才不相信你！"

"我就一个人。"

"你是白痴，无疑地.....只是在跟我说着瞎话。"士兵踢着地上的鞋子道。"你从哪儿弄到这些鞋子的？"

"那就是我的，"西蒙答道。

"它们对平民而言太过高档了，"士兵咕噜着，基本上自言自语。

这个士兵琢磨着伙伴们几时会回来，快速地看了看周围的灌木丛。他被要求不

能在追捕异见者的过程中喊叫，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这是规矩。（因为）异见者总是成群结队的。

他用弓箭指着西蒙的后背，站在他背后仅仅十英尺的地方。"你这坨屎是从哪个地方拉进这个世界的？"士兵查问道。

258

"我出生在一个叫作楞堂的小镇，"西蒙答道。他都搞不懂，自己为何竟回答了这样的发问。或许是他太过孤单，和人说话的感觉很好，即使对方正打算杀死自己。"你去过在那里吗？"

"别他妈东扯西扯的Screw off，"传回来的是个简短回答。"我们要做的事就在这儿。你已经关上了地狱出口，我们会静静等着，直到中尉回来，然后我们会进行些射击练习。在那之前，再从你嘴里冒出一个字，我就提早开始射击练习。面向着树，一下也不准动。"

西蒙是个宽肩膀，尽管衬衫大了2个码，但他的体型在每个方面都比这个士兵高大。士兵将火把插在了地上，非常接近于西蒙，使得他能感觉到它的高温，而他的影子则似乎在拥抱那棵，他之前希望能提供给自己安全和睡眠的树。西蒙琢磨着，这棵树会如何看待这场奇异的遭遇。无疑地，当一颗树要轻松得多，他想着。

西蒙的手臂因为举着的姿势而渐渐累了，他的刀，就紧紧地塞在衬衫下的裤子里，在沉默等待的过程中，这成了他新的痴迷物。如果想有机会让生命延续到明天，他需要在其他士兵返回前有所行动。

他的身体变得紧绷，肌肉也准备好了实施那心中排演过多次的行动。他快速地回头看了下捕捉者，寻找着任何能发现的有利条件。

士兵拉开了弓箭。"我告诉过你，不准动。你想我把这支箭射进你脖子吗，要不你比较喜欢它射进心脏？"

西蒙闭上眼睛，一气呵成地，低下身，以一个完美的筋斗闪向左边，转身掏出刀来，掷向士兵。箭嗖的一声掠了过去，西蒙立即在心里搜索着身体的任何疼痛，但并没有。

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那个士兵只能看着自己的箭射进黑暗的树林。当伸手到箭袋里够向另一只箭时，他眼看到西蒙拔出了火把，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火把击中肩膀时，转过脸去，顷刻之间，火苗窜上了他的衬衫和箭袋。

259

在接下来的混乱中，西蒙抓起鞋子尽可能快地跑进了森林。士兵则在地上痛苦翻滚着，试图扑灭火焰，并以最大的肺活量惊声尖叫着。西蒙能听到远处的其他声音，意识到，就在自己急速逃离士兵们的搜寻中心时，他们正在跑回那里。他很清楚他们都带着火把，所以始终留意着任何光的迹象。

西蒙任由强健的双腿翻飞，带着他远离那个不住尖叫的捕杀者。跑到一个安全距离后，他蹲了下来，躲在离事发地百余码外的一块巨大石头后面。他的肺都快燃起来了，双脚则流着血，他用手捂住了嘴，来减弱剧烈呼吸时的声音。一只火把闪过附近那黑手指般的树林，一个士兵的嚷嚷声一路穿过森林里厚厚的灌木丛。西蒙看到一个扫荡的士兵在20米以外经过，没有注意自己的所在地。

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双脚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森林的黑暗中，他的手本能地探下去摸向地面。那不是土地。我在做梦吗？

"那是什么？"玛雅问道，将西蒙从回忆的画面中拉了出来。

"是某种很硬的金属物质，上面有某种浮雕——"

"神谕……"玛雅因醒悟到这一点而张大了嘴巴。

西蒙点了点头。"我确实正靠在神谕上。尽管当时，甚至没有人知道神谕。它一直屹立在那片森林里，几千年来都完全无人知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记得当时，我思索着自己发现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我在黑暗中抬头向上望去，能看到某个巨大东西的模糊轮廓——一块巨石耸立在我的跟前——和一棵树一般高。当我看向四周时，我又看到了2块。"

"一共3块巨石？"

260

"置身于这些石头之间，感觉自己就像只小动物，"西蒙继续道。"我的皮肤开始刺痛，我知道我应该跑掉。士兵们已经扑灭了那人身上的火，重新编好了队形，我猜他们会分散开来寻找我。我可值2个金锭哦，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侮辱了他们，他们想要报仇。可我却听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重复着一个词，一遍又一遍。"

"什么词？"

西蒙揉了揉眼睛，仿佛有些累了。"那个声音说的是：别动。"

"你觉得这个声音是神谕吗？"

西蒙点点头。"我身体的每块肌肉，每个念头，每丝感觉都告诉我，穿上鞋，尽快跑，但我却停在原地，停在某些古老构造物的影子中——它们可能是人造的，也可能完全就是别的什么——而我则发现了它。我不能跑，如果跑了，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我没有方向感，那天是新月，whatever was left of the evening sun had long gone。"

玛雅将头发捋到耳后，偷眼瞅了下卡米尔，他依旧沉睡着。"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没有留下足迹吧？"

"正如我假定的，"西蒙答道，"森林地面是干燥的，打着赤脚，我的足迹无法被

察觉，尤其又是在新月的夜晚。拿着火把的追捕者们太过慌乱，甚至没有注意到我逃跑的方向。”

“那么士兵们都去哪儿了呢？”玛雅问。

“让我吃惊却又欣慰的是，他们离开了，并且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大概是返回了他们的营地吧。我相信捉住我的那个人烫伤得很厉害，所以他们觉得，疗愈他比让我立即死去更为重要。他们离开后，森林变得有多黑就有多静，我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精疲力尽，于是就拿鞋当做枕头，而那晚是2周来第一次，我睡在了地面上。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正睡在一个金色大环饰上，后来测量了下，它的周长正好有118英尺。”

“我的天啊！”玛雅惊呼道。

261

西蒙点着头道。“我一整晚都做着奇怪的梦，到第二天早上终于醒过来时，太阳都已经绽放光芒了。我第一次真正有了机会去看看自己发现的这个东西。”

“它看起来像什么？”

“这些巨石的表面满是一些奇怪的记号，我睡于其上的那个金色大环饰是最大那块石头所独有的。这些石头放置成了三角形，我甚至无法想象它们是如何来到那儿的。因着它们的巨大尺寸，地球上可没有技术能移动这些巨石，更别说将其树立到地上了。不，我明白自己无意间撞上了某种超自然的东西。那个大环饰基座上也刻有复杂的记号，但这些记号看起来与占星术有某种联系，因为一些符号我认识。”

“你是个占星家？”玛雅问道。

“我研究过，但我可没说我是，”西蒙略显不悦地说。

“你第一次是如何联系上它的呢？”玛雅问。

"第二天晚上，我坐在三角形的中心位置，就正好在大环饰的边缘上。那里有些独特的记号，我试着拂去累积其上的灰尘和碎片，去看得更清楚。当我这么做时，我变聋了。我无法听到任何东西。尽管森林非常安静，却总事会有声音.....一种弥漫森林的背景性的持续嗡鸣声，但当这种声音也听不到了，你才会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安静。"

"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的眼盲掉了。我完全失去了视觉。仿佛是某种东西在一个一个地关闭我的感官。接下来我失去了触觉.....失去了这种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感觉。接着，恐惧淹没了我的身体，因为我只能假定，自己正在死去，并正在发现一个如此令人惊异的世界，我可不想死。"

卡米尔呻吟了下，玛雅请求离开下，去检查他，一会儿后返了回来。"他很好，"她低声道。"继续吧。"

西蒙理解了玛雅的暗示，放低了声音。"我开始感觉到仿佛身体在融化。我彻底没有了感官输入的刺激。除了黑暗外什么都没有。我唯一知道的事——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它的——就是我正在某个地方呼吸着。我能感知到自己的呼吸，因为某种原因，这是令人欣慰的。每吸入一次新的气息，我就感觉那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呼吸，所以我就抓住它，直到无法再抓得更久时，才让它被呼出去。像这样过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要不就是根本没有时间感。

"但不知为什么，从这种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里，我感觉到一种临在性浮现了出来。感觉它好像正围绕在我的周围，试图发现某种方式进入到我的空间，我的时间。"

"那你害怕这种临在性吗？"

"怕到无法言说，"西蒙承认道。"但同时，我又感觉到了一种好奇感的到来。（于是）我继续地感觉着那种不断深入的探查，看起来它正变得越发接近，因为我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一些话语传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

"那些话语是一种不同的语言，"西蒙回答道。"我无法搞清任何含义，但至少知道存在着一种交流的尝试。我听到一个声音正说着某种我假定是语言的东西，尽管它们无法显现到我的心智里。"

"它们听起来像什么？"玛雅问。

"我不记得了，"西蒙不假思索地答道，被自己的回忆画面搞得有些烦躁。"但接下来我就意识到，这种智能不是在试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它所说的话语是一些能量性的载具，如同一些振动性的信息荚囊，能使我提升到偶遇到的这种智能的振动水平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话了。"

"它是在对你进行准备？"

西蒙点了点头。"是的，类似那样。那完全就相当于被调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基调。不过那一天，我们并未进行实际的交谈，我就被调音回去了。第一次对话是在几个月之后，完全偶然地发生的。"

小屋外的脚步声显得缓慢而吃力，玛雅和西蒙望出小窗，看到约瑟夫的肩头吃力地挂着4瓶水，衬衫被汗水浸湿透了。他们赶忙跑出去帮忙，这次对话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如同火被水浇灭了一般。

263

第三十二章：苍天的统治规则

卡诺门和托瑞姆被引入了王宫，一间宽敞富丽的房间里，天花板足有36英尺高，纵横交错的顶梁上雕满了繁复的图案，充斥着大蛇、恶龙、怪兽、以及能够想象到的每一种可怕生物。这变成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人将眼睛保持在地面上。

2位客人被告知，国王马上就来。同时，茶饮和一碟盖满蜂蜜的饼干送了进来。

一路走来，卡诺门和托瑞姆的确饿了，况且，因着所需的准备和早早的出发，他们也没顾上早饭。

侍者留下他们离去后，2人迅速地拿起茶和饼干坐了下来，希望国王不会在几分钟内到来，这样他们才能吃些东西。

"今天，我的腿恐怕不太好，"卡诺门正声道。"宫殿里过多的楼梯，加上使用了多年的身体，这2个尤其不是对好组合。"他努力微笑道，可微笑不知怎么地却消失在了更为急切的喝茶动作中。

托瑞姆就坐在卡诺门旁边，伸出手放到卡诺门的前臂上。"很难过听到这些，大人。我能做什么来舒缓你的疼痛吗？"

"你可以和雷沃隆好好说说我们的状况。(译注：case是双关语，可以指病症，也可以指理由或证据) 那会缓解我的疼痛的。"卡诺门对自己低声笑着，拿起了另一片饼干。

托瑞姆心照不宣的笑着。卡诺门让他陪伴着一起来实仅仅一天之前的事。这是在测试他面对敌人时的勇气。卡诺门正在对他进行着准备。

264

两人坐在一张黑色的大理石桌子旁，上面镶嵌着白色大理石的繁复几何图案。桌子不大，但应该能够舒适地坐下8个人。它在这个几近空荡的房间就如同汪洋中的孤岛，房间的四个角突兀着巨大的柱子。一侧的墙边是一台钢琴，其对侧则是巨大的格子窗，其余的墙壁上则挂着王室前18代国王的肖像。

门突然打开来，雷沃隆漫步着走了进来，眼睛机敏地瞄过桌面。"好啊，我看到你们找到了对付这些茶水和饼干的方法。"

卡诺门嘴里塞得满满的，而托瑞姆，则仿佛一个代理人，站在他旁边说道。"感谢你的款待，陛下。我们很荣幸成为你的客人。"

按照惯例，第一会员不必站起来向国王致敬，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平等的，不过，雷沃隆国王非常鄙视这一惯例。

"就如你显然已经看到了的，"卡诺门依旧嚼着饼干补充道，"它们非常之棒。"

"如果不是非常棒，就是你因旅程而非常饿了，"雷沃隆说着坐到了卡诺门对面，为自己倒了杯茶。塞缪尔，关上了身后的门，简单地点了点头，加入了这个严肃的群体。

"那么，告诉我吧，既然你是如此的仁慈，你关于神谕的梦想是什么呢？"卡诺门问着，将满是饼干屑的空盘子推向雷沃隆的方向。

雷沃隆看了眼托瑞姆，然后直直看进卡诺门的眼睛里。"这次会面只是让已经同意的事情达成正式的协议。我对神谕的计划就是去理解未来——被你们贪婪消费了几百年的那个未来。你们甚至没有考虑过，因为拒绝让我接入这种信息，所带给我们国家的不利之处？"

好，他生气了，卡诺门想道。或许他还会更加粗鲁。卡诺门看了眼托瑞姆，清了清嗓子。"无论你会怎么想，但教会从未将得自神谕的信息分享给任何人。除了我以及我所信任的少数精心挑选的高级会员之外的任何人，接入（神谕）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至于对我们国家造成的不利之处，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国家——这个行星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因为没有接入神谕而遭受到了损害。"

"要说我的梦想，"雷沃隆打断道，"我要彻底地完全接管神谕——"

"你应该是说我们吧——"

"我们，"雷沃隆抬起手打断道，嘴角处映现出了他巨大的自我。"我们会分享的，别担心。我仅仅只想确保神谕远离那些想要毁灭它的人。"

想到胡格里托德依旧是个威胁，卡诺门在椅子上移动着位置，腿部的疼痛如同转瞬即逝的阴影，短暂地映显在他的脸上。"对于我们这边，你们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我向你保证，我们会控制住教会内的任何威胁。再者，我们已经发展出了多层次的防卫措施来保护神谕。坚不可摧，从未被突破过。"

"甚至没有被军队？"塞缪尔问道。

托瑞姆身体前倾准备说话，但卡诺门回答地更快。"除了我所挑选的少部分人，没有人知道神谕。"

"我们就知道，"雷沃隆答道。"我们也属于你挑选的少数人么？"

卡诺门笑起来，瘦骨嶙峋的双手构成塔状。"你如何知道我们不是在利用巴塞罗将信息传递给你的？你怎么知道，利用神谕的帮助，我们没有对于神谕的共同所有权的各个面向进行规划，以帮助我们获得某种更重要的东西？"

雷沃隆在黑色桌面上敲着手指，大理石消音了手指敲出的无意识击打声。他的心智奔走在卡诺门声明的相关可能性中。"那么请告知下，那个召唤着你更大奖品是什么？"

"一个词.....独-立，"卡诺门缓缓地说道，仿佛是在享受每一个音节。

雷沃隆摇着头道。"教会是国家的宗教！我拥有着它。你是忘记这个事实了，还是疯掉了？"

2 6 6

雷沃隆等待着一个回应，可卡诺门却保持着沉默，沉浸在不可示外的秘密里。雷沃隆看了眼塞缪尔，仿佛在寻求他于这个事情上的洞见，可是他依然地一言不发。

"那么，你将神谕交给我，以换取你的教会成为独立王国？这就是你所建议的？"雷沃隆问，他的脸因为不敢相信而扭曲起来。

"在你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提醒你，就这么拿走神谕，而不给你任何交换物，这可完全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怎么可能准许你独立？"

"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作为我们世界唯一普世宗教的最高领袖，我能准予给你进入天国的权利.....权力。"

雷沃隆大笑起来，摸着下巴道。"你演算时忘记了一些颇为重要的东西，我可不信仰你的这种权威性。或许直接地讲，我完全不相信死后生命，所以为什么我甚至要去担心，你是否有权决定一个人进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为对我而言，这些是同一个虚构硬币的不同2面而已。"

卡诺门微笑着，手指玩弄着茶杯把子。"你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无论相信死后生命与否，你都恐惧它。因着这种恐惧，你就只是凡俗而脆弱的，和愚昧的平民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却能给你一种新的权力——不可战胜的权力——前提是你愿意单纯地跟随着我的智慧。"

卡诺门停了一会儿，仔细研读着雷沃隆的表情。能看到雷沃隆那公然的堕落神情，正低语着一长串的理由去停止这场对话，并简单地强迫卡诺门签署塞缪尔起草好的文件，改变神谕的所有权和监护权，以使得这场盗窃合法化。

"我的教会拥有神谕的主导权很多年了，我们利用这种接入而证明了死后生命。我们精确地知道，它是如何被构建的，其规则如何运作，一个人又能如何应用这种知识去避免那扭曲的幽灵世界的种种恐怖之事。"

267

"你们提供的这个是什么？"塞缪尔翻开一个文件夹，带着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低着头，眼睛凝视着一份详细的法律文件，正假装读着。

"我们会签署你的那份文件，"卡诺门看了下文件夹道，"而你们则签署我们这份。我们的文件是教会与雷沃隆国王及其继任者——无论他是谁——之间的一个协定。

"

"协议的细节是什么？"塞缪尔问。

"高级会员委员会将被给予独立自主权，它的领地被归还给它所有。作为交换，神谕被交给国家，其所占土地也被国家收回，包括全部防御系统，它们也是神谕土地的一部分。

"不过，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卡诺门凝视着雷沃隆的眼睛继续道，"我将特赦你罪孽深重的天性，确保你得到一个安逸而荣耀的死后生命。没有这个特赦，我可以向你保证，以我们创造者授予我的全部智慧向你保证，你会希望来世真地只是个虚构故事。"

雷沃隆大笑着将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来，手指恨恨地指着卡诺门。"你判处我下地狱？我的血统统治这个地球的时间，比你的教会存在的时间长多了。通过文明人类的律法，我们将心智的健全性带给了这个世界。我们设法将所有人类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下，以便我们能够更高效更和谐。难道这些就是将我判入你那个地狱的罪行？"

卡诺门眼睛盯在茶杯上，惊异于它柔和的颜色，以及自己的脸那扭曲歪斜的反映。"你夺走了多少生命，我亲爱的国王？在你发动的战争中，你杀掉的人不是远多过你荫庇的人？你烧掉摧毁的城镇不是远多过你所建设的？"

卡诺门任自己缓缓的话语翻滚在房间里，如同云雾向天空升去。"《生命之书》训诫过，这些行为都是反人类的罪。它们会受到最高的惩罚。有着这些邪恶行为的罪犯，会在死后生命中遭遇最为严厉的折磨，而那，可不像现在这一生，那可不是暂时的。"

雷沃隆将椅子紧紧推进到桌子里，托瑞姆和塞缪尔以为他要离开，起身站了起来。雷沃隆双手搭在椅背上，自顾自地大笑着，仿佛他脑子里的一个声音正在对他讲笑话。"你真地认为我会听信你这套陈腐的协定？即使你的上帝是真的，你的天堂

和地狱也是真的，上帝怎么会容许一个我这样的屠夫买通走往天堂的路？什么样的上帝会这么做？"

"通过签署这个协定，"卡诺门回答，"我能代表你进行调解。这就是上帝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他理解，世界上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可能会迷失在权力中。当他们通过诸如此类的行为进行忏悔，如果我再作为申请人作出恳求，他们就能被宽恕。这是上帝亲自写下的，为权力者而设的唯一救赎行为。"

塞缪尔清了清嗓子。"我能看看这份协定吗？"

托瑞姆打开随身带来的文件提包，将一个褐色文件夹滑过桌面。塞缪尔拿起文件夹，打开来，细微的头部运动显示出他吞噬文字的惊人速度。

"那你要怎么处置你的独立和领地？"雷沃隆讽刺地问道。"聚合起一支上帝的军队，发动针对这个国家的战争？"

卡诺门抓住桌子，稳定着自己站起身来。"我们到此结束，"他说着转向塞缪尔。"你们有了我们写下的提议，全都在这里，包括我们打算如何处理我们的独立和领土。或许当你们有了机会阅读它后，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无论你们相信与否，只要你们签署了这个协定，你们的未来就会光明得多。你们能够将它看作是你们的救赎。"

"这么说来，这就是你的计划，不签署我们的协议就离开？"雷沃隆勃然大怒道。"你不明白我有着怎样的权力吗？我能毁掉你的教会——如果我愿意，我能一匹砖一匹砖地拆了它！"

"哦，我非常明白你的权力，"卡诺门反驳道。"但你演算时好像忘记了些东西。我们拥有神谕。我们知道你的决定将是什么，因为，这个协定就是你始终置身于上帝之光里的唯一希望。无论你在这个房间里对我们说了什么，在这些事项下，它们明天就会褪色，但你却不得不在余生里每天望着镜子，琢磨着自己站在上帝面前时是如何受到审判的。如果你追随我的智慧，所有这些重担都会被消除。"

雷沃隆看了眼塞缪尔，他依旧还在看着那份协定。"那你要对此说点什么，我著名的顾问？"

塞缪尔抬起头来，合上文件夹，放在旁边的桌上。"我们会更详细地研究它，然后再回复你。我们的相互合作或许会有裨益。"

"那么，它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雷沃隆带着怀疑的腔调问道。"我签署了这个协定，你告诉你的上帝，我确实是个可敬的国王，然后上帝就宽恕了我，这样当我死去后就能躺卧于天堂的恩泽里？"

卡诺门坐回到椅子上。"我的腿太累了，"他说着就在座位上按摩起腿来。他伸出手臂道。"请，加入我，请坐下，要不我会觉得像个孤独的病人。"弱点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雷沃隆继续挑衅地站着。

"我接受这个事实了，"卡诺门说，"你并不相信所有这一切。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是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你是这个领域的上帝。没有人能左右你，触及你，或是改变你的道路。你又怎么可能对上帝有所需求呢？"

卡诺门暂停了下，以便其他人，包括雷沃隆，坐下来并在椅子上移动到舒服的位置。"你是那个自己界定自己世界的人；那个确立起规则，让所有人都必须公开支持，否则就得接受惩罚的人。"

"你的要点是什么？"雷沃隆声音里透着好奇地问道。

"要点是，我理解你，"卡诺门平静地回答。"如果我觉得这个协定会失败，我就不会用它与上帝交涉。它不会失败。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就像信任那些服务你的人一样，相信你自己的绝对可靠。如果你相信自己真地就是上帝，那么在这个浩瀚未知的宇宙里，你就是人类的顶点，因而就是人类中的上帝，那么我就无法做任何事情去说服上帝宽恕你。你必须愿意身为.....人类。这是一个无可谈判的要素。"

雷沃隆出着粗气，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如果你认为我相信自己是上帝，你就根本没有理解我。在你的教会创立之前，我的血统就既是国王又是高级神父。我不需要像你这样的中间人。你只是爬到你们的弥赛亚背上，像骑马一样地骑着他，希望他会将你带到繁荣强大的地方。"

"无论我相信上帝与否都不是问题。上帝，如果存在，就不会需要我去信仰，他对我的需要不会多过我对你们的需要。我要让神谕置于我的控制之下。就这么简单。你将所有这些宗教狂热摆到桌面上，仿佛它就是这件事情的真正主旨，它只是个附带问题。我要神谕！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理解了我。"

雷沃隆在椅子上移动着，沉默充斥了房间。

托瑞姆清了清嗓子，在这场不断展开的对话中首次开口道。"神谕是你的。我们满足你的渴望，我们没有对抗。我们也理解，你想要拥有神谕及其领地。作为回报，我们所要求的全部就是独立自主。这个协定以大量的细节界定了这种关系，就如塞缪尔将会证明的那样，这点我非常确信。"

"这种独立性对我们多么有益就对你们多么有益。如果教会是独立的，我们就不会再被指责是一个侵略者，或是这个国家持续扩张的参与者。进一步讲，你那不断增长的权力会被所有人看作是属于你的，只属于你。国家的权力在你的控制下将会是世俗性的和独占性的。"

"好，但这本身就有它的问题，"雷沃隆提醒他道。"上帝就不会再被认为是站在我这一边了。"

卡诺门近乎无声地叹了口气，但表情非常明显是在愤怒。"认为上帝站在任何人一边都是愚昧的。上帝不选择任何一边，他投身于人民中。他将他的智慧带入那给予他教众们的一种持续扩张的分享中。如果说他对地球上的任何机构有兴趣，那无疑就是教会，因为教会的焦点完全置于世界人民的救赎上，而非特定国家的扩张或保卫上。"

"而这正是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不是吗？你能通过武力得到神谕，我们没有力量阻止你，但是，有了我们的帮助，你与神谕的关系会以更快的步调推进。有了这个协定，你也获得了与教会一种新的关系。我们会继续支持你们王国的王室宗亲，这全都在协定里得到了确认。我认为，在害怕自己会有所损失之前，你该好好读读它。"

"别对我说教，"雷沃隆简单答道。"我们显然走到了僵局。我有空会安排时间读读你提的协定，但我想要看看神谕.....就现在。"

卡诺门看起来非常疲惫。作为教会的领袖，他花费了大半生的时间，来竭力保持为一个走在雷沃隆前头的人。他觉得雷沃隆是个不敬神的权力贩子，只有符合他的议程时，他才claimed to be god-like in his powers。而在不符合议程的情况下，他则是个野蛮敌人，有着恶魔的全部无情。

卡诺门知道，一旦雷沃隆控制了神谕，他的教会对国王的议程而言就变得多余了。创造出独立状态，来保护起教会，并容许教会耕耘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趣。这就是卡诺门在棋盘上的最后一步，他必须在移交统治权给托瑞姆之前看到这一步的达成。

卡诺门面无表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紧盯着双手，它们正支撑着他那疲惫的身体向上升起。托瑞姆赶紧站起来帮助卡诺门拿开椅子，抓住他的手臂帮助他达成稳定、直立的站姿。无论何时拜访宫殿，不让黑暗逼近都始终是一场斗争。

雷沃隆抬起双手、耸着肩来表示抗议。"在你离开之前，至少告诉我答案。"

卡诺门转过身去背对着国王，缓慢地走向门口。这就是权力的焦躁，他自付道。"当你读了协定，准备好讨论它时，我们将在神谕所在地见面。那时，我会做个适当的引介的。"

"要是我压根就拒绝了你的协定呢？"雷沃隆问着靠回到了椅背上。

卡诺门停在巨大的门前，由托瑞姆为他开门，然后转身面对着雷沃隆。他的风帽已经戴上，身体微微有些佝偻，姿势尽管虚弱，却有着蛇一般狡诈的品质。"你想要利用神谕智慧的渴望，会战胜你因这份协定而生的担忧。"卡诺门以拐杖指指塞缪尔面前的文件夹。"我们会等着你在空闲时间作出的决定。再次感谢你的华丽的款待。饼干非常.....它们非常棒。"

说着，卡诺门和托瑞姆静静地穿过门道，任由巨门敞开向毗邻走廊上的清晨阳光。阳光透过走廊窗户的格栅流淌进来，组合出鲜艳宝石红的棋盘形状，这是唯有卡诺门才留意到的信号，因为他感觉到了温暖轻柔的光对于自己的拥抱。

* * * *

273

第三十三章：负罪感这个工具

"只有一个长口子，膝盖上的，还让我担心，"玛雅低声道。"它没有复原。希望我们能够缝合它。"

西蒙注视着玛雅，他深邃的眼睛看到了一条时间之河，宽阔得足够掩饰住7个生命。"你为何不和约瑟夫一起去多取些水来。我会照顾好卡米尔的。"西蒙建议道，一只手向着门的方向摆动，仿佛风中的挂链招牌。"现在就去，赶在天色变得更黑之前。"

卡米尔睡在地板上，前额上满是汗水，蜡烛在房间里亮着，如同温暖太阳的替代者，奋力散发着光。西蒙守在旁边，望着熟睡的卡米尔，玛雅和约瑟夫离开了小屋，他们的声音最终淹没在了森林巨大的寂静中。

"卡米尔,能听到我说话吗？"西蒙跪下身来，轻轻摇着卡米尔的肩膀。"卡米尔,醒醒。我需要和你谈谈。"

卡米尔的双眼颤抖着，终于睁了开来，脸上带着发烧状态下迷糊的呆滞表情。他轻声呻吟着，转过头望着西蒙，在昏暗的光线下努力聚焦着眼光。"出什么事了？"

"来，喝点水，"西蒙吩咐道。"我需要问你些事情。"

卡米尔喝了西蒙给的水，完了点点头。"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感觉这么头晕.....这么疲倦。"

"你在发高烧，"西蒙答道。"它明显加重了，我们需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卡米尔的眼睛努力聚焦着，可接下来却因眼皮沉重而闭上了。他能做的全部就是对西蒙的宣告回报以呻吟。

西蒙携起卡米尔的手，紧紧握住。"你容许我来试试，去解决掉这个问题吗？"

卡米尔微微点着头。"我能做些什么？"他低语道。

274

"听着我的声音，只要听我的声音，"西蒙答道。"我对你说了什么，你必须将它想象出来。这需要你全部的焦点。明白吗？"

卡米尔点点头，抓起西蒙的手，握紧来表示确认。"玛雅在哪儿？"

"她和约瑟夫去取些水。一会儿就回来。"

当这些话被吸收后，卡米尔明显放松下来。

"闭上你的眼睛，仔细听我的话。"西蒙说着，停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

"深深吸一口气，卡米尔，将这口气吸入身体时，不只是将它感觉为空气，将它感

觉为是生命本身。将它感觉为是一种能量，进入你的血液循环，在你的身体里十分自如地移动着。明白了吗？"

卡米尔点点头，开始深呼吸，起初引发了咳嗽，但重新调整之后，获得了一种专注而持久的呼吸。

"好，就是这样，"西蒙俯看着这个年轻人，卡米尔的脸上充满着绝对的专注。"有时候，"他带着沉静的权威性说道，"生活会迫使我们做出决定，将生命置于一只手，死亡置于另一只手。你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于是一个人死去了.....因你的手。释放开这个行为，卡米尔,现在就释放掉它。这是自我防卫，清白依然存在于你的内里。并不需要以一个人的死去偿还另一个人的亡。明白我的意思吗？"

卡米尔感觉西蒙的手握得更紧，一股电流能量流过了自己的手臂，有一阵子，他疑惑着是否是自己想象出了这一切。

"我理解，"卡米尔设法说道。"尽管我恨这个男人，但我.....我夺走了他的生命，我确信上帝会——"

"卡米尔,在我们所在界域里，生命并不是完美的。它可能会是肮脏的，令人不快的。但是，我们存在于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就在于我们有能力自行思考、感觉、及行动；就在于我们是创造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我们外在的某人、某物的傀儡。

"借由自由意志的这种表达，我们被拉进了并不完全是由我们造成的故事里。它们就像马赛克，是由不是数千也是数百个的心智经验拼接而成的。你并未给自己写下过谋杀的故事，尽管它是由你实施的。宽恕你自己吧，卡米尔。宽恕你自己。"

275

"我没感觉到自己有罪，"卡米尔凝视着西蒙的脸低声道。"但这无法改变我杀掉了一个人的事实。我怎么可能宽恕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事？"

西蒙将头向后扬起，闭上眼睛。他知道自己能疗愈卡米尔，但除非卡米尔能宽恕他自己，否则疗愈只会是暂时的，而且非常可能是有害的。

"我曾经身置于跟你相同的情形，"西蒙说道。"我慢慢达成了我的宽恕，我绕了一段弯路找到了它。宽恕，就是你所需要的，好吧，这件事要完全解决确实需要时间。没有能驱散它的魔法饮料。我要求你做的全部，就是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宽恕。"

"为什么？"卡米尔问道。"你老是提到的宽恕，要点又是什么？即使我能做到，又会带来什么不同？我还是该死地会下地狱。早或晚而已，他们会找到我，他们会杀死我。不存在什么宽恕.....所以，即使我能设法以某种方式宽恕掉自己，那些权势者，也不会的。"

卡米尔挤出了一丝笑，闭上眼睛道。"我真的需要睡会儿了....."他虚弱地嘀咕道。"如果我死了，拜托你，埋葬我的尸体。找片好树林，为我树个碑。让它不易被发现.....上面写上些好听的话....."卡米尔渐渐睡去，话语含糊成了沉默。

西蒙完全理解卡米尔。

独处于小屋里，西蒙吟唱起一段父亲那儿学来的歌曲；歌声局促而羞涩地充满了房间。歌词是召唤创造者，来为歌唱的人儿解释出他的目的——移除掉面纱，让他看到光亮而明晰的地平线。

想起卡米尔，西蒙困惑不已。面纱是不透明且多层次的。他知道卡米尔是那个会改变每一件事的人，那个神谕所预言的人。可是，卡米尔却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使得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老是开着，在门的那边，有着黑暗本质的实存体会以负罪感这个潜在的工具拉拽走他。

* * * *

第三十四章：初期的圣殿

这是个充满阳光的明丽清晨，胡格里托德带着大剪刀和厚手套穿行于修道院的花园里。这是忏悔仪式的第二天，他来到户外，置身于修道院东侧边界一线，那宽阔却又受到精心照料的花园。自由的滋味就是一味令人陶醉的药，奔流于他的整个身体，带来一种无法抗拒的愉悦。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异常耀眼地挺立于，他先前所在监牢外那令人厌倦的灰墙边上。甚至那令人厌恶的使命，那杀死巴塞罗的赎罪任务，也一直被划归进心智深处的某个秘密角落，而无法减弱他因自由而新得的热情。

胡格里托德正走向了一栋鲜为人知的建筑，那是存放修道院的园艺、草坪护理工具的地方，他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的空气，辨别着其中松针的味道和茉莉花那更为细微的香气。这个区域远离于修剪过的草坪，凹藏于一片红松树林后面，松树挺拔笔直，如同高耸入云的哨兵。胡格里托德围着这栋建筑走了一圈，寻找着入口。它比想象要大得多。秘密花房的故事一定是真的，他想道。在建筑后部他发现了一扇木门，上面有着一个奇怪的门环——一个大蛇环成了一个圆圈，仿佛正吞食着自己的尾巴。

他抬起手，拉起这只青铜的环，放手任其撞击了一下金色圆盘。声音清脆，回荡于附近的树干之间。门咯吱一声打开来，一个腰微微有些弯的老修道士，徒然从阴影里闪出身来。"早上好，胡格里托德，我一直盼望着你的到来。"

这个声音即刻地让胡格里托德感觉到了些许的熟悉，可是对这位修道士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早上好.....我的双腿一撒开就将我带来了这里。 I arrived as soon as my legs would carry me.。"

"啊，今天是个适合奔跑的好天气，"老修道士说着以手示意胡格里托德进去。

277

各种能想象到的园艺工具环侍在周围，房间里的味道让胡格里托德想起了坪草

与冰冷铁器的奇异混合。

"我理解，你是在农场长大的，"修道士说着放下了风帽，露出了一张显然是被火烧伤的脸，尽管治愈了，可脸颊和脖子上严重烧伤的皮肤，还是留有着看上去非常脆弱的塑料般的斑纹。更别说他的头顶，几乎全秃，只有零星的几撮头发，如同一片群岛，能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肉体烧伤的痛苦，不过，在他那损毁外貌给人的第一印象之下，却潜藏着一双温柔的眼睛，就如同海龟的眼睛。

"是，我是的，"胡格里托德回答着，尽力在对视时不表现得太过轻漫。

"所以，我猜很多工具，在你看来都会非常熟悉。"

胡格里托德转了一圈，审视着房间里的精心布置。工具全都很整洁，几乎摆满了2面长长的墙壁。割草机放在门对面的墙边，精心地排成了几列，钢制的刀口一遇光线就闪闪发亮。

"我的名字叫多瑞安，我打理着这栋建筑.....甚至还住在这里。"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伸出了自己的手，留心着不要握得太用力。"很高兴见到你。"胡格里托德微笑着四下张望。"这儿比我预想的大，"他补充道，"但我没想到会有人住在这里。"

"是的，我充当它的看守者有.....恩，我猜到现在有20多年了。"

"你的助手说，你想给我看些东西？"胡格里托德问道。

多瑞安微笑着，用手引导着胡格里托德来到了另一扇门外。"我们可以到这里面去谈。"

门里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有一张小桌子和3把椅子。墙上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方形窗户，为这个空间提供了唯一的光源。

多瑞安叹着气坐了下来，指着一把椅子让胡格里托德也坐下。旁边 2 个茶杯冒着热气。"我泡了些茶，那么请，你自便。"

"谢谢，"胡格里托德躬身道。

"你认出我了吗？"多瑞安问。

2 7 8

胡格里托德喝了口茶，来掩饰他对这个问题的惊讶。"不，我没认出你，但你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多瑞安自顾自笑着。"我是真相读取者。我们昨天刚见过，尽管那无疑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

胡格里托德微微地倒抽了口气，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所处在的并非普通的境遇。突然间，日光下的清白就转变成了想象中那黑暗而肮脏的巴塞罗谋杀计划。"我.....我没有意识到你生活在这里？你为什么让我来呢？"

"就如我助手告诉你的，我要给你看些东西。"

多瑞安微微摇晃着站起身来。"跟我来，"他说着戴上了风帽。"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带上茶。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会有点冷。"

* * * *

陡然下沉的楼梯，令人惊讶地突然出现在了胡格里托德的眼前。就在片刻之前，他们从厨房的一扇门后出发，走上一条光线昏暗的无窗走廊，当多瑞安来到一个壁龛前，调校了某种东西，走廊上的一块嵌板旋转开去，就露出了这个下降的楼梯。他点上一根蜡烛，2 人走下了这段古老岩石制成的、已磨损得非常光滑的阶梯，在

某些地方，台阶都磨损得凹陷了下去。

"我过会儿会解释这一切，"多瑞安说着回头看了眼。"留神这些台阶.....它们比普通的宽得多，一些地方还有点滑。"

胡格里托德很庆幸自己没端着茶杯，那只会让他的航程更加复杂。一步步走下台阶时，他注意到了，墙壁也是由岩石制成的，切割工艺尖端精密。墙上有一些奇怪象形文字所作的题词，那些文字是他的研究生涯中从未见过的。

2 7 9

"谁制造了这些？"胡格里托德敬畏地低声道。

"过一会儿我会详细说明的，"多瑞安答道。"令人惊叹，对吧？"

胡格里托德设法点了点头，却无法说出话来。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间，要不就是被运送到了另一个行星。

他的手抚过那些题词。那是些繁复的浮雕，其卓越细节的艺术性丰富得超过了能以石头进行表现的程度。这样的类型只能是为上帝心智准备的。墙壁从脚到顶都覆盖着这种神秘的语言，并被编码在了一道道波动起伏的行列里，如同刚刚交往的爱人，脸上的羞涩潮红，乞求着被破译。

胡格里托德几乎没有注意到楼梯到了尽头，就哑然失语地进入了一个大且深的房间。房间的墙壁，足有20英尺高，就像楼梯墙面一样充满了某个失落文明的复杂象形文字。水晶从这个大房间的各面墙上伸突出来，排列成一个近似于圆圈的图案Crystals jut out from the walls of the great room, positioned in a pattern approximating a circle。

"这.....这些都来自哪里？"胡格里托德依旧惊奇地低声问道。

多瑞安微笑着，如同一个见过上帝的人，现在能引导其他人去往天堂的家园，

欢庆与神的第一次见面。"你曾纳闷过吗，教会为什么将营运中心建在这里？"

胡格里托德，依然一脸敬畏地检视着房间，听到这话摇了摇头。"我猜是因为这里的美丽？"

"这片土地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神话历史。一位王后兼祭司，将位置传给了她的儿子，可这个儿子却未注定会成为国王，因为他还有 3 个哥哥。这个王子，在其母亲的力促之下，非常坚定地执着于宗教而非王位之上。在研究我们世界的各式宗教时，他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是关于弥赛亚的生命及其教导的。这些文献使他坚信，值得去为我们的弥赛亚建立一个宗教及相关的全套配置。这样一来，一个宗教诞生了，同时一个与王室毫无关联的大神父也出现了。"

"你是在谈论普埃莫瑞恩？"胡格里托德问。

280

"正是，"多瑞安点了点头。"普埃莫瑞恩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任领袖，他接受那位年轻王子的委派，利用我们弥赛亚的忠实跟随者们所保存下来的残破文献，创立了一个宗教。

"那位年轻的王子，康斯丹珀，将这片森林给了普埃莫瑞恩，并告知，他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教会。而他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普埃莫瑞恩必须承认，康斯丹珀有着超越教会神圣书籍的终极权威。"

"先生，我研究过教会的历史，"胡格里托德说。"我完全没有印象，曾看到过样一位王子，或任何名字类似的人。你确定这些是真的吗？"

"这位善良的王子被他的父亲杀害了，因为他的父亲，多尔曼三世国王，发现他赠与这片土地的目的竟是建立一个可媲美王室宗亲的宗教。你看，王室大家族在那个时候既是国王又是祭司，他们真正地认为自己就是诸神。他们的宗教是由国家倡导去崇拜和尊重的，方式则是通过精心发展赞美他们扩张过程的神话和传说，仿佛宇宙之灵特别青睐于他们的诸神。

"康斯丹珀的计划被发现后，他就被处决了，他的存在也被从记录中抹去了。但在国王发现他的计划之前，普埃莫瑞恩带着追随者着手勘察这片土地时，发现了这个神殿，而在达成这个发现之后不久，神谕很快也被发现了。

"我们的宗教是秘密创立的。只有康斯丹珀知道这个计划，他给予普埃莫瑞恩权力去建立宗教和准备资料，包括我们的《神圣之书》，而那正是基于我们弥赛亚的教导之上的。神谕的教导是后来才出现的，它的教导，尽管在某些方面相似于我们弥赛亚的，但它关于其他诸世界、或其他实存维度的描述，却更为细致也更具有表现力。

"我们的弥赛亚解释了其他世界是存在着的这一事实，而神谕则解释了它们是什么，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上帝对着平民诉说，神谕则对着我们的第一会员诉说，这2种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

281

"那神谕教导被隐匿起来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胡格里托德问。

"这非常复杂，"多瑞安长长地叹了口气道。"一个名叫西蒙·安特冈的平民发现了神谕。这个西蒙实现了我们时代与神谕的第一次交流。在那之前，查科布萨人建造了这个神殿，但就如你能看到的.....他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

"西蒙对于神谕有着天生的亲密感，而且这似乎是相互的。根据我们最早的记录，西蒙创作了神谕教导的第一个合集——至少那是用我们的语言所创作的第一个。大致就在合集被完成的同时，普埃莫瑞恩创制了教会的教义、仪式、典礼、标志、以及教会的神圣书籍。"

"普埃莫瑞恩知道西蒙吗？"

"是，知道，当然知道，但那是直到西蒙写下第一卷神谕教导之后。西蒙有一小撮跟随者在研读和实践那些教导.....我们一般称其为异教徒，但事实上他们是被吸引

向真理的更深水域的神秘主义者。我确信他们非常清楚，一旦被国王，或者王室宗亲的任何成员，知道了神谕的存在，他们就会被夺去它的智慧，更糟的是，神谕非常可能被滥用。"

"所以，西蒙做了什么呢？"胡格里托德问。

"有消息说，一个新宗教正在被普埃莫瑞恩发展出来。西蒙感觉到，他所发现的神谕，以及对话神谕的方式，最好是由普埃莫瑞恩及其新教会来持有和保护，因为弥赛亚的教导是松散校准于神谕教导的。但西蒙没有意识到的是，根据协议，《神圣之书》被普埃莫瑞恩修改了以满足康斯丹珀。"

"哪类修改？"胡格里托德插话道。

"我恐怕，那会多得无从说起，"多瑞安抬起双手承认道。"但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在民众中逐渐灌输一种信徒感，使得他们顺从于权威，而权威既攥在王室宗亲手里，也攥在普埃莫瑞恩那才具雏形的宗教手里。"

282

"为什么国王会容许普埃莫瑞恩完成他的教会，既然他都愤怒得处决掉了自己的儿子？"

"国王还有其他儿子.....他是想让他们知道，当他们任何人辜负了自己的信任时，会发生什么。王室，至少在那个时候，会以家庭成员来制造实际的教训，因为整个家庭都有着成为国王的机会made object lessons out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because the family had access to the king。多尔曼三世国王是个精明的人，无论他对康斯丹珀感觉如何，他都理解，他的人民需要拥有属于他们.....民众自己的宗教。这样一来，他认为建立教会是个正确的判断。此外，康斯丹珀的那个协议已经迫使普埃莫瑞恩修改了《神圣之书》的文本，满足了王室宗亲。"

"你能给我个这类修改的实例吗？"

"我们的弥赛亚将会是全世界的弥赛亚Universal Messiah，"多瑞安回答道。

"但他就是啊！"

第一次，多瑞安没有动舌头，似乎沉默就相当于"不"。

胡格里托德身体前倾，质疑地盯着多瑞安。"这是在亵渎上帝。我不能相信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并不存在一个全世界的弥赛亚这回事，"多瑞安强有力地说道。"曾经来到这个行星的老师们都属于一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孤立的老师行事的，尽管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喜爱为他们涂上这样的亮色。可他们全是连接在一起的。从来都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一个全世界的弥赛亚，是的，我清楚这个主张是亵渎上帝，但我向卡诺门承诺过，要对你说实话。"

"卡诺门也相信这些？"

"光束会的所有人都相信这些，"多瑞安说。"当你有机会研究我们诸位第一会员的文字记录时，你也会相信的。"

"我糊涂了，"胡格里托德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这些又如何联系上了我的赎罪呢？为什么你让我看到这.....这个神殿？"

多瑞安靠在墙上，抱起手臂。"为了带给你理解。"

283

"什么理解？我一生都从未如此远离过理解！"胡格里托德放低声音，但强烈的情绪显而易见。

"很好，"多瑞安说。

"很好？"胡格里托德问道。"糊涂是件好事？"

"当你变得糊涂、不确定、迷惑、无处可去时.....那就是宇宙的转变之时。或许看上去引擎在噼啪作响，甚至停转了，但宇宙只是在简单地重新布置自己，来让你看到墙上的一道裂缝。现在这个就是你墙上的裂缝。"

胡格里托德无法自己地大笑起来。"我墙上的裂缝？我正在试图看穿什么墙？"

"重要的不是墙，而是墙的另一侧，"多瑞安平静地回应道。

"那是什么？"

"真理的一个更深版本，"多瑞安轻声说道。"就是现在，你如此较真地抓着你的世界，使得你已迷失了自己的道路。你一直知道自己并没有拥有体认。很多年前，还是个孩子时，你就发现了自己不只是个身体。你发现了自己也是能量——一种流遍你物质身体的非物质的东西，而且它那魔法般的能力是联手于你的意图的，而你则观察着这种能量在自己生命里的显化。

"某一天，你又意识到一个事实，你不是能量，而比较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是你最核心的身份，这个核心在扩展和进化去变成了某种比你来大得无限的东西。"

胡格里托德聆听着，可却无法搞明白一个字。就好像自己失去了理解事物的能力。他看到的任何地方，听到的任何字眼，都感觉是异域的、无关的。"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理解我怎么变成这些的一部分。"

"接下来，你又突然意识到，你也不是一个意识，"多瑞安继续道，无视着胡格里托德那悲痛的焦虑。"相较之下，你比较是属于一个宏大的、联合性心智的一部分，而这个心智则监控着时空的种种界限。这个界域内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在这个联合性心智的内部，都属于一个巨大的马赛克，这个马赛克事实上与任何人的生命或意识都没有关系。

"但在你生活以这种体认之后，如同一条大蛇，你会再次地蜕掉你的皮，并因着体认到自己并非那个宏大心智，而得到重生。你仅仅就只是存在于极度狂喜中的一道和谐的光波。你不是宇宙，不是任何的显化物，也不是一体性心智的意识。你没有方向、目的、或责任。你只是一个无限喜悦的体验者。在这种状态下，你生活在了恒久的感激中。

"可是接下来，不可能的事情却发生了，你意识到自己并非那道存在于极乐中的和谐光波。不，你是绝对的、无上的意识。你因知觉而扬升，因无知而堕落。你容纳着万物。你活着又死了。你知道又不知道。每次一接近这个体认的底座，你都会跳入一个失却确定性的位置。

"你想知道什么问题会伴随这种不确定而来吗？"

"什么问题？"胡格里托德问道，他的心智猛然聚焦和警觉起来。

多瑞安清清嗓子，深深吸了口气。"为什么我会有意识地剥开了"我是谁"这个洋葱？为什么我会关心我是谁？既然真理滑出了我的理解力之外而变成了别的东西，为什么我还会奋力想知道真理？既然我从未被拯救，为什么我还会寻求着拯救？既然体认从来无法经久，为什么我还会寻求体认？为何确定性总是拐向于不确定性？"

胡格里托德在神殿地板上坐下来，沮丧感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举止上。"所以，答案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

"猜猜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多瑞安问道。

"你是指这个古老神殿？"

多瑞安点点头，他的眼睛里被某种无可名状的力量支配着。

胡格里托德耸耸肩摇头道。"我不知道。"

"你从我这里听到的，可有什么能让你想起教会的教导？"

"没。"

2 8 5

面对胡格里托德的痛苦，多瑞安却笑了起来，他身体上散发出的能量特征如此明显，就如同一种北极光。"这是因为教会有着一种外围教导和一种内部教导，因为存在着教会中的教会。"

多瑞安贴着墙滑下来，坐到了胡格里托德的对面。"我们这些人足够幸运，接触到了内部教导，它存在为一种截然不同的体认，但这种体认无法分享给外围教导的人们。那会侵蚀掉教会所致力构建起的每一件事。"

"所以教会的最高领导们，并不相信他们鼓吹的那些教义？"胡格里托德问道。

"我们相信不同的版本。其间存在着相似性，但是，你只能在表面上发现它们。"

多瑞安直直地看着胡格里托德，他的眼睛就如同他身后的水晶那样闪烁着。"所以，我的问题还是，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该是，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胡格里托德低声道，口气里带着不断增长的漠然。

"这2个问题是同一个三角形的不同顶角，"多瑞安说道。

"好，我假定原因就是来讨论我的赎罪.....谋划出细节——"

"不是那个，继续深入！"

"不，我认识到.....从我们走下楼梯那一刻开始，就存在着别的东西，别的什么"

议程上演了。"

"注视那些墙时，你看到了什么？"多瑞安问道。

胡格里托德审视着墙壁，沉思着它们的含义。"我看到了某个民族的语言，这个民族觉得这些文字——无论其意思为何——非常的重要，需要保护起来。我的想象是，这些文字可能是献给他们上帝的。"

"它们是神谕的语言，"多瑞安纠正道。"这些是神谕几千年前的教导。"

"你已经将它们解码出来了？"

多瑞安点点头。

286

"我猜接下来，这里有一些东西需要我去学习？"胡格里托德提出道。"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是，如果它们与我的赎罪无关，你为什么又要给我看它们呢？"

"因为你需要去理解，为什么你需要关心剥去面具，而加入内部教会。只有这之后，你才会有积极性去实施你的赎罪。所以，我会让你以今天余下的时间来探索这个神殿——"

"你要将我留在这里？"

"你害怕了？"多瑞安惊讶地问。

"只是过去一周以来，我一直生活在黑暗的牢房里，今天我刚刚还十分希望好好地享受享受阳光，风——"

"别低估这个神殿，胡格里托德，也别低估我讲授的智慧。这个神殿有很多密室，每一个都值得你去探索。"

"但我甚至无法读懂这种语言——"

"这不是问题！"多瑞安提高了声音。"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地方是我们教会的源头。教会的一切都开始于此。单单就处于它的临在里，你都会学到东西。倾听，并对这些墙上的每一个事物保持开放。当你准备好离开时，我会来找你。"

说着，多瑞安利以背后的墙作为支撑，站起了身来。"那边有个电筒。我建议你，在我带走神殿里的唯一光源之前，去拿上它。我也建议你仔细思考下，即使身处在了这千层黑暗的引力中，为什么你还如此关心于要成为一个灵性的人。"

胡格里托德默默地看着多瑞安走上了那时光侵蚀的楼梯，他手中的烛火，勾勒出了他微佝的身形。胡格里托德独自呆在这个异域世界里，尽管它是教会的源头，可看起来却不像他花费了大半生来热情学习的那条河流。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诅咒上帝，但是他忍住了。

* * * *

287

第三十五章：心脏的梦想

萨曼瑞尔王后，属于那些不断为地球增色的最美丽且最有权势的女人。她的每个方面都是庄重优雅的，她高贵匀称，头脑精明，常常在国王的计划里发挥暗中的影响力。她住在专属自己的区域，紧邻于国王的房间，国王总是频繁地探望她，询问她对各种国家事务的建议，希望他们的讨论最后能转移到那些基本的活动中(译注：男女之事？) devolve into base activities。

王后是昂绰将军的女儿，昂绰将军是闻名遐迩的杰出军事战略家，出自一个几百年来盛产军事领导人的贵族家族。除了王室宗亲之外，昂绰家族就是无可匹敌的权力中心，雷沃隆很明白，彼此间的结盟是他全部战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事实上，昂绰将军有这样一位美丽之极的女儿，使得这项努力成为了国王青睐的事情。

萨曼瑞尔王后走在王宫走廊上时，就听到了丈夫和塞缪尔在王家会议室里的谈话。她先是听着，然后带着女人那蔡怀的温柔，走进了房间。"我看到上帝之眼离开了我们简陋的宫殿。"

2个男人站起身来，欠身迎候。

"你错过了他，就晚了几分钟，我亲爱的。"雷沃隆说。

"他签了吗？"萨曼瑞尔问道。

"不，他没有，"雷沃隆说着坐回到椅子上。"相反，他还打算独立。"

"他的教会？"萨曼瑞尔毫无感情地问道，带着一种天真的神态。

雷沃隆点了点头。"他的教会。"

"作为独立的交换条件，他会给我们什么呢？"萨曼瑞尔问。

288

"神谕的独家所有权，以及对接入神谕的支持和指导，"塞缪尔回应道。

"他的引诱条件，"萨曼瑞尔带着怀疑的态度地演绎道，"难道就是，他的教会不独立，我们就无法获得他在神谕接入和利用上的支持？是这样吗？"

"简单地讲，"雷沃隆答道。"塞缪尔这边，让我几乎确信了这是步好棋。你同意吗？"

"我是谁啊，能跟你最为博学的顾问争论？"萨曼瑞尔回答着，转过身去，扭动着诱人的臀部，信步走出了房间。她光着脚，丝毫没有留下离去的迹象，可是她的美丽从房间里消失了，却立即被2个男人感觉到了。

雷沃隆站起身来就要离开。"我同意你的建议，但在你去安排与卡诺门的下次见面之前，我想要一份报告，概述出教会独立的每一种负面的可能后果，我不关心它是明天影响我，还是100年后。将其写到报告里，而且.....我想要一份独立的报告，按优先级顺序，标记出对于该协议的服务于我们利益的每一种可能的修订。我给你2天时间。"

"在你走之前，还有个问题，"塞缪尔说道。

雷沃隆点着头，无疑是想快些离开。

"我认为是时候为这个项目召集一个团队.....我能否得到你的许可去亲自挑选成员？"塞缪尔问。

"如果你将范围保持在王室宗亲的领导层内，那么你得到我的许可了，但是不要比这个范围更大了。"

"那巴塞罗呢？他在这个项目上可能被证明依然是有用的。"

"他是唯一的例外，"雷沃隆回应着，声音变得严肃起来。"让团队的每个人都明白，这是秘密中的秘密。任何形式的泄露都只会带来惩罚。"

"是，谢谢你，陛下，"塞缪尔微微鞠躬道。"你的观点被完全理解了。"

289

塞缪尔看着国王一阵忙乱地离开了王家会议室。雷沃隆无疑沉醉在了自己对欢愉的热望中，塞缪尔鄙视又嫉妒他与王后的关系。她比他年轻20岁，而且她不愿让任何东西阻碍自己升至国家唯一君主的权位上——也包括儿子。塞缪尔完全明白，昂绰家族渴望着控制这个国家，萨曼瑞尔就是他们实现渴望的最大希望。而现在，因为棋盘上有了神谕，奖金已经被提到无限高了。

塞缪尔抬起头来，停止漫想，正好看到国王的披风消失在了拐角处，向萨曼瑞尔一分钟前去往的方向奔去。当冲动上演时，权力的命运总是不雅的，塞缪尔轻笑着自付道。

* * * *

玛雅跪在卡米尔身旁，将地姜根制成的冷敷布搭在他的额上。看着他眼睑颤抖，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藏在下面，要伺机夺走他的灵魂。甚至在几步之外，玛雅就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高温，这死亡之火，似乎就如其名字那样，正疯狂燃烧着，试图将他扯过它那烧焦了的门道。

玛雅的一只手放在那条始终围着她修长脖子的金项链上，手指捏着一段，本能地摸索着，来作为恢复信心的办法。母亲将这条项链送给她时曾说过，它永远不会失去光泽，所以除非清洗时，永远不要让它离开身体。这条项链变成了连接母亲的闪耀媒介，面对任何挑战时她都会触摸它来寻求慰藉。

玛雅默默地抬起手臂，费力地拨弄开那几个月没有动过的环扣，将项链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拾起卡米尔的手，轻轻地将项链放落到他张开的手掌上，在掌心里创造出了一个金色的小丘，然后握起他的手指包住项链，将这只拳引至他的心脏处。

西蒙正在为晚餐切着蔬菜，从眼角处瞥见了这一切。"他问到了你，"西蒙正声道。

玛雅转过来面向着西蒙。

"他想知道你在哪儿，"西蒙继续道。"知道你只是取水去了，马上就会回来，他就放心下来了。"

"西蒙，"玛雅迟疑着问道，"为什么我爱上他了？这没有道理。5天前他还准备将约瑟夫和我转交给那个他最后因自卫而杀死的人。我应该讨厌他！"她嘶哑的声音，渐渐衰变成无声的沮丧。"我应该讨厌他。"

她簌簌地流着泪，身体因为顺遂地同感于她那失落性的恐惧而不住抽搐。

西蒙放下刀，走向玛雅，将她的手和卡米尔的手放到一起。"握住他的手，以你那双秘密的眼睛凝视进他的内里，当你发现了那种连接，告诉他你爱他。"

西蒙低语着，但强度却能影响到五脏六腑。

玛雅闭上眼睛，深吸着一口气，去找到自己的平衡。她能感觉到卡米尔的手在自己手里脉动着。她能听到西蒙返回到了桌边。她知道约瑟夫为寻找食物外出检查陷阱去了，她还能听到火堆在自己身后发出轻柔的噼啪声。

玛雅闭上了眼睛。"在这荒野里，我找到了我的爱，"她对自己轻声道。"你的声音触及了我，如同一个经年的伴侣。和我在一起吧，这样我们就能共同地展开这一生。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玛雅向前倾，俯下身，吻了卡米尔的唇，他的脸庞依旧陷在高烧梦魇的痛苦中。玛雅却毫不介意。她听从了西蒙的建议，发现了属于她的连接，她的心脏里洋溢着希望，希望卡米尔也能感觉到这连接。对她而言，墙已经崩裂，现在害怕是别人的事了and it was someone else's turn to be afraid。她已经失却了自己的恐惧。它被消融在了爱里。

291

第八卷

第三十六章：复合宇宙的孤儿们

尽管电筒在手里感觉冰冷，但胡格里托德对于神殿黑暗的恐惧远强过了手持电筒时的不舒服。他打开了电筒，一道圆锥形的光穿透过了，一直包裹住地底神殿建筑群边缘的浓重黑暗，他则突然意识到，这个神殿里包含着很多密室，从与多瑞安谈话的那个主房间纷纷地枝伸开去。

空气闻起来有泥土的气息，这是他所喜欢的，但是寒冷却逐渐开始袭入了身体。尽管并不喜欢因之失掉外围的视野，他还戴起了风帽以保持温暖。心脏对于阳光的记忆，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正变得越发的模糊，他希望自己能爬上楼梯，返回清早工作的花园里。

墙上闪映出玛瑙及少量绿松石的奇怪混合物。涂层是非常古老的年代涂上去的，早已皲裂剥落，露出了墙体，偶尔能够见到些残余色彩紧附于石墙上面。

他慢慢地走了一圈，看着光线沿着起伏不平的岩石表面翩翩起舞。其中一个密室吸引住了他，因为光照出了一个他终于识别出来了的符号。他走近那个入口，那是一道拱门，十分的光滑，仅有8英尺高。拱形入口的正上方，刻着一只人类耳朵的浮雕。一目了然，但是只有一只，似乎意味着这个房间是一个倾听的地方。胡格里托德走到压顶的拱门下，握着电筒的手臂向前伸长，照亮出一个大得惊人的密室。

密室的中央是一个椭圆形的石台，长轴约有20英尺。石台壮丽地挺立着，足有10英尺高，其大得多的基部以舒缓的曲面向上隆起来支撑着椭圆平台。这个曲面的底座稍微费点功夫就能爬上去，胡格里托德能够看到椭圆台子的顶面有着一些东西，但在地面的高度无法得到清晰的视野。

台子顶面显然正是房间的中心点。胡格里托德注意到，这里所有墙面都很光滑，没有一个象形文字。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密室没有一条直线。所有的外缘都被打造成了曲形或拱形。整个密室是圆环状的。

他倾身靠着托着平台的支座，向上攀爬。获得立足点和身体平衡后，他双手抓住台面，将自己向上拉起到足够的高度，看到了支座托着的东西。台子顶面凿有一些沟槽，垂直于长轴而横跨于台面上，沟槽里竖直地插着一些石片。胡格里托德数了下，一共8片。每块石片上都以象形文字细密地写着一些题词，显然是篆刻上去的。

平台的远端是一个凹穴。利用台面作为支撑源，胡格里托德缓缓地移身过去，以便看个究竟。达到另一端后，他注意到了一段突出（于曲面）的台阶，能容许自

己走到平台的顶面。这么一来，他就嵌入了凹穴里，而那儿看起来正合适一个人坐在里面。考虑到它是石头的，尽管身体有点冷，但还算舒服。

他用电筒的光照向那些石片，注意到——让他惊讶的是——它们薄得近乎透明。他们想要我从这里发现些什么呢？胡格里托德思索着。这一切跟教会及其命运又有什么关系呢？

突然，电筒似乎闪烁了起来，电池快用完了。他猛击着电筒的底部，希望能重新拍亮它，可密室里漆黑依旧，就如同嘲弄的回应。思索着如何才能在这彻底的黑暗中原路返回，他的恐惧滋长了起来。

"为什么？"他忧怨地大叫道。

在这个密室里，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纯粹，而这着实吓到了他。他的声音里有了一种奇怪而陌生的特性。而他的耳朵则仿佛因着他的声音而恢复了活力。

293

"父啊，"胡格里托德大声道，"为什么，你要将我突然拉离那个我一直了解的、适合于我的教会，为什么，要让我看到神谕和秘密神殿的异教徒世界？多瑞安是对的，既然我信仰的东西显然是如此不完美，我又何必挣扎着去成为一个灵性的人，去挣扎着耕耘我的信仰。"

胡格里托德注意到了自己的话音在房间里听起来的样子，没有视觉的分心，也没有别的声音，他的话音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临在性。

"父啊，我一直在梦游。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在我信仰之旅的开端，我认为自己了解你了：你是谁，你为何是这样，你是什么，甚至你在哪里。可是现在，走上这条路之后，我全部的理解和信仰仿佛全飞到星星上去了，只有疑惑慰藉着我的孤独，父啊，那是慰藉的苦杯啊。"(译注：苦杯双关意思是苦难)

胡格里托德对自己笑着，等待着房间安静下来，多多少少期望着上帝能回应。

这时，他听到了。刀刃般的宁静降临来，厚重得让他的心脏的跳动变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心脏是一个深深的黑暗的诱人峡谷，搏动着一种不谙世故甚而纯净天然的节律。一种轻微的嗡鸣声，挣脱了时间或空间的束缚，变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纯粹，越来越有穿透力。胡格里托德扭动在这离地10英尺的石座上，被密集于心脏处的嗡鸣声所萦绕着。

"并非每件事都是清晰的，"一个声音从嗡鸣声里浮现了出来。"我并非出自于童话、信仰、或古代十字架。你的疑惑，连带它秃鹰般的眼睛，都沉浸在了极度的悲伤里，而无法在这个世界里看到我。你或许天生就具有着信仰，异常于其余的众人，可你的信仰仅仅是个聪明的虚构物而已。"

"它并不足以存在于那，与我同在的爱里。松针间虔诚的领悟会触及到我 Prayerful dawns among the pine needles will touch me，但是这个，还是不够的。在这样一个距离足够遥远的地方，甚至星星的闪耀也阴沉得失去了意义，可是你，却奉献着你的爱、忠诚、和信仰，在这深埋于地下的花园里，你盛开出一种静默的催眠般的凝望，凝望着我最弱小造物们的脸庞。

294

"如果固执于信仰，你就玷污了自己的直觉。而我们的契约正是基于直觉——直觉地知悉着那，闪耀于你存在性之中心处来引导着你的，每一道初始的光。你四下扑腾，如同飞蛾沉溺于了光亮，因为你将信仰置于在了心脏中心处的神圣甘露之上，而在心脏的中心处，每一扇窗户都向永恒敞开着。

"我到这里来是为你解释一件事。我的历史都是虚构的，我的故事存在于许多民族的土壤中，一些化作了尘埃，一些早晚将诞生。直至我的交响曲抵达这里之前，我的历史和故事都会如负重的野兽，被带上了镣铐，牵引过人群，同等地服务于强权和弱方。

"存在着一些永恒的设计，我授权着它们来引导所有的生命——从恒星到变形虫，从不可见的天使，到在硬土里用指甲刨出道道杠杠的小孩。这条道路就是你正

走着的道路，胡格里托德，你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无不属于我这些永恒的设计，这些设计将你生命中的一切，联合并协调上一条由我的手所精确驱策着的走廊。

"当我的海洋倒映出了天空，一片漫游的波浪将它的盔甲卸落在海滨上，我就在这里，在这无法视物的黑暗里。你看到我了吗？"

胡格里托德陷在了痴迷里。他太过震惊而说不出了话，太过纠缠于一种渺小生物的灵魂，而迟疑着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或者更准确地讲，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对象。突然间，他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个光的形态，类似一朵闪闪发光的明丽花朵，悬浮于跟前这黑暗的海洋。

"我看见了一朵花，是你吗？"

"你相信这个世界需要被拯救吗？"声音问道。

胡格里托德深深地吸了口气，脸庞在那滞缓摇曳的金色光芒中闪闪发光。"我相信存在着邪恶，这种邪恶，一旦任它为所欲为，就会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是的，我相信这个世界需要被拯救。"

"我那些永恒的设计，"这个声音长声道，"依然隐匿在时间性的载具里，透明得就如同太阳的光，可却又赋予着生命。它们等待着自己被时间之手所转变。我一直容忍着崇拜以及可恶的复仇，只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我早晚终将揭露出这些永恒的设计。只要一个人能看到它们，理解它们，赞赏它们的轨迹，我的临在性就会膨胀开来，就如同存在于所有生命的肝脏中那色彩闪变的光。"

2 9 5

"当白蚁蛀噬了墙上的白灰，墙壁就变得不再坚固，直至垮塌。白蚁吃白灰只是因为它们被本能这样编了程，这正是邪恶运作的方式，它被编程了。真相被时间所模糊，才使得我的形象变得令人不信；真相被挡在了帷幕之后，才使得信仰充斥了世界；真相被陷进了书籍，才使得眼睛受到了限制和锁定。"

"为什么?"胡格里托德问道。"为什么真相会被模糊掉,或者说为什么你的形象变得令人不信?它服务于什么潜在的目的?"

"它容许了人类去成为人类It allows humanity to be human,"这个声音以绝妙的口才回应道。(译注:humanity 偏重人类性, human偏重具体的人类)"令人沉醉的肉体里,存在着无与伦比的乐趣和伤悲,这些经验无法像工厂产品般被制造出来。它们需要非直射的光以及进化中不断探伸的臂膀,可是,从这些不毛之地,人类可以攀升到和我一样富饶、多样的天国状态。

"依赖于那吸入的气息来生活,不要忧心死亡To live upon indrawn breaths without worry of death,那就是我握住take所有生命的地方,不过,要生活于这种状态,要理解自由意志的种种告白,则是一个有着许多的转向处和立足点的过程。这些等式包含了种种的狂喜,包含了一种回避开时间眼睛的悄然蜕变,就好像一个宇宙正在逐渐地觉察到自己。

"目的要被实现,唯有当我所制造的中心生物揭示出了我的契约,不是以一种记忆,而是以一种行动;不是以诗人的朗诵,而是以工匠的建设。如果你发现一棵树没了桠枝,那你也会发现它的根系并未深入大地,这就类似于我与人类的契约,人类一直等待着长出向上与向下的分支,一直等待着揭示出种种的更高真相,以便于全体都能理解时间的步调。"

胡格里托德注视着这朵花悬浮于眼前,浮浮沉沉,仿佛悬浮于一片微波荡漾的海里。"那么我呢?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又为何要和我交谈?"

"那些听到我声音的人都会被永久性地改变。这也同样地适用于你。先知的报偿就是丰富的知识源泉,在那儿,罪罚的皮鞭无法触及,信仰则被消磨成了对于我之世界及其计划的一种全新知悉。你将会教导的一些人,他们的爱其实是恐惧,对于这些人,要温和些,并且得明白,他们的世界,其外在并不是其内里。他们在跟镜子里的跳跃火焰搏斗着,而毫无羞愧地将污染带入进平和里。

"正是他们在噬毁着围墙，始终记住这一点。既然围墙都已倒塌，也就不会再有锁闸。被看守着的东西，将没有任何一个能继续模仿真实和纯粹Nothing guarded will stand to imitate the real and the pure，因为我一直孵化于时间和空间里的，正是我们混合体的一种圣殿。"

声音停下来，仿佛感觉到胡格里托德有问题要提。

"我自认确知为真的每一件事情，"胡格里托德说道，"都被从我这里带走了，在它们留下的空位里，则是某些庞大真相，从每一个可能角落倾泄到了我的身上。我被要求为了教会去杀死某人，以赎补我的罪，我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情妥协？这是你会宽恕的事情吗？"

光辉灿烂的花朵继续默默地悬浮在胡格里托德面前，仿佛正在计算着它的回复。

"你信仰系统的这种巨变，是在为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做着准备。当你接受了编程，而去相信或是不相信，大钟就会悲鸣起来，因为它在显示，你是个脆弱的存在。你跌入进了忠诚与复述的坩埚里，在其中，人类的尖锐碎片被天真地紧紧抓起，载具（本身）却没有被看见。

"为了看到这种整天性，你必须为扩展进行准备。一个宝藏被倾倒入你的身上，就像一片钻石的海洋，在其整体的光芒中，你会看到自己早前道路的荒唐。你会看到你灵魂的灯盏并未真正地被火点燃，点燃它的是某种怪异而隐晦的人类虚构物之流。

"你的世界是一些巨大的镜子，是一些放逐灵魂的迷宫。真相的镇压物则是亿万双无知的眼睛，正是它们将心智的冷酷话语发射进了孩子们纯真的心。反反复复的虚假就是环绕着你的围墙，但是，你却一直享有着天堂收获季那灿烂天命的祝福，你一直就是被挑选出的先知，你破碎的心智会被我的话语所修复。被我的话语。

"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可以为了报复而取走另一个人的生命，任何人要求你以

这种方式赎罪，都只是在测试你的决心。如果你愿意，可以玩他们的游戏，但你的心的外皮已经被我的声音剥去，你不会再有不确定，除非你将你灵魂的灯盏带到最强的人类之风里，去自负地肆意炫耀。"

297

胡格里托德清了清嗓子，示意他想要说话。"谁该因为人类的无知而被责备？谁竖起了你说到的那些围墙，那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它们属于你永恒设计的一部分？让人类看不到真相又服务着怎样的目的？"

"人类行走于这个行星的每一年里，灵魂的那些秘密瑕疵都会因着灵魂分离于我的声音而被加强。当人类灵魂纠缠于物质时，它变成了一个陷于泥潭的载具，它的那，得自于我之形态、我之本质的天赋，失落在了泥泞风景的爬行里。处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窝在例行生活方式的沟槽里，我的造物屈服在了局部的真相和滚滚的虚假中。

"没有人该因这种情况受到责备，因为人类是受委派来降入到这些稠密而混乱的世界的，他们保留着一种终将觉察到一体性心脏的灵魂印记。人类是我于优质纸张里写下的正式文字，我所写下的故事就是，去将所有的存在，扩展到、提升到、纯化到、启发到、唤醒到我的那些设计。人类的无知，就好比一股带状的风，想要变得静默，却又穿入进飓风的狂乱风墙里去寻找。无知一直是启蒙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就如你很快就会意识到的那样。"

说到最后一个字，一波脉冲能量降临到胡格里托德的身上，如同一条纯能量的大蛇，缠绕着他的身体和心智。他所寻找的每一种真相的最深意义，都涌入进他的心智，仿佛他成了它们唯一的容器——唯一的家。接着，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意识到，他的"遗忘"已经驱策了自己多久，他又是怎样地将自己埋葬在了黑色大理石坟墓的全然睡眠中（译注：大理石的双关意思是智力）。尽管迷失了，但一直寻求着被发现。Lost, but always seeking to be found.

一只振动性的手探伸出来，而复苏了他，恢复着他内在的一种古老的朦胧回忆：无论面对怎样的人类诅咒，他都无法被伤害。他不再属于那些孩童般的教众，因为

他看到了，整个复合宇宙，是被构建来去将一体性心脏容纳在持续扩展的螺旋里。翅膀姿态庄严地扑扇着，云集的初始之光浮游着，结合得完美之极的低声歌唱萦绕着，他流下了眼泪。而眼泪，就是他身体所知道的唯一反应。

298

胡格里托德懂得了，没有办法可以伪造真相。真相是个公然挑衅的家伙。它原封不动地存在于太初构建物中，而这些构建物则盘旋于隐晦不明里。因为无可名状，所以它们无从呼唤；因为完美无瑕，所以它们无从诅咒。因为至高无上，所以它们无法被人类眼睛或仪器看见。

胡格里托德将自己的意识转回到密室，发现那朵花已经消失了。密室里绝对的安静，他的心脏——平生第一次——鲜活地充满了他的心智里，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嘶嘶声，每一次咯咯声都宣示着它自己。他等待着，聆听着这节律，知道自己完全没有指挥它，可是当感觉到了自己这首个人交响乐的音调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触及着那所有生命中都完全相同的振动，现在，每一个遇见过的人都将都是全新的。

* * * *

299

第三十七章：花朵

虚弱而踌躇的眼帘开启向一个无法聚焦的世界。卡米尔能够辨认出房间的的几个片段，明亮的光线，噼啪作响的火堆，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醒了，"玛雅激动地说。"卡米尔，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他缓缓地转过头，这个新实相开始自行固化下来。"玛雅？"卡米尔的声音从沉默中迸发出来。

"是的，是我，"她说着欢快地笑了起来。"我的愿望成真了，你回到我们世界了。"

"

卡米尔努力挤出笑容道。"我觉得，我必须为此感谢你，"他费力地咽着口水。

"来，喝点水，"玛雅将瓶子送到他嘴边。"你发高烧昏迷了将近2天了。我们不确定你是否能挺过来。"

"我听到你有时在对我说话，"卡米尔说着喝了些水，那是溪里取来的新鲜水。他的头仅仅因为试着扬起喝水就陷入旋风般的晕厥中。他躺回到枕头上，因为发烧，枕头始终是潮润的。

玛雅将头发从眼睛前捋开，对他微笑道。"我知道改变不是由愿望造成的，但我的愿望非常强烈，几乎没有谁，甚至上帝，能够抗拒它们。"

卡米尔笑道。"谢谢你。"尽管健康状况未决，还需要别人帮助，但他能够看到，玛雅的眼睛里有一种可靠的能量——那种能制造出一个新人的能量。

"你饿了吗？"西蒙问道，他就站在玛雅身后。

卡米尔点点头。"是的。"他又转向玛雅，一脸茫然道。"2天？"

"是的，事实上你一直陷在高烧里，"她说着以一种自然流露的亲密将手放到他的前额上，去感知他的体温。"现在，你感觉上差不多正常了。"

300

"我给你拿点吃的——"

"别，再和我多待一会儿，"卡米尔说，眼睛里满是深情。"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思念你，或许只过了2天，就如你所说的，可似乎要长得多。"

玛雅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咳了几声，一些火烟呛进了她的肺里。

"食物一准备好了我就拿些过来，"西蒙回应道，作为背景声，他的话音轻柔恬静、抚慰人心。

卡米尔闭上眼睛，伸出手来想握向玛雅的手，玛雅欣然地递了过去。"我想归回你这个。"他说道。

玛雅立即感觉到卡米尔温暖手里的金项链。

"谢谢你将它借给我。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它是你的，我的手指从未松开过。一次都没有过。"

玛雅微笑着，跪得更近了些，蓝色的眼睛探问着。"不用谢。"

"我是个完全没有女人相处经验的人，"卡米尔说，"所以请原谅我的问题，可是，当一个女人，你这样的女人，给了一个男人.....比如我，她的项链，这是否意味着什么吗？"

好几秒钟，玛雅都感觉自己的心智空得没了一个字。秘密要曝光了，她提醒自己。"那是母亲给我的礼物。它对于我而言非常特别，我希望我的一部分和你在一起，纵使我是睡在房间的另一头。"

卡米尔的嘴唇隐约在微笑，他眼睛继续闭合着，仿佛不想因外部世界而有丝毫的分心。"如果撇开发烧、虚弱、和所有伤口不计，在面对你时，我的心脏是强健有力的.....在心智里，我已经走到外面去，为你找到了一朵花——一朵美丽的黄色花朵，有着翠绿色的茎——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它送给你。"

玛雅的脸因这忽至的热情而涨得通红。难道他对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就像我对他那样？

"很抱歉，我太唐突了，"卡米尔的嘴看起来非常紧张，眼睛奋力睁开。"恐怕我依旧处于高烧的余威里，我感觉如此的困倦，我无意冒犯，但我必须睡了.....看起来无法抗拒....."

玛雅轻抚着他的卷发，它们因辗转的睡姿而凌乱不已。他的呼吸重又恢复成了有梦眼动的状态，而他的手，则由灵所支配下的肌腱锁定了姿势steady with tendons of spirit,没有放开金项链。

* * * *

302

第三十八章：史诗之巅（译注：也可译为，勇气之巅）

甚至在100英尺之外，约瑟夫就知道陷阱抓到了一只动物。那样的尖叫，是只有兔子身受着捕具利刃时才会发出的。约瑟夫加快了步伐，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这只即将成为晚餐的动物上。

他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条破败的小路哪怕对于最老练的侦查员，也几乎是不可见的。这时，他听到左边的一声咔嚓声。约瑟夫完全停下脚步，本能地蹲下来，心脏跳到了嗓子眼里。

"一步也别动，"一个嘶哑的声音命令道。"我的枪管正瞄着你的头。"

约瑟夫诅咒着自己的厄运。是哨兵！

"这么说，神秘巫士终于被逮到了，"一个哨兵对同伴宣布道，说话间，两人步子缓慢地走了近来，手端着枪guns draw，指着约瑟夫。约瑟夫举起手缓缓站起来，整个身体都充满了恐惧。

"老家伙，叫什么？"岁数大些的高个子盘问道。

"我从来就没有名字，"约瑟夫礼貌地答道。

哨兵本能地抬起了步枪，直指着约瑟夫的头，无视着他那等于没说的回应。

"我们在找一个年轻人、淡黄色卷发，高高的个子，穿着跟我们一样的制服。你见到过吗？"

约瑟夫摇摇头。"很多年都没人出现在这条路上了。"

岁数大的哨兵将枪放低到身侧，走近约瑟夫，黑眼睛打量着他。"你的瘀伤怎么来的？"他指着约瑟夫的脸问道。

"我在暴雨夜摔了一跤，"约瑟夫说道，试图掩盖着声音里的恐慌。"脑袋碰上了落在地上的树枝。"

303

"你是一个人跑到这儿来的？"

约瑟夫点点头。"恩。"

"你住哪儿，老家伙？"年轻的哨兵问。

约瑟夫能听到一只松鼠在远处大声斥责着，这在他的心智里制造出了更多的混乱。无论如何，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脚上穿着的靴子——那是卡米尔的——而他刚刚又说没见过他。"我四下游荡，一般就睡在这片森林里，靠陷阱打猎为生。"

哨兵们看看彼此，摇着头，轻声笑道。"我们要如何处置这个男人？他显然神经错乱了。"

约瑟夫缓缓伸低手臂，将裤子往下拽着，希望更好地遮盖住靴子。

"手举高，"2个哨兵齐声吼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你，"岁数大的哨兵阴着脸说道。

约瑟夫立即照做了，气馁于他们愤怒的反应。他开始在心智里排演各式的方案。他可以跑，他比这2个哨兵更了解这片森林，因为他们显然已经不在正常的巡逻范围内了；不过，这块森林的灌木丛不够浓密，无法很好地掩护他，况且他岁数大了，逃跑时很可能会被身后的子弹打死。

他可以编造个故事，说自己发现这双靴子漂在暴雨后的小溪里。这可能会带给他一趟前往最近哨站的单程旅程，再加上一系列无止境的拷问。

如果将自己描绘成独居的巫士，或许能吓跑这2个哨兵及其同伴，尽管他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完全没有概念，只有假装疯狂。

"或许我能用咒语召唤你们所找的这个人，"约瑟夫道。

"闭上你的嘴，老家伙，"年轻哨兵命令道。"我们不相信什么巫士，所以别浪费你该死的口舌了。"

约瑟夫感到一阵突然的寒冷，哨兵没有给他装疯逃跑的战略留下一丁点希望。

304

岁数大的哨兵转向同伴道。"去杀掉兔子，我都无法连贯地思考了，那个东西一直在对我们尖叫.....记住，它是我们的午餐，所以把它弄干净了。"

"马上就回来，"年轻哨兵答道，渴望着证明自己的有用。

年轻哨兵奔向了被陷阱捕的兔子，岁数大的哨兵则围着约瑟夫走着，琢磨着如何处置这个老家伙。如果押送回哨兵站，他会让他们走得很慢。这里距离最近的哨兵

站有4天的路程，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放弃搜寻卡米尔了。这是一个坏选项。

他嘴里嚼着根细长的草茎，围着约瑟夫绕着圈，仔细检视着约瑟夫的衣着，希望能找到些线索。当他的眼睛来到了约瑟夫的靴子上，马上锁定了什么，并为他的嘴上带来了一种"原来如此"的笑。

"如果你从未遇见过我们描述的那个人，你又怎么会穿着他的靴子？"

约瑟夫一声不吭，表情漠然地低头看着脚上的靴子。

"别把我当傻子耍，老家伙，"哨兵抱怨道，"你知道他的下落，对吧？"

兔子大叫着，发出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刺耳声音，充满了警告和怨恨，接着是一阵大量失血时的低沉哀嚎，最后就变成了静默的扑腾——受耳朵欢迎——却让心脏痛苦。

静默在2人间悬了好几秒，如同一个调解人在全新登场。约瑟夫只知道一件事：他不能泄露朋友们的下落。他知道哨兵——在这片古老的树林里——就是唯一的法律，不能让他们的审判落到玛雅或西蒙身上，他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如果能以某种方式上交卡米尔，只是上交卡米尔，他会很乐意那么做的，但这个选择看起来有1000英里远。

随着每一秒的过去，约瑟夫感觉自己的世界很奇怪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一种金色网状的、催眠性的光，强化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疏离感，仿佛他的灵魂正在他的身体里寻找着一个出口。他的这个小世界创造出了一种精神性的沉静，一种对于那临近中之牺牲的无怨接纳。鹿在脖子被狼的钳嘴咬着时，所感觉到的一定就是这个，约瑟夫自付道。

305

他呼唤着最后的力量以扰乱哨兵的追踪，这时，一种高尚的舍弃感安驻进了他的内里。"2天前，我发现了他的尸体，漂在涨水的小溪里，离这里大约2英里。就

在那儿。"约瑟夫指着哨兵身后的方向说道。

哨兵眯起了眼睛，质疑道。"你发现时他已经死了？"

约瑟夫点了点头，但依然保持着沉默。

"我们问你是否遇到过这个人时，你干嘛撒谎？"

约瑟夫笑起来，对自己轻声笑着。表情是如此的复杂。

"你觉得这可笑吗，老家伙？我们找的那个人杀死了我们警卫站的指挥官，任何人阻挡了追捕他的道路，都会遭到那只兔子一样的下场。"

"我知道，"约瑟夫答道，声音里带着相应的庄重音调。"我能带你们看看发现他尸体的地方，如果那有帮助的话。"

"问题是我不相信你，"岁数大的哨兵说。"你身上的某些东西感觉上完全就是个谎言。"

年轻哨兵走了过来，手上显露出刚剥兔子的痕迹。"你从这人身上得到任何新东西了吗？"

"只有谎言，看看他的靴子。"

"天啦，那一定是卡米尔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有一次机会，"岁数大的哨兵，腔调狡黠地提出道。"如果你带我们到你住的地方.....你的家，我们就让你自由。我们需要确定你没有窝藏这个人。"

"我告诉你了，"约瑟夫答道，"我没有住在特定的某处，我什么地方都住。今晚

睡在树上，明晚睡到洞里。我在这片森林里没有家，我也没有窝藏什么逃犯。我从你们寻找的那人脚上脱来了这双靴子。他死掉了.....或许是前几天暴风雨袭来时死掉的——在我看来，像是被闪电劈中了。"

"真的么，"岁数大的哨兵说道，"为什么这么说？"

"他的头被炸成了黑黑的薯片，"约瑟夫胡诌道。

"我在森林里工作近18年了，"岁数大的哨兵怒视道，"任何有过闪电遭遇的人都总会说到同一件事，鞋子被毁坏了——闪电总是会传至双脚，点燃鞋子。脱掉你的靴子！"

306

年轻哨兵高声附和着，点着头表示没错。

当约瑟夫顺从地脱下靴子递给了哨兵，他的呼吸变得更浅了。

哨兵们检查完靴子，扔到了地上。"如果卡米尔是被闪电击中的，靴子就会有显著的痕迹——可它们完全是正常的。又一个谎言，老家伙？"

"或许是他杀了卡米尔，"年轻哨兵从嘴角处向同伴嘟囔道。

"我给了你一次机会，你反而告诉了我一些谎言，"岁数大的哨兵狠狠地瞪着约瑟夫，搜索着他的脸，寻找着某种确定他命运的信号，要不就是某种线索，能让冰封了的卡米尔追踪之旅突然融化得豁然开阔的线索。

约瑟夫赤脚站着，微微地低着头，对面的枪管仿佛正极度渴望着接受手指扣压的召唤。

"老家伙，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性命，非要对我们隐瞒这个杀人犯？说话，他在哪儿？"

约瑟夫，不知道如何回答，继续沉默着，他的头轻轻摇了摇，眼睛则在跟前的地面漫游着。翠绿的蕨类植物，连带其棕褐色的阴影，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如同宝石波浪爱抚着地面。浅色的苔藓和金色的地衣如同油彩覆盖着模糊不清的小路。

随后，他世界的又一层熔解了，而他世界的尺寸收缩得如此之小，以致他仅仅能感觉到人类he barely felt human。死亡之门是不可思议的。他能感觉到，当哨兵彼此耳语时，紧张情绪在他们内里升腾，可是，他的灵魂已经外探向一个强有力的召唤、一个形成于他周围的脉动节律，而他则对周遭的环境失去感官知觉。

307

一个声响让人失去了辨识力，身体带着这最后的记忆，徐徐倒下，被哭泣地球的一个微小部分接住。在身体撞上地面之前，约瑟夫就被从身体里抽离了出去，他听到一个逐渐增大的声音呼唤着自己的名字，直到他清楚地听到了它。"约瑟夫，舍弃者是胜利者。（译注：也可译为，牺牲者）你不会再有外缘边界限制你了。我们会携起你的手，离开这道冻结了的流，移居到地球那种破碎路径的上方。在那里你能凯旋地奔跑于阳光普照的温暖草场，草场上那复合性的灵魂能够再一次去规劝帝王们advise kings，还能够成为照亮人类上升之路的耀眼火花。"

约瑟夫的灵魂感觉到，就仿佛它将自己放置到了某个记不起来了的地方，要不就是，他的一部分被留在了某个永远不会再次拜访的地方，但呼唤他的这个声音，正为他汇聚起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源自一个发酵中的玄奥（译注： orphic，奥尔甫斯，引申为神秘玄奥之意），这玄奥使得他的灵上升得如此远离人类面具，以至那些一体心脏的史诗之巅终将任由他漫游。

* * * *

308

第三十九章：王室密谋

卡诺门走入了书房，革制书皮的味道扑面而来，而且还始终固执地混合着姜茶

的味道。办公桌被一小堆空白羊皮卷占据着，旁边是一个华丽的雕木容器，带着金质的圆箍、铜制的坚固合页、和搭扣锁闩。由于记录着他与神谕的28年交流的编年体记录接近完成了，卡诺门要求将这个大部头全部带到书房来进行最后的检阅。他还想增补一章，去记录将神谕移交给雷沃隆国王的决议。

每一页都是十分精心地手书写下的，非常注意细节。记录通常只制造2份副本，一套存放在修道院写字间的档案室，由多重的安全措施尽责保护着；另一套则被保存在地下神殿的一个秘密内室里，由看守者暨真相读取者，多瑞安保护着。

在记录多尔曼神谕的智慧及预言的全套文献中，卡诺门这一卷是第33卷。他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卷，但他的某个部分却希望自己是世系的最后一个。我们怎么可能再从神谕那儿挖掘出了更多东西。我们都知道得和它一样多了。

卡诺门安坐在椅子上，心脏里带着些许的寒意，他调整了下阅读镜，开始了对第33卷的增补。对于完成增补、执行协定、以及死亡这3件事情，他的身体都没有丝毫的怀疑。神谕都告诉了他，从而留给他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宿命感，而这却是他常常希望能够对自己隐瞒的。但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当亲身面对着一个神谕，尤其又花费了28年去发掘问题，求知欲确是一种巨大的瘾。

309

他所知道的很多事情，都是个人性质的，绝不会包含在他的这一卷里。他的前任，最高会员，厄班登（译注：意思即地狱魔王）告诉他，记录下神谕讲授的真理，是一个单调的却极其重要的任务；将个人真理和宇宙真理区分开来是一门艺术。他还被警告，需要小心的是，只有宇宙真理能够被描绘进多尔曼预言里。那些个人的部分则应留给第一会员的私人日记，它们会被自动传给挑选出来的继任者。

读了前任的日记后，卡诺门突然懂得了如果去构造提给神谕的问题——one's pertaining to保卫权力、教会领导层、防御敌人、挑选继任者，而对卡诺门来讲，所有这些中最为重要的是：我需要在死前完成什么任务？"

当然，卡诺门一直修正着问题来询问着amended the question to include 自

身死亡的具体时间和性质，但事后看来，那被证明并非明智的选择。现在，几乎在醒时生活的每一分钟里，他都感觉到，每一步成就都会让死神镰刀变得更加接近，它停驻在空中，随时监视着他的任务，一旦其达成，它就会从透明的天空中突然降临，收回他身上得自于上帝的无形移植物，归还给天国的那些远隔的世界。

他等待着，那命运的秘密征兆。

* * * *

巴塞罗走进了塞缪尔的规划室，带着一种好奇与不祥预感的混合情绪。他明白自己的这位至友是位善于控制局势的战略家，但他也知道塞缪尔常常会将触手伸出到力所不逮的地方，神谕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个奥秘，或许不仅对于作为它监护人300年之久的教会，对于王室委员会也是如此，又或许它根本就是个外星来客。

310

或许它就是一个外星来客，巴塞罗想道。它是来自诸神的长矛，是对人类智慧的侵害，正一次一个地搞掉各种公共机构，从而开辟出通向无上霸权的道路。

这天是个酒会日，聚会的圈子很小，但非常有权势。巴塞罗感觉这超越了自己的级别——一个鳏居的老医生，只熟悉医药，却一直竭力去理解国家大事。但是，塞缪尔还是坚持将他介绍进这个评估小组。

哈弗瑞站在大长方桌的另一端，像个停下来的钟摆，不确定下一步该移往何处。从外貌的每个方面来讲，他都是个威风凛凛的大高个，在王室宗亲里，他负责监管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哈弗瑞一个阵营的汉诺博士也出席了，正翘着二郎腿喝着茶，趣意阑珊地翻看着早报。

塞缪尔一手文件夹一手阅读镜，在房间里四下疾走。"早上好，巴塞罗，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

"是的，恩，我不确定我能为这次讨论添加任何东西，"巴塞罗承认着，"不过很高兴又与你共事了it's goo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again，我的好朋友。"

透过一扇扇的窗户望去，远山在太阳的第一道光线下红光焕发，天空是薰衣草的颜色，让地平线也变得柔和了。

"谢谢你们这么早的到来，"塞缪尔正声道。"我选择将这个小组限制在了少数王室委员会成员内。你们每一个都必须签署我所分发的这份文件，它约定，整个活动期，以及任何后继状况，都必须绝对地保密。你们不能对此刻不在房间里的任何人，提及我们的谈话，当然，我们的国王除外。这一点清楚了吗？"

渐渐静下来的低语声回荡于房间里，3个出席者都点了点头。哈弗瑞坐下来，看也没看就快速签署了文件，从桌面上推送回塞缪尔，猫头鹰般的大眼睛带着好奇的神情。汉诺博士和巴塞罗淡淡地看了眼文件，没有被可怕的法律花样和礼貌的死亡威胁所吓倒，也齐齐签署了文件。

3位受邀客人耐心等待着，塞缪尔收集起桌上的法律文件，瞥视着核对了签名，放进一个标签为"神谕评估小组"的文件夹。

311

塞缪尔，依旧站着，从桌子上的提箱里拿出3个文件夹，分别递给了每个客人。"就如你们每一位都知道了的，我们在与卡诺门进行最后磋商来获得一个人造物，教会对我们隐瞒这个东西超过300年了。这个人造物被称为神谕，被很好地隐藏和保护在了，他们所有的多尔曼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据推测就在修道院的10英里半径范围内。

"卡诺门提出了一个协议，它的一个副本就包含在你们的文件夹里。这个协议给予了教会一种独立状态，作为回报，教会将与我们合作，提供给我们对神谕无障碍接入——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神谕，还有它所在的土地及其防护系统——"

"不好意思,"哈弗瑞打断道,"关于这个防护系统我们知道些什么?更要紧的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神谕确实对我们的议程有价值,我们又为何要接受这个协议?就因为它能服务卡诺门和他的教会,并不代表它也对我们有用。"

"雷沃隆已经决定签署这份协议,"塞缪尔实事求是地宣布道。"如果我们测试出神谕对我们无用,这个协议就会被废除。在协议正式盖章之前,我们至少还有30天。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机会去评估神谕的价值并决定我们的行动进程。"

"至于保护神谕的防护系统,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不过,当我们有了神谕所在地的第一次经历后,这种情况就会有所改变。"

汉诺博士清了清嗓子。"如果雷沃隆已经作出了决定,那这个团队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那就轮到我们,"塞缪尔解释道,"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内去判断神谕的价值。"

"雷沃隆打算什么时候签署?"巴塞罗问。

"他明天签.....除非我们小组持有保留意见。"

"这是个毫无损失的提案,"哈弗瑞仔细看着项目夹里的文件。"我没有任何疑虑。不过,就我们的成功可能性,我确实还有些疑问。"

312

哈弗瑞靠回椅背上,粗壮的双臂打着手势道。"假定我们的评估是正面的,我们发现这个神谕.....是合作的且有用的。那么谁将接入它?谁将负责它的防护工作?王室委员会有着很多迥异的兴趣和议程——并非全都是兼容的。每个人都将平等地接入神谕吗?"

在塞缪尔回答前，汉诺博士补充了他的担忧。"这是一件事，我很赞同，但更大的问题是，如果评估是不清晰或不全面的呢。比如说，或许神谕会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对其余的却变成了聋子。或许它的洞见在宗教领域是完美的，但对于科学领域，却完全是无理性或不恰当的。"

"我对神谕的有效性是有所怀疑的，这并非秘密。我发现这整件事情，坦率地讲，仅仅只是个不切实际的神话故事。对我而言，更像是教会在用它虚构的神谕来交换独立，因为它知道神谕不是一直有缺陷，就是至少最近出了毛病。我们有证据表明，他们计划过破坏神谕。为什么？如果它的价值大到能用来交换到独立国家地位的入场卷，卡诺门又为什么会那样做？"

巴塞罗身体前倾，将手杖斜靠到扶手椅旁leaning his cane against his arm chair。"正如你们知道的，我花了8年，去跟卡诺门及其高级会员们呆在一起。就我的经验，毫无疑问，他们是相信神谕的智慧的。当谈到它时，他们将之置于如此高的尊重之下，至少对我来说，感觉非常像是在谈论上帝。"

"至于你们提到的其他问题。破坏神谕的计划，是因为神谕预言过，它会利用教会的高级会员之一来毁灭教会。我相信卡诺门一心要破坏神谕，是因为他感觉到了，神谕的共谋者正是一个名叫胡格里托德的新晋会员，预言即将变成现实——"

"绅士们，"塞缪尔的手掌轻拍着桌面，仿佛在轻拍一条不熟悉的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神谕是真实的，卡诺门不是在将我们当傻子玩弄。他明白浪费我们宝贵时间的后果，所以让我们做些假定。首先，神谕对于王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具有价值。其次，房间里的人——除了这位好医生外——都会被给予机会去首次接入神谕。第三，一旦这个小组做出了最终的且全体通过的评估，那么，就王室委员会内部——除国王和小组成员外的人——谁应该被给予接入权，以及接入频率和接入规程，我们将提出我们的建议。"

塞缪尔的脸稍显畏惧，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们都同意这些假定了吗？"

齐齐的默然点头，回应了塞缪尔的问题。"非常好，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些假定

出发，将之作为我们计划的基础，任何人想提出保留意见吗？"

塞缪尔分别看向各位客人，他们都快速地摇了摇头。"那么，国王将签署这个协议，我们则将，尽可能有效地，安排一个日子去视察神谕及其所在的地点。该协议的正式盖章，会安排在我们第一次视察的30天之后，但因为法律复核，很可能会花费更长的时间。"

哈弗瑞停止了细读协议，抬起头来，他面无表情，厌倦于法律措词下的隐藏信息。"这个协议里详述了所有权的转移。事实上，一旦神谕被转让给国王，我没看到任何东西去阻止教会利用神谕。如果这不是极不应该的疏忽，就是计划中的忽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不可接受的。"

塞缪尔，以他优雅而外交的腔调，假装愤怒地回应这个建议道，以他这般的智慧，怎么可能忽略这样的纰漏，然后脸上掠过了一丝谨慎的笑。"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得到许可，来制作一份清单，所记录的项目都是协议里的那些不鲜明、不明确、多余、或其他忽视了我们需要的项目。这个清单就包含在你们的项目文件夹里，题目叫：附件 B。我希望各位都去检阅下这份清单，因为国王将会签署的是一份临时协议，其生效取决于这些项目的解决.....这估计会花掉我们最少 30 天，因此这份清单就是我们评估的窗口。"

3 1 4

甚至塞缪尔还在解释时，哈弗瑞就翻到附件 B。"是个好清单，塞缪尔。我很确定，你抓住了每一个问题。我猜我们的法律参事将负责正式协议的起草。"

塞缪尔表情愉快地点了点头。"他们会。"

巴塞罗在椅子上扭动着，他也正读着附件 B 的清单。"我的看法是，卡诺门会保护他们从神谕那儿转录来的每一个字。记住，他们 300 年来一直窃取这种.....这种技术设备的智慧，才得以写下了每一个字。这些合集对高级会员而言是无价之宝，我和卡诺门走得如此之近，他都从未对我吐露一个字。如果我们要求他们移交全部的文献，他会否定它们的存在，我们将陷入僵局。"

"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汉诺博士问。

"从我们的条件清单中删除它，"巴塞罗说。

塞缪尔举起手来止住了进一步的讨论。"附件 B 里没有东西是不可谈判的，包括预言文档的共享条款。我非常赞赏你的洞见，巴塞罗，但是，一旦我们的假定正确无误的，那让卡诺门服从我们的清单就不是必须的了。不过，如果我们的假定，让我们讲，是过度乐观的，那么这份清单将马上变得不可谈判。

"国王非常清楚多尔曼神谕的传说。他拥有的一些古代手稿提到了它的存在。神谕传说对于国王而言一直是件让人好奇的事情.....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暗暗的无从解释的痴迷。别误会，我们的国王希望我们将神谕移送给他，而且所提的条件尽可能地不被删减，但如果我们的假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会很乐意将附件 B 扔进火里的。"

"为什么这种痴迷会如此强烈？"哈弗瑞问道。"传说，往往地,就像伪造的珍珠，一旦你施加点压力，就会变成粉末。"哈弗瑞胖胖的手指作着捏碎珍珠的动作。

"雷沃隆家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塞缪尔回应道，"很多故事——一代代地传下来——都讲到了神谕。如果神谕与他所相信的情况完全一致的话，它就将会以知识和洞见转变我们国家，从而将敌对各国联合在我们法规和指令之下，雷沃隆家族一个多世纪来的中心目标就是：联合与合并，以便世界存在于和平中。"

315

"教会除外，"汉诺博士挖苦道，"因为它们快要自治了。"

塞缪尔无视着这个评论。"还有任何问题或意见吗？"

"最后一个，"汉诺说道。"卡诺门可曾提到过，他为何如此致力于独立？"

"没有说太多，但他暗示说，独立出这个国家后，教会能够更容易扩张到其他国家——换句话说，国家扩张阻碍了教会扩张。"

"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教会扩张吗？"哈弗瑞插话道。"宗教领袖的步调不一致于时代。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尽可以指责，是因为我们的军事扩张，让他们的教众数量减少的，不过，他们更需要在镜子里照出一张可以证实的脸孔（而非神秘不合科学），作出些改变——一些他们一百多年都没做出的改变。"

塞缪尔看了眼巴塞罗，在短暂的目光交汇中，透过眼睛将恼怒表露给了朋友，希望产生一种能够适时接受到的共鸣。"是的，恩，你的观点是得到了广泛认可的，我很确定，至少在王室委员会是这样。"

王室宗亲里的每个家族都在王室委员会里担任着某个特定职责，每个家族都在15人委员会里拥有一个席位。这些亲族，按照对雷沃隆的重要性排序，依次是：王室，策划，财政，法律，军事，外交，技术，土地资产，食物生产，矿物资产，石油资产，科学，健康，劳工，教育。

一个家族代表，大多数情况下，都拥有着数个世代积累下来的专门知识，并且已演化成了必不可少的技能、关系、抱负、和狡诈，从而被国王挑选出来管理各个家族。一些王室宗亲已在他们选择的专门知识领域运作了超过200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自己在王室委员会中的席位设计实施了一种紧密的控制。

316

一些家族会由公认的能手掌控一个世代，或者不太常见的，短短几年时间。需要非凡天才和创造力的家族则倾向于昙花一现——塞缪尔和汉诺博士则是其光辉的典范——那些有着聪明心智却血统卑微的人，则真地会将自己弹射进王室宗亲的领导层里。

哈弗瑞坐直身来，眼睛迷糊在出神的念头里。"为什么，刚才，你会将神谕称为技术设备呢？"他转向巴塞罗问道。

"我猜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巴塞罗回答道。"它被认为是地外的，来自我们行星之外.....我猜，因此而言，它必定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设备。"

"恩—哈，"哈弗瑞主要是对自己嘀咕道。"地外的，真的么。"

"我知道推测是令人青睐的消遣，"塞缪尔道，"但我真地认为，我们的时间应该聚焦到眼下知道的事情，以及基于此上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2天后在这里见面，时间相同，如果不是太早的话。准备好讨论我们与神谕初次会面的实验计划。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将推测放在一旁，而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东西——无论它是什么。"

塞缪尔收起面前的文件夹，站起身来。"现在让我们休会。再次感谢你们的参与.....记住，我可收集了你们的签名。"

说着，塞缪尔转过身去，步子匆忙地走出了房间，显然是另一个会议已经迟到了。

汉诺博士轻轻站起身来。"这个人涉入了每一件事。"

"策划家族一直是这样，"哈弗瑞低声抱怨的音调舞蹈于嫉妒和羡慕之间。"一直是这样。"

* * * *

317

第四十章：无数的问题

没有了光，胡格里托德动作缓慢地从高高的平台上晃悠下来，过程中，尽管非常留神，他的腿还是将电筒撞到了地上，电筒一砸上地面，一道耀眼的却又让人无法辨明方向的光就充满了房间。胡格里托德弯下腰去拾起了电筒，如同拾起一只无法自卫的小鸟，这时，一种缓解感横扫过了他全身。

胡格里托德走回到走廊，电筒的光束照亮了另一个密室，拱形的入口高约20英尺，但远低于走廊，入口的上方有一个图形，看起来就像一只没有瞳仁的眼睛。一只空空的眼睛，胡格里托德想着，或许是一只盲眼。

他的身体依旧因为之前在耳朵密室的经历而嗡嗡作响，这让他怀疑，自己的身体和心智，是否还能更多地吸收这种以太本质的刺激，可是好奇心还是忠实地跟着双脚，于是他发现，自己被引到了空眼密室的入口处。

走进去后，他注意到这个密室的结构完全不同于上一个，而且比上一个要大得多。它有着矩形的轮廓，密室中央竖立着一个高高的，相比之下较为纤细的整体雕塑，是由铜或者某种金色金属制成的。真是金子吗？

整体雕塑上接近顶部的地方，是一个黑色的图形，大体上就类似于入口上方的空眼图案，只是更大些。雕塑至少10英尺高，宽约3英尺，其厚度看上去只有10英寸。它附在一个半透明的宝石基座上，基座所连的那块嵌入式岩石地板，则镶嵌在一片繁复的马赛克地砖中间。雕塑的一面是一个几何图案的雕版：四个相互间有所连接的7角星，一个在上，两个在中，一个在下。

雕塑的跟前是一个石头基座，看起来正适合站在上面去直接地端详那只眼睛。基座上也有了一幅雕刻图案，上面充满了复杂的数字系统，不然就是数学算式。这个古老部落掌握了数学？

318

胡格里托德试探性地站上了基座台，用电筒照向那只眼睛，事实证明它是镂空的，这样一来，光线就照亮了雕塑的背后那面，这吸引着胡格里托德低下头去看向它的内部结构。突然间，他想到，这个挖空的眼睛形状就类似一个张开的嘴，而他有着一一种奇怪的记忆，正是关于向自己念诵祈祷文的母亲的嘴的。他的皮肤立即因这回忆而起了鸡皮疙瘩，他如同石头建筑般地站立了好一会儿，在回忆中重新经历了母亲的声音。

如果它是一张嘴，那么或许我可以向这个东西说话，他思索着，要不就是倾听

它.....不，耳朵房间是用来听的。

他将注意力转到了几何图案的版雕上，第一次注意到，它是比雕塑的其他部分稍微突出些，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徽章。胡格里托德感到自己的手在移向那个星星丛，进而触摸上了星星的顶角，仿佛是被某种嘀嘀咕咕的记忆引导着，而这些记忆在他内里隐藏得如此之深，以于一想起来，他就会因恐惧而弹回来。别去想了，他对自己说道。

当他将手拉开，那个几何雕板突然陷了进去，巨石表面一下变得平整，仿佛那块雕板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我是在做梦还是产生了幻觉？

他立即踮起脚尖，电筒向下照进了雕塑的内部结构。角度太不好，无法看到最底部，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中空的。他用指节敲了敲表面，从而确认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听到的不是一种金属的空空的声音，而是发出了一种悦耳的声音。他靠得更近了些，不假思索地粗声低语道，"你是什么？"

他的嗓音回荡于下方的金色空腔里，仿佛正在被护送到某个遥远的地方。他仔细听着，在房间完全的静默里，他的声音——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低语——传递开去，变成了某种集合性的智慧，最终消失在了空间里（译注：这里是指每个回音都像一个智慧生命）。当他无法再听到回音后，他又问了一次，不过这次更加地用力。"你是谁？"

319

一个声音，像是地球的声音，回答道。"我是神谕，随时为你服务。谁在和我说话？"

这个传入他耳中的圆润声音如同美妙的音乐，被编码着encoded with 一种神秘的形象。胡格里托德说不出话来。他试图调动嘴巴去回应，可脸颊仿佛瘫痪了，舌头则抛弃了他。

"我猜是你，多瑞安，"神谕回应着他的沉默，"因为你正在从我的神殿里接入我。"

"

胡格里托德的思绪翻转着。神谕以为我是多瑞安？我必须为自己解释下。可他说话的努力却是徒劳的。他的嘴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封住，恐惧感开始无可遏制地升腾起来。

"你有问题问我吗？"神谕十分平静地问。

我有无数的问题，胡格里托德在心智里尖声大叫道，可是却没有舌头来说出它们！

胡格里托德为自己突然的哑掉，寻找着某个可能的解释。或许他忽略了某种规程或仪式？他用电筒照向密室的墙壁，搜索着自己可能忘记做的事情。这个房间的墙上有各式各样的雕刻，但没有一个暗示了他应采取的行动，也没有什么关于仪式的指示符号。于是，他又去回想森林里的神谕所在地，回忆起来有一些象形文字是需要触摸的，可是，他应该已经活化了那个星星丛，这看上去开启了某种频道，只是他无法说话罢了。

唯一剩下的事就是触摸雕塑上端那个镂空的嘴巴。他伸出手去，同时也将电筒光对准着那个洞，仿佛是在害怕什么东西会伸出来抓住他。

"我没有听到你的问题，多瑞安。请重复一遍，"神谕的声音富有韵律地从雕塑空腔内向上反射出来，回荡进胡格里托德的颅骨里，仿如一个声音构成的璀璨星座。

胡格里托德摸到那个嘴，手随着其边缘内侧向下移去，感觉到一阵电流的震动灌注进了手臂，接着是整个身体。他因电击尖叫了一下，发出了声音。

320

"请原谅，多瑞安，可我没有理解你的问题，"神谕的声音单纯地重复着。

胡格里托德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尽管电击的剧痛让他的身体和心智变得畏缩。"

是.....是胡格里托德在对你说话，"他终于说出了话来。

"胡格里托德？"神谕带着明显的惊讶重复道。"多瑞安和你在一起？"

"先前是的，但后来他就将我独自留在了这个地底神殿。我偶然发现了这个.....这个整体雕塑，直到现在才找到方法来对你说话。"

"回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你有问题问我吗？"神谕询问道。

胡格里托德在神谕的声音里发现了一种美好而匀称的徐缓感——平静、开放，可奇怪地是，这完全不同于他遇到的其他人。"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会面吗？"他问道。

"是的，"神谕回答。

"你委派我去推翻教会，还记得吗？"

他的问题里有着一丝丝的迷惘，但主要是理所当然的愤怒。

"是这样的，"传来一个简洁的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事？"

"这个问题需要你理解这个预言所源自于的那个更大舞台。你乐意听我的解释吗？"

"是的，当然，"胡格里托德大喊道。"这个问题从我入会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我会很高兴倾听的。"

"你就像一个纯真无邪的帮凶，"神谕开始道，"你发现了你们世界的不完美，并将它们接受为了生命本身——接受为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偷偷摸摸的聚会，神圣

书籍不为人知的章节，未被承允的光之诺言，被掩盖住了的光明，在你的每一次遭遇中，你宽恕，遗忘，然后继续走进一种对于熟悉之物的毫无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创造过程里。

"你走进了我的世界而发现了我，就像雇佣侦察兵找出了敌人，可是却又发现，这个敌人就是自己的救赎——"

3 2 1

"你是我的救赎？"胡格里托德打断道，带着极大的讥讽。"因为你，我差点被放逐进监狱去度过余生。甚至现在和你谈话，都可能败坏掉我的会员伙伴所施与我的仁慈。"

"可是你在这里，在我的神殿里，正再次地.....和我交谈，"神谕指出。

"我说了我会听，"胡格里托德承认道，"所以我会的，请继续。"

"当我第一次被你们文明发现时，我发现一个男人非常可敬，他试着利用我的智慧去利益所有渴望倾听的人。我提供给他了多尔曼预言的第一卷——多尔曼预言是我的智慧在近代被知晓的名字。这一卷被教会最初的第一会员窃取，并被隐藏到了公众之外。这个人，你们称为普埃莫瑞恩，他与我交涉，提议说要转录下我带到这里的智慧，传播出去。在他愿意分享的前提下，我提供了合作，但他的分享只限于特别挑选的神父内部圈子。

"这个精英神父团体逐渐被知晓为了十六光束会。光束会的每个后继领导人都遵循着同样的承诺：分享那些得自于我的知识；可是，他们制作出的手写书卷，却锁进了秘密地下室里。没有任何文献被带进了公众的视野。我理解这种誓要保密的逻辑，可这也留给了教会领导层以黑暗的气氛，就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这一点会改变。

"你是这场改变的催化剂，胡格里托德，"神谕的声音从雕塑空腔里飘荡上来，带着一种明显的赞许音调。"你无法只满足于教会，你从出生开始就是为了将我分享

给公众。各种思想的风暴，如同干燥、狂暴的气流循环而行，在这样的风暴中，所有的人类都在寻找着它那平静的中心，以便找到和谐，而我就是这个平静的中心。不完全的真理淹没了寻找的意志，这就是教会和国家的显著污染，而这种情况将会被去除。

"高级会员们相信，对于普通民众的焦躁心智而言，这些知识会宏大得无法理解甚或不被关注。他们坚决地主张抑制、限制和清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要成为救赎的给予者，和真理居所的地图制造者。可是，他们的行动却反驳和抵制着这个志向，而且还反而证明了，他们是将人类关入恐惧和无知围栏的放牧者。

"我并没有假装自己能理解人类的各种限制，但我的使命就是将'什么为真'的知识，提供给寻找它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肤色、信仰、和生活中的地位。如果我的真理只是落进了你们民众那装聋拒听的耳朵里，那就让它这样吧，但至少机会被给予了个体和全体。如果一些权势者想要拿走和滥用这种真理，那也没关系，这些贬低真理的人会被扔出人类大家庭，他们会呼喊善良的手去引导他们回来。

"不存在居中斡旋的人。不存在对真理玩弄微积分的人。'什么为真'的知识不是被给出来解释或滥用的。如果通往真理的道路是人迹罕至的，谁应该被指责？我？教会.....国家？一直欣然屈服于半吊子真理的人类种族？"

神谕停了会儿。"还是你，胡格里托德，一个拒绝自己最内里的召唤的人？"

聆听神谕时，一种无比的疏离感围绕着胡格里托德。他感觉自己被每个人每个东西遗弃了。他感知到一种深度与宽度都无从知晓的悬崖就在自己的跟前，如同神圣的怪兽，推着他跳下去，却又不对他承诺任何事情。

。

"关于你，"胡格里托德说，"我知道些你的方式，但是你没有提供计划、战略、甚至成功的概率，你可是神谕啊。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关于未来的知识只限于结果，"神谕回答，"却并不必然包含有将结果变成现

实的过程。所以，我无法对你或任何人解释，该如何行动去创造出这个或者那个。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或者那个存在于这个时间或那个时间。过程必须在实施者内在来进行预测。这就是你被挑选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原因，你有着适当的内在或灵性中心，适于去辨识出推翻教会的过程，并将真相的知识分享给所有寻找它的人。"

323

电筒开始闪烁起来，如同风雨中挣扎冒烟的火焰，胡格里托德叹了口气道："可是，难道你在多尔曼预言中指示的内容不是预言性的吗？人们真地需要知道什么在未来等待着自己吗？难道这样的知识不会在整个种族的层面创造出一种冷漠或宿命感吗？"

"我在过去4200年里所带给这些行星的信息，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是的，存在着预言的成分，但那些服务于教会目的的预言，与人民毫不相干。那些为人类种族提供整体感和目的感的预言，则能够被分享出去。我不是暗示，33卷多尔曼预言和3卷查科布萨预言应该被全部公布和传播出去，但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确实是以真理为中心的，这些文献一直呼喊，要求被散布出去。"

"新的指南可以从这些浩繁的文献里能产生出来，以作为一本手册来指导所有的真诚寻找者，去达成觉醒，并拥有能力去维持觉醒状态，去发现自己内在和别人内在的真相的居所。这些寻找者将变成新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的各个宗教不是改变道路来适合于真理，就是漂移向其他的海岸。"

"我实存于这个行星数千年了，一直看到许多的战争被发动来争夺我的知识。我容许教会将我的存在保存为一个秘密，是因为我厌倦看到，某些人用控制我的野心去为战争及随之而来的疯狂辩护，就这么让无辜的人们死去。"

"真相不为这个世界所知道，"神谕继续道，"但不是因为人类存在的漠然或怀疑，而是因为那些瞥见真相知识的少数人在恐惧。他们的恐惧源于这样的信念：如果人类能够经验真相，他们就会被转变成主权独立的存在，自由于一切源自权威的不必要控制之外——而同样是这种权威，用那些不真实的奉献物掩盖了真相。"

"但我不理解，"胡格里托德说。"你想让我基于那36卷文献编撰出一本新书。怎么做到？除非卡诺门亲自下令这么做，我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可能。我没有权利接触原始资料，即使有，也要花去很多年来读完每一页，从而创作出.....你所说的这本手册。

324

"我只是在经历我的赎罪，这会带给我自由。一旦走向你要求的方向，我就将回到黑暗死静的牢房帝国，荒废掉我的余生。"

"我无法告诉你如何达成这件事，"神谕平静地回答，"但在超过300年前，我就预言了，你会达成。你可以请求多瑞安的帮助。"

胡格里托德，想要问其他的问题，于是停住了追随神谕意见的脚步。"多瑞安？同样也是这个人给我的赎罪开出了谋杀教会敌人的前提条件。你说的就是这个多瑞安？"

神谕停下来，仿佛在依照胡格里托德提供的新信息来计算自己的回答。"我只能告诉你，我信任他，并将他视为我们事业的朋友。"

"那为什么不让他来制作这本书，"胡格里托德问，"以及变革教会？他所拥有的权利和权势无疑都是我所缺乏的。甚至卡诺门看起来都乐意听从他的建议。"

"我无法说出原因，但我知道，你就是那个人。多瑞安是这场变革的促成者之一。还将有其他人会来协助你，但他们来自于教会之外。多瑞安更多地是和人民而非教会站在一起。你会看到的。"

"我会看到....."胡格里托德茫然地重复着，声音缓缓地消失在了话语间隔的静默中。

从这个地方头也不回地逃掉，或许对我才是最好的，胡格里托德想着。我可以

在晚上偷偷走掉，穿着平民衣服悄悄离开，躲进一个屠宰店或五金店。没人能跟踪到我。

"胡格里托德，你还在吗？"神谕的问话将他拉出了想入非非。

"是"

325

"没人能扮演你这个角色image。无论你是茫然、不情愿、怀疑、或是恐惧，你都是那个将会变革教会和行星上所有宗教的人。多瑞安会帮助你，但你需要说服他相信，你对你的使命是真诚且坚定不移的。"

胡格里托德轻声笑着，双手向上一摔，怀疑地摇着头道："我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些。我怎么可能说服一个真相读取者？"

"我不知道，但你会发现方法的。我确定。"

仿佛是表示对话结束了，神谕那模糊的声音只剩下了静默。看着手中的电筒也同样变得安静或黑暗下来，胡格里托德嘲笑着自己境遇的极端荒谬。他感觉，只要说出一个字，自己就立马会变成迷路的灵魂，迷失在那围绕自己的错综复杂的迷宫里。

之前，他是陷在单人牢房的包围里，可现在，困陷住他的阴影却是，自由的不可得，赎罪的紧握，神谕裁定的不可能任务，而这些深渊又还全都深不可测。

胡格里托德小心地走下用以通讯神谕的基座，退行着远离开这个金色的雕塑——直至它消失在了黑暗中。用手摸索着，他慢慢走回了神殿主室，心里明白，刻在岩石上的每个字都已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到了他内里，而传递给他的每个字——无论是来自上帝的、神谕的还是神殿本身的——都在对着他的世界慷慨陈词着。但在他的心里，则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加速——一个新的灵，一个有着与众不同仁慈的灵，已经降临了，他世界的整个构造都被拆解开了。

* * * *

326

第九卷

第四十一章：指向天际的抗议

玛雅看了眼西蒙那毫无表情的脸。他的双眼半闭着，仿佛眯视进了某个遥远的未来。已经10分钟了，他都一直坐着，身下那把木头椅子是由削过的树枝和鹿角组装而成的。突然，他的眼睛睁开了来，仿佛是受到了一声异常声响的惊吓。

"我们需要召唤神谕，"他没有特定对象地说出这句话，但马上就完全聚焦到了玛雅身上。"用那密码，我亲爱的。"

玛雅点点头，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西蒙才会要求她呼唤神谕。她立即闭上眼睛，按顺序回忆起那些数字，看了眼依然平静熟睡的卡米尔，背诵出了密码。她的声音带有一种显见的清澈基调，彷如被覆于霜降草原之上的苍穹。

玛雅等候着，却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再平常不过的空间，伴随着风中松针的香味，临在于房间里。

"再试一次，"西蒙的声音里带着不可遏止的急迫。

玛雅重复了这些数字，可是效果依旧。

"你确定数字都正确，也都依照了它们的顺序吗？"西蒙问道。

"是的，我确定。"

西蒙眉头紧皱，眼睛则陷入了沉思。"让我们去外面，到上次联系它的地方去，或许这里存在着某种干扰。"

"出什么事了？"玛雅问着站起身来。

"我这么说不是想要惊吓你，"西蒙开口道，"但约瑟夫还没回来，他早该回来了。当我搜索他时，"西蒙指向自己的头，接着又指向心脏处，说道，"我没有找到丝毫的线索。没有关于他的感觉。"

"没有关于他的感觉？"玛雅重复着。"这意味着什么？"

327

"我宁愿认为，这没有任何的意味，但我倾向于相信并非如此。"

"你已经吓到我了，"玛雅说着跟随西蒙来到了外面的简易露台。

她立即重复密码召唤起神谕，可是却没有任何回应，唯有乌鸦怪异而凄凉的啼鸣。

西蒙踱着步子，手抚着长长的银白胡须，沉浸于一种不易察觉insensible 的感觉中，感觉约瑟夫死了。"我想我们需要叫醒卡米尔。"

玛雅仰起头来，焦虑的表情显而易见。"你是认为约瑟夫死了？"

西蒙点点头。"我祈祷是我错的。"

"我也是，"玛雅轻轻地说道。一种蔓延的沮丧感突然地变得明显起来，尽管无法说出其特征或名字，但她知道，那是真实的。一种obedient厄运，进入了他们的世界里，如同一团黑暗，向着一束光盘旋而去，只带着唯一的目的：扑灭它。

* * * *

雷沃隆国王闯进塞缪尔的办公室，猛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我才不会将协议里

的那些条款扔进火里,"他吼道,"我也没有痴迷于神谕!"

塞缪尔的脑袋向后缩起,仿佛是在努力避开一记重拳。他非常清楚国王的脾气,只是他很少会成为其靶子。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聚合着自己的镇静和风趣,站起身来以示对王权的尊重。"是哈弗瑞告诉你这些的?"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雷沃隆的声音依旧颤抖着,但明显平静些了。"永远不要.....任何时候都不要跟王室的任何成员,去分享你对于我私人渴望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洞见。明白吗?"

塞缪尔毫不抵抗地点着头,眼睛注视着雷沃隆的眼睛。

328

雷沃隆用手抹开打结了的头发,低头看了眼塞缪尔桌上的一堆文件夹和散落文件。"那么,你就继续你的工作吧。"

国王做出傲慢的表情,转过身去,走出了塞缪尔的办公室,如同一个巨大的孩子。

* * * *

329

第四十二章：完成态的神子

多瑞安带着越发急切的期望走下了楼梯。胡格里托德留被留在地下神殿已经超过3小时了,对于他会发现些什么,多瑞安的好奇心一直增长着,最后,终于无法再忍受等待了。他的一部分非常地惊讶,胡格里托德竟然没有敲响楼梯门,没有焦躁不安地想要离开神殿,不过他也知道,胡格里托德并不是普通的神父。

来到神殿主室后,多瑞安发现里面一片漆黑。他只带来了一支蜡烛——这是对神殿的古代建造者的一种致敬。电筒,就多瑞安看来,感觉上很是无礼,但即使是

以谦卑的蜡烛，也能辨识出胡格里托德的身影，他正坐在地上，风帽盖着脑袋，双手抄在长袍里。

"在下面呆了几个小时后会有点冷，"多瑞安带着一丝幽默说道。"你得到机会去探索了吗？"

"坐到我旁边来，"胡格里托德回应道。"我有些事情问你。"

多瑞安，费了些劲，才将蜡烛放置在地上，然后缓缓地坐到冰冷的粗糙岩石地面上。他快速地扫描了下胡格里托德的能量场模式，注意到它扩张了、清澈了，充满了生气，带着一种他从未在任何人类身上见过的力量potency。唯有某种深奥之物才能造成这种状况。

"你有个问题问我？"多瑞安问着拉下风帽，露出损毁的脸。

"有没有可能，你其实是个神谕的支持者？"胡格里托德开口道，声音低沉而热切，"而你则将这件事隐瞒着十六光束会？"

多瑞安真希望风帽是戴上的，那样他就能更隐秘地去掩饰自己的惊讶。"为什么问我如此奇怪的问题？"

胡格里托德移动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那个密室.....有金色雕塑那个，它是高级会员与神谕对话的地方吧？"

330

他搞清楚了这件事，多瑞安的心智里大喊道。他知道了神殿的神谕接入口！

"你从那个房间接入了神谕？"多瑞安问道——他声调中的敬畏，只是他内在敬畏感的零头而已。

"我整整一生都在收集着各种观念和假定中的真理，"胡格里托德回应道，"来源

则是那些我所信任的人们。我觉得，教会超越了所有人，它是聚焦在将上帝智慧带给人民的，如果我能服务于此，那么我就实现了我的个人志向。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

"但不久我见到了神谕.....而到了今天我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竟然只是加入了一堆仪式、典礼、话语，它们都死去已久，也不再具有着曾经所具有的意义。我们评判他人，却对我们自己一无所知。我们将真理分成了如此多的片段，以至于没人能重新拼装起它。"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多瑞安问道，感觉到胡格里托德正在宣布与教会的决裂。

"不，你为什么不能回答我这些简单的问题？"胡格里托德近乎在咆哮，声音回荡在满是象形文字岩石的巨大神殿里。

忽闪的烛光顺随着气流在古老雕文墙壁间的运动。那些象形文字如同一条条大蛇痛苦地扭动着，胡格里托德闭上眼睛，希望自己不会被它们的毒液触及。

"首先，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会开放地跟你交谈，"多瑞安提议道，"但首先你必须理解我的一些情况。"

他深深吸了口气，吐出一声叹息，指着自己的脸说道。"这些烧伤源自一场战争。我成长于杉托曼，那正是八年战争最激烈的那段时间。事情就发生在飞机像邮差般投下炸弹之前。战争中街道间的白刃战混乱地蔓延着，其推进就算不是以英寸也是以英尺来丈量的。

"整个城市里唯一的庇护所就是教堂。那是一座有着白色大理石和柚树木材的美丽的远古建筑，褪色的玻璃窗高嵌于教堂建筑上.....一出太阳就反映出令人欣喜的丰富色彩....."一丝微笑立即闪现在他的脸上。"我是被以无神论的方式抚养大的，所以我们没有教会或庇护所。没有地方掩藏。"

"总之.....有一天，我在街上等着一个朋友带食物给我——"

"那时你多大？"

"9岁.....将近10岁，"多瑞安答道，声调突然间阴郁下来。"一伙士兵路过时，开始不断地侵扰我.....并没有具体的原因。他们甚至不关心我是站在哪一边的，他们就是想伤害一些天真无邪的事物，"他叹息道，"因为，如果我是天真无邪的，我就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痛苦和苦难....."

"但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尽管我解释了自己呆在街上的原因，那些士兵却并不喜欢我的解释，而至少部分是因为其醉酒状态，他们决定将汽油浇到我身上，然后轮流着看谁能以足够的准确性将火柴扔过来把我点燃。"

胡格里托德的想象力以不适合任何人观看的画面渲染着听到的话语，他的眼睛因疼痛眯成了一条缝，赶紧伸出手去，触到多瑞安的衣袖。"你不需要说完这个故事——"

"我没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它残忍得让心脏受不了，我当天大概就死掉了.....但显然地我没有。"

"发生了什么？"

"一个神父，碰巧路过，看到了这可怕事情的展开，当一根火柴碰到我的手臂，我被大火吞没了。我看到不断增强的火光，听到哈哈的大笑声，这时我感觉到一件长袍将我像婴儿般地包裹了起来，然后是刺鼻的烟子味道，而烧焦的头发则堵塞了我的鼻孔.....然.....然后则是尖锐的剧痛，因为那强光逐渐显露出它敌意的本质。"

"这位神父是我的救星，他是被某种力量，或某种智能派遣来保护我的——给了我又一次的生命。我在他的照顾下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恢复过来，但也重新认识了这个新的世界，过去我总是称它为脆弱的唠叨。"

多瑞安因记忆而摇着头。"当终于挨过了疼痛，能够重新使用眼睛了，我却变得只能在光线微弱的房间去观看。我的眼睛变得极其的敏感。拯救我的那位神父，取掉了纱布，3个月里第一次，我能睁开眼来。我看着他，但却只看到了光的一种奇怪混合物。没有丝毫的物质成分。

332

"起初，我非常害怕。每个东西都被分解成了流动的光粒子，如同一片片叶子在那波澜壮阔的大海里浮沉于汹涌的潮流中。我只是个小男孩，对我而言，感觉上就像我瞎掉了，从某个程度上讲.....确实是这样的。我无法看到任何类型的形状和物质结构。如果我试着在日光里看东西，眼睛里则只会看到炫目的白光。

"有3年时间，我都不曾离开过教会或那位神父。他感觉我是上帝送来的礼物，就给光束会写信说了我的情况。战争结束后，他们派了个代表来见我....."多瑞安回忆着改变自己一生的事件，眼睛呆滞地望着远方。

"他需要呆在弱光里，所以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这个房间里，"神父解释着走进了一个关着门的走廊。

"我只耽搁一会儿，"代表说道，"但我想要和这男孩单独谈谈。"

"没问题，"神父微微鞠躬，打开了房门。"多瑞安，我们的客人终于到了。你可以称呼他瑞温王德神父。他为见你走了很远的路，所以，请礼貌而诚实。"

这个小男孩，已经13岁了，他点着头，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当然，我会的。"

神父退行着走出门外，将瑞温王德神父让进房间。神父指着一把椅子道。"请坐，你自便。我先走了，你们2个慢慢谈，我去做些午餐。我能肯定，这么长的旅行之后你一定饿了。"

代表回头看着神父微笑道。"谢谢你的款待。"然后脱掉了外套，坐到了椅子上，门在他的身后关上，房间暗了下来。

"这个教堂保持得如此圣洁，真是奇迹，"长时间的沉默后瑞温王德神父突然地说道。"非常的美丽。"

333

"我只能感觉到它的美丽，"男孩说道，"但在我更小的时候，我能和你一样看到它的美，私下里，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来到内部看看它。"

"那为何又没有呢？"

男孩转过脸去，仿佛被唤起了一段不愉快的记忆。

他个子小小，甚至对13岁的孩子而言也是如此，他的身上——腰部以上——都没有穿着衣服，尽管瑞温王德神父努力地试图看清男孩那损毁的模样，但在黑暗的房间内他的眼睛只能看到外形的模糊轮廓。

"我不觉得我可以这么做，我猜是这样吧。"男孩说道。

"那现在的你呢？"瑞温王德神父问。

"我不确定，"男孩试探性地回答道，"但我希望能够这样。"

"丹尼尔神父解释道，你可以看到天使。是真的吗？"

男孩在椅子上扭动着，仿佛在这位尊贵客人的面前有些惶恐。"每个人都是天使，"男孩答道。"这很难解释，我知道你想要理解，我所看见的怎么会跟你们.....跟每个人都不同，可我也不知道如何将之表达为清晰的话语。在我受伤之后，我的眼睛开始看到了总是移动着的光的模糊形状。现在，甚至当你静止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我也看到了一个颜色变幻的万花筒。我无法将你看成是一个有着头、肩、手、腿的人....."

我将你看成了.....舞蹈着的光，尽管我的眼睛能捕捉到一些熟悉之处,但我却无法看到它。"

"你能看到一个人的光形态与另一个人的不同吗?"瑞温王德神父问。

"喔，是的，"男孩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甚至昆虫和植物也是。"

"真的吗，你也能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昆虫?"

"我以这种方式观看着每一个事物。这样是错误的吗?"

瑞温王德神父交叉起双脚，在木椅上坐直身来，椅子在他的体重下咯吱作响。"不，当然不。"

"我一直在害怕，你到来之后，发现我是被某种魔鬼诅咒或控制了，所以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么说。谢谢你，"男孩说着用一根小棍子敲起了椅子。

334

"我无法笑或是发出笑声，所以当我感到开心时，就会用这根棍子，这样一来其他人就能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了，"男孩解释道。

瑞温王德神父对男孩那脆弱的声音微笑着，以指节敲着自己的椅子作为回应。

"你是第一个，除了丹尼尔神父之外，你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男孩说着又轻敲起棍子。"但我承认我能看到你的快乐，或者其他的任何情感，只需要就这么简单地观察你光的模式和颜色。"

瑞温王德神父安静地坐了几秒钟。"你现在又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金色的光带着几丝粉色和绿色，"男孩答道。"这些是好的颜色。这些是爱的颜色。"

"在我来自的那个地方，"瑞温王德神父深深吸一口气，开口说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预言家。这位预言家提到了你，或者说至少我相信那是你。"

"一位伟大的预言家谈到了我？"男孩不敢相信地问道。"他说了些什么？"

"说你会成为一个神父，并在教会里担当一个非常高的职务。"

多瑞安左手，无意识地，敲起了神殿的地面，想象着手里拿着根棍子。他被胡格里托德的声音里拉出了自己的回忆画面。

"这位伟大的预言家，我猜就是神谕？"胡格里托德问道。

多瑞安点了点头。"神谕预言了我会是下一位真相读取者。瑞温王德神父想要核实我的能力是真实的，我猜。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离开住了3年的家，和瑞温王德神父一道旅行到了我的新家。"多瑞安举起食指来指了指上方。

"你一直生活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以来？"胡格里托德问道。

"我看起来比实际上老得多，"多瑞安轻声一笑回答道。

胡格里托德知道8年战争结束于26年前，所以他知道了多瑞安的年龄，惊讶地意识到他们只相差2岁。

335

"现在，回到你开始时的的问题，"多瑞安道。"我是唯一从这个神殿里接入神谕的人.....除了你之外，"他微笑着补充道。"高级会员们相信，金色雕塑只是用以向异教神祇祈祷的地方。他们甚至不喜欢这个地方。对他们而言，它感觉有些太过.....古老了。"

多瑞安盯着蜡烛的火焰，它正贴着地面舞蹈着。"至于你其他的问题，我的确支

持神谕，因着它所带给这个行星的信息，也因着这个行星的人民就如同被单独囚禁的犯人，被监禁在种种栅栏的后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卡诺门也希望事情是另一个样子的，可一旦他对教会的信仰系统做出所有的修正，就会拆卸掉每一个面向，所有的基本前提都会颠覆，恐怕人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该信仰什么了——"

"你在说谁去信仰，难道你不信仰吗？"胡格里托德打断道。"当教会被发现是在蓄意掩盖真相，有谁还会再给教会一秒钟的机会？追随者们将会离开，并带走他们的记忆和支持。卡诺门就是那个毁灭教会的人。"

"卡诺门是个伟大的人，"多瑞安辩护道。"这不是关于个人的；这要比那要大得多。这个行星上的所有宗教都与这种错误的信仰有关，各国的领导人也同样。"

"是的，但我们教会是这个行星上最重要的宗教，我们负有着首要的责任，因为我们拥有着神谕。"

"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们这个神谕就是（独一无二的）神谕呢？"多瑞安问道，看进了胡格里托德的眼睛里。

"你的意思是？"

"神谕曾说过它的接入权是不能被一个出口所独占控制的，"多瑞安回答。

"但我们这里就有个接入口，在这个神殿，那边的密室，"胡格里托德指着黑暗的走廊。"所以它没有被一个出口所支配。你要说的是，这个行星上还有其他的神谕？"

336

"这是非常巨大的行星，许许多多的文明、信仰一直被那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古老之手擦亮着，而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但是，真相依然在解冻，人们依然在觉醒。神谕的创造者们完全清楚这些情况。如果说，他们只提供了单单一个关于他们未来的代言人，放置到这个辽阔行星的小小角落里，这对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多瑞安回到了静默中一会儿，仿佛在等待胡格里托德说些什么。

"神谕有一个奇怪的主意，"胡格里托德最后主动说道，语速加快了些，"它说我会创造出某种类型的指南——"

"神谕说了这话.....就刚才.....你在那个密室里时？"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预言成真了，"多瑞安低声道，基本上是自言自语。

"你需要取得原始资料的接入权，"多瑞安脱口而出，仿佛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必须在神谕的计划中扮演一个角色。"而神谕完全清楚，这些书卷的副本就被储藏在这个神殿里....."

多瑞安皱起眉头，仿佛一个人有了2个爱好，而必须作出选择。"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在这件事上帮助你.....对我来说，做出任何会伤害卡诺门或违反他意志的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我这条命真正得感谢他。当我来到这里后，健康恶化到如此程度，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已经死掉了。在我康复后，他又让我成为了他的顾问。他十分地信任我，信任到让我成为了这个神殿的看守者.....他是最亲密的朋友和维护者。"

多瑞安陷入了沉默，皱起的眉头依旧凸显在脸上。

"我一直脱离于那些似乎将我一生都计划好了的声音之外I have disembodied voices that seem to have my life all planned out。"胡格里托德平静而无情地说道。"对我而言，仿佛被送到这个世界就只是为了这个任务，它就深嵌在我内里的某个地方，十分的清晰和明白。但在我此时此刻生活在的地方，我只看到了烂泥和黑暗，可是现在，我知道，在我的面前，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太可能的裂口，能够穿越过去。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还会有什么机会？"

"抱歉，"多瑞安的双手在大腿上焦躁不安地动着。"没有卡诺门的批准，我不认为我能够帮助你。我理解你的使命，我也相信它，但我的冲突太过强烈，只能简单地选择忠诚，as if only one mattered。我需要为这事进行祈祷，但现在，我的答案是不行。对不起。"

"难道你对卡诺门的忠诚会强烈到迫使你告诉他我们的对话吗？"

"我不知道，"多瑞安说着戴起了风帽，仿佛他突然冷起来，或是急于想离开。"我不知道。恐怕我必须离开了，我得仔细考虑下。让我明天下午给你回复吧。我先送你出去。"

说着，多瑞安有些吃力地站起身来，而胡格里托德，也如同镜像般地站了起来。离开神殿的剩余路程，是在怪异的静默中走过的，一前一后的2个人被数千种情绪（译注：原文spirits也可以译成精灵）包围着。

来到器材室后，多瑞安放慢脚步，转回身来，伸出了手，以示友好。胡格里托德接着他的手，感觉到他的皮肤光滑细嫩。这只手感觉上又细又弱，胡格里托德回报以一种温柔的轻握。

"在所有这一切中，记住一件事，"多瑞安说。"你的赎罪根本不是问题。那全是你入会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从不要求你取走另一个人的性命——只是为了测试你对光束会的忠诚度。"

"你面临的问题与我们所有人的都一样：如何告诉人民真理，而又不让他们丧失掉对我们组织的信心？"

"或许是时候了，"胡格里托德反驳道，"我们的组织是时候被容许去成为一个一体的教会——没有内部与外围教会之分——一体的教会只分享真理，关于我们是谁，为何在此，去往哪里真理。难道这些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吗？"

多瑞安盯着地板，回避着胡格里托德的尖锐眼神。"你谈到了透明度问题，仿佛真地存在一个楼梯通往山顶，即使没有后援储备，每个人也能简单地爬上天堂。正如我之前说的，真相正在解冻，人民正在觉醒，但这2个过程的发生——至少就我们的眼睛看来——是费力而缓慢的。但是谁又能说，逐渐地将人类世界和天国世界进行混合，不正是计划的全部呢？"

338

"多瑞安，那谁又能说，进度不能被加快；人类不能为一种更为直接、强烈的真理分发做好准备？谁这么说过？卡诺门？雷沃隆？谁？我相信神谕被带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的知识和智慧应该被不问结果的分享出去。一旦我们控制了真相，我们就控制了人类的命运，我不愿成为任何阻碍或控制的一部分，绝对不愿意。"

"你说的就像我们剥夺了人民通向上帝和天堂领域的权力，"多瑞安异常激烈地回应着，向外面的门走去。"没有人被剥夺了他们内里的东西。当他们准备好开门时，门就打开了，它完全就在内在里。"多瑞安转过身来，展开双臂。"所有这一切？这是剧场。这是一个舞台，我们所有人在这上面的交流互动，都依照着一种设计周密的动作剧本，这个剧本我们就称之为生命。"

他将右手握拳放到心脏位置，节奏缓慢地轻捶着胸口。"这里，这就是万物的标尺量具，万物的标尺量具无法在那个剧场里被发现.....它只会被发现在这里。你，或者神谕要如何重新教育人民来懂得这一点？仅仅用话语？相信者相信不是因为话语、热情的典礼或古老语言的老套陈述.....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告诉他们去相信。他们会共鸣于自己准备好去接受的那部分真相。"

"或许他们准备好接受更多了，"胡格里托德静静说着，抵消着多瑞安的激烈反应。"或许他们想要一种够能实际运用的灵性——一些不是去剥削他们，而是去提升他们的东西。"

多瑞安摇着头道。"你真地认为人们准备好变成诸神了吗？在我来自的那个地

方，我看到和经历了所有类型的人类恶行，人类的黑暗不会仅仅因为教会用真理来提升和圣化他们而终止。敌人的笑脸，耳语怂恿着的祖先幽灵，都会点燃他们的愤怒。他们摇摆于善恶之间，就如同飞蛾的翅膀，不仅模糊了通向光明的道路，而且还会在光被发现时，遮蔽掉它。

"人类有多么是天使，就有多么是动物，但悲哀的是，他们的动物生命，不是通往天堂的桥梁，而是对他们的限制，限制了他们去知晓真相。直到人类能够爱自己胜过恐惧自己，直到人类将那渐渐临近的天堂视为了自己的家园，你才能将真相倾倒出去，并预期着人民会去饮用它。否则，人们会嘲笑神谕。他们会说它根本不存在。神谕是谁，有资格告诉我们去如何生活？上帝怎么会派一块石头来告诉我们该去信仰什么？

339

"这些全是神谕无法理解的现实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宗教才会被保留在部分的人类领袖手中，这些领袖洞悉着教众的意愿，辨识着准备程度和时机，对于公众的需要也敏感非常。"

多瑞安划开了古老大门的门闩。"明天下午再来，我会给出我的答案。上帝与你同在，"多瑞安转身离去，胡格里托德打开了大门，消失进了阳光、古树的世界。

* * * *

340

第四十三章：蹙额的诸神

巴塞罗打开了面前的门锁，轻拍开入口过道里的灯，然后将藤杖挂到墙上，脱下外套，打开壁橱的门，小心保护着地挂了起来。关上壁橱门后，他伸手去拿手杖，却只感觉到了冰冷的墙。他低头向下望去，以为手杖是从熟悉的挂钩上滑落了，就在这时，房间里突然黑了下来，后脑勺上的一阵尖锐疼痛瞬间传遍了全身，感觉到了一种跌入浓密的飞旋黑暗中的恶心感。

10分钟后，巴塞罗，疼痛、无力地睁开了眼睛，眼前一片的黑暗，能感觉到一股温温的血在后颈上往下流淌。他坐立着，一只手和2条腿绑在椅子上，脖子以上，整个头都笼着个黑色的头罩，在领口位置扎紧。"出.....出什么事了？"他设法开口问道。"要干嘛.....谁.....是谁？"

"你是个很坏的小孩，B医生，购买我服务的雇主们希望我刻下些信息——可以称为是他们对你失望之情的象征。"

这是个男人的声音，带有本地口音和平民腔调。

巴塞罗试着移动那只未被捆住的手，却发现它也被固定在了他猜应该是厨房的桌子上。

"你去过纹身店吗，B医生？哦，等等，我忘了，你是国王的医生，所以我要猜.....你没去过。"

这个声音轻笑着，收紧了巴塞罗手腕处的东西，像老虎钳一样将手腕固定在了桌上。

"看，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我有钱，我能给你——"

"B医生，你是在贿赂么？因为如果这是贿赂的话，我被雇主告知，要使得这整件事.....恩，让我们这么讲，变得更加不愉快。"

341

巴塞罗保持了沉默一会儿，他头痛欲裂，还突然感觉恶心，可他的好奇却无法停下来。"谁是你的雇主？"

"身陷你这样处境的人都会问到这件事，无疑地，在几乎所有实例中，雇主都会要求我，一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抽你个大嘴巴子，告诉你，他妈的闭嘴。但是，在你这个特殊情况下，B医生，实际上他们告诉我，要确保你知道他们是谁。不过耐

心点。我首先有些工作要做，一旦你看到它，我得告诉你，你对我雇主的身分就没有丝毫的疑惑了。"

桌面上金属工具发出的叮当声加深着巴塞罗的焦虑。

"现在，记住，"这个声音道，"我对此不太专业，不过，你知道了会很开心的，前几次我都是完成了的。"

"完成了什么？"巴塞罗叫了起来。

"当然是纹身。我想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你没有仔细听哦，不是吗，B医生？"

"纹身？"巴塞罗怀疑地问。"你.....你要给我一个纹身？为什么？"

"一句话，放聪明点，如果乱动的话，会造成更大量的伤害。当然你毕竟是个医生，你懂的。你可以将我看作你的外科医生，这不算太自夸，但作为我的病人，我必须得说，你落在正确的手上了，不是故意说笑哈。不幸的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去止疼.....看起来我的雇主忘记将这个列入行事清单了。"

巴塞罗能听到了一只手在桌子上摆弄工具所发出的叮当声，而且，这个人听起来像在从玻璃杯或瓶子里喝东西。

"我不得不恭维下你精选的这些烈酒，B医生。我抽样品尝了好些种——名字我不认识，但尝起来都同样的美味。哦，别担心我的技术会因为一点点酒而降低.....我每次都会喝酒，已经变得非常善于利用双手颤抖、视野模糊这样的条件了。"

这个声音再次轻笑起来，巴塞罗能听到他又从瓶子里喝了一口，然后瓶子被重重地放到了桌子上。

342

"事实上，如果你想来一口的话，我会和你分享些的——甚至或许能帮助缓解些

疼痛，不过，当然了，头罩会有些妨碍，我担心会弄湿你。"

巴塞罗摇着头来拒绝着这一提议，很欣慰自己厌恶的表情不会被这个虐待狂攻击者看见。

"好，那么。我们澄清了姿势问题了？"

巴塞罗点了点头，手抖得就像准备打烙印的幼兽。

"B医生，没事的。要不是因着得到这个纹身的方式，或许你甚至会逐渐喜欢上它的。现在，在我开始之前，我总是会问我的当事人是否还有任何的问题。我是个非常健谈的人——至少狱警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你那庞大且显然狡诈的心智所爆出来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问我.....这会让时间过得快些，我们俩也会更多些乐趣。"

巴塞罗抵制着自然升起的问题：你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相反，他竭力找回着某种程度的自信。"我身为国王的医生，你得意识到——"

"现在，B医生，你是要宣示一次恐吓吗？因为如果那是恐吓的话，我的雇主是非常明确地说了我该怎么去回应它的，"这个声音柔和成了嘀咕，巴塞罗能闻到酒味透过了头罩，攻击者正凑到他的脸旁。"不过，遗憾的是，我不记得命令的细节了，所以大概我只能即兴创作了，好吧，一般而言，人们恐吓我时，会多少引发我内在的一些东西.....而那.....让我们这么讲吧，那可不是我最好的一面。"

"那不是恐吓，"巴塞罗申辩道。"我只是想提供给你机会来接受我的效劳，如果你不伤害地释放我的话。"

"啊，我看，我们又回到贿赂上了，"这个声音大笑道。"B医生，我相信你的记忆受损了....."

一种尖锐刺骨的疼痛充满了巴塞罗的手臂，攻击者开始动手了，巴塞罗用尽了全部的控制力来保持着手臂的静止。

"因为你作为主人一直如此仁慈。"声音继续道，"还分享给我你的好酒——哦，我爱这个词的发音.....好酒.....我想要忽略掉你刚刚的记忆受损；而将它归因于你毕竟是个老人家了。"

"现在，B医生，记住我说到的姿势问题。你正在移动你的手！停下来！我在做的是一件艺术品，如果我的创作因为画布乱动而弄糟了，我真地会生气的。它可是永久性的！你不想身上有个畸形的纹身，对吧？不，当然不想，你想要些让你自豪的东西.....好吧，至少是一些你私下看到时能够去欣赏的东西。我打赌你会那么做的，B医生，我打赌你会的。在大约1、2周之后，你会低下头来看着手臂，眼泪会从你的眼角滴落，因为，对于这个艺术纹身的赞赏会充满你的心。而在大约，好吧，让我们说，很快就会实现的，几个月后，你会为这美丽的杰作感谢我。我甚至会在下面留下我的名片，这样你就能给我寄来感谢信。"

疼痛一次次地击中着巴塞罗的手臂。过了近一个小时，整个过程才结束，巴塞罗知道，是教会在为他的背叛而给他打上烙印。他的一部分宽慰道，都已经发生了，不久就会过去。事情本来可能更糟的.....更糟的。

攻击者继续着单向的对话，只有换工具或喝酒时才会停一下。

"B医生，我相信我完成了，我必须得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我想我的雇主们会非常满意的。现在，在我为你这新添之物拍照时，保持静止。我只是想要为所有的作品保留一本剪贴簿，再说带着头罩，我确定你的隐私会受到完全的保护。"

巴塞罗感觉到了照相机的闪光灯，然后听到工具在被收拾起来。他的手抽动着，感觉攻击者正用湿布擦拭着，一股涂抹酒精时发出的熟悉味道散漫在房间里。巴塞罗很喜欢疼痛手上的这种凉凉的感觉。

"我为搅扰而道歉，B医生，但我真地觉得你最终.....会喜欢上这个的。现在，下面就是后继的运作方式。我会松开你的手臂，然后消失掉。你解开你自己，坐在这

里歇一会儿。我已经弄坏了你的电话，所以别因它发怒了。我想提醒你冲个澡，或是清洗一下。要不就喝一杯你最好的酒，想想你做了什么，而为自己赢来了这些。

"哦，我差点忘了。如果任何人，我猜也包括那位好心的国王，决定实施任何形式的报复的话，我被告知，我有权回到你美好的家里，带上一套不同的工具，去取回我的艺术品。现在，这些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它们都写在我的指南里，因为它们.....好吧，它们让我感兴趣。我喜欢回收作品这个主意，尤其是如果你不守规矩的话。规矩第一条，没有报复——无论对我，还是对我的雇主们。你明白了吗？"

巴塞罗点点头。"我懂，没有报复。"

"任何形式的报复。"

"任何形式的报复，"巴塞罗重复道。

"最后一件事情.....我这个包非常大，纹身工具，就如你能想象的，非常小，所以我拿了那些我品尝过的几乎空掉了的瓶子，放进了包里。希望你不会介意。我猜按我的估计，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喝它们了，浪费掉它们是可耻的。你容许我拿走它们吗，B医生？"

巴塞罗点点头。能让他离开，任何事都可以！

"太好了。好吧，尽管你开始时有些困难，但结果证明你是我喜欢的当事人。感谢你的耐心，我真心希望你能够享受你的纹身。"

巴塞罗能感觉到捆住手腕的绳索松开了，于是就立即抬起了自由于桌子的手。接着，他听到，攻击者穿过了屋子，然后，在跑下楼梯的背景声中，伴随着背包里玻璃瓶叮叮当当的闷响，后门被关上了。

借着疼痛的手和已经不太谐调了的指头，巴塞罗松开了头套。终于拉掉头罩的一刹那，他瞥见了（手上的）一种黄色的光，纳闷着是该看看手还是从椅子上松开

自己。但手部的抽动就如同一块拉扯眼睛的磁铁，他只得顺从地低下头去。

手背上，静脉血管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却倔强的记号。那是一条国王之龙，头被剑所刺穿，四下里则围绕着十六颗星星。如果是在其他任何人的手上看到，他大概都会赞叹于它的细节和艺术性，可这是在自己手上，巴塞罗只能全身战栗着，转过脸去。

* * * *

346

第四十四章：一个新宇宙

"你理解我吗？"卡米尔激烈地问着，拉过玛雅的两只手，握进自己的手中，双眼凝视着她。"如果约瑟夫被高级警卫发现了，你就处于危险中。这意味着他们就在附近。他们会设法跟踪他的足迹，这会将他们领到这里。你必须离开。"

"你不一道走，我不会离开的，"玛雅坚定地说，眼睛里满盈着晶莹的泪光。"我又能去哪里？"

卡米尔转向西蒙。"你一定知道个安全地方，能带玛雅过去。我会去寻找约瑟夫。如果说有谁知道该如何避开哨兵，那就是我.....如果他们发现了我，至少你们是安全的。就让我这么做吧。"

"你的腿.....它会妨碍你跑动，"玛雅说，"你很容易被捉住的。"

"或许吧。但在他们发现我之前，我已经先就发现他们了....."

"然后呢？"玛雅挑战地问。"将自己上交给他们？"

"我会跟踪他们，"卡米尔答道。"我得确保他们不会威胁到你和西蒙。"

"要是他们威胁到了呢，又怎么办？"西蒙问。

西蒙抱着手臂，从小屋的玻璃窗望出去。"哨兵很少来到森林的这个区域。我只有几次看到过他们的踪迹。如果他们来到了这里，那只能是为了寻找卡米尔。如果他们反而发现了约瑟夫，"西蒙转向玛雅道，"他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将他们引离这个方向。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就会杀死他，然后设法跟踪他的足迹。他所走的小路很模糊——几近于不存在——但如果是娴熟的追踪者，他们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地方。"

"所有的理由就是应该主动出击，All the more reason to be on the offensive"卡米尔说。"西蒙，如果你将玛雅带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远离约瑟夫检查陷阱的那条路——我会躺在这里等着，看看他们是否会追踪约瑟夫所走的那条路。一看到他们，我就藏起来，仅此而已——"

347

"要是他们有狗呢？"玛雅插话道。"他们会发现你的。"

"它们会专注于约瑟夫的味道。"

"直到它们发现了你的，"玛雅大声道。

"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了，"卡米尔回应道，声音急躁而严肃。"我可以行走。我才是他们要找的人。我必须处理这件事。如果我发现他们走向这个方向，我会引开他们.....我.....我不知道如何做，但我会将他们引离你走的那条路。没有别的方法。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不会停下来，他们会继续追踪你。西蒙，如果这里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随身带走，但是，请现在就马上离开。"

西蒙继续看着窗外，陷入在沉思里。他只有一样有价值的东西，但因其重量和娇弱，它永远都无法被带走。神谕的第一卷——他在308年前制作的最初的手写版本——一直保存在这里，但他一直将它放在一口隐匿的井里，那是他多年前为了食物和防御而建造的地下室。

西蒙小心合上书，塞到袖子下。"给我一分钟弄好这个。"

"需要帮助吗？"玛雅问。

"我没问题，"西蒙答道。"收拾收拾你的东西，任何你想带走的，我们几分钟后离开。卡米尔的计划是唯一的选择。虽然我希望我们还有其他的。"

西蒙转身走向露台区域，在那儿，他的秘密存储室wait to容纳着多尔曼预言第一卷。

"如果他们抓住了你，"玛雅低声道，"你必须向我保证，他们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反抗。不要充英雄。活下去。求求你，活下去。你能向我保证这一点吗？"

卡米尔将玛雅拉进怀里，默默地抱着。如此多的渴望淹没了他的心智，可又都无法被施行。他的前方只有一条路，他知道它的终点可能会是死亡。"我会做你要求的任何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做，"玛雅说道，"但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她以一位爱人的力量看进了他的眼里。"即使你忘记了这张面孔，这次触摸，也永远不要怀疑，我会找到你。"

卡米尔微笑着。"我永远无法忘记你，玛雅，不过，是我，会去找到你，"他体贴地说道。"别担心。我对这片森林的了解和任何人一样好。我会没事的。紧紧地待在西蒙身旁。我信任他。"

玛雅点着头表示同意，接着吻上了卡米尔，就像在请求上帝去保证他的平安。西蒙折回来的声音打断了拥抱，他们的手指隐约相抵着，不情愿地分开了来，掩饰起他们缠绕一体的心。

西蒙委婉地清着嗓子，将一个小包放到桌上。"袋子里是些食物，你或许会需要

的。我们会往东北方向走约6英里，你会在那儿发现一小片荆棘丛。找到它们后，沿着其外围向西——别试图穿越它们。一旦你抵达荆棘丛，就会发现我留给你的踪迹。好么？"

卡米尔点点头，依旧看着玛雅。

"如果哨兵追踪约瑟夫的话，他们会从那个方向来，"西蒙指着小屋的前方说道。"如果你跟着屋前的这条小路走，到了岔路口时，左边那条路，事实上是条鹿道，但它正是我用以布置陷阱的路，我很确定约瑟夫走的就是这条路。与这条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始终睁大眼睛。我会在外面等着，但请赶快些。"

"喔，很高兴看到你们的心团聚了come together，"西蒙点了点头，将一只袋子挎在肩头走了出去，"告别时，稍微快些。"

玛雅后退着往外走去，眼睛锁定着卡米尔的眼睛。"既然我可能会.....有一阵子看不到你，我想告诉你点事.....一些昨天和前天想要告诉你，却没有....."

"我也爱你，"卡米尔目不转睛地找寻着玛雅最深的部分，就像斜照的阳光深探进了平静的海洋。

349

玛雅的眼睛满溢着笑意，一只手从桌上摸索向约瑟夫的指南针，眼睛却一刻也没离开卡米尔。她慢慢地走近门边，偷望了卡米尔最后一眼，彼此细细地看着彼此。到了门口，玛雅无声地移动几下嘴唇，"我爱你。"然后突然转过身去，一路冲到了外面，几乎撞到了西蒙。

"让我们走吧，"她慢下来走着说道，等着西蒙赶上来，指引路线。

卡米尔一瘸一拐地出了前门，手里拿着西蒙留给的一小袋蔬菜。他的心脏同时陷在了恐惧和喜乐里，在某种意义上，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迷惘的受难者，没有受过洗礼unbaptized，还跛行进了混乱纠结的地狱边境；可是他的另一部分却搏动着狂

喜的鼓点——那强烈地源自于某种他从未感觉到的神秘源头。

这时，一个记忆缠上了卡米尔，止住了他的脚步。约瑟夫正穿着我的旧靴子！

* * * *

350

第四十五章：活动的门

耀眼的太阳将温暖的阳光倾泻进了高高的松树林，在土地和岩石上找寻着不宜居停的uninhabitable区域。这是个大清早，森林里只有少许的乌鸦和红松鼠在觅食，这些就是缓步漫行的胡格里托德所唯一留意到的。今天早些时候就将知道多瑞安的决定，他完全明白，多瑞安的帮助是完成神谕委派任务的关键。如果多瑞安想阻止他的话，只需要告诉卡诺门他们在神殿里的对话，他新获得的全部自由就会消失。我是如此的脆弱。

一道阳光漂移进了他前行的道路，温暖地触碰着胡格里托德的肩膀，他站定下来，闭上眼睛。松树和大地的味道包裹着他，就如同遥远神诋的最圣洁愿望，他的思绪则转向了古老的地下神殿。为什么多瑞安会隐瞒金色雕塑的真实目的呢？如果他告诉了卡诺门我的计划，我也可以告诉卡诺门，多瑞安在秘密地接入神谕，多瑞安会失去 stature with 光束会。或许他会失掉一切。如果多瑞安的选择是阻扰我协助神谕的努力，那这就是我唯一力量，唯一的希望。

胡格里托德转过身，走向修道院花园，他在那里的工作马上要开始了。他向那朵漂浮在煤海般黑暗中的金色花朵祈祷着，多瑞安会站在自己这边。这是他所看到的唯一清晰的部分。

* * * *

敲门声非常的刺耳。塞缪尔从办公桌上抬起了耷拉着的头。凝视着那支依旧握在手里的放倒了的玻璃杯，他的眼睛慢慢地逐渐聚焦起来。突然之间，他的记忆渗

漏了出来。他一直工作到很晚，直到黎明前几小时，而他则一直喝着Tropana，这种烈酒因为含有兴奋剂而闻名，其名声也因为它对过度饮用者所产生的毁灭性效果。

厌恶的敲门声再次响起，并将他唤醒到了一个新的意识水平。只有用手杖的人才能制造出这样的噪音。"什么事？"

"我是巴塞罗，我必须见你，"传来一声压低的回应。

塞缪尔的头正在旋转，要不就是房间在旋转，这不重要，因为结果是一样的。他突然感到眩晕恶心。房间的门是锁着的，他需要以某种方式走过办公室的这段距离，让巴塞罗进来。"等一会儿，我的朋友。我正难受着呢。"

塞缪尔感觉自己听到了一声叹息，从门的另一边传过来，他双手撑住办公桌，奋力地站了起来。"现在是困难的部分，"他戏谑地对自己说道。

"快点！"巴塞罗请求道。

塞缪尔看了眼表，留意了下时间。"看在上帝份上，还不到7点。"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带着迟疑的勇气，拖着脚步向办公室远端那硕大、笨重的双开门走去，这一刻，办公室看起来真是无边无际的大。他终于抵达了门边，转动起插在锁上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巴塞罗冲了进来，如同一个受困于失眠症的人，唯一的渴望就是大吵一场。"我告诉过你，这早晚会发生的，"他叫道。"看看这个！"

巴塞罗举起左手凑到了距离塞缪尔脑袋几英寸的地方，塞缪尔蹒跚后退了几步，手臂寻找着一个支撑源，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只得跌坐到了地上。

巴塞罗赶上去扶起他，忙不迭地道着歉。"对不起，太对不起了，老朋友。我不想惊吓你。"

"好哇，你的意图可与事实不符，"塞缪尔大笑道，缓和了巴塞罗的担忧。塞缪尔坐在地板上设法找回着自己的风趣，然后打起手势让巴塞罗去关门。"我看到你手上有些东西在困扰着你。是些什么？"

巴塞罗关上门，手杖撞击着大理石地板走过去，伸出自己的手。塞缪尔抓住递来的手，引到更靠离脸的地方，带着巨大的兴趣仔细检视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解读着上面的信息。

"发生了什么事，具体点？"塞缪尔问着站起来，将身体拖到附近的椅子上。"我要知道整个故事。"

巴塞罗坐下来，以电影般的细节解说了昨晚的事件，塞缪尔则只是听着。有时，他的眼睛会闭起来，仿佛是在精心地计算astronomical values，但巴塞罗从不怀疑他的注意力是铆定于自己故事上的。说完后，巴塞罗耐心地等待着塞缪尔的回答。

长时间的静默之后，巴塞罗再无法等下去了。"那么？"

"首先，很难过你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侮辱，"塞缪尔答道，他抱起自己的头，仿佛陷在了深深的忧伤里。"卡诺门太大胆了，我们知道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发生.....至少，你还好好的。"

"是的，但我身上一辈子都得带着这个记号.....我的病人会怎么想？当任何人看到了这个，又会怎么想？头被砍掉的国王之龙！"

国王之龙是王室宗亲特别尊崇的标志。如果还有什么比这更冒犯的记号可以做出的话，它一定会被描绘在塞缪尔知道的某些文献里。"国王会理解的——"

"我不担心国王——他当然会理解.....或许还会对着它哈哈大笑，"巴塞罗说起了俏皮话。"我担心的是其他所有人。他们会认为我是个间谍.....或者.....或者异见者。我会被举报给当局的每个部门——"

"放松些，"塞缪尔说道。"我们会处理这种情况的。会存在一些麻烦，这是无疑的，但过一阵子后，各部门就会忽略掉那些举报。此外，你外出时就不能戴上手套吗？"

353

"我还有个医疗诊所！"巴塞罗大叫道。"我还有病人。我不能戴着手套。他们会以为我是在害怕去触碰他们，要不然就更糟糕，认为我得了某种传染病"

"没那么夸张，"塞缪尔评论道。"或许你能以化妆品遮住它。"

"化妆品？"巴塞罗抗议道。"我像是会涂抹化妆品的人吗？"

"看在上帝份上，那只是手背。那不是你的脸。别反应过度了。"

巴塞罗发出一声长叹。"我只是觉得耻辱.....疲惫,还有.....还有内疚。"

"内疚？内疚什么？"塞缪尔问。

"我从没有打算伤害到卡诺门。他对我很好。"

"他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的目的还有用，"塞缪尔纠正道。"记住这点。现在你对他的目的没用了，看看他是怎么对待你的。"

"我应得的，"巴塞罗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了。

"卡诺门会有他的报应的。就这样了。他的信息已经传到了。你对国王的服务也完成了。故事结束了。"塞缪尔比刚才稍微平衡些地站起身来，蹒跚着走向吧台，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干了。"你必须记住一件事，我的朋友，我们拥有神谕，这很大部分，得归功于你的努力。只需要简单地请求国王，你就能得到心中渴望的任何东西。有多少人能够说这样的话？"塞缪尔的笑里带着邪恶的诱惑力。"有多少人？"

巴塞罗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手杖轻敲着椅子扶手。特意挑选的长袖，盖住了他双手的绝大部分，只是看上去皱巴巴的；这是一种让他深深为之悲哀的衣着状态。"出外时我会缠上纱布，"巴塞罗轻声说道。"我会告诉任何问起的人，这是慢性皮疹。"

"从你的描述，"塞缪尔说，"我很确定，我们能逮住干这事的家伙——"

"听我说，"巴塞罗突然激动起来。"别冤冤相报了No settling of scores。就像你说的，故事.....结.....束.....了。我们都当它没发生过，就让它去吧。"

354

"或许这样才是最好的。我们有了神谕，"塞缪尔断言道。"这就是最好的报复方式。"

"雷沃隆签署协议了吗？"巴塞罗问。

塞缪尔点了点头。"昨晚。"

"所以说，这就是我在这里而非你家里找到你的原因，"巴塞罗回应着，对塞缪尔摇起了食指。"Tropana?别否认。我从你眼睛里就能看到它。"

"在我控制范围内，我有一大堆法律文件要复查。再说，我没有上瘾到过量饮用，我只是在自己真正需要保持清醒时才用它。"

"上瘾就是从第一次喝开始的，你知道这一点，"巴塞罗责备道。"作为你的医生，我得告诉你，你必须停止，它会杀了你。"

"任何东西都会杀了你，"塞缪尔笑道。"生命就是被慢慢毒死的，记得吗？"

巴塞罗咧嘴笑了，还是和35年了的最亲密朋友在一起感觉比较好。他怀念曾经的那些哲学讨论，在那个纯真的年代，他们聚焦于玩弄文字游戏，而非王室宗亲的

剧本。

"你不是说过吗，哪里存在阴暗，哪里就有光明？"巴塞罗问。

"听上去像是我说过话，"塞缪尔承认着咧嘴笑了起来。

"好，光明应该就是这个神谕，"巴塞罗说道。"我只希望，我们为黑暗或令人沮丧的事做好准备。"

"为何要这么讲？"

"一些东西不合情理。卡诺门对神谕从未松开过手。从未。"

"他是在用它交换独立，这本身就是个非常好的理由。"

"他之前正设法摧毁它。他是在担心，神谕是个威胁.....它会以某种方式毁灭掉教会，而那是在教会拥有它的前提下。到了雷沃隆的手里....."

355

巴塞罗的声音消失进了沉默中。现在他有了个砍头国王之龙的纹身，他必须更为小心地选择用语，尤其是涉及雷沃隆时。

塞缪尔就着一杯水服下了2颗药，走向巴塞罗，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用手指拨开了巴塞罗的衣袖。"别以错误的方式看待它，你手上的这个纹身.....它非常适合你。"

巴塞罗转溜着眼珠，刻意做出不满状地吐出一口长长的气。"你总是以幽默来安抚内心，对吧？"

"恩，它无疑比真相运作得更好一些，"塞缪尔眨眨眼评价道。

"你依然打算要参加移交会面，对吧？"塞缪尔以更加严肃的声调问。

"这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准备好去见卡诺门了。"

"你对神谕的好奇，难道不是比面对卡诺门的恐惧更为强烈吗？再说，你的出席会让卡诺门泄气。卷起你的袖子，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这东西。那会成为卡诺门的刺眼之物。就这么干吧，你知道我是对的。"

巴塞罗点着头考虑这个主意。"或许....."

"至少来和我搭个伴，"塞缪尔说道。

"我会考虑的，不过，去神谕所在地应该要步行很长的路。"

"如果卡诺门能做到，你也能，"塞缪尔睡眼迷蒙地回击道。

巴塞罗知道他的朋友是对的，他展望着，见到神谕那传奇所在地所能带给自己的冒险感，那就算不是从未有过，也是好久未有的感觉了。"好，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吧，尽管我从未觉得自己做出过什么贡献。"

"好极了！"塞缪尔说着张开嘴大笑起来。"今天早些时候我会将具体安排送给你，重申一次，就像我说的那样，你已经做出了你的贡献了。你发达了，You're on easy street我的好伙计！"

* * * *

卡米尔的腿比想象的更疼。在西蒙的小屋，他的注意力如此聚焦于玛雅身上，使得疼痛遥远成了地下的烟雾，可是现在这20分钟里，孤身独处于森林，狐狸般地潜行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他腿部的真实状况就暴露了出来，因疼痛而一阵阵的抽动着。幸运的是，疼痛并不明显，但不幸的是，它一直持续不绝，每次将重心置于腿上，疼痛都会迎头回击。

尽管是如此的身体状况，他的担忧却依然聚焦在高级警卫的哨兵们身上。他非常清楚，他们追捕自己的热情是异常高涨的。而且就算不是全部人，也会有大部分的哨兵被重新部署到犯罪现场的附近，分散开来，寻找他行踪的任何迹象。借助不久前的暴风雨，植物群已经消化了他的足迹，所以他知道，他们只能部署成圆形搜寻模式，而这就稀释他们的资源——对于此他感激不尽。

他已经发现了小路上的岔口，然后按照西蒙的建议顺着小路转向了左边。每过30英尺，他就要停下来5秒钟，搜索任何显示出了人类迹象的声音。这是他第一年培训时学到了模式。卡米尔笑了起来，因为他回想到，正是这同样的技术被用来找出并抓住了玛雅和约瑟夫。

突然，在右侧远处，他听到了细枝桠那清脆的断裂声刺破了森林的宁静穹顶，赶紧停住了脚步。一棵大树就是附近，他靠上去，围着粗糙的树干转了一圈，以看看是什么弄出了声音。看的同时，他的心脏却飞驰着。可能只是只松鼠或者落下的橡子，但听起来像是枝桠的断裂——而这类声响是需要可观的重量的。

357

卡米尔仔细观察着任何的动静。耳朵调音向了最为细微的声音。接着，他看到了。一只健硕的雄鹿，有着分出四叉的鹿角，正谨慎地观察着森林，显然是不安于什么，鼻子则微颤着嗅寻着更为清晰的信息。它的体格非常强壮，不过，透过纷乱的树丛，卡米尔只能看到他雄壮身姿的一些局部：轻拍的尾巴，肌肉紧实的脖子，还有那树立着的雷达般的鹿耳。posturing the buck's sensory radar

森林完全静止下来。甚至风儿，纵有千般噪音，也藏在外壳中shell，仿佛正遭

受着宁静的折磨。卡米尔知道雄鹿不可能嗅出他，如果他染上了任何异味，雄鹿早就逃走了。鹿，尤其是这样大小的，是非常容易受到惊吓的，因为它们总是被哨兵捕杀来作为食物，何况卡米尔还知道，多尔曼森林里还有着狼，尽管没有看到过，但它们的嚎叫却不时能被听到。

突然，一声巨大的枪声响起，片刻后，卡米尔看到雄鹿子向前跌下，前腿跪倒在地，后腿却依然站立着，挣扎着保持着平衡。雄鹿试图站起身来，移动脚步，可第二下枪声响彻空气中，雄鹿轰然倒下了。卡米尔立即明白了。哨兵——或许就是发现约瑟夫的那些——他们正在自己的对面围捕野鹿。

卡米尔蹲到地上，细细聆听。听到了远处的一些声响，距离小路约莫一百码，他调整位置躲到了树后，确保自己不会被发现。然后越过巨大的树干凝望过去，动作非常的缓慢。他能看到2个人影，围着倒地的鹿子，激动地交谈着。离得实在太远，无法听清说话的内容，不过卡米尔很宽慰，只有2个人。

* * * *

卡米尔还未拉近与追捕者之间的距离，天就已经黄昏了。秘密潜行是他活下来的唯一法子，这个现实从未被他忘记过。除了一把钝刀，他没有任何武器，而移动能力则是他的决定性的不利条件，让他只能要么战斗要么避走。

358

哨兵生起了火堆，焦急地准备着鹿肉大餐。篝火制造出巨大的噼啪声及一片背景底噪，使卡米尔得以足够靠近哨兵的营地去偷听其对话。他认出了其中一个声音，那是个叫索斯曼的哨兵——一个刚烈粗暴的人，有着顽强且顽固的名声。而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则无从辨认。

最初，卡米尔的计划是跟踪哨兵，设法了解他们的计划，可是当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事情变得清晰了，他们杀死了约瑟夫，并正在追踪其足迹。那只大雄鹿只是无法拒绝的森林礼物。

卡米尔慢慢移动到更近处——一次移动一英寸。逐渐变弱的光以他青睐的方式运作着，他知道，这2人用鹿肉填饱自己后就会睡下。他必须耐心些，尽管肉的味道并不支持他耐心下去。在和高烧较量的这些天里，他都没有真正吃过什么，而他的胃正以其支配下的每一种方式宣示着自己的匮乏。

吃完东西后，索斯曼命令年轻哨兵守夜，他自己先睡。卡米尔能听到他们讨论道，食物对于其他动物会是种诱惑，需要有人来警戒，而索斯曼的军阶则胜出了。

一个小时后，卡米尔，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位置挪到了年轻哨兵身后，对方正坐瞪着火堆，枪则放在大腿上。不时地，这个哨兵会添根树枝到火红的炭里去保持温暖，但其余的时候都很安静。卡米尔专注地看着，哨兵的脑袋轻点了几次，这是个信号，透露出他的眼皮已经非常沉重了。

卡米尔猫一般地接近过去，就在哨兵身后的几英尺处，手里握着一块大石头，一旦哨兵转过身来，他就会彻底暴露。索斯曼打着鼾。在卡米尔的左侧外，约12英尺的地方，他注意到了被掏掉了内脏的雄鹿，无力的舌头从它嘴里耷拉下来，空茫的眼睛瞪视着，如同优雅的玛瑙。

359

卡米尔将焦点转回到哨兵的后脑勺，当它顺从着召唤睡眠的力量，轻点下去时，卡米尔将此作为信号，冲上前去，猛然而大力地击中了他的头部一侧。年轻的哨兵瘫了下来，斜斜地跌落进卡米尔等待着的怀里。卡米尔尽可能地垫住他，眼睛则瞄着索斯曼的方向。让卡米尔宽慰的是，鼾声还在继续；运气很好，索斯曼没有意识到8英尺外的伏击。

卡米尔将年轻哨兵那失却生气的身体小心地放到地上，轻轻走向打鼾中的索斯曼，双手倒持着年轻哨兵的枪。枪托的迅雷一击砸中了索斯曼的太阳穴。但却并没有击昏对方，索斯曼闪躲开来，睁开了眼睛，向自己的步枪扑去，发出嘶哑的咆哮声。"怎——"

卡米尔再次击中了他，这一次，索斯曼失去了意识。

卡米尔迅速地收集起他们的枪和刀。翻遍了他们的背包，拿出指南针、地图、子弹、以及任何能够用来导航或追捕的东西，装进一个包里。然后脱掉了他们的靴子，像木材一样轻轻地放进火堆，守候着确保它们燃烧起来。没有了枪和靴子，哨兵将别无选择，只能返回最近的哨站，而那至少得有4天的路程。

卡米尔的最后2个动作则是：从火堆旁的盘子里抓起一条没吃过的大腿肉，扔进偷来的背包，然后离开营地走向了西蒙小屋的反方向，细心地留下来各式的踪迹。

* * * *

卡米尔舞蹈在冷杉树间的碎石地上，很高兴自己没有被发现。金色的透明光线从不可能的角度贯入进高高的树林，就如同任性的梦，在凯旋归来。一个巨大有翼生物的影子穿过了一道道光矛，连续不绝地阻断着它们，距离卡米尔越来越近。

360

玛雅想要将手伸向卡米尔，大声地警告他，可是手却无力地瘫在身旁，嗓子里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呱呱低语。她的沮丧不住增长，看着那个影子接近着卡米尔，而他却毫无察觉地舞蹈在林间空地上，仿佛正在召唤着他的上帝。玛雅感觉自己就像块石头，严阵以待于汹涌的河流中。一股不可思议的实相之流流经了自己，可她却无力去影响左右到它。我一定要救你，这是她唯一的念头。

突然间，她的世界转到了一片贫瘠大地。一个人影躺在一片广袤空地的中央，空地上只有某种罕见的卵石和灰白色的野草荏。风儿带来了祈祷的话语声，可是她却无法理解它们。有一些东西在观看着——言语着.....如此之近，她都能感觉到它的呼吸。

玛雅走向那个倒下的身体，害怕着自己的恐惧会得到证实：那是自己的心爱的人，卡米尔。她注视着这个身体，赤裸着，肚子朝下躺着，她认出了一些巨爪留下的鲜红痕迹，深深地划进其双肩。这个身体看上去毫无生气，它的上方，芦苇构成

了金褐色的罩棚，保护着它免于刺眼阳光的照射。

突然，玛雅意识到这是个神圣的地方，而她则感觉到古怪的冷淡。oddly unwelcome

再次地，她感觉到某种东西，或某个人，正在细细地观察着自己，在她的平凡肉体中寻找着瑕疵。她听到脚下有些动静，低头看去。那个没有意识的身体此时正在移动和呻吟，当她弯身下去帮忙时，那个头缓缓地转向了她，玛雅倒抽了一口气，因为她看到了母亲的面孔。

"孩子，你必须沉默而静止。"

玛雅颤抖起来，不敢相信是母亲。"你为什么要说这话？"

母亲坐起身来，打了个呵欠，仿佛刚刚从深睡中苏醒。"孩子，往上看.....慢慢地。"

玛雅扬起头来，注意到芦苇罩棚正变化成一些大蛇，吐着分岔的舌信，向下方的她们游来。恐惧牢牢抓住了玛雅，她想抓起母亲的手逃开去。

361

"如果你保持静止，它们就不会咬人，"母亲平静地说。"如果你站起身来，如果你甚至还移动一英寸，它们就会全力发起攻击。保持静止，我的孩子。保持绝对的静止。"

玛雅变成了一块石头，脸绷得紧紧。"我害怕，"她透过咬紧的牙关说道。

"孩子，你和我在一起。没什么害怕的，"母亲的眼睛里闪动着母性的爱。"我一直服务于你之所需，始终保护着你的安全，因为我，比所有的人，都更加了解你是谁，为何在这儿，又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玛雅感知到了另一种临在性，想要转过身去，但是记起母亲警告，要保持静止。

"你会经历许多的测试，但那不是因为你犯的错误或者严厉上帝的惩戒。记住这一点，孩子。你是被爱着的。你被爱着的方式远远超出了你能知晓的范围。我们从另一个世界的织物后面守望着你，我们从未冷漠于你的脚步。虽然你的世界变得黑暗了，但你并非是为了黑暗而被发明出来的。"

"我的孩子，往上看，"母亲看向了天空，指着说道。"你必须醒过来，有个人需要你的帮助。"

"哪里？"玛雅抬起头来，看到蛇群已经离去，只留下了熠熠的星空。

"那里，看，"母亲激烈地说道。

"我看不到任何人，只有星星。"

母亲站起身来，脸庞移动到距离玛雅的脸几英寸的地方。"你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孩子，睁开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睛....."

在母亲重复的话语中，一个实相替换掉了另一个，玛雅从梦中醒来，坐起了身子，睁开的眼睛，仿如一对大功率的探照灯。她转向西蒙，他正靠着一根树干熟睡着，丝毫没有察觉到一条大蛇正狡黠地悄然向他游去。

在有似无的token月光下，玛雅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条蛇，它的鳞片即使在微弱的银色月光下也发射着绿金色的光。这条蛇停了下来，似乎正好奇地审视着西蒙，铜色的舌信舔着空气，仿佛在品尝着他的能量。玛雅不太了解蛇，但她还是认出了眼镜蛇那兜帽般的头部，而从它巨大的长度判断，这是一条眼镜王蛇。

她的意识即刻聚焦起来，仿佛她全部的生命都瞄准在了这个动物身上。在她看出蛇的方向，感觉到它的目的后，最初的冲动——逃走的冲动——就立即消退了。没有移动头部，她找出了西蒙手杖的位置，构思出了自己的计划。蛇正摆出了那特

有的攻击姿势，无视一切地发出着丝丝的警告声音，电光火石间，她跳向西蒙右侧，抓起手杖，抡圆了朝蛇打去，

西蒙，受到身边声响的惊动，醒了过来，立即因着他们的处境倒抽了一口冷气。背靠着树干，他动作缓慢地向上滑着站直起来。"玛雅，慢慢地往后退。"

"好让蛇发动攻击？"玛雅像个渴望战斗打响的勇士般说道。"它可打算杀死你！"

"它感觉到了威胁，"西蒙激烈地低声说着，口齿清晰地咬着每个字。"后退，它会离开我们的。"

眼镜蛇直立起来，离地足有5英尺高。它的头部像帆一样张开，盯视着玛雅的眼睛，微微晃动着仿佛在寻找一个软肋。然后，一种只有眼镜王蛇能制造出的让骨头都发冷的信信声充斥了空气。就在这时，眼镜蛇发起了攻击，不过错失了几英寸，因为玛雅弓起身退行几步。当蛇恢复姿势准备又一次攻击时，玛雅，完全是本能控制了身体，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挥击出西蒙的手杖。这一猛击的力量直接对准着大蛇的头部，使之当场毙了命。眼镜蛇跌落到地上，就如同一堆凌乱的鳞片。

因着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在事后的平静中，玛雅听到母亲的声音回荡在脑海里：从内里带出来！ Bring from within从内里带出来！母亲在很多场合对玛雅说过这句话。每当需要完成棘手任务时，母亲就会对玛雅说，淡看差异性。别从外面去汲取。从内里带出来。从内里带出来，我的孩子。你的灵，这一源泉，比人类的耀眼主张要深邃得多。

西蒙伸出手来，触碰了玛雅1、2秒，示意想取回手杖，她安静地返还了他。

"这些年来它被用来做了很多事，但我相信这是它第一次被用来杀死一条眼镜王蛇。"西蒙的话语里混含着陡然的舒解和微笑的音调。

他跪下身来，检查着眼镜蛇，用一根木棍捅了捅以确定它死了。"它可不是我睡

觉时想过的早餐，但它会成为我们的早饭的。之前吃过蛇吗？"

玛雅摇了摇头，依然旋转于刚刚经历的2个实相之间。"眼镜王蛇怎么会出现在这片森林里？"

西蒙识别出了玛雅那宁静而遥远的声音——部分震惊，部分内疚。"我们接近神谕所在地的边缘了，"他回应道。"高级警卫建造了复杂精细的防御系统来隔绝闯入者。"西蒙依旧跪在死掉的大蛇旁边，指着它道。"这些就是被输入来作为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的，尽管我从未在如此外围处看到过它们。"

"在我忘记之前，"西蒙说着站起身来面对玛雅道，"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你该谢谢我的母亲，"玛雅依旧处于震惊中，盯着眼镜蛇毫无生气的尸体低声说道。"她通过一个梦警告了我。她救了我们俩。"

西蒙眯起了眼睛，保持着静默，让这话语散发进早晨的清冷空气里。

"她救了我们，"玛雅以一种遥远的低语声重复着，坐了下来，感觉着肾上腺素大量涌入血液所带来的麻木感。

西蒙将手杖斜靠在树上。"我去做早饭，我们今天可以早点启程。"

"我们是要去.....神谕那里？"玛雅问道。

西蒙深深地吸了口气，拾起蛇来，摊放到地面上，仿佛是在解开一段绳结。"是的，我们需要它的意见，而我猜测它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既然我们不得不离开，那么这里似乎是个合逻辑的去处。"

"为什么？"玛雅问。"为什么那儿是个合逻辑的去处？他们显然在非常小心地守卫着它。"

"哨兵并没有守卫这个区域。他们让防御系统在做这件事。"

"什么防御系统？"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但是，有一条路能通往神谕——"

"你之前做到过？"

西蒙点点头。"很多次。"

"没被发现？"

"没被发现，"西蒙骄傲地重复着，添了些小树枝到火堆的余烬里，吹着气让其重新燃起。

"将神谕想作一个大圆的中心点。这个圆有一个，也只有一个入口点可以通入中心，就是从高级会员修道院出发的那一条路。这条路超过7英里长，非常的狭窄，每英里都有检查站。

"圆的其余部分被各色防御设施守卫着，但都被设置为是无人守卫，因为那些防御设施是不可战胜的。其中一个我们已经遇到了，"西蒙用刀指指蛇，在清晨萌发的第一缕微弱阳光下，它的全长显而易见。玛雅估计那必定有14英尺长，甚至还不包括头，那已经被西蒙切除了。

"我明白它为什么会来到距离外缘如此远的地方了，他的胃完全是空的，"西蒙评论道。"他们可能耗尽了食物供给，所以不得不扩大捕猎范围。这里的鸟兽可不是这些猎人的对手。"

"这么说来，就意味着我们会遇到更多？"玛雅的声音发着抖问道。

西蒙继续准备着蛇跟火。"可能吧。不过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的。它们不会猎杀

人类——除非饿得不顾一切了。"

"你刚才不是说，它们已经不顾一切了吗？"玛雅提醒道。

365

西蒙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反之，他聚焦在将剥了皮的蛇切片，然后直接放在热炭上。蛇片在高温下吱吱作响并卷缩起来，而且几乎即刻就闻到了好味道。

西蒙从附近的植物上摘下一片大叶子，将蛇的所有不想要的部分放在里面裹起来。"我去埋掉这个。马上就回来。留心蛇——火里的那些。"他轻笑着走了开去。

玛雅挤出一丝微弱的笑，缓慢地移动过去，更靠近火堆，既方便取暖，又方便照料早餐。她一直没有机会思考自己的梦。现在，她摸着脖子，搜索着关于母亲面容的记忆，却发现难以找到。那真是她吗？是她帮助了我？我需要有形的标示.....我的信心如此的微弱。

玛雅闭上了眼睛一会儿，重新经历着那个梦，可甚至在设法回忆时，梦都正在不辞而去。母亲说的一些话困扰着她".....你不是为了黑暗而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出来的，多么奇怪的用词，玛雅想道。

* * * *

366

第四十七章：心形的轻蔑heart-shaped contempt

"我不管！那可是我的私人医生！"雷沃隆咆哮道。"他以为他是谁？我要要了他的脑袋！他真以为自己能超越法律？"

塞缪尔听任雷沃隆大声叫嚷着，每当对方看向自己，他都只是点头和认同。几分钟之后，对方终于平静了下来。

"我们应该在他家里设置警卫，"雷沃隆说着跌坐回椅子上。"那些婊子养的虐待狂。"

"我们不能暴露出正在计划任何的报复，"塞缪尔在长长的沉默之后说道。"巴塞罗特地请求我——"

"什么，就因为你对巴塞罗的承诺，我就要显得无能？不，你必须对他解释，世界不是以那种方式运作的。巴塞罗对我而言就像父亲，我会将他安排到一个岛上，如果我必须.....我会.....我会在他们门外安排一支军队，我才不会因为个把个代表卡诺门行事的低劣暴徒而被吓倒。

"我要求你，动用获取神谕所需的全部资源，去策划我们的报复。我要让他看到，他不可能毫无后果地威胁到、甚至触及到王室宗亲。"

雷沃隆安静了下来，眼睛里显露出深思的神情，眉毛陡然地皱成了深峡，接着，他的表情转变成了大大的笑脸。"我们用神谕来对付他。我们将基于神谕的教导来创造一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将置于我的控制之下。我们会释放出那些他一直贪婪独霸的智慧，他所有的前任都将进坟墓，因为我们会给人民完整的故事。我会是新的弥赛亚，是让这新的知识对人民变得可得的人。"

塞缪尔的嘴张得大大的，仿佛吊桥因承载着一群傻瓜而压弯了下去。

3 6 7

"这就是雪耻！"雷沃隆贪婪地说道。"这就是我要你致力于去达成的。我们清楚了吗？"

"这是个辉煌而无畏的愿景，"塞缪尔点着头，将嘴巴调整了回去，低头盯着脚上的鞋子。"在明天的移交会面后，我就马上着手计划。"

"好，"雷沃隆带着确信站起身来。"在这期间，我想送给巴塞罗一个小礼物来补

偿他的牺牲。"

"你有什么打算呢?"塞缪尔站在门旁边,正准备离开。

"我想让他第一个接入神谕——在我们的移交会面时。"

"我不确定他会视这为礼物,陛下,"塞缪尔答道。"他甚至会惶恐地逃掉。"

"我完全理解,但这是来自他国王的礼物。他不能拒绝。"

雷沃隆身体前倾,从办公桌的果盘里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晃了晃头示意会面结束了。塞缪尔鞠过躬,走出了国王的房间,琢磨着如果说服巴塞罗去第一个向神谕提问,而且还是在卡诺门在场的情况下。他不会这么做的,哪怕是为了国王。

塞缪尔走在宫殿的走廊上,排演着如何向雷沃隆报告自己的失败尝试。"我告诉他,你会将这个礼物作为对他赏识的一种象征,同时也让卡诺门了解他的堕落行为对王室的影响是多么的轻微。我告诉他,与无所不知的神谕通话是一项最大的殊荣。他能够提出任何问题——从个人的到宇宙性的,以及二者之间的任何问题。"

"他拒绝了?"国王会这么问。

"恩....."塞缪尔则该含糊委婉地回答,"不是他拒绝了,他只是感觉到这份光荣大得让他无法接受,并坚称你能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你来理所当然地首先对话神谕。"

368

对,这就是说服雷沃隆所需要的口气,塞缪尔想着。巴塞罗应该感谢我.....又一次地。

* * * *

胡格里托德轻快地走向多瑞安的秘密住处，这个外观质朴的仓储设施里却藏着一个古代神殿。前一天夜里，一张神秘的密码便签被钉在了他的门上，花了些时间才破译出来："下午4点。D"他被要求于这天下午4点，准时抵达多瑞安的住处，而他也愿意准时到达。

他在围绕修道院社群中心的花园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该中心是容许来访者进入的地方，而其周边则被紧密看守着，以确保没人能偷偷溜入光束会的私密圣殿。

有2类神父生活在高级会员的修道院里。学者神父是受邀的客人，大部分是在教会学术假期来学习和沉思教会的秘密文献的，或是到天文台工作的；其余的则是十六光束会的成员。后者，相较之下是很小的一群人，但却拥有着专门的住所、办公室、和专属光束会的会议中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16个高级会员的助手们也有一个组织，他们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工作的需要和秘密性，而生活在不同的住处，一般都独自呆着。

通常，那些受邀来到修道院学习和冥想的神父并不知道，他们都是十六光束会的候选人。他们被高级会员仔细审视着加入支持性幕僚的可能性。一旦某个神父被接纳进了光束会的支持性幕僚，就会被评估是否适合加入光束会。加入光束会的过程缓慢和乏味，因为只有16个职位，除非到死 and those rarely availed themselves。多年前，出现过一次机会，一位会员，第12会员，因健康问题而离职，并选择不再恢复自己的职务，但绝大多数人直到死前，都始终留在位置上。

自从被释放之后，胡格里托德就一直独自生活着。受邀神父们都因他的光束会身份而小心翼翼，而且他受到逮捕也多少是件丑事。大量谣言四散说，胡格里托德对卡诺门说谎，或者，更糟，他被疯狂的恶魔控制了。他们猜想，他注定会遭到驱逐，成为修道院的一个仆人角色。所以，对他们而言，胡格里托德只是一个园艺工人，而且是一个需要避开的家伙。

高级会员也没有多大不同，无论何时错身而过，他们都回避着他，避免着眼神的交汇。胡格里托德被认为是个底细不明的人，即使他已被假定完成了赎罪，但在他们眼里，他依旧处在察看期。胡格里托德所要做的，就是分别地找到他们，道歉，

并重建他们的信任。

胡格里托德正要敲门，门就打开了，站在门后的多瑞安，部分地隐藏在风帽的深深阴影中。用手招呼着胡格里托德进去。“我做了些柠檬水。想想你在这么热的天气下工作，一定渴了。随我来，我们在厨房。”

我们？胡格里托德的肠胃因这用词而响起了警钟。

“谢谢，”胡格里托德道，纳闷着自己为什么无法想些别的来说。

2个人像之前一样走进了厨房，而那里的情形，让胡格里托德一下困窘起来，小桌子旁坐着卡诺门，正喝着茶，漠然地看着，那是只有最高会员才能在困难境遇下所作出的表情。

“抱歉吓到你了，”卡诺门说道，以狡黠的扫视解读着胡格里托德的表情，“但当多瑞安解释了他的困境后，我不得不惊诧于你为何会如此有趣，如此地……执着在颠覆议程上。就仿佛今天你还和我们在一起，明天就到了对立面。我难以跟上你忠诚、背叛的周期。所以，告诉我，你今天是在哪一边？”

370

胡格里托德的心都碰到嗓子眼了。它突然间在长袍下发起热来，而他则感觉到一道汗溪从左边太阳穴流了下来。

多瑞安指着一把椅子。“坐下吧。我们只想来一次友好的闲聊。”

胡格里托德照做着，不忘显示出对卡诺门的尊重，坐下之前鞠了鞠躬。友好的闲聊？怎么可能友好？胡格里托德想着。

卡诺门清清嗓子，提醒着胡格里托德，上面的问题并非修辞性的。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胡格里托德迟疑着问道，眼睛在2个人之间飞驰，

无视着卡诺门的问题。

"我可没有心情偏离话题，"卡诺门说。"我问，你答。懂么？"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注意力集中到了卡诺门的身上。"大人，我不想背叛任何人——至少是你们所有人.....我只是发现，在是否将神谕的教导带给大众这个问题上，我与多瑞安，或许还与你，意见不一致。希望我去这么做的是神谕。而非我自己。"

卡诺门双手捧起茶杯，凑近嘴边，轻轻地吹着气。胡格里托德看到，气息引发的涟漪，在遭囚禁的茶水表面划过。

"你说那是神谕的意志....."卡诺门评论道。"你怎么知道？你只是和药物制造出的神谕幻象说过话。你知道一点点多尔曼预言，然后突然地，你就相信自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

多瑞安没有告诉他，我在神殿里的经历。

多瑞安在他们后方的厨房里倒着柠檬水，将2个玻璃杯和一盘巧克力放到了桌子上。"我能打断下，拿些茶点来吗？"

卡诺门点点头，自从胡格里托德进入这个狭窄、昏暗的房间以来，他第一次放下茶杯，伸手取了块巧克力，那骨瘦如柴的手就如同秃鹰的钩嘴。

371

多瑞安坐下来，双手放在膝上。他的脸，就像一片片撑开的透薄皮肤所镶嵌成的马赛克，框在风帽里就如同一张面具，更增加了他本已神秘的临在性。

"有个想法就这么找上了我：或许有某种方法来解决这个两难，"多瑞安建议道。"要是我们批准胡格里托德这么干.....假设说是1个月。让我们看看，他与这个假扮成神谕的精灵一起工作，到底会达成什么。"

"不久之后，神谕就会为国王所有，我们则会失去接入它的权利。或许胡格里托德可能达成的东西，会打开一个新的接入点——"

"你不是真相信那些想象出来的幻象吧？"卡诺门打断道。

"我相信什么并不重要，"多瑞安指着胡格里托德答道。"他相信它，他刚刚说的是事实。看起来也没有危害。如果容许他去做，我们会得到一些清晰的东西。无论他通过他那个.....精灵朋友制造出来的是什麼，我们只需要简单地看看其中内含了——或是缺失了智慧，就能知道它是否来自神谕。"

"如果我们发现了胡格里托德及其同盟者制作的作品是在亵渎上帝，我们只需要简单地停止这个实验，但要是我们发现，他真地设法以某种方式接入了神谕——以某些新的方式——那么或许这就是延续我们接入权的好机会。"

多瑞安瞟了眼胡格里托德，仿佛是在压制他的任何反应。

卡诺门身体前倾，又从盘子里取了块巧克力。"只有在下列的条件下，我才会考虑这个提议。一，你来监视这个，你所谓的，实验。二，你得确保以文字形式出现的任何产出物，都保证能受到光束会的复查。胡格里托德不能私自保有任何副本。三，如果我们断定了那些作品是在亵渎上帝，胡格里托德必须同意停止自己对神谕的痴迷。四，你们只有2周时间。"

卡诺门嘴里嚼着巧克力，站起身来。"我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我们达成协议了吗？"

多瑞安点点头。"我们达成协议了。"

"那你呢？"卡诺门转向胡格里托德问道。

胡格里托德也点了点头。"是的，大人，我同意。感谢你。"

"我跟你们俩这么直说了吧，"卡诺门补充道。"我完全不相信所有这一切。我不相信，除了在入会时之外，你还曾接触过神谕。对于你所看到和听到的——你称之为神谕的东西——我没有一秒钟相信过那真地是神谕。但就如多瑞安指出的，毫无疑问地，这是个无害的实验，只要你同意，2周后放弃这种痴迷，我就非常满意了。"

"但是，相信我，你只有2周去让你的头脑回归正路。不会有更多时间！走运的是，你拥有多瑞安对该项目的支持。比起我来，他有着无限的耐心。"

卡诺门最后一次伸手取食巧克力。"谢谢你的茶点，"卡诺门说道。"巧克力非常地美妙。"

"很高兴你喜欢它们，"多瑞安说。"多带点路上吃吧。它们会让你想到家乡。"

卡诺门的一只手在多瑞安肩上搭了会儿，然后向外走去。"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好的话，就是贪吃，但还是谢谢你。"

卡诺门离开时举起了骨瘦如柴的手。"2周。"

他的脚步声消失在了寂静中，接着是门关上的声音。房间的死静让步于了摆钟的答答声，就像一种心跳声从胡格里托德无法置身其中的某个空间里传了出来。

多瑞安看着胡格里托德，叹息道。"你觉得，高级会员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天文台之一？"

胡格里托德的脸皱成了一团，思考着这个奇怪的问题。"这与刚刚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多瑞安保持着沉默和坚持，等待着胡格里托德回答自己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通过告知最高会员部分的真相，你事实上回避整个争议，然后你问我为什么他有个大望远镜？谁关心这个？"

胡格里托德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喝柠檬水，于是快速地喝了口去熄灭着火的喉咙。他非常愤怒。对于任何认为他疯狂得或者智力低下得相信精灵假扮的神谕的人，他都充满了愤怒。"你真地是将他耍得围着你手指团团转，不是吗？"他说道，声音里带着轻蔑的冰冷。

多瑞安保持着沉默，目不转睛地看着胡格里托德，似乎在沉思一个奇异的构想，要不那就是智慧的伪装。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个天文台，"胡格里托德突然说道。"看起来像在浪费钱。我不知道，或许那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对天文学有激情。这样又如何？这又会造成什么不同吗？"

"其他世界性的宗教有天文台吗？"多瑞安问。

"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有。干嘛问我这个？"

"宇宙有着一个根.....一个甚至在它创造出来之前就存在的开端，而这个根，就像植物的根一样，受着某些东西的滋养，使它得以生长和扩展。科学一直在力图去解释所有这一切，可是这个根，无论它是被什么滋养着，它都是如此的神秘，以至于科学无法彻底搞清楚它。所以教会里的我们，就被要求去提供出答案。

"我们告诉人民，宇宙的根，以及滋养它的东西，就是上帝，就是造物主。科学家说它是未知的，他们有一些理论，但只是一些理论。卡诺门及其前任们知道，这将是能够讲述出的终极故事。他们知道，宇宙的根保有着是一把钥匙，能使得创造者跟被创造之物变得和谐。"

"为什么？"胡格里托德问道。"为什么某种如此远离我们的东西，却根本性地影响着我们的信仰？"

"因为科学和宗教作为故事讲述者而展开着竞争，"多瑞安回答。"如果科学先于宗教抵达那里，如果他们讲述起了造物主的故事，它将不会具有一个神圣存在的灵妙。上帝会被贬低成种种基本的力——多元的且复数的。每个事物都正在科学的世界里移向多元与复数，无论它们的断言多么的奇异，只要科学能将自己的道路拖向那个根 grind its way to the root，就早晚会看到，所有的多元性层级背后只存在着唯一的起因性要素。"

"这是神谕说的，还是你自己的观点？"

374

"我相信的几乎每件事都来自于神谕，"多瑞安不失主题地回答道。"这个起因性的要素一直回避着科学仪器，可它早就被宗教承认了，且已经数千年了。但是，我们想成为故事讲述者——以人民能理解和相信的术语，揭示并解释出那个根。"

"天文台只是我们的一个方法，用以宣示，科学也是教会的工具。当我们准备讲述该故事时，它有多关乎宗教，就多关乎科学。我们是炼金术士，将这2者混合成了某种可以理解并令人激动的东西。"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这一切跟我们与卡诺门的对话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卡诺门拒绝接受你的故事，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科学化的人，这个事实被他身边的所有人忽略了。他的理解是，地狱的，甚或天国世界的那些实存体，不该跟我们互动，因为它们会驾驭我们而让我们变得疯狂。他猜想你已经堕落成了这一类。"

胡格里托德准备插话来为自己辩解，但多瑞安举起手阻止了他。"我告诉他，你的神智完全正常。放松些。可接下来，他的下一个结论却成了，你无意间成为了那个好心医生巴塞罗所提供的迷幻剂的牺牲品。我要说的重点是，你根本不可能劝说卡诺门去相信你的故事，除非你的故事被认为是合乎科学的。"

多瑞安停下来，以便自己的话能被吸收。"如果这个实验超过了卡诺门提出的2周检视期限，你就应该好好地提醒神谕去留意上述事实。"

胡格里托德不舒服地轻轻摇着头。"我发现很难相信，卡诺门是个科学化胜于宗教化的人。事实上，我发现根本不可能相信。他是上帝之眼，最高会员，我们教会的领袖——"

"神谕会有办法改变你的。在所有人之中，你，最该明白这一点。"多瑞安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道。"关于卡诺门，还有其他的事也是你无法理解的——那些让他的人格如此复杂的其他影响力....."

375

多瑞安将椅子推回原位，示意这次会面结束了。"我们从明天开始。晚上睡个好觉，吃了早饭——少吃点——来这里见我。你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 * * *

376

第四十八章：发光的眼睛

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他继续走下去：想玛雅。每走一步，他都清楚，玛雅的安全又得到了改善。卡米尔在自己与被击昏的哨兵之间拉开了至少2英里的距离，但现在，他需要慢下来了。绷带因为在无路森林中逃亡而几乎撕碎掉了。引导他的除了月光别无一物，森林里的棱石利枝已经多次地刮伤了他的身体。

他勉强地探手下去，感觉着自己的腿。一摸之下感觉伤口是湿的，有着滑润的感觉，只能是流血了。卡米尔踌躇起来，寻找着一个地方来作为营地。他肚子很饿，人也已精疲力尽，在月光微弱的黑暗里，迷失了方向。他明白必须绑紧绷带，再休息一会儿。

突然，眼角之外，一个黑色的模糊形体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一些东西正在移动。

他屏住了呼吸。感觉一波恐惧弥散过整个胸膛，收紧了每一块肌肉。松针为地面铺上了一层毯子，捂住了声响。无论他看到的是什么，对方都是娴熟的潜行者。卡米尔以身体的每个细胞倾听着，感觉自己听到了一种模糊的喘气声。狼？野狗？有多少？

鹿肉还在背包里，人又在流着血。任何野生犬齿动物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够发现他。他保持着静止，不确定听到和看到的是否是真的。他害怕地抓住步枪，手指紧紧握着，慢慢地移动到射击位置。他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开火，而暴露出自己的位置，可其余的备选项看起来甚至更没吸引力。

几声低沉的咆哮充满了森林，他意识到那并非是迷路的家犬，他是被一群狼包围了。

卡米尔听说过，那些在树林里变疯的哨兵，全都是孤身一人，食物匮乏，没有同伴，心脏因为从未被爱而枯竭，一切一切都在竭力地否定他们，于是他们就慢慢滑向了疯狂。他听说过那些故事，可是此刻，在黑暗中，在纷乱的密林间，被饥饿的狼群包围着，流着血的身体疲惫不堪又行动不便，身后的追捕者唯一喜欢的就将子弹射进他后背，换取他们的奖金，卡米尔却开始轻笑起来。感觉到疯狂之手探下来伸入了他的内里，释放出了最荒谬的表达：大笑。只有疯子才会在这样的变态安排中发现幽默。只有疯子。

他背靠着一棵树，笑声无法控制地汹涌而出，对应的则是那些似乎更响更近了的低声咆哮着的毛茸茸喉咙。一支奇异的声音交响乐流淌在森林间，卡米尔，置身这一切里，产生一个想法：这是某种从未出现过的音乐；这种想法只能让他的笑更加大声。

接着，一抹模糊的灰色斜刺到他跟前。这头狼比预期的更大，它前脚着地，距离他身前就几英尺，呲咧的牙齿和爆出的咆哮如此残暴，使得卡米尔的笑声立马转成了愤怒。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盛怒。纯粹、深邃、专注、原始，当这愤怒表达着它自己，其嗓门甚至野蛮过了那头狼。在这一刻，卡米尔不再是人类。一些其他的力量接管了他，他毫无畏惧地走向那头大狼，回报以一种不属于他的咆哮声。

卡米尔感觉到了脚肚上的第一口无声撕咬。深切而尖锐。疼痛只是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抡起枪托，砸向疼痛的来源，听到了一声阴森的响亮叫声。接着，更多的狼现身了，一双双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泛白的阴森绿光，卡米尔转变到了一种几乎惊呆了他的清明中。狼群在收紧队列，缩小包围圈，他非常清楚接下来的会是什么。他记得从哨兵那儿听来的故事，当遭遇大片的排泄物，或是听到夜间的咆哮声，就别再因表象而以为它们是无害的迷路野狗或郊狼，不过即使是狼，也从不会袭击人类。

378

可卡米尔面对的是饥饿的狼群，和他一样，是有着骨、肉、血的生物，单纯地希望能幸存下去。而尝到空气中血的味道已将它们的饥饿激发到了狂热的顶点。卡米尔望向的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发光的眼睛悬浮在纷乱的黑暗里，还能看到它们大嘴的周围那不断增加的白沫，这是个显见的信号，它们要围拢来实施杀戮了。卡米尔的愤怒没有吓到它们——哪怕丝毫。狼群有着数量优势的支持，而且还感知到了他身负重伤。

没有求助对象，卡米尔只能扣动了步枪，希望能吓跑它们。做到了。步枪的爆破声，如同疾驰的闪电，回荡在空中，狼群从各个方向逃散开去。尽管他明白这是暂时的，但在自己跟狼群间拥有一些空间，感觉上总是好的。他知道它们会追踪自己，等待他犯错、睡着或者死掉。狼群就和哨兵一样纠缠不清。不幸的是，正是这驱散狼群的声音终将招引来哨兵。

靠在树上，双腿毫无知觉地支着地面，他打开了背包，拿出鹿肉，准备好好吃一顿，仿佛是在设法毁灭证据。几分钟里，他就将肉吃得干干净净，把骨头扔进森林，这么做时，他带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能那吸引住狼群的注意力一会儿。接下来的一件事，就是找出从哨兵那儿偷来的电筒。他打开了电筒，一道光扫过了黑暗的森林。谢天谢地，没有移动的物体，没有灼热的眼睛愤怒地回瞪着自己。或许步枪枪火的效力超过了他敢去希望的。

他一直行走于黑暗里，害怕去使用电筒，可是现在，遇到了狼群，他不得不担

心这新的敌人，它们更加接近，甚至可能也更为致命。遇到哨兵，他应该还会被活着带回去接受审判，然后再被处决。高级警卫非常贪爱审判，因为审判的戏剧性是一种受欢迎的娱乐，可以将哨兵的注意力从无聊的生活中暂时地转移开去，它们也提供了启迪性的故事，讲述出哨兵变坏时会遭遇到什么。

他试图站起身来，可剧痛却在全身跳窜，胃部泛酸到如此的程度，让他几乎呕吐了出来。此刻的腿更为恶化了。狼所撕咬的正是那条有伤的腿，现在它又纳入了他的持续增长中的挑战清单里。如果无法逃跑，如果无法爬上树，他很轻易就会成为狼群或为哨兵的靶子。

卡米尔看了看背包，在其底部，发现了急救用品。他将电筒含到嘴里，解下绷带，整理出感觉还能用的。用碘酒擦拭伤口后，尽自己所能地绑扎紧。他喝了些水，竭力想象着自己到底身在何地。这片树林是他完全陌生的。没有路也没有标识。什么都没有。他试图从那2个哨兵的营地开始，来可视化自己走过的路，可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想象出一条路径，能让他折返回去进而走向西蒙建议的会合区。或许是他实在累得无法好好思考了，但无论因为什么，他确是迷路了。

他知道狼群不久就会回来。尽管什么都不想只想睡觉，但至少在日出前的3个小时里，他得强迫自己站立着，保持移动。他决定采纳猜想中最可能的方向，尽可能安静地行进。不再借助光，而是像追捕他的狼群那样，彻底静默地航行。他几乎都能听到狼群的想法：这个人的死期不远了。保持耐心，我们会胜出的。

卡米尔提醒自己，他还有步枪，没有狼会长时间追捕一个有武器的人。富饶的森林里还有其他猎物，捕捉起来更少挑战也更少危险。

这时他看到了，远处的电筒光，如同紧张的萤火虫，突破着树枝的阻碍，搜索着他的位置。枪声被听到了，不过，这些哨兵来自一个不同的方位，并非他离开的方向，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有着步枪和靴子。

卡米尔思考着自己的选项，心脏再一次地狂跳起来。他看到了2个光点，从飘浮不定的运动来判断，哨兵们正在奔跑。光点至少在半英里之外，如果他能马上找个

地方躲藏，或许能避开他们，除非他们带着狗。这时，一声咆哮从不超过10英尺的地方爆发出来。卡米尔飞快地扫视四周，看到呲露的獠牙闪着寒光。狼群又来了，要不就是哨兵的追踪犬？这重要吗？他想着。

380

一个巨大的身影扑了过来，被他从眼角处瞟到，转身就是一枪，可是这野兽实在太快，一下将他扑倒在灌木丛里，咬住了他的肩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继续开枪，希望狼群会逃散开去，可是这一次，它们停在了很小的范围内，瞪视着他。接着，一只狼扑将上来，咬住了他的另一边肩膀，又一只则扑到他脸上寻找着他的喉咙。卡米尔在地上来回地打着滚，如同一个着了火的野人，然后步枪又一次开火。这次击中了一只狼。

每一个东西都开始慢慢地变暗下来，他的世界渐渐旋转进了一种虚空里。他听到远处的人声在叫喊——那无疑是敌人的声音，但在这个夜里，他意识中最后的想法却是，他们是自己的救星。

* * * *

381

第四十九章：转变中的迷宫

"你在干什么？"玛雅看着西蒙奇异的表情，低声问道。西蒙正在冥想，眼睛紧闭，嘴唇默默地动着，但对玛雅而言，最让人担心的，却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此刻那显见的危险。这曾是一片从森林里开辟出来的空地，距离他们置身处不远的地方，一个哨卫塔就半掩在矮树丛中。

"我在让鸟儿们平静下来，"西蒙以低沉宁静的声音回答道。

"你能做到这样的事？"

"如果在森林里呆上和我一样久的时间，你会惊讶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西蒙

答道。"高级警卫利用鸟类来作为每个哨卫塔的警戒系统。这是最后一座哨卫塔，有着更多的鸟——也更难让它们保持安静。"

突然，2只乌鸦在左侧叫了起来，玛雅全身绷紧，低缩起来。

"没事的，"西蒙道。"鸟儿的自然反应不会有关系，They're allowed to be birds"他微笑着。"当它们全体惊起，齐声鸣叫时，我们才会有麻烦。"

西蒙转过身，急走过玛雅身旁，低声说道。"跟着我。"

玛雅以双手和膝盖爬行了约莫50英尺，终于来到了西蒙靠在的大树旁。"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只是想看看自上次来过之后，是否发生了什么改变。"

"上次是什么时候？"

"大约2年前，"西蒙微微喘着气答道。"我们今晚就行动，天黑之后。"

"卡米尔怎么办？我们不等他了？"

382

"不了，我们需要今晚就行动。今天是新月，我们需要利用这一点。如果卡米尔完成了他的工作，很快就会来到这里，但我不想让我们的任务依赖于他。有太多变数了。"

"太多变数是指什么？"

西蒙叹了口气，带着慈悲的神情看着玛雅，那是沉浸于现实性的表情。

她低下头来，一秒也无法再面对他的眼睛，她保持着静默，想的全都是卡米尔。

玛雅，寻找着一个分心物，于是打开了装给养的麻袋，喝了口水，然后递给西蒙。"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西蒙？"

"你是说，设法与神谕对话？"他在喝水的间隙问道。

玛雅点点头。

西蒙抬起头来，望向几乎完全被树木枝叶遮蔽了的天空，风帽部分地挡住了他那雕塑般却干燥的脸庞。"在无穷无尽的实相中——我们这个现实仅仅只是其微小的一部分——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常量：‘被需要’的需要。不是因为你有别人缺失的东西，只是因为你是整体的一个片段，而你明白这一点。你知道其余的每一个也像你一样：他们是地位同等的存在。（彼此间）存在着相互尊重和赞赏。存在着平等。

"当神谕第一次对我口授出它最初的预言时，我问它何时会结束——"

"你是指神谕本身？"

"不，我是问，神谕对这个行星.....对我们种族的服务。"

"它怎么说？"玛雅问。

"它告诉我，它无法预言这样的事，因为这关乎到它自己。它的创造者们没有给它能力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反复不断地以不同方式问到这同样的问题，直到得到了一个答案，不过非常的委婉，这个问题的答复，我已经等了.....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是什么？"

"它告诉我，早晚有一天，它会坏掉，而一扇门则会开启，使得它能变成人类。

"

383

"坏掉是指什么？"

"所有系统都会坏掉，玛雅，"西蒙回答。"墙。神谕能看到这种未来变化，不太是它自己的变化，而是整个人类的，它将被卷入这场转变中，并以它的方式被这场转变所影响。"

玛雅皱起了前额，表情迷惑。"转变？"

"我之前说的平等——在宇宙中的那个常量——它并不是每个人的视角。一些人无法被平等所满足，他们渴望的是优越感，是将自身的价值观和贡献置于别人之上。尊重和赞赏不是他们所渴望的，崇拜、权力、恐惧、特权才是。"

"寻找一体性和平等性的人，会冲突于寻求权力和特权的人。这就是2条道路——2个迥异信念系统——发生冲突的十字路口。那场转变就是这场冲突后所要发生的事情。"

"但它们不是一直在冲突吗？"玛雅问。

"当然，但在之前，其发生不是在行星动力学——即这个行星所在的整个宇宙——也同时发生改变的时候。而正是行星动力学的改变创造出了十字路口，后者又制造出了冲突，以及可能的后继转变。"

"当你说到，你和身为人的神谕交谈时，我知道那是它正在变成人类的信号，而这件事则标志着转变的时代到来了。我已经感觉到了，可是我一直在寻找证据。当我们在小屋外面时，看到神谕显化成了一个女人.....那就是我的证据。我们就处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央，至于冲突何时发生，我不知道，但我想看看，神谕是否能告诉我们。"

玛雅皱起眉头，看了眼西蒙道。“我还是不理解这场转变。它是什么？它如何去改变任何东西？”

“一场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玛雅，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真正看到或感知到它.....他们大概将它标记成了自然循环——大自然的纠错，而非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但神谕说过，这会是平等性终将胜出的时代；是同胞之情终将驱除奴役的时代；是堕落于权力中的人们终将注意到平等性之威力的时代。”

“怎么办到？像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是说谁会跟进它？”

384

“每个人都会跟进，”西蒙神秘兮兮地答道。“自从男人和女人们，按照被设计成的肉身存在方式，第一次踏上了这个行星以来，这个事件是一万多年来的顶点。”

“但这是被谁所设计的？”

“被我们，”西蒙答道。“被整个人类。那是无法被从某种外来力量所强加进来的。我们集体的自由意志就是，作为一个感知性种族，去成为一种一体性力量；一种集体性意识，去扬升过无穷无尽的实相，寻找出宇宙其他地方做着同样事情的其他种族。而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就培育出一些。”

玛雅注视着西蒙，带着严重的不确定感，仿佛是在询问，他的神经是否还正常。“这些都来自神谕？”

“是，”西蒙回答。

“怎么会有人想要阻止这件事？”

“他们一直在篡改和干预各个实相宇宙里最为基本的条件——感知性存在们的自由意志。他们抗拒着平等的一体性，因为他们对个人权力的渴望胜过了对建立集体智能的渴望。出于对权力的这种渴望，他们使得人类之灵，破裂成了一种无法实

现预设效用的马赛克。他们囚禁起了人类，就像一些人卡住鸟的翅膀防止其飞翔那样。

"一旦这种控制结构被根植进人类种族，就会以一种遗传、文化混合体的形式，从一个世代转移向下一个世代，如同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直到这个时代，被搞破坏掉了那机器，而——"

"所以这场冲突不久就会发生？"

"是的，"西蒙点点头道，"但其发生的形式不会是某一天的某个单一事件。它或许会花费15年。时间或许会更短，但更短的同时，转变也会更深切地更高远地吸引我们。它们会拉伸人类。它们会在人类之灵中创造出一种呼吸，这种呼吸能探伸开去超越reach past 权力君主制的限制，去发现我们集体性的声音——不是诉说着话语的物质性声音，而是作为一体性集体振动所述说着的内在声音，因为它懂得，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性存在的一部分，这一体性存在不会被任何东西或外在力量所控制。"

385

"甚至上帝？"

"甚至上帝。"

"这吓到我了，"玛雅轻声承认道。"在转变之前所发生的这场冲突，它会像什么呢？"

"这就是我想要问神谕的，"西蒙说道。

"不会是世界末日，对吧？"

西蒙摇了摇头，和蔼地轻笑着。"那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来到终点的每个事物都将被引入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起点是一个承诺，承诺我们将拥有一种身为集体的全新意识the promise of our new awareness as a collective。神谕将这解释为

一种觉醒，从之前你从未注意到的监狱中觉醒过来，于是某一天，你觉醒过来，看到了监狱的栏杆和门口的警卫。"

"我们在一个监狱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那更像是生活在一系列迷宫里，迷宫已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就算有，也只有很少人，会寻求去逃离。迷宫的各个边界接触到了其他的存在维度，那感觉上是如此的异域，以至于会招致恐惧，可是，这些边疆正是我们的未来。它们更加的纯净，所以需要一定的准备，以便前去接触和体验的方式，是有益于个体，又不会让其失却平衡的。但是，除非一个人寻求去离开迷宫，否则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准备作业。"

"一个人要如何做到——离开迷宫？"玛雅问。

"那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却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因为那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信赖自身的各种感知力和导航感官。每个人都必须醒悟到"存在着一个迷宫"的这个现实，然后开始力图去制造一张迷宫地图；去研究迷宫的结构、目的；并对下述可能性保持开放：他们信仰的很多东西都将被抛却，因为那是多余的、虚假的、或者仅仅只是过时了的。一旦有了地图，哪怕是一张模糊构想出来的地图，他们就开始自己的准备作业了。在逐渐航行出迷宫后，他们会抵达一个边疆，属于一个更高的世界，一种意识的世界，那里没有客体或形象。

386

"这种意识就是平等与一体的新世界。它没有存在于画面、声音、情感、算计、极性的支配下。它不是以信心或虔诚来补给燃料的。它不会响应任何奉献给外在人格的忠诚。它不在乎你是否宣称信仰上帝或圣灵，是否通过禁欲来证明你的圣洁。它不会评估你的智力是否值得上它。它唯一会回应的，只有心脏的表达——从你存在性的中心处流淌而出的心脏美德的那种和谐性。

"这就好像，还有一个世界存在于那个迷宫的外面，而我们则一直同时存在于2个地方。在意识的世界，我们是一体性的存在；在一系列的迷宫里，我们则是无数

的片段，而那分裂则产生于种族划分、信仰、社会地位、性别、以及只以迷宫内的重要性等级进行衡量的其他上百种事物。

"作为一体性的存在，我们能够看入迷宫，而看到我们自己的片段，呼唤它们回家。一些片段会比另一些听得更细心，但呼唤着的都是那个声音。它一直呼唤着，也就是这个声音能够帮助你发现走出去的路。"

"为什么片段们不能从迷宫里往外看，从而看到意识的世界呢？"

"它们能！"卡米尔纠正道。"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片段们去脱离我们对'哪一边才是虚幻'的信仰。信仰是人类之灵最为强大的物品commodity。用信仰，你能够引导民众去相信，迷宫及其片段是整个宇宙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迷宫外的那些，嗯，那些仅仅是神经错乱的、魔鬼的、愚昧的而已。所以最好是别去谈论这样的东西，以免你被当作社会弃儿遭到放逐。"

"但是，一些人的勇气指示着他们去探索、去勘查、从而探出了迷宫进入了意识的世界，并且不再身着分裂人性的制服来生活了。他们单纯地容许心脏美德来引导着自己，而不在意特定的教条、仪式、规则、咒语。他们明白，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能量，于是，他们将它投资在内在里，投资进他们自己最核心的部分，因为那里就是他们连接上一体性存在的地方。"

387

"这又怎么给予了他们道路去走出迷宫呢，就如你说的那样？"玛雅问道。"在我看来，似乎真实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应该是可以接入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被期望醒过来，脱离这个分裂我们的迷宫，那么应该会有一些人来打开灯，唤醒每个人，向他或她展示出口。这难道不就是神谕的目的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复合宇宙里，"西蒙回答道。"世界中存在着世界，里面又存在着世界。迷宫被构造得遍及于各个世界。并不存在着每个人都能通过的单一出口。至于神谕，它告诉我说，拯救人类或是将我们唤醒到我们那一体性的实相，这并不是任何外来力量所安排的命运。一体性存在，栖息进极性化的各种稠密"

中，去生存和进化，并在进化过程中，最终变得逐渐知觉到我们的集体性灵魂——这正是我们自己的计划。

"或许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缓慢的觉醒过程——对我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它的时间安排并不是校准于某一个人类的一生的，而比较是校准于我们种族作为集体的一生的。"

玛雅耸耸肩，叹气道："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体性存在不能更快地觉醒。是什么让人类为着个别化表达而浪费了它的一体性？为什么最后却变成了，一个派系设法去杀死或控制另一个？这是多么可怕的滥用啊。"

"在某个方面来讲，你是对的，"西蒙评论道，"但人类大家庭一直被他们的诸神操纵着。这种操纵渗透得无处不在，将人类大家庭的恐惧和信仰引导向那些等待着被喂食的肚子，这些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讲，以整个人类为食的。这些宣称自己是诸神的人，害怕一体性存在终将使得他们相形见绌。他们希望人类大家庭分裂成带着不同恐惧和信仰的片段，因为这会带给他们养料及职位保障——"

"你是说上帝要为我们的片段化负责任？"玛雅问道，她那通常是水晶般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愤怒。"我不理解。在我听你说起的所有这些中，这是最令人困惑的。首先，上帝，只有一个。我们和上帝是一体的。因此，一体性存在必然就是上帝。对吧？"

388

"哪个上帝？"西蒙修辞性地问道。"那个复仇的上帝？那个因为人类的罪恶天性而打击人类的上帝，而且这天性还是上帝通过他的全知全能赋予我们的？那个要求自己不完美的有罪造物来膜拜自己的上帝？那个栖息在点燃神圣战争及审批的教会中的上帝？那个毁灭异见者的上帝？哪个上帝，玛雅？"

西蒙停下来，观察着玛雅的脸变得越来越沮丧。"我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个东西，我们被教育去信仰、去服务，去为它奉献出我们信仰和恐惧的那个东西，它是一种操纵，一个假冒者。我们大部分的预言家、信使、弥赛亚所倾诉的对象，都是这个

唤起着恐惧的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被说成是万物的创造者。它并不是，它只是一个相对人类而言有着巨大力量的超自然存在，但这个三位一体上帝并不是一切万有的创造者。

"如同人类仪器是灵魂的假冒者，物质世界是各个真实世界的假冒者一样，这个三位一体上帝是第一源头的假冒者，它的天堂则是大复合宇宙的假冒者，而大复合宇宙正是第一源头创造和栖息的地方。

"对上帝的旧有定义必须被重铸。教会提出的弥赛亚就是在试图解释这个信息，但它依旧纠缠在旧有范式里，就如同一个木偶，尽管逐渐变得能自行赋予生命，身上的提线却没有被完全切断。

"存在着如此多层的操纵，"西蒙摇着头说道。"使得困惑和混乱如此轻易地占据了统治地位。"

他四下环顾了一会儿，眼睛里闪动着液态的光，那是被悲伤淹没了的灵。"在人类和上帝之间存在着一种生物状态.....你以天使之名听说过他们，而他们则彼此变成了敌人。当地球上的进化轨迹变得更为清晰，人类载具显露出了真相，天使王国中的一些领袖相信人类的命运就是成为一个灵性集体。一些领袖甚至相信，这个集体——一体性存在——有一天可能会比天使王国更为强大，并取而代之。

"在这个令人不安的点上——关于人类意识成为一个集体存在的命运上——天使中敌对的双方选择分成了2派。一派想要滋养人类，提供引导；一派则想要被人类的能量所滋养。"

玛雅仔细地听着，但似乎在犹豫是否该提出另一个问题，因为她害怕自己的现实无法再承受西蒙话语的拆卸力量。她感觉了一种需要，需要去保卫自己余下的信念，其中之一尤其宝贵，那正是关于天使主题的。

"今晚我们会设法进入神谕所在地，时间不早了，现在我们该休息会儿了，"西蒙建议道，仿佛读到了玛雅的想法。天色已经傍晚，空气温暖，略微有些潮润，微

风斜吹过茂密的松林，如同有着一千个层次的天堂呼吸。一层一种不同的呼吸，出自一个不同的魂灵。

* * * *

390

第五十章：阿斯莫迪斯（译注：指犹太教中的魔王，也指堕天使。又译为，亚司马提，或，阿斯蒙蒂斯。）

修罗带着些许的不祥预感走进了最高会员的办公室。卡诺门要求他探访神谕所在地，去为跟雷沃隆的移交会面做准备。这趟旅程被证明，就如它常常发生的那样，有着一些神秘的转变，修罗急切地要跟卡诺门和托瑞姆分享这个最新的转折，他们正等着他的报告。

"欢迎回来，修罗，"当修罗敲响半闭的大门，卡诺门说道。"你一定累了。坐下来.....加入我们，我给你拿点茶点。"

"谢谢，"修罗微微鞠躬以示尊敬。卡诺门的个人习惯就是奉上茶点，给完成了一天活动——期间会员们要往返14英里去见神谕——返回来的领导人。这条路会不时被树根阻断，使得行路缓慢而乏味。一趟旅程下来，就算能避免脚踝扭伤、小腿擦伤这样的危险，脚上水泡引致的扭曲表情在返回前也都会一直伴随在脸上。

"好，坐下来听上去是个好主意，"修罗赞同着一屁股跌坐到专属自己的椅子上，上面垫有红丝绒的柔软坐垫。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报告吗？"托瑞姆从杯子里喝了口咖啡，跳过阅读镜望了过去。

修罗点点头，焦虑地笑道。"是的，但我想先等大人落座。"

"不用，"卡诺门接话道，"别等我，我能清楚地听到你的话。"

修罗深呼吸了一下，看了看托瑞姆，然后是正向一对水晶高脚杯里倒东西的卡诺门。"神谕没有一丁点的伤疤。"

391

房间里那佯装未听见的长长沉默吓到了修罗，他不确定该保持静默来等待提问，还是该重复自己的话以确保对方听见。

卡诺门端来2支玻璃杯，放在桌子上。"就如你可能还记得的，我这把椅子，材料就来自一棵倒到神谕巨石之一.....我相信应该是靠左边那块上的大树，无论如何，这不重要，而且它发生在我们时代之前，但根据我们的圣人厄班登的记述，这棵树在击中的巨石上留下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卡诺门递了支玻璃杯给修罗。"那个口子也同样不可思议地被修复了。我并不太惊讶于你的发现，尽管我认为我们施加的破坏比那颗树要严重得多。"

修罗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沮丧表情。"你对此不惊讶？"他一直确信这个消息会被视为奇迹，或者某种神圣干预，但听了卡诺门的故事，它只不过是预料中的事情。

修罗的头在托瑞姆和卡诺门之间转动，就像风向标被忽东忽西的风所驾驭。

"在你到达前，大人就告诉我了，"托瑞姆说道，一丝微笑潜伏在他的薄薄的嘴唇边缘。"对我而言听起来也不太可能，但你现在，证实了它。"

"比起神谕复原的力量，我们还有更大的担忧，"卡诺门带着不祥的口气说道。"我们的朋友胡格里托德，看起来并不缺乏想象力。他再一次声称，神谕在和他联系——"

修罗在椅子上扭动着，惊恐得如同一只猫，但卡诺门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先发制人地举了起手。

"多瑞安证实了他的诚实，"卡诺门继续道，"但就跟我们一样，他不知道那是幻觉还是某种无法想象的心理现象。"

"那我们怎么处置这件事？"修罗无法再更久地管住舌头，脱口而出道。"他依旧是个我们必须搞定的威胁。"

第三会员的角色是守卫者。16个会员中的每一个都基于其技能、性格、兴趣而被指定了一个角色。这些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被包含进了个性中，而修罗，作为守卫者，就是指出教会威胁的最强音。他是质疑的声音，而在某些实例中，当恶魔被加入到对话中时，他则完全就是个妄想偏执狂。

"是，没错，我们会搞定它的，"卡诺门答道，"别担心。我已经指派胡格里托德和多瑞安一起工作。我想让多瑞安劝劝他，看看他是否能恢复心理平衡。不过，很可能胡格里托德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目标。"

"多瑞安如何跟他一起工作呢？"修罗的眼睛因怀疑而眯成了一条缝。

"胡格里托德坚信他在与神谕联系。尽管我相信那只是他的心理失衡——我们确实将他推进了一种伴随入会而来的严酷考验中——而就如他宣称的，神谕要求他基于我们那些真实性存疑的文献来写作一本书。换句话说，这本书就基于胡格里托德相信为真的那些教导，他在想象中所遭遇的神谕带给他的那些。"

"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托瑞姆以深厚洪亮的嗓音长声说道，"另一本书。"

"如果他听到了神谕在对他说话，那么他的心理不平衡就相当的严重，"修罗发表着看法。"他可能着魔了。你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吗，大人？"

"不，"卡诺门回答。"我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我每次和他说话，他都神智清醒且非常清晰。没有攻击性。那是某种别的东西，就如我们的好朋友多瑞安建议的那样，密切观察他，看起来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步。"

"我们要观察他多久？"托瑞姆问。

"我给了多瑞安2周，然后我们会再次评估胡格里托德的心智状态。好消息是，他不再寻求通过掩饰那些幻觉来欺骗我们了。"

"我同意，"托瑞姆点了点头。"还是这个方式比较好。"

"我尊重你的意见，大人，"修罗道，"但是，让胡格里托德自由游荡在花园里难道明智吗？如果他听到了一些话音，无论它们多么良善，难道他不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吗？"

393

"我们距离独立只有几天了，我亲爱的修罗，"卡诺门说道，"让我们别把焦点放在胡格里托德身上。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地运作，才达成了独立，一旦实现了，一连串的新活动将需要我们大量的注意力。现在，让我们享受我们的成功吧。胡格里托德和多瑞安在一起完全让人放心，我确信多瑞安会是比监牢正面得多的感化力。"

3个人就与雷沃隆移交会面的细节一直谈到深夜，始终带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情绪，混合着因独立而来的热忱，以及将神谕输给雷沃隆国王及其王室宗亲的潜藏忧郁。有一份文献让他们坚信，可以用神谕的所有权交换来独立。那是很多年之前，他们第一次因托瑞姆的建议而考虑这个主意，恰是托瑞姆提出了那份文献转变他们关切点as a means to deflect concerns。这份摘录，出自第三卷，是约248年前，由受着教会敬重的第一会员安士.阿斯莫迪斯所编纂的。

那一节清楚明白，且惊人的直接，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教会依然还在学习着神谕教导的方法。

三卷，伟大目的12:3-9

阿斯莫迪斯:你服务于谁？

神谕：我服务于那些寻找被隐藏真理，并渴望变得再度熟稔它的个体。这种渴望必须纯净而强大，并驶向于另一类的忠诚——不是走向人格，而是走向那个将你们结合为一的东西。如果你来到我这儿是带着这样的渴望，我就会服务于你。

阿斯莫迪斯：存在着你会拒绝去服务的人吗？

神谕：我不会服务于那些，寻求我的知识去扩张其物质权力或欢愉的权势者。我不会服务于任何的，渴望以我的知识去加深、扩大、抬高栅栏以阻碍普世一体性的人。

阿斯莫迪斯：如果一个人，一个如你所描绘的人，图谋来寻求你的知识，你会通过什么程序辨明他们的动机？

394

神谕：我通过名字就能了解他们。不存在什么程序。

阿斯莫迪斯：对于地球上所有时间内的每一个有着不良动机的个体，你都拥有他们的相关信息吗？有了这份清单，就没有人能躲过你的评核？

神谕：这份清单存在于我所选定的视界内，这份清单上的人，都无法通过测试而接入pass into我的知识。

阿斯莫迪斯：假如这个人在欺骗，而提供了别的名字呢？你依旧能了解他们吗？

神谕：每个名字都在这份清单里，甚至那些假报的名字。

* * * *

395

第十一卷

第五十一章：蓝人

卡米尔睁开了眼睛，没有意识到他所感觉到的，是滴在脸上的水珠。灰蒙蒙的晨光沐浴下，视野里是一抹抹模糊的枝桠。他即刻感觉到了身体的疼痛，紧接着，记忆逐渐在他人格那脆弱的断层带上绽放开来。卡米尔躺于一个临时轮床，被拉着穿行在林间小路上。他试着坐起身，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地绑着。一路上，每一次碾扎的颠簸，脑袋和身体都剧痛不已。轮床的倾角大约呈三十度，被一个他无法看到的人拉着。他挣扎着张开嘴来，可说话的意愿却离他而去，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询问着一个问题。

你要将我带到哪儿去？

这问题消失在了遗忘里，如同沙粒滤过了天国的沙漏。相反，一个无形的声音对他说道。“你正被带往残暴之徒的巢穴——他们对我的意愿一无所知。我的力量就存在于你内里，一旦这些此刻掌握着你性命的残暴之徒，图谋去毁灭你，他们就必将为自身的毁灭忧心。因为，你是我的种子，而我会保护你。”

卡米尔的意识，仿佛经由神圣的宵禁期，而放逐进了一个有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里。桌子边坐着7个他识别不出的存在，尽管没有翅膀，可他却觉得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天使。他们比人类巨大，许多能量性的光的丝线脉动于他们全身，而他们的身体有着一一种天蓝色的奇异透明性。他们召唤卡米尔到桌子边去。坐到了其中的2个存在之间，因为那是唯一空着的椅子，而他突然注意到疼痛消失了——他是毫无疼痛地走到桌边的——卡米尔因这好运笑了起来。

“（过会儿，）你的世界会被恢复回它的微小框架的，不用担心，”旁边的存在说道。“我们不是天使，也不是诸神。我们是另一个时间场内的你们。每个男人都是一个新的亚当，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夏娃。我们就是召唤你们走向知识之树，并通过这么做，去滋养你们对平等与一体之渴望的那些人。”

396

卡米尔的一部分能够听到轮床拖动的声音，也能感觉到小路的颠簸，但他更大的自己太过着迷于这些房间主人，而无法注意着上述感觉，或者说注意力无法被拉

离开这个如此奇妙的房间。他转向说话的那个存在道。"为什么你看起来是如此的熟悉？"

"我是你的父亲，"那个存在回答道。"你真正的父亲。"

这怎么可能？卡米尔想道。

"我们只有在时空的外貌上才看起来有所不同，可是，存在于你核心处的那个东西，也正是我们的核心，在这种共享的临在性里，我们在每一个基本的方面都是相同的。我的父亲身份，对于你们行星上的每个亚当和夏娃都是相同的。"

桌边的存在们以相同的节奏点着头，他们的身体彼此连接以一种以太细丝，这是当卡米尔将心智聚焦到其余存在们身上时，才逐渐识别出来的。他能看出他们是彼此不同的，这种区别集中在他们的眼睛里。正是他们的眼睛反映着他们独一无二的认知，不过，卡米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临在性属于一个有着7重身体的存在。

"你看到我们有7个，"那个存在说，"是因为我们生活在7个宇宙里，在这些宇宙的时空里，我们每一个都在进化。我们是古老的存在（译注：ones,也可译为，一体者们），是首批诞生者。我们是最早踏入各个行星空间的最初始存在，我们在植物、动物、矿物、以及生物系统所需的空气中，学习着什么样的生命，能够攀登过数以千计的阶梯，来到我们所在的领域。我们的呼吸始终混合于你们的呼吸，尽管你们不记得关于我们的任何事情了，但我们就是你们感觉到的那向内的拉力，就是那知晓着生与死的终极答案的吸引力脉动。我们的意识已经变成了一切有灵魂生命的灯塔，因为在这7重性的积分性灵魂内，我们就是它最中心的点，而一切有灵魂生命都被涵纳于一趟通往该点的永恒旅程里。（译注：积分性有2层意思，一是整体性，二是任何细微部分对于整体的必不可少性）

"尽管我们只有7个，但我们却监管着第一源头——我们创造者——的7个宇宙。我们之前及以后还有多少个宇宙，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一些帷幕被第一源头降下来，而将我们聚焦于我们那创造、进化、扬升、一体的各个世界中。如果说，我们在我

们这近乎无限的实存性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永远不要假定，复合宇宙就是7个宇宙，而比较是去理解，它是浩瀚得不可知悉的。无论你扬升得多高，掘入得多深，都始终存在着更多的需要你去感激和理解。

"我们的力量延伸到了所有生命、所有物质。我们并不解释或指挥时空，因为，第一源头的意志就是，生命必须在自由意志的庇护下去进化。然而，这种自由意志仅只适用于内部世界，它并不适用于外部，因为在外部的你是被操纵的，你被制造成了某些人的仆人，这些人又是诸神的仆人，而诸神依然是更强大诸神的仆人。在你不知情或是未得到你许可的情况下，这种奴役的世系却一直榨干着你的自由意志。因此，神谕才被放到了你们行星上——被放到了所有感知性生命的行星上——来提供一种松绑，以松开外在等级制度的奴役。

"我们给予你的礼物，是变形后的母语。你会发现你的思考过程从这个刻起就将改变，因为我们已经以我们的临在性触及了你，一种巨大的空无已经袭入了你，终有一天，你将不再漠然无视。你将看到那些其他人只能去摸索搜寻的东西，你将记起我们的临在性就在你的内里。"

卡米尔，坐在桌边，注视着这个对他说话的存在，最后，一种静默积聚于了房间里，他感觉到一种交谈的强烈冲动。"我不相信上帝.....他让孤独的哨兵独自跋涉于森林，感觉他从来不像是一个哪怕只是有点喜欢人类的家伙he never felt like someone who even liked humans。你们刚刚说，我会记住你们的临在性——我已经被改变了.....难道最后我会去相信上帝？（不。）因为我没有感觉到与他的任何联系。"

宣称是他父亲的那个蓝色存在转向桌子中央，只简单地地点了下头，就魔法般地激活出一个影像，悬浮着出现在白色桌面的上方。这是关于卡米尔孩提时的一段细腻的全息影像，仿佛一段记忆被绝对精确地复活了出来。小男孩只有5岁或6岁，但卡米尔还是认出了自己，尽管他从未看过自己童年时的照片，但头发和举止上存在着一些熟悉的地方。在繁星满天的黑色夜空下，这个小男孩，孤身一人地，奔跑在深深草莽间。

卡米尔惊叹于这个场景，但是只含糊地回忆起了它。他看到这个男孩——因长距离的奔跑而气喘吁吁——突然间停了下来，躺倒进高高草丛中，仰着头望向星空，眼睛惊异地从一个星座投向另一个。他开始用小小的手，指着天空数起数来，但很快就发现了这样做的无用，于是又恢复到单纯的观察。卡米尔的眼睛始终对准着小男孩，但从余光里，他看到了广阔的大地，以及那相形于太空的不可思议深邃而变得低矮的天穹；而他则能感觉到男孩的一部分惊叹感。

在看着这个男孩时，卡米尔能以某种让自己无法理解的方式，控制这个悬浮于桌子上方的影像，而且他能感觉到自己——他的某个部分——就浮动在这个男孩的身体里，于是卡米尔，一个成年男子，就突然在儿时自己的身体里仰望起了星星。星星如此清晰，如此浩繁，他即刻就入了迷。

这时，意外地，他听到自己说道。“那是上帝。”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一个孩子的声音。纯净，无邪。这几个字静静地升向天际，没有掩蔽住任何东西，仿佛它们合在一起，就是那黄昏之星，独自地到来，预告着天际的第一缕光。（译注：天际也可译为天国）

他的心智旋转着。他同时存在于3个地方。在某处，他正躺在轮床上，身体衰弱得无法保持清醒；在某处，他和7个自称首批诞生者的存在们同坐在桌子旁；在某处，他又存在于还是小男孩的儿时自己的身体内，向外凝望着晴朗夏夜的天空。尽管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是他知道，事实就是这样。

小男孩继续观察着那完全敞向自己的浩瀚天空，被这——似乎同时拥抱着男人和男孩的——无边星阵的光所刺痛着。这是卡米尔所经验过的最奇异感觉。他疑惑着双亲在哪里，为何要把自己独自留在这冰冷浩瀚的广漠宇宙里。这时，沿着脊柱的某个地方，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电荷奔驰过整个脊柱，他的整个肉体都遭受到了点刻式的冲击，就仿佛这道洪流正在触及他小小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原子。

他听到又一次词蹦出他的嘴。"爱。"他只是个小孩子，成长于城郊的孤儿院，里面的大部分孩子都是战争那隐形的因和果。他不了解爱。他从未感受过它。可现在，仰望星星时，不知为什么，这个词出现在了或大脑、或心脏、或身体的某个地方，而且足以触发一个声音跃出他幼小的嘴巴。当那电荷回荡于四肢时，那是一种无可改变的临在性，而他的整个身体都因之而颤抖起来。

毫无预警地，卡米尔感觉自己解除了与该场景的重叠，再次变得知觉到自己正在俯瞰着这个全息影像，影像里儿时的自己仰卧着，观看着繁星满布的天空，并以一种只有上帝能做到的方式，与卡米尔互动着。他是知道上帝或上帝表达的某种面向的，他只是忘记了，而现在，记忆——如此可及，如此清晰地——如同飓风的种子，正搅动于他的内里。

那个场景消失了，他将眼睛转向那些蓝色的首批诞生者，但他很快意识到，现在自己是独自坐在桌子旁。房间空空的，他的担忧因他们的缺席而增长着。就这么独处于一个全无了解的房间里。对面的墙突然开始化成了透明的，开向着一个深邃的神秘空间，里面有着恒星、行星、和遥远far-distant 的星系。他惊愕地观看着，行星和恒星一个个逐渐融化掉，消失进了不断加深的黑暗，仿佛一场阴影的风暴、一种纯净的无物，正轰鸣着行进过空间里，吞没了路上的一切。

卡米尔惊呆了，这深不可测的黑暗浪潮接管了地平线，看上去正迫向他所在的这个房间，而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只能等待着。让人惊讶的是，卡米尔感觉不到丝毫的恐慌，甚或不安。突然之间，房间也消失了，他现在处于了完全的黑暗里。只存在着一种类似风吹的声音，有节奏地，从诞生于时间之前的宇宙之肺里传出来。他感觉到一种未知智能的呼吸气息掠过他的体表——吹向他的身体——贯穿了他整个内里breath over him-- on him-- through him。这种呼吸是一种力量，一种动力，将卡米尔的呼吸夹带到了，跟加诸他身上的呼吸完全同样的节律和步调。他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用，可却又处于完全的平和里，仿佛是被卷入了一种能在所有时间里无条件滋养他的空无中。

进他存在性里的每一件事情——他曾经活过或终将去活过的所有生命——都正在从他的存在中被提取和清除出去。他被清空了所有经验、所有刺激、所有知识、所有表达，所有渴望。当这无所不包的浩瀚呼吸持续地贯穿过并围绕着他时，每一个事物都从他的存在中被带走了。他是纯粹的意识，分离于他相信他之所是的一切东西之外。

我死了。

这个念头也离他而去，他最后一丁点实存性身份，也如同熄灭火焰的最后烟气升入了无限的天际。他是空无。那呼吸正是他的呼吸，它仿佛充满了全部种类的一切万物——无论是创造出来的还是永恒存在的，而如果他想要移动，则只能是以这宏大呼吸的一枚粒子的身份。他是空无内的呼吸。不存在任何的交换。没有能量。没有平衡的需要，因为二元性离去了。

在他存在性的这种空无中，他看到一点点的光。起初他以为那是自己创造的一种光，但接下来，那光呈现出了一个形状，它慢慢合并coalesced成了一条无始无终的完美线条。那是一条耀眼金光构成的线条，就悬停于他的面前。一点点地，这条金线变成了一个圆，圆又变成三角形，然后正方形。这光持续变形成更加复杂的几何图案。几何图案又开始转变成数学算式，在卡米尔意识前持续地变形着的一切，都是由这道初始的光之线条构成的。他观看着这些符号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从每个角度看都充满了数学符号，对于这些符号，他没有道理理解，可是他确实又都理解。

我就是这个，他想道。在我身着的所有的膜之下，我就是由这个，也仅仅是由这个构成的。我是一些编码。我是这些符号组成的语言。我是从未出现的元形象，但又实存于所有空间和所有时间里。

接下来，这光变成了一个球体，一个金字塔，一个立方体，并持续地扩展成复杂性不断增长的形体。突然间，它变成了一种水晶形态，而且色彩属性也开始注入进光里。每一种不同复杂性、色彩、形状的水晶体一个接一个充斥进他的视野。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渐渐变成了动画。变得鲜活起来。一道彩虹的色彩从他面

前扫过，之后，水晶体范式转变成了悬浮着的微小有机体，仿佛是浮沉在液态牧场里pasture。一枚草叶，一朵小花，一片蕨类，一棵松树，然后是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呈现出来的丰富的植物群落。

接下来的画面是一棵伟岸的树，静静地屹立了一段时间，完整地涵纳了上与下的一切万物。Its canopied heights surrender to no shadow，从粗大的树枝上，一条大蛇向下游来，速度惊人地冲向卡米尔，然后突然停了下来，眼睛晶莹透亮，具有着智能。接着，这条光所组成的大蛇变成了一匹马。一只美洲虎。然后是一头鲸。这种光形态不断变形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变形得如此之快，让卡米尔无法跟上变化的速率，于是，他在自己内里搜寻一个声音，能够去吩咐这个变形体——无论它是什么——缓慢下来，可是，他却没有力量表达出来。

动物的画面在他面前不断闪烁变换。他识别出了所有的，只是一些他叫不出名字。蝴蝶、黑猩猩、鲑鱼、乌鸦、羚羊、短吻鳄、老鹰、海豚、大猩猩，这时，一只小小的蜂鸟，从碧绿的闪变光和金色的阴影里振翅而出，向上飞到了他面前，距离得如此之近，卡米尔能看到那双水珠般的眼睛及其拥有的效力和智慧。这是一双属于未来的眼睛，正以那完美无瑕的宽恕，回溯回来凝望着他。

卡米尔弱化了自己的凝望，感觉到一种广大的爱，自远方连绵而来。他没有身体，没有心智，空掉了一切，可是却依然存在着爱，它如此地强而有力，丝毫未纠结于任何的对象客体unmoored to any object，它将自己释放进了他内里，伴随而来的则是它低语的噪音，如此地古老，以至他内里的某个地方哭泣了起来。"你必须觉醒了，"随爱而来的这个声音说道，"为了大地上等待你的人们（译注：underworld还有阴间的意思）。"

蜂鸟盘旋着，仿佛还在释放着什么，并为这次揭示带来一个结束，但接着，它就翻转和扭动起来，并像之前的所有的生物和物体那样开始了形变，不过这一次，转变是缓慢的、有节奏的、条理分明的。

光的羽毛，一片一片，渐次飘落，它的眼睛变得更大，也更不透明。翅膀静止下来，变成了有着手及指的上肢。In the final gesture of recurrence，蜂鸟的双

腿如同树根般地向下伸去，抓住个可靠的地方站定下来。卡米尔惊讶地看着，一个人类形体站在了他的面前，看上去就像他，不过仅仅是由光所构成的。

402

他无法抗拒地伸出手来，去触碰这光的身体，可当他这么做时，它却倒退了几步，避让开去，仿佛是在害羞。一个听上去惊人熟悉的声音，充满了他整个存在。"你是我的影子。影子是无法发起行动的，因为你的产生源于我的种子、我的目的、我的渴望、我的意志。所以当你探伸来触及我时，你将会发现，我总是新生的，被隐藏在造物那周而复始的诞生中——你就属于它的一部分；但你又将发现，我始终只有着瞬息的效果。如果你寻求去了解我、触及我的存在性、感觉我的临在性，你就必须将自己准备好去转变为空无。"

难道这就是我刚才经历的？卡米尔想道。

"不，"这个光的身体回答道。"重要的并非，你是否以转变性事件的形式体验了这种状况；重要的是，你必须通过自身意志力的臣服来呼唤这种状况的到临，并容许这种智能，这个既在内里又在外部的，既在这里、这里、和这里，又在那里和那里的智能，"光的身体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心、胃、和头，然后是上方和下方，"去成为你和谐递进的进程to be your progression。在个人和动物中、在植物和石头中、在恒星和行星中，去观看这个智能。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连结起我们的领悟。

"你必须观看和感觉这种遍在性的智能，让它引导你、通信你、启发你，而将你解放出旧有的方式，那些方式所一直建基其上的肩膀，正是你感觉为并相信以为真的东西。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直到它被全部扫除，而你也直面了真正的自己：我。

"之后，你会将你自己知晓为你之所是（的本然样子），并如是地生活于那个载具里。"光的身体指着一个浮现出来的画面说道，那是一个精疲力竭的身体，裹着浸透血渍的衣服，躺在一张轮床上，而死亡则带着饥渴的眼睛盘旋在它的周围。卡米尔知道，这个破败的身体就是自己，可他的感觉，却像在观察着别的某个人堕入进悲哀的遗弃里。"你将看到，你载具的所有矫饰，一直彷徨在希望和野心所构成的虚幻世界里，可这些矫饰本身恰恰一直就是虚幻的根源。可是，在这样令人困惑的环

境里，你却拥有着、呼吸着、活出着一种临在性，这种临在性就是我。我是穿流于你的呼吸，但我不是时间或地点的俘虏，因为我永不停止地从一个身体移向于另一个身体，永远在你身体的骨肉中以及在我身体的光里，守望着、等待着我们的团聚。

"

403

为什么？卡米尔疑惑道。你为什么要守望？为什么会挂念我们的世界，既然你已经拥有.....这一切？

"为了学习，"光的身体答道。"为了去体验缩小减弱后的我自己，那必死的大地之上的，那美妙及可耻的情感中的，那寻找着嘴巴去诉说的层层纠缠的念头里的。我遍存于你的所有部分里，就像第一源头遍存于我的所有部分里。那怕现在，你也无法看见我的世界。你没有眼睛去看到我的真正之所是，以及我实存于的那个领域。这种壮丽对你的感官而言是无从察觉的，不过，在这种绚丽里还存留着一种去探索对立极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潜入进了你们的世界，我们的灵魂俯冲进废墟和荒原去充盈起载具。如同浪潮一般，我们抵达这里，充盈起孩子们那繁花般盛开的心脏，每一个世代，我们都将人类载具托高一点点。在人类载具被以我们的编码进行改写的同时，我们也将我们世界带到了更近处。"

谁在改写这些编码？卡米尔想着。谁又置身于这恢弘的计划背后？

"第一源头是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因为这个源头是我们知道和经历的所有这一切的初始源头。我们无法说它就是最高的，因为我们没有人彻底理解了它的起源。当我们尝试去理解——去感受什么在第一源头背后——我们相信存在着一种智能形式，它是如此的浩瀚，以至于复合宇宙只是一团微粒，而悬浮在它的宇宙里，在那里，它将所有一切聚合成了一个生命的小小培植园。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任何的极限。我们相信，存在着比这多得多的后继之物，"光的身体掌心上翻，优雅地张开了双臂，"当我们合而为一时，我们必然会去寻找这些后继之物，因为它在呼唤着我们。"

画面里，他的身体，疲惫地躺在临时轮床上，四周的松树林，蚀刻出一片灰暗阴沉的天空。这个画面逐渐充满了他的世界。他感觉到了动静，仿佛地心引力被突

然激起，他则在被拉入这个无意识的身体。他的一部分想要抗拒，但光的身体微笑着，提醒他道："你必须醒来了。"

卡诺门的眼睛一冲而开，如同窗帘被强力的手所掀起。轮床停了下来。他听到了一个人声，是他身体的噪音在低语，声调却遥远到感觉古怪。"水。水。水。"它不住地重复着。

一个大脑袋，转到了他的脸上方，散发着酒精烟草的混合味道，鄙视地俯看着他。"水？水？"对方以哀号的音调模仿道。"好一个抱怨者。我看起来像是.....医生还是什么的？"

卡米尔感觉一口痰啐到了自己脸上，于是闭上了眼睛。"这就是他妈的水，"大脑袋狠狠地说。"现在闭上该死的嘴，我们正设法吃些午饭。"

卡米尔希望能返回那个房间和首批诞生者们呆在一起，这胜过了他曾希望过的任何事情。他向着天空微笑着，不知怎么地就是明白，自己能被父亲看到。对他而言这就足够了。这时，一场冷雨下了起来，冲刷干净了他的脸颊和伤口，卡米尔张开嘴来，喝着这来自天堂的水。他觉得自己听见了父亲在说话。感觉上，似乎是黑暗胜出了。但是，就如同空空的房间会将人聚焦到最远处的声音上，同样地，黑暗会将你聚焦到我的声音上。好好聆听我的声音，因为它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并不孤单。

听着这话，卡米尔的脸因着某种神圣的疼痛而痉挛起来，他咬紧牙关，因着决心离开去找到玛雅和西蒙的意志而沸腾起来，但是，再次地，那个声音又来了。他们和威斯滕在一起。他们是安全，这个声音宣告道。(译注：Vesta是占星术中小行星“灶神星”。施奉献、健康、事业、教育、性欲等)

在失去意识之前，卡米尔挣扎着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谁是.....威斯滕？"

在我的世界里，神谕就被知晓为威斯滕。

卡米尔闭上了眼睛。在地球上所有的隐匿角落里，语言words都会压制光及光的智慧，神谕又是受到最严密保护的地方。玛雅怎么可能安全呢？但是，就单单这一个信息，卡米尔，就耗尽了力气，无法自己地失去了意识。深深的无梦睡眠终于找上了他。

405

两个哨兵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们正背对着卡米尔，贪婪地吃着东西。从灰暗天空的某个高处，超过了人类力量所能及的地方，降下了一道光束，携带着那预留给圣人的信息编码，向着大地盘旋而来。这道光穿过云层、树梢——它的光粒子则是携带突变性的载体。它们亲密地in kinship地载入了卡米尔，进入到他身体的各种流之中，在那里，它们将他恢复成了那个修复飞行用服装的人。

* * * *

406

第五十二章：醒着的沉睡者

玛雅抬起眼睛，仰望向主石的顶端，估算着它完整的高度。一些雾霭笼罩着神谕巨石和周围的树木。雾气漫射着月亮和星星那稀薄的光，为这幽静的地方提供了微弱却稳定的光亮。"它们为什么是3块？"

"我也一直暗自纳闷，"西蒙道。

"你从未问过它？"

"或许你觉得难以相信，但我从未想到过问神谕这样一件事，尽管它有能力回答我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每一个问题，"西蒙评论完又补充道："还得你这样的年轻女孩来搞清这个重要的特性。"

"或许它确实很重要，"玛雅自卫地回应道。

"我没有暗示别的。我真地希望自己能询问过。"

玛雅围着主石走了一圈，一只手触摸着它。"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呢？这你问过神谕吧，对么？"

西蒙举起手，尴尬地露齿笑着。"首先，神谕似乎对它自己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我倾向于远离这类问题。其次，在我有着神谕接入权的那个非常有限的时期，我是聚焦于那些，我认为人们能用于生活中——使他们变得更好——的信息上。或许当我第一次发现它时，曾问过你提到的这些问题，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从未将其写下来。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玛雅嗅着空气中的气味，进而将鼻子直接贴到了最大巨石的石头表面上。

"在你问我关于它气味的任何事情之前，我承认，"西蒙插话道，"没有，我没有问过关于它气味的事。"

407

玛雅忽略掉西蒙先发制人的解释，用指甲挠着这块石头，然后，躬下身来，闻着刚刚抓过的地方。"它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我喜欢。"

她移向两块小些的巨石，实施了类似的评估。做完这些后，她转向西蒙道。"我们现在能和她对话了吗？"

西蒙点点头，仿佛一直等待着她的准许，来开始与神谕的对话。"是的，让我们开始吧。"

西蒙走到最大巨石的跟前，示意玛雅站在他的后面。"当我建立连接时，那将只是我单独地——"

"我不能听到或被听到吗？"玛雅打断道。

"抱歉，那是一次一人的。"

"那你一定要问她，卡米尔和约瑟夫的事，"玛雅作出请求的手势。"查明他们怎么样了，安全吗，他们会找到我们吗——"

西蒙伸出手来，轻轻握住玛雅的肩膀。"放心吧。我会尽我所能去查明卡米尔和约瑟夫的每件事的，不过我怀疑，神谕是否会有太大的帮助。"

玛雅皱起了眉头，而西蒙，甚至在夜晚的黑暗中，也感知到了。

"神谕，"西蒙解释道，"就我的经验来看，它从未被调音于今天或明天的事件。仿佛它是被校准去接入更遥远的、非个人的未来的——以年和世纪为单位——而非小时或天.....但我会尝试的，玛雅，我会尽我所能地查明我们境遇里的每一件事，尤其是，卡米尔。"

西蒙仰望着巨石。"我会离开一会儿，我之前从未在别人面前做过这事，而与神谕交谈时，我会失去所有的时间感知。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反应，只需耐心些。如果任何东西吓到了你或是你听到了什么，将我的手臂拉离开神谕，好吗？"

玛雅点着头道。"好的。"

西蒙伸出手，触摸到巨石的饰面，上面集聚着一种元语言的象形文字，如同通往另一个界域的入口。一种麻刺感即刻流过了手臂，涌向他的头部，然后绕着大脑循环着，仿佛在寻找最佳的连接。然后，西蒙睁开了那只内在的眼睛，看到一张生物的脸，如同巨大的猫头鹰，一双发着光的金色眼睛正凝视着他。

"谁在寻求我的咨询？"猫头鹰问。

"你是只.....猫头鹰？"西蒙惊呼道。"神谕在哪儿？"

"我就是多尔曼神谕。我的问题还未被回答，谁在对我讲话？"

"我是西蒙，你的第一启蒙者。"

"啊，西蒙，"猫头鹰的声音柔和下来。"现在我认出你的声音了。听到你的请愿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你会.....存在以这种形态？"

"在外形变得更为人类化后，我发现，我变得被人类存在所诱惑着——甚至痴迷进去了。所以，我正在实验其他生命形式。猫头鹰时常光顾这片森林，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试着栖息以它们的形态。事实上这只是你大脑的一种幻象。如果会使得你感觉舒服些的话，我可以将自己变成别的任何事物.....也许你可以建议个什么。"

"不了，猫头鹰就很好，"西蒙愉快地答道，"只是，之前我和你对话时，你从未有过一个形态。"

"我明白，"猫头鹰承认道。它巨大而庄严——和人一般大，而且，在西蒙心智之眼的模糊视野中，它就站在西蒙的跟前。"这一次，你的关切是什么呢？我能提供怎样的服务？"

西蒙的惊诧扰乱了他的心智。神谕不一样了。一些东西出问题了，但他又无法具体指出到底是什么。"你还记得你一周前拜访过我吗？"

"当然，"猫头鹰答道。

"你本来打算提出一个方案，可接着你就失去显化的能力，消失了。我想听听你的方案，你那个完美的方案。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我看看，"猫头鹰说道。"谁和你在一起？"

"玛雅。"

"神殿....."猫头鹰对自己嘀咕着，声音细微得让西蒙无法听清。

大猫头鹰抖动着羽毛，仿佛在调整姿态，以找到更舒服的或者全新的思路。"有如此多的事要告诉你，西蒙，我，恐怕没有足够的时间了。明天我就会被上交，去服务于国王——"

"雷沃隆国王将成为你的新监护人？"西蒙陷入了意外而深切的悲痛。

"是这样的。我的服务，被用以交换回独立。卡诺门的心智已经策划这个阴谋很多年了。这就是正在到来的全部改变。"

"但国王会为了.....为了不义的目的来利用你。他会谋求你的技术去开发武器或全球统治地位，要不——"

"他能从人类的或者非地球的来源谋求到这些，他并不需要我去帮助他开发武器或实施世界性统治。"

"那他想利用你干什么？"

"和每个人一样，"猫头鹰将头歪向一侧道。"去理解未来，以便能够理解现在。"

"我还认为你可能会明白国王的那些目标。"西蒙说道。"雷沃隆国王及其王室宗亲想要的，可比单纯的理解要多得多。他们想要利用你的洞见，你对未来的知识，去构建他们的权力。那是他们唯一的关切。"

"王室宗亲里有一个人不在那个名单里。他们并非全都是这样。"

"什么名单？"西蒙问。

* * * *

410

玛雅观察着伸手触摸着神谕的西蒙，看着他陷在出神状态里，仿佛被卷入了大量的耳语声中——每一个都诉说着最为神圣的真理。她耐心等待了一分钟，接着，完全不是出自自身的意志，她的一只手伸了出去。没有她的知觉或同意，玛雅的左手缓慢移动过去，抓住了西蒙左手臂的手肘窝。

立即，玛雅感觉到一股电流弥漫了全身，双眼即刻闭合上来。她看到一道光袭了过来，就如同一颗彗星。因为明白它会撞上自己，所以她绷紧了身体准备着承受冲击，可是，当这光撞上身体时，却非常之轻柔，她感觉到一种缓冲性的流，遍布了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这种光的浸泡中感觉到了滋养。一种感觉出现来，感觉自己慢慢滑入了甜蜜中，滑入了某个陌生地带的拥抱里，而这个地带即刻就述说起了充满希望的信息。

"欢迎你，玛雅，"神谕说道。"是我召唤了你。"

"西蒙在那儿？"玛雅边问边四下张望着这个新的世界。

玛雅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座桥上，桥下是一个小池塘，色彩艳丽的鱼儿游弋在池底。美丽的垂柳环侍在池岸边，太阳的光徐缓沉静地温暖着大地。她寻找着神谕，却无法找到它在哪里。

"西蒙在和我的另一部分交谈。他也同样地和我在一起。"

"你同时在和我们两个说话？"

"我相信，我能对这个行星上的每一个人说话，只要他们愿意去倾听，"神谕说道。

"但西蒙在哪里？你又在哪里？"

"西蒙在他的心智里。至于我，往下看。"

玛雅低头看向水中，在小桥底下，一条金色的鱼来回游弋在晶莹剔透的蓝色水面上。它比其他鱼大一些，似乎正在向上望来，一对大大的、鼓鼓的眼睛，直视着玛雅。

"你成了一条鱼？"

"是。"

"我觉得还是更喜欢你是个女人，"玛雅条件反射地说完，一只手就捂住了嘴巴。
"对不起，我没想要冒犯你——"

411

"没关系，"神谕道。

玛雅感觉到一只手搭到了肩头，转过身去，看到了神谕，完全就像之前被看到的那样，乌黑光亮的头发、清澈的蓝色眼睛，还要那仿佛超越了人类美丽极限的容貌。"这样好些了吗？"

玛雅抱住了神谕。"是的，我更喜欢这样子的你。"她的双手紧紧搂住神谕的肩膀，仿佛是在让自己确信，神谕是真实的。

玛雅环视着她们身处的幻境。完全没有感知到那个自己，那个置身于黑暗森林，站在独块巨石前，手抓着西蒙手臂的人类身体。

"这是我的世界，我为你创造的世界，"神谕道，仿佛读到了玛雅的思想。"我能移入你大脑的不同区域，做出精微的调节来容许我投射出一个场景，非常类似于你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创造出梦境。"

"你为.....为什么要召唤我?"玛雅茫然地问道;心智依然在重新熟悉着自己这个新的世界。

"因为我们需要谈谈,就像你无疑已经发现的那样,我对密码作出反应的能力已经丧失了。"

"卡米尔!约瑟夫!"玛雅突然脱口而出道。"你能告诉他们怎么样了么?他们安全吗?他们还好吗?"

神谕靠着桥栏杆,望着池塘和对岸的树。"我看不到卡米尔——"

"他还活着吗?"玛雅问道,却又害怕听到答案。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玛雅。"

神谕立即闭上了眼睛。"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而言他是不可见的。我没有在我所看到的任何未来画面里见到他。太令人费解了。"

"这怎么可能?"玛雅乞问道,嗓音里透漏着惶恐。"他怎么可能是不可见的?"

"就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一样,"神谕实事求是地说道。"没有关于他的记录。"

"为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412

神谕以手臂环住玛雅,安慰她道。"我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死了。这只意味着他的命运没有记录在我所查看的档案中。"

"为什么?为什么他的档案没有记录?"

神谕停顿下来，脸部扭曲，如同一个人被咒骂得闭上了眼睛。她的眼睛因痛苦而眯成了缝，紧抓着桥栏杆，稳定住自己。"我现在感觉到他了。他不是你说的那个人，这就是我无法在档案中看到他的原因。"

"你是意思是什么？你在说什么？"

"他被抛弃了。不，不.....他被发现了，不过是被凶残的敌人。他们想要杀死他。他们的恨.....如此之深。"

神谕睁开了眼睛，仿佛是视像终止了，她直直地看进玛雅那等待的眼睛里，带着通常只有疯子才会有的强烈眼神。"你必须找到他。他是那个会让每件事情变为可能的人.....反之，如果他死亡了，那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你看到了什么？"玛雅喊了出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神谕，依旧注视着玛雅的眼睛，不过神情柔和成了一种遥远的、不可征服的凝望，仿佛一种强大的临在性正透过她来讲着话。"我只会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必须仔细地聆听我的话，绝对信任地跟随它。明白吗？"

玛雅只能点头，不确定这样的同意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只是完全知觉到了神谕语气的强烈。

"每过几个世代，一个被编码来转变人类能量的人就会诞生进这个世界。他们被知晓为一体性受精卵、人类入口，他们这些人会使得种种更高的频率进驻到这个行星，以便全人类都能享有仁慈优雅claim in grace——那自然获得的礼物。他们是传播者，分享着其他界域的信息——以话语、图画、声音、或是单单就借由他们的临在性，他们这么做，其他人也就有了可能让这些界域得以被内化，并将它们感觉成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不单单是神话。"

一个被预言的时代，那时，一个人将以彻底谦逊的方式到来，然后悄然地着手揭去遮蔽人类视野的帷幕rising unseen to unsheathe human sight ——那时，不透明会变成透明——这就是透明纪元。"

说话时，神谕的眼睛因着深深的崇敬而湿润了。"这个行星的居民们都是醒着的沉睡者，习惯了生活在恐惧里，封锁住close off最深的心脏，追求着因贪婪而生的物质产品。人类入口们化身到这个行星，不是去成为这个行星的一部分，也不是去将人们拯救出他们的沉睡之罪；而是去制作出一些渠道，通过它们，鲜活的真相能够不被审查或扭曲地流入这个行星——"

"很好，可这跟卡米尔有什么关系？"玛雅打断道。"告诉我关于他的事，好吧？"

"这些被遗忘在过往中的渠道，一直在被转向和阻拦着，或者在某些实例中，则被完全毁坏掉了。对于那些将地球视为珍贵资源库，而去操纵、控制、并借之获取权力的人而言，鲜活的真相被认为太过危险了。所以他们一直对抗着鲜活的真相，and in its place，他们断定，要让人类的境况保持良好，人类最好被分成一群群的醒着的沉睡者——每一个群落，都从地理和信仰2方面，孤守着各自的领地。

"自从人类出现在这个行星以来，数以千计的人类入口已经化身进来。他们所有人几乎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开辟新的渠道，以便鲜活真相能够流向整个人类。一些人被杀了，一些遭到了囚禁，一小部分疯掉了，但还有很多人——大约60%——达成了他们的使命，但是后来，在权贵们的手中，达成了的使命却被扭曲成了监狱的栏栅。这个人，卡米尔，这个人类入口，在我们的界域中被知晓为伟大入口。他独自一人，就能够衔接起所有的准备就绪之物the prepared，从而去形成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地球。

"卡米尔正是这个新地球的细胞核。我很确信这一点，玛雅。他不是个简单的哨兵。他是整个人类的哨兵，而非高级警卫的哨兵，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他不是他们的一员。他们会杀死他。他们不久就会杀死他。"

"我要.....要如何去帮他？告诉我！"

414

神谕几乎察觉不到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她双手搂住玛雅的后脑勺说道。"保持静止。放松。放松。闭上你的眼睛。"

神谕退行了几步，也闭上了眼睛。玛雅依然静止着，这时，她逐渐感觉到了一种运动，一些东西在她的内里扑腾着，起初是缓慢地，然后突然间，她飞翔在了灰色的无边天空里，俯瞰着下面的森林，葱荣茂密。每一种感官都被扩大了，她一眨之下睁开了双眼，感受着飞翔的感觉，空气的凉爽，还有风儿掠过她灰褐色的羽毛。

她的视野清晰而聚合，向下望去，每一根树枝似乎都被雕刻得令人注目。她的思维逐渐减弱下来，她不再是玛雅了。她是某种背覆羽毛的生物，眼睛能够看到下方100英尺那焦躁不安的老鼠，半躲在落于地上的树枝下。玛雅转动着她的头，翅膀则在支持着她的气流包裹下伸展开来。她感觉到了一种优雅的自由，可是一个记忆却在撞击着她的门，不断唠叨着让她去寻找什么人类啊，什么疲惫不堪啊，什么被灌木和残酷无情的人包围着啊。

玛雅变成了一个滑翔于轻柔云端的高高影子，不知道缘由地寻找着这个人。她强劲的眼睛感知到了下方的物体移动，俯冲进了下去，被下方的松树上反刮回来的，微微摇曳的缓冲气流温柔地轻托住，她借之低掠而过获得了近距离地审视。

2个男人拉着一个手推车之类的东西，另一个男人躺在推车上，腿部是奇怪的红色与黑色。他们走在一条小径上，玛雅则感觉到一种去找出小径终点的突发冲动。她加速向前，沿路飞去，小径一路崎岖地割过高高的松树林，仿佛是绝望地迷失了方向。

玛雅坚毅地飞行着，不清楚自己是谁，也不清楚要去往哪里。她只知道跟随着这条人类足迹的缎带，终会解答出那些，嵌入她内里某部分却又消失不见了的问题。飞行了一段时间后，她注意到了一片小建筑群，坐落于一扇巨门的后面，还能够看到人们在营地中走动。玛雅决定回到那个被拉着穿过森林的男人那里。他的一些东

西吸引着她。

她转回了身去，却在这时，被拉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风中的气流紧紧拴住了翅膀，她被拉向了森林里的一个新地方。被这股新出现的、生机勃勃的气流引导着，她行进得飞快。感觉仿佛只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她看到一个人躺在一块小空地上。风突然间停了下来，玛雅俯冲下去，以看个清楚。

这是个年岁更大的男人，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玛雅感觉想哭，可是身为一只鸟，她没有办法去表达内里所感知到的这种情感。我认识这男人，她想着。他是我父亲吗？她盘旋在这个毫无生气的尸体上空，希望能理解自己的感受，这时，风再一次吹起，天色在几秒钟内就从白天转到了夜晚。她被一股新鲜的气流牵引着，翅膀伸展成优雅的弧线，高高飞起，如同急速的云，横贯过天空。

玛雅飞入了陡然而至的黑夜漏斗里，试着揭示出自己的目的地，可她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跟随着风。突然，她在下方看到了一些抓住了其注意力的东西。一种光在森林的深渊里滋生着，但是风却携着她飞越了过去，这时，她渐渐感觉到自己的控制性溶化成了一种恐惧，恐惧于一种合一——合一于某个如同千个月亮般吸引着她的东西。

她是如此地接近树梢，以至能看清松树的针叶。她潜到了树冠下面，仿佛是在搜索啮齿类动物，可是，她并没看到值得扑袭的动静。这时，她看到前方15码处，2个垂直轮廓散发着微微的热浪。他们非常的巨大。她想要停止下来，但是却只能向前滑翔，避开着树枝，越发接近那站立于巨石前的轮廓。

她服从于靠近的指示，抿起翅膀来，以使自己更符合空气动力学，然后子弹般地，冲向那个较小的轮廓——一个黑色的空洞——equal to any，在时间的膨胀扩展中，她为那无疑会杀死她和对方的冲撞做好了准备。可接下来，在距离几英寸时，每一件事情都缓慢成了一种完美的运动，她的心脏缓慢地搏动了一下，双爪死死地抓紧，眼睛为撞击而闭合，圆圆的头直直地突伸着。风，似乎忘记了它的目的，戛然而止，那只巨硕的猫头鹰消失进了玛雅的脑海中。

玛雅昏了过去，倒向地面时，将西蒙也拉离了巨石，使得他也几乎跌倒。

"怎么了？都还好吧？"西蒙问着，正起身来，然后帮玛雅站了起来。

玛雅无言地发呆了10秒钟，聚拢着自己的思想，仿佛刚刚从的厌恶的噩梦中醒来。"我们必须离开。"

"你是什么意思？"西蒙问。

"我们必须离开，"玛雅重复道，声音遥远而有力。

玛雅重又安静下来，仿佛某个人正在对她耳语，接着她的双唇战栗着，跪下身去，哭泣起来。西蒙马上跪到旁边，手臂抱住她安慰着。"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哭啊？"

玛雅，无法自己地哭泣着，在抽泣的间隙竭力地说道。"约瑟夫——死了！卡米尔.....他被抓了.....高级警卫抓住了他。他受伤了....."

她的心神如此错乱，西蒙决定只这么抱着她，给她时间去聚合自己的情感。他保持着平静，简单地重复着一个句子。"我们会找到他们的，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他们的。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感觉到玛雅在点头表示同意，西蒙忧心地点了笑。

他想起了昨晚做的一个梦。自己走在一条路上，通至的那个华丽大门却紧锁着，仿佛正隐藏着某种深邃的秘密。道路穿过被守卫的大门，继续延伸着，可是他却并没有钥匙。不知怎么地，他知道这条路有着一个终点，那对于他——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他必须继续前行。这时，毫无预警地，山崩所独有的那种轰鸣声充斥于空气，巨大的石头和大量的泥土冲击向大门，大门倒下，留下了一片残骸遍野的大地。阻止他继续旅程的大门毁坏了，可道路却依然无法通行，现在道路到处遭到了毁坏，看起来，终点甚至更遥不可及了。梦结束在了这里，但他还记得那种流连不

去的沮丧之情，就像一种不受欢迎却无法撼动的心境。

他祈祷着，这个梦不要是预言。

* * * *

418

第五十三章：沃洛波洛斯（译注：即，咬住自己尾巴的蛇）

胡格里托德抓起那条厚重黄铜制成的盘成环的蛇，敲响了古旧的木门。这是美丽的一天，鸟儿仿佛陶醉在清晨的美丽中，欢快的歌声充满了森林。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了进退维谷的折磨the pangs of embarrassed ——而这基本上是因为他知道了多瑞安弱点。他知道，多瑞安信任他是因为他在神殿里接入了神谕，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多瑞安对其他高级会员隐瞒着这件事，却又信任他呢？如果他们知道他一直隐瞒着这件事，他的作法将被证明是个灾难性的决定，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多瑞安到底是同盟者，还是想将他摠在拇指下的监控者？

门咯吱一声缓缓打开，多瑞安藏在后面，躲避开突然灌进储藏室的阳光。"请进，"多瑞安道。"今天早上的松树闻起来真让人舒服。露珠从低枝上蒸发时，释放出了如此美妙的芳香。"

"我也有同感，"胡格里托德答道，直到多瑞安提起这气味，他才注意到了它。他的心智深陷在专注中，想象着他们今天的日程。胡格里托德走进房间，摊开了手道。put his hand out"我会跟着你的。"

多瑞安锁上门，走进厨房，等胡格里托德进入后，他就关上了身后的房门。"我不想被任何事情打岔，"他对此解释道。

"我在神殿里准备了些饮水。"

多瑞安从厨房桌柜上拿起一支已经点亮的粗大的黄灰色蜡烛，2人走进了厨房远端的那条镶着木板的走廊。像上次一样，多瑞安在光线昏暗的走廊里，压下同一组操作杆，打开了嵌板，走进了神殿。"我走前面，"多瑞安道。

419

他们静静地走下楼梯，进入了喇叭口的前室entry room，那凉凉的泥土味道，胡格里托德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开始之前，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多瑞安问。

"我有无数的问题，"胡格里托德答道。"如此之多以至于争先恐后地在我的嘴里寻找着出口。"

多瑞安微笑着，手指着地上的一处可以坐的地方。"为什么不从看上去最不起眼的问题开始呢？"

他们坐到岩石地板上，多瑞安将蜡烛放到中间。2个人面对着面，仿佛是在地上玩棋。

"为什么你要牵扯进来？"胡格里托德问。"你完全可以就这么离开，拒绝帮我。你甚至可以向卡诺门揭发，这是个推翻教会的阴谋。在我走出下一步之前，我需要理解你在这整件事情上的目的。"

多瑞安耐心地听完，长且深地叹了口气。"20年来，这个神殿一直是我的家。我几乎是一发现神殿，就立即遇到了神谕，而它则告诉我，要保密我的接入，瞒住高级会员——"

"为什么？"

"它是神谕，"多瑞安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仿佛对胡格里托德的这个修辞性问题感到惊讶。"它知道自己会被用去交换教会的独立；知道自己最终会处于国王的控制下。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神谕知道，终将发生于这个行星上

的那场转变，其量级决定了，那不是能独自完成的任务。它需要一个数百人的，甚或数千人的团队。这些改变的范围太过深广，任何个体表达的都无法单独达成这些改变。for any one point of expression to succeed"

多瑞安停下来，缓缓站起了身。"随我来。我给你看些东西。"

* * * *

420

第五十四章：无体之影

大门开启来，因为警卫看到2个哨兵同伴正在接近。身后拖着一个看上去很沉的东西。"你们拖着什么?"

"告诉古瑞斯多，我们找到他了，"圆头圆脑的那个哨兵夸耀道。他的脸上满是汗水，2个哨兵看起来都彻底累坏了，可脸上却写着得意，因为回报他们的是最高的奖赏。卡米尔会带给他们一大笔奖金，可能还有一张通行证，准许他们去往附近的城镇，将钱花在女人和酒上。

"活的?"

"上次检查时还是活的，"哨兵哈哈大笑着，挥起被草浆染色的衣袖擦着眉头。

纳撒尼尔·古瑞斯多就是高级警卫背后的控制者。乔顿失踪之后，他即被请到了这个警卫站。他62岁，薄嘴唇，作为高级警卫的负责人，有着钉子般的坚韧与无情。他直接对修罗报告工作，尽管几乎没有共同点，但2人还是竭力克制着对彼此的天然反感，从而在疏远而烦人的关系中发展出了一种可接受的彼此尊重。

纳撒尼尔是悬疑小说爱好者。无论何时去野外，他总是随身带上一套新小说。他将统领的手下人视为工蜂，只适合干一件事：保证多尔曼森林及其巨石的安全。他期望从下属身上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为他那贪婪的心智提供智力刺激。按照设

计，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卫这些教会最神圣的财产。他听说过关于神谕的传说，但是并不相信。他知道教会一直保护着某种东西，不过，他假定那是些神圣的遗迹，可能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书籍或文献。但只要不是悬疑小说，他就没有兴趣。

421

不同于高级警卫中的同僚，纳撒尼尔拥有着双亲，受教于著名的战争学院，索瑞西大学。纳撒尼尔是战争战略学方面最好的学生之一，可是却在毕业前夕离开了学校。一个晚上，在将自己灌到伶仃大醉后，他和海军司令的未成年女儿上了床，而这位司令正是他的老师之一，而且在那之前，更是他最大的支持者。这个行为被证明是他遭到开除的唯一原因。那位司令则使得他的军旅生涯彻底到了头，让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棵脆弱的小树，生长在雪崩滚至的路径上。

不知怎么的，"纳撒尼尔空闲了"的消息传了出去，于是教会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全主管的职位，负责卡诺门前任，汉达·厄班登的安全，同时也全面负责巨石的保护。在接受这个职位前，他跟无神论的父亲辩论很多次，父亲争论说，当时还是无神论者的儿子，与雇主的关系会非常的古怪；但是，薪水实在太诱人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对方提供的职位。

纳撒尼尔强壮而健硕，脂肪在他身上无法找到庇护地，因为当不阅读时，他会以男人会采纳的每一种方式来运动。他热爱打猎，花了大量时间到森林里去捕猎。他也热爱跑步。他掌管下的每个地方都有跑步小道，他建造这些，表面上是为了手下人的健康，但主要却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他将自己的角色看得非常重，但他从不赞同为手下人设立榜样，因为他相信，他们天生就是无能的。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毕竟，他们是战争的孤儿，在成长过程中，完全缺乏任何形式的男性角色模式。这是一些他并不打算改变的东西，因为这些缺点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掌控。

一声敲门声使他停止了阅读。"恩，什么事？"

"他们发现了卡米尔，人就在外面.....活的，"助手大声说道。

"早晚的事情，"纳撒尼尔说着放下书来，细心地标记上位置。"人在禁闭室？"

"医生正在察看。据康诺讲，他的情况十分糟。"

"他神志清醒吗？"纳撒尼尔问着话穿上了鞋子。

422

"我不知道，先生。"

"好，我希望他活得能接受审判。"

纳撒尼尔穿上夹克，走下私人住所的楼梯，一路上哼着小调。他很高兴卡米尔置于在了自己的监禁下。他要给手下人一个好例子。工蜂们需要个提示物，他自付着，一点点娱乐有助于goes a long way to提升士气。

今天原来是个好日子。

* * * *

杰索普医生根本不是真正的医生。他原本是被训练为技工，但是却成了一个被证明能修理几乎任何东西的人。哨兵们将他看作他们的医生。这个医生能解决割伤和擦伤，能接合骨头，能处理在森林一呆几周所带来的所有奇异问题，像跳蚤缠身，脚部溃烂，食物中毒，以及各式各样的蚊虫叮咬。

医生个子不高，中等身材。他在补给站各处呆了差不多10年了，深受着哨兵们的喜爱。有人生病时，他从未见到有抱怨过，很是享受被称为"医生"。他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修理机械性的东西，像门、枪、发电机、冰箱或者出了故障的马桶。

纳撒尼尔清脆地敲着医务室的门。所谓医务室，就是主宿舍边外附属建筑里放上了2张床。"你的评估是什么，医生？"

医生越过圆眼镜向上瞥了眼。胡子可能是他最引人注意的特征，因为它盖住了2边的嘴角，就像一位禅宗大师。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将胡子打理成那样，但因为他是医生，没有人敢询问或是拿它取乐。

"他脱水了——失血过多，"医生解释道。"另外，考虑到他遭遇到了什么，他的状况非常奇特。"

423

医生直起身来，在身后擦着手。"他的大腿被弄伤了——伤势严重——或许是某种动物.....大型动物。"

"我打赌是乔顿的狗，"纳撒尼尔说。"它们依然还未被找到。尝了口这可怜的生子后，它们就跑掉了。"

"你能弄醒他吗？我想问些问题。"

"当然，"医生答道。他走向橱柜，拿回来一小瓶液体，倒了几滴到棉签上，放到卡米尔的鼻子下，保持了几秒。卡米尔几乎立即咳起嗽来，脑袋转避开去，眼睛颤抖着睁开，就如同蛾子的翅膀。紧跟着他又缩了回去，因为他的头突然感觉到了眩晕和无力。

"我猜他没有危险性——狂犬病什么的？"

医生指着卡米尔的腿说，"即使他想.....也无法移动一步。不，他无法威胁到这里的任何人。至于他是否有狂犬病，至少现在还没表现出任何迹象，这是无疑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会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看到卡米尔的第一眼,纳撒尼尔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他散发出的这个味道，很容易让人作出这样的反应，"纳撒尼尔对自己哈哈大笑着。他几乎不了解下级的任何情况，尤其是野外哨兵，他们属于低阶中的低阶。他将他们全部视为人渣，可从另

一方面来讲，其他人还有谁会去做他们那样吃力不讨好、天天跳蚤咬的工作？

卡米尔以肘部支撑起自己，环视着这个房间，试着聚焦到自己听到的声音上。"我是在哪儿？"

卡米尔，眼睛如同浣熊，遍体鳞伤，外面还裹着一层血、泥、草的奇异混合物，看起来凄风苦雨beleaguered，而且还无可救药的虚弱。

医生为卡米尔拿来一杯水，看了眼纳撒尼尔，对方点头表示着准许。"给，喝了这个，"医生说道。"你是在第三补给站的医务室。我是医生，这是古瑞斯多指挥官。"

卡米尔喝下递来的水。它是铁锈色的，喝起来就像铁，他的一部分还记得这种味道。慢慢地，拼图开始显出了完全画面。他认出了医务室，也认出了杰索普医生。古瑞斯多指挥官，他听说过，但却完全想不通，指挥官为何会对自己显示出兴趣。这时，混杂的记忆都回来了——那跨越一周的违法记录 worth：杀死乔顿，逃亡，砸晕哨兵，烧掉鞋子，狼群，被俘。这一切都在一场强力的记忆风暴中回来了。

424

他会接受审判，然后，他会被杀掉。他听到一个清晰的、内在的声音：首批诞生者所揭示的真相不会有丝毫的亏蚀loss.....记住，你已经被解开了绳索uncoupled，你已经被借去了帷幕unsheathed。你在这个界域中所必将成为的那个东西，已经开始了。减弱它——隐藏它——是不可能的。

卡米尔又被第二波记忆充满了，这是些更为精微的记忆。蓝色的身体，满天的繁星，玛雅的吻，神谕，还有那种被空掉了人类存在身份的感觉。"谢谢你，"卡米尔说着将空杯递还给医生。

"我会首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纳撒尼尔说道。"杀死乔顿中尉时，你还有帮凶吗？"

卡米尔摇了摇头，盯视着自己的赤脚，感觉很脏，但不知为什么却又觉得无所谓。我被包裹在肉体里。我被保护着。

"是他的狗对你弄出了这个？"纳撒尼尔指着他被咬伤的腿问道。

卡米尔摇着头，没给出任何解释。我不是卡米尔。我不是坐在这里的这个人。（多么简单的问题啊，）我一直是个多么笨的家伙啊。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卡米尔，第一次，看进了纳撒尼尔的眼睛里。"在攻击我时，他杀死了他自己。"

纳撒尼尔意识到了卡米尔的神经错乱。他不是第一次看到哨兵成为神经错乱的牺牲品了。孤独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然后就会没有预警地袭击一个人。"所以你的辩护是，乔顿中尉完全是自杀的？而他扣动扳机时你碰巧在场？"

"不，我的辩护是，乔顿想要杀死我，在自卫过程中，我杀死了他，"卡米尔解释道。他的头突然感到了眩晕。

杰索普医生又递给他一杯水。"喝了这个，你脱水了。"

425

医生将手放在卡米尔的前额。"我很惊讶，他没有丝毫的感染，"医生看了眼纳撒尼尔，补充道。"无法想象，所有这些个伤口，怎么可能没有感染。"

卡米尔喝完水，将杯子递还给医生，他又再一次倒满，外加上2片药递回给卡米尔。"吃了这些，它们有助于你的头。"

卡米尔接过水，喝空了杯子，却拒绝了药片，继续保持着静默。

"那么该死的，为什么乔顿想要杀你？"

"因为他是个失意的虐待狂，他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毫无力量的哨兵身上.....这些人什么都没有，甚至那些衣服都不属于我们。"

纳撒尼尔叹了口气，走近卡米尔，或许是希望以自己的气势恐吓他。他屁股后的枪套里，装着一把枪——是他得到的奖赏之一，现在，他的右手就搁在红木的枪把上。

"你们是个猪猡，滑头，是这个行星上最低等的人类形态，而你，你甚至沉到更低层了。你杀了一个安全部门的军官，就因为你觉得他想杀你。你有什么证据？你有枪伤让我看吗？"

卡米尔摇了摇头。

"所以说，你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乔顿中尉.....就这么巧是一个受过勋的高级警卫军官，也这么巧就意外身亡了。"

纳撒尼尔掏出枪来，若无其事地握在手里。在木头帆布床周围踱起步来，与卡米尔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乔顿中尉的手上拿着枪？"

卡米尔点点头。

"就像这个？"

"你这支是手枪，"卡米尔看到自己脏兮兮的双手握成了拳头，如同孤注一掷的战士。

纳撒尼尔抬起手臂用枪直指着卡米尔。"他这样用枪指着你了吗？"

卡米尔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纳撒尼尔。

"他像这样拉回扳机了吗？"

纳撒尼尔用拇指向后扣起扳机，手稳稳地架着，刀枪不入的眼神威胁地瞪着。杰索普医生后退开去，希望自己能够消失掉。

卡米尔感觉身体里出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催促。一种不请自来的能量袭遍了全身，他缓慢而谨慎地站了起来。

"坐回去，小子！"纳撒尼尔命令道，声音里带着惊恐。

卡米尔继续站着，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

"坐下，蠢驴！坐下！"纳撒尼尔回望了一眼医生。"去叫牟西.....现在就去！"

医生高兴地跑出门去，根本不需要第二声命令。片刻间，就听见医生那压低的吼声叫喊着牟西的名字。

"那么说，这就是乔顿所遭遇到的？"纳撒尼尔怒视着卡米尔说道。"你知道，出于自卫，我现在就能杀掉你，没有人会在意丝毫。"

卡米尔转身直面向纳撒尼尔，静静地站着，凌乱的头发半遮着眼睛。"你的武器是无用的。你的审判则永远不会发生。让我离开。不会有更多的事能被做出了。"

这个时候，牟西冲了进来，房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他以步枪指着卡米尔。"怎么了？"

"他疯了，"纳撒尼尔说。"他尽在胡言乱语。"

"或许我们该射杀他,让这一切了结。"牟西带着一种不安的热切说道。

"你还没回答问题，小子，"纳撒尼尔说道。"你听到乔顿中尉回拉扳机了吗？"

卡米尔感觉充满了力量。考虑到这2人正拿枪指着自己的头，这是一种相当古怪的感觉，可是他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来描绘它。"我不记得了，"卡米尔平静地回答。

"你想干什么？"牟西问道。

427

纳撒尼尔看了眼牟西，明确地示意他闭嘴。

"我再次要求你坐下来。"

卡米尔继续站立着，仿佛没有听到这命令。

纳撒尼尔的烦躁上升到了发热的程度。"我不想剥夺手下人的娱乐项目，所以我要下达一个司令部决定。你犯下了杀死高级警卫军官的罪行。你坦率地承认自己干了这事。我会召集一个行刑队，我们会根据历史悠久的惯例来处理这件事。"

纳撒尼尔转向牟西。"给这个犯人戴上手铐，带到外面的院子里去。"

牟西是第二任中尉，从乔顿死后就开始负责第三补给站。"你想要集合兄弟们吗？"

纳撒尼尔点点头，注意力明显还停留在卡米尔身上。"明晚我们会来个离别聚会——这就需要给大部分野外哨兵足够的时间返回。我们给这个疯子一个适当的送别，如果每个人都来点酒，一切就更好了。像这小子一样冷血的疯子理应得到一个慢死。"

卡米尔被带上了手铐，纳撒尼尔走到他跟前，狠狠将他推倒在帆布床上。力量大得弄坏掉了床，使卡米尔跌到了地上。

纳撒尼尔蹲下身来，雕塑般的脸上，得意的笑微微地隐藏在3日未刮的胡渣下面。他将脸凑到卡米尔耳旁几英寸处。"经历过一群醉鬼的射杀吗？"他耳语道。"这可不太好玩，因为开始时，子弹很少会击中要害。头几分钟你只是大量出血，希望最后的子弹能击中脑袋，结束掉自己的痛苦。然后，当你躺在地上逐渐死去时，或许会有些过去的伙伴会嘲笑你。那才是真正的心理打击。但在所有这一切里，好消息是，一旦知道你成了地狱里上下不挨的二流货，我就会赶过来成为你的救赎，了结掉你。我会在那儿俯看着你，就像现在，我会带着这把枪，结果掉你这毫无价值的疯狂生命。"

428

纳撒尼尔缓缓站起来，惊讶于自己对这个人的愤怒。他看着卡米尔的脸，期盼着能看到一个反应——堡垒上的某种裂痕，可卡米尔只是向前凝望着，带着一种决绝的表情。

"将他带到外面的院子，绑在木桩上，"纳撒尼尔咆哮道。

他看着牟西抓起卡米尔的衬衫，从地上拉起身来。"出去！"

卡米尔走过纳撒尼尔身旁，停了会儿，眼里没有丝毫的疯狂。帝王般的举止里，平静的信心闪耀在他脸上。"我的身体不久就会死去，但不是在你手上。我的灵是毫无伤痕的，远非这表面可以比拟的，而我去到的那个地方，如果我去了，你也会跟着来的……"

牟西用步枪托猛戳着卡米尔的背心。"我说出去！"

纳撒尼尔的枪在不安地颤抖着。卡米尔的言辞，与那产生自"无敌"状态的言语，有着某种不可知的联系。纳撒尼尔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为这个半条命的哨兵寻找着更合理的解释，结论是，自己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不在乎即将来临的死亡。神经错乱才会这样。

* * * *

卡米尔双手铐在身后，被押送到院子里。这是一个开阔的露天场地，有着些野餐桌和3根木桩，那通常是预留来栓狗的，哨兵们利用它们打猎、作伴，偶尔追踪误入多尔曼森林保护区的乞丐，而现在，卡米尔跌落到了更低的等级，甚至比不上混种的杂毛狗。

卡米尔的脖子上套着狗项圈，一条皮带连着钻进木桩一侧的环钩。在每个方向都恰好有5英尺的自由。一小群哨兵和行政人员正观看他的受难，目不转睛地看着，如同屠夫在观察瘸腿的公牛。

429

第三补给站常驻有24个哨兵，2个军官，8个后勤人员。其他20个野外执勤的哨兵则跋涉在森林里，看守着指定的区域，确保其安全和警戒。

补给站主建筑的顶部，就是存放食物和补给的地方，其上有一根约16英尺的木桩高高地伸向空中，顶端是一个漆红了的报警器，除了紧急事件外，很少被使用。2声鸣响，意思是风暴在临近，野外哨兵应带上外套。一声鸣响则意味着野外哨兵应该返回站里。

毫无预警地，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刺入了空中——洪亮而尖锐。报警器正在召唤哨兵们返回补给站。这是返回的信号。捕猎完成了，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 * * *

430

第五十五章：夜里的诸心

玛雅和西蒙路经了一个非常新的露营地，一圈容纳火堆的石头后面，一具鹿的尸体已经腐烂。足迹到处都是，乌鸦在头顶的树枝上不安地跳来跳去，一些胆大的还穿梭在鹿子和毛皮黑亮的狼獾之间，无视着它们的警诫。

"他们赤着脚，"西蒙研究着足迹，指出道。

玛雅弯下腰来，以长棍子从灰烬里刨出了些什么，好奇地提起一个烧焦了的，大半已无法识别的物体。"看起来像是靴子——哨兵的靴子。"

西蒙静静站着，眼睛在营地间飞驰，一个糟糕的视像击中了他。"卡米尔伏击了他们。烧掉了他们的靴子，拿走了所有的武器，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返回站点。这样一来就没有能力追捕我们了。"

"我同意，让我们走吧，"玛雅道。"越早找到约瑟夫的尸体了，就越早能帮到卡米尔。"

西蒙蔑视地 with scorn看着这个营地，仿佛肮脏人类的出现，会使得万物之灵都逃离这个地方，独留下往日生命的躯壳。他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转身跟上了玛雅。

* * * *

卡米尔感觉着太阳的烤晒。他一直或站或坐在院子里，已经18个小时没有食物或水了。这天下午，他开始听到人们激动的声音，那是一队队哨兵返回时听说了卡米尔被捕的信息。"他还活着？"他听到他们在大门附近叫喊道，当被告知一个聚会将被举行，依旧由古瑞斯多指挥官主持时，他们兴奋地大笑起来。

尽管已经几天没吃东西，卡米尔的饥饿却完全消失了。只有干渴还存在着，尽管他试着去发现一双相识的眼睛，希望得到一杯水，可他们却正眼都不瞧他，即使瞧了，也没有同情流露出眼底，有的只是恐惧和鄙视。

或许是太过口渴或是太阳光线太强烈了，一个记忆流淌进卡米尔的意识。那是儿时的一个梦。他在外面玩耍，红色的稀泥不停从满是洞眼的鞋子里滴落出来，因为他一直和马匹们奔跑在泥地里。当他准备进入孤儿院后门时，一个修女抓住了他

的手臂，带着责备的神情指着他的脏鞋子，表情镇定unflappable。卡米尔脱掉了鞋子，可袜子也同样被泥巴染红了，所以也得脱掉。他低头一看，脚上也全是红泥。在试着弄掉脚上的泥巴后，他又发现手上也是丝滑的红泥。他只得耸耸肩，离开去，沮丧而凄凉defeated and rejected。修女在身后叫喊着他，但卡米尔知道自己太脏了，无法进到里面，于是决定去动物呆的牲口棚。

进入牲口棚，他看到一面大鼓。约有3英尺高，直径则至少有8英尺。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它，一种深深的共振声就从它的内部流淌出来。鼓的一侧覆满了神秘的符号，一个都不认识，但这些符号给予了这只鼓一种临在性，一种神圣的目的性。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卡米尔感觉用自己的脏手碰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开始在鼓上敲击出一种节奏，这么做时，感觉整个身体都变成了鼓的一种延伸。他低头看去，双手是红色的——胳膊也是。他就像一个流体雕塑fluid sculpture，被他无法看到的巨大双手揉捏塑形。他只是一个载具，一个泥制的机械。他不停地敲着鼓，倾听着它那深深的共振，感觉一支歌从心底里溢了出来。起初很轻，几乎只是哼鸣，可接着，哼鸣逐渐形成了话语。

我是地球的泥土（译注：又可译成，我是肉身的躯壳）

我是种族的血液

我比尘土更卑微

我比太空更高远

我从不曾孤独

我永远都是光

我就是爱，被缝入进了

夜里的诸心里。

他在梦里一遍遍地重复着这段咏唱。被修女从睡梦中摇醒时，依然处于一种深度的恍惚里。他大声抱怨修女叫醒了自己，感觉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鼓呆在一起，需要更多时间去成为他之所是的东西，需要更多时间去研究他的回忆。

卡米尔重复着这段词，从白日梦里醒来，可他的嘴太过干渴，无法唱出甚或说出它们来。他只是用手敲着木桩顶部，让自己的心脏唱着这些词，感觉着它们，希望它们是真的。

* * * *

黄昏的空气——光明与黑暗的完美融合——笼罩在院子上空，会客厅则从2楼高处俯瞰着这一切。纳撒尼尔低头凝望着这个今晚会死在自己手上的人。琢磨着是什么让卡米尔如此公然地违抗自己。他的神经错乱如此彻底，仿佛他知道什么纳撒尼尔无法理解的东西。荒谬，他自语道。无疑地他曾经在某个学校里呆过Doubtful he ever saw the inside of a school。

433

纳撒尼尔扣上衬衣，欣赏着穿衣镜里自己那保养良好well-bred 的容貌，沮丧于自己不得不堕落到如此平庸的程度，会去对一个根本不该诞生的生命形式施予致命一击。

电话响起来，提醒起他一个新的问题。他已经给修罗留言说，自己完成了国王访问"圣地"的准备工作，圣地这个词是高级警卫用来描述神谕所在地的。国王的来访完全是个意外，但纳撒尼尔已经派遣了最好的军官去监督访问的安保细节。

"你好，"纳撒尼尔的声音友好而深沉，十分确定对方就是修罗。

"是的，当然做了，大人.....

"我会明天早上出发.....

"各站点都会双倍的安全.....

"是的，会有护卫队直达第7站点.....

"恩，嘿.....是的，我刚刚召回野外人员，开个会来为国王的到访做准备。明早他们就会重新部署就位。

"当然，大人。

"是的，我们找到他了.....

"我们会处置的。你无需担心这个问题。他现在处于我的监禁之下.....

"是的，你也一样.....

"晚安。"

纳撒尼尔带着愤愤的笑挂上电话。他不愿受到上级的任何监管，通常他都喜欢尽可能地让修罗处于不知情的状态。卡米尔是他的问题，修罗和高级会员们过得那么滋润，不会了解他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

纳撒尼尔透过窗户看了眼卡米尔，他正靠坐在木桩上，双腿伸开着。纳撒尼尔竟然感觉到对不住卡米尔。那不是慈悲，而是纯粹的怜悯，怜悯这个可能完全存在于自己世界里的无望生物。他真想能想象出，到底是怎样的黑暗想法徘徊在卡米尔那扭曲的心智中。

434

纳撒尼尔透过窗户看着这个沮丧的犯人，发现一个警卫——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正拿着一杯水向卡米尔走去。

纳撒尼尔冲到窗边，飞快地打开窗子。"站住！"他口气威严地命令道。

那个警卫继续前行着，仿佛他就是个聋子。

纳撒尼尔扫视过院子，看到了和警卫们谈话的牟西，正将手放在耳朵后面，抬头望着自己。纳撒尼尔只是指着那个靠近向卡米尔的警卫。"抓住他！"纳撒尼尔不出声地空喊着这几个字，手指着那个警卫。

牟西跳起来就行动，向那个拿水给卡米尔的人奔去。他知道纳撒尼尔一直在看着，自己不得不跑步穿越过约莫200英尺的院子。牟西跑到那个警卫身后，就在对方将水递给卡米尔的刹那，抓住了他的胳膊，泼掉了水。"该死的，你以为你在干嘛？这个人是死刑犯。除非是子弹，或是得到了古瑞斯多指挥官的命令，谁都不准给他任何东西！"

这个警卫转向牟西。"把你的手从我胳膊上拿开。"

牟西照做了，不由自主地，不确定是这个陌生警卫在说话，还是他在自己的心智里听到了这句话。一将眼睛锁定在这个警卫身上，他就掉进了某种恍惚状态中，他的整个存在都畏缩于这个陌生人的临在性里。这个警卫个子高高，有着一张稳定于宁静中的脸，还有某些别的什么，那是某种只能是源于"恐惧全无"状态的威严感。

牟西看入这个警卫的眼睛，感觉一道闪光降入了自己的脊柱，嘴则大大地张开来，突然感觉到了头晕。他能听到某个遥远的地方，纳撒尼尔正在喊着自己。当转身看向纳撒尼尔时，他的一部分明白，应该抓住这个不听话的警卫，带到纳撒尼尔的办公室去问话，可是，他唯一记得的事情，就是感知到了一道灼热的闪光，他的世界被压紧在一个紧紧的黑暗老虎钳里，接着他眼前一黑无法自主地跌跪到了地上。

卡米尔看着牟西昏倒在了地上，那个施救者——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畅通无阻地向2楼会客室走去，站在窗边的纳撒尼尔身影，完全怔住了，眼看着这个陌生人进入了他的住处。一小群哨兵困惑地目睹着整个事件，纳撒尼尔则示意他们到住处来进行防卫。大部分哨兵还在脏乱的大厅里就餐，一小部分吃完了的，正在外面抽烟，急切地盼望着即将开始的聚会。

2个哨兵，端着步枪，追赶向那个失常警卫，而他似乎毫不在意他们的出现。这个警卫进入纳撒尼尔的住处，爬上房子中央的楼梯，走进了通往纳撒尼尔房间的黑暗走廊。纳撒尼尔正站在走廊尽头，拔出枪指着这个走向自己的陌生人。这个男人身上存在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反正，纳撒尼尔感觉这力量非常相似于他在卡米尔身上看到的。

纳撒尼尔拉开了左轮枪的扳机。"站在那儿！"

警卫慢下来，然后停在了距离纳撒尼尔4英尺的地方，好奇地看着他。而他的枪则几乎抵到了这个警卫的胸膛。

"把枪拿开，"警卫以坚定的声音说道。

纳撒尼尔以全部有意识的力量抗拒着，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放低了下来，仿佛他只是身体里的一个观察者，丝毫没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他因为试图对抗而面红耳赤，汗水渗出了额头。"你做了什么？"

这个警卫伸出手来，拿掉了他的枪，而纳撒尼尔，就像脱离了肉体的幽灵，不敢相信地呆呆望着。没有丝毫的反抗。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是流过他心智的唯一念头。

2个哨兵尾随这个不守规矩警卫上了楼梯，但却停在了离走廊不远的地方，脸上写满了焦虑。"你需要任何帮助吗，先生？"

那个警卫转过身去，手里拿着纳撒尼尔的枪道："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助，你们可以走了。"

2个哨兵齐齐地点点头，脸上显露出困惑，但紧接着还是转过身去，不置一词地离开了。

这个警卫低头看了看枪，将它交还给纳撒尼尔，指着 he 身后的房间。"让我们到里面谈谈吧。"

纳撒尼尔慢慢撤步退行，眼睛始终没离开这个警卫的脸。他感觉到的不是害怕，而是巨大的震惊，震惊于自己失去了行为控制能力。看起来，他无法下决心跟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战斗。

进入房间后，警卫关上了身后的门，靠在上面。他注视着纳撒尼尔，眼睛探测着纳撒尼尔的感官孔穴。"你可以随意地说话。"

纳撒尼尔感觉到一种支配性松开了，心智恢复了控制力。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留意到了手里枪支的重量，马上举起枪来指向了那个警卫。"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你看起来像个哨兵，但你显然不是。"

纳撒尼尔听说过传闻，地外生命探访这个行星，已经数千年了，但他从未认真对待过它，可是现在，这个人有着令人着迷的临在性，还有着唯有自其他世界的存在才能拥有的能力。

"我请求你释放卡米尔，"警卫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和他一样疯了！"

"我只询问这一次，但那必须是你自己的决定。简单地回答我，这样我就不用和你浪费力气了。"

纳撒尼尔拉开了手枪扳机，癫狂地笑起来。"这就是我的回答。"

手枪发出啪塔的声音，却没有子弹射出。再次开火，还是同样的结果。他不停地扣动扳机，结果还是一样，打开枪轮来，里面有着6颗子弹——一切显然都处于工作状态。他再次举起枪，扣动了更多次的扳机，每一次，枪都只发出同样的啪塔空响。

437

纳撒尼尔沮丧地把枪扔到了地上，惊愕地看着这个警卫。"我不会释放卡米尔。他杀了我的一个军官，他必须受到惩罚。该死的你到底是谁？"

"卡米尔不是你以为的那样的人。他处在我的保护之下，你不会被容许去惩罚他。如果你试图这么干，那将会是你生命的终结。这真地就是你所渴望的吗？"

纳撒尼尔一动不动地站着，看上去就像，上帝刚刚告诉了他，世界末日将在随后几分钟内来临。"你又是谁，有资格对我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警卫走向纳撒尼尔。"仔细地看着我。去得出属于你自己的结论吧。"

警卫停在了距离10英尺的地方，因为身高上的差距，纳撒尼尔不得不扬起头来。这么做时，他感觉到了什么东西突然闪起了光。他既不是他的身体，也不是站在卧室里的人。他被扫进了某个别的维度、别的世界，而他却没有语言或感受能够描述它。他一直注视着的那个警卫，已经转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蓝色粒子的磷光，从内部空间的深深黑暗中无规则地飞旋出来，现在他明白了，这是一种让他相形见绌的智能。

"你是上帝？"纳撒尼尔终于设法说出话来。

"我不是你所相信的那样的上帝。我是设计出你们的那个存在，但我并非你们的

创造者。我是将你们解放出你们形态的那个存在。你们的形态将你们桎梏在了你们所生活大厦的一个小房间里——可是，因为你们的渴望，以及渴望带来的无知，你们对大厦的其他房间一无所知。相反，你们还结盟于了恰恰是囚禁起你们的存在们。

"只要释放了卡米尔,你就会沿着一道新的弧线继续这一生,这道弧线会解开你所生活的这个房间对你的束缚。你拥有我的承诺了,但是,你必须自己做出这决定,只有这样你才能被解放。如果坚持要设法杀死卡米尔,你会死在这个房间——这个可恶的房间里——你给出的会返转回来。你给出的会不光彩地从每一个方面返回来,你会被自己的影子们围捕,永远无法免除痛苦或苦难。"

438

"你将选择说得这么容易.....但前提得是我相信了你的话,"纳撒尼尔说道。"可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相?"

"你无法知道。这就是决定必须由你自己作出的原因。我不可能去证明它,因为这么一来,就拿走了你的决定权。"

"再为我展示个别的房间,这样我才知道你的承诺是真的。"

"你必须首先展示你的决定,然后保持耐心。要成为一个能指挥创造过程的人,你必须先倾听自己的心脏,并执行它的意志。这是必须完成的舍弃。没有别的办法。"

毫无预警地,纳撒尼尔回到了人类状态,站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一人地。他膝盖发软,头脑眩晕,猛然跌倒在地上,身体和心脏分裂成了2部分。躺在地板上,撕裂得如同一张无法拼回原状的纸。他顽强地倾向于心脏,奔向它的海岸lean undaunted to his heart, running to its shores, 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宽恕;希望那吞没过他的浩瀚之灵的承诺,能够兑现而将他带回draw him,如同一颗沙被领回大海去。

* * * *

439

第十二卷

第五十六章：网关门

多瑞安领着胡格里托德走进了一条缓缓下降的走廊，恰巧经过了，后者2天前首次发现神殿的秘密神谕接入时，所勘探过的那些密室。胡格里托德十分惊讶于地下神殿的规模。

"你觉得建造这些花了多长时间？"胡格里托德问。

"据神谕说，29年。"

"整整一代人....."

"还有更多的建筑，你不久就会看到的。"

胡格里托德保持着一个自在的距离，尾行在多瑞安身后8英尺处，"他们为什么要将它建在地下呢？是试图隐藏起来以免被敌人发现？"

"我要给你看的那个东西正是部分的原因。耐心些。我们几乎快到了。"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一段走廊，看上去似乎是更近代开掘的。一种粗大的脊梁凸显于隧道整个内周壁上extended around the entire perimeter of the tunnel, 突出来有几英寸，但是凹凸不规则，且有约2英尺宽。

多瑞安停下来，抬起了左手。"我需要请你帮个忙，看起来会是个非常古怪的请求，但你必须相信我，它是非常必要的。"

胡格里托德提心吊胆地四下张望着。试图保持住平静和轻松。"好的，什么请求？"
"

"我需要你给我看看你的后背。"

胡格里托德皱起眉头，后退道。"为什么？"

"相信我。如果发现了那个我相信就在你后背上的东西，我会解释一切的。"

胡格里托德突然感觉到不安全。真地能信任多瑞安吗？"告诉我你在寻找什么，或者正试图做什么，如果有道理的话，我会按你说的做的。"

"我想看看你是否有某种胎记。"

"就这样？为什么一个胎记对你这么重要？"

440

"可以吗？"多瑞安说着伸过手来。"只需要1秒钟。"

胡格里托德解开长袍最上面的2颗钮扣，拉下风帽，将袍子脱到腰际，转过身去。

多瑞安拿着蜡烛接近那个抓住他眼睛的印记。

"烛火的热度事实上感觉很棒，但别靠得太近了，"胡格里托德竭力让自己听上去很随意。

"好了，谢谢，"多瑞安道。"让我们继续行进。"

"你说了会告诉我，你在找什么及其原因的。我还没听到解释。"胡格里托德扣上长袍，将风帽拉过头顶，提醒道。

"马上你就会听到了。我要首先给你看些东西。到那里后我们会好好谈谈的。"

在大约 2 分钟后，走廊来到了尽头，开向于一个有着高高的环形墙壁的巨大房间。起初，胡格里托德觉得有些糊涂，因为蜡烛光没有照出一丁点地面。仿佛他们是在某种竖井里。尽管弧状的顶棚距离头顶 20 英尺高，光都足以照亮了它，可是往下看时，蜡烛——还是这么亮——却无法照出房间的深度。

为了到达这个巨大密室的底部，他们必须沿着房间内表面行进，那里有着一些阶梯，就凿在岩石墙上，沿着内表面向下降去，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他们下行了约 50 英尺，正好贴着圆形密室绕了 2 圈半。没有扶栏，胡格里托德只得紧贴着墙壁，不敢片刻地离开。多瑞安走地很慢，以确保胡格里托德能适应其步调。在距离阶梯底部更近了后，胡格里托德终于将注意力焦点从阶梯上移开来，看到了一个古怪的装置从黑暗中显露出来，就坐落在地面的正中央。

它看起来就像个半圆形的门，纠缠着很多相互连接的金色管子。在底部，管子有如人类手腕一般粗，然后螺旋着上升到 9 英尺的高度，逐渐缩小成了一个小尖，就如同闪光的针尖。这些管子微微呈椭圆状，当胡格里托德更仔细观看时，发现它们的形状是不规则的，而且整个管壁都布满细小的孔眼。这样的纵向管子至少有一百根。金色管子的底部接入进一个环形的水晶基座，基座直径约 10 英尺。整个装置放置在一个距离地板约 3 英尺的平台上。而地板则完全由黄金或某类金属合金制成，美丽的金色光芒被其反射到了整个密室里。

441

胡格里托德细细地观察着这个古怪的结构，吃力地说着。"它.....它是什么？"

多瑞安清了清嗓子，停了一会儿，仿佛是在聚合着思维。"它是一个通往其他时间的网关门——"

"时间机器？"胡格里托德惊呼道，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

"你也可以这么叫它，但事实上它并非你以为的那种时间机器——能够调节一个仪表盘，旅行到选定时间和空间。它是被校准向一个特定时间的，并且还被设定了坐标，而它也从未偏离过。"

"他设定通向的是什么时间和空间呢？"

"你需要花费几分钟，去完全敞开心智地倾听。我会尽最大努力来启蒙你，不过，无可避免的是，你只有体验了这个机器之后，才能完全地理解这些。"

胡格里托德已经摇起头来。"不，你别想让我去尝试这个机器，无论它是什么。它有某些东西感觉上非常危险.....甚至恶险。"

"没人会强迫你。你可以放松些，"多瑞安说着背靠着平台，坐到了地板上。"这个网关门非常古老——或许就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我们来到这里所走过的那段走廊，被其最初的建筑者们封闭着。大约15年前，利用一种简单的声音反射技术，我们发现走廊的尽头并不是实心的。

"当我们发现这个房间时，完全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我们问了神谕，但它无法辨识出来。大约12年前，我完全偶然地撞见了答案。总之，我发现了它是一个网关门，通往的是一个新维度，而非我们的宇宙。我遇到的那些实存体宣称他们是一——"

442

"你是在谈论天使吗？"胡格里托德插话道。

"不，我是在谈论一些相似于我们的存在，只是智力上更为先进，他们与我们种族已经共同工作了非常长的时间了。"

"为了什么目的？"

"如果你相信的话，按他们的说辞，他们是我们的捐助者。他们甚至还进一步暗示，他们就像好心的牧羊人那样，看守着我们，但是我不相信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个网关门。他们需要一种途径来互动于我们，这个网关门正是他们的途径，他们借以将我们这样的拥有权势的人带往他们的维度，并且编程我们。"

"我不懂，"胡格里托德抱怨着。"为什么.....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他们知道，神谕会被这个行星上最有权势的人所拥有，所以他们就将这些网关门放置在了附近，希望权势者们早晚会发现它们，学会使用它们，进而冒险进入他们的界域去。一旦进入了他们的网络，他们就可以向这些人灌输他们的方式，而这些人类走卒则会返回地球，来执行他们的命令。"

"这个网关门和这些秘密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简单地坐着宇宙飞船过来，接管这个行星，如果这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话？"

"他们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维度。它们不是物质性的存在。它们的实存领域完全不同与我们。他们没有兴趣来生活在我们行星上，它们只是想要确保，人类永远无法联合起来，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

"为什么一个超级种族会感兴趣于我们和我们的行星？"

面对胡格里托德这显然的天真烂漫，多瑞安哭笑不得。"他们之所以关切，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行星及其上的居民都是属于他们的。"

这句赤裸裸的话语悬滞着空中，冰冷的空气似乎向上延伸进了无限里，就仿佛这些话语就掩映于一片密云遮蔽的星空之下。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告诉我整个故事？我来到这里——来到这个神殿——是有着特定目的的，那就是和神谕一起工作.....可是现在，我却站在某种古怪的外星技术前，你还宣称它能将人传送到.....我不知道.....传送到某种外星智能那儿去。整件事情持续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怪异。我不断地获得着一片片的真理，总是限量供

给，却从不是完整的真理——"

"并非只有你才这样，我的朋友。我无法给出全部的故事，但请听我说。给我一个机会来解释，我所知道的事情、以及我所相信为真的事情。好吗？"

胡格里托德勉强地点了点头。"好。"

多瑞安变换着姿势，在硬硬的金属地板上寻找着更舒服的地方。他的眼睛则似乎在研究自己手上的细嫩皮肤。"我已经完全信任你了，胡格里托德。我能感知到你在这不断展开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也有证据证明，你是多尔曼预言的一个积分性的部分。"（译注：积分性有2层意思，一是整体性，二是任何细微部分对于整体的必不可少性）

"那个被假定会推翻掉教会的人。这就是你要说的？"

"不。神谕说的是，一个人会背负着国王之星出生，并且会改革教会。而不是去毁灭它。但预言说，会有2个人出生——一个改革教会，使得它更加强大，一个则寻求毁灭它。问题就在于你是哪一个？"

"我不寻求毁灭任何东西，尤其是教会。"

"我相信你，但你得理解，卡诺门就不这么沉着自信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的确是其中之一的话，无论你是哪一个，都会对卡诺门构成威胁。我会稍微解释下这件事。"

胡格里托德感觉，地板突然从脚底下消失了，他重又自由落体般地堕入了一个更深不见底、更含糊神秘的血盆大口里。"所以说，我背上有个胎记，这不知怎么地就显示出，我是带有这种印记出生的2个人之一。卡诺门则一直在试图弄清我是哪一个，但由于没有证据，所以就假定我是会毁灭掉教会的那一个。好，我完全理解这件事了.....我觉得。"

胡格里托德的声音变得严峻，近乎愤怒。他边说边踱着步子，焦躁地摩挲着胡须。

"然后，我在这个神殿里发现了神谕接入口——某种只有你我知道的事，接着我们同意执行神谕的指示，看看神谕和我能制作出什么。如果这次尝试是成功的，就向卡诺门证明了我好的那一个，那么坏的那个就得在外面去找。

444

"然后今天我如约来了，还以为我们会讨论如何与神谕一起工作，如何向卡诺门证实我的故事，可突然地.....我们到了这里.....开始谈论外星人及其接管地球的怪诞议程。这就是全部故事吗，还有更多附加内容吗？"

"恐怕，还有更多的，"多瑞安平静地回答道。

"那么就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

多瑞安懊悔地吐出一口长长的气。"这个机器，"他的拇指翻过肩膀指指身后，说道，"是对我们教会的诅咒，是对我们整个种族的诅咒。我发现了它。我就是那一个黑暗的家伙，尽管我并没有胎记。或许是它消退了，要不就是忘记显化出来了，我不清楚，但正是我开启了通往黑暗的大门，将毁灭性的力量放了进来。

"那些实存体一直利用着我——我们.....我和第一会员，而一直控制着教会。卡诺门只是一个傀儡。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源头，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奸诈而悄然地操纵，从而使得我们就如同斯巴达人面前的柔弱小孩。

"神谕是一种具有不可知论特征的中立的技术，在它所属于的那个世系，自由才是我们人类持续进化的唯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眼前的这个设备，"多瑞安再次指指身后道，"则属于奴役人类的世系，他们会将种族整饬成一个服从的种族，只有一个宗教，一类群体，一种教育。

"我开启了这个设备。将它分享给卡诺门，而他轻易地就被操纵了。他没有意识

到这个狡诈种族那催眠性的力量，而他们则逐渐理解了宗教如何能被利用来控制王室；卡诺门支配王室是通过利用君权神授的力量 powers of Divine Right，这种力量正是那些实存体提供的。他们也理解了如何利用完全相同的模板来操纵其他国家。

"故事甚至深入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整个人类的真正身份——它在遥远未来将要成为的那个身份——通过神谕这个镜头而被我们所知悉了。我们知道了整个人类，或者至少是部分人类会进化成什么，其辉煌荣耀，是我们无法彻底理解的，但是在这里，在此时，我们却一直被牵扯和拉伸着，被那些相信自己能继续统治地球、掌控地球未来的存在们。"

445

"我不理解，"胡格里托德插话道。"这怎么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就简单地破坏了这个.....这个机器？"

"太迟了，"多瑞安叹气道。"我们已经被感染了。它就像一种病毒.....这种力量已经扩散开了。这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因为那些存在想要的是我们的行星，他们想要人类纠结在冲突和机能失调中，这样就永远无法去挑战他们的至高权力了。这个机器已经就绪了。"

胡格里托德惊讶地看着多瑞安。"它已经就绪了，是什么意思？"

"我让机器运转起来了，因为我希望你，或是某个像你的人，早晚会出现，并且去面见这个存在种族，说服他们停止其计划....."多瑞安举起手来抢先阻停了胡格里托德隐隐显现的爆怒。"我知道，我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我只有这么孤注一掷了 that's how desperate I am。"

"神谕对这一切又说了什么？"

"神谕在概念上知道这一切。整个多尔曼预言事实上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但我不确定，神谕真地理解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卡诺门不会讨论这个议题或是问及它的相关问题。他是代表着那些冷酷诸神来利用神谕的——"

"你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

"这是我能用来定义他们的最贴切描述。12年前，当第一次旅行到那里——他们实存的维度——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看起来，他们因我的出现而生出的惊讶，就跟我因他们而生的一样多。他们是一些冷酷、精明、的存在，有着极其强大的心智和超自然的能力。他们能将自己的声明装饰在灵性斗篷之下，仿佛他们就是我们的诸神，而那一次，我几乎沦落为了他们操纵性的牺牲品——没错，我！我几乎成了他们的门徒。他们提出要治疗我，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受到了极大的诱惑，但是我知道，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并不是人类的或仁慈的。那些存在们想要接入神谕。他们想要摧毁它，不只是你知道的这一个，而是全部7个。"

446

"神谕有7个？"胡格里托德惊喊道。

多瑞安点点头。"他们将这7个神谕视为人类的救星.....我们的希望。他们也知道多尔曼预言，因为卡诺门告诉了他们细节——"

"我老是听人谈及多尔曼预言，却没人给我解释过，它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

多瑞安望向了旁边一会儿，仿佛是在他最深天性的神秘中思考着自己的下一步。
"多尔曼预言，就是全球规模的宗教解构。是整个人类脱离出了任何形式的宗教束缚和紧压。那个时代，人类将走出那些人类所定义的信念教条，步入到由上帝所创造的那鲜活真相的光里。毁灭冷酷诸神和卡诺门，只是多尔曼预言的一部分，预言涉及的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宗教范畴。

"它也预示了政府和科学上的全方位转变。但这些转变不只是因为，某一天每个人都觉悟到了自己真正的天性，从而变得连接上了鲜活的真相。它的发生是因为，人类中有一些人会滑出了冷酷诸神的掌控。"

"这是什么意思？"胡格里托德问。

"12年前当我激活了这台机器时，冷酷诸神不只是变成了这个行星上的一种临在性。他们还将自己的临在性编码进了人类创造时所使用的人类行为模块中building blocks of mankind, at the very creation of man，在这么作的过程中，他们选择去创造出了一种减弱了的人类——一个无力对抗他们狡猾掌控的种族。这种掌控是如此的娴熟，以至于只有极少部分人曾经思索过其范围。

"根据多尔曼预言，人民中早晚会有人站出来，描绘出这些冷酷诸神，大声说出他们，辨识出他们，诠释出他们的目的。无论如何，尤其是2个有着国王之星印记的人。一个会变成冷酷诸神的同盟，并通过改革宗教来强化他们对人类的控制——方式不是像《神圣之书》提到的那样，而比较是教会该如何改革，才能去联合世界上的大部分强大王室，并将之带入协调中。改革后的宗教，事实上成为了冷酷诸神的一种延伸，尤其是延伸到了那些无人料到他们会去的地方。

"国王之星的第二个携带者则会勇敢地直面冷酷诸神，并以他自己的意识作为献祭，去磋商出一个协议。但在这么做时，他会将人类道路隔绝于冷酷诸神之外，从而容许人类走上一条新的轨道，实现灵与心智的一体，而这将给予人类以力量，去扬升到冷酷诸神之上，而将宇宙重新经验为自己用于创作的调色板。

"这个新轨迹的胜出，就是人类经由科学的运用而变得灵性化。（这样一来，）个体们能够恢复那感知和表达一体性振动的本然且固有的能力。他们能够感知到他们属于一张整体且合一的意识之网的一部分，他们将找出更高的维度，不是为了猜想或辉煌，而是为了将人类的灵魂带到一种所谓‘直接性感知’镜头的力量之下。

"不会再存在中间人、转译者、看门人或评审者。不会再存在善与恶的等级制度来争夺我们养料和再适应过程。我们解脱了我们自己。没有救星。我们.....我们自己就解决了问题。"

多瑞安停了下来，声音变成了模糊的低语。"我们最终解决了问题。但这2个国

王之星的携带者，他们是我们努力的象征。人类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去超越分裂和奴役，去抵达合一和解放，而这2个人正是人类这巨大努力的汇编codification 。”

"那么，关于我是哪个携带者，多尔曼预言就没有什么有暗示？"胡格里托德问。

多瑞安迟疑道。"神谕说，第一个携带者会来自教会内部。"

胡格里托德坐了下来，仿佛双腿再也无法支持他的重量了。

"我是第一携带者？"胡格里托德恍惚地低语着。

448

"这就是我们恐惧的，"多瑞安点点头。"但神谕对你如此感兴趣，我们觉得那或许只是巧合——我是说那个胎记。如果你是冷酷诸神的走卒，神谕又为什么会邀请你去以那种方式与它一起工作呢？所以说，我不确定。"

"既然卡诺门被冷酷诸神控制着，他又为什么会担心我是第一携带者，？"

"第一携带者，根据多尔曼预言讲，会赢得教会的控制权。他会变成了大神父。
"

"如何办到呢？"

"预言在这一点上没有讲清楚，但一般的理解是，第一携带者不是通过正常程序获得这个位置的，而比较是通过某种政变d'état，而导致了第一会员的死亡。"

"我.....会.....杀了.....卡诺门?"胡格里托德问道，惊愕贯穿了每一个词。

深深的静默随之而来。那是让一切无处藏身的静默。哪怕，一次呼吸，一个心跳，一下眨眼。

"卡诺门知道你会告诉我这些吗，他知道你在向我展示这个.....机器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我希望你是第二携带者。我一直希望你去面见冷酷诸神，而将他们的统治带往终结。"

"就第二携带者神谕又说了什么，"胡格里托德问。"他也来自于教会圈内部吗？"

"它只提到了第二携带者有着卑微的出身。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教会的事情。"

一种可怕的沉默充满了房间，因为2个人都在搜索着心智，去为着他们共同的目的，而寻找着一个解释或灵光一闪的领悟。

胡格里托德走到多瑞安旁边，身靠着那个凶险机器所在的平台。"卡诺门知道我胎记的事吗？"

449

多瑞安点点头。"巴塞罗告诉他的。但我必须亲自看到它。"

"所以，我注定难逃一死。卡诺门不会让我活着的。2个携带者的任何一个都会是敌人。第一携带者会杀死他，第二携带者则会杀死他的教会。根本没有办法调和这一切，那为什么我依然活着呢？"

"你是在假定，卡诺门不会牺牲性命去扩展冷酷诸神的权力。这是个错误的假定。"

"你是在暗示，事实上卡诺门希望第一携带者能成功？"

"卡诺门受控于他们的魔力之下，"多瑞安答道。"他的命运是依附于他们的，以一种我甚至无法着手去理解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依附于他们的。"

胡格里托德转向多瑞安。"我可不想自己是什么携带者——国王之星还是别的什么。我不想涉入进所有这一切！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我离开.....如果.....如果我现在就离开.....逃进世界的某个阴暗角落，或许对我是最好的事。或许对你也一样。我们就不能离开这整个舞台——"

"然后呢？让其他某人来做本该我们做的事？那会是谁？你真地认为，冷酷诸神仅仅因为你逃走了，就会终止他们的计划吗？他们会找到另一个，又一个，再一个。他们绝不会停止。记住，他们是一些没有心的存在，寻求着控制这整个世界。你能去到哪个地方，而事实上不是被他们控制着的呢？"

胡格里托德仔细地听完了多瑞安的话。"但如果我是第一携带者，我只会促成他们那些骗人的计划。我不可能是那个人。"

"那么别多想了！去见他们，但是，是作为阴谋破坏者去见他们。将他们的欺骗返还给他们，找出一个办法去阻止他们。成为他们的齿轮里的沙子。给他们的机器造成无休止的停工。让他们相信你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是他们名副其实的门徒。让他们相信你会执行他们的命令，但事实却是在研究他们的计划，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找到他们的弱点。或许我们甚至能打败他们。"

"这就是你的计划？"

多瑞安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这是我能看到的唯一可以前行的道路。"

"那卡诺门怎么办？"

450

"他给了我们2周时间，之后我们必须向他展示些东西。2周后，我们可以告诉

他.....你和你的那个精灵向导，没有什么进展。你可以编造一些奇怪的文本，以显示你的心理状态已经完全失去免疫力了。他会相信的，他看到了就会放心了。"

"所以说，我就是个怪人，一个疯子？"

多瑞安露出一种狡猾的笑。"这或许就是你在这整个困境中最好的角色。我发现自己都已经开始嫉妒了。"

"相信我，我绝对没有任何事是值得嫉妒的。"

胡格里托德站起身来，整了整长袍，指着身后的机器道。"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迟些再说，"多瑞安缓缓地站起身来。"你需要让这次对话安驻进你的内里。让它被消化吸收。如果你同意我的计划，那我们就明天按计划开始。"

"除了你和卡诺门，还有谁用过这东西？"

"没人。"

"其他会员知道它的存在吗？"

"他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他们假定它是无法被激活的。"

"甚至托瑞姆？"

多瑞安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要告诉卡诺门？"

"因为他是我的密友，"多瑞安说。"我觉得我欠他的。他就是那个来访问我的神

父，而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在战争毁坏了的城市里养伤时，却觉知到了一个新的实相，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构成之物的新实相。我感觉卡诺门理应得到个机会去看到这个不同的维度。去见见那些宣称是我们诸神的存在。"

"他不害怕？"

"甚至没有丝毫。听了我的描述，他马上就要求去。"

"你自己用这个多少次.....在你告诉卡诺门之前？"

"3次。"

"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

451

"大概11年前....."

"那卡诺门呢？他去了多少次？"

"我不知道。事实上，他能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出入这个神殿。就我知道的，至少有10次，他用了这个机器。"

"你告诉了他这件事，但却没告诉他那个远程接入神谕的技术。为什么呢？"

"我猜，是因为自私，"多瑞安承认道。"我想拥有对神谕的接入权，这样我就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可是你拥有着一整套的抄本，就藏在这个神殿的某个地方？"

"是的，但那些是其他时代的其他人所提的问题，我想询问我自己的问题。"

胡格里托德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在密室里绕着圈子，像孩子一样歪着脑袋说道。
"我不知道是否能消化这些。它们太过奇怪了.....太过奇怪....."

多瑞安探手拿起蜡烛。"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有很多年的时间，我都无法呆在火的周围。甚至最小的烛火也会吓到我。甚至现在，当手持蜡烛走在神殿里时，我都强烈意识到那是火，是火烧焦了我的身体，还几乎杀死了我。但也同样是火，将我引向了神谕和冷酷诸神，尽管2者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我明白，这2个极端都给了我一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在书本、冥想、或祈祷中获得的。"

"我感觉你在试图告诉我什么，"胡格里托德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是建议你，去试着将这个网关门看成是你的火。别恐惧它。别将它看成一种会杀死你的东西。将它看成某种会激发出你对自己的全新理解的东西。带着这种态度，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

胡格里托德咧嘴笑着，脸上带着会心的神情。"你真地觉得我疯了吗。"

2个人开始攀爬螺旋性的岩石台阶。几步一回头地，胡格里托德不断地低头望向那个网关门，直到最后，俯看时只能看到铜管那针形尖端的闪光。它们看上去就像星辰，或者银河系，正等着被黑暗吞噬。

* * * *

453

第五十七章：灵的炼金士

约瑟夫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甚至在70码之外，他胸口的深红印记就抓住了她的视线。玛雅转向了西蒙。"是约瑟夫，"她低声道，流着泪指着。

西蒙安慰着玛雅，知道她的观察是对的。那是约瑟夫，他们现在有一个庄严的任务，埋葬他的尸体。这是玛雅坚持要做的，西蒙，尽管一开始反对，但在观察了

玛雅的坚定意志几秒钟之后，就缓和了下来。

他们默默地走完了与约瑟夫间的剩余距离，开始了准备葬礼的阴郁使命。在尸体外13英尺处的大片松树林下面，只使用棍子和双手，他们在松软的泥土里挖掘起来。

玛雅的心智里满是关于约瑟夫的记忆。突然，她想到了父亲。这是冒险进入森林以来，父亲的记忆第一次让她产生了强烈的感受。仿佛约瑟夫的死揭开了她对父亲的情感，她的心感觉是如此的脆弱。玛雅低头看着正在建造的坟墓，他们的衣服满是尘土，手上也是厚厚一层黑褐色的泥，突然间，她意识到了自己对父亲的爱是毫无条件的。起初，这份爱就像心脏里的一丝小火苗，但随着每一次刨土，她都感觉到爱在自己的内里增长着，直到她像小女孩一般，喃喃地说出了："我爱你父亲。"

这个任务完成后，他们将约瑟夫的尸体抬到墓边，轻轻地放下去。玛雅找来了一些蓝色的鲁冰花，放在约瑟夫的胸口，掩住子弹的创伤。他们以一个土丘盖住了尸体，围上一圈石头来作为装饰。（译注：鲁冰花，学名羽扇豆，象征着苦涩，也代表着实话实说。其多半生长在其它植物无法生存的砂质地，根系能够固肥。）

低头看着这个浅浅的坟包，玛雅感觉到了一种异样。一种巨大的亏蚀感出现在了心里，可是心脏却没有感觉到空掉，而是感觉一种新的爱仿佛已经进入了，就始于她在甚至没有有意识想到原谅的时候，就自然宽恕了父亲之后。

454

西蒙拿起他的手杖，呈一定角度斜放在地上，一只脚踩在上面，将其折成了2半。玛雅倒抽着气看着这一幕。"你在做什么？"

西蒙手持着那一半顶部有着展开的青铜翅膀的手杖，现在它只有约莫3英尺长，新的尾部，形状就像凿子。他将它插进松软的地面。"他应该得到一个墓碑。这是必须做的。"

玛雅笑了，感知到了这露天坟墓的美丽和完满。她走到约瑟夫尸体原来所在的地方，放了些花在地上。"再见了，我的朋友。"

西蒙跟在她的身后，饶有兴趣地看着她这些细腻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优越于所有这一切，"他像指挥家一样舞动着手臂。"我们认为自己是卓然于和分离于这一切的，可我们只是在积累着本体的隐匿anonymity，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整个时间里——每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都会有一个无法容纳下我们真正身份的身体。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将它留在身后。"

玛雅听着这些话，却无法理解它们，只是让它们如轻风般流过了自己，明白它们并非说给自己听的。

* * * *

455

第五十八章：自我加冕的权力

卡米尔看着纳撒尼尔威仪地走过院子。后面跟着一小群看热闹的哨兵，怒色写在他们脸上，看起来如同一群愤怒的暴徒。

牟西正在恢复意识，困惑无措，怒火中烧。"出了什么事？"他惊呼着，看向卡米尔，仿佛他与自己的突然失忆有着某种关系。

纳撒尼尔停下来，转过身看着那群好奇小狗般跟在身后的哨兵。"走开。"

哨兵们，嘀嘀咕咕地纷纷地散去，慢慢走到院子边上来观看。

"刚才出了什么事？"牟西重复道。

"走开。"纳撒尼尔低头瞪着牟西说道。

牟西站起来身来，双腿有些晃悠，但他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循着哨兵们所走的相同路线离开了，希望他们中的谁能够为这些奇怪事件提供个解释。

在牟西拖着脚步离开时，纳撒尼尔回过头看着他道。"马上找医生来。"

牟西点点头。"是的，先生。"

纳撒尼尔以鹰一般的眼睛锁定了卡米尔，指着他说道。"你和我需要谈谈。我马上就让你离开，我会让医生为你作个检查，尽他所能地为你包扎，然后我会给你些给养，送你到大门口，让你离开。之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明白了吗？"

卡米尔目光呆滞地听着；他的心在狂跳，呼吸又急又浅。脱水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迷糊感如同厚厚的迷雾吞没了他。

456

纳撒尼尔往地上吐了口痰，松开了自己的衣领。他边说边来回踱着步子，整个时间都是低声说话，但却又非常的激烈。"我的整个身体里都没有一根该死的宗教骨头，"他继续道，"但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却不知道如何解释，如果这样都没有注意到它，我才真该死了。好啦！还有什么问题？"

饭厅外出现了些许骚动，一个哨兵操着大嗓门向院子中央大步走来，一手抓住酒瓶一手提着步枪。"就是这个婊子养的吗，这个伏击我们，烧掉我的鞋子，拿走我所有的补给，用我的枪托敲坏我的脸的私生子？就是因为，我在森林里赤脚走了8英里，头疼欲裂，我觉得是时候小小回报下了！"

索斯曼赤裸着上身，脚上裹着兮脏的衬衣碎布，右侧脸上的瘀肿非常严重，眼睛带着恶毒的愤恨之光。当他来到卡米尔10英尺处时，转向纳撒尼尔道。"先生，请允许我揍一顿这个犯人？"

"不准。走开，"纳撒尼尔说着发出噓噓的驱赶声。

索斯曼停了下来，不敢相信地看着纳撒尼尔。"这是我的权利！"

"我说走开，"纳撒尼尔威胁性地向索斯曼走了一步。2个人同样的高大，有着相似的体格，但纳撒尼尔军衔胜出了。

索斯曼因震惊而呆站了一会儿，接着喝了一大口啤酒。他低头怒视着卡米尔。"以后我会带着颗子弹回来，上面会有你的名字。我一定会回来的。"他转过身，走了开去。窸窣窸窣的嘀咕声则从聚集在远处的哨兵中传了出来，第一次，纳撒尼尔看上去有了些担忧。

医生和索斯曼擦肩而过。"他心情不好.....我得小心点，"索斯曼口齿含糊地对医生低声道。

"我过会儿会顺道来一趟，瞧瞧你的瘀伤，"多瑞安道。

"感谢了，医生，但你现在先去吧，好好照顾那个杀人犯。哦，对了，让我们好好保护卡米尔这个惯于伏击和杀死自己人的家伙！"

457

索斯曼的声音尖锐、含糊、而又响亮，每个人都能够听到。院子里出现了一阵兴奋的议论声，哨兵彼此谈论着，猜测着发生了什么，那个陌生警卫又是谁。

"我尽快赶过来了，"医生解释道。"我能做些什么？"

"我要释放这个犯人，我想你尽力替他包扎好。你能做到吗？"

"当然，我能，"医生回答道，"但大家多少都在期盼着今晚的聚会。这可不是他们喜欢的，如果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的话。"

"包扎要用多长时间？"纳撒尼尔无视着医生的意见。

"我能在我的办公室处置他吗？那会花更少时间.....大概20分钟的样子。"

纳撒尼尔点点头，注意力集中到了对面的人群上。大约有30人聚集在外面，大部分都拿着步枪或手枪。他们吃完饭，端着啤酒，观看着院子中央与卡米尔有关的这一连串事件的展开，仿佛这是一出戏剧。纳撒尼尔有一种怪异的感觉，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在观看。

纳撒尼尔看着无疑已经半死了的卡米尔，纳闷着他做了些什么。他能听到那个现已消失的幽灵说话吗？或许是卡米尔催眠了他。或许没有一件事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内里的一些东西告诉他，继续他的计划。"我去和大家谈谈，你能设法将卡米尔弄到你的办公室吗？"

"我不认为我能办到，"医生回答。

纳撒尼尔弯腰摘掉卡米尔的手铐。"我这边完了就去你的办公室。别让他离开你的视线。我会派牟西帮助你的。"

"明白了，先生。"

纳撒尼尔最后一次看了眼卡米尔——这个浸泡在难以忍受的死亡恶臭中的脆弱、肮脏、无力的人类的化身。他在每个方面都是令人厌恶的。为什么会有谁想要救他？

458

* * * *

纳撒尼尔走向那些在脏乱大厅外思索着的哨兵，他们鞋子在石板露台上发出的轻柔摩擦声，与他们那屈从于大量啤酒的粗哑声音，形成了鲜明地对照。他知道他们是为一件事而来的，那就是寻求报复这个犯下了终极罪行的自己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不喜欢乔顿中尉，但这并非问题，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聚会——一个借口来

借由职务权力伤害某个人。这些哨兵没受过教育，没有爱，没有家庭，还拿着枪，所以确立已久的方式就是，通过哨兵的军衔来维系住等级秩序。

纳撒尼尔举起了双手，接着，安静降临到了人群里。"今晚，大神父的代表将访问我们，他要求我们释放掉卡米尔。"

嘲笑声从人群里升起，一些哨兵说的话引起了骚动。"为什么？他杀了我们的中尉。"

"我没有被给予明确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你们，卡米尔被认为不需要对乔顿中尉的死负责了。今晚之后，他就是自由人了。"

人群因一阵压低的嘘声变得难以平复。

纳撒尼尔再次举起手来，吹起一声刺耳的尖锐口哨。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了他，秩序也立即恢复了。"我知道你们都在期待今晚的聚会，什么都没变。酒吧会整晚开放——这是我的命令，所以喝起来吧，伙计们。好好享受。"

指挥官的话语里充满了激情，很多人都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索斯曼走上前来，举起了手。"那卡米尔怎么办，长官？我们还能期待用这把枪去干活吗？我们都知道他是凶手，他是个狡猾的私生子。我们之中有谁会相信他？"

459

"他今晚就离开，他被高级警卫除名了，理由就是，他攻击了你和你的搭档。他玩儿完了。就我的想法，我希望我们永远别再见到他。"

一些人大叫着表示同意，但索斯曼看上去并不信服。

"高级神父怎么知道，卡米尔与乔顿的死没有关系？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上帝告诉他们的？"索斯曼轻笑道。

一些人也轻笑起来，望向纳撒尼尔等待着答案。

"他们没有告诉我，"纳撒尼尔指着院落的前门说道。"不知道下面的话是否能带给你一些安慰，我们会将卡米尔送到森林里，只带少许的补给，而且没有枪。他现在是这样的境况，我怀疑他只能撑到明天早上。他实际上就是死了。我们让森林去了结掉他。这样卡诺门就无法找我们负责了。"

纳撒尼尔直视着索斯曼道。"你和你的搭档会得到一份格外的食物，还有一瓶我私人珍藏的威士忌。我也会为你俩写一封推荐信，确保抓捕卡米尔的奖赏是双份的，这样你和你的搭档，还有那些将他带回来的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奖励。"

纳撒尼尔向索斯曼伸出了手。"成交？"

索斯曼将杯子放到身旁的桌子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握了上去。"成交。谢谢你，先生。"

"好，伙计们，让我们回到聚会中上来。记住，那些明天有野外任务的人，确保自己喝得适度。"他微笑着，可他的内里，因为忧心于发生于自己世界里的事情而暗暗翻腾着。每一件事情都正在崩塌，并向心爆聚imploding进了一个新的舞台，而在那里他只是一名小角色。一个没有力量的小卒，被他无法理解的力量所驱策着。

* * * *

460

第五十九章：最后的屏障

医生和牟西就像2根拐杖，支撑着卡米尔半有意识的身体进入到了医生办公室。放到了一张新的帆布床上。毁坏的那张帆布床的一堆碎片依旧还在地上。

多瑞安看着牟西，瞪大了眼睛，手指指着道。"那是谁？"

牟西的身后，一个高个子警卫拿着一杯水向卡米尔走去，无视着这边的2个人，仿佛他们就不在房间里。

"就是那个在院子击晕我的人，"牟西回答着谨慎地往后退去。

这个警卫支起卡米尔的头，给他喂了些水。尽管滴落了些到衬衫上，但卡米尔还是喝掉了绝大部分。"你没有比这更需要的东西了，"这个陌生人说道。"让我们单独待会儿。谢谢你们将他转移到这个安全的房间。"

牟西和医生同时将头转向了彼此，看上去都一脸茫然，紧接着就跌跌撞撞冲出了房间。

卡米尔被吵醒，坐起了身来。他的脸上恢复了血色，眼睛里带着熠熠的机敏，仿佛又重新诞生在了无声的誓言中，而那誓言是唯有灵所制造 spirit-made的连接才能提供的。他站起身来，四下张望，寻找着一个参照点，意识到自己是在医生的办公室，而且还是独自一人。这时，他听到了脑子内的一个声音。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回到玛雅身旁。快走。马上！

卡米尔能听到纳撒尼尔说话声越来越大，牟西则在门外面申辩着，他知道自己只能从后门离开，在被他们看到之前，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冲进了夜晚的寒冷空气里，静静地小心关上身后的房门，没有被人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只有身上的衣服，甚至它们也破烂成了碎布条，装饰般地挂在身上。

461

卡米尔纳闷着为什么自己感觉好了这么多。他完全没有吃、喝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吃药的记忆，既然是在医生办公室醒来的，卡米尔就只能假定，是医生用某种东西重新唤醒了他的能量。他低头看了看双腿，伤口几近愈合了，无论是身体的哪里，都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他迅速地潜到了距离医生办公室约100米的一个附属建筑背后。这个建筑黑乎乎的，主要用于洗衣部门。

卡米尔开门进去，在黑暗中，双手摸索着，找到了一件干净制服，希望能合自己的身，然后小心地溜到外面，远离着任何的光线。卡米尔听到了远处纳撒尼尔的声音，但只能间或地识别出一些词。"他的.....身体状况.....让他慢下来.....狗.....必须关闭.....找到他.....他可能有武器。"

卡米尔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跑动，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尽可能地拉开与医生办公室之间的距离。他将新衣服夹在胳膊下，尽可能快地跑向院子的远端——大门的反方向。要穿过深深的密林抵达那里，大约有着800码的距离。奔跑的感觉好极了，感受着身下双腿的力量也好极了。

一道钢丝网的周界栅墙，约有20英尺高，隐约地出现在了眼前，整个栅墙顶部还有着3道带刺的钢丝贯穿始终，不过，一些树的枝干伸过了栅墙，他知道只要能找到一根，他的逃脱就有了可能。

狗的咆哮声吓到了他。卡米尔明白，自己的味道很容易追踪——即使是对人类，只有他们离得足够近的话。听起来，狗在远处激吠着，汪汪声变得越发响亮，这是它们被松开了的信号。卡米尔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短暂。他发现了一棵树上有着—根锯断了的枝干，但估计着那应该足以给他个支点越过刺钢丝，跳到另一侧的地面。他回望了一眼，看到电筒光在夜色里四下跳跃。

462

卡米尔刚爬上了树，第一条狗就发现了他，冲将过来，咯咯地磨着牙，发出凶恶的低沉咆哮。他迅速将双腿拉离了地面，摇摇晃晃地爬上了树干，而这同时，更多的狗加入了进来，不断地咆哮和扑腾着。卡米尔终于抓住了那根越过栅墙的树枝。他飞快地瞄了眼远处晃动的电筒光，知道几秒钟内那些人就会赶上自己。

"我看到他了，"有人喊道，紧接着就是一声枪响。刚看到枪筒里冒出火光，头上的树枝被击中了。他只能往下跳；没有时间来慢悠悠地翻过去了。卡米尔在枝干上站起身来，一路跑过去，留心躲避着可能绊倒自己的枝桠。在听到更多枪火击中树枝的同时，他纵身跳了下去，落到了坚硬的地面，顺势一个前滚翻，紧跟着快速地检查了下身体。没有痛感。

卡米尔全速冲进了森林。疾驰中，他有了一种古怪的预感，某些事情快要发生了——一场转变接近了自己的意识。一个高音调的声音从头顶降入了进来，接着，他感觉自己的心智退隐成了某种幽灵状态，并被一个空间裂缝分隔出了他之外，裂缝如此之深、如此之广，让他担忧着心智可能会彻底丧失掉。但他继续奔跑着。

枪火的喷射在夜晚的宁静中回荡，但对卡米尔而言，感觉就如同一场梦，没有一丝的恐惧。那奔跑时的快乐就和小时候一样。森林溶化成了一张光的格栅，而他那内在的光则像一只蜘蛛，快速地爬行于这张网上，并感觉到了万物的一体性。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树枝、每一粒尘埃，都对他的感官变得可见，不仅变得可见，还实实在在地处于一种相互连接的状态里。在他的心智内森林千真万确地活了起来，亮了起来。他的心智如此清明、如此的聚焦，背景的枪声消失在了森林的美丽里。不知为什么，但他就是知道，子弹无法找上自己。森林正在保护着他。

这样跑了约莫1个小时。好几次，他都悬浮在树冠的上方，俯看着自己，仿佛他是一个观察者，正从混乱中滤选出秩序，去构建出一条无人能跟踪的路径。他很信任，森林正在精确地将他引导向需要去的地方。慢慢地，身体不再去对抗奔跑带来的肌肉僵硬，当他慢下来后，这些视像溶化了，有着鲜活内瓢flesh的森林变成了星空黑夜下的斑驳的大自然实体。

* * * *

464

第十三卷

第六十章：冷酷诸神

多瑞安进行调试时，胡格里托德静静地站在旁边。"你怎么搞懂这个东西的？"

"事实上它并不难，"多瑞安说。"只是需要一些经验。事实上，一个像这样的精巧装置就只需要一些经验而已。"

"或许对你就是这样。对我而言，它却在叫喊着，离我远点。"

多瑞安轻声笑着，注意力保持在一个有着很多操纵杆的仪表盘上，这个仪表盘是网关门基座的一部分。2个人早早地到了这儿，讨论了他们的计划，并一致同意，胡格里托德应该穿越过去见见冷酷诸神。

"这个东西的工作方式是，"多瑞安解释道，"它存在着一个声音波谱，当特定声音频率被奏响时，你的皮肤会感觉到一种刺痛。它只会持续几秒钟，然后你将失去意识，这正是我需要你躺下来的原因。"

多瑞安的手臂扫了扫地面，胡格里托德跟随着他的提示，仰面躺了下来。

"我变得真地有些担心了，"胡格里托德说。"记住你承诺我的，除非我说准备好了，你什么事都不会干。"

多瑞安点着头。"当然，我还有些事告诉你，所以，仔细听好了。"

"在你失去意识之后，会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这儿的房间里醒来。它非常的明亮，而且，你会存在于一个新的身体里——"

"新的身体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识被心灵运输到了一个不同的维度，当到达那里时，你会需要一个身体。你遇到的主人，冷酷诸神，会提供给你一个身体。他们让那些身体在那边等待着人们的进入——"

"什么类型的身体？"

465

"那是种人工合成的身体，类似于我们的身体，但却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这些身体更加强壮。思维进程本身——事实上是所有的感官——似乎都会更加明

晰.....更加强大。"

"你是说我在这个新身体里会更加聪明，更加强壮？"

"是的，这是它们诱人的地方之一，所以对此要小心。这些身体也有着以心灵感应来交流的能力，所以你的想法会被其他人读到，或许你也能够读到他们的，至少我能够.....部分地。"

"那么，如果他们能读取我的心智，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阴谋破坏者呢？"

"|当在他们的世界时，你得按照他们的命令去做。否则，他们会将你视为敌人。任何的密谋都将在这边完成，也只能在这里完成。你明白吗？"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如果他们杀了我，现在这个身体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不认为你想要找出答案。所以，你必须跟他们合作。不要对抗。别有反抗的念头。还有，别说谎。他们在你掩盖谎言之前就会感知到它，所以你只能变得透明。"

"要是他们问，我的计划是什么？我就只能说谎。"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计划。"

"在我们开始这.....上述解说之前，我只是在担心。而现在，我变成了恐惧。"

"如果你不想去——"

"给我一秒钟，"胡格里托德道。"我怎么回来？"

"当他们完成与你的互动后，会送你返回，你会重新进入你的身体，和离开时的方式一样。记住，他们就希望你就是你自己they want you to be you。他们可能

还正在盼望你，所以去扮演你的角色吧。行动得就如同一个想要增强教会权力的人，想要领导教会的人。让他们看到你的这个面向。"

"但你刚才说了别说谎。我可感觉不到上面这些。"

"是的，但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卡米尔的助手，你背上有国王之星。从这些出发，看看对话会走何处。"

"我会和谁交谈？"

466

"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领袖，但哪怕是讯问你的存在们也都是光辉的生物，所以得小心。慢慢来。信任你的感觉。试着倾听它们，尽可能少地说话。"

多瑞安看了眼控制面板。"你会做得很好的。准备好了吗？"

"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否则你就别想阻止我逃离了。"

胡格里托德刚说完这个句子，多瑞安就拨动了开关，激活了网关门。多瑞安向后退去，敬畏地看着网关门亮了起来，一种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房间。声音快速转变着音调，仿佛正在探测胡格里托德的相适频率，然后，它发现了一个频率，并保持在了上面。多瑞安看到胡格里托德的眼睛闭合着，身体放松成了空白状态。

多瑞安祈祷着一趟安全的旅程。他知道，胡格里托德已让自己成为了网关门中的一件乐器，而现在，逐渐减弱的人类音符大概已回荡在一个新维度里。一个他曾经瞥见过，就再也不想看到的维度。

* * * *

多瑞安激活网关门时，胡格里托德听到咔嚓声，接着就听到一个声音不停变换于高低音调间，感觉他的身体变得如同一件乐器，正被一台机器弹奏着。那是一种

难以描述的古怪感觉，然后，似乎身体里的每个原子都在共鸣于这个声音，进而校准了它，而呈现为了一种聚合性的图案和一种复杂的几何图形。他能看到这种几何图形结晶成了crystallizing 一种无限的图案，伸展于整个宇宙间，触及到了每一种物质事物。

然后他感知到。突然出现了一种加速的流，同时感觉自己被抬升出了自己的身体，他的一部分还保有着意识，能够看到一个屏障，如同一张浩大的穹形房顶，伸展于2个世界之间，一个声音频率飞驰到他的前方，贯穿过那个圆顶，而他则紧随其后，如同顺从的孩子跟随着母亲。他看到自己飞越过另一个宇宙，抵达了另一个屏障，那个声音如同钻头般地再次穿透过去，而他则再次跟随着。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慢下来，或抵达了终点，这时他只记得自己眨了下眼睛。再次睁开来时，他看到了一个白得难以形容的空间，然后，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个棺材般的白色盒子里。他听到了背景处有一种说话声，但他想象着自己是在做梦，正在机场里，听到了飞机抵达的通知。然后失去了意识一会儿。

再次地，他睁开了眼睛，透过上方几英寸处的一扇玻璃窗往外望去。他试着移动四肢，可是它们被捆住了。一个看起来像悬浮着的眼睛的东西出现在了它的上方，如同一个不眨眼的目击者，他突然有种感觉，自己身为新的抵达者（译注：原词组的常用意思是新生儿，引申义则是移民），正身处于一个巨大的博物馆里。感觉上那个眼睛就是馆长，正在欢迎一个有着巨大价值的东西加入到藏品里。

空气里散放的声音将他激活到了更加有意识的状态，他注意到一种奇怪的味道，让他想起了黄油或煤油，他立即感觉到更加强壮也更有意识了。转移舱的顶部开启来，捆住他四肢的绳索也松开了。胡格里托德坐起身来，检视着自己这具新的身体。

皮肤的颜色让他倒抽了第一口冷气。他是某种橄榄绿皮肤的动物。他无法完全归类这个身体的种类，只知道，它更多是一种动物而非人类。手指是6根，拇指和其余手指几乎一般长。手臂尽管比原来的人类手臂短一些，但却非常地有力。让他惊讶的是，它们看上去非常的柔韧、非常的协调。他再一次倒抽冷气，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有一条尾巴时。尽管它非常小，但那依然是条尾巴。

萨乌利欧是一名人工合成实验室的管理员，该实验室监控着所有的新抵达者。尽管事实上，他们种族，阿努那奇人，有着超过300个网关门运作于整个宇宙的各色行星上，但是进入他们的世界的新抵达者却寥寥无几。

萨乌利欧是人工合成实验室的3名工作人员之一，他们有着2个基本目标：第一，迎候新抵达者，确保他们的人工合成身体兼容于他们的意识，第二，将抵达者们送回他们所来自的那个精确坐标位置。

夜晚已经降临，萨乌利欧正做着一些例行检查，一个蓝色警报灯在他眼睛的视网膜内闪烁起来。他和他的人工合成管理员同事一样，都被嵌入了警报系统，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随时留意到新抵达者的初始状况。尽管人工合成实验规模巨大，却只有3个管理员。这部分是由于新抵达者的罕见，部分则是遍及人工合成实验的尖端自动化科技的结果。

"三号地球，系统激活，"萨乌利欧对着自动录音系统说道。"初始扫描显示，这是个新候选人。评估计算表明，具有匹配的可能性。"萨乌利欧调整着一个滑条控制器，观看着一个人类身体的全息图被层叠于一个人工合成身体上。在他调节控制器的时候，人类身体溶化进进了人工合成身体中。"实现锁定。"

一个巨大的监视屏显化出来，萨乌利欧则漠然地看着，画面中，一面自动墙壁完全打开，弹出一个8英尺长的矩形机壳enclosure，落到一个等待中的基座上。然后，基座移到了房间中央，降到约3英尺的高度。

萨乌利欧漠不关心地看着监视器。"显示LVS。"显示着各式彩色图表的监视器里涌现出了种种技术信息。"显示和声比率。"立即，2个彩色光谱以对照的方式展示出来，一些小圆则显示出光谱数据中的细小差异，而这似乎引起了萨乌利欧的兴趣。

一幅胡格里托德物质身体的3维扫描图，出现在萨乌利欧的指示着显化出来的新监视器上，他打开一个封闭的玻璃罩，转动起一个球形把手，制造出了一种明显不

同的击键声。"候选人标记出现。扩大实验方案调用。"

"现在启动媒介体，"萨乌利欧说道，冷漠地引导一个椭圆形物体盘旋在骨白色机壳的正上方。"媒介体与候选人进入融合模式.....整合完成。显示候选人。"

监视器切换到一个视角，俯看着一个人工合成阿努那奇人那橄榄绿的脸孔。人工合成的惯例纹身——4个联锁的三角形——显露在胸口，形成了一个钻石形的中心。萨乌利欧看到对方的眼睛正一眨一眨地睁开。"放大。"摄像机放大出一双眼睛的特写，它们正在四下探视着。

轻柔庄重的音调和闪动的橙色光，将萨乌利欧的注意力从监视器上转移开来。他轻拍了下一个按钮。"他为检视作好准备了。"

"房间？"一个深沉的声音问道。

"他在1-9-5-1房。"

"时间同步？"

"2分钟内。"

"异常情况？"

"没有.....只是做了扫描。正如我所报告的。"

"你先过去，放开他。我们5分钟后下来。"

萨乌利欧在控制面板上按下了一个键。"放开候选人。"

萨乌利欧转回到候选人的特写视野，然后缩小了画面。人工合成的纹身总是让他想起头脑笨拙的身体，纹身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象征着他们种族所憎恶的东西。

他观看着这个候选人坐起身来，仔细检查着他那全新的且强壮的身体。萨乌利欧纳闷着，要是在一个人类身体里醒来，会是怎样一种古怪的感觉。我宁愿死掉算了，他向自己保证道。

* * * *

470

胡格里托德爬出转移舱，细细考察着房间那圆形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还有那无处不在的金色所勾勒出的房间里的每一条线。地板图案是三角形联锁，从单一的金色等边三角形发散进了无序中。仿佛完美地描绘出了从秩序转变到混乱——或者从混乱转变到秩序的过程，这依赖你从那个角度看待它。

身体上和情感上他都感觉到美妙之极——强健结实且充满了权能感。事实上，他从未感觉到这么好过，可是，在这极度愉悦的心情背后，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外星世界的局外人，这个世界会因他的任何一点错误碾碎掉自己。那只盘旋的眼睛已经撤离到了某个看不到的地方，在环视房间时，他逐渐强烈地意识到，这里没有门。

"你.....好？"胡格里托德费力地说道。"这儿.....有.....人吗？"

他将生疏的双手放在墙上，摸到的那种物质让他想起了雪花石膏。这种感觉细微到令人惊讶。尽管看起来是平滑的，几乎像玻璃般光滑，可是触摸之下，他却能感知到各种纹理和细微的脊突。细看之下，甚至能看到那些脊突在波动，一遍遍地重复着某种图案。他知道，自己的人类感官仅仅只能看到雪花石膏，感觉到平滑而已，于是他开始理解了多瑞安所说的诱惑。

墙的表面部分地映出了他新身体的模样，他盯着自己这模糊的映像，琢磨着自己现在是哪一类生物。他的心智被彻底吸引在了这映像里，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转过身去看到了一个外貌强壮的生物，而他假定这个生物看起来应该就像自己。对方有着明显的嘴巴，以及蜥蜴般转动的大眼睛。他的身体尺寸，多半得有7英尺高，而其体格则让胡格里托德想起了角斗士。

"我是咖欧汉波,"这个生物说道，"你可以将我视为你的接待者。欢迎来到我们的

世界。"

胡格里托德缓慢地张着嘴道。"我.....是.....胡格里托德.....我....."

"你需要花些时间来获得说话的技巧，"咖欧汉波道，"但不久它就会恢复得足够好的，我向你保证。"

471

咖欧汉波围着胡格里托德绕行着，以一种傲慢的姿态评估着他。"你是卡诺门的助手？"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然后费劲地说道。"我.....是.....他的助手。"

"那你是高级会员？"

"是。"

"卡诺门为什么会派你来？"

胡格里托德在心智里能够很轻易地形成文字，但他的嘴却难以去控制，仿佛舌头和声带无法同步了。"我.....是自己.....来的。"

咖欧汉波的眼睛立即旋转向了天花板。"你自己来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来体验.....你们的世界。"

"我们对探险家没有兴趣。你会被立即送返回去。"

咖欧汉波向一台隐藏的摄像机作了个手势，然后一个门道从墙里显现了出来，从那里能看到一个走廊。另一个生物，甚至比咖欧汉波还要高，进入了房间，站在门边上。

"等等，"胡格里托德道。"我来这儿.....并不只是.....为了探索。我是来寻求.....你们的忠告。"

"关于哪方面？"咖欧汉波问着转过身来，评估着胡格里托德。

"多尔曼预言。"

咖欧汉波走到胡格里托德跟前，仔细地注视着他。尽管感觉到了咖欧汉波那更巨大的临在性所带来的胁迫感，但胡格里托德，还是借着有意识的努力，站定在了地面上。

"你知道神谕？"咖欧汉波问。

"是。"

"你接入过它？"

"是。"

"你和它说过话？"

"是"

472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保持着无解，连神谕都无法回答？"

"你们种族.....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咖欧汉波往上看了看，然后转回来凝视着胡格里托德道。"卡诺门对你谈到了我们的事？"

"没有。"

"那么，是你意外撞见了我们的网关门，偶然学会了如何操作它？"

"是另一个神父帮助了我。"

"多瑞安?"

"是。"

"我明白了。"咖欧汉波停顿了一会儿。

"告诉我，胡格里托德，你到底对多尔曼预言有着怎样的兴趣，会让你冒着生命危险来了解它？"

"我告诉你了.....我想知道你们在其中的角色。"

"我们就到此为止。你只是个不守规矩的助手，旅行这么远来浪费我们的时间。
"咖欧汉波再次看向上方。"萨乌利欧，请将胡格里托德带回Rasaform。"

"抱歉，你这趟旅程毫无价值，"咖欧汉波直视着胡格里托德的眼睛说道。接着走向门口，向警卫点了点头。

胡格里托德走上前去，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焦虑感压倒了自己。"我带有国王之星，"他说道。

* * * *

昂梅欧的手指在面前的全息影像中滑动着。他是阿努那奇人的国王安纽的长子。按常规，接下来将是昂梅欧来领导他们的种族。他的父亲通过基因改造而设计出了他们对其他种族的支配关系，只是为着唯一的目的，去扩张阿努那奇人作为已知宇宙阿尔法种族的势力。（译注：阿尔法，第一，开端，起点）

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从他父亲这方面来讲，就是泛银河系的哲学性夸大。这个权力的中心是一种学说，即，阿努那奇人是其附庸人类种族的诸神。无论是居住于时空世界的任何形式的人类中，上帝这个概念都被通过基因改造而设计进了他们的身体和心智里。在银河系的那些有感知能力的文明里，阿努那奇人被称为了很多的名字，但是他们很少被看到，并且从未被真正弄清楚过。他的父亲就喜欢这样子。

昂梅欧注意到一个候选人从地球抵达了人工合成实验室。他常常喜欢观测检视作业，因为那常会为他提供人类那发展中天性的洞见，关于特定文明、种族，或者在某些例子里，则是整个人类物种的。这种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为用以控制该物种的信息，提供一种丰富的来源。自出生以来，他已经观测了89个个体的检视作业，并且还通过记录研究了另外2074人。

他和卡诺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以防御地球上连续的背叛。一旦置于阿努那奇人的文明里，只有非常少量的行星，曾经意识到自己是身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就算意识到了，阿努那奇人也几乎总是成功维持住了这种控制和监管。

无论如何，存在着一个预言，让昂梅欧及其父亲安纽，都非常不安。地球上的人类种族受到了未来自己的探访，在这探访中，7个神谕被建造在了这个行星上。它们是未来人类的代言人，而未来人类在宇宙间则被知晓为造翼者（Wingmakers）。这些神谕容许造翼者（Wingmakers）向年幼的自己诉说，协助他们设法成功地解放出了分裂之外，变成一个整体、平等、一体的种族。

474

昂梅欧观看着候选人回答检视员的问题。他很喜欢咖欧汉波的运作方式——直接而高效。正当他觉得这个候选人该被遣返时，他听到了那个让他等了数百年的编

码：国王之星。

昂梅欧快速转到全息影像，重放了这个片段。仔细地观察着胡格里托德的眼睛。
"让我们看看，你是否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人。我们就来看看，"昂梅欧低语道。

他的手指碰了下按钮。等待期间，一只3英寸长的弯曲指甲，优雅地围着按钮绕着圈。

"收到，殿下，"萨乌利欧说道。"我能如何为你服务？"

"将胡格里托德带到我的住处。（另外，）我想看看变调到我们频率时的网关门扫描图，还有他抵达前的图像。"

"明白，殿下。我这就去完成。"

昂梅欧作了个决定，等一等再告诉父亲，这个地球来的新候选人的事。阻截这些来自未来的敌人——造翼者（Wingmakers）——这类挑战，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任务，是安纽最为享受的事情，不过，昂梅欧想将这个任务留给自己。这会成为他通向王权，成为所辖宇宙之上帝的名片。这是他的天命，就恰如他父亲所预言的那样。

* * * *

胡格里托德凝视着。优雅的金色墙壁映出的那镜面般的映像，让他入了迷。凝滞在一种令他出神的爆发性专注中，他望着自己的新身体，琢磨着呆在里面，自己变成了哪一类生物。此刻他正等待于一个奢华的等候室里，隔壁的办公室则住在这个世界的王子，也是他将要见到的人。咖欧汉波一直陪伴着他，但在几分钟前进入办公室后，他就一直没回来。

胡格里托德纳闷着，如果自己走出去，漫游于这个世界的街道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感觉，除了自己的纹身外，他应该会非常地融洽，尽管到目前为止，他比

遇到的所有人都小了许多。他无法理解，一个种族怎能创造出如此的科技，去搜集来其他世界的人，置进一具身体。这就如同上帝，他疑惑着，如果他们就是多瑞安暗示过的冷酷诸神，我们怎么可能战胜他们？

墙的一个区域——一扇门大小的区域——虚化消失了，咖欧汉波走了出来。"随我来，"他以那强有力的胳膊示意道。

胡格里托德照做着，走进了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巨大的窗户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个办公室俯瞰着一个美丽的蓝绿色小海湾，岸边修建着一些金色的塔，闪耀在土黄色天空那渐渐暗下来的微光里。

他即刻感知到了一种受到监视的感觉——强大且无情。胡格里托德放眼寻找着来源，看到一把大椅子上坐着一个存在，身高9英尺，皮肤墨绿，仪态威严，一双金色的尖锐眼睛注视着自己，带有一种掠夺性的兴趣。他身着带金边的白色制服，右肩上有个古怪的肩章。看着这个生物，胡格里托德感觉了自己的脆弱，一个想法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智中，或许自己永远也回不去地球了。

咖欧汉波鞠着躬，慢慢退行出去。"如果你需要我，殿下，我就在外面。"

墙合起来，胡格里托德跟这位新询问者单独待在了一起。

"走近些，坐下来，"昂梅欧指着一把红色软垫的镀金椅子道。

"你是一位冒险进入这个世界的勇士。知道我是谁吗？"

"是的.....咖欧汉波告诉我了。"

"他告诉了你什么？"

476

胡格里托德坐下来，盯着一扇窗户，来设法避免眼睛的直接接触。"他说你是昂

梅欧,阿努那奇人的王子。"

"是,这是事实,这是我在我的世界里被知晓的方式,但我问你的问题是,你知道我在你们世界是谁吗?"

观察昂梅欧的说话与停顿,是一种非常奇异的体验,胡格里托德的全身都颤抖不已,与此同时,这个句子剩余的部分完成在了他头脑里:.....在你的世界不是被说出来的,而是以通灵的方式被传递的。

胡格里托德在椅子上不自在地移动着,设法恢复着自己的镇静。"我甚至不知道你在我们世界是否被人知晓,但或许是我学习地不够。"

伽欧汉波关于说话技巧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胡格里托德发现表达心智里的想法更加容易了。

"你大概会同意吧,你们行星上很少有人没有听过上帝之子吧?"昂梅欧说。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你是说你的父亲是上帝?"

昂梅欧站起身来,走向窗户所在的那面墙。"你看到的——你自以为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山、树、水、建筑、和生命的世界,但仅仅以一个念头,我就能改变这片景象。看好了。"

立即,外面的场景变成了一片新景象,无限且柔滑的黑暗,棋布着各式的星系螺旋和恒星银光。"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做出这样的事?"

胡格里托德站起身走到窗户旁,迟疑地触摸着窗户玻璃,仿佛是在害怕自己会跌进那深渊里。"太让人惊讶了。这儿是天堂?"

"不,"昂梅欧回答。"这里是我们的世界,诸神的世界。天堂是一个属于人类的,至少是那些好人的世界。我们是完全分隔开的,完全不同的。诸神有无法想出

的力量和能力。人类则有着我们——你们的诸神——难以想象的缺陷和弱点。"

接着是一段长长的静默，昂梅欧则凝望进了太空里。他很吃惊，胡格里托德是如此不爱说话。其他候选人在他的临在性里都难以控制住自己的舌头，询问的问题会涉及关于他的神性及力量的任何可能的细节。

477

在房间的中央有一道金色的光柱，直径约有9英尺。昂梅欧走了进去，示意胡格里托德加入自己。"你会喜欢这个的，别害怕。"

胡格里托德走进了光柱，感觉到了一种即刻的温暖，以及一种狂喜、连接、清明，特别是一种结盟的感觉——成为某个强大结合体的一部分的感觉。

"无论关于我们，你从你的朋友多瑞安那儿听说过什么，但是，我们并非不太友善的或漠不关心的诸神。我的父亲及我本人都深爱着人类，照看着人类，滋养着人类的命运，将人类吸引向这种光，它是属于我们的光。"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昂梅欧问道。

胡格里托德感觉到无法计量的美好，在一个人能感觉的每一个方面，安康、希望、喜悦、甚至极乐。胡格里托德对昂梅欧的问题只是点了点头，闭上眼来彻底地吸收着全部的体验，从而调音于了一种希望其永不结束的魔力。

感觉上大概过了10分钟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看到昂梅欧已静静地回到了椅子上，显然是在等他。

"走出光柱一会儿，"昂梅欧说。"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胡格里托德很不情愿地从光柱里走出来，而在光柱里面，一个美丽的3维物体开始显现出来，一个下指的巨大三角形，其底部相交于一个上指的小三角形。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国王之星——一个我们施放在你后背的荣耀之物，就在双肩之间的背心处，正是我们通过改造基因而设计它出现在了那个特定位置。"

"你们将它放到了我身上？怎么放的？"

"我们没有将它放在你身上，我们将其编码在了你内里，或者更准确地讲，编码进了超过400代之前的你的祖先内里。"

"怎么做到的？"

"我担心就算告诉了你，你对我的解释也无法理解一个字，所以我不会浪费时间。对你而言，重要的是理解，你是我们使命在地球上的真正候选人。你是我们选中的那个人。"

"这意味着什么？我被选中来做什么？"

昂梅欧再次指向光柱，那个符号溶化了。"你在这光里体验到了什么？"

胡格里托德立即被一百个描绘体验的词汇充满了，但是最后他只选中了一个。"极乐。"

"那当你走出光柱后呢，还保持在极乐中吗？"

"不.....事实上并没有，"胡格里托德答道，仿佛他并未察觉到这种感觉已经消失，还是昂梅欧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想让你将这种光带给全体人类。"

"但你们是诸神，无疑地，没有我的帮助，你们就能将这光带给人类。"

"那就需要我们化身为人类，而这件事是我们不会做的。你已经体验了我们的方

式，如何将选中之人带到我们世界，如何激活他们在化身进的那个行星上的灵性事业。每个人都将找到我们的网关门，因为那就被编码在了他们的内里。对抗我们的召唤是根本不可能的。"

"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

"自从我们选择在地球上培育人类生命以来，已经有数百人了。但是你，你是非常特别的候选人。你将终结那些帷幕，正是它们一直遮蔽着我们的真相，并让我们无法揭示出我们的真正之所是。你会将这种光带给整个人类，我们会使你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仪器去达成改变。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哪一类改变？"

"卡诺门老了，不久就会死去。你是唯一得到了我们同意，去抓起教会缰绳，实施改革的那个会员。这是你的命运，因为你的身上有着我们的印记。如果你拒绝了这条道路，你将无路可走。这就是我们设计你的方式。"

479

"我将无路可走，是什么意思？"

"你见到过吗，金匠拿到一枚主人不再用的美丽金戒指，融化成一坨没有形状的金子？"

"我知道，"胡格里托德答道，完全明白了昂梅欧的用意。"你是在威胁杀死我。"

"不，我只是在解释你是如何被设计的。如果无法做到你被设计去做的事情，你会杀死你自己。对于有着被选中使命的所有人类来讲，这都是真实的。他们会寻求某种方式去毁灭自己——一些人为其自杀编造出了聪明的伪装，但在我们眼里，我们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本质上，你也会这样.....直到你最后一口呼吸。"

胡格里托德能感知到，他的头部有一种源于未知力量的紧扣。他想要返回到仅仅几步外的光柱里，忘记这场对话的重力。

"你知道这光是多么的诱人，"昂梅欧道。"你能成为它的负载者，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将它带给人类。"

"什么方式？"

"人类被锁在一个盒子——一种具有界限的无限性里。他们听从着他们的神谕、大师、老师，并盲目地模仿着。你必须以我们提供的东西取代这些，将人类解放出较低心智的符咒。一旦这被完成，我们就能将这种光带往你们的世界。当人类知道了诸神是谁的真正真相，他们将会生活在极乐的光里、以及我们那爱的光里。"

昂梅欧微笑着，但胡格里托德感觉到了一种面具的伪装。

"钻石的光芒有着某种的魔力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the radiance of a diamond，"昂梅欧道。"尤其是对比于普通石头的鲁钝时。你不希望成为普通的石头吧，胡格里托德。因为如果这么想的话，你会一千次地去找死。加入我们吧。"

昂梅欧手指向那道光柱。"去吧，感觉这光，想象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同样的光。想象它会如何地改变了你们的世界；你的世界会如何得变成有秩序、和谐、而成为诸神控制下的单一群体。难道这不就是你们大师们所展望的吗？"

480

胡格里托德走进了光柱，闭上眼睛站立着，感觉到了一种永恒炼金药的极乐。这是一种校准和结盟的感觉，感觉结盟于了一种超级的智能，明白自己能够放松在这智能里，容许它引导自己，降临到自己身上，代替自己来生活be him，live for him。这是圆满的、彻底令人满足的。这就是臣服的本质。

几分钟后，他走出光柱，睁开了眼睛。"我要如何将这光带到地球？"

昂梅欧因这个问题而笑了。"每个事物都有一个中心，甚至光，甚至诸神，也莫能其外。我们一直等待着，被再次介绍给你们行星上的我们那些创造物。我们一直在吸引着你们——我们的创造物——来到我们的中心，以便将你们完善成地球的管理员，以及遥远未来的其他行星的潜在管理员。"

"在我们的世界，有一个说法：谁控制了中心，谁就控制了整体。这光就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想让它也成为整个人类的中心。你会将我们的光带给地球及其人民，但并不像这道光柱，因为它对你们的人类身体而言太过强烈了——它会毁掉你们。"

"那什么东西才能替代这种光？"胡格里托德问。

"地球上的一个新的中心必须被创造出来。"

"我不懂。"

"教会就是那个中心。它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该力量是这种光得以进入你们世界的基础。我们将逐渐地将这种光带入你们的世界，在你们的人类身体逐渐适应它力量的同时，逐渐增加光的强度。我们会通过你来做这件事。你就是领导这场变革的人，你需要立即取代卡诺门。这是你使命的一部分。"

"取代他？"

"别假装得天真无邪。你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你是新的大神父。我们已经选择了你。"

"我不可能就这么取代卡诺门，"胡格里托德答道，"并赢得教会领导层的支持。我的会员同僚们不会接受我。在他们眼里，其他的人才应该得到这个位置。"

柱里，一种即刻的赋能感和连接感流过了他。

"你将被授予力量，"昂梅欧说。"这些力量会清楚地解释，你就是我们挑选的那个人。当卡诺门看到你的这些力量时，他甚或会自动退避到一旁。他会明白，你一直处于我们的临在里。如果他选择贪恋权力，你就必须让他离开。我们只会给你10个地球日去完成这场变革，之后我们将从你的身上撤离，你的任务将化作尘土，你将变得如同普通石头——鲁钝而毫无生气。"

"我将拥有怎样的力量，能如此显著得让会员们支持我成为大神父？"

"我们无法确切地说明，我们的力量是如何灌注进你的物质身体的，当然，在回到地球后，你就会发现它们。但它们会被揭示出来，因为你是我们选中的人，当你站在我们的光里时，甚至现在，在你站在我们的光里时，我们都已经在为着我们的使命而激活你了。闭上眼睛。"

昂梅欧走到了一旁，光柱变换着颜色和编码图案，几何符号涌过光柱，渗入了胡格里托德的身体和心智。他感觉到平和感压倒了自己，有一会儿几乎失去了意识，但这个时候它却停止了，他感知到一种强烈的权力潮涌进入了自己。就像一个烙印被打到了他的身上——一个人类很长时间以来都不曾见过的权力烙印。

昂梅欧将胡格里托德从光里拉了出来，一只手臂搂过他的双肩，一同向办公室远端的墙壁走去。当他们接近时，一个门道显现了出来。"你要用10天时间去了解如何运作网关门。不要告诉多瑞安这些，因为他并不被诸神所信任。他是神谕的走卒，仅此而已，这使得他成为了我们世界的敌人。让他通过网关门来见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去以我们的方式强化他，但他并非候选人，绝不应被完全地信任。懂吗？"

482

胡格里托德点着头，却无法以话语来宣示自己的同意。他的心智被一种临在性淹没、吞噬掉了，那是一种拥抱着他之命运的诱人光亮。他意外地感觉到精疲力竭了。

"5天后回来见我们，并报告你的进展，"昂梅欧说。"不让你的诸神失望。"

他们进入了等候室，咖欧汉波向昂梅欧鞠着躬。

"将我们的朋友完完整整地送回去，"昂梅欧说完就走回了他的办公室。

胡格里托德跟随咖欧汉波走进了长廊，在走廊通至的房间里，一台自动穿梭器正等待着将他们送回人工合成实验室。咖欧汉波沉默地大步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看一眼胡格里托德，这个人似乎是一个失去了自身真相的人。咖欧汉波为这个人类感到悲哀，他不得不回到他那微小的身体和世界里，跟那些原始人进行斗争，那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诸神是谁、在哪儿、是如何生活的。

* * * *

483

第六十二章：黑暗的后裔（也可译：隐秘的效应）

卡米尔已经步行超过2小时了，却一直不知身在何处。他彻底迷了路，看不到任何的路径人迹。听到了附近的水流低语，他循着潺潺的水声而去。这条水溪宽约15英尺，他滑下陡直的河堤，跌跌撞撞地差点冲进了温和的水里。他需要水来饮用和洗澡。在大口喝水之前，他放下了拿自洗衣房的制服，脱去了自己的破烂衣服。

夜晚的空气很凉，而水甚至还更冷。他蹚进溪水里，找到个深约4英尺的坑洼处，没下身去。清洗去身上的污垢和血迹感觉非常的好。他从河底抓起一些沙砾用力擦洗着。洗完后，他检查了一下双腿，确认所有的伤口都已痊愈，只留下了许些疤痕。

卡米尔记起了他在医生办公室听到的一个，敦促他去找西蒙的声音。他穿上新制服，将旧的埋进在堤岸沙地上挖出的浅坑里。卡米尔知道，自己理应非常疲惫了，可他的能量却非常之强，加上洗澡让他有些冷，所以他决定再次奔跑起来，以增加与追捕者之间的距离，希望自己能被他们彻底忘记。

* * * *

多瑞安半睡半醒间，突然听到了胡格里托德透不过气来的声音。在他离去后，网关门已经持续运转着了15分钟，然后他又突然恢复了意识，因为呼吸不畅，而在多瑞安的旁边咳嗽和喘息起来。

484

多瑞安跳起身来去帮助他，同时关闭了网关门。"你还好吧，我的朋友？"

胡格里托德点点头，继续咳着嗽。多瑞安拿起一只水壶，喂食给胡格里托德，可他咳得如此厉害，止都止不住，更别说喝水。

"我好晕....."

"使用网关门的副作用，"多瑞安向他保证道。"给自己点时间。很高兴看到你完成了这趟旅程。"

"我离开多久了？"

"大约15分钟。"

胡格里托德终于控制住咳嗽了一段时间，足够长得快速地喝了一大口水，但马上又咳了起来。

"还有其他副作用，是你忘记警告的吗？"

多瑞安微笑道。"你可能有几天会无法睡好，而且你的时间感，会感觉到有些古怪地错置了。"

胡格里托德猛烈地咳着，眼睛里呛出了泪光，尝试着在多瑞安的帮助下坐起身来。

"再喝些水，"多瑞安坚持道，"然后试着站起来。你最好四下走走，以便重新获得对这个身体的感觉。"

胡格里托德又喝了些水，在多瑞安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多瑞安第一次得以退开身去，注视胡格里托德，而感知到了对方身上的某种新的临在性。他弯下身去拾起蜡烛来，熄灭了它。

"你干嘛？"胡格里托德在黢黑的房间里问道。"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多瑞安没有回答，不过，胡格里托德觉得自己听到了一声倒抽冷气的声音。

* * * *

485

第六十三章：永恒的触碰

玛雅惊醒过来，感觉到自己听到了一些动静，或许是细枝折断的咔嚓声，要不就是微弱篝火发出的噼啪声。她慢慢坐起身来，四下张望，扫视着笼罩于黑暗伪装里的森林。她望了眼西蒙，他正靠着树干舒服地睡着。

她以身体的每个细胞倾听着，听到了一种细微的拖步声，出现在右侧外20英尺处。遭遇蛇的经历使她变得心神不宁，自从那晚之后，她睡觉时就总是带着担心。营地的四周环侍着白松和茂密的灌木丛，这阻碍了她去看到超过10英尺外的周边地带。

这时，她听到一个轻轻的人声，如同献给创造者的颂歌，这是一首她从青春期就盼望着听到的歌曲。"如果身为男人，我有什么缺点，那就是我不懂，袒露我的心声，可我带了一朵，美丽花朵给你，让它为我诉说，诉说我的衷情。"

"噢，卡米尔，是你吗？"玛雅惊呼着跳起身来，向那个听见的声音奔去。2人毫

无保留地彼此拥抱在茂密的灌木丛里，丛生的叶子触碰着他们，仿佛是将他们捧在了森林的手心。

"我好想你，"卡米尔说道。

玛雅往后退了退，打量了他一番，然后携起手来，将他拉进了营地。"我必须好好看看你，"玛雅道。"你真地没事吗？真地是你吗？"

卡米尔笑了起来，熠熠生辉的眼睛，是玛雅之前所未见过的。

在这喧闹声里，西蒙被从睡梦中吵醒，揉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最终，他还是将事情拼接在一起，而笑了起来，他对卡米尔点着头道。"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486

"我一直奔跑着，然后闻到了你们营地的木火烟。"

"奔跑？"玛雅担心地问道。"你的腿怎么能够跑动？"

"更重要的是，你奔跑着是为了躲避什么？"西蒙问道。"我们需要马上收拾东西了吗？"

卡米尔摇着头转向西蒙。"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将它解释清楚，"卡米尔说道，"但就算有谁在追我，也被抛得远远的了，我甚至都怀疑他们是否能追踪到我。"

卡米尔抱着玛雅，愉快地亲吻着她。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支黄色星草花，递给了她。"不好意思，有些压坏了，它来得有些迟了overdue。"

玛雅依然处在震惊下的迟缓状态，努力消化着卡米尔这新获得的健康、自由、能量和临在性。这种转变如此地极端——如此地不同于她的原有印象——她的一部分疑惑着这个卡米尔是否是真的。她试着将这些调和于神谕告知的卡米尔的情况，

甚至怀疑着他的道路会远离开自己的道路。或许他身为伟大入口的使命会拆散他们，因为这个使命会吞噬掉他。

卡米尔的双手捧起玛雅的脸蛋。"让我们走走去吧。"

玛雅，如同一个遵从父亲的年轻女孩，转向西蒙道。"你同意吗，西蒙？"

"当然可以，"西蒙说着无所谓地挥挥手，"带上我的祝福。我回去继续睡我的觉，不过，我希望明天早上得到完整的报告。拿个火把去吧，说不定你们需要个自己的火堆。"

他们携手着彼此，亲密地漫步于夜色、星光之下，刺柏、白松之间，玛雅则疑惑着这是否真是同一个卡米尔。他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

"你能告诉我，我是在做梦吗？"她问道。

"当然不是。"

"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

487

"你没有做梦，玛雅。我会告诉你，我记得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找个能够交谈的安静地方。"卡米尔举起手里的火把，如同擎着一支火炬。"这会派上大用场的。今晚有些冷。"

约摸走了5分钟，他们发现了一小片刚刚抽芽的白松林，卡米尔聚起一大堆松针和地衣，围拢到火把余火的周围，轻轻吹着气，升起了一个羞涩的火堆。

玛雅带着巨大的好奇注视着他。仿佛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他的真正之所是。"我和神谕交谈过，她提到了你。"

"我不知道神谕竟是个女孩，"卡米尔咧嘴笑着，加了些大树枝到徐徐燃起的火堆里。

"你不想知道她说了什么吗？"

卡米尔摇了摇头。"我想听到每一件事，但首先让我告诉你一些事。"

卡米尔从火堆旁坐了回来，玛雅靠过去离得更近了些。卡米尔说道："自从遇见了你，我就看到自己生命里的每一件事是怎样地发生着改变。如此多的改变，让我无法跟上，可是现在，我发现了一种方式，去走出我心中的门，步入这更大的世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上这样的扩展，可是在我未曾要求之前，它就这么到来了。"

卡米尔顿了顿，搜索着玛雅的眼睛。"我变得渐渐习惯了这些2周前甚至无法想象的情感。我一度坚称它们不存在。但此时此地的我，就正感觉着了这些.....情感，它们有着一千种的声音，但如果仔细聆听，它们全在告诉我同一件事情.....爱她。"

玛雅将食指放到了卡米尔唇上。"嘘。不需要翻译成话语。"她亲吻起他，2人向后倒去，如同藤与树缠绕在了一起，没有别的念头，没说一个字眼，他们聚合于温暖天鹅绒般的一体之身及一体性心智里。渐渐地交织进彼此中，如同2个神秘而迷人的世界熔融在了一起，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触摸都与那无有重量的灵魂相伴相随。

488

他们是钦定之人（译注：该词组大写时特指救世主基督）——他们是一体性的赞许与支持the one countenance（译注：也可以翻译成，他们合而是一张赞许的面孔），会将阴暗的人间渲染成了金色的大地，而在那里没有东西是被算计出来的。没有一丝羞涩的气息在盲目地压抑No breath of shame to blindly obey.他们缠绕进了彼此，直到没有了此彼。每一个事物都永无止境地环绕着那结合而生的独一，闪耀在那永无休止的运动里，爱人们已触及到了那个创造出"他们"的神圣伴侣。神圣伴侣掩藏得如此之深，如此稀于被发现。

* * * *

489

第六十四章：副作用

在网关门密室的黑暗中，胡格里托德，越发感觉到了不安。"你干嘛不回答我？"

"从发现了自己那看到活体生物能量场的天赋以来，"多瑞安解释道，"我就从未见过没有能量场的生物。"

"你是什么意思？"胡格里托德问。

"你没有能量场，"多瑞安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低声说道。

他划燃火柴，蜡烛亮了起来，依然在他的手里，感觉非常的温暖，也将金色灌注到了石雕墙壁上。

"大概你失去这天赋了，"胡格里托德说道。

"不，我能看到自己的.....你已经被改变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胡格里托德，假装着头晕，坐回到了地上。"我受到一个叫做咖欧汉波的生物的盘问。他遣返了我，因为我毫无价值.....我相信他的原话是，你只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助手，旅行了这么远路程来浪费我们的时间。"

胡格里托德咳了几下，然后因着这回忆而笑起来。

"你提到国王之星了吗？"多瑞安问道，脸上显露出惊恐的神情。

胡格里托德摇了摇头。"我根本没有机会说。"

"这就坏了.....非常地糟糕，"多瑞安低语着，陷在了恐惧中。"你需要返回去，解释你带有国王之星。那会改变他们的反应的，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回去，多瑞安，"胡格里托德答道，眼神严厉而坚定。"他们要你回去，而不是我。"

"他们要我回去？他们提到了我的名字？"

胡格里托德点了点头，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490

"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会失去了你的能量场.....这太奇怪了....."

"或许只是暂时性的。另一个副作用罢了。我并不担心。"

多瑞安走到胡格里托德跟前，感觉了下他的额头，然后抓起他手腕，感觉了下脉搏。"嗯，至少你还有脉搏。或许你是对的。或许这只是一种副作用，不久就会恢复的。"

"可冷酷诸神为什么会要我回去？"

"或许他们感觉到，比起我给他们的感觉，你才是更有能力的同盟者。"

"我不是同盟者，我也并不更有能力。你可是带有国王之星啊。"

胡格里托德继续咳着嗽，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着。"我需要回到我的房间去，"他在咳嗽的间隙说道。"我感觉不太好。"

多瑞安伸来一只手，帮助他站了起来。"我来扶你上楼梯。"

"在你休息的时候，"多瑞安说，"我会思考我们的下一步。我可不认为自己想要回去。"

多瑞安帮助胡格里托德上了楼梯，整个过程中，他都琢磨着，是否该相信胡格里托德的解释。一切都如此的奇怪。他摇摆不定的体重、咳嗽、没了能量场、被冷酷诸神遣返.....全都如此奇怪。或许我是错了，多瑞安想着。或许我才是他们想要的人。

* * * *

卡米尔正寻找着浆果。清晨的阳光稀疏而微弱，可是随着每一刻的流逝，花儿们都在开放。他弯下身时，突然感觉到一个影子掠过了自己。抬头望去，看到一些乌鸦飞过树冠，发出呱呱的叫声，就如同邪恶的小号。玛雅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他无法记起具体的位置。有些奇怪的是，她的不在，却让他觉到宽慰，因为他感觉到了某种预兆。他的勇气正惊声尖叫着，感觉到了一双暴烈的眼睛瞪视着自己，却无法感知到来自哪里。他呼喊玛雅，来作为警报，可声音却是空空的，使得他只能窒息于挫败感里。

491

身边的每一个东西都慢了下来。完美的静止变得越发地沉重，直至每一个事物都俘获在了它的掌控里。一切都像存在于一张无有边界的照片中。这时，他听到了枪支就位的咔嚓声，还没来得及转身，就感觉到了后背上的尖锐刺痛，as lead exploded through him，俯身倒下，跌落到地面上。

他费力地抬起头，只看到某个神秘存在的双脚，在自己的前面蹲下来。"是时候回去了。你在这个世界的工作完成了，现在，另一个世界正在召唤你。"

卡米尔挣扎着想要说话，血却一下子涌出了他的嘴巴，不过，他的思维还非常的清晰。"为什么我必须离开？我就渴望着唯一的事情，和玛雅在一起。"

那个有着奇异光芒的存在，哀伤地端详着卡米尔。"你所修复的那个入口，就如

同一座横跨不同维度的桥梁。这个世界的桥墩已经就绪，但存在于那些神秘空间的另一侧桥墩，却还等待着被变成现实。除非你去到那边，否则，你的灵魂不会散发出相关的知识。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但并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那玛雅了？"卡米尔以一个郑重的念头问道。

"玛雅会处于我们保护之下，就如一直以来的那样。"

"这是你对我的承诺吗？"通过聚合起翱翔于内在的每一个永恒片段，卡米尔召唤起了他内里的所有可得的力量，送出了这个念头。

那个光的存在站起身来。"你得到我的承诺了。"

卡米尔十分地熟悉这个光的存在，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名字、形式、或身份去界定出他。

"直到他最后一口甜蜜气息？承诺我。"卡米尔再次要求道。带着这些最后的念头，他滑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不断地深入进那里，仿佛是在塑造着道路去通往那盘旋于最高天之上的那点星火。as if sculpting his way to the spark that hovers above the last sky.

卡米尔，眼睛眨动着睁了开来。玛雅躺在他身旁，一只手支着头正端详着他。

492

"做梦了，"她柔柔地说道，体贴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卡米尔坐起身来，突然紧紧地抓住了玛雅的胳膊。

"出什么事了？"她问道。

卡米尔保持着沉默，回忆着那个梦，两眼茫然地凝望着森林深处，如同一个，

命运由其他世界的双手所绘制的人。

"做噩梦了？"玛雅问着坐起身来，面向着他。"你看起来就像见到了幽灵。"

卡米尔眼睛充满了泪水，全部的记忆都渗入了他的心脏。他将玛雅拉向自己，紧紧拥起。

"没事的，卡米尔。只是一个梦。我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我承诺。我爱你。"

卡米尔感觉，就仿佛一个魔鬼俘获了自己的灵魂，将之拖进了它深深的巢穴中。他能做的全部，就只有紧紧地抱住玛雅，不过他明白，牺牲是必须的。"我很好。我猜是个噩梦吧....."

卡米尔看了看周围。"西蒙那边有什么情况？"

"没，"玛雅答道。"我能离开会儿去洗个囫囵澡吗？我知道离这儿不远有条小溪。"

"当然可以，我去为早餐找点食物，然后我们去西蒙的营地，叫醒他，一起吃东西。"

"然后就直接去神谕那儿，"玛雅微笑着道。"对吧？"

"直接去神谕那儿，"他快活地重复着玛雅的话。"你先走，我负责熄灭火堆，然后为我们找些食物。15分钟后到这里会合。好吗？"

"我比较偏爱蘑菇煎蛋，"玛雅羞涩地咧嘴笑道。

"我来看看能找到些什么，"卡米尔回答着站起身，帮助玛雅站起来，紧紧地抱住她。他想让玛雅跟自己呆在一起；不愿她须臾地离开自己的视线。他想要跟着她

去，可是，他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东西能够扰乱undo他的灵魂所洒下的灿烂光芒。甚至所爱之人那环抱的臂膀，苗条的身形，肌体紧贴时强劲的脉动，都无法挽救他。他的身体无依无靠地独自战栗着。

* * * *

493

这是个大清早，索斯曼和牟西来到一条小溪旁，为水壶装灌新鲜饮水，再以凉水将脸浸透，希望能保持自己的清醒。

牟西指着20英尺外的下游处说道。“你看那些？那是些脚印。”

2个人快步爬到了那个地点。

“他就一个人，打着赤脚，就这些。”牟西用步枪指着脚印说。

“我敢打赌，这个婊子养的还洗了个澡。”

“好，瞧这里，”索斯曼从沙岸上挖出了一件破碎的制服。“他要么是裸体离开的，不然就是给自己找了件新制服。我们上路吧。”

* * * *

胡格里托德一整夜都没能入睡，但又丝毫不觉累。他愧疚于对多瑞安撒了谎，但别无选择，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被打扰地计算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而那正是他想要达成的全部。整整一晚上，他都完全在思索着一件事：那条路行得通？

多瑞安告知说，他没了能量场，可是现在，他的感觉却好极了。无论如何，他的某个小部分，某个平静的且日益变得听不到的部分，只想要逃走，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但是这毫无成功的可能。他的更大部分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完全相信昂梅欧的警告，一旦拒绝了自己的使命，他必定会死掉，他之所是

的一切，也全都会浪费掉。

他是独特而稀有的。他身负着国王之星。人类的诸神已经选中他来将他们的光带往地球。多瑞安怎么可能理解？卡诺门又怎么可能理解？他们迟早都是需要被处置的潜在障碍，不过，他一定会发现方法去将他们转变成同盟者的。如果他们和他一样热爱教会，又怎么可能拒绝呢？

他纳闷着自己的力量会是什么。诸神又会如何武装他，来证明他的世系和价值。在这一生里，他都从未梦想过荣耀或权力，可现在，它就在这里，在他自己的身体和心智里。他能感觉到它正在觉醒，如同高大巨人双眼里拓印出的清晨的光。他的内里上演着一场重聚。一些东西正在压倒他的怀疑、他的渺小、他对谦备行事的信仰。而他则深爱着这种压倒。

* * * *

495

第十四卷

第六十五章：gold to stone to light

玛雅脱下皱巴巴的衣裤，放在水里细细搓洗。她哼着小曲，因着发现了如此健康的卡米尔而开心不已。唯一让她担心的是，他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离开哨兵补给站的，也无法解释他的身体怎么会痊愈得这么快。感觉仿佛他一直隐瞒着什么，好像他是觉得她太过脆弱，无法去面对真相。

她在恋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发生并非她想象的那样，卡米尔没有受过她所期望那样的教育，但他有着某种永远无法被书本教授的东西。他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尽管他深陷于尘世，却依然是一个灵，被照射来压缩进了一个强壮有力而认知单纯的身体中。

清晨刚刚来临，空气里带着第一缕阳光的温暖，制造出了一层薄雾，笼罩着小溪及周围的堤岸。玛雅洗完了衣裤，尽可能地用力拧干。挂在那保护伞般伸向溪面

的低矮树枝上。

没入冰凉的水里，花费了她一些时间，但最终还是做到了。她后仰起头，弄湿着头发。虽然没有肥皂，但西蒙教过她如何用动物脂肪和木灰制造替代品。她一直都在用这种肥皂，配合上水溪里小颗粒的细沙。并不完美，但也运作得足够好了。

清晨十分的安静，不过还是能听到了远处的鸦啼，接二连三地打破了宁静。空气中飘散来微弱的松树香味，而她正忙着将身体擦洗干净。

这时，她听到了。一声步枪的枪响。一声回荡在远处——大概一百码外——的枪鸣。卡米尔！

496

她的心脏汹涌澎湃着，身体冲破了预备姿势bolted to a ready position，心智则思考着该做什么。她从树枝上抓起衣裤，笨拙地套上裤子，接着是鞋子。她的心智奔向着一千个方向。可能是西蒙，她想。或许是一个猎人厌烦了乌鸦。或许是一声警告的枪声。或许是一个意外。

她心脏中的某些东西感觉到了一种恐惧，如此地冰冷，让她好一会儿都无法动弹。终于，她撒腿跑了起来，手里还抓着衬衫。来到了枪响发生的大致区域后，她放慢脚步，观察、倾听着任何的迹象，接着便听到了一些说话声。她看到了左侧15英尺外的一些动静，止住了脚步。

玛雅闪到一棵树后，飞快地爬上去，以获得更好的视野来观察整个形势。下面传来一些不认识的声音，如果是他们开的枪，那无论她是多么想找到卡米尔和西蒙，都必须十分地小心了。她快速地爬到一个有利的位置，看到了2个男人——从制服上判断，应该是2个哨兵。他们正俯视着地面，扎刺着什么，可是却无法看到。她竭力地仔细地倾听。他们正嘲笑着什么。她觉得自己听到他们说道："别管他了。"

这2人正四下扫视着，玛雅死死地抓住树枝，身体紧贴着质感粗糙的树皮，强制自己保持住静止，唯有两道泪溪从眼里流了下来。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想要尖声

叫喊。她想要在回溯时间，改变这个清晨。她想要改变世界，除去它的枪支、仇恨、狭隘，伤害，可是她唯一能做的只有流泪，静静地，孤独地。

衬衫被压在了身下。她那精瘦、结实的后背依然湿漉漉的，水珠滚入到肩胛骨间的溪谷，如同小溪流进了脊柱上的这个水湾中。在那里，在后背的中心，晶莹白皙的肌肤上只有唯一的栖息者，一个胎记。2个不对称的三角形被锁定在一个拥抱里，就如同一只沙漏，空掉了的时间远远多过了受到掌控的。

497

* * * *

整整20多分钟，玛雅都停留在枝干上轻声哭泣着。几乎在她来到之后，2个哨兵就立即离去了，可是她还是害怕离开树子，看到卡米尔的尸体。

正穿着衬衫，她听到下方传来了沙沙的声音。玛雅害怕哨兵绕了一圈又返回来，所以一动不动地朝下望去。

西蒙表情严峻、眼神忧伤地抬头仰视着。"你可以下来了，孩子。他们已经走了。我已经跟踪了近一英里来确认的。"

玛雅依旧陷在震惊中，西蒙那令人宽慰的声音就是她需要听到的全部。她敏捷地爬下树来，一头扑进了西蒙怀里，如同小孩子跟父亲。西蒙搂着她静静站了几分钟，然后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是时候了，"他说道。

他们试探地走了过去，卡米尔尸体如同一座雕塑，脸埋在地上，静静地匍匐在那边，左手直直地伸出，仿佛正擎着火炬，这只手旁边的地面上，一些山莓散落在乱糟糟的泥土里。

西蒙在距离尸体10英尺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任玛雅独自地继续前行着。太阳终于升起来了，雾气正在散去，带来了更多的光。卡米尔的头发凌乱不堪，玛雅跪下身来，手指抚过他的发，摘下他头上的一片小叶子，仿佛它是一种亵渎。他的眼睛

闭合着，玛雅感觉他看起来非常的平和。

玛雅返回到西蒙身边，眼泪滚落下她的脸庞。"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根本就没有上帝，不然他又怎么会让卡米尔死在屠夫的手中！"

西蒙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着头。站立着、倾听着。非常清楚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是他能够提供的。流过玛雅的这些力量是原始的、神秘的、威力巨大的，西蒙知道，它们不可能被她或任何人所抑制住。

498

玛雅走回到卡米尔的身旁，真希望自己不曾在他的面前大声哭喊。"没有什么能够留着你.....哪怕是我。"她低声说道，话音刺破着肃静的声调和不规则的呼吸。"我突然如此的迷茫....."

玛雅啜泣着，西蒙走近来，抚着她的手臂。"我们应该回去找神谕了，不过，我们需要首先埋葬他。我会找到个能荣耀他的合适地方。我不会离开太远的。"

西蒙正要离开，玛雅转过身来，抓住了他的手，抬头凝视进了西蒙那大大的灰蓝色眼睛里。"我想跟你一起去。"

* * * *

499

第六十六章：门后的爪子

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丝的凉意，卡诺门在修道院的一个个院子间穿行。这时，他感觉到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转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前助手正急步走在身后约30英尺的地方。"啊，胡格里托德。你是在赶去见多瑞安和你的精灵朋友吗？"

胡格里托德不屑地笑着，赶上了停在卵石走道上的卡诺门。"你有时间吗，圣座？"
"

卡诺门的歪过头去，望向天空，仿佛正在通过太阳的位置判断着时间。"我只有一点点时间。国王及其随从会在2天后来到这里，所以，我相信你也想象得出，我非常得忙。你在想着什么？"

胡格里托德的身体凑近过去低声道。"地球上真地存在着7个神谕？"

卡诺门几乎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过还是竭力控制住了自己的反应，所以看上去就只是像被阳光晃到了。他用手指向路边，一根长凳静置在10英尺外一棵苹果树的树荫之下。"我需要歇歇我的腿，让我们坐到那边休息几分钟。"

2人坐到了长凳上，卡诺门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友善，他直直地望着前方，傲慢自大，略显疲惫，没有去看胡格里托德哪怕一眼。

"或许是真的，"卡诺门在长长的停顿后说道，"或许真地存在着更多的神谕，尽管我不知道是否有7个，但我知道一个，而这一个，马上地，就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的关切了。"

卡诺门愤怒地看向胡格里托德。"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如果想要摧毁它们，你会怎么做？"胡格里托德问道。

500

一些神父经过这里，向卡诺门鞠躬致敬，卡诺门则点着头作为回应。他的眼睛困惑地眯成了一条缝。"为什么你要问我这样的事？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吗？"胡格里托德固执地问道。

卡诺门知道，胡格里托德内在的一些东西改变了。他正作为一个同等的人而运作着——这是甚至托瑞姆都从来不敢的。卡诺门带着威胁的意图瞪视着胡格里托德。"你最好关心你自己的事，尽管它们也就那个样。神谕，那个真实的神谕，再也

不是我们的关切对象了，地球上或许存在着的其他神谕也同样不相干。设法去摧毁它们只会是一种对时间和精力浪费。我建议你去找多瑞安，继续你的每日作业。day's work"

卡诺门准备站起来，可身体却依旧坐着，仿佛瘫痪了一般。他注视着胡格里托德，充满了恐惧，试图说话，却无法发出一点声音。

胡格里托德站起身来，将自己置于卡诺门的前方，低头俯看着卡诺门。"神谕是对我们至高权力的威胁。你刚刚生动清晰地表明了你的态度。你惧怕它们，也缺乏智力才能去摧毁它们。我倒有个计划让它们安静下来，并将一种新的权力带给我们教会。你要么闪到一边去容许我来执行该计划，要么让我担任你的第二会员，并在我的指挥下去执行这个计划。选择在你。我将给你一分钟做出决定。"

卡诺门仿佛凝固在了原地。只有眼睛似乎还能够表现出动静，而这对眼睛正极端恐怖地看着胡格里托德。

胡格里托德能够看到自己的新力量正在取得控制权，如同一条巨蛇游向一只堵在无门房间的角落里的脆弱老鼠。他要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操纵，它自会伸向任何人并控制住他们，尤其是那些一直操纵他人的人。他们是他最易捕捉的猎物。卡诺门正是该理论的证据。

501

"你将神谕转让给了雷沃隆——为了什么？这样一来，你就能在独立状态的舒适中退休了？雷沃隆会用神谕对付我们的，以一些显然是你无法想象的方式。可是我却能想象出来。"

胡格里托德将手背在身后。"这是我们的秘密。如果你告诉任何人，如果你试图搞阴谋来对付我，我将确保你最后的日子只用一只手就能数完，而且在最后的日子，你会失掉全部的感官，一天一种。第6天则是你的诸神——阿努那奇人——的惩罚方式，那会将你的灵魂切割成无数的片段。"

胡格里托德后撤了几步，弯身到腰部的高度，直直地看进卡诺门的眼睛，无情地盯视着。“我得到你的同意了吗？”

卡诺门被从胡格里托德的控制下释放了出来，但他却听到这个问题咆哮于自己的头脑里，带着一种他从未感知过的权威。他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跟前的这个人再也不是真正的人类。国王之星，那个预言，正在他的眼前变成现实，他别无选择只有校准于它，对于这一点，他是完全明白的。他的一部分，无论是多么小的部分，甚至还渴望着这样。

卡诺门点了点头，声音又蹦了出来，因为他又恢复了说话的力量。“你得到我的同意了。我会任命你为第二会员，但你需要让光束会信服于你的价值。没有能明白无误地证明你……你的权威的东西，我是无法说服他们的。”

胡格里托德笑道。“单单你任命我为第二会员这个事实，就是他们需要的全部证明，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我，我会去料理他们的抗拒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胡格里托德撤步退行开去，微微点着头道。“我会留下你去忙活你那些准备工作。”

他停了会儿，然后又朝卡诺门走近了一步。“我期望这个公告能在今天结束之前发布。晚上7点集合光束会。让我们在天文台见。我比较喜欢那个房间。”

卡诺门坐在长凳上，看着这个最有权力的人毫不张扬地harmlessly走上了小路，就如同一个普普通通的神父。卡诺门用了几分钟来思考自己的选项，最后意识到，自己只有一个选择：跟从胡格里托德。突然间，死亡似乎离得遥远些了。

* * * *

黄昏的森林充满了一种阴郁。阴影变成了牧羊人，照管着渐渐变弱的光，直至其熄灭掉。易脆的枯叶散布在丝绒般的碧绿苔藓上，斑驳的尘土忍耐着了某种生物所留下的足迹。玛雅感觉，这个地方正反映着自己的心情，唯一的不符只是：萤火虫，它们就像银河的星屑，轻盈地飞行在树枝之间，以它们那天性的方式untaught激发着希望。

这天清晨埋葬了卡米尔后，在余下的时间里，玛雅和西蒙就这么默默地走向神谕，很高兴能不断扩大与杀死卡米尔的凶手之间的距离。西蒙找到了一个很棒的营地，并主动提出去准备他们贫乏的食物。玛雅想要独自呆着，于是决定寻找个地方，去聚合起自己情感和思绪。

她的身体麻木得没了知觉，心智则被卡米尔遇害所引发的无意义感占据着。渐渐变暗的森林里，一棵松树的树冠下，地雾升腾起来，宛如一顶斗篷。她能听到远方雷声的轰鸣，感觉一场雨会是个适合的伙伴，能够完满起自己的心境。四周那些伟岸的大树在光的最后叹息中绰绰影影，她就坐在最大的那棵松树之下，聆听着蟋蟀的叮咛，观看着萤火虫的飞舞，纳闷着这个世界为何会变得如此疯狂。

玛雅以双手猛砸着大地。"你为什么如此冷漠！"她吼道。"你怎么能对一个生命如此冷漠，漠然到容许他就这么死去？"

她的眼泪簌簌而下，感觉自己正被冷漠的上帝残忍地剪裁着。"我一生里都被告知，要信任你、信仰你、热爱你、献身于你，可现在，我才品尝到爱的滋味一天，你就，你就将他带走了....."

玛雅变得极度悲痛，不住地用拳头狠击着大地。"我恨你，上帝！我恨你！我恨你！"

504

透过泪眼朦胧的视野，她看着自己的世界回瞪着自己——平平淡淡、漠不关心，仿佛每一片叶、每一枚草、每一条枝、每一块石，都在渗出着冷漠。玛雅的身体静了下来，呼吸更加的平和，她躺倒在地上，仿佛活下去的意志都已消逝掉了。远处

的雷声再次传来，空气里感觉潮湿而憋闷。

听见脚步声在轻轻地接近，玛雅睁开眼来，看到了西蒙的高大身影和紫色长袍。他拿着什么，坐到了她的身旁。"我洗了下他的衬衣。不太干净It's not perfect，但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个值得保存的物件。"

玛雅坐起身来，背靠着树子。"谢谢你。"

西蒙感受着这个新环境。"你挑了个好地方。"

"事实上，我倒觉得是它挑中了我。"玛雅双臂抱着双腿，以两膝间的凹谷支撑着下巴。

"比起我选的那个，这里更适合做营地。"

"能让我拿着他的衬衣吗？"玛雅静静地问。

西蒙将卡米尔的衬衣递给了玛雅。"还是湿的，有些皱。"

玛雅接过衬衣，摊在双膝上，脸贴了上去。衣服是折叠着的，她从上面感觉到了一种宽慰感。"谢谢你洗了它，西蒙。"

西蒙点点头道。"你知道，在像这样的境遇里，感觉到愤恨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记得去宽恕.....宽恕每个人，包括上帝，在你感觉自己准备就绪之后。"

"我如何才能准备就绪呢？我感觉如此得愤怒、如此得失却了信心。我如何才能释放掉这种感觉呢？一个哨兵杀死了我的爱人，所以我恨这个哨兵，哨兵是为教会工作的，所以我恨教会，教会是为上帝工作的，所以我恨上帝。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全都负有责任。"

"那是被容许的。"

"什么是被容许的？"玛雅抬起了头来问道。

"卡米尔的死。是被容许的。"

"被上帝？被教会？被谁？谁容许了它？"

505

"我能给你的最好答案就是，卡米尔容许了它，不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也不是说因为那是由某种更高力量所预先决定的，只是因为他选择了你。"

玛雅看上去糊涂了。"你是说，他的死是因为我？"

西蒙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是希望自己能回溯时间，改变自己的用词。"玛雅，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那个将会保护我们的女人，你是那个将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女人。你是那个我一直等待着的女人，等待着你去连接起我们，等待着你来为我们所有准备就绪的人，清理出一条通往一体的道路。卡米尔，他更深的那个面向，清楚这一点。他是来这里服务于你的。他并不是伟大入口，他是那个开启大门去通向伟大入口的人。伟大入口就在你的内里，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它就正在你的子宫内聚合着它自己。"

玛雅的脸扭曲了起来。"你是说我怀孕了？"

西蒙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玛雅眼睛里带着泪光。"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就是知道，"西蒙正声道。"我无法解释我是如何知道的。"

"所以，那是一种直觉？"

"如果你喜欢那么称呼的话。那么是的，那是一种直觉。"

接着是一段长长的停顿，远方某处那轰鸣不绝的雷声不时地打断着蟋蟀的叮哼。

"西蒙？"

"恩。"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被期望，去连接起我们，去完成你提到所有那些事情，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就我？难道不该发生些转变，来给予我某些特别的力量，要不.....我不清楚。我只是感觉到如此地无法胜任....."

"或许那些力量正在你的内里生长着。"

玛雅看着西蒙，笑了起来。心里希望着西蒙的直觉是正确的。"我宽恕上帝。我希望自己从未说过那些话.....希望他能宽恕我。"

"我亲爱的玛雅，从来不需要上帝来宽恕你，一次都不需要。需要宽恕你的，一直都是你自己。"

506

"如果这是真的，我要如何宽恕我自己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首先，你需要理解，第一源头，我们的创造者，即是"我们"自己。想象一下，第一源头独自存在于它心智的一个宇宙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伴同着行星和恒星的宇宙。在那个元宇宙里，第一源头就像单个的意识细胞，它将自己分裂成了2个细胞。第一个细胞是观察者，观察着自己的创造物并从中学习。第二个，那个新的细胞，则分裂成了无穷无尽的形态及经验的维度，或者说分裂成了一种浸淫在极性与分裂中，来作为原料及混凝土的振动场。

"第二个细胞依然连着第一个。它们是一体性的存在，有着完全相同的构成方式

和遗传核心，但是因为第二个细胞将自己分裂成了数量巨大的形态，或数量巨大的振动实相，这些形态在时空中进化着，各自有着不同的前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信仰。因着这些不同，他们进一步分裂下去，而分裂则被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了。

"人类与其他许多的种族和存在们一道，都实存于第二个细胞内的这种分裂里。但甚至在我们人类大家庭的内部，这种分裂也一而再地发生着，甚至于我们有人都开始怀疑，是否真地有谁与自己只存在着细微的外貌或行为差异。可是，在这道分裂性瀑布里，如果能将每件东西翻转回源头，你就会发现，我们全都来自于同样的源头——第一源头。每一个事物都是第一源头，即使是第一源头总体自性的一枚微小原子。"（译注：原子在这里用其最初的本意，不可分的最基本粒子。）

"尽管如此，在你所存在.....我也同样存在其中的这种第一源头微小原子.....就栖息着 '我们真正是谁'的真相。它并未存在于或实存于其他任何地方。嗯，心脏美德，比如理解，慈悲，宽恕，都必须基于这个视角来运作，因为，缺失了这个视角或背景，我们就真地还未拥有 '理解'，我们就无法真正地赞赏那我们全体皆有的一体性。缺失了这个视角，宽恕就仅仅是一个你只能机械使用的概念，是的，它会具有某种积极正面的效应，但那仅仅只是弄湿和抑制住了指责和批判的火焰，而不会将这些能量转化为种种爱的频率。"

507

"在 '你真正是谁'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才能够感知到，自己已经漂流得多么远离了第一源头故乡，而在这种化身的漂流过程中，你所栖息的实相，全是分裂性的，其锁定的身份全都只能揭示出你神圣天性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就是出自这里，恐惧得以展露出来。栖息于分裂性振动实相中的正是这种恐惧，因着它，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娴熟地穿上囚服，实存于分裂中，显现着分裂性，表达着分裂性，活出着分裂性。"

"一个人要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西蒙叹气道。"你所需要的，是实存于分裂里，却显现出一体性，而你之所以这

么做，是因为你理解了自己‘真正是什么’，进而将这份理解运用到了其他每个人身上。而且在如何表达心脏智能的问题上，你不会容许分裂的画面凌驾于那根本性的一体性实相之上。”

玛雅专注地听着。“为什么第一源头要分裂它自己呢？”

“出自独一的状态而创造出万物，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事情Creation out of loneliness is a powerful thing。或许它想要创造一个复合宇宙，让自己的种种物质形态能够在其中交互作用，并在这种交互作用里，将第一源头的临在性扩展进时空那不间断的扩张中。第一源头一直都是那支撑者和观察者，但它也将创造的力量给予了自己的另一半，种种的维度体。”

“维度体？”

“这是我对所有属于第二细胞的存在们的叫法，”西蒙答道。

“所以说，恐惧就是袭击第二细胞的病毒，或者说，至少它使得我们低于了我们的真正之所是？”玛雅问。

“在维度体之中，有着一些非常强大的存在，包括我们的宗教书籍都已经大胆地，但我得补充，却也是错误地，将之称为我们诸神的那些存在。这些强大的存在们学会了对恐惧做出不一样的反应，那就是去成为恐惧的起因原动力，促成它在全体维度体们的内部流动。他们学会了以恐惧为食——让其成为了自己的同盟。在某种程度上，恐惧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引擎，尽管他们，他们本身，依然被束缚在恐惧里。

“这只会让监狱围墙变得更高，但却无法让逃离变成不可能。这就正是你抵达了的地方，我亲爱的，你是一个站着游戏边界上的人，你将创造出一条通往第一源头的走廊，至少是为着那些想要进行这趟旅程的人们。”

“但我该如何去做呢？”玛雅问道。“我该如何制造出一扇通往第一源头的门呢？这没有道理。比起我来，你应该是更适合做这事的候选人。”

"它无关乎知识或经验，"西蒙说。"它从来都不相干。它关乎的是心脏，以及如何让心脏的智能流淌出来，进而表达进你所有的维度——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话语、姿态、行动，是的，这些是该种表达的一部分，但却只是较少的那一部分。与这种表达有着必然关系的，是你那些看不见的部分，那些更高振动的面向，那些你无法用眼睛看到，只能以心智模糊感知到的部分。但这些部分正是真正威力的所在之地。"

"我要如何能确保自己一直利用到这种力量，而不只是简单地练习着机械化的步骤？"

西蒙因她这个问题而赞赏地点着头。"你得确保你的信仰、你的信任，是投资在这样的观念之上：生命是智能的、目的明确的、灵活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未确定的，而且是受着第一源头的永恒支持的。实际上，生命会重新安排它自己，以免辜负了你的信仰。但真正的问题，则是去深入了解你的信仰，看进它的眼睛，真正理解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你会相信它。"

"没有人想要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不是吗？"玛雅说道，将卡米尔那折叠好的衬衣紧紧地抱在胸口，仿佛怀抱一个纤弱的生物。

"并非是他们不想知道自己真正是谁，"西蒙回答道，"只是因为，如果你这个维度体从出生起就被驯化进了限制性中，那么，要去剥落层层堆砌，明辨种种的陷阱，移除层层的面具，拒绝假冒者的诱人承诺.....这一切会是一个非常费力的过程。神圣的肌肉因废弃不用而松弛了。人类渴望着觉醒，但觉醒的意志却被有计划地削弱了。"

"你真地相信，我能帮助去强化人类的这种意志吗？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训练。我从来不是一个多好的学生。我是个年轻的、简单的女人。我跟树子呆着比跟大部分人一起时更加舒服。这些种种如何让我具有了资格呢？"

风刮得更烈了。无雨闪电的轨迹划满了天际，刹那间，银色的光就闪耀在了他们这树木围成的“大房间”里。

西蒙的鼻孔抽动了几下。“我觉得雨快要来了，所以，我会让回答简短些。你刚刚是以分裂的方式谈到了自己，不只分裂于了第一源头，也分裂于了你自己。”

“我自己？”

“是的，你说你是一种表达——这个东西叫作玛雅，可是，你是种种生命、种种经验、种种振动性实相的一种集合体，这些全都同步于一首由你种种的当下造物所构成的交响乐。你作为玛雅的这个身份，只是一扇窗户，开在你那更大临在性所存在其中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非常非常之大，有着数百扇的窗户，每一扇都将一种新的光、新的信息带进了你临在性所在的房间。这个临在性不同于维度体，因为这种临在性正是你的第一源头。”

“我不懂，西蒙。”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第一源头。就如第一源头将自己分裂成一个观察者-创造者和一个维度体-体验者，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是在一个相对微观的层面上。我们在很多方面模仿着我们创造者，远超过了最丰富想象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好吧，所以，让我们这么来讲，我远远不只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的小小人类。那么我又如何将这个，你称之为的，这个临在性，带入进我维度体的自己呢？”

“只有生命本身能做到这一点。唯有你的生命才能要求更大的自己——你的临在性——走上前来。”

“所以生命本身会设法萃取出这种临在性？”

西蒙点了点头。"是的。"

"所以我就等着？"

"生命一直在召唤你。"

"以什么方式？"

510

"生命不断地召唤着你去与它联手，方式则是运用你的心脏智能和其中的美德，诸如宽恕，慈悲，理解，谦逊，赞赏，勇气。生命是你发展进程的搭档。它并非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比较是进入到你人类意识中的你那临在性，这临在性鼓舞着你去运用自己所知道的——不是你们世界其他人放进你的头脑里的事实和背诵内容，而是你在自己的心脏里本能地、直觉地知晓了的那种种美德。"

"你对这种生命临在性的反应方式，决定了这种临在性存在于你生命里的效力和深度。"

玛雅兴奋了起来。"所以，如果我选择去宽恕卡米尔的凶手及教会，我就正在活化这种临在性，并将它更深地汲引进我的维度体所在的世界。这就是你说的意思？"

西蒙点了点头。"是的，但必须是你能够真诚的时候。别仓促行事，但也别不顾不理。那是一种平衡，一旦你的心脏准备就绪，它会宣示自己准备好了，当这发生时，你会知道的。就像我们埋葬约瑟夫时，你对你父亲做的那样。"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西蒙？我从未说过什么。"

西蒙站起身来，伸展着手臂。"只是一种直觉，"他笑道。"在雨到达之前，我们设法吃点东西，怎么样？"

玛雅和西蒙走过一小段路来到营地，吃了清淡的一餐，煮植物根和野生浆果茶。

西蒙许诺，明天早晨，他一定会抓些溪红点鲃，他们会像王族一样美美吃顿早餐。刚吃完饭，就下起了小雨，不过雷声依然保持在远方：又一道闪光炸了开来，西蒙观察到。他们坐在古老的白松下，密密匝匝的树冠顽强地阻挡住了细雨。玛雅聆听着雨滴那柔和悦耳的韵律，西蒙那疗愈性的平和声音襁褓般地包裹着她的魂灵，仿佛一个无影无形、文火阴燃的临在性正透过他来述说着，给予着她以希望。

她知道，这个称为心脏的宽广地方就是自己的家，她理解，每个事物都能在这里得到疗愈。

511

明天清晨，他们会继续踏上前往神谕所在地的旅程。当眼帘渐渐低垂，她感觉，内在的某个地方，自己听到了卡米尔的声音，述说着一些她无法理解的话语，但她只想要去梦见他，于是就放开了手去let go，感觉着睡眠的双臂拥抱起自己。

* * * *